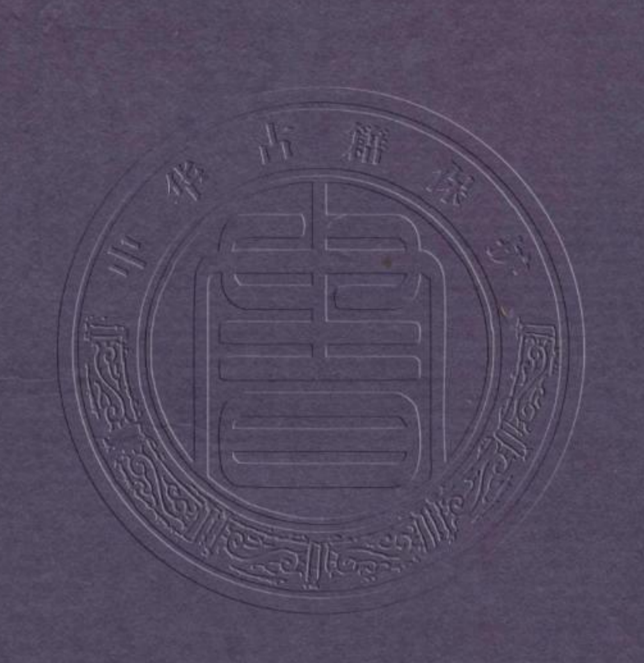

中华古籍保护

紅樓夢第四十一回

賈寶玉品茶櫳翠菴　劉老老醉臥怡紅院

話說劉老老兩隻手比着說道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衆人聽了鬨堂大笑起來於是吃過門盃因又鬥趣笑道今兒寔說罷我的手脚子粗又喝了酒仔細失手打了這磁盃有木頭的盃取個來我就失了手掉了地下也無礙衆人聽了又笑起來鳳姐兒聽如此說便忙笑道果真要木頭的我就取了來可有一句話先說下這木頭的可比不得磁的那都是一套定要吃遍一套纔算呢劉老老聽了心下战敠道我方纔不過是趣話取笑兒誰知他果真竟有我時常在鄉紳大家也赴過席金盃銀

盃倒都也見過從沒見有木頭盃的哦是了想必是小孩子們使的木碗兒不過誆我多喝兩碗别管他横竪這酒蜜水兒似的多喝點子也無妨想畢便說取來再商量鳳姐因命豐兒前面裡間書架子上有十個竹根套盃取來豐兒聽了纔要去取鴛鴦笑道我知道你那十個杯還小况且你纔說木頭的這會子又拿了竹根的來倒不好看不如把我們那裡的黃楊根子整刓的十個大套杯拿來灌他十下子鳳姐兒笑道更好了鴛鴦果命人取來劉老老一看又驚又喜驚的是一連十個挨次大小分下來那大的足足的像個小盆子極小的還有手裡的杯子兩個大喜的是雕鏤奇絶一色山水樹木人物並有草字

以及圖印因忙說道拿了那小的來就是了鳳姐兒笑道這個杯沒有這大量的所以沒人敢使他老老既要好容易找出來必定要挨次吃一遍纔使得劉老老嚇的忙道這個不敢好姑奶奶饒了我罷賈母薛姨娘王夫人知道他有年紀的人禁不起忙笑道說是說笑是笑不可多吃了只吃這頭一杯罷劉老老道阿彌陀佛我還是小杯吃罷把這大杯收着我帶了家去慢慢的吃罷說的衆人又笑起來鴛鴦無法只得命人滿斟了一大杯劉老老兩手捧着喝賈母薛姨媽都道慢些別嗆了薛姨媽又命鳳姐兒佈個菜兒鳳姐笑道老老要吃什麼說出名兒來我夾了喂你劉老老道我知道什麼名兒樣樣都是好的賈母笑道把茄鯗夾些喂他鳳姐兒聽說依言夾些茄鯗送入劉老老口中因笑道你們天天吃茄子也嚐嚐我們這茄子弄的可口不可口劉老老笑道別哄我了茄子跑出這個味兒來了我們也不用種糧食只種茄子了衆人笑道真是茄子我們再不哄你劉老老詫異道真是茄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餵我些這一口細嚼嚼鳳姐兒果又夾了些放入他口內劉老老細嚼了半日笑道雖有一點茄子香只是還不像是茄子告訴我是個什麼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鳳姐兒笑道這也不難你把纔下來的茄子把皮籤了只要淨肉切成碎釘子用雞油炸了再用雞肉脯子合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豆腐乾子各色

乾菓子都切成釘兒拿雞湯煨乾了拿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磁罐子裡封嚴了要吃的時候兒拿出來用炒的雞瓜子一拌就是了劉老老聽了搖頭吐舌說我的佛祖倒得多少隻雞配他怪道這個味兒一面笑一面慢慢的吃完了酒還只管細細玩那盃子鳳姐笑道還不足興再吃一盃罷劉老老忙道了不得那就醉死了我因為愛這樣兒好看虧他怎麼做來着鴛鴦笑道酒喝完了到底這盃子是什麼木頭的劉老老笑道怨不得姑娘不認得你們在這金門綉戶裡那裡認的木頭我們成日家和樹林子做街坊困了枕着他睡乏了靠著他坐荒年間餓了還吃他眼睛裡天天見他耳躲裡天天聽他嘴兒裡

天天說他所以好歹真假我是認得的讓我認認一面說一面細細端詳了半日道你們這樣人家斷沒有那賤東西那容易得的木頭你們也不收着了我掂着這麼體沉這再不是楊木一定是黃松做的衆人聽了鬨堂大笑起來只見一個婆子走來請問賈母說姑娘們都到了藕香榭請示下就演罷還是再等一會兒呢賈母忙笑道可是倒忘了就叫他們演罷那婆子答應去了不一時只聽得簫管悠揚笙笛並發正值風清氣爽之時那樂聲穿林度水而來自然使人神怡心曠寶玉先禁不住拿起壺來斟了一盃一口飲盡復又斟上纔要飲只見王夫人也要飲命人換煖酒寶玉連忙將自巳的盃捧了過來送到

王夫人口邊王夫人便就他手內吃了兩口一時煖酒來了寶玉仍歸舊坐王夫人提了煖壺下席來衆人都出了席薛姨媽也站起來賈母忙命李鳳二人接過壺來讓你姨媽坐了大家纔便王夫人見如此說方將壺遞與鳳姐兒自已歸坐賈母笑道大家吃上兩盃今日實在有趣說着擎盃讓薛姨媽又向湘雲寶釵道你姊妹兩個也吃一盃你林妹妹不大會吃也別饒他說着自已也乾了湘雲寶釵黛玉也都吃了當下劉老老聽見這般音樂且又有了酒越發喜的手舞足蹈起來寶玉因下席過來向黛玉笑道你瞧劉老老的樣子黛玉笑道當日聖樂一奏百獸率舞如今纔一牛耳衆姐妹都笑了須臾樂止薛姨

媽笑道大家的酒也都有了且出去散散再坐罷賈母也正要散散於是大家出席都隨着賈母遊玩賈母因要帶著劉老老散悶遂攜了劉老老至山前樹下盤桓了半晌又說給他這是什麼樹這是什麼石這是什麼花劉老老一一領會又向賈母道誰知城裡不但人尊貴連雀兒也是尊貴的偏這雀兒到了你們這裡他也變俊了也會說話了衆人不解因問什麼雀兒變俊了會說話劉老老道那廊上金架子上站的綠毛紅嘴是鸚哥兒我是認得的那籠子裡的黑老鴰子又長出鳳頭兒來也會說話呢衆人聽了又都笑起來一時只見丫頭們來請用點心賈母道吃了兩杯酒倒也不餓也罷就拿了來這裡大家

隨便吃些罷丫頭聽說便去擡了兩張几來又端了兩個小捧盒揭開看時每個盒內兩樣這盒內是兩樣蒸食一樣是藕粉桂花糖糕一樣是松瓤鵝油捲那盒內是兩樣炸的一樣是只有一寸來大的小餃兒賈母因問什麼餡子婆子們忙回是螃蠏的賈母聽了皺眉說道這會子油膩膩的誰吃這個又看那一樣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麵菓子也不喜歡因讓薛姨媽薛姨媽只揀了塊糕賈母揀了個捲子只嚐了一嚐剩的半個遞給丫頭了劉老老因見那小麵菓子兒都玲瓏剔透各式各樣又揀了一朶牡丹花樣的笑道我們鄉裡最巧的姐兒們剪子也不能鉸出這麼個紙的來我又愛吃又捨不得吃包些家去給

他們做花樣子去倒好衆人都笑了賈母笑道家去我送你一磁罈子你先趁熱吃罷別人不過揀各人愛吃的揀了一兩樣就算了劉老老原不曾吃過這些東西且都做的小巧不顯堆垜兒他和板兒每樣吃了些個就去了半盤子剩的鳳姐又命攢了兩盤並一個攢盒給文官兒等吃去忽見奶子抱了大姐兒來大家哄他頑了一會那大姐兒因抱着一個大柚子頑忽見板兒抱着一個佛手大姐兒便要丫鬟哄他取去大姐兒等不得便哭了衆人忙把柚子給了板兒將板兒的佛手哄過來給他纔罷那板兒因頑了半日佛手此刻又兩手抓着些菓子吃又見這個柚子又香又圓更覺好頑且當毬踢著頑去也就

不要佛手了當下賈母等吃過了茶又帶了劉老老至櫳翠庵來妙玉相迎進去衆人至院中見花木繁盛賈母笑道倒底是他們修行的人沒事常常修理比別處越發好看一面說一面便往東禪堂來妙玉笑往裡讓賈母道我們纔都吃了酒肉你這裡頭有菩薩冲了罪過我們這裡坐坐把你的好茶拿來我們吃一杯就去了寶玉留神看他是怎麼行事只見妙玉親自捧了一個海棠花式雕漆填金雲龍獻壽的小茶盤裡面放一個成窰五彩小蓋鍾捧與賈母賈母道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說知道這是老君眉賈母接了又問是什麼水妙玉道是舊年蠲的雨水賈母便吃了半盞笑着遞與劉老老說你嚐嚐這個

茶劉老老便一口吃盡笑道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濃些更好了賈母衆人都笑起來然後衆人都是一色的官窰脫胎填白蓋碗那妙玉便把寶釵黛玉的衣襟一拉二人隨他出去寶玉悄悄的隨後跟了來只見妙玉讓他二人在耳房內寶釵便坐在榻上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團上妙玉自向風爐上煽滾了水另泡了一壺茶寶玉便輕輕走進來笑道你們吃體己茶呢二人都笑道你又赶了來撒茶吃這裡並沒你吃的妙玉剛要去取杯只見道婆收了上面茶盞來妙玉忙命將那成窰的茶杯別收了擱在外頭去罷寶玉會意知爲劉老老吃了他嫌髒不要了又見妙玉另拿出兩隻杯來一個傍邊有一耳杯上

鐫着瓟斝三個隸字後有一行小真字是王愷珍玩又有宋元豐五年四月眉山蘇軾見於秘府一行小字妙玉斟了一斝遞與寶釵那一隻形似鉢而小也有三個垂珠篆字鐫着點犀盉妙玉斟了一盉與黛玉仍將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隻綠玉斗來斟與寶玉寶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他兩個就用那樣古玩奇珍我就是個俗器了妙玉道這是俗器不是我說狂話只怕你家裡未必找的出這麼一個俗器來呢寶玉笑道俗語說隨鄉入鄉到了你這裡自然把這金珠玉寶一概貶為俗器了妙玉聽如此說十分歡喜遂又尋出一隻九曲十環一百二十節蟠虬整雕竹根的一個大盞出來笑道就剩了這一個你

可吃的了這一海寶玉喜的忙道吃的了妙玉笑道你雖吃的了也沒這些茶你遭塌豈不聞一杯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飲驢了你吃這一海更成什麼說的寶釵黛玉寶玉都笑了妙玉執壺只向海內斟了約有一杯寶玉細細吃了果覺輕淳無比賞讚不絕妙玉正色道你這遭吃茶是托他兩個的福獨你來了我是不能給你吃的寶玉笑道我深知道我也不領你的情只謝他二人便了妙玉聽了方說這話明白黛玉因問這也是舊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這麼個人竟是大俗人連水也嚐不出來這是五年前我在元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統共得了那一鬼臉青的花甕一甕總捨不得

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纔開了我只吃過一回這是第二回了你怎麽嚐不出來隔年蠲的雨水那有這樣清淳如何吃得寶釵知他天性怪僻不好多話亦不好多坐吃過茶便約着黛玉走出來寶玉和妙玉陪笑說道那茶盃雖然腌臢了白撂了豈不可惜依我說不如就給了那貧婆子罷他賣了也可以度日你說使得麽妙玉聽了想了一想點頭說道這也罷了幸而那盃子是我沒吃過的若是我吃過的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給他你要給他我也不管你只交給他快拿了去罷寶玉道自然如此你那裡和他說話去越發連你都腌臢了只交給我就是了妙玉便命人拿來遞給寶玉寶玉接了又道等我們出去了我

叫幾個小么兒來河裡打幾桶水來洗地如何妙玉笑道這更好了只是你囑咐他們抬了水只擱在山門外頭墻根下別進門來寶玉道這是自然的說著便袖著那杯遞給賈母屋裡的小丫頭子拿着說明日劉老老家去給他帶去罷交代明白賈母已經出來要回去妙玉亦不甚留送出山門回身便將門閉了不在話下且說賈母因覺身上乏倦便命王夫人和迎春姐妹陪着薛姨媽去吃酒自已便往稻香村來歇息鳳姐忙命人將小竹椅抬來賈母坐上兩個婆子抬起鳳姐李紈和衆丫頭婆子圍隨去了不在話下這裡薛姨媽也就辭出王夫人打發文官等出去將攢盒散給衆丫頭們吃去自已便也乘空歇着

隨便歪在方纔賈母坐的榻上命一個小丫頭放下簾子來又命搥着腿吩咐他老太太那裡有信你就叫我說着也歪着睡着了寶玉湘雲等看着丫頭們將攢盒擱在山石上也有坐在山石上的也有坐在草地下的也有靠着樹的也有傍着水的倒也十分熱鬧一時又見鴛鴦來了要帶着劉老老逛衆人也都跟着取笑一時來至省親別墅的牌坊底下劉老老道噯呀這裡還有大廟呢說着便爬下磕頭衆人笑彎了腰劉老老道笑什麼這牌樓上的字我都認得我們那裡這樣廟宇最多都是這樣的牌坊那字就是廟的名字衆人笑道你認得這是什麼廟劉老老便抬頭指那字道這不是玉皇寶殿衆人笑的拍

手打掌還要拿他取笑兒劉老老覺的肚裡一陣亂響忙的拉着一個丫頭要了兩張紙就解裙子衆人又是笑又忙喝他這裡使不得忙命一個婆子帶了東北角上去了那婆子指給他地方便樂得走開去歇息那劉老老因喝了些酒他的脾氣和黃酒不相宜且吃了許多油膩飲食發渴多喝了幾碗茶不免通瀉起來蹲了半日方完及出厠來酒被風吹且年邁之人蹲了半天忽一起身只覺眼花頭暈辨不出路徑四顧一望都是樹木山石樓臺房舍却不知那一處是往那一路去的了只得順着一條石子路慢慢的走來及至到了房子跟前又找不着門再找了半日忽見一帶竹籬劉老老心中自忖道這裡也有

扁豆茄子一面想一面順著花障走來得了個月洞門進去只見迎面一帶水池有七八尺寬石頭鑲岸裡面碧波清水上面有塊白石橫架劉老老便踱過石去順着石子甬路走去轉了兩個灣子只見有個房門於是進了房門便見迎面一個女孩兒滿面含笑的迎出來劉老老忙笑道姑娘們把我丟下了叫我碰頭碰到這裡來了說了只覺那女孩兒不答劉老老便赶來拉他的手咕咚一聲却撞到板壁上把頭碰的生疼細瞧了一瞧原來是一幅畫兒劉老老自忖道怎麼畫兒有這樣凸出來的一面想一面看一面又用手摸去却是一色平的點頭嘆了兩聲一轉身方得了個小門門上掛著葱綠撒花軟簾劉老

老掀簾進去抬頭一看只見四面墻壁玲瓏剔透琴劍瓶爐皆貼在牆上錦籠紗罩金彩珠光連地下踹的磚皆是碧綠鑿花竟越發把眼花了找門出去那裡有門左一架書右一架屏剛從屏後得了一個門只見一個老婆子也從外面迎着進來劉老老咤異心中恍惚莫非是他親家母因問道你也來了想是見我這幾日沒家去虧你找我來那位姑娘帶進來的又見他戴着滿頭花便笑道你好沒見世面見這裡的花好你就沒死活戴了一頭說著那老婆子只是笑也不答言劉老老便伸手去羞他的臉他也拿手來擋兩個對闘着劉老老一下子却摸著了但覺那老婆子的臉冰凉挺硬的倒把劉老老唬了一跳

忽想起常聽見富貴人家有種穿衣鏡這別是我在鏡子裡頭嗎想畢又伸手一抹再細一看可不是四面雕空的板壁將這鏡子嵌在中間的不覺也笑了因說這可怎麼出去呢一面用手摸時只聽硌磴一聲又嚇的不住的展眼兒原來是西洋機括可以開合不意劉老老亂摸之間其力巧合便撞開消息掩過鏡子露出門來劉老老又驚又喜遂走出來忽見有一副最精緻的床帳他此時又帶了七八分酒又走乏了便一屁股坐在床上只說歇歇不承望身不由己前仰後合的朦朧兩眼一歪身就睡倒在床上且說衆人等他不見板兒沒了他老老急的哭了衆人都笑道別是掉在茅厠裡了快叫人去瞧瞧因命

兩個婆子去找回來說沒有衆人納悶還是襲人想道一定他醉了迷了路順著這條路往我們後院子裡去了要進了花障子打後門進去還有小丫頭子們知道若不進花障子再往西南上去可彀他遶會子好的了我瞧瞧去說着便回來進了怡紅院叫人誰知那幾個小丫頭已偷空頑去了襲人進了房門轉過集錦槅子就聽的鼾齁如雷忙進來只聞見酒屁臭氣滿屋一瞧只見劉老老扎手舞脚的仰卧在床上襲人這一驚不小忙上來將他沒死活的推醒那劉老老驚醒睁眼看見襲人連忙爬起來道姑娘我該死了好歹並沒弄腌臢了床一面說用手去撣襲人恐驚動了寶玉只向他搖手兒不叫他說話忙

將當地大鼎內貯了三四把百合香仍用罩子罩上所喜不曾嘔吐忙悄悄的笑道不相干有我呢你跟我出來罷劉老老答應着跟了襲人出至小丫頭子們房中命他坐下因教他說道你說醉倒在山子石上打了個盹兒就完了劉老老答應是又給了他兩碗茶吃方覺酒醒了因問道這是那個小姐的繡房這麼精緻我就像到了天宮裡的是的襲人微微的笑道這個麼是寶二爺的臥房啊那劉老老嚇的不敢做聲襲人帶他從前面出去見了衆人只說他在草地下睡着了帶了他來的衆人都不理會也就罷了一時賈母醒了就在稻香村擺晚飯賈母因覺懶懶的也沒吃飯便坐了竹椅小敞轎回至房中歇息

命鳳姐兒等去吃飯他姊妹方復進園來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一回終

紅樓夢第四十二回

蘅蕪君蘭言解疑癖　瀟湘子雅謔補餘音

話說賈母王夫人去後姐妹們復進園來吃飯那劉老老帶著板兒先來見鳳姐兒說明日一早定要家去了雖然住了兩三天日子却不多把古往今來沒見過的沒吃過的沒聽見的都經驗過了難得老太太和姑奶奶並那些小姐們連各房裡的姑娘們都這樣憐貧惜老照看我我這一囘去沒別的報答惟有請些高香天天給你們念佛保佑你們長命百歲的就算我的心了鳳姐兒笑道你別喜歡都是為你老太太也叫風吹病了躺著嚷不舒服我們大姐兒也着了凉了在那裡發熱呢劉

老老聽了忙嘆道老太太有年紀了不慣十分勞乏的鳳姐兒道從來不像昨兒高興往常也進園子逛去不過到一兩處坐坐就來了昨兒因為你在這裡要叫都逛逛一個園子倒走了多半個大姐兒因為我找你去太太遞了一塊糕給他誰知風地裡吃了就發起熱來劉老老道妞妞兒只怕不大進園子比不得我們的孩子一會走那個墳圈子裡不跑去一則風拍了也是有的二則只怕他身上干淨眼睛又淨或是遇見什麼神了依我說給他瞧瞧祟書本子仔細撞客着一語提醒了鳳姐兒便叫平兒拿出玉匣記來叫彩明來念彩明翻了一會子念道八月二十五日病者東南方得之有緣死家親女鬼作祟又

遇花神用五色紙錢四十張向東南方四十步送之大吉鳳姐兒笑道果然不錯園子裡頭可不是花神只怕老太太也是遇見了一面命人請兩分紙錢來着兩個人來一個與賈母送祟一個與大姐兒送祟果見大姐兒安穩睡了鳳姐兒笑道到底是你們有年紀的經歷的多我們大姐兒時常肯病也不知是什麼原故劉老老道這也有的富貴人家養的孩子都嬌嫩自然禁不得一些兒委屈再他小人兒家過於尊貴了也禁不起巳後姑奶奶倒少疼他些就好了鳳姐兒道也是有的我想起來他還沒個名字你就給他起個名字借借你的壽二則你們是庄家人不怕你惱到底貧苦些你們貧苦人起個名字只怕

歷的住劉老老聽說便想了一想笑道不知他是幾時養的鳳姐兒道正是養的日子不好呢可巧是七月初七日劉老老忙笑道這個正好就叫做巧姐兒好這個叫做以毒攻毒以火攻火的法子姑奶奶定依我這名字必然長命百歲日後大了各人成家立業或一時有不遂心的事必然遇難成祥逢凶化吉都從這巧字兒來鳳姐兒聽了自是歡喜忙謝道只保佑他應了你的話就好了說着叫平兒來吩咐道明兒偺們有事恐怕不得閑兒你這會子閒著把送老老的東西打點了他明兒一早就好走的便宜了劉老老道不敢多破費了巳經遭擾了幾天又拿著走越發心裡不安了鳳姐兒笑道也沒有什麼不過

隨常的東西好也罷歹也罷帶了去你們街坊鄰舍看着也熱鬧些也是上城一輛說着只見平兒走來說老老過這邊瞧瞧劉老老忙跟了平兒到那邊屋裡只見堆着半炕東西平兒一一的拿給他瞧着又說道這是昨日你要的青紗一疋奶奶另外送你一個實地月白紗做裡子這是兩個繭綢做襖兒裙子都好這包袱裡是兩疋綢子年下做件衣裳穿這是一盒子各樣內造小餑餑兒也有你吃過的也有沒吃過的拿去擺碟子請人比買的強些這兩條口袋是你昨日裝菓子的如今這一個裡頭裝了兩斗御田粳米熬粥是難得的這一條裡頭是園子裡的菓子和各樣乾菓子這一包是八兩銀子這都是我們

奶奶的這兩包每包五十兩共是一百兩是太太給的叫你拿去或者做個小本買賣或者置幾畝地以後再別求親靠友的說着又悄悄笑道這兩件襖兒和兩條裙子還有四塊包頭一包絨線可是我送老老的那衣裳雖是舊的我也沒大狠穿你要棄嫌我就不敢說了平兒說一樣劉老老就念一句佛已經念了幾千佛了又見平兒也送他這些東西又如此謙遜忙笑道姑娘說那裡話這樣好東西我還棄嫌我就有銀子沒處買這樣的去呢只是我怪臊的收了不好不收又辜負了姑娘的心平兒笑道別說外話偺們都是自己我纔這麼着你放心收了罷我還和你要東西呢到年下你只把你們晒的那個灰條

菜和豇豆扁豆茄子乾子葫蘆條兒各樣乾菜帶些來我們這裡上上下下都愛吃這個就算了別的一概不要別罔費了心劉老老千恩萬謝的答應了平兒道你只管睡你的去我替你收拾妥當了就放在這裡明兒一早打發小廝們僱輛車裝上不用你費一點心兒劉老老越發感激不盡過來又千恩萬謝的辭了鳳姐兒過賈母這邊睡了一夜次早梳洗了就要告辭因賈母欠安眾人都過來請安出去傳請大夫一時婆子回大夫來了老嬤嬤請賈母進幔子去坐賈母道我也老了那裡養不出那阿物兒來還怕他不成不用放幔子就這樣瞧罷眾婆子聽了便拿過一張小棹子來放下一個小枕頭便命人請一

時只見賈珍賈璉賈蓉三個人將王太醫領來王太醫不敢走甬路只走傍階跟着賈珍到了台階上早有兩個婆子在兩邊打起簾子兩個婆子在前導引進去又見寶玉迎接出來見賈母穿着青縐紬一斗珠兒的羊皮褂子端坐在榻上兩邊四個未留頭的小丫鬟都拿著蠅刷漱盂等物又有五六個老嬤嬤雁翅擺在兩傍碧紗廚後隱隱約約有許多穿紅着綠戴寶插金的人王太醫也不敢抬頭忙上來請了安賈母見他穿着六品服色便知是御醫了含笑問供奉好因問賈珍這位供奉貴姓賈珍等忙回姓王賈母笑道當日太醫院正堂有個王君效好脈息王太醫忙躬身低頭含笑因說那是晚生家叔祖賈母

聽了笑道原來這樣也算是世交了一面說一面慢慢的伸手放在小枕頭上嬷嬷端著一張小杌子放在小桌前面略偏些王太醫便盤著一條腿兒坐下歪着頭胗了半日又胗了那隻手忙欠身低頭退出賈母笑說勞動了珍哥讓出去好生看茶賈珍賈璉等忙答應了幾個是復領王太醫到外書房中王太醫說太夫人並無別症偶感了些風寒其實不用吃藥不過略清淡些常煖著點兒就好了如今寫個方子在這裡若老人家愛吃便按方煎一劑吃若懶怠吃也就罷了說着吃茶寫了方子剛要告辭只見奶子抱了大姐兒出來笑說王老爺也瞧瞧我們王太醫聽說忙起身就奶子懷中左手托着大姐兒的手

右手胗了一胗又摸了一摸頭又叫伸出舌頭來瞧瞧笑道我要說了妞兒該罵我了只要清清凈凈的餓兩頓就好了不必吃煎藥我送點丸藥來臨睡用薑湯研開吃下去就好了說畢告辭而去賈珍等拿了藥方來回明賈母原故將藥方放在案上出去不在話下這裡王夫人和李紈鳳姐兒寶釵姐妹等見大夫出去方從櫥後出來王夫人略坐一坐也回房去了劉老老見無事方上來和賈母告辭賈母說閒了再來又命鴛鴦來好生打發劉老老出去我身上不好不能送你劉老老道了謝又作辭方同鴛鴦出來到了下房鴛鴦指炕上一個包袱說道這是老太太的幾件衣裳都是往年間生日節下衆人孝敬的

老太太從不穿人家做的收著也可惜却是一次也沒穿過的昨日叫我拿出兩套來送你帶了去或送人或自己家裡穿罷這盒子裡頭是你要的麵菓子這包兒裡頭是你前兒說的藥梅花點舌丹也有紫金錠也有活絡丹也有催生保命丹也有每一樣是一張方子包著總包在裡頭了這是兩個荷包帶着頑罷說着又抽開繫子掏出兩個筆定如意的錁子來給他瞧又笑道荷包你拿去這個留下給我罷劉老老已喜出望外早又念了幾千佛聽鴛鴦如此說便忙說道姑娘只管留下罷鴛鴦見他信以為真笑着仍給他裝上說道哄你頑呢我有好些呢留著年下給小孩子們罷說着只見一個小丫頭拿着個成

窑鍾子來遞給劉老老說這是寶二爺給你的劉老老道這是那裡說起我那一世修來的今兒這樣說着便接過來鴛鴦道前兒我叫你洗澡換的衣裳是我的你不棄嫌我還有幾件也送你罷劉老老又忙道謝鴛鴦果然又拿出幾件來給他包好劉老老又要到園中辭謝寶玉和衆姊妹王夫人等去鴛鴦道不用去了他們這會子也不見人回來我替你說罷閒了再來又命了一個老婆子吩咐他二門上叫兩個小厮來幫著老老拿了東西送去婆子答應了又和劉老老到了鳳姐兒那邊一併拿了東西在角門上命小厮們搬出去直送劉老老上車去了不在話下且說寶釵等吃過早飯又往賈母處問安回園至

分路之處寶釵便叫黛玉道顰兒跟我來有一句話問你黛玉便笑着跟了來至蘅蕪苑中進了房寶釵便坐下笑道你還不給我跪下我要審你呢黛玉不解何故因笑道你瞧寶丫頭瘋了審我什麼寶釵冷笑道好個千金小姐好個不出屋門的女孩兒滿嘴裡說的是什麼你只實說罷黛玉不解只管發笑心裡也不免疑惑口裡只說我何曾說什麼你不過要捏我的錯兒罷咧你倒說出來我聽聽寶釵笑道你還裝憨兒呢昨兒行酒令兒你說的是什麼我竟不知是那裡來的黛玉一想方想起昨兒失於檢點那牡丹亭西廂記說了兩句不覺紅了臉便上來摟着寶釵笑道好姐姐原是我不知道隨口說的你教給

我再不說了寶釵笑道我也不知道聽你說的怪好的所以請教你黛玉道好姐姐你別說給別人我再不說了寶釵見他羞的滿臉飛紅滿口央告便不肯再往下問因拉他坐下吃茶款款的告訴他道你當我是誰我也是個淘氣的從小兒七八歲上也彀個人纏的我們家也筭是個讀書人家祖父手裡也極愛藏書先時人口多姐妹弟兄也在一處都怕看正經書弟兄們也有愛詩的也有愛詞的諸如這些西廂琵琶以及元人百種無所不有他們背着我們偷看我們也背着他們偷看後來大人知道了打的打罵的罵燒的燒丟開了所以咱們女孩兒家不認字的倒好男人們讀書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讀書的好

何況你我連做詩寫字等事這也不是你我分內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內之事男人們讀書明理輔國治民這纔是好只是如今並聽不見有這樣的人讀了書倒更壞了這並不是書誤了他可惜他把書遭塌了所以竟不如耕種買賣倒沒有什麽大害處至於你我只該做些針線紡績的事纔是偏又認得幾個字既認得了字不過揀那正經書看也罷了最怕見些雜書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一夕話說的黛玉垂頭吃茶心下暗服只有答應是的一字忽見素雲進來說我們奶奶請二位姑娘商議要緊的事呢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史姑娘寶二爺都等著呢寶釵道又是什麽事黛玉道偺們到了那裡就知道了

說著便和寶釵往稻香村來果見衆人都在那裡李紈見了他兩個笑道社還沒起就有脫滑兒的了四丫頭要告一年的假呢黛玉笑道都是老太太昨兒一句話又叫他畫什麽園子圖兒惹的他樂得告假了探春笑道也別怪老太太都是劉老老一句話黛玉忙笑接道可是呢都是他一句話他是那一門子的老老直叫他是個母蝗虫就是了說着大家都笑起來寶釵笑道世上的話到了二嫂子嘴裡也就盡了幸而二嫂子不認得字不大通不過一槩是市俗取笑兒更有顰兒這促狹嘴他用春秋的法子把市俗粗話撮其要刪其繁再加潤色比方出來一句是一句這母蝗虫三字把昨兒那些形景都畫出來了

虧他想的倒也快眾人聽了都笑道你這一註解也就不在他兩個以下了李紈道我請你們大家商議給他多少日子的假我給了他一個月的假他嫌少你們怎麼說黛玉道論理一年也不多這園子蓋就蓋了一年如今要畫自然得二年的工夫呢又要研墨又要蘸筆又要鋪紙又要着顏色又要刷說到這裡黛玉也自己掌不住笑道又要照著樣兒慢慢的畫可不得二年的工夫眾人聽了都拍手笑個不住寶釵笑道有趣最妙落後一句是慢慢的畫他可不畫去怎麼就有了呢所以昨兒那些笑話兒雖然可笑回想是沒趣的你們細想顰兒這幾句話雖沒什麼回想卻有滋味我倒笑的動不得了惜春道都是

寶姐姐讚的他越發逞強這會子又拿我取笑兒黛玉忙拉他笑道我且問你還是單畫這園子呢還是連我們眾人都畫在上頭呢惜春道原是只畫這園子昨兒老太太又說單畫園子成了房樣子了叫連人都畫上就像行樂圖兒纔好我又不會這工細樓臺又不會畫人物又不好駁回正為這個為難呢黛玉道人物還容易你草虫兒上不能李紈道你又說不通的話了這上頭那裡又用草虫兒呢或者翎毛倒要點綴一兩樣黛玉笑道別的草虫兒罷了昨兒的母蝗虫不畫上豈不缺了典呢眾人聽了都笑起來黛玉一面笑的兩隻手捧着胸口一面說道你快畫罷我連題跋都有了起了名字就叫做携蝗大嚼

圖衆人聽了越發閧然大笑的前仰後合只聽咕咚一聲响不知什麽倒了急忙看時原來是湘雲伏在椅子背兒上那椅子原不曾放穩被他全身伏着背子大笑他又不防兩下裡錯了笋向東一歪連人帶椅子都歪倒了幸有板壁擋住不曾落地衆人一見越發笑個不住寶玉忙赶上去扶住了起來方漸漸止了笑寶玉和黛玉使個眼色兒黛玉會意便走至裡間將鏡袱揭起照了照只見兩鬢略鬆了些忙開了李紈的粧奩拿出抿子來對鏡抿了兩抿仍舊收拾好了方出来指著李紈道這是叫你帶著我們做針線教道理呢你反招了我們來大頑大笑的李紈笑道你們聽他這刁話他領着頭兒鬧引着人笑了

倒賴我的不是真真恨的我只保佑你明兒得一個利害婆婆再得幾個千刁萬惡的大姑子小姑子試試你那會子還這麽刁不刁了黛玉早紅了臉拉着寶釵說偺們放他一年的假罷寶釵道我有一句公道話你們聽聽藕丫頭雖會畫不過是幾筆寫意如今畫這園子非離了肚子裡頭有些邱壑的如何成畫這園子却是像畫兒一般山石樹木樓閣房屋遠近踈密也不多也不少恰恰的是這樣你若照樣兒往紙上一畫是必不能討好的這要看紙的地步遠近該多該少分主分賓該添的要添該藏該减的要藏要減該露的要露這一起了稿子再端詳斟酌方成一幅圖樣第二件這些樓臺房舍是必要界劃的

一點兒不留神欄杆也歪了柱子也塌了門窗也倒豎過來堦砌也離了縫甚至桌子擠到墻裡頭去花盆放在簾子上來豈不倒成了一張笑話兒了第三要安插人物也要有疎密有高低衣摺裙帶指手足步最是要緊一筆不細不是腫了手就是瘸了脚染臉撕髮倒是小事依我看來竟難的狠如今一年的假也太多一月的假也太少竟給他半年的假再派了寶兄弟幫着他並不是爲寶兄弟知道教著他畫那就更悞了事爲的是有不知道的或難安插的寶兄弟拿出去問問那會畫的先生們就容易了寶玉聽了先喜的說這話極是詹子亮的工細樓臺就極好程日興的美人是絕技如今就問他們去寶釵道我說你是無事忙說了一聲你就問他去也等着商議定了再去如今且說拿什麼畫寶玉道家裡有雪浪紙又大又托墨寶釵冷笑道我說你不中用那雪浪紙寫字畫寫意畫兒或是會山水的畫南宋山水托墨禁得皴染拿了畫這個又不托色又難烘畫也不好紙也可惜我教給你一個法子原先蓋這園子就有一張細緻圖樣雖是畫工描的那地步方向是不錯的你和太太要出來也比着那紙的大小和鳳姐姐要一塊重絹交給外邊相公們叫他照着這圖樣刪補着立了稿子添了人物就是了就是配這些青緑顏色並泥金泥銀也得他們配去你們也得另攏上風爐子預備化膠出膠洗筆還得一個粉油大

紮鋪上黏子你們那些碟子也不全筆也不全都從新再弄一
分兒纔好惜春道我何曾有這些畫器不過隨手的筆畫畫罷
了就是顏色只有赭石廣花籐黃胭脂這四樣再有不過是兩
支着色的筆就完了寶釵道你何不早說這些東西我却還有
只是你用不著給你也白放着如今我且替你收着等你用著
這個的時候我送你些也只可留著畫扇子若畫這大幅的也
就可惜了今兒替你開個單子照着單子和老太太要去你們
也未必知道的全我說着寶兄弟寫寶玉早已預備下筆硯了
原怕記不清白要寫了記着聽寶釵如此說喜的提起筆來靜
聽寶釵說道頭號排筆四支二號排筆四支三號排筆四支大

染四支中染四支小染四支大南蟹爪十支小蟹爪十支鬚眉
十支大着色二十支小着色二十支開面十支柳条二十支箭
頭珠四兩南赭四兩石黃四兩石青四兩石綠四兩管黃四兩
廣花八兩鉛粉十四匣胭脂十二帖大赤二百帖青金二百帖
廣勻膠四兩淨礬四兩礬絹的膠礬在外別管他們只把絹交
出去叫他們礬去這些顏色咱們淘澄飛跌着又頑了又使了
包你一輩子都彀使了再要頂細絹籮四個粗籮二個担筆四
支大小乳鉢四個大粗碗二十個五寸碟子十個三寸粗白碟
子二十個風爐兩個沙鍋大小四個新磁缸二口新水桶二隻
一尺長白布口袋四個浮炭二十斤柳木炭一二斤三屜木箱

一個實地紗一丈生薑二兩醬半觔黛玉忙笑道鐵鍋一口鐵鏟一個寶釵道這做什麽黛玉道你要生薑和醬這些作料我替你要鐵鍋來好炒顏色吃啊衆人都笑起來寶釵笑道顰兒你知道什麽那粗磁碟子保不住不上火烤不拿薑汁子和醬預先抹在底子上烤過一經了火是要炸的衆人聽說都道這就是了黛玉又看了一回單子笑着拉探春悄悄的道你瞧瞧畫個畫兒又要起這些水缸箱子來想必糊塗了把他的嫁粧單子也寫上了探春聽了笑個不住說道寶姐姐你還不擰他的嘴你問問他編派你的話寶釵笑道不用問狗嘴裡還有象牙不成一面說一面走上來把黛玉按在炕上便要擰他的臉

黛玉笑着忙央告道好姐姐饒了我罷顰兒年紀小只知說不知道輕重做姐姐的教導我姐姐不饒我我還求誰去呢衆人不知話內有因都笑道說的好可憐見兒的連我們也軟了饒了他罷寶釵原是和他頑忽聽他又拉扯上前番說他胡看雜書的話便不好再和他鬧了放起他來黛玉笑道到底是姐姐要是我再不饒人的寶釵笑指他道怪不得老太太疼你衆人愛你今兒我也怪疼你的了過來我替你把頭髮攏攏黛玉果然轉過身來寶釵用手攏上去寶玉在傍看著只覺更好不覺後悔不該令他抿上鬢去也該留着此時叫他替他抿上去正自胡想只見寶釵說道寫完了明兒回老太太去若家裡有

的就罷若沒有的就拿些錢去買了来我帮着你們說寶玉忙
收了单子大家又說了一回閑話兒至晚飯後又往賈母處来
請安賈母原沒有大病不過是勞乏了兼着了些凉温存了一
日又吃了一兩劑藥發散了發散至晚也就好了不知次日又
有何話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二回終

紅樓夢第四十三回

閒取樂偶攢金慶壽　不了情暫撮土爲香

話說王夫人因見賈母那日在大觀園不過着了些風寒不是什麽大病請醫生吃了兩劑藥也就好了命鳳姐来吩咐他預備給賈政帶送東西正商議着只見賈母打發人来叫王夫人忙引着鳳姐兒過來王夫人又請問這會子可又覺大安些賈母道今日可大好了方纔你們送來野鷄崽子湯我嚐了一嚐倒有味兒又吃了兩塊肉心裡狠受用王夫人笑道這是鳳丫頭孝敬老太太的筭他的孝心虔不枉了素日老太太疼他賈母點頭笑道難爲他想着若是還有生的再炸上兩塊鹹浸浸

的喝粥有味兒那湯雖好就只不對稀飯鳳姐聽了連忙答應命人去大厨房傳話這裡賈母又向王夫人笑道我打發人找你来不爲别的初二日是鳳丫頭的生日上兩年我原想着替他做生日偏到跟前又有事就混過去了今年人又齊全料着又没事偺們大家好生樂一天王夫人笑道我也想着呢既是老太太高興何不就商議定了賈母笑道我想往年不拘誰做生日都是各自送各自的禮這個也俗了也覺太生分今兒我出個新法子又不生分又可以取樂兒王夫人忙道老太太怎麽想着好就是怎麽樣行賈母笑道我想着偺們也學那小家子大家湊個分子多少儘着這錢去辦你説好不好王夫人道

這個狠好但不知怎麽個湊法兒賈母聽說一發高興起來忙
遣人去請薛姨媽邢夫人等又叫請姑娘們並寶玉和那府裡
的尤氏和賴大家的及有些頭臉管事的媳婦也都叫了來衆
丫頭婆子見賈母十分高興也都高興忙忙的各自分頭去請
的請傳的傳沒頓飯的工夫老的少的上的下的烏壓壓擠了
一屋子只薛姨媽和賈母對坐邢夫人王夫人只坐在房門前
兩張椅子上寶釵姐妹等五六個人坐在炕上寶玉坐在賈母
懷前底下滿滿的站了一地賈母忙命拿幾張小杌子來給賴
大母親等幾個高年有體面的嬤嬤坐了賈府風俗年高伏侍
過父母的家人比年輕的主子還有體面所以尤氏鳳姐等

只管地下站着那賴大的母親等三四個老嬤嬤告了罪都坐
在小杌子上賈母笑着把方纔一夕話說與衆人聽了衆人誰
不湊這趣兒呢再也有和鳳姐兒好情願這樣的也有怕鳳姐
兒巴不得奉承他的況且都是拿的出來的所以一聞此言都
欣然應諾賈母先道我出二十兩薛姨媽笑道我隨著老太太
也是二十兩邢夫人王夫人笑道我們不敢和老太太並肩自
然矮一等每人十六兩罷了尤氏李紈也笑道我們自然又矮
一等每人十二兩罷賈母忙和李紈道你寡婦失業的那裡還
拉你出這個錢我替你出了罷鳳姐忙笑道老太太別高興且
算一算賬再攬事老太太身上已有兩分呢這會子又替大嫂

子出十六兩說着高興一會子又想又心疼了過後兒又說都是爲鳳丫頭花了錢使個巧法子哄着我拿出三四倍子來暗裡補上我還做夢呢說的衆人都笑了賈母笑道依你怎麼樣呢鳳姐笑道生日沒到我這會子已經折受的不受用了我一個錢也不出驚動這些人實在不安不如大嫂子這分我替他出了罷我到那一日多吃些東西就享了福了邢夫人等聽了都說狠是賈母方允了鳳姐兒又笑道我還有一句話呢我想老祖宗自已二十兩又有林妹妹寶兄弟的兩分子姨媽自已二十兩又有寶妹妹的一分子這倒也公道只是二位太太每位十六兩自已又少又不替人出這有些不公道老祖宗吃了

虧了賈母聽了呵呵大笑道到底是我的鳳丫頭向着我這說的狠是要不是你我叫他們又哄了去了鳳姐笑道老祖宗只把他哥兒兩個交給兩位太太一位占一個罷派每位替出一分就是了賈母忙說這狠公道就是這樣賴大的母親忙站起來笑道這可反了我替二位太太生氣在那邊是兒子媳婦在這邊是內姪女兒倒不向着婆婆姑姑倒向着別人這兒媳婦倒成了陌路人內姪女兒倒成了外姪女兒了說的賈母和衆人都大笑起來了賴大的母親因又問道少奶奶們十二兩我們自然也該矮一等了賈母聽說道這使不得你們雖該矮一等我知道你們這幾個都是財主位雖低些錢却比他們多你

們和他們一例纔使得衆嬤嬤聽了連忙答應賈母又道姑娘們不過應個景兒每人照一個月的月例就是了又回頭叫鴛鴦來你們也湊幾個人商議湊了來鴛鴦答應着去不多時帶了平兒襲人彩霞等還有幾個丫頭來也有二兩的也有一兩的賈母因問平兒你難道不替你主子做生日還入在這裡頭平兒笑道我那個私自另外的有了這是公中的也該出一分賈母笑道這纔是好孩子鳳姐又笑道上下都全了還有二位姨奶奶他出不出也問一聲兒儘到他們是理不然他們只當小看了他們了賈母聽說忙說可是呢怎麼倒忘了他們只怕他們不得閒兒叫個丫頭問問去說着早有丫頭去了半日回

來說道每位也出二兩賈母喜歡道拿筆硯來算明共計多少尤氏因悄悄的罵鳳姐道我把你這沒足饜的小蹄子兒這麼些婆婆嬸子湊銀子給你做生日你還不彀又拉上兩個苦瓠子鳳姐也悄悄的笑道你少胡說一會子離了這裡我纔和你算賬他們兩個為什麼苦呢有了錢也是白填還別人不如拘了來偺們樂說着早已合了共湊了一百五十兩有零賈母道一天戲酒用不了尤氏道既不請客酒席又不多兩三日的用度都彀了頭等戲不用錢省在這上頭賈母道鳳丫頭說那一班好就傳那一班鳳姐道偺們家的班子都聽熟了倒是花幾個錢叫一班來聽聽罷賈母道這件事我交給珍哥媳婦了越

發叫鳳丫頭別操一點心兒受用一日纔算尤氏答應着又說了一回話都知賈母乏了纔漸漸的散出來尤氏等送出邢夫人王夫人二人散去因往鳳姐房裡來商議怎麼辦生日的話鳳姐兒道你不用問我你只看老太太的眼色兒行事就完了尤氏笑道你這麼個阿物兒也忒行了大運了我當有什麼事叫我們去原來单為這個出了錢不算還叫我操心你怎麼謝我鳳姐笑道別扯臊我又沒叫你來謝你什麼你怕操心你這會子就回老太太去再派一個就是了尤氏笑道你瞧瞧把他倖的這個樣兒我勸你收着些兒好太滿了就要流出來了二人又說了一回方散次日將銀子送到寧國府來尤氏方纔起

來梳洗因問是誰送過來的丫頭們回說林媽尤氏便命叫了他來丫頭們走至下房叫了林之孝家的過來尤氏命他脚踏上坐了一面忙着梳洗一面問他這一包銀子共多少林之孝家的回說這是我們底下人的銀子凑了先送過來老太太和太太們的還沒有呢正說着丫頭們回說那府裡的姨太太打發人送了分子來了尤氏笑罵道小蹄子們專會記得這些沒要緊的話昨兒不過是老太太一時高興故意兒的學那小家子凑分子你們就記得了到了你們嘴裡當正經話說還不快接進來呢丫頭們笑着忙接銀子進來一共兩封連寶釵黛玉的都有了尤氏問還少誰的林之孝家的道還少老太太太太

姑娘們的我們底下姑娘們的尤氏道還有你們大奶奶的呢林之孝家的道奶奶過去這銀子都從二奶奶手裡發一共都有了說着尤氏梳洗了命人伺候車輛一時來至榮府先來見鳳姐只見鳳姐已將銀子封好正要送去尤氏問都齊了麼鳳姐笑道都有了快拿去罷丟了我不管尤氏笑道我有些信不及倒要當面點一點說着果然按數一點只沒有李紈的一分尤氏笑道我說你鬧鬼呢怎麼你大嫂子的沒有鳳姐笑道那麼些還不彀就短一分兒也罷了等不彀了我再找給你尤氏道昨兒你在人跟前做情今兒又來和我賴這我可不依你我只和老太太要去鳳姐笑道我看你利害明兒有了事我也丁

是丁卯是卯的你也別抱怨尤氏笑道只這一分兒不給也罷可要不看你素日孝敬我我本來依你麼說着把平兒的一分也拿出來說道平兒來把你的收了去等不彀了我替你添上平兒會意笑道奶奶先使着若剩下了再賞我一樣尤氏笑道只許你主子作弊就不許我作情嗎平兒只得收了尤氏又道我看着你主子這麼細緻弄這些錢那裡使去使不了明兒帶了棺材裡使去一面說著一面又往賈母處來先請了安大槩說了兩句話便走到鴛鴦房中和鴛鴦商議只聽鴛鴦的主意行事何以討賈母喜歡二人計議妥當尤氏臨走時也把鴛鴦的二兩銀子還他說這還使不了呢諭著一逕出來又至王夫

人跟前說了一回話因王夫人進了佛堂把彩雲的一分也還了他鳳姐兒不在跟前一時把周趙二人的也還了他兩個還不敢收尤氏道你們可憐見的那裡有這些閒錢鳳丫頭便知道了有我應著呢二人聽說千恩萬謝的收了轉眼已是九月初二日園中人都打聽得尤氏辦得十分熱鬧不但有戲連耍百戲並說書的女先兒全有都打點着取樂頑耍李紈又向衆姐妹道今兒是正經社日可別忘了寶玉也不來想必他不知又貪住什麼頑意兒把這事又忘了說着便命丫頭去瞧做什麼呢快請了來丫頭去了半日回說花大姐姐說今兒一早就出門去了衆人聽了都詫異說再沒有出門之理這丫頭糊塗

因又命翠墨去一時翠墨回來說可不真出門了說有個朋友死了出去探喪去了探春道斷然沒有的事憑他什麼再沒有今日出門之理你叫襲人來我問他剛說著只見襲人走來李紈等都說道今兒憑他有什麼事也不該出門頭一件你二奶奶的生日老太太都這麼高興兩府上下都湊熱鬧兒他倒走了第二件又是頭一社的正日子也不告假就私自去了襲人嘆道昨兒晚上就說了今兒一早有要緊的事到北靜王府裡去就趕着回來勸他別去他必不依今兒一早起來又要素衣裳穿想必是北靜王府裡要緊的什麼人沒了也未可知李紈等道若果如此也該去走走只是也該回來了說着大家又商

讓偺們只管作詩等他來罰他剛說着只見賈母已打發人來請便都往前頭去了襲人回明寶玉的事賈母不樂便命人接去原來寶玉心裡有件心事於頭一日就吩咐焙茗明日一早出門備兩匹馬在後門口等着不用別人跟着說給李貴我往北府裡去了倘或要有人找我叫他攔住不用找只說北府裡留下了橫豎就來的焙茗也摸不著頭腦只得依言說了今兒一早果然備了兩匹馬在園後門等著天亮了只見寶玉遍體純素從角門出來一語不發跨上馬一灣腰順着街就趲下去了焙茗也只得跨上馬加鞭趕上在後面忙問往那裡去寶玉道這條路是往那裡去的焙茗道這是出北門的大道出去了

冷清清沒有什麼頑的寶玉聽說點頭道正要冷清清的地方說着越發加了兩鞭那馬早已轉了兩個灣子出了城門焙茗越發不得主意只得緊緊的跟着一氣跑了七八里路出來人烟漸漸稀少寶玉方勒住馬回頭問焙茗道這裡可有賣香的焙茗道香倒有不知是那一樣寶玉想道別的香不好須得檀芸降三樣焙茗笑道這三樣可難得寶玉為難焙茗見他為難因問道要香做什麼使我見二爺時常帶的小荷包兒有散香何不找找一句提醒了寶玉便回手衣襟上掛着個荷包摸了一摸竟有兩星沉速心內喜歡只是不恭些再想自己親身帶的倒比買的又好些於是又問爐炭焙茗道這可罷了荒郊野

外那裡有既用這些何不早說帶了來豈不便宜寶玉道糊塗東西要可以帶了來又不這樣沒命的跑了焙茗想了半日笑道我得了個主意不知二爺心下如何我想來二爺不止用這個只怕還要用別的這也不是事如今我們索性往前再走二里就是水仙菴了寶玉聽了忙問水仙菴就在這裡更好了我們就去說着就加鞭前行一面回頭向焙茗道這水仙菴的姑子長往咱們家去這一去到那裡和他借香爐使使他自然是肯的焙茗道別說是咱們家的香火就是平白不認識的廟裡和他借他也不敢駁回只是一件我常見二爺最厭這水仙菴的如今兒又這樣喜歡了寶玉道我素日最恨俗人不知原

故混供神混蓋廟這都是當日有錢的老公們和那些有錢的愚婦們聽見有個神就蓋起廟來供着也不知那神是何人因聽些野史小說便信真了比如這水仙菴裡面因供的是洛神故名水仙菴殊不知古來並沒有個洛神那原是曹子建的謊話誰知這起愚人就塑了像供着今兒却合我的心事故借他一用說着早已來至門前那老姑子見寶玉來了事出意外竟像天上掉下個活龍來的一般忙上來問好命老道來接馬寶玉進去也不拜洛神之像却只管賞鑒雖是泥塑的却真有那翩若驚鴻婉若游龍荷出綠波日映朝霞的姿態寶玉不覺滴下淚來老姑子獻了茶寶玉因和他借香爐燒香那姑子去了

半日連香供紙馬都預備了來寶玉一槩不用說道命焙茗捧着爐出至後園中揀一塊干爭地方兒竟揀不出焙茗道那井臺上如何寶玉點頭一齊來至井臺上將爐放下焙茗站過一傍寶玉掏出香來焚上含淚施了半禮回身命收了去焙茗答應且不收忙爬下磕了幾個頭口內祝道我焙茗跟二爺這幾年二爺的心事我沒有不知道的只有今兒這一祭祀沒有告訴我我也不敢問只是受祭的陰魂雖不知名姓想來自然是那人間有一天上無雙極聰明清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了二爺的心事難出口我替二爺祝贊你你若有靈有聖我們二爺這樣想著你你也時常來望候望候二爺未嘗不可你在陰間保

佑二爺來生也變個女孩兒和你們一處頑耍豈不兩下裡都有趣了說畢又磕了幾個頭纔爬起來寶玉聽他沒說完便掌不住笑了因踢他道別胡說看人聽見笑話焙茗起來收過香爐和寶玉走着因道我已經合姑子說了二爺還沒用飯叫他收拾了些東西二爺免强吃些我知道今兒裡頭大排筵宴熱鬧非常二爺爲此纔躲了來的橫豎在這裡清凈一天也就儘禮了要不吃東西斷使不得寶玉道戲酒不吃這隨便的吃些也不妨焙茗道這纔是還有一說咱們來了必有人不放心若沒有人不放心便晚晚進城何妨若有人不放心二爺須得進城回家去纔是第一老太太太太也放了心第二禮也盡了不

過這麼着就是家去聽戲喝酒也並不是爺有意原是陪着父母盡個孝道兒要單爲這個不顧老太太太太懸心就是纔受祭的陰魂兒也不安哪二爺想我這話怎麼樣寶玉笑道你的意思我猜著了你想著只你一個跟了我出來你回來怕擔不是所以拿這大題目來勸我我纔來了不過爲盡個禮再去吃酒看戲並沒說一日不進城這已經完了心願赶着進城大家放心就是了焙茗道這更好說着二人來至禪堂果然那姑子收拾了一桌好素菜寶玉胡亂吃了些焙茗也吃了二人便上馬仍回舊路焙茗在後面只囑咐二爺好生騎着這馬總沒大騎手提緊着些兒一面說着早已進了城仍從後門進去忙忙

來至怡紅院中襲人等都不在屋裡只有幾個老婆子看屋子見他來了都喜的眉開眼笑道阿彌陀佛可來了沒把花姑娘急瘋了呢上頭正坐席呢二爺快去罷寶玉聽說忙將素衣脫了自己找了顏色吉服換上便問道都在什麼地方坐席呢老婆子們回道在新蓋的大花廳上呢寶玉聽了一逕往花廳上來耳內早隱隱聞得簫管歌吹之聲剛到穿堂那邊只見玉釧兒獨坐在廊簷下垂淚一見寶玉來了便長出了一口氣咂着嘴兒說道鳳凰來了快進去罷再一會子不來可就都反了寶玉陪笑道你猜我往那裡去了玉釧兒把身一扭也不理他只管拭淚寶玉只得怏怏的進去了到了花廳上見了賈母王

夫人等眾人真如得了鳳凰一般賈母先問道你往那裡去了這早晚纔來還不給你姐姐行禮去呢因笑着又向鳳姐兒道你兄弟不知好歹就有要緊的事怎麼也不說一聲兒就私自跑了這還了得明兒再這樣等你老子回家必告訴他打你鳳姐兒笑着道行禮倒是小事寶兄弟明兒斷不可不言語一聲兒也不傳人跟着就出去街上車馬多頭一件叫人不放心再也不像咱們這樣人家出門的規矩這裡賈母又罵跟的人爲什麼都聽他的話說往那裡去就去了也不回一聲兒一面又問他到底往那裡去了可吃了什麼沒有唬着了沒有寶玉只回說北靜王的一個愛妾沒了今日給他道惱去我見他哭的

那樣不好撇下他就回來所以多等了會子賈母道已後再私自出門不先告訴我一定叫你老子打你寶玉連忙答應着賈母又要打跟的人眾人又勸道老太太也不必生氣了他已經答應不敢了況且回來又沒事大家該放心樂一會子了賈母先不放心自然著急發狠今見寶玉回來喜且有餘那裡還恨也就不提了還怕他不受用或者別處沒吃飯路上着了驚恐反又百般的哄他襲人早已過來伏侍大家仍就聽戲當日演的是荊釵記賈母薛姨媽等都看的心酸落淚也有笑的也有恨的也有罵的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三回終


中华古籍保护



紅樓夢第四十四回

變生不測鳳姐潑醋　喜出望外平兒理粧

話說寶玉和姐妹一處坐着同衆人看演荆釵記黛玉因看到男祭這齣上便和寶釵說道這王十朋也不通的狠不管在那裡祭一祭罷了必定跑到江邊上來做什麼俗語說覩物思人天下的水總歸一源不拘那裡的水舀一碗看著哭去也就盡情了寶釵不答寶玉聽了却又發起獃來且說賈母心想今日不比往日定要教鳳姐痛樂一日本自已懶怠坐席只在裡間屋裡榻上歪着和薛姨媽看戲隨心愛吃的揀幾樣放在小几上隨意吃着說話兒將自已兩棹席面賞那沒有席面的大小

丫頭並那應着差的婦人等命他們在窻外廊簷下也只管坐着隨意吃喝不必拘理王夫人和邢夫人在地下高棹上坐著外面幾席是他們姐妹們坐賈母不時吩咐尤氏等讓鳳丫頭坐上面你們好生替我待東難爲他一年到頭辛苦尤氏答應了又笑回道他說坐不慣首席坐在上頭橫不是竪不是的酒也不肯喝賈母聽了笑道你不會等我親自讓他去鳳姐兒忙也進來笑說老祖宗別信他們的話我喝了好幾鍾了賈母笑着命尤氏等拉他出去按在椅子上你們都輪流敬他他再不吃我當真的就親自去了尤氏聽說忙笑着又拉他出來坐下命人拿了臺盞斟了酒笑道一年到頭難爲你孝順老太太太

太和我我今兒沒什麼疼你的親自斟酒我的乖乖你在我手裡喝一口龍鳳姐兒笑道你要安心孝敬我跪下我就喝尤氏笑道說的你不知是誰我告訴你說能好容易今兒這一遭過了後兒知道還得像今兒這樣的不得了趁着儘力灌兩鍾子罷鳳姐兒見推不過只得喝了兩鍾接着衆姐妹也來鳳姐也只得每人的喝了兩口賴嬤嬤見賈母尚且這等高興也少不得來湊趣兒領着些嬤嬤們也來敬酒鳳姐兒也難推脫只得喝了兩口鴛鴦等也都來敬鳳姐兒真不能了忙央告道好姐姐們饒了我罷我明兒再喝罷鴛鴦笑道真個的我們是沒臉的了就是我們在太太跟前太太還賞個臉兒呢往常倒有些

體面今兒當着這些人倒做起主子的款兒來了我原不該來不喝我們就走說着真個回去了鳳姐兒忙忙拉住笑道好姐姐我喝就是了說着拿過酒來滿滿的斟了一盃喝乾鴛鴦方笑了散去然後又入席鳳姐兒自覺酒沉了心裡突突的往上撞要往家去歇歇只見那耍百戲的上來便和尤氏說預備賞錢我要洗洗臉去尤氏點頭鳳姐兒瞅人不防便出了席往房門後簷下走來平兒留心也忙跟了來鳳姐便扶着他纔至穿廊下只見他屋裡的一個小丫頭子正在那裡站著見他兩個來了回身就跑鳳姐兒便疑心忙叫那丫頭先只粧聽不見無奈後面連聲兒叫也只得回來鳳姐兒越發起了疑心忙和平

兒進了穿廊叫那小丫頭子也進來把槅扇開了鳳姐坐在當院子的臺堦上命那丫頭子跪下喝命平兒叫兩個二門上的小厮來拿繩子鞭子把眼睛裡沒主子的小蹄子打爛了那小丫頭子已經嚇的魂飛魄散哭着只管碰頭求饒鳳姐兒問道我又不是鬼你見了我不識規矩站住怎麽倒往前跑小丫頭子哭道我原沒看見奶奶來我又惦記着屋裡沒人纔跑來着鳳姐兒道屋裡既沒人誰叫你又來的你就沒看見我和平兒在後頭扯着脖子叫了你十來聲越叫越跑離的又不遠你聾了嗎你還和我强嘴說着揚手一巴掌打在臉上打的那小丫頭子一栽這邊臉上又一下登時小丫頭子兩腮紫脹起來平

兒忙勸奶奶仔細手疼鳳姐便說你再打著問他跑什麽他再不說把嘴撕爛了他的那小丫頭子先還强嘴後來聽見鳳姐兒要燒了紅烙鐵來烙嘴方哭道二爺在家裡打發我來這裡瞧着奶奶要見奶奶散了先叫我送信兒去呢不承望奶奶這會子就來了鳳姐兒見話裡有文章便又問道叫你瞧着我做什麽難道不叫我家去嗎必有別的原故快告訴我我從此以後疼你你要不實說立刻拿刀子來割你的肉說着回頭向頭上拔下一根簪子來向那丫頭嘴上亂戳嚇的那丫頭一行躲一行哭求道我告訴奶奶可別說我說的平兒一傍勸一面催他叫他快說丫頭便說道二爺也是纔來來了就開箱子拿了

兩塊銀子還有兩支簪子兩疋緞子叫我悄悄的送與鮑二的老婆去叫他進來他收了東西就往咱們屋裡來了二爺叫我瞧著奶奶底下的事我就不知道了鳳姐聽了已氣的渾身發軟忙立起身來一逕來家剛至院門只見有一個小丫頭在門前探頭兒一見了鳳姐也縮頭就跑鳳姐兒提着名字喝住那丫頭本來伶俐見躲不過了越發的跑出來了笑道我正要告訴奶奶去呢可巧奶奶來了鳳姐道告訴我什麼那丫頭便說二爺在家這般如此將方纔的話也說了一遍鳳姐啐道你早做什麼了這會子我看見你了你來推干淨兒說着揚手一下打的那丫頭一個趔趄便攝腳兒走了鳳姐來至窗前往裡聽

時只聽裡頭說笑道多早晚你那閻王老婆死了就好了賈璉道他死了再娶一個也這麼着又怎麼樣呢那個又道他死了你倒是把平兒扶了正只怕還好些賈璉道如今連平兒他也不叫我沾一沾了平兒也是一肚子委屈不敢說我命裡怎麼就該犯了夜叉星鳳姐聽了氣的渾身亂戰又聽他們都讚平兒便疑平兒素日背地裡自然也有怨言了那酒越發湧上來了也並不忖奪回身把平兒先打了兩下子一腳踢開了門進去也不容分說抓著鮑二家的就撕打又怕賈璉走了堵著門站着罵道好娼婦你偷主子漢子還要治死主子老婆平兒過來你們娼婦們一條籐兒多嫌着我外面兒你哄我說着又把

平兒打了幾下打的平兒有寃無處訴只氣得干哭罵道你們做這些沒臉的事好好的又拉上我做什麼說着也把鮑二家的撕打起來賈璉也因吃多了酒進來高興不曾做的機密一見鳳姐來了早沒了主意又見平兒也鬧起來把酒也氣上來了鳳姐兒打鮑二家的他已又氣又愧只不好說的今見平兒也打便上來踢罵道好娼婦你也動手打人平兒氣怯忙住了手哭道你們背地裡說話爲什麼拉我呢鳳姐見平兒怕賈璉越發氣了又赶上來打着平兒偏叫打鮑二家的平兒急了便跑出來找刀子要尋死外面衆婆子丫頭忙攔住解勸這裡鳳姐見平兒尋死去便一頭撞在賈璉懷裡叫道他們一條籐兒

害我被我聽見倒都唬起我來你來勒死我罷賈璉氣的墻上拔出劒來說道不用尋死我眞急了一齊殺了我償了命大家干净正鬧的不開交只見尤氏等一羣人來了說這是怎麼說纔好好的就鬧起來賈璉見了人越發倚酒三分醉逞起威風來故意要殺鳳姐兒鳳姐兒見人來了便不似先前那般潑了撂下衆人便哭着往賈母那邊跑此時戲已散了鳳姐跑到賈母跟前爬在賈母懷裡只說老祖宗救我璉二爺要殺我呢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忙問怎麼了鳳姐兒哭道我纔家去換衣裳不妨璉二爺在家和人說話我只當是有客來了唬的我不敢進去在窗戶外頭聽了一聽原來是鮑二家的媳婦商議說

我利害要拿毒藥給我吃了治死我把平兒扶了正我原生了
氣又不敢和他吵打了平兒兩下子問他爲什麼害我他臊了
就要殺我賈母聽了都信以爲真說這還了得快拿了那下流
種子來一語未完只見賈璉拿着劍赶來後面許多人赶賈璉
明仗着賈母素昔疼他們連母親嬸娘也無得故逞强鬧了來
邢夫人王夫人見了氣的忙攔住罵道這下流東西你越發反
了老太太在這裡呢賈璉也斜着眼道都是老太太慣的他他
纔敢這麼着連我也罵起來了邢夫人氣的奪下劍來只管喝
他快出去那賈璉撒嬌撒痴涎言涎語的還只胷亂說賈母氣
的說道我知道我們你放不到眼裡叫人把他老子叫了來看

他去不去賈璉聽見這話方趔趄着腳兒出去了賭氣也不往
家去便往外書房來這裡邢夫人王夫人也說鳳姐賈母道什
麼要緊的事小孩子們年輕饞嘴猫兒是的那裡保的住呢從
小兒人人都打這麼過這都是我的不是叫你多喝了兩口酒
又吃起醋來了說的衆人都笑了賈母又道你放心明兒我叫
你女婿替你賠不是你今兒別過去臊着他因又罵平兒那蹄
子素日我倒看他好怎麼背地裡這麼壞尤氏等笑道平兒沒
有不是是鳳丫頭拿着人家出氣兩口子生氣都拿著平兒煞
性子平兒委屈的什麼兒是的老太太還罵人家賈母道這就
是了我說那孩子倒不像那狐媚魘道的既這麼着可憐見的

白受他的氣因叫琥珀來你去告訴平兒就說我的話我知道他受了委曲明兒我叫他主子來替他賠不是今兒是他主子的好日子不許他胡鬧原來平兒早被李紈拉入大觀園去了平兒哭的哽噎難言寶釵勸道你是個明白人你們奶奶素日何等待你今兒不過他多吃了一口酒他可不拿你出氣難道拿別人出氣不成別人又笑話他是假的了正說着只見琥珀走來說了賈母的話平兒自覺面上有了光輝方纔漸漸的好了也不往前頭來寶釵等歇息了一回方來看賈母鳳姐寶玉便讓了平兒到怡紅院中來襲人忙接着笑道我先原要讓你的只因大奶奶和姑娘們都讓你我就不好讓的了平兒也陪笑說多謝因又說道好好兒的從那裡說起無緣無故白受了一場氣襲人笑道二奶奶素日待你好這不過是一時氣急了平兒道二奶奶倒沒說的只是那娼婦治的我他又偏拿我凑趣兒還有我們那糊塗爺倒打我說着便又委屈禁不住淚流下來寶玉忙勸道好姐姐別傷心我替他兩個賠個不是罷平兒笑道與你什麼相干寶玉笑道我們弟兄姊妹都一樣他們得罪了人我替他賠個不是也是應該的又道可惜這新衣裳也沾了這裡有你花妹妹的衣裳何不換下來拿些個燒酒噴了熨一熨把頭也另梳一梳一面說一面吩咐了小丫頭子們舀洗臉水燒熨斗來平兒素昔只聞人說寶玉專能和女孩們

接交寶玉素日因平兒是賈璉的愛妾又是鳳姐兒的心腹故不肯和他厮近因不能盡心也常爲恨事平兒如今見他這般心中也暗暗的敁敠果然話不虛傳色色想的週到又見襲人特特的開了箱子拿出兩件不大穿的衣裳忙來洗了臉寶玉一傍笑勸道姐姐還該擦上些脂粉不然倒像是和鳳姐姐賭氣的是的況且又是他的好日子而且老太太又打發了人來安慰你平兒聽了有理便去找粉只不見粉寶玉忙走至粧台前將一個宣窰磁盒揭開裡面盛着一排十根玉簪花棒兒拈了一根遞與平兒又笑說道這不是鉛粉這是紫茉莉花種研碎了對上料製的平兒倒在掌上看時果見輕白紅香四樣俱

美扑在面上也容易勻淨且能潤澤不像別的粉澀滯然後看見胭脂也不是一張却是一個小小的白玉盒子裡面盛着一盒如玫瑰膏子一樣寶玉笑道鋪子裡賣的胭脂不平淨顏色也薄這是上好的胭脂擰出汁子來淘澄淨了配了花露蒸成的只要細簪子挑一點兒抹在唇上足彀了用一點水化開抹在手心裡就彀拍臉的了平兒依言裝飾果見鮮艷異常且又甜香滿頰寶玉又將盆內開的一支並蒂秋蕙用竹剪刀鉸下來替他簪在鬢上忽見李紈打發了頭來喚他方忙忙的去了寶玉因自來從不曾在平兒前盡過心且平兒又是個極聰明極清俊的上等女孩兒比不得那起俗拙蠢物深以爲恨今日

是金釧兒生日故一日不樂不想後來鬧出這件事來竟得在平兒前稍盡片心也算今生意中不想之樂因歪在床上心內怡然自得忽又思及賈璉惟知以淫樂悅己並不知作養脂粉又思平兒並無父母兄弟姊妹獨自一人供應賈璉夫婦二人賈璉之俗鳳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貼今兒還遭荼毒也就薄命的狠了想到此間便又傷感起來復又起身見方纔的衣裳上噴的酒已半乾便拿熨斗熨了疊好見他的絹子忘了去上面猶有淚痕又擱在盆中洗了晾上又喜又悲悶了一回也往稻香村來說了回閒話兒掌燈後方散平兒就在李紈處歇了一夜鳳姐只跟着賈母睡賈璉晚間歸房冷清清的又不好去

叫只得胡亂睡了一夜次日醒了想昨日之事大沒意思後悔不來邢夫人惦記着昨日賈璉醉了忙一早過來叫了賈璉過賈母這邊來賈璉只得忍愧前來在賈母面前跪下賈母問他怎麽了賈璉忙賠笑說昨兒原是吃了酒驚了老太太的駕今兒來領罪賈母啐道下流東西灌了黃湯不說安分守已的挺尸去倒打起老婆來了鳳丫頭成日家說嘴霸王是的一個人昨兒唬的可憐要不是我你要傷了他的命這會子怎麽樣賈璉一肚子的委屈不敢分辯只認不是賈母又道鳳丫頭和平兒還不是個美人胎子你還不足成日家偷雞摸狗腥的臭的都拉了你屋裡去為這起娼婦打老婆又打屋裡的人你還虧

是大家子的公子出身活打了嘴了你若眼睛裡有我你起來我饒了你乖乖的替的媳婦賠個不是兒拉了他家去我就喜歡了要不然你只管出去我也不敢受你的頭賈璉聽如此說又見鳳姐兒站在那邊也不盛粧哭的眼睛腫著也不施脂粉黃黃臉兒比往常更覺可憐可愛想著不如賠了不是彼此也好了又討老太太的喜歡想畢便笑道老太太的話我不敢不依只是越發縱了他了賈母笑道胡說我知道他最有禮的再不會沖撞人他日後得罪了你我自然也做主叫你降伏就是了賈璉聽說爬起來便與鳳姐兒作了一個揖笑道原是我的不是二奶奶別生氣了滿屋裡的人都笑了賈母笑道鳳丫頭

不許惱了再惱我就惱了說着又命人去叫了平兒來命鳳姐兒和賈璉安慰平兒賈璉見了平兒越發顧不得了所謂妻不如妾聽賈母一說便赶上來說道姑娘昨日受了屈了都是我的不是奶奶得罪了你也是因我而起我賠了不是不算外還替你奶奶賠個不是說著也作了一個揖引的賈母笑了鳳姐兒也笑了賈母又命鳳姐來安慰平兒平兒忙走上來給鳳姐兒磕頭說奶奶的千秋我惹的奶奶生氣是我該死鳳姐兒正自愧悔昨日酒吃多了不念素日之情浮躁起來爲聽了傍人的話無故給平兒沒臉今見他如此又是慚愧又是心酸忙一把拉起來落下淚來平兒道我伏侍了奶奶這麼幾年也沒彈我

一指甲就是昨兒打我我也不怨奶奶都是那娼婦治的怨不
得奶奶生氣說着也滴下淚來了賈母便命人將他三人送回
房去有一個再提此話卽刻來回我我不管是誰拿拐棍子給
他一頓三個人從新給賈母邢王二位夫人磕了頭老嬤嬤答
應了送他三人回去至房中鳳姐兒見無人方說道我怎麼像
個閻王又像夜叉那娼婦咒我死你也幫着咒我千日不好也
有一日好可憐我熬的連個混賬女人也不及了我還有什麼
臉過這個日子說着又哭了賈璉道你還不足你細想想昨兒
誰的不是多今兒當着人還是我跪了一跪又賠不是你也爭
足了光了這會子還嘮叨難道你還叫我替你跪下纔罷太要

足了强也不是好事說的鳳姐兒無言可對平兒嗤的一聲又
笑了賈璉也笑道又好了眞眞的我也沒法了正說着只見一
個媳婦來回說鮑二媳婦吊死了賈璉鳳姐兒都吃了一驚鳳
姐忙收了怯色反喝道死了罷了有什麼大驚小怪的一時只
見林之孝家的進來悄回鳳姐道鮑二媳婦吊死了他娘家的
親戚要告呢鳳姐兒冷笑道這倒好了我正想要打官司呢林
之孝家的道我纔和衆人勸了會子又威嚇了一陣又許了他
幾個錢也就依了鳳姐兒道我沒 一個錢有錢也不給他只管
叫他告去也不許勸他也不用鎭唬他只管叫他告他告不成
我還問他個以尸詐訛呢林之孝家的正在爲難見賈璉和他

使眼色兒心下明白便出來等著賈璉道我出去瞧瞧看是怎麽樣鳳姐兒道不許給他錢賈璉一逕出來和林之孝來商議着人去做好做歹許了二百兩發送纔罷賈璉生恐有變又命人去和坊官等說了將番役仵作人等叫幾名來帮着辦喪事那些人見了如此縱要復辦亦不敢辦只得忍氣吞聲罷了賈璉又命林之孝將那二百銀子入在流水賬上分別添補開消過去又體己給鮑二些銀兩安慰他說另日再挑個好媳婦給你鮑二又有體面又有銀子有何不依便仍然奉承賈璉不在話下裡面鳳姐心中雖不安面上只管佯不理論因屋裡無人便和平兒笑道我昨兒多喝了一口酒你別埋怨打了那裡我

瞧瞧平兒聽了眼圈兒一紅連忙忍住了說道也沒打着只聽得外面說奶奶姑娘們都進來了要知後來端底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四回終

紅樓夢第四十五回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

話說鳳姐兒正撫恤平兒忽見衆姐妹進來忙讓了坐平兒斟上茶來鳳姐兒笑道今兒來的這些人倒像下帖子請了來的探春先笑道我們有兩件事一件是我的一件是四妹妹的還夾着老太太的話鳳姐兒笑道有什麼事這麼要緊探春笑道我們起了個詩社頭一社就不齊全衆人臉軟所以就亂了例了我想必得你去做個監社御史鐵面無私纔好再四妹妹爲畫園子用的東西這般那般不全回了老太太老太太說只怕後頭樓底下還有先剩下的找一找若有呢拿出來若沒有叫

人買去鳳姐兒笑道我又不會做什麼濕咧乾的叫我吃東西去倒會探春笑道你不會做也不用你做你只監察着我們裏頭有偷安怠惰的該怎麼罰他就是了鳳姐兒笑道你們別哄我我早猜着了那裏是請我做監察御史分明叫了我去做個進錢的銅商罷咧你們弄什麼社必是要輪流着做東道兒你們的錢不殼花想出這個法子來勾了我去好和我要錢可是這個主意不是說的衆人都笑道你猜著了李紈笑道真真你是個水晶心肝玻璃人兒鳳姐笑道虧了你是個大嫂子呢姑娘們原是叫你帶着念書學規矩學針線哪這會子起詩社能用幾個錢你就不管了老太太太太罷了原是老封君你一個

月十兩銀子的月錢比我們多兩倍子老太太太太還說你寡婦失業的可憐不殼用又有個小子足足的又添了十兩銀子和老太太太太平等又給你園子裡的地各人取租子年終分年例你又是上上分兒你娘兒們主子奴才共總沒有十個人吃的穿的仍舊是官中的通共算起來也有四五百銀子這會子你就每年拿出一二百兩來陪着他們頑頑兒有幾年呢他們明兒出了門子難道你還賠不成這會子你怕花錢挑唆他們來鬧我我樂得去吃個河落海乾我還不知道呢李紈笑道你們聽聽我說了一句他就說了兩車無賴的話真真泥腿光棍當會打細算盤分金掰兩的你這個東西虧了還托生在

詩書仕宦人家做小姐又是這麼出了嫁還是這麼着要生在貧寒小門小戶人家做了小子丫頭還不知怎麼下作呢天下人都叫你算計了去昨兒還打平兒虧你伸的出手來那黃湯難道灌喪了狗肚子裡去了氣的我只要替平兒打抱不平兒忖奪了半日好容易狗長尾巴尖兒的好日子又怕老太太心裡不受用因此沒來究竟氣還不平你今兒倒招我來了給平兒拾鞋還不要呢你們兩個很該換一個過兒纔是說的衆人都笑了鳳姐忙笑道哦我知道了竟不是爲詩爲畫來找我竟是爲平兒報仇來了我竟不知道平兒有你這麼位仗腰子的人想來就像有鬼拉着我的手是的從今我也不敢打他了平

姑娘過來我當着你大奶奶姑娘們替你陪個不是擔待我酒後無德罷說着衆人都笑了李紈笑問平兒道如何我說必要給你爭爭氣纔罷平兒笑道雖是奶奶們取笑兒我可禁不起呢李紈道什麼禁的起禁不起有我呢快拿鑰匙叫你主子開門找東西去罷鳳姐兒笑道好嫂子你且同他們去園子裡去纔要把這米賬合他們算一算那邊大太太又打發人來叫又不知有什麼話說須得過去走一走還有你們年下添補的衣裳打點給人做去呢李紈笑道這些事情我都不管你只把我的事完了我好歇着去省了這些姑娘們鬧我鳳姐兒忙笑道好嫂子賞我一點空兒你是最疼我的怎麼今兒為平兒就不

疼我了往常你還勸我說事情雖多也該保全身子檢點着偷空兒歇歇你今兒倒反逼起我的命來了況且悞了別人年下的衣裳無礙他姐兒們的要悞了却是你的責任老太太豈不怪你不管閒事連一句現成的話也不說我寧可自己落不是也不敢累你呀李紈笑道你們聽聽說的好不好把他會說話的我且問你這詩社到底管不管鳳姐兒笑道這是什麼話我不入社花幾個錢我不成了大觀園的反叛了麼還想在這裡吃飯不成明日一早就到任下馬拜了印先放下五十兩銀子給你們慢慢的做會社東道兒我又不會作詩作文的只不過是個大俗人罷了監察也罷不監察也罷有了錢了愁着你們

還不攏出我來說的衆人又都笑起來鳳姐兒道過會子我開了樓房所有這些東西叫人搬出來你們瞧要使得留着使要少什麼照你們的單子我叫人趕着買去就是了畫絹我就裁出來那圖樣沒有在老太太那裡那邊珍大爺收着呢說給你們省了碰釘子去我去打發人取了來一併叫人連絹交給相公們礬去好不好呢李紈點頭笑道這難為你果然這麼着還罷了那麼着咱們家去罷等着他不送了去再來鬧他說着便帶了他姐妹們就走鳳姐兒道這些事再沒別人都是寶玉生出來的李紈聽了忙回身笑道正為寶玉來倒忘了他頭一社是他悞了我們臉軟你說該怎麼罰他鳳姐想了想說道沒別

的法子只叫他把你們各人屋子裡的地罰他掃一遍就完了衆人都笑道這話不差說著纔要回去只見一個小丫頭扶着賴嬤嬤進來鳳姐等忙站起來笑道大娘坐下又都向他道喜賴嬤嬤向炕沿上坐了笑道我也喜主子們也喜要不是主子們的恩典我這喜打那裡來呢昨兒奶奶又打發彩哥賞東西我孫子在門上朝上磕了頭了李紈笑道多早晚上任去賴嬤嬤嘆道我那裡管他們由他們去罷前兒在家裡給我磕頭我沒好話我說小子別說你是官了橫行霸道的你今年活了三十歲雖然是人家的奴才一落娘胎胞兒主子的恩典放你出來上托着主子的洪福下托着你老子娘也是公子哥兒是的

讀書寫字也是丫頭老婆奶子捧鳳凰是的長了這麼大你那裡知道那奴才兩字是怎麼寫只知道享福也不知你爺爺和你老子受的那苦惱熬了兩三輩子好容易掙出你這個東西從小兒三灾八難花的銀子照樣打出你這個銀人兒來了到二十歲上又蒙主子的恩典許你捐了前程在身上你看那正根正苗忍飢挨餓的要多少你一個奴才秧子仔細折了福如今樂了十年不知怎麼弄神弄鬼求了主子又選出來了縣官雖小事情却大作那一處的官就是那一方的父母你不安分守已盡忠報國孝敬主子只怕天也不容你李紈鳳姐兒都笑道你也多慮我們看他也就好先那幾年還進來了兩次這有

好幾年沒來了年下生日只見他的名字就罷了前兒給老太太太太磕頭來在老太太那院裡見他又穿着新官的服色倒發的威武了比先時也胖了他這一得了官正該你樂呢反倒愁起這些來他不好還有他的父母呢你只受用你的就完了閒時坐個轎子進來和老太太鬭鬭牌說說話兒誰好意思的委屈了你家去一般也是樓房廈廳誰不敬你自然也是老封君是的了平兒斟上茶來賴嬤嬤忙站起來道姑娘不管叫那孩子倒來罷了又生受你說着一面吃茶一面又道奶奶不知道這小孩子們全要管的嚴饒這麼嚴他們還偷空兒鬧個亂子來叫大人操心知道的說小孩子們淘氣不知道的人家就

說仗着財勢欺人連主子名聲也不好恨的我沒法兒常把他老子叫了來罵一頓纔好些因又指寶玉道不怕你嫌我如今老爺不過這麽管你一管老太太就護在頭裏當日老爺小時你爺爺那個打誰沒看見的老爺小時何曾像你這麽天不怕地不怕的還有那邊大老爺雖然淘氣也沒像你這扎窩子的樣兒也是天天打還有東府裏你珍大哥哥的爺爺那纔是火上澆油的性子說聲惱了什麽兒子竟是審賊如今我眼裏看着耳朶裏聽着那珍大爺管兒子倒也像當日老祖宗的規矩只是着三不着兩的他自巳也不管一管自巳這些兄弟姪兒怎麽怨的不怕他你心裏明白喜歡我說不明白嘴裏不好意

思心裏不知怎麽罵我呢說着只見賴大家的來了接着周瑞家的張材家的都進來回事情鳳姐兒笑道媳婦來接婆婆來了賴大家的笑道不是接他老人家來的倒是打聽打聽奶奶姑娘們賞臉不賞臉賴嬤嬤聽了笑道可是我糊塗了正經說的都沒說且說些陳穀子爛芝蔴的因為我們小子選出來了衆親友要給他賀喜少不得家裏擺個酒我想擺一日酒請這個不請那個也不是又想了一想托主子的洪福想不到的這麽榮耀光彩就傾了家我也願意的因此吩咐了他老子連擺三日酒頭一日在我們破花園子裏擺幾席酒一臺戲請老太太太太們奶奶姑娘們去散一日悶外頭大廳上一臺戲幾席

酒請老爺們爺們增增光第二日再請親友第三日再把我們
兩府裡的伴兒請一請熱鬧三天也是托著主子的洪福一塲
光輝光輝李紈鳳姐兒都笑道多早晚的日子我們必去只怕
老太太高興要去也定不得賴大家的忙道擇的日子是十四
只看我們奶奶的老臉罷了鳳姐兒笑道别人我不知道我是
一定去的先說下我可没有賀禮也不知道放賞吃了一走兒
可别笑話賴大家的笑道奶奶說那裡話奶奶一喜歡賞我們
三二萬銀子那就有了賴嬤嬤笑道我纔去請老太太老太太
也說去可算我這臉還好說畢叮嚀了一回方起身要走因看
見周瑞家的便想起一事來因說道可是還有一句話問奶奶

這周嫂子的兒子犯了什麽不是攆了他不用鳳姐兒聽了笑
道正是我要告訴你媳婦兒呢事情多也忘了賴嫂子回去說
給你老頭子兩府裡不許收留他兒子叫他各人去罷賴大家
的只得答應着周瑞家的忙跪下央求賴嬤嬤忙道什麽事說
給我評評鳳姐兒道前兒我的生日裡頭還没喝酒他小子先
醉了老娘那邊送了禮來他不在外頭張羅倒坐著罵人禮也
不送進來兩個女人進來了他纔帶領小么兒們往裡端小么
兒們倒好好的他拿的一盒子倒失了手撒了一院子饅頭人
去了我打發彩明去說他他倒罵了彩明一頓這樣無法無天
的忘八羔子還不攆了做什麽賴嬤嬤道我當什麽事情原來

爲這個奶奶聽我說他有不是打他駡他叫他改過就是了虐
出去斷乎使不得他又比不得是咱們家的家生子兒他們是
太太的陪房奶奶只顧攆了他太太的臉上不好看我說奶奶
教導他幾板子以戒下次仍舊留着纔是不看他娘也看太太
鳳姐兒聽了便問賴大家的說道旣這麽着明兒叫了他來打
他四十棍以後不許他喝酒賴大家的答應了周瑞家的纔磕
頭起來又要給賴嬤嬤磕頭賴大家的拉著方罷然後他三人
去了李紈等也就回園中來至晚果然鳳姐命人找了許多舊
收的畫具出來送至園中寶釵等選了一回各色東西可用的
只有一半將那一半開了單子給鳳姐去照樣置買不必細說

一日外面礬了絹起了稿子進來寶玉每日便在惜春那裡幫
忙探春李紈迎春寶釵等也都往那裡來閒坐一則觀畫二則
便於會面寶釵因見天氣凉爽夜復漸長遂至賈母房中商議
打點些針線來日間至賈母王夫人處兩次省候不免又承色
陪坐閒時園中姐妹處也要不時閒話一回故日間不大得閒
每夜燈下女工必至三更方寢黛玉每歲至春分秋分後必犯
舊疾今秋又遇著賈母高興多遊玩了兩次未免過勞了神近
日又復嗽起來覺得比往常又重所以總不出門只在自己房
中將養有時悶了又盼個姐妹來說些閒話排遣及至寶釵等
來望候他說不得三五句話又厭煩了衆人都體諒他病中且

素日形體嬌弱禁不得一些委屈所以他接待不週禮數疎忽
也都不責他這日寶釵來望他因說起這病症來寶釵道這裡
走的幾個大夫雖都還好只是你吃他們的藥總不見效不如
再請一個高手的人來瞧一瞧治好了豈不好每年間鬧一春
一夏又不老又不小成什麼也不是個常法兒黛玉道不中用
我知道我的病是不能好的了且別說病只論好的時候我是
怎麼個形景兒就可知了寶釵點頭道可正是這話古人說食
穀者生你素日吃的竟不能添養精神氣血也不是好事黛玉
歎道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也不是人力可强求的今年比往年
反覺又重了些是的說話之間已咳嗽了兩三次寶釵道昨兒

我看你那藥方上人參肉桂覺得太多了雖說益氣補神也不
宜太熱依我說先以平肝養胃爲要肝火一平不能尅土胃氣
無病飲食就可以養人了每日早起拿上等燕窩一兩冰糖五
錢用銀吊子熬出粥來要吃慣了比藥還强最是滋陰補氣的
黛玉嘆道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極好的然我最是個多心的人
只當你有心藏奸從前日你說看雜書不好又勸我那些好話
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錯了實在悞到如今細細筭來我母
親去世的時候又無姐妹兄弟我長了今年十五歲竟沒一個
人像你前日的話教導我怪不得雲丫頭說你好我往日見他
讃你我還不受用昨兒我親自經過纔知道了比如你說了那

個我再不輕放過你的你竟不介意反勸我那些話可知我竟自悞了若不是前日看出來今日這話再不對你說你方纔叫我吃燕窩粥的話雖然燕窩易得但只我因身子不好了每年犯了這病也沒什麼要緊的去處請大夫熬藥人參肉桂已經鬧了個天翻地覆了這會子我又興出新文來熬什麼燕窩粥老太太太太鳳姐姐這三個人便沒話那些底下老婆子丫頭們未免嫌我太多事了你看這裡這些人因見老太太多疼了寶玉和鳳姐姐兩個他們尚虎視眈眈背地裡言三語四的何况於我况我又不是正經主子原是無依無靠投奔了來的他們已經多嫌著我呢如今我還不知進退何苦叫他們咒我寶

釵道這麼說我也是和你一樣黛玉道你如何比我你又有母親又有哥哥這裡又有買賣地土家裡又仍舊有房有地你不過親戚的情分白住在這裡一應大小事情又不沾他們一文半個要走就走了我是一無所有吃穿用度一草一木皆是和他們家的姑娘一樣那起小人豈有不多嫌的寶釵笑道將來也不過多費得一付嫁粧罷了如今也愁不到那裡黛玉聽了不覺紅了臉笑道人家把你當個正經人纔把心裡煩難告訴你聽你反拿我取笑兒寶釵笑道雖是取笑兒却也是真話你放心我在這裡一日我與你消遣一日你有什麼委屈煩難只管告訴我我能解的自然替你解我雖有個哥哥你也是知道

的只有個母親比你略强些偺們也算同病相憐你也是個明白人何必作司馬牛之嘆你纔說的也是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我明日家去和媽媽說了只怕燕窩我們家裡還有與你送幾兩每日叫了頭們就熬了又便宜又不驚師動衆的黛玉忙笑道東西是小難得你多情如此寶釵道這有什麽放在嘴裡的只愁我人人跟前失於應候罷了這會子只怕你煩了我且去了黛玉道晚上再來和我說句話兒寶釵答應着便去了不在話下這裡黛玉喝了兩口稀粥仍歪在床上不想日未落時天就變了淅淅瀝瀝下起雨來秋霖脉脉陰晴不定那天漸漸的黃昏時候了且陰的沉黑兼着那雨滴竹梢更覺凄凉知寶釵不能來了便在燈下隨便拿了一本書却是樂府雜稿有秋閨怨別離怨等詞黛玉不覺心有所感不禁發于章句遂成代別離一首擬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名其詞爲秋牕風雨夕詞曰

秋花慘淡秋草黃　耿耿秋燈秋夜長
已覺秋牕秋不盡　那堪風雨助凄凉
助秋風雨來何速　驚破秋牕秋夢續
抱得秋情不忍眠　自向秋屏挑泪燭
泪燭搖搖爇短檠　牽愁照恨動離情
誰家秋院無風入　何處秋牕無雨聲
羅衾不奈秋風力　殘漏聲催秋雨急

連宵脉脉復颼颼　燈前似伴離人泣
寒煙小院轉蕭條　疎竹虛窗時滴瀝
不知風雨幾時休　已教淚灑窗紗濕

吟罷擱筆方欲安寢了鬟報說寶二爺來了一語未盡只見寶玉頭上戴着大箬笠身上披着簑衣黛玉不覺笑道那裡來的這麼個漁翁寶玉忙問今兒好吃了藥了没有今兒一日吃了多少飯一面說一面摘了笠脫了簑一手舉起燈來一手遮着燈兒向黛玉臉上照了一照覰着瞧了一瞧笑道今兒氣色好了些黛玉看他脫了簑衣裡面只穿半舊紅綾短襖係着綠汗巾子膝上露出綠紬撒花褲子底下是掐金滿繡的綿紗襪怕

子靸着蝴蝶落花鞋黛玉問道上頭怕雨底下這鞋襪子是不怕也倒乾淨些呀寶玉笑道我這一套是全的一雙棠木屐纔穿了來脫在廊檐下了黛玉又看那簑衣斗笠不是尋常市賣的十分細緻輕巧因說道是什麼草編的怪道穿上不像那刺蝟是的寶玉道這三樣都是北靜王送的他閒常下雨時在家裡也是這樣你喜歡這個我也弄一套來送你别的都罷了惟有這斗笠有趣上頭這頂兒是活的冬天下雪戴上帽子就把竹信子抽了去拿下頂子來只剩了這個圈子下雪時男女都帶得我送你一頂冬天下雪戴黛玉笑道我不要他戴上那個成了畫兒上畫的和戲上扮的那漁婆兒了及說了出來方想

起來這話恰與方纔說寶玉的話相連了後悔不迭羞的臉飛紅伏在棹上嗽個不住寶玉却不留心因見案上有詩遂拿起來看了一遍又不覺叫好黛玉聽了忙起來奪在手內燈上燒了寶玉笑道我已記熟了黛玉道我要歇了你請去罷明日再來寶玉聽了回手向懷內掏出一個核桃大的金表來瞧了一瞧那針已指到戌末亥初之間忙又揣了說道原該歇了又攪的你勞了半日神說着披簑戴笠出去了又番身進來問道你想什麼吃你告訴我我明兒一早回老太太豈不比老婆子們說的明白黛玉笑道等我夜裡想着了明日一早告訴你你聽雨越發緊了快去罷可有人跟沒有兩個婆子答應有在外面

拿着傘點着燈籠呢黛玉笑道這個天點燈籠寶玉道不相干是羊角的不怕雨黛玉聽說回手向書架上把個玻璃綉毬燈拿下來命點一枝小蠟兒來遞與寶玉道這個又比那個亮正是雨裡點的寶玉道我也有這麼一個怕他們失脚滑倒了打破了所以沒點來黛玉道跌了燈值錢呢是跌了人值錢你又穿不慣木屐子那燈籠叫他們前頭點着這個又輕巧又亮原是雨裡自己拿着的你自己手裡拿着這個豈不好明兒再送來就失了手也有限的怎麼忽然又變出這剖腹藏珠的脾氣來寶玉聽了隨過來接了前頭兩個婆子打着傘拿着羊角燈後頭還有兩個小丫鬟打着傘寶玉便將這個燈遞給一個小

丫頭捧着寶玉扶着他的肩一逕去了就有蘅蕪苑兩個婆子也打着傘提着燈送了一大包燕窩來還有一包子潔粉梅片雪花洋糖說這比買的强我們姑娘說姑娘先吃着完了再送來黛玉回說費心命他外頭坐了吃茶婆子笑道不喝茶了我們還有事呢黛玉笑道我也知道你們忙如今天又凉夜又長越發該會個夜局賭兩場了一個婆子笑道不瞞姑娘說今年我沾了光了橫豎每夜有幾個上夜的人悞了更又不好不如會個夜局又坐了更又解了悶今兒又是我的頭家如今園門關了就該上場兒了黛玉聽了笑道難爲你們悞了你們的發財冒雨送來命人給他們幾百錢打些酒吃避避雨氣那兩個

婆子笑道又破費姑娘賞酒吃說着磕了頭出外面接了錢打傘去了紫鵑收起燕窩然後移燈下簾伏侍黛玉睡下黛玉自在枕上感念寶釵一時又羨他有母有兄一回又想寶玉素昔和睦終有嫌疑又聽見窗外竹梢蕉葉之上雨聲淅瀝淸寒透幕不覺又滴下淚來直到四更方漸漸的睡熟了暫且無話要知端底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五回終

紅樓夢第四十六回

尷尬人難免尷尬事　鴛鴦女誓絕鴛鴦偶

話說黛玉直到四更將闌方漸漸的睡去暫且無話如今且說鳳姐兒因見邢夫人叫他不知何事忙另穿戴了一番坐車過來邢夫人將房內人遣出悄悄向鳳姐兒道叫你來不為別的有一件為難的事老爺托我我不得主意先和你商議老爺因看上了老太太屋裡的鴛鴦要他在房裡叫我和老太太討去我想這倒是常有的事就怕老太太不給你可有法子辦這件事麼鳳姐兒聽了忙陪笑道依我說竟別碰這個釘子去老太太離了鴛鴦飯也吃不下去那裡就捨得了況且平日說起閑

話來老太太常說老爺如今上了年紀做什麼左一個右一個的放在屋裡頭宗耽悞了人家的女孩兒二則放着身子不保養官兒也不好生做成日和小老婆喝酒太太聽聽狠喜歡偺們老爺麼這會子躲還怕躲不及這不是拿草棍兒戳老虎的鼻子眼兒去嗎太太別惱我是不敢去的明放著不中用而且反招出沒意思來老爺如今上了年紀行事不免有點兒背晦太太勸勸纔是比不得年輕做這些事無碍如今兄弟姪兒兒子孫子一大羣還這麼鬧起來怎麼見人呢邢夫人冷笑道大家子三房四妾的也多偏偺們就使不得我勸了也未必依就是老太太心愛的丫頭這麼鬍子蒼白了又做了官的一個大

兒子要了做屋裡人也未必好駁回的我叫了你來不過商議商議你先派了一篇的不是也有叫你去的理自然是我去你倒說我不勸你還是不知老爺那性子的勸不成先和我鬧起來鳳姐知道邢夫人禀性愚弱只知奉承賈赦以自保次則婪取財貨爲自得家下一應大小事務俱由賈赦擺佈凡出入銀錢一經他的手便剋扣異常以賈赦浪費爲名須得我就中儉省方可償補兒女奴僕一人不靠一言不聽如今又聽說如此的話便知他又弄左性子勸也不中用了連忙陪笑說道太太這話說的極是我能活了多大知道什麼輕重想來父母跟前別說一個丫頭就是那麼大的一個活寶貝不給老爺給誰

背地裡的話那裡信的我竟是個傻子拿着二爺說起或有日得了不是老爺太太恨的那樣恨不得立刻拿來一下子打死及至見了面也罷了依舊拿着老爺太太心愛的東西賞他如今老太太待老爺自然也是這麼着依我說老太太今兒喜歡要討今兒就討去我先過去哄著老太太等太太過去了我搭赸着走開把屋子裡的人我也帶開太太好和老太太說給了更好不給也沒防碍衆人也不能知道邢夫人見他這般說便又喜歡起來又告訴他道我的主意先不和老太太說老太太說不給這事就死了我心裡想着先悄悄的和鴛鴦說他雖害臊我細細的告訴了他他要是不言語就妥了那時再和老太

太說老太太雖不依擱不住他願意常言人去不中留自然這就妥了鳳姐兒笑道到底是太太有智謀這是千妥萬妥別說是鴛鴦憑他是誰那一個不想巴高望上不想出頭的放著半個主子不做倒願意做丫頭將來配個小子就完了呢邢夫人笑道正是這個話了別說鴛鴦就是那些執事的大丫頭誰不願意這樣呢你先過去別露一點風聲我吃了晚飯就過來鳳姐兒暗想鴛鴦素昔是個極有心胸氣性的丫頭雖如此說保不嚴他願意不願意我先過去了太太後過去他要依了便沒的話說倘或不依太太是多疑的人只怕疑我走了風聲叫他拿腔作勢的那時太太又見應了我的話羞惱變成怒拿我出

起氣來倒沒意思不如同着一齊過去了他依也罷不依也罷就疑不到我身上了想畢因笑道纔我臨來舅母那邊送了兩籠子鵪鶉我吩咐他們炸了原要赶太太晚飯上送過來我纔進大門時見小子們抬車說太太的車拔了縫拿去收拾去了不如這會子坐了我的車一齊過去倒好邢夫人聽了便命人來換衣裳鳳姐忙着伏侍了一回娘兒兩個坐車過來鳳姐兒又說道太太過老太太那裡去我要跟了去老太太要問起我過來做什麽那倒不好不如太太先去我脫了衣裳再來邢夫人聽了有理便自往賈母處來和賈母說了一回閒話兒便出來假托往王夫人屋裡去從後屋門出去打鴛鴦的臥房門前

過只見鴛鴦正坐在那裡做針線見了邢夫人站起來邢夫人笑道做什麽呢一面說一面便過來接他手內的針線道我看看你扎的花兒看了一看又道越發好了遂放下針線又渾身打量只見他穿着半新的藕色綾襖青緞掐牙坎肩兒下面水綠裙子蜂腰削背鴨蛋臉烏油頭髮高高的鼻子兩邊腮上微微的幾點雀瘢鴛鴦見這般看他自巳倒不好意思起來心裡便覺詫異因笑問道太太這會子不早不晚的過來做什麽邢夫人使個眼色兒跟的人退出邢夫人便坐下拉著鴛鴦的手笑道我特來給你道喜來的鴛鴦聽了心中巳猜着三分不覺紅了臉低了頭不發一言聽邢夫人道你知道老爺跟前竟沒有個可靠的人心裡再要買一個又怕那些牙子家出來的不乾不淨也不知道毛病兒買了來三日兩日又弄鬼掉猴的因滿府裡要挑個家生女兒又沒個好的不是模樣兒不好就是性子不好有了這個好處沒了那個好處因此常冷眼選了半年這些女孩子裡頭就只你是個尖兒模樣兒行事做人溫柔可靠一概是齊全的意思要和老太太討了你去收在屋裡你比不得外頭新買了來的這一進去了就開了臉就封你作姨娘又體面又尊貴你又是個要強的人俗語說的金子還是金子換誰知竟叫老爺看中了你如今這一來可遂了你素日心高智大的願了又堵一堵那些嫌你的人的嘴跟了我回老太

太去說着拉了他的手就要走鴛鴦紅了臉奪手不行邢夫人
知他害臊便又說道這有什麽臊的又不用你說話只跟着我
就是了鴛鴦只低頭不動身邢夫人見他這般便又說道難道
你還不願意不成若果然不願意可真是個傻了頭了放着主
子奶奶不做倒願意做了頭三年兩年不過配上個小子還是
奴才你跟我們去你知道我的性子又好又不是那不容人的
人老爺待你們又好過一年半載生個一男半女你就和我並
肩了家裡的人你要使喚誰誰還不動現成主子不做去錯過
了機會後悔就遲了鴛鴦只管低頭仍是不語邢夫人又道你
這麽個爽快人怎麽又這樣積粘起來有什麽不稱心的地方

兒只管說我管保你遂心如意就是了鴛鴦仍不語邢夫人又
笑道想必你有老子娘你自已不肯說話怕臊你等他們問你
呢這也是理等我問他們去叫他們來問你有話只管告訴他
們說畢便往鳳姐兒屋裡來鳳姐兒早換了衣裳因屋內無人
便將此話告訴了平兒平兒也搖頭笑道據我看來未必妥當
平常我們背着人說起話來聽他那個主意未必肯也只說着
瞧罷了鳳姐兒道太太必來這屋裡商量依了還猶可要是不
依白討個沒趣兒當着你們豈不臉上不好看你說給他們炸
些鵪鶉再有什麽配幾樣預備吃飯你且別處逛逛去估量着
走了你再來平兒聽說照樣傳給婆子們便逍遙自在的園子

裡來這裡鴛鴦見邢夫人去了必到鳳姐房裡商議去了還必定有人來問他不如躲了這裡因找了琥珀道老太太要問我只說我病了沒吃早飯往園子裡逛逛就來琥珀答應了鴛鴦便往園子裡來各處遊玩不想正遇見平兒平兒見無人便笑道新姨娘來了鴛鴦聽了便紅了臉說道怪道你們串通一氣來算計我等着我和你主子鬧去就是了平兒見鴛鴦滿臉惱意自悔失言便拉到楓樹底下坐在一塊石上把方纔鳳姐過去回來所有的形景言詞始末原由都告訴了他鴛鴦紅了臉向平兒冷笑道我只想偺們好比如襲人琥珀素雲紫鵑彩霞玉釧麝月翠墨跟了史姑娘去的翠縷死了的可人和金釧去

了的茜雪連上你我這十來個人從小兒什麼話兒不說什麼事兒不做這如今因都大了各自幹各自的去了我心裡卻仍是照舊有話有事並不瞞你們這話我先放在你心裡且別和二奶奶說別說大老爺要我做小老婆就是太太這會子死了他三媒六證的娶我去做大老婆我也不能去平兒方欲說話只聽山石背後哈哈的笑道好個沒臉的丫頭虧你不怕牙磣二人聽了不覺吃了一驚忙起身向山後找尋不是別人卻是襲人笑着走出來問什麼事情也告訴告訴我說著三人坐在石上平兒又把方纔的話說了襲人聽了說道這話論理不該我們說這個大老爺真真太下作了略平頭正臉的他就不能

放手了平兒道你既不願意我教你個法兒鴛鴦道什麼法兒平兒笑道你只和老太太說就說已經給了璉二爺了大老爺就不好要了鴛鴦啐道什麼東西你還說呢前兒你主子不是這麼混說誰知應到今兒了襲人笑道他兩個都不願意依我說就和老太太說叫老太太就說把你已經許了寶二爺了大老爺也就死了心了鴛鴦又是氣又是臊又是急罵道兩個壞蹄子再不得好死的人家有為難的事拿著你們當做正經人告訴你們與我排解排解饒不管你們倒替換着取笑兒你們自以為都有了結果了將來都是做姨娘的據我看來天底下的事未必都那麼遂心如意的你們且收著些兒罷別忒樂過

了頭兒二人見他急了忙陪笑道好姐姐別多心偺們從小兒都是親姊妹一般不過無人處偶然取個笑兒你的主意告訴我們知道也好放心鴛鴦道什麼主意我只不去就完了平兒搖頭道你不去未必得干休大老爺的性子你是知道的雖然你是老太太房裡的人此刻不敢把你怎麼樣難道你跟老太太一輩子不成也要出去的那時落了他的手倒不好了鴛鴦冷笑道老太太在一日我一日不離這裡若是老太太歸西去了他橫豎還有三年的孝呢沒個娘纔死了他先弄小老婆的等過了三年知道又是怎麼個光景兒呢那時再說縱到了至急為難我剪了頭髮做姑子去不然還有一死一輩子不嫁男

人又怎麼樣樂得干凈呢平兒襲人笑道真個這蹄子没了臉越發信口兒都說出來了鴛鴦道已經這麼着臊會子怎麽樣你們不信只管看着就是了太太纔說了找我老子娘去我看他南京找去平兒道你的父母都在南京看房子没上來終久也尋的着現在還有你哥哥嫂子在這裡可惜你是這裡的家生女兒不如我們兩個只單在這裡鴛鴦道家生女兒怎麼樣牛不喝水强按頭嗎我不願意難道殺我的老子娘不成正說著只見他嫂子從那邊走來襲人道他們當時找不著你的爹娘一定和你嫂子說了鴛鴦道這個娼婦專會是個六國販駱駝的聽了這話他有個不奉承去的說話之間已來到跟前他

嫂子笑道那裡没有找到姑娘跑了這裡來你跟了我來我和你說話平兒襲人都忙讓坐他嫂子只說姑娘們請坐我們姑娘說句話襲人平兒都装不知道笑說什麼話這麼忙我們這裡猜謎兒呢等猜了再去罷鴛鴦道什麼話你說罷他嫂子笑道你跟我來到那裡告訴你橫竪有好話兒鴛鴦道可是太太和你說的那話他嫂子笑道姑娘既知道還奈何我快來我細細的告訴你可是天大的喜事鴛鴦聽說立起身来照他嫂子臉上下死勁啐了一口指着罵道你快夾着你那毴嘴離了這裡好多着呢什麼好話又是什麼喜事怪道成日家羨慕人家的丫頭做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著他横行霸道的一家子

都成了小老婆了看的眼熱了也把我送在火坑裡去我若得
臉呢你們外頭橫行霸道自己封就了自已是舅爺我要不得
臉敗了時你們把忘八脖子一縮生死由我去一面罵一面哭
平兒襲人攔着勸他他嫂子臉上下不來因說道愿意不愿意
你也好說犯不着拉三扯四的俗語說的好當着矮人別說矮
話姑娘罵我我不敢還言這二位姑娘並沒惹著你小老婆長
小老婆短人家臉上怎麽過的去襲人平兒忙道你倒別說這
話他也並不是說我們你倒別拉三扯四的你聽見那位太太
太爺們封了我們做小老婆况且我們兩個也沒有爹娘哥哥
兄弟在這門子裡仗着我們橫行覇道的他罵的人自由他罵

去我們犯不著多心鴛鴦道他見我罵了他他臊了沒的蓋臉
又拿話調唆你們兩個幸虧你們兩個明白原是我急了也沒
分別出來他就挑出這個空兒來他嫂子自覺沒趣賭氣去了
鴛鴦氣的還罵平兒襲人勸他一回方罷了平兒因問襲人道
你在那裡藏着做什麽我們竟沒有看見你襲人道我因爲往
四姑娘房裡看我們寶二爺去了誰知遲了一步說是家去了
我疑惑怎麽沒遇見呢想要往林姑娘家找去又遇見他的人
說也沒去我這裡正疑惑是出園子去了可巧你從那裡來了
我一閃你也沒看見後來他又來了我從這樹後頭走到山子
石後我却見你兩個說話來了誰知你們四個眼睛沒見我一

語求了又聽身後笑道四個眼睛沒見你你們六個眼睛還沒見我呢三人嚇了一跳回身一看你道是誰却是寶玉襲人先笑道叫我好找你在那裡來着寶玉笑道我打四妹妹那裡出來迎頭看見你走了來我想來必是找我去的我就藏起來了哄你看你揚著頭過去了進了院子又出來了逢人就問我在那裡好笑等着你到了跟前嚇你一跳後來見你也藏藏躲躲的我就知道也是要哄人了我探頭兒往前看了一看却是他們兩個我就遶到你身後頭你出去我也躲在你躲的那裡了平兒笑道偺們再往後找找去罷只怕還找出兩個人來也未可知寶玉笑道這可再沒有了鴛鴦已知這話俱被寶玉聽了

只伏在石頭上粧睡寶玉推他笑道這石頭上冷偺們回屋裡去睡豈不好說着拉起鴛鴦來又忙讓平兒來家吃茶和襲人都勸鴛鴦走鴛鴦方立起身來四人竟往怡紅院來寶玉將方纔的話俱已聽見心中着實替鴛鴦不快只默默的歪在床上任他三人在外間說笑那邊邢夫人因問鳳姐兒鴛鴦的父親鳳姐因說他爹的名字叫金彩兩口子都在南京看房子不大上來他哥哥文翔現在是老太太的買辦他嫂子也是老太太那邊漿洗上的頭兒邢夫人便命人叫了他嫂子金文翔的媳婦來細細說給他那媳婦自是喜歡興興頭頭去找鴛鴦指望一說必妥不想被鴛鴦搶白了一頓又被襲人平兒說了幾句

羞惱回來便對邢夫人說不中用他罵了我一場因鳳姐兒在
旁不敢提平兒說襲人也幫著搶白我說了我許多不知好歹
的話回不得主子的太太和老爺商議再買罷諒那小蹄子也
沒有這麽大福我們也沒有這麽大造化邢夫人聽了說道又
與襲人什麽相干他們如何知道呢又問還有誰在跟前金家
的道還有平姑娘鳳姐兒忙道你不該拿嘴巴子把他打回來
我一出了門他就進去了回家來連個影兒也摸不著他他必
定也幫著說什麽來着金家的道平姑娘倒沒在跟前遠遠的
看着倒像是他可也不真切不過是我白忖度著鳳姐便命人
去快找了他來告訴我家來了太太也在這裡叫他快着來豐

兒忙上來回道林姑娘打發了人下請字兒請了三四次他纔
去了奶奶一進門我就叫他去的林姑娘說告訴奶奶我煩他
有事呢鳳姐兒聽了方罷故意的還說天天煩他有什麽事情
邢夫人無計吃了飯回家晚上告訴了賈赦賈赦想了一想即
刻叫賈璉來說南京的房子還有人看着不止一家即刻叫上
金彩來賈璉回道上次南京信來金彩已經得了痰迷心竅那
邊連棺材銀子都賞了不知如今是死是活即便活着人事不
知叫來無用他老婆子又是個聾子賈赦聽了喝了一聲又罵
混賬沒天理的囚攮的偏你這麽知道還不離了我這裡唬的
賈璉退出一時又叫傳金文翔賈璉在外書房伺候着又不敢

家去又不敢見他父親只得聽着一時金文翔來了小么兒們直帶入二門裡去隔了四五頓飯的工夫纔出來去了賈璉暫且不敢打聽隔了一會又打聽賈赦睡了方纔過來至晚間鳳姐兒告訴他方纔明白且說鴛鴦一夜没睡至次日他哥哥回賈母接他家去逛逛賈母允了叫他家去鴛鴦意欲不去只怕賈母疑心只得勉強出來他哥哥只得將賈赦的話說給他又許他怎麽體面又怎麽當家做姨娘鴛鴦只咬定牙不願意他哥哥無法少不得回去回覆賈赦賈赦惱起來因說道我說給你叫你女人和他說去就說我的話自古嫦娥愛少年他必定嫌我老了大約他戀著少爺們多半是看上了寶玉只怕也有

賈璉若有此心叫他早早歇了我要他不來已後誰敢收他這是一件第二件想著老太太疼他將來外邊聘個正頭夫妻去叫他細想憑他嫁到了誰家也難出我的手心除非他死了或是終身不嫁男人我就伏了他要不然時叫他趁早回心轉意有多少好處賈赦說一句金文翔應一聲是賈赦道你別哄我明兒我還打發你太太過去問鴛鴦你們說了他不依便没你們的不是若問他他再依了仔細你們的腦袋金文翔忙應了又應退出回家也等不得告訴他女人轉說竟自已對面說了這話把個鴛鴦氣的無話可回想了一想便說道我便願意去也須得你們帶了我回聲老太太去他哥嫂只當回想過來都

喜之不盡他嫂子卽刻帶了他上來見賈母可巧王夫人薛姨媽李紈鳳姐兒寶釵等姊妹並外頭的幾個執事有頭臉的媳婦都在賈母跟前湊趣兒呢鴛鴦看見忙拉了他嫂子到賈母跟前跪下一面哭一面說把邢夫人怎麼來說園子裡他嫂子怎麼說今見他哥哥又怎麼說因爲不依方纔大老爺越發說我戀着寶玉不然要等着往外聘我憑到天上這一輩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去終久要報仇我是橫了心的當着衆人在這裡我這一輩子别說是寶玉就是寶金寶銀寶天王寶皇帝橫竪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着我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從命伏侍老太太歸了西我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哥去或是

尋死或是剪了頭髮當姑子去要說我不是真心暫且拿話支吾這不是天地鬼神日頭月亮照著嗓子裡頭長疔原來這鴛鴦一進來時便袖內帶了一把剪子一面說著一面回手打開頭髮就鉸衆婆子丫鬟看見忙來拉住已剪下半綹來了衆人看時幸而他的頭髮極多鉸的不透連忙替他挽上賈母聽了氣的渾身打戰口內只說我通共剩了這麼一個可靠的人他們還要來算計因見王夫人在旁便向王夫人道你們原來都是哄我的外頭孝順暗地裡盤算我有好東西也來要有好人也來要剩了這個毛丫頭見我待他好了你們自然氣不過弄開了他好擺弄我王夫人忙站起來不敢還一言薛姨媽見連

王夫人怪上反不好勸的了李紈一聽見鴛鴦這話早帶了姊妹們出去探春有心的人想王夫人雖有委屈如何敢辯薛姨媽現是親妹妹自然也不好辯寶釵也不便爲姨母辯李紈鳳姐寶玉一槪不敢辯這正用着女孩兒之時迎春老實惜春小因此窗外聽了一聽便走進來陪笑向賈母道這事與太太什麼相干老太太想一想也有大伯子的事小嬸子如何知道話未說完賈母笑道可是我老糊塗了姨太太別笑話我你這個姐姐他極孝順不像我們那大太太一味怕老爺婆婆跟前不過應景兒可是我委屈了他薛姨媽只答應是又說老太太偏心多疼小兒子媳婦也是有的賈母道不偏心因又說寶玉我

錯怪了你娘你怎麼也不提我看着你娘受委屈寶玉笑道我偏着母親說大爺大娘不成通共一個不是我母親要不認却推誰去我倒要認是我的不是老太太又不信賈母笑道這也有理你快給你娘跪下你說太太別委屈了老太太有年紀了看著寶玉寶玉聽了忙走過來便跪下要說王夫人忙笑着拉起他來說快起來斷乎使不得難道替老太太給我賠不是不成寶玉聽說忙站起來賈母又笑道鳳姐兒也不提我鳳姐笑道我倒不派老太太的不是老太太倒尋上我了賈母聽了和衆人都笑道這可奇了倒要聽聽這個不是鳳姐道誰叫老太太會調理人調理的水葱兒是的怎麼怨得人要我幸虧是

孫子媳婦我若是孫子我早要了還等到這會子呢賈母笑道這倒是我的不是了鳳姐笑道自然是老太太的不是了賈母笑道這麼着我也不要了你帶了去罷鳳姐兒道等着修了這輩子來生托生男人我再要罷賈母笑道你帶了去給璉兒放在屋裡看你那沒臉的公公還要不要了鳳姐兒道璉兒不配就只配我和平兒這一對燒煳了的饞子和他混罷喇說的衆人都笑起來了丫頭回說大太太來了王夫人忙迎出去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六回終


中华古籍保护



紅樓夢第四十七回

獃霸王調情遭苦打　冷郎君懼禍走他鄉

話說王夫人聽見邢夫人來了連忙迎着出去邢夫人猶不知賈母已知鴛鴦之事正還又來打聽信息進了院門早有幾個婆子悄悄的回了他他纔知道待要回去裡面已知又見王夫人接出來了少不得進來先與賈母請安賈母一聲兒不言語自已也覺得愧悔鳳姐兒早指一事迴避了鴛鴦也自回房去生氣薛姨媽王夫人等恐礙着邢夫人的臉面也都漸漸退了邢夫人且不敢出去賈母見無人方說道我聽見你替你老爺說媒來了你倒也三從四德的只是這賢惠也太過了你們如

今也是孫子兒子滿眼了你還怕他使性子我聽見你還由着你老爺的那性子鬧邢夫人滿面通紅回道我勸過幾次不依老太太還有什麼不知道的呢我也是不得已兒賈母道他逼着你殺人你也殺去如今你也想想你兄弟媳婦本來老實又生的多病多痛上上下下那不是他操心你一個媳婦雖然幫著也是天天丟下爬兒弄掃帚凡百事情我如今自已減了他們兩個就有些不到的去處有鴛鴦那孩子還心細些我的事情他還想着一點子該要的他就要了來該添什麼他就趂空兒告訴他們添了鴛鴦再不這麼着娘兒兩個裡頭外頭大的小的那裡不忽略一件半件我如今反倒自已操心去不成還

是天天盤算和他們要東西去我這屋裡有的沒有的剩了他一個年紀也大些我凡做事的脾氣性格兒他還知道些他二則也還投主子的緣法他也並不指著我和那位太太要衣裳去又和那位奶奶要銀子去所以這幾年一應事情他說什麼從你小嬸和你媳婦起至家下大大小小沒有不信的所以不單我得靠連你小嬸媳婦也都省心我有了這麼個人就是媳婦孫子媳婦想不到的我也不得缺了也沒氣可生了這會子他去了你們又弄什麼人來我使你們就弄他那麼個真珠兒是的人來不會說話也無用我正要打發人和你老爺說去他要什麼人我這裡有錢叫他只管一萬八千的買去就是要

這個丫頭不能留下他伏侍我幾年就和他日夜伏侍我盡了孝的一樣你來的也巧就去說更妥當了說畢命人來請了姨太太你姑娘們來纔高興說個話兒怎麼又都散了丫頭忙答應我去了衆人赶忙的又來只有薛姨媽向那丫鬟道我纔來了又做什麼去你就說我睡了那丫頭道好親親的姨太太姨祖宗我們老太太生氣呢你老人家不去沒個開交了只當疼我們罷你老人家怕走我背了你老人家去薛姨媽笑道小鬼頭兒你怕什麼不過罵幾句就完了說著只得和這小丫頭子走來賈母忙讓坐又笑道偺們鬥牌罷姨太太的牌也生了偺們一處坐着別叫鳳丫頭混了我們去薛姨媽笑道正是呢老

太太替我看着些兒就是咱們孃兒四個鬥呢還是添一兩個人呢王夫人笑道可不只四個人鳳姐兒道再添一個人熱鬧些賈母道叫鴛鴦來叫他在這下手裏坐着姨太太眼花了咱們兩個的牌都叫他看着些兒鳳姐笑了一聲向探春道你們知書識字的倒不學算命探春道這又奇了這會子你不打點精神贏老太太幾個錢又想算命鳳姐兒道我正要算算今兒該輸多少我還想贏呢你瞧瞧塲兒沒上左右都埋伏下了說的賈母薛姨媽都笑起來一時鴛鴦來了便坐在賈母下首鴛鴦之下便是鳳姐兒鋪下紅毡洗牌告么五人起牌鬭了一回鴛鴦見賈母的牌已十成只等一張二餅便遞了暗號兒與

鳳姐兒鳳姐兒正該發牌便故意躊躇了半晌笑道我這一張牌定在姨媽手裏扣着呢我若不發這一張牌再頂不下來的薛姨媽道我手裏並沒有你的牌鳳姐兒道我回來是要查的薛姨媽道你只管查你且發下來我瞧瞧是張什麼鳳姐兒便送在薛姨媽跟前薛姨媽一看是個二餅便笑道我倒不稀罕他只怕老太太滿了鳳姐聽了忙笑道我發錯了賈母笑的已擲下牌來說你敢拿回去誰叫你錯的不成鳳姐兒道可是我要算一算命呢這是自已發的也怨不得人了賈母笑道可是你自已打着你那嘴問着你自已纔是又向薛姨媽笑道我不是小氣愛贏錢原是個彩頭兒薛姨媽笑道我們可不是這樣

想那裡有那樣糊塗人說老太太愛錢呢鳳姐兒正數著錢聽了這話忙又把錢穿上了向眾人笑道彀了我的了竟不爲贏錢單爲贏彩頭兒我到底小氣輸了就穿錢快收起來罷賈母規矩是鴛鴦代洗牌的便和薛姨媽說笑不見鴛鴦動手賈母道你怎麼惱了連牌也不替我洗鴛鴦拿起牌來笑道奶奶不給錢麼賈母道他不給錢那是他交運了便命小丫頭子把他那一吊錢都拿過來小丫頭子真就拿了擱在賈母傍邊鳳姐兒笑道賞我罷照數兒給就是了薛姨媽笑道果然鳳姐兒小器不過頑兒罷了鳳姐兒聽說便站起來拉住薛姨媽回頭指著賈母素日放錢的一個木箱子笑道姑媽瞧瞧那個裡頭不

知頑了我多少去了這一吊錢頑不了半個時辰那裡頭的錢就招手兒叫他了只等把這一吊也叫進去了牌也不用鬭了老祖宗氣也平了又有正經事差我辦去了話未說完引的賈母眾人笑個不住正說着偏平兒怕錢不彀又送了一吊來鳳姐兒道不用放在我跟前也放在老太太的那一處罷一齊叫進去倒省事不用做兩次叫箱子裡的錢費事賈母笑的手裡的牌撒了一桌子推着鴛鴦叫快撕他的嘴平兒依言放下錢也笑了一回方回來至院門前遇見賈璉問他太太在那裡呢老爺叫我請過去呢平兒忙笑道在老太太跟前站了這半日還沒動呢趁早兒丟開手罷老太太生了半日氣這會子虧二

奶奶湊了半日的趣兒纔略好了些賈璉道我過去只說討老太太示下十四往賴大家去不去好預備轎子又請了太太又湊了趣兒豈不好呢平兒笑道依我說你竟別過去罷合家子連太太寶玉都有了不是這會子你又填限去了賈璉道已經完了難道還找補不成况且與我又無干二則老爺親自吩咐我請太太去這會子我打發了人去倘或知道了正沒好氣呢指着這個拿我出氣罷說着就走平兒見他說的有理也就跟了賈璉過來到了堂屋裡便把腳步放輕了往裡間探頭只見邢夫人站在那裡鳳姐兒眼尖先瞧見了便使眼色兒不命他進來又使眼色與邢夫人邢夫人不便就走只得倒了一碗茶

來放在賈母跟前賈母一回身賈璉不防便沒躲過賈母便問外頭是誰倒像個小子一伸頭的是的鳳姐兒忙起身說我也恍惚看見有一個人影兒一面說一面起身出來賈璉忙進去陪笑道打聽老太太十四可出門好預備轎子賈母道既這麼樣怎麼不進來又做神做鬼的賈璉陪笑道見老太太頑牌不敢驚動不過叫媳婦出來問問賈母道就忙到這一時等他家去你問他多少問不得那一遭兒你這麼小心來這又不知是來做耳報神的也不知是來做探子的鬼鬼祟祟倒唬我一跳什麼好下流種子你媳婦和我頑牌呢還有半日的空兒你家去再和那趙二家的商量治你媳婦去罷說着眾人都笑了鴛

鴦笑道鮑二家的老祖宗又拉上趙二家的去賈母也笑道可不我那裡記得什麽抱着背着的提起這些事來不由我不生氣我進了這門子做重孫媳婦起到如今我也有個重孫子媳婦了連頭帶尾五十四年憑着大驚大險千奇百怪的事也經了些從沒經過這些事還不離了我這裡呢賈璉一聲兒不敢說忙退出來平兒在窻外站着悄悄的笑道我說你不聽倒底碰在網裡了正說着只見邢夫人也出來賈璉道都是老爺鬧的如今都擱在我和太太身上邢夫人道我把你這沒孝心的種子人家還替老子死呢白說了幾句你就抱怨天抱怨地了你還不好好的呢這幾日生氣仔細他搥你賈璉道太太快過

去罷叫我來請了好半日了說著送他母親出來過那邊去邢夫人將方纔的話只略說了幾句賈赦無法又且含愧自此便告了病且不敢見賈母只打發邢夫人及賈璉每日過去請安只得又各處遣人購求尋覔終久費了五百兩銀子買了一個十七歲女孩子來名喚嫣紅收在屋裡不在話下這裡鬬了半日牌吃晚飯纔罷此一二日間無話轉眼到了十四黑早賴大的媳婦又進來請賈母高興便帶了王夫人薛姨媽及寶玉姐妹等至賴大花園中坐了半日那花園雖不及大觀園却也十分齊整寬濶泉石林木樓臺亭軒也有好幾處動人的外面大廳上薛蟠賈珍賈璉賈蓉並幾個近族的都來了那賴大家內

也請了幾個現任的官長並幾個大家子弟作陪因其中有個柳湘蓮薛蟠自上次會過一次已念念不忘又打聽他最喜串戲且都串的是生旦風月戲文不免錯會了意悞認他做了風月子弟正要與他相交恨沒有個引進這一天可巧遇見樂得無可不可且賈珍等也慕他的名酒蓋住了臉就求他串了兩齣戲下来移席和他一處坐着問長問短說東說西那柳湘蓮原係世家子弟讀書不成父母早喪素性爽俠不拘細事酷好耍鎗舞劍賭博吃酒以至眠花臥柳吹笛彈箏無所不為因他年紀又輕生得又美不知他身分的人都悞認作優伶一類那賴大之子賴尚榮與他素昔交好故今兒請來做陪不想酒後

別人猶可獨薛蟠又犯了舊病心中早已不快得便意欲走開完事無奈賴尚榮又說方纔寶二爺又囑咐我纔一進門雖見了只是人多不好說話叫我囑咐你散的時候別走他還有話說呢你既一定要去等我叫出他來你兩個見了再走與我無干說着便命小厮們到裡頭找一個老婆子悄悄告訴請出寶二爺來那小厮去了沒一盞茶時候果見寶玉出來了賴尚榮向寶玉笑道好叔叔把他交給你我張羅人去了說着已經去了寶玉便拉了柳湘蓮到廳側書房坐下問他這幾日可到秦鐘的墳上去了湘蓮道怎麼不去前兒我們幾個放鷹去離他墳上還有二里我想今年夏天雨水勤恐怕他墳上站不住我

背着衆人走到那裡去瞧了一瞧又動了一點子回家來就便弄了幾百錢第三日一早出去僱了兩個人收什好了寶玉說怪道呢上月我們大觀園的池子裡頭結了蓮蓬我摘了十個叫焙茗出去到墳上供他去回來我也問他可被雨冲壞了沒有他說不但沒冲更比上回新了些我想著必是這幾個朋友新收拾了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裡一點兒做不得主行動就有人知道不是這個攔就是那個勸的能說不能行雖然有錢又不由我使柳湘蓮道這個事也用不著你操心外頭有我你只心裡有了就是了眼前十月初一日我已經打點下上墳的花消你知道我一貧如洗家裡是沒的積聚的縱有幾個錢來隨手就光的不如趁空兒留下這一分省的到了跟前扎煞手寶玉道我也正爲這個要打發焙茗找你你又不大在家知道你天天萍蹤浪跡沒個一定的去處柳湘蓮道你也不用找我這個事也不過各盡其道眼前我還要出門去走走外頭遊逛三年五載再回來寶玉聽了忙問這是爲何柳湘蓮冷笑道我的心事等到跟前你自然知道我如今要別過了寶玉道好容易會着晚上同散豈不好湘蓮道你那令姨表兄還是那樣再坐着未免有事不如我迴避了倒好寶玉想一想說道既是這麼樣倒是迴避他爲是只是你要果真遠行必須先告訴我一聲千萬別悄悄的去了說着便滴下淚來柳湘蓮說道自然

要薛你去你只別和別人說就是了說着就跕起來要走又道你就進去罷不必送我一面說一面出了書房剛至大門前早遇見薛蟠在那裡亂叫誰放了小柳兒走了柳湘蓮聽了火星亂迸恨不得一拳打死復思酒後揮拳又碍着賴尚榮的臉面只得忍了又忍薛蟠忽見他走出來如得了珍寶忙趔趄著走上去一把拉住笑道我的兄弟你往那裡去了湘蓮道走走就來薛蟠笑道你一去都沒了興頭了好歹坐一坐就算疼我了憑你什麼要緊的事交給哥哥只別忙你有這個哥哥你要做官發財都容易湘蓮見他如此不堪心中又恨又惱早生一計拉他到避凈處笑道你真心和我好還是假心和我好呢薛蟠

聽見這話喜得心癢難撓乜斜着眼笑道好兄弟你怎麼問起我這樣話來我要是假心立刻死在眼前湘蓮道既如此這裡不便等坐一坐我先走你隨後出來跟到我下處偺們索性喝一夜酒我那裡還有兩個絕好的孩子從沒出門的你可連一個跟的人也不用帶到了那裡伏侍人都是現成的薛蟠聽如此說喜的酒醒了一半說果然如此湘蓮笑道如何人拿真心待你你到不信了薛蟠忙笑道我又不是獃子怎麼有個不信的呢既如此我又不認得你先去了我在那裡找你湘蓮道我這下處在北門外頭你可捨得家城外住一夜去薛蟠道有了你我還要家做什麼湘蓮道既如此我在北門外頭橋上等你

偺們席上且吃酒去你看我走了之後你再走他們就不留神了薛蟠聽了連忙答應道是二人復又入席飲了一回那薛蟠難熬已拿眼看湘蓮心內越想越樂左一壺右一壺並不用人讓自己就吃了又吃不覺酒有八九分了湘蓮就起身出來瞅人不防出至門外命小厮杏奴先家去罷我到城外就來說畢已跨馬直出北門橋上等候薛蟠一頓飯的工夫只見薛蟠騎著一匹馬遠遠的趕了來張着嘴瞪着眼頭似撥浪鼓一般不住左右亂瞧及至從湘蓮馬前過去只顧往遠處瞧不曾留心近處湘蓮又笑又恨他便也撒馬隨後跟來薛蟠往前看時漸漸人烟稀少便又圈馬回來再不想一回頭見了湘蓮如獲奇

珍忙笑道我說你是個再不失信的湘蓮笑道快往前走仔細人看見跟了來就不好了說着先就撒馬前去薛蟠也就緊緊跟來湘蓮見前面人烟已稀且有一帶葦塘便下馬將馬拴在樹上向薛蟠笑道你下來偺們先設個誓日後要變了心告訴別人的就應誓薛蟠笑道這話有禮連忙下馬也拴在樹上便跪下說道我要日久變心告訴人去的天誅地滅一言未了只聽鏜的一聲背後好似鐵鎚砸下來只覺得一陣黑滿眼金星亂迸身不由己就倒在地下了湘蓮走上來瞧瞧知道他是個不慣捱打的只使了三分氣力向他臉上拍了幾下登時便開了菓子舖薛蟠先還要扎掙起身又被湘蓮用脚尖點了一點

仍舊跌倒口內說道原來是兩家情愿你不依只管好說爲什麼哄出我來打我一面說一面亂罵湘蓮道我把你這瞎了眼的你認認柳大爺是誰你不說哀求你還傷我我打死你也無益只給你個利害罷說着便取了馬鞭過來從背後至脛打了三四十下薛蟠的酒早已醒了大半不覺得疼痛難禁由不的噯喲一聲湘蓮冷笑道也只如此我只當你是不怕打的一面說一面又把薛蟠的左腿拉起來向葦中濘泥處拉了幾步滚的滿身泥水又問道你可認得我了薛蟠不應只伏着哼哼湘蓮又擲下鞭子用拳頭向他身上擂了幾下薛蟠便亂滚亂叫說肋條折了我知道你是正經人因爲我錯聽了傍人的話了

湘蓮道不用拉傍人你只說現在的薛蟠道現在也沒什麼說的不過你是個正經人我錯了湘蓮道還要說軟些纔饒你薛蟠哼哼的道好兄弟湘蓮便又一拳薛蟠噯了一聲道好哥哥湘蓮又連兩拳薛蟠忙噯喲叫道好老爺饒了我這沒眼睛的瞎子罷從今已後我敬你怕你了湘蓮道你把那水喝兩口薛蟠一面聽了一面皺眉道這水實在腌臢怎麼喝的下去湘蓮舉拳就打薛蟠忙道我喝我喝說着只得俯頭向葦根下喝了一口猶未嚥下去只聽哇的一聲把方纔吃的東西都吐了出來湘蓮道好骯臢東西你快吃完了饒你薛蟠聽了叩頭不迭說好歹積陰功饒我罷這至死不能吃的湘蓮道這麼氣息倒

熏壞了我說著丟下薛蟠便牽馬認鐙去了這裡薛蟠見他已去方放下心來後悔自已不該誤認了人待要扎掙起來無奈遍體疼痛難禁誰知賈珍等席上忽不見了他兩個各處尋找不見有人說恍惚出北門去了薛蟠的小厮素日是懼他的他吩咐了不許跟去誰敢找去後來還是賈珍不放心命賈蓉帶着小厮們尋蹤問跡的直找出北門下橋二里多路忽見葦坑傍邊薛蟠的馬拴在那裡衆人都道好了有馬必有人一齊來至馬前只聽葦中有人呻吟大家忙走來一看只見薛蟠的衣衫零碎面目腫破沒頭沒臉遍身內外滾的似個泥母猪一般賈蓉心內已猜著八九了忙下馬命人攙了起來笑道薛大叔

天天調情今日調到葦子坑裡坑裡必定是龍王爺也愛上你風流要你招駙馬去你就碰到龍犄角上了薛蟠羞的沒地縫兒鑽進去那裡爬的上馬去賈蓉命人赶到關廂里僱了一乘小轎子薛蟠坐了一齊進城賈蓉還要抬往賴家去赴席薛蟠百般苦告央及他不用告訴人賈蓉方依允了讓他各自回家賈蓉仍往賴家回覆賈珍並方纔的形景賈珍也知湘蓮所打也笑道他須得吃個虧纔好至晚散了便來問候薛蟠自在卧房將養推病不見賈母等回來各自歸家時薛姨媽與寶釵見香菱哭的眼睛腫了問起原故忙來瞧薛蟠時臉上身上雖見傷痕並未傷筋動骨薛姨媽又是心疼又是發恨罵一回薛蟠

又罵一回湘蓮意欲告訴王夫人遣人尋拿湘蓮寶釵忙勸道這不是什麼大事不過他們一處吃酒酒後反臉常情誰醉了多挨幾下子打也是有的況且偺們家的無法無天的人也是人所共知的媽媽不過是心疼的原故要出氣也容易等三五天哥哥好了出得去的時候那邊珍大爺璉二爺這干人也未必白丟開手自然備個東道叫了那個人來當着衆人替哥哥賠不是認罪就是了如今媽媽先當件大事告訴衆人倒顯的媽媽偏心溺愛縱容他生事招人今兒偶然吃了一次虧媽媽就這樣興師動衆倚着親戚之勢欺壓常人薛姨媽聽了道我的兒到底是你想的到我一時氣糊塗了寶釵笑道這纔好呢

他又不怕媽媽又不聽人勸一天縱似一天吃過兩三個虧他也罷了薛蟠睡在炕上痛罵湘蓮又命小廝去拆他的房子打死他和他打官司薛姨媽喝住小廝們只說湘蓮一時酒後放肆如今酒醒後悔不及懼罪逃走了薛蟠聽見如此說了要知端底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七回終

紅樓夢第四十八回

濫情人情誤思游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話說薛蟠聽見如此說了氣方漸平三五日後疼痛雖愈傷痕未平只粧病在家愧見親友展眼已到十月因有各舖面夥計內有算年賬要回家的少不得家裡治酒餞行內有一個張德輝自幼在薛蟠當舖內攬總家內也有了二三千金的過活今歲也要回家明春方來因說起今年紙劄香料短少明年必是貴的明年先打發大小兒上來當舖裡照管赶端陽前我順路就販些紙劄香扇來賣除去關稅花消稍亦可以剩得幾倍利息薛蟠聽了心下忖度如今我捱了打正難見人想着要躲避

一年半載又沒處去躲天天粧病也不是常法况且我長了這麼大文不文武不武雖說做買賣究竟戥子算盤從沒拿過地土風俗遠近道路又不知道不如也打點幾個本錢和張德輝逛一年來賺錢也罷不賺錢也罷且躲躲羞去二則逛逛山水也是好的心內主意已定至酒席散後便和氣平心與張德輝說知命他等一二日一同前往晚間薛蟠告訴他母親薛姨媽聽了雖是喜歡但又恐他在外生事花了本錢倒是末事因此不叫他去只說你好歹跟着我我還放心些况且也不用這個買賣等不着這幾百銀子使薛蟠主意已定那裡肯依只說天天又說我不知世務這個也不知那個也不學如今我發狠

把那些沒要緊的都斷了如今要成人立事學習買賣又不准
我了叫我怎麽樣呢我又不是個丫頭把我關在家裡何日是
個了手兒且那張德輝又是個有年紀的伙計和他是世家我
問他怎麽得有錯我就有一時半刻不好的去處他自然說我
勸我就是東西貴賤行情他是知道的自然色色問他何等順
利倒不叫我去過兩日我不告訴家裡私自打點了走明年發
了財回來纔知道我呢說畢賭氣睡覺去了薛姨媽聽他如此
說因和寶釵商議寶釵笑道哥哥果然要經歷正事倒也罷了
只是他在家裡說着好聽到了外頭舊病復發難拘束他了但
也愁不得許多他若是真改了是他一生的福若不改媽媽也

不能又有别的法子一半盡人力一半聽天罷了這麽大人了
若只管怕他不知世路出不得門幹不得事今年關在家裡明
年還是這個樣兒他既說的名正言順媽媽就打諒着丢了一
千八百銀子竟交與他試一試橫竪有夥計幫著他也未必好
思意哄騙他的二則他出去了左右沒了助興的人又沒有倚
仗的人到了外頭誰還怕誰有了的吃沒了的餓著舉眼無靠
他見了這樣只怕比在家裡省了事也未可知薛姨媽聽了思
忖半晌道倒是你說的是花兩個錢叫他學些乖來也值商議
已定一宿無話至次日薛姨媽命人請了張德輝來在書房中
命薛蟠欵待酒飯自已在後廊下隔着窗子千言萬語囑托張

德輝照管張德輝滿口應承吃過飯告辭又囘說十四日是上好出行日期大世兄即刻打點行李僱下騾子十四日一早就長行了薛蟠喜之不盡將此話告訴了薛姨媽薛姨媽和寳釵香菱並兩個年老的嬤嬤連日打點行裝派下薛蟠之奶公老蒼頭一名當年諳事舊僕二名外有薛蟠隨身常使小廝二名主僕一共六人僱了三輛大車單拉行李使物又僱了四個長行騾子薛蟠自騎一匹家內養的鐵青大走騾外備一匹坐馬諸事完畢薛姨媽寳釵等連夜勸戒之言自不必備說至十三日薛蟠先去辭了他母舅然後過來辭了賈宅諸人賈珍等未免又有餞行之說也不必細述至十四日一早薛姨媽寳

釵等直同薛蟠出了儀門母女兩個四隻眼看他去了方囘來薛姨媽上京帶來的家人不過四五房並兩三個老嬤嬤小丫頭今跟了薛蟠一去外面只剩了一兩個男子因此薛姨媽即日到書房將一應陳設玩器並簾幔等物盡行搬進來收貯命兩個跟去的男子之妻一並也進來睡覺又命香菱將他屋裡也收拾嚴緊將門鎖了晚上和我去睡寳釵道媽媽既有這些人作伴不如叫菱姐姐和我作伴去我們園裡又空夜長了我每夜做活越多一個人豈不越好薛姨媽笑道正是我忘了原該叫他和你去纔是我前日還你同哥哥說文杏又小到三不着兩的鶯兒一個人不彀伏侍的還要買一個丫頭來你使寳

釵道買的不知底裡倘或走了眼花了錢事小沒的淘氣倒是
慢慢打聽着有知道來歷的眞個還罷了一面說一面命香菱
收拾了衾褥妝奩命一個老嬤嬤並臻兒送至蘅蕪苑去然後
寶釵和香菱纔同回園中來香菱向寶釵道我原要和太太說
的等大爺去了我和姑娘做伴去我又恐怕太太多心說我貪
着園裡來頑誰知你竟說了寶釵笑道我知道你心裡羨慕這
園子不是一日兩日的了只是沒有個空兒每日來一趟慌慌
張張的也沒趣兒所以趁着機會越發住上一年我也多個做
伴的你也遂了你的心香菱笑道好姑娘趁著這個功夫你教
給我做詩罷寶釵笑道我說你得隴望蜀呢我勸你且緩一緩

今兒頭一日進來先出園東角門從老太太起各處各人你都
瞧瞧問候一聲兒也不必特意告訴他們搬進園來若有提起
因由兒的你只帶口說我帶了你進來做伴兒就完了回來進
了園再到各姑娘房裡走走香菱應着纔要走時只見平兒忙
忙的走來香菱忙問了好平兒只得陪笑相問寶釵因向平兒
笑道我今兒把他帶了來做伴兒正要回你奶奶一聲兒平兒
笑道姑娘說的是那裡的話我竟沒話答言了寶釵道這纔是
正理店房有個主人廟裡有個住持雖不是大事到底告訴一
聲就是園裡坐更上夜的人知道添了他兩個也好關門候戶
的了你回去就告訴一聲罷我不打發人說去了平兒答應着

因又向香菱道你既來了也不拜拜街房去嗎寶釵笑道我正
叫他去呢平兒道你且不必往我們家去二爺病了在家裡呢
香菱答應著去了先從賈母處來不在話下且說平兒見香菱
去了就拉寶釵悄悄說道姑娘可聽見我們的新文沒有寶釵
道我沒聽見新文因連日打發我哥哥出門所以你們這裡的
事一槩不知道連姐妹們這兩天沒見平兒笑道老爺把二爺
打的動不得難道姑娘就沒聽見嗎寶釵道早起恍惚聽見了
一句也信不真我也正要瞧你奶奶去呢不想你來又是爲了
什麼打他平兒咬牙罵道都是那什麼賈雨村半路途中那裡
來的餓不死的野雜種認了不到十年生了多少事出來今年

春天老爺不知在那個地方看見幾把舊扇子回家來看家裡
所有收着的這些好扇子都不中用了立刻叫人各處搜求誰
知就有個不知死的寃家混號兒叫做石頭獃子窮的連飯也
沒的吃偏偏他家就有二十把舊扇子死也不肯拿出大門來
二爺好容易煩了多少情見了這個人說之再三他把二爺請
了到他家裡坐著拿出這扇子來略瞧了一瞧據二爺說原是
不能再得的全是湘妃椶竹麋鹿玉竹的皆是古人寫畫真跡
回來告訴了老爺便叫買他的要多少銀子給他多少偏那石
獃子說我餓死凍死一千兩銀子一把我也不賣老爺沒法了
天天罵二爺沒能爲已經許他五百銀子先兌銀子後拿扇子

他只是不賣只說要扇子先要我的命姑娘想想這有什麼法子誰知那雨村沒天理的聽見了便設了法子訛他拖欠官銀拿他到了衙門裡去說所欠官銀變賣家產賠補把這扇子抄了來做了官價送了來那石獃子如今不知是死是活老爺問着二爺說人家怎麼弄了來了二爺只說了一句爲這點子小事弄的人家傾家敗産也不算什麼能爲老爺聽了就生了氣說二爺拿話堵老爺呢這是第一件大的過了幾日還有幾件小的我也記不清所以都凑在一處就打起來了也沒拉倒用板子棍子就站着不知他拿什麼東西打了一頓臉上打破了兩處我們聽見姨太太這裡有一種藥上棒瘡的姑娘尋一丸

給我呢寶釵聽了忙命鶯兒去找了兩丸來與平兒寶釵道既這樣你去替我問候罷我就不去了平兒向寶釵答應着去了不在話下且說香菱見了衆人之後吃過晚飯寶釵等都往賈母處去了自已便往瀟湘舘中來此時黛玉已好了大半了見香菱也進園來住自是喜歡香菱因笑道我這一進來了也得空兒好歹教給我做詩就是我的造化了黛玉笑道既要學做詩你就拜我爲師我雖不通大略也還教的起你香菱笑道果然這樣我就拜你爲師你可不許膩煩的黛玉道什麼難事也得値去學不過是起承轉合當中承轉是兩付對子平聲的對仄聲虛的對實的實的對虛的若是果有了奇句連平仄虛實

不對都使得的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弄本舊詩偷空兒看一兩首又有對的極工的又有不對的又聽見說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詩上亦有順的亦有二四六的上錯了所以天天疑惑如今聽你一說原來這些規矩竟是沒事的只要詞句新奇爲上黛玉道正是這個道理詞句究竟還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緊若意趣真了連詞句不用修飾自是好的這叫做不以詞害意香菱道我只愛陸放翁的重簾不捲留香久古硯微凹聚墨多說的真切有趣黛玉道斷不可看這樣的詩你們因不知詩所以見了這淺近的就愛一入了這個格局再學不出來的你只聽我說你若真心要學我這裡有王摩詰全集你

且把他的五言律一百首細心揣摩透熟了然後再讀一百二十首老杜的七言律次之再李青蓮的七言絕句讀一二百首肚子裡先有了這三個人做了底子然後再把陶淵明應劉謝阮庾鮑等人的一看你又是這樣一個極聰明伶俐的人不用一年工夫不愁不是詩翁了香菱聽了笑道既這樣好姑娘你就把這書給我拿出來我帶回去夜裡念幾首也是好的黛玉聽說便命紫鵑將王右丞的五言律拿來遞與香菱道你只看有紅圈的都是我選的有一首念一首不明白的問你姑娘或者遇見我我講與你就是了香菱拿了詩回至蘅蕪苑中諸事不管只向燈下一首一首的讀起來寶釵連催他數次睡覺他

也不睡寶釵見他這般苦心只得隨他去了一日黛玉方梳洗完了只見香菱笑吟吟的送了書來又要換杜律黛玉笑道共記得多少首香菱笑道凡紅圈選的我盡讀了黛玉道可領畧了些沒有香菱笑道我倒領畧了些只不知是不是說給你聽聽黛玉笑道正要講究討論方能長進你且說來我聽聽香菱笑道據我看來詩的好處有口裡說不出來的意思想去却是必真的又似乎無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黛玉笑道這話有了些意思但不知你從何處見得香菱笑道我看他塞上一首內一聯云大漠孤烟直長河落日圓想來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圓的這直字似無理圓字似太俗合上書一想倒像是見了

這景的要說再找兩個字換這兩個竟再找不出兩個字來再還有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這白青兩個字也似無理想來必得這兩個字纔形容的盡念在嘴裡到像有幾千觔重的一個橄欖還有渡頭餘落日墟裡上孤烟這餘字合上字難為他怎麽想來我們那年上京來那日下晚便挽住船岸上又沒有人只有幾棵樹遠遠的幾家人家作晚飯那個烟竟是青碧連雲誰知我昨兒晚上看了這兩句倒像我又到了那個地方去了正說着寶玉和探春來了都入坐聽他講詩寶玉笑道旣是這樣也不用看詩會心處不在遠聽你說了這兩句可知三昧你已得了黛玉笑道你說他這上孤烟好你還不知他這

一句還是套了前人的來我給你這一句瞧瞧更比這個淡而
現成說着便把陶淵明的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翻了出來
遞給香菱香菱瞧了點頭嘆賞笑道原來上字是從依依兩個
字上化出來的寶玉大笑道你已得了不用再講要再講倒學
離了你就做起來了必是好的探春笑道明兒我補一個柬來
請你入社香菱道姑娘何苦打趣我我不過是心裏羨慕纔學
這個頑罷了探春黛玉都笑道誰不是頑難道我們是認真做
詩呢要說我們真成了詩出了這園子把人的牙還笑掉了呢
寶玉道這也算自暴自棄了前兒我在外頭和相公們商畫兒
他們聽見偺們起詩社我求把稿子給他們瞧瞧我就寫了幾

首給他們看看誰不是真心嘆服他們抄了刻去了探春黛玉
忙問道這是真話麼寶玉笑道說謊的是那架上鸚哥黛玉探
春聽說都道你真真胡鬧且別說那不成詩便成詩我們的筆
墨也不該傳到外頭去寶玉道這怕什麼古來閨閣中筆墨不
要傳出去如今也沒人知道呢說著只見惜春打發了入畫來
請寶玉寶玉方聽了香菱又逼着換出杜律又央黛玉探春二
人出個題目讓我謅去謅了來替我改正黛玉道昨夜的月最
好我正要謅一首未謅成你就做一首來十四寒的韻由你愛
用那幾個字去香菱聽了喜的拿着詩回來又苦思一回做兩
句詩又捨不得杜詩又讀兩首如此茶飯無心坐臥不定寶釵

道何苦自尋煩惱都是顰兒引的你我和他算賬去你本來獃頭獃腦的再添上這個越發弄成個獃子了香菱笑道好姑娘別混我一面說一面做了一首先給寶釵看了笑道這個不好不是這個做法你別害臊只管拿了給他瞧去看是他怎麽說香菱聽了便拿了詩找黛玉黛玉看時只見寫道是

月桂中天夜色寒　清光皎皎影團團
詩人助興常思玩　野客添愁不忍觀
翡翠樓邊懸玉鏡　珍珠簾外掛冰盤
良宵何用燒銀燭　晴彩輝煌映畫欄

黛玉笑道意思却有只是措詞不雅皆因你看的詩少被他縛

住了把這首詩丟開再做一首只管放開膽子去做香菱聽了默默的回來越發連房也不進去只在池邊樹下或坐在山石上出神或蹲在地下摳地來往的人都詫異李紈寶釵探春寶玉等聽得此言都遠遠的站在山坡上瞧着他笑只見他皺一回眉又自己含笑一回寶釵笑道這個人定是瘋了昨夜嘟嘟噥噥直鬧到五更纔睡下没一頓飯的工夫天就亮了我就聽見他起來了忙忙碌碌梳了頭就找顰兒去一回來了獃了一天做了一首又不好自然這會子另做呢寶玉笑道這正是地靈人傑老天生人再不虛賦情性的我們成日嘆說可惜他這麼個人竟俗了誰知到底有今日可見天地至公寶釵聽了笑

道你能勾像他這苦心就好了學什麽有個不成的嗎寶玉不答只見香菱興興頭頭的又往黛玉那邊來了探春笑道咱們跟了去看他有些意思沒有說着一齊都往瀟湘館來只見黛玉正拿著詩和他講究呢衆人因問黛玉做的如何黛玉道自然算難爲他了只是還不好這一首過於穿鑿了還得另做衆人因要詩看時只見做道是

非銀非水映窻寒　試看晴空護玉盤
淡淡梅花香欲染　絲絲柳帶露初乾
只疑殘粉塗金砌　恍若輕霜抹玉欄
夢醒西樓人跡絕　餘容猶可隔簾看

寶釵笑道不像吟月了月字底下添一個色字倒還使得你看句句倒像是月色也罷了原是詩從胡說來再遲幾天就好了香菱自爲這首詩妙絕聽如此說自己又掃了興不肯丟開手便要思索起來因見他姐妹們說笑便自己走至堦下竹前挖心搜胆的耳不傍聽目不別視一時探春隔窻笑說道菱姑娘你閒閒罷香菱怔怔答道閒字是十五刪的錯了韻了衆人聽了不覺大笑起來寶釵道可真詩魔了都是顰兒引的他黛玉笑道聖人說誨人不倦他又來問我我豈有不說的理李紈笑道咱們拉了他往四姑娘屋裡去引他瞧瞧畫兒叫他醒一醒纔好說着眞個出來拉他過藕香榭至暖香塢中惜春正乏倦

在床上歪著睡午覺畫綃立在壁間用紗罩着衆人喚醒了惜春揭紗看時十停方有了三停見畫上有幾個美人因指香菱道凡會做詩的都畫在上頭你快學罷說着頑笑了一回各自散去香菱滿心中正是想詩至晚間對燈出了一回神至三更巳後上床躺下兩眼睜睜直到五更方纔朦朧睡着了一時天亮寶釵醒了聽了一聽他安穩睡了心下想他翻騰了一夜不知可做成了這會子丟了且別叫他正想著只見香菱從夢中笑道可是有了難道這一首還不好嗎寶釵聽了又是可嘆又是可笑連忙叫醒了他問他得了什麼他這誠心都通了仙了學不成詩弄出病來呢一面說一面梳洗了和姐妹往賈母處

來原來香菱苦志學詩精血誠聚日間不能做出忽于夢中得了八句梳洗巳畢便忙寫出來到沁芳亭只見李紈與衆姐妹方從王夫人處回來寶釵正告訴他們說他夢中做詩說夢話衆人正笑擡頭見他來了就都爭着要詩看要知端底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八回終

紅樓夢第四十九回

瑠璃世界白雪紅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話說香菱見衆人正說笑他便迎上去笑道你們看這首詩要使得我就還學要還不好我就死了這做詩的心了說着把詩遞與黛玉及衆人看時只見寫道是

精華欲掩料應難　影自娟娟魄自寒
一片砧敲千里白　半輪雞唱五更殘
綠蓑江上秋聞笛　紅袖樓頭夜倚欄
博得嫦娥應自問　何緣不使永團圓

衆人看了笑道這首不但好而且新巧有意趣可知俗語說天

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社裡一定請你了香菱聽了心下不信料着是他們哄自己的話還只管問黛玉寶釵等正說之間只見幾個小丫頭幷老婆子忙忙的走來都笑道來了好些姑娘奶奶們我們都不認得奶奶姑娘們快認親去李紈笑道這是那裡的話你到底說明白了是誰的親戚那婆子丫頭都笑道奶奶的兩位妹子都來了還有一位姑娘說是薛大姑娘的妹子還有一位爺說是薛大爺的兄弟我這會子請姨太太去呢奶奶和姑娘們先上去罷說着一逕去了寶釵笑道我們薛蝌和他妹子來了不成李紈笑道或者我嬸娘又上京來了怎麼他們都湊在一處這可是奇事大家來至王夫人上房只見烏

歷歷的一地又有邢夫人的嫂子帶了女兒岫烟進京來投邢夫人的可巧鳳姐之兄王仁也正進京兩親家一處搭帮來了走至半路泊船時遇見李紈寡嬸帶著兩個女兒長名李紋次名李綺也上京大家叙起來又是親戚因此三家一路同行後有薛蟠之從弟薛蝌因當年父親在京時已將胞妹薛寶琴許配都中梅翰林之子爲妻正欲進京聘嫁聞得王仁進京他也隨後帶了妹子赶來所以今日會齊了來訪投各人親戚於是大家見禮叙過賈母王夫人都歡喜非常賈母因笑道怪道昨日晚上燈花爆了又爆結了又結原來應到今日一面叙些家常收了帶來的禮物一面命留酒飯鳳姐兒自不必說忙上加

忙李紈寶釵自然和嬸母姊妹叙離别之情黛玉見了先是歡喜後想起衆人皆有親眷獨自己孤單無倚不免又去垂淚寶玉深知其情十分勸慰了一番方罷然後寶玉忙忙來至怡紅院中向襲人麝月晴雯笑道你們還不快着看去誰知寶姐姐的親哥哥是那個樣子他這叔伯兄弟形容舉止另是個樣子倒像是寶姐姐的同胞兄弟是的更奇在你們成日家只說寶姐姐是絕色的人物你們如今瞧見他這妹子還有大嫂子的兩個妹子我竟形容不出來了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華靈秀生出這些人上之人來可知我井底之蛙成日家只說現在的這幾個人是有一無二的誰知不必遠尋就是本地風光一個

賽似一個如今我又長了一層學問了除了這幾個難道還有幾個不成一面說一面自笑襲人見他又有些魔意便不肯去瞧晴雯等早去瞧了一遍回來帶笑向襲人說道你快瞧瞧去大太太一個姪女兒寶姑娘一個妹妹大奶奶兩個妹妹倒像一把子四根水葱兒一語未了只見探春也笑著進來找寶玉因說咱們詩社可興旺了寶玉笑道正是呢這是一高興起詩社鬼使神差來了這些人但只一件不知他們可學過做詩不曾探春道我纔都問了問雖是他們自謙看其光景沒有不會的便是不會也沒難處你看香菱就知道了晴雯笑道他們裡頭薛大姑娘的妹妹更好三姑娘看著怎麼樣探春道果然的

據我看來連他姐姐並這些人總不及他襲人聽了又是詫異又笑道這也奇了還從那裡再尋好的去呢我倒要瞧瞧去探春道老太太一見了喜歡的無可不可的已經逼著偺們太太認了乾女孩兒了老太太要養活纔剛已經定了寶玉喜的忙問這話果然麼探春道我幾時撒過謊又笑道老太太有了這個好孫女兒就忘了你這孫子了寶玉笑道這倒不妨原該多疼女孩兒些是正理明兒十六偺們可該起社了探春道林丫頭剛起來了二姐姐又病了終是七上八下的寶玉道二姐姐又不大做詩沒有他又何妨探春道索性等幾天等他們新來的混熟了偺們邀上他們豈不好這會子大嫂子寶姐姐心裡

自然沒有詩興的况且湘雲沒來顰兒纔好了人都不合式不如等著雲丫頭來了這幾個新的也熟了顰兒也大好了大嫂子和寶姐姐心也閑了香菱詩也長進了如此邀一滿社豈不好偺們兩個如今且往老太太那裡去聽聽除寶姐姐的妹妹不算外他一定是在偺們家住定了的倘或那三個要不在偺們這裡住偺們央告著老太太留下他們也在園子裡住了偺們豈不多添幾個人越發有趣了寶玉聽了喜的眉開眼笑忙說道倒是你明白我終久是個糊塗心腸空喜歡了一會子却想不到這上頭說著兄妹兩個一齊往賈母處來果然王夫人已認了薛寶琴做乾女兒賈母喜歡非常不命往園中住晚上

跟着賈母一處安寢薛蝌自向薛蟠書房中住下了賈母和邢夫人說你姪女兒也不必家去了園裡住幾天逛逛再去邢夫人兄嫂家中原艱難這一上京原仗的是邢夫人與他們治房舍帮盤纏聽如此說豈不願意邢夫人便將邢岫烟交與鳳姐兒鳳姐兒算著園中姊妹多性情不一且又不便另設一處莫若送到迎春一處去倘日後邢岫烟有些不遂意的事縱然邢夫人知道了與自己無干從此後若邢岫烟家去住的日期不算若在大觀園住到一個月上鳳姐兒亦照迎春分例送一分與岫烟鳳姐兒冷眼敁敠岫烟心性行為竟不像邢夫人及他的父母一樣却是個極溫厚可疼的人因此鳳姐兒反憐他家

貧命苦比別的姊妹多疼他些邢夫人倒不大理論了賈母王夫人等因素喜李紈賢惠且年輕守節令人敬服今見他寡嬸來了便不肯叫他外頭去住那嬸母雖十分不肯無奈賈母執意不從只得帶著李紈李綺在稻香村住下了當下安揷既定誰知忠靖侯史鼎又遷委了外省大員不日要帶家眷去上任賈母因捨不得湘雲便留下他了接到家中原要命鳳姐兒另設一處與他住史湘雲執意不肯只要和寶釵一處住因此也就罷了此時大觀園中比先又熱鬧了多少李紈為首餘者迎春探春惜春寶釵黛玉湘雲李紋李綺寶琴邢岫烟再添上鳳姐兒和寶玉一共十三人敘起年庚除李紈年紀最長鳳姐次

之餘者皆不過十五六七歲大半同年異月連他們自己也不能記清誰長誰幼並賈母王夫人及家中婆子丫頭也不能細細分清不過是姐妹兄弟四個字隨便亂叫如今香菱正滿心滿意只想做詩又不敢十分囉唣寶釵可巧來了個史湘雲那史湘雲極愛說話的那裡禁得香菱又請教他談詩越發高了興没晝没夜高談闊論起來寶釵因笑道我實在聒噪的受不得了一個女孩兒家只管拿着詩做正經事講起來叫有學問的人聽了反笑話說不守本分一個香菱没鬧清又添上你這個話口袋子滿口裡說的是什麼怎麼是杜工部之沉鬱韋蘇州之淡雅又怎麼是溫八叉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癡癡顛顛

那裡還像兩個女兒家呢說得香菱湘雲二人都笑起來正說着只見寶琴來了披着一領斗篷金翠輝煌不知何物寶釵忙問這是那裡的寶琴笑道因下雪珠兒老太太找了這一件給我的香菱上來瞧道怪道這麼好看原來是孔雀毛織的湘雲笑道那裡是孔雀毛就是野鴨子頭上的毛做的可見老太太疼你了這麼疼寶玉也沒給他穿寶釵笑道真是俗語說的各人有各人的緣法我也想不到他這會子來既來了又有老太太這麼疼他湘雲道你除了在老太太跟前就在園裡來這兩處只管頑笑吃喝到了太太屋裡若太太在屋裡只管和太太說笑多坐一回無妨若太太不在屋裡你別進去那屋裡人

多心壞都是耍偺們的說的寶釵寶琴香菱鶯兒等都笑了寶釵笑道說你沒心却有心雖然有心到底嘴太直了我們這琴兒今兒你竟認他做親妹妹罷湘雲又瞅了寶琴笑道這一件衣裳也只配他穿別人穿了實在不配正說着只見琥珀走來笑道老太太說了叫寶姑娘別管緊了琴姑娘他還小呢讓他愛怎麽著就由他怎麽着他要什麽東西只管要別多心寶釵忙起身答應了又推寶琴笑道你也不知是那裡來的這點福氣你倒去罷恐怕我們委屈了你我就不信我那些兒不如你說話之間寶玉黛玉進來了寶釵猶自嘲笑湘雲因笑道寶姐姐你這話雖是頑却有人真心是這樣想呢琥珀笑道真心惱

的再没别人就只是他口裡說手指着寶玉寶釵湘雲都笑道他倒不是這様人琥珀又笑道不是他就是他說着又指岱玉湘雲便不作聲寶釵笑道更不是了我的妹妹和他的妹妹一様他喜歡的比我還甚呢他那裡還惱你信雲兒混說他那嘴有什麽正經寶玉素昔深知黛玉有些小性兒尚不知近日黛玉和寶釵之事正恐賈母疼寶琴他心中不自在今見湘雲如此說了寶釵又如此答再審度黛玉聲色亦不似往日果然與寶釵之說相符心中甚是不解因想他兩個素日不是這樣的如今看来竟更比他人好了十倍一時又見林黛玉赶着寶琴叫妹妹並不提名道姓直似親姊妹一般那寶琴年輕心熱且

本性聰敏自幼讀書識字今在賈府住了兩日大槩人物已知又見衆姊妹都不是那輕薄脂粉且又和姐姐皆和氣故也不肯怠慢其中又見林黛玉是個出類拔萃的便更與黛玉親敬異常寶玉看着只是暗暗的納罕一時寶釵姊妹往薛姨媽房内去後湘雲往賈母處來林黛玉回房歇着寶玉便找了黛玉來笑道我雖看了西廂記也曾有明白的幾句說了取笑你還曾惱過如今想來竟有一句不解我念出来你講講我聽黛玉聽了便知有文章因笑道你念出来我聽聽寶玉笑道那鬧簡上有一句說的最好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這五個字不過是現成的典難爲他是幾時三個虚字問的有趣是幾時接了

你說說我聽聽黛玉聽了禁不住也笑起來因笑道這原問的好他也問的好你也問的好寶玉道先時你只疑我如今你也沒的說了黛玉笑道誰知他竟真是個好人我素日只當他藏奸因把說錯了酒令寶釵怎樣說他連送燕窩病中所談之事細細的告訴寶玉寶玉方知原故因笑道我說呢正納悶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原來是從小孩兒家口沒遮攔上就接了案了黛玉因又說起寶琴來想起自已沒有姊妹不免又哭了寶玉忙勸道這又自尋煩惱了你瞧瞧今年比舊年越發瘦了你還不保養每天好好的你必是自尋煩惱哭一會子纔算完了這一天的事黛玉拭淚道近來我只覺心酸眼淚却像比舊

年少了些的心裡只管酸痛眼淚却不多寶玉道這是你哭慣了心裡疑惑豈有眼淚會少的正說着只見他屋裡的小丫頭子送了猩猩氊斗篷來又說大奶奶纔打發人來說下了雪要商議明日請人做詩呢一語未了只見李紈的丫頭走來請黛玉寶玉便邀著黛玉同往稻香村來黛玉換上掐金挖雲紅香羊皮小靴罩了一件大紅羽縐面白狐狸皮的鶴氅繫一条青金閃綠雙環四合如意縧上罩了雪帽二人一齊踏雪行來只見眾姊妹都在那裡都是一色大紅猩猩氊與羽毛緞斗篷獨李紈穿一件多羅泥對襟褂子薛寶釵穿一件蓮青斗紋錦上添花洋線番羓絲的鶴氅邢岫煙仍是家常舊衣並沒避雨之

衣一時湘雲來了穿着賈母給他的一件貂鼠腦袋面子大毛
黑灰鼠裡子裡外發燒大褂子頭上帶著一頂挖雲鵝黃片金
裡子大紅猩猩毡昭君套又圍着大貂鼠風領黛玉先笑道你
們瞧瞧孫行者來了他一般的拿着雪褂子故意粧出個小騷
達子樣兒來湘雲笑道你們瞧我裡頭打扮的一面說一面脫
了褂子只見他裡頭穿著一件半新的靠色三廂領袖秋香色
盤金五色綉龍窄褃小袖掩衿銀鼠短襖裡面短短的一件水
紅粧緞狐肷褶子腰裡緊緊束着一条蝴蝶結子長穗五色宮
絛脚下也穿着鹿皮小靴越顯得蜂腰猿背鶴勢螂形衆人笑
道偏他只愛打扮成個小子的樣兒原比他打扮女兒更俏麗

了些湘雲笑道快商議做詩我聽聽是誰的東家李紈道我的
主意想來昨兒的正日已過了再等正日還早呢可巧又下
雪不如偺們大家湊個熱鬧又給他們接風又可以做詩你們
意思怎麼這寶玉先道這話狠是只是今兒晚了若到明兒晴
了又無趣衆人都道這雪未必晴縱晴了這一夜下的也彀賞
了李紈道我這裡雖然好又不如蘆雪庭好我已經打發人籠
地炕去了偺們大家擁爐做詩老太太想來未必高興况且偺
們小頑意兒單給鳳丫頭個信兒就是了你們每人一兩銀子
就彀了送到我這裡來指着香菱寶琴李紋李綺岫烟五個不
算外偺們裡頭二丫頭病了不算四丫頭告了假也不算你們

四分子送了來我包管五六兩銀子也儘彀了寶釵等一齊應諾因又擬題限韻李紈笑道我心裡早已定了等到了明日臨期橫豎知道說畢大家又說了一回閒話方往賈母處來當日無話到了次日清早寶玉因心裡惦記着這一夜沒好生得睡天亮了就爬起來掀起帳子一看雖然門窗尚掩只見窗上光輝奪目心內早躊躇起來埋怨定是晴了日光已出一面忙起來揭起窗屜從玻璃窗內往外一看原來不是日光竟是一夜的雪下的將有一尺厚天上仍是搓綿扯絮一般寶玉此時喜歡非常忙喚起人來盥漱已畢只穿一件茄色哆囉呢狐狸皮襖子罩一件海龍小鷹膀褂子束了腰披上玉針簑帶了金藤笠

登上沙棠屐忙忙的往蘆雪庭來出了院門四顧一望並無二色遠遠的是青松翠竹自己卻似裝在玻璃盆內一般於是走至山坡之下順着山腳剛轉過去已聞得一股寒香拂鼻回頭一看卻是妙玉那邊櫳翠菴中有十數枝紅梅如胭脂一般映著雪色分外顯得精神好不有趣寶玉便立住細細的賞玩了一回方走只見蜂腰板橋上一個人打着傘走來是李紈打發了請鳳姐兒去的人寶玉來至蘆雪庭只見丫頭婆子正在那裡掃雪開徑原來這蘆雪庭蓋在一個山傍臨水河灘之上一帶幾間茅簷土壁槿籬竹牖推窗便可垂釣四面皆是蘆葦掩覆一條去徑逶迤穿蘆度葦過去便是藕香榭的竹橋了眾丫

頭婆子見他披簑帶笠而來都笑道我們纔說正少一個漁翁如今果然全了姑娘們吃了飯纔來呢你也太性急了寶玉聽了只得回來剛至沁芳亭見探春正從秋爽齋出來圍著大紅猩猩毡的斗篷帶着觀音兜扶著個小丫頭後面一個婦人打着一把青紬油傘寶玉知道他往賈母處去遂站在亭邊等他來到二人一同出園前去寶琴正在裡間房內梳洗更衣一時衆姐妹來齊寶玉只嚷餓了連連催飯好容易等擺上飯來頭一樣菜是牛肉蒸羊羔賈母就說這是我們有年紀人的藥沒見天日的東西可惜你們小孩子吃不得今兒另外有新鮮鹿肉你們等著吃罷衆人答應了寶玉却等不得只拿茶泡了一碗飯就着野鷄瓜子忙忙的爬拉完了賈母道我知道你們今兒又有事情連飯也不顧吃了就叫留着鹿肉給他晚上吃罷鳳姐兒忙說還有呢吃殘了的倒罷了湘雲就和寶玉計較道有新鹿肉不如偺們要一塊自已拿了園裡弄着又吃又頑寶玉聽了真和鳳姐要了一塊命婆子送進園去一時大家散後進園齊往蘆雪庭來聽李紈出題限韻獨不見湘雲寶玉二人黛玉道他兩個人再到不得一處要到了一處生出多少事來這會子一定算計那塊鹿肉去了正說着只見李嬸娘也走來看熱鬧因問李紈道怎麽那一個帶玉的哥兒和那一個掛金麒麟的姐兒那樣干凈清秀又不少吃的他兩個在那裡商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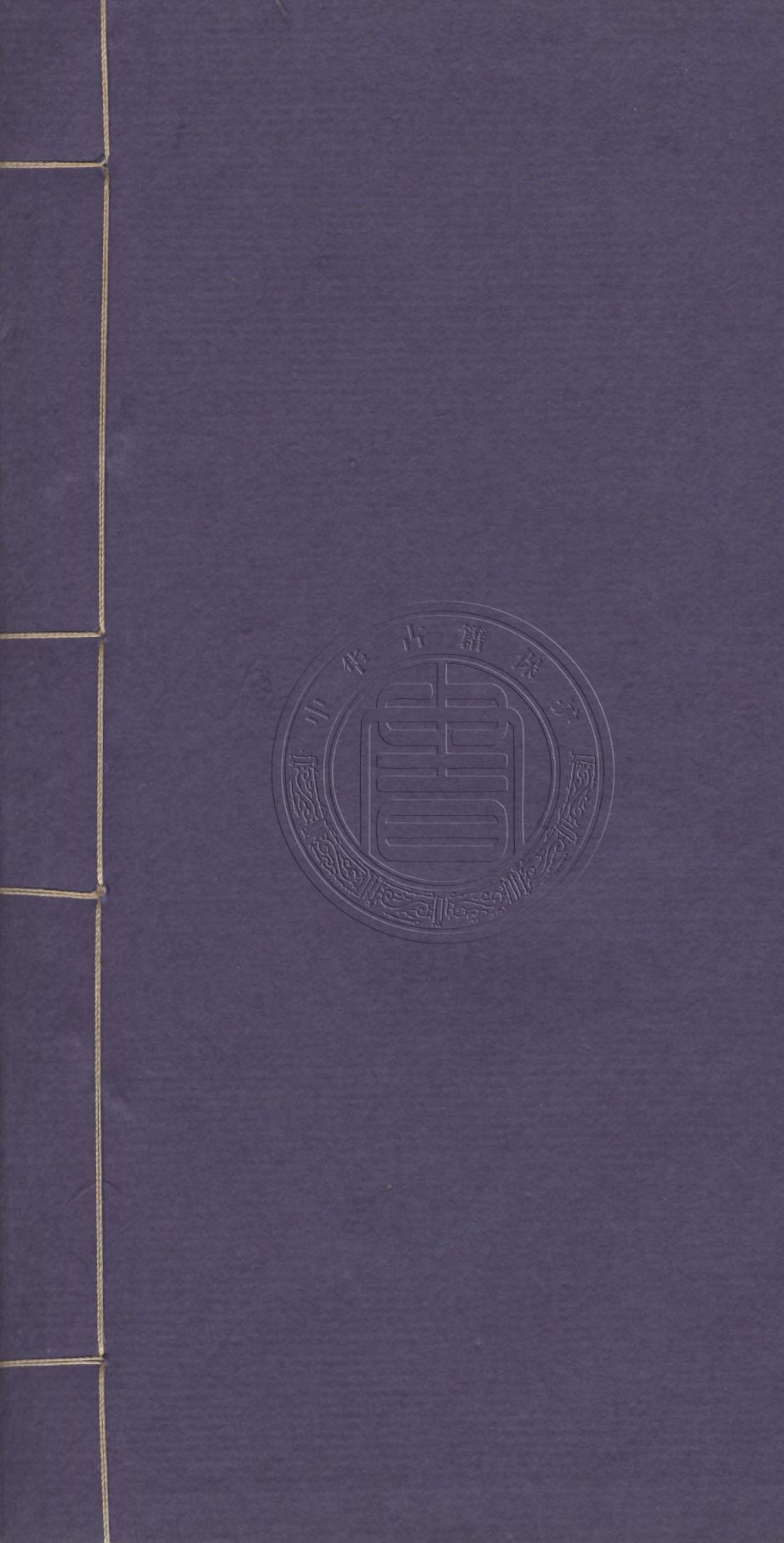
着要吃生肉呢說的有來有去的我只不信肉也生吃得的衆人聽了都笑道了不得快拿了他兩個來黛玉笑道這可是雲丫頭鬧的我的卦再不錯李紈即忙出來找着他兩個說道你們兩個要吃生的我送你們到老太太那裡吃去那怕一隻生鹿撑病了不與我相干這麼大雪怪冷的快替我做詩去罷寶玉忙笑道沒有的事我們燒着吃呢李紈道這還罷了只見老婆子們拿了鐵爐鐵义鐵絲蒙來李紈道留神割了手不許哭說着方進去了那邊鳳姐打發平兒來回覆不來爲發放年例正忙着呢湘雲見了平兒那裡肯放平兒也是個好頑的素日跟着鳳姐兒無所不至見如此有趣樂得頑笑因而退去手上的

鐲子三個人圍着火平兒便要先燒三塊吃那邊寶釵黛玉平素看慣了不以爲異寶琴等及李嬸娘深爲罕事探春和李紈等已定議了題韻探春笑道你們聞聞香氣這裡都聞見了我也吃去說著也找了他們來李紈也隨來說客已齊了你們還吃不彀嗎湘雲一面吃一面說道我吃這個方愛吃酒吃了酒纔有詩若不是這鹿肉今兒斷不能做詩說着只見寶琴披着鳧靨裘站在那裡笑湘雲笑道傻子你來嚐嚐寶琴笑道怪腌臢的寶釵笑道你嚐嚐去好吃的很呢你林姐姐弱吃了不消化不然他也愛吃寶琴聽了就過去吃了一塊果然好吃就也吃起來一時鳳姐兒打發小丫頭來叫平兒平兒說史姑娘拉

着我呢你先去罷小了頭去了一時只見鳳姐兒也披了斗篷走來追笑吃這樣好東西也不告訴我說着也湊在一處吃起來黛玉笑道那裡找這一羣花子去罷了罷了今日蘆雪庭遭刼生生被雲丫頭作賤了我為蘆雪庭一大哭湘雲冷笑道你知道什麼是真名士自風流你們都是假清高最可厭的我們這會子腥的膻的大吃大嚼回來却是錦心繡口寶釵笑道你回來若做的不好了把那肉掏出來就把這雪壓的蘆葦子揌上些以完此刼說着吃畢洗了一回手平兒帶鐲子時却少了一個左右前後亂找了一番踪跡全無眾人都詫異鳳姐兒笑道我知道這鐲子的去向你們只管做詩去我們也不用找只

管前頭去不出三日包管就有了說著又問你們今兒做什麼詩老太太說了離年又近了正月裡還該做些燈謎兒大家頑笑眾人聽了都笑道可是呢倒忘了如今趕著做幾個好的預備着正月裡頑說着一齊來至地炕屋內只見杯盤果菜俱已擺齊了墻上已貼出詩題韻脚格式來了寶玉湘雲二人忙看時只見題目是即景聯句五言排律一首限二蕭韻後面尚未列次序李紈道我不大會做詩我只起三句罷然後誰先得了誰先聯寶釵道到底分個次序要知端底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十九回終


中华古籍保护



紅樓夢第五十回

蘆雪亭爭聯即景詩　暖香塢雅製春燈謎

話說薛寶釵道倒底分個次序讓我寫出來說着便令衆人拈鬮爲序起首恰是李氏然後按次各各開出鳳姐兒道既這麼說我也說一句在上頭衆人都笑起來了說這麼更妙了寶釵將稻香老農之上補了一個鳳字李紈又將題目講給他聽鳳姐兒想了半天笑道你們別笑話我我只有了一句粗話可是五個字的下剩的我就不知道了衆人都笑道越是粗話越好你說了就只管幹正事去罷鳳姐兒笑道想下雪必刮北風昨夜聽見一夜的北風我有了一句這一句就是一夜北風緊使得

使不得我就不管了衆人聽說都相視笑道這句雖粗不見底下的這正是會作詩的起發不但好而且留了寫不盡的多少地步與後人就是這句爲首稻香老農快寫上續下去鳳姐兒和李嬸娘平兒又吃了兩杯酒自去了這裏李紈就寫了

一夜北風緊

自己聯道

開門雪尚飄入泥憐潔白

香菱道

匝地惜瓊瑤有意榮枯草

探春道

無心餙萎苗價高村釀熟

李綺道

年稔府粱饒葭動灰飛管

李紋道

陽回斗轉杓寒山已失翠

岫煙道

凍浦不生潮易掛踈枝柳

湘雲道

難堆破葉蕉麝煤融寶鼎

寶琴道

綺袖籠金貂光奪窓前鏡

黛玉道

香粘壁上椒斜風仍故故

寶玉道

清夢轉聊聊何處梅花笛

寶釵道

誰家碧玉簫鰲愁坤軸陷

李紈笑道我替你們看熱酒去罷寶釵命寶琴續聯只見湘雲

起來道

龍鬬陣雲鎖野岸回孤棹

寶琴也聯道

吟鞭指灞橋賜裘憐撫戍

湘雲那裡肯讓人且別人也不如他敏捷都看他揚眉挺身的說道

加絮念征徭坳垤審夷險

寶釵連聲讚好也便聯道

枝柯怕動搖皚皚輕趁步

黛玉忙聯道

翦翦舞隨腰苦茗成新賞

一面說一面推寶玉命他聯寶玉正看寶琴寶釵黛玉三人共

戰湘雲十分有趣那裡還顧得聯詩今見黛玉推他方聯道

孤松訂久要泥鴻從印跡

寶琴接著聯道

林斧或聞樵伏象千峰凸

湘雲忙聯道

盤蛇一逕遙花緣經冷結

寶釵和衆人又都讚好探春聯道

色豈畏霜凋深院驚寒雀

湘雲正渴了忙忙的吃茶已被岫烟搶着聯道

空山泣老鴞階墀隨上下

湘雲忙丟了茶杯聯道

池水在浮漂照耀臨清曉

黛玉忙聯道

繽紛入永宵誠忘三尺冷

湘雲忙笑聯道

瑞釋九重焦僵臥誰相問

寶琴也忙笑聯道

狂遊客喜招天機斷縞帶

湘雲又忙道

海市失鮫綃

黛玉不容他道出接着便道

寂寞封台謝

湘雲忙聯道

清貧懷簞瓢

寶琴也不容情也忙道

烹茶漸水沸

湘雲見這般自爲得趣又是笑又忙聯道

煮酒葉難燒

黛玉也笑道

沒帚山僧掃

寶琴也笑道

埋琴雅子挑

湘雲笑彎了腰忙念了一句衆人問道到底説的是什麼湘雲道

石樓閑睡鶴

黛玉笑得握着胸口高聲嚷道

錦罽煖親貓

寶琴也忙笑道

月窟翻銀浪

湘雲忙聯道

霞城隱赤標

黛玉忙笑道

沁梅花可嚼

寶釵笑稱好句也忙聯道

淋竹醉堪調

寶琴也忙道

或濕鴛鴦帶

湘雲忙聯道

時凝翡翠翹

黛玉又忙道

無風仍脉脉

寶琴又忙笑聯道

不雨亦瀟瀟

湘雲伏着已笑軟了衆人看他三人對搶也都不顧作詩看着也只是笑黛玉推還他往下又聯道你也有才盡力窮之時我聽聽還有什麽舌頭嚼了湘雲只伏在寶釵懷裡笑個不住寶釵推他起來道你有本事把二蕭的韻全用完了我纔服你湘雲起身笑道我也不是作詩竟是搶命呢衆人笑道倒是你自已說罷探春早已料定没有自已聯的了便早寫出來因說還没收住呢李紋聽了接過來便聯了一句道

欲誌今朝樂

李綺收了一句道

憑詩祝舜堯

李紈道彀了彀了雖没作完了韻騰挪的字若生扭了倒不好了說着大家來細細評論一回獨湘雲的多都笑道這都是那塊鹿肉的功勞李紈笑道逐句評去到還一氣只是寶玉又落了第了寶玉笑道我原不會聯句只好擔待我罷李紈笑道也没有社社擔待的又說韻險了又整慎了又不會聯句今日必罰你我纔看見櫳翠庵的紅梅有趣我要折一枝插在瓶可厭妙玉爲人我不理他如今罰你取一枝來插著頑兒衆人都道

這罰的又雅又有趣寶玉也樂爲答應着就要走湘雲黛玉一起說道外頭冷得很你且吃杯熱酒再去於湘雲早熱起壺酒來了黛玉遞了個大杯滿斟了一杯湘雲笑道你吃了我們這酒要取不來加倍罸你寶玉忙吃了一杯冒雪而去李紈命人好好跟着黛玉忙攔說不必有了人反不得了李紈點頭道是一面命丫鬟將一個美女聳肩瓶拿來貯了水準備插梅因又笑道回來該吟紅梅了湘雲忙道我先作一首寶釵笑道今日斷不容你再作了你都搶了去別人都閒着也沒趣回來罰寶玉他說不會聯句如今就叫他自已做去黛玉笑道這話很是我還有主意方纔聯句不彀莫若揀那聯得少的人作紅梅詩

寶釵笑道這話是極方纔邢李二位屈才且又是客琴兒和顰兒雲兒他們搶了許多我們一槩都別作只他們三人做纔是李紈因說綺兒也不大會做還是讓琴妹妹罷寶釵只得依允又道就用紅梅花三個字做韻每人一首七言律邢大妹妹做紅字你們李大妹妹做梅字琴兒做花字李紈道饒過寶玉去我不服湘雲忙道有個好題目命他做衆人問何題湘雲道命他就做訪妙玉乞紅梅豈不有趣衆人聽了都說有趣一語未了只見寶玉笑欣欣擎了一枝紅梅進來衆丫鬟忙已接過插入瓶內衆人都道來賞玩寶玉笑道你們如今賞罷也不知費了我多少精神呢說著探春早又遞了一鍾煖酒來衆丫鬟上

來接了簑笠掸雪各人屋裡丫鬟都添送衣裳來襲人也遣人送了半舊的狐腋褂來李紈命人將那蒸的大芋頭盛了一盤又將硃橘黃橙橄欖等物盛了兩盤命人帶給襲人去湘雲且告訴寶玉方纔的詩題又催寶玉快做寶玉道好姐姐好妹妹們讓我自己用韻罷別限韻了衆人都說隨你做去罷一面說一面大家看梅花原來這一枝梅花只有二尺來高傍有一枝縱橫而出約有二三尺長其間小枝分歧或如蟠螭或如僵蚓或孤削如筆或密聚如林真乃花吐胭脂香欺蘭蕙各各稱賞誰知岫烟李紋寶琴三人都已吟成各自寫了出來衆人便依紅梅花三字之序看去寫道

賦得紅梅花　邢岫烟

桃未芳菲杏未紅　冲寒先喜笑東風
魂飛庾嶺春難辨　霞隔羅浮夢未通
綠蕚添粧融寶炬　縞仙扶醉跨殘虹
看來豈是尋常色　濃淡由他冰雪中

又　李紋

白梅懶賦賦紅梅　逞艷先迎醉眼開
凍臉有痕皆是血　酸心無恨亦成灰
誤吞丹藥移真骨　偷下瑶池脫舊胎
江北江南春燦爛　寄言蜂蝶漫疑猜

又　　　　寶琴

疎是枝條艷是花　春粧兒女競奢華

閒庭曲檻無餘雪　流水空山有落霞

幽夢冷隨紅袖笛　遊仙香泛絳河槎

前身定是瑤台種　無復相疑色相差

衆人看了都笑着稱讚了一回又指末一首更好寶玉見寶琴年紀最小才又敏捷黛玉湘雲二人斟了一小杯酒都賀寶琴寶釵笑道三首各有好處你們兩個天天捉弄厭了我如今又捉弄他來了李紈又問寶玉你可有了寶玉忙道我倒有了纔一看見這三首又唬忘了等我再想湘雲聽了便拿了一支銅

火箸擊着手爐笑道我擊了若鼓絕不成又要罰的寶玉笑道我已有了黛玉提起筆來笑道你念我寫湘雲便擊了一下笑道一鼓絕寶玉笑道有了你寫罷衆人聽他念道

酒未開罇句未裁

黛玉寫了搖頭笑道起的平平湘雲又道快着寶玉笑道

尋春問臘到蓬萊

黛玉湘雲都點頭笑道有些意思了寶玉又道

不求大士瓶中露　爲乞孀娥檻外梅

黛玉寫了搖頭說小巧而已湘雲將手又敲了一下寶玉笑道

入世冷桃紅雪去　離塵香割紫雲來

槎枒誰惜詩肩瘦　衣上猶沾佛院苔

黛玉寫畢湘雲大家纔評論時只見几個丫鬟跟進來道老太太來了衆人忙迎出來大家又笑道怎麼這等高興說着遠遠見賈母圍了大斗蓬帶着灰鼠煖兜坐着小竹轎打著青綢油傘鴛鴦琥珀等五六個丫鬟每人都是打着傘擁轎而來李紈等忙往上迎賈母命人止住說只站在那裡就是了來至跟前賈母笑道我瞞着你太太和鳳丫頭來了大雪地下我坐著這個無妨沒的叫他娘兒們踹雪媽衆人忙上前來接斗蓬攙扶着一面答應着賈母來至室中先笑道好俊梅花你們也會樂我也不饒你們說著李紈早命人拿了一個大狼皮褥子來鋪

在當中賈母坐了因笑道你們只管照舊頑笑吃喝我因爲天短了不敢睡中覺抹了一會牌想起你們來了我也來湊個趣兒李紈早又捧過手爐來探春另拿了一付盃筯來親自斟了煖酒奉給賈母賈母便飲了一口問那個盤子是什麽東西衆人忙捧了過來回說是糟鵪鶉賈母道這倒罷了撕一點子腿兒來李紈忙答應了要水洗手親自來撕賈母道你們仍舊坐下說笑我聽著纔喜歡又命李紈你也只管坐下就如同我沒來的一樣纔好不然我就走了衆人聽了方纔依次坐下只李紈挪到儘下邊賈母因問你們作什麽頑呢衆人便說做詩呢賈母道有做詩的不如做些燈謎兒大家正月裡好頑衆人答

應說笑了一會賈母便說這裡潮濕你們別久坐仔細着了凉倒是你四妹妹那裡煖和我們到那裡瞧瞧他的畫兒趕年可能有了不能衆人笑道那裡能年下就有了只怕明年端陽纔有呢賈母道這還了得他竟比蓋這園子還費工夫了說着仍坐了竹椅轎大家圍隨過了藕香榭穿入一條夾道東西兩邊皆是過街門門樓上裡外都嵌著石頭匾如今進的是西門向外的匾上鑿着穿雲二字向裡的鑿着度月兩字來至堂中進了向南的正門賈母下了轎惜春已接出來了從裡面遊廊過去便是惜春臥房厦簷下掛着暖香塢的匾早有幾個人打起猩紅毡簾已覺煖氣拂臉大家進入屋裡賈母並不歸坐只問

惜春畫到那裡了惜春因笑回天氣寒冷了膠性都凝澁不潤畫了恐不好看故此收起來了賈母笑道我年下就要的你別脫懶兒快拿出來給我快畫一語未了忽見鳳姐披著紫羯絨褂笑嘻嘻的來了口內說道老祖宗今兒也不告訴人私自就來了叫我好找賈母見他來了心中喜歡道我怕你凍着所以不許人告訴你去你真是個小鬼靈精兒到底找了我來論禮孝敬也不在這上頭鳳姐兒笑道我那裡是孝敬的心找了來呢我因爲到了老祖宗那裡鴉沒雀靜的問小丫頭子們他又不肯叫我找到園裡來我正疑惑忽然又來了兩個姑子我心裡纔明白了那姑子必是來送年疏或要年例香例銀子老祖

宗年下的事也多一定是躲債來了我赶忙問了那姑子果然不錯我纔就把年例給了他們去了這會子老祖宗的債主兒已去了不用躲着了已預偹下稀嫩的野鷄請用晚飯去罷再遲一回就老了他一行說衆人一行笑鳳姐兒也不等賈母說話便命人攩過轎來賈母笑着挽了鳳姐兒的手仍上了轎帶着衆人說笑出了夾道東門一看四面粉粧銀砌忽見寶琴披着鳬靨裘站在山坡背後遥等身後一個丫鬟抱着一瓶紅梅衆人都笑道怪道少了兩個他却在這裡等着也弄梅花去了賈母喜的忙笑道你們瞧這雪坡兒上配上他這個人物兒又是這件衣裳後頭又是這梅花像個什麼衆人都笑道就像老

太太屋裡掛的仇十洲畫的艷雪圖賈母摇頭笑道那畫的那裡有這件衣裳人也不能這樣好一語未了只見寶琴身後又轉出一個穿大紅猩猩毡的人來賈母道那又是那個女孩兒衆人笑道我們都在這裡那是寶玉賈母笑道我的眼越發花了說話之間來至跟前可不是寶玉和寶琴兩個寶玉笑向寶釵黛玉等道我纔又到了櫳翠庵妙玉竟每人送你們一枝梅花我已經打發人送去了衆人都笑說多謝你費心說話之間已出了園門來至賈母房中吃畢飯大家又說笑了一回忽見薛姨媽也來了說好大雪一日也没過來望候老太太今日老太太倒不高興正該賞雪纔是賈母笑道何曾不高興了我找

了他們姐妹去頑了一會子薛姨媽笑道昨兒晚上我原想着今日要和我們姨太太借一天園子擺兩桌粗酒請老太太賞雪的又見老太太安歇的早我聽見寶兒說老太太心裡不大爽因此如今也不敢驚動早知如此我竟該請了纔是呢賈母笑道這纔是十月裡頭塲雪往後下雪的日子多着呢再破費姨太太不遲薛姨媽笑道果然如此算我的孝心虔了鳳姐兒笑道姨媽怎麼忘了如今現秤五十兩銀子來交給我收着一下雪我就預備下酒姨媽也不用操心也不得忘了賈母笑道既這麼說姨太太給他五十兩銀子收着我和他每人分二十五兩到下雪的日子我裝心裡不爽混過去了姨太太更不用

操心我和鳳姐到得實惠呢鳳姐將手一拍笑道妙極這和我的主意一樣眾人都笑了賈母笑道呸沒臉的就順着竿子爬上來了你不說姨太太是客在咱們家受屈我們該請姨太太纔是那裡有破費姨太太的理不這麼說呢還有臉先要五十兩銀子真不害臊鳳姐笑道我們老祖宗最是有眼色的試一試姨媽要鬆呢拿出五十兩來就和我分這會子估量着不中用了翻過來拿我做法子說出這些大方話來如今我也不和姨媽要銀子了我竟替姨媽出銀子治了酒請老太太吃了我另外再封五十兩銀子孝敬老祖宗算是罰我個包攬閑事這可好不好話未說完眾人都笑倒在炕上賈母因又說及寶琴

雪下折梅比畫兒上還好又細問他的年庚八字並家內景況
薛姨媽度其意思大約是要給他求配薛姨媽心中因也遂意
只是已許過梅家了因賈母尚未說明自己也不好擬定遂半
吐半露告訴賈母道可惜了這孩子沒福前年他父親就沒了
他從小兒見的世面倒多跟他父親四山五岳都走遍了他父
親好樂的各處因有買賣帶了家眷這一省逛一年明年又到
那一省逛半年所以天下十停走了有五六停了那年在這裡
把他許了梅翰林的兒子偏第二年他父親就辭世了如今他
母親又是痰症鳳姐兒也不等說完便嗐聲跺腳的說偏不巧
我正要做個媒呢又已經許了人家賈母笑道你要給誰說媒

鳳姐兒笑道老祖宗別管心裡看準了他們兩個是一對如今
有了人家說也無益不如不說罷了賈母也知鳳姐兒的意思
聽見只有人家也就不提了大家又閒話了一會方散一宿無
次日雪晴飯後賈母又吩咐惜春不管冷煖你要畫去趕到年
話下十分不能就罷了第一要緊把昨兒琴兒和丫頭梅花照
樣一筆別錯快快添上惜春聽了雖是爲難的事就應了一時
衆人都來看他如何畫惜春只是出神李紈因笑向衆人道讓
他自已想去咱們且說話兒昨兒老太太只叫做燈謎兒叫到
家和綺兒紋兒睡不着我就編了兩個四書的他兩個每人也
編了兩個衆人聽了都笑道這倒該做的先說了我們猜猜李

紈笑道觀音未有世家傳打四書一句湘雲接着就說道在止
于至善寶釵笑道你也想一想世家傳三個字的意思再猜李
紈笑道再想黛玉笑道我猜罷可是雖善無徵衆人都笑道這
句是了李紈又道一池青草草何名湘雲又忙道這一定是蒲
芦也再不是不成李紈笑道這難爲你猜紋兒的是水向石邊
流出冷打一古人名探春笑著問道可是山濤李紈道是李紈
又道綺兒是個螢字打一個字衆人猜了半日寶琴道這個意
思却深不知可是花草的花字李綺笑道恰是了衆人道螢與
花何干黛玉笑道妙的狠螢可不是花化的衆人會意都笑了
說好寶釵道這些雖好不合老太太的意不如做些淺近的物

兒大家雅俗共賞纔好衆人都道也要做些淺近的俗物纔是
湘雲想了一想笑道我編了一枝點絳唇却真是個俗物你們
猜猜說著便念道溪壑分離紅塵遊戲真何趣名利猶虛後事
終難繼衆人都不解想了半日也有猜是和尚的也有猜是道
士的也有猜是偶戲人的寶玉笑了半日道都不是我猜著了
必定是耍的猴兒湘雲笑道正是這個了衆人道前頭都好末
後一句怎麼樣解湘雲道那一個耍的猴兒不是剁了尾巴去
的衆人聽了都笑起來說偏他編個謎兒也是刁鑽古怪的李
紈道昨日姨媽說琴妹妹見得世面多走的道路也多你正該
編謎兒況且你的詩又好爲什麼不編幾個兒我們猜一猜寶

琴聽了點頭含笑自有尋思寶釵也有一個念道

鏤鏤鐫梓一層層　豈係良工堆砌成

雖是半天風雨過　何曾聞得梵鈴聲

衆人猜時寶玉也有一個念道

天上人間兩渺茫　琅玕節過謹隄防

鸞音鶴信須凝睇　好把唏噓答上蒼

黛玉也有了一個念道

騄駬何勞縛紫繩　馳城逐塹勢猙獰

主人指示風雲動　鰲背三山獨立名

探春也有了一個方欲念時寶琴走來笑道從小兒所走的地方的古蹟不少我也來挑了十個地方古蹟做了十首懷古詩詩雖粗鄙却懷往事又暗隱俗物十件姐姐們請猜一猜衆人聽了都說這倒巧何不寫出來大家一看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十回終

紅樓夢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話說衆人聞得寶琴將素性所經過各省內古蹟爲題做了十首懷古絕句內隱十物皆說這自然新巧都爭着看時只見寫道是

赤壁懷古

赤壁沉埋水不流　徒留名姓載空舟
喧闐一炬悲風冷　無限英魂在內遊

交趾懷古

銅柱金城振紀綱　聲傳海外播戎羌

馬援自是功勞大　鐵笛無煩說子房

鍾山懷古

名利何曾伴女身　無端被詔出凡塵
牽連大抵難休絕　莫怨他人嘲笑頻

淮陰懷古

壯士須防惡犬欺　三齊位定蓋棺時
寄信世俗休輕鄙　一飯之恩死也知

廣陵懷古

蟬噪鴉棲轉眼過　隋堤風景近如何
只緣占盡風流號　惹得紛紛口舌多

桃葉渡懷古

衰草閒花映淺池　桃枝桃葉總分離

六朝梁棟多如許　小照空懸壁上題

青塚懷古

黑水茫茫咽不流　氷絃撥盡曲中愁

漢家制度誠堪笑　樗櫟應慚萬古羞

馬嵬懷古

寂寞脂痕積汗光　溫柔一旦付東洋

只因遺得風流跡　此日衣衾尚有香

蒲東寺懷古

小紅骨賤一身輕　私掖偷攜强撮成

雖被夫人時吊起　已經勾引彼同行

梅花觀懷古

不在梅邊在柳邊　個中誰拾畫嬋娟

團圓莫憶春香到　一別西風又一年

衆人看了都稱奇妙寶釵先說道前八首都是史鑑上有據的後二首却無考我們也不大懂得不如在做兩首爲是黛玉忙攔道這寶姐姐也忒膠柱鼓瑟矯揉造作了兩首雖於史鑑上無考偺們雖不曾看這些外傳不知底裡難道偺們連兩本戲也沒見過不成那三歲的孩子也知道何況偺們探春便道這

話正是了李紈又道況且他原走到這個地方的這兩件事雖無考古往今來以訛傳訛好事者竟故意的弄出這古跡來以愚人比如那年上京的時節便是關夫子的墳倒見了三四處關夫子一身事業皆是有據的如何又有許多的墳自然是後來人敬愛他生前爲人只怕從這敬愛上穿鑿出來也是有的及至看廣輿記上不止關夫子的墳多有古來有名望的人那墳就不少無考的古跡更多如今這兩首詩雖無考凡說書唱戲甚至于求的籤上都有老少男女俗語口頭人人皆知皆說的況且又並不是看了西廂記牡丹亭的詞曲怕看了邪書了這也無訪只管留着寶釵聽說方罷了大家猜了一回皆不是

的冬日天短覺得又是吃晚飯時候一齊往前頭來吃晚飯因有人回王夫人說襲人的哥哥花自芳在外頭回進來說他母親病重了想他女兒他來求恩典接襲人家去走走王夫人聽了便說人家母女一場豈有不許他去的呢一面就叫了鳳姐來告訴了命他酌量辦理鳳姐兒答應了回至屋裡便命周瑞家的去告訴襲人原故吩咐周瑞家的再將跟着出門的媳婦傳一個你們兩個人再帶兩個小丫頭子跟了襲人去分頭派四個有年紀的跟車要一輛大車你們帶着坐一輛小車給丫頭們坐周瑞家的答應了纔要去鳳姐又道那襲人是個省事的你告訴說我的話叫他穿幾件顏色好衣裳大大的包一包

袱衣裳拿着包袱要好好的拿手爐也拿好的臨走時叫他先到這裡來我瞧瞧周瑞家的答應去了半日果見襲人穿帶了兩個丫頭和周瑞家的拿着手爐和衣包鳳姐看襲人頭上戴著幾枝金釵珠釧倒也華麗又看身上穿著桃紅百花刻絲銀鼠襖葱綠盤金彩繡綿裙外面穿着青緞灰鼠褂鳳姐笑道這三件衣裳都是老太太賞的了你倒是好的但這褂子太素了些如今穿着也冷你該穿一件大毛的襲人笑道太太就給了這件灰鼠的還有件銀鼠的說赶年下再給大毛的呢鳳姐笑道我倒有一件大毛的我嫌風毛出的不好了正要改去也罷先給你穿去罷等年下太太給你做的時節我再改罷只當你還

我的一樣衆人都笑道奶奶慣會說這話成年家大手大脚的替太太不知背地裡賠墊了多少東西真真賠的是說不出來的那裡又和太太算去偏這會子又說這小氣話取笑來了鳳姐兒笑道太太那裡想的到這些究竟這又不是正經事再不照管也是大家的體面說不得我自己吃些虧把衆人打扮體統了寧可我得個好名兒也罷了一個一個燒煳了的饌子似的人先笑話我說我當家倒把人弄出個花子來了衆人聽了都嘆說誰似奶奶這麽着聖明在上體貼太太在下又疼顧下人一面說一面只見鳳姐命平兒將昨日那件石青刻絲八團天馬皮褂子拿出來給了襲人又看包袱只得一個彈墨花綾

水紅綢裡的夾包袱裡面只見包着兩件半舊綿襖合皮褂子鳳姐又命平兒把一個玉色綢裡的哆囉呢包袱拿出來又命包上一件雪褂子平兒走去拿了出來一件是半舊大紅猩猩毡的一件是半舊大紅羽緞的襲人道一件就當不起了平兒笑道你拿這猩猩毡的把這件順手帶出來叫人給邢大姑娘送去昨兒那麼大雪人人都穿着不是猩猩毡就是羽緞的十來件大紅衣裳映著大雪好不齊整只有他穿着那幾件舊衣裳越發顯的拱肩縮背好不可憐見的如今把這件給他罷鳳姐笑道我的東西他私自就要給人我一個還花不彀再添上你提着更好了衆人笑道這都是奶奶素日孝敬太太疼愛下

人要是奶奶素日是小氣的收着東西爲事的不顧下人的姑娘那裡敢這麼着鳳姐笑道所以知道我的也就是他還知三分罷了說着又囑咐襲人道你媽要好了就罷要不中用了只得住下打發人來回我我再另打發人給你送鋪蓋去可別使他們的鋪蓋和梳頭的家火又吩咐周瑞家的道你們自然是知道這裡的規矩的也不用我吩咐了周瑞家的答應都知道我們這去到那裡總叫他們的人迴避要住下必是另要一兩間內房的說着跟了襲人出去又吩咐小廝預備燈籠遂坐車往花自芳家來不在話下這裡鳳姐又將怡紅院的嬤嬤喚了兩個來吩咐道襲人只怕不來家了你們素日知道那個大丫

頭知好歹泒出來在寶玉屋裡上夜你們也好生照督着別叫
着寶玉胡鬧兩個嬤嬤答應着去了一時來回說泒了晴雯和
麝月在屋裡我們四個人原是輪流著帶管上夜的鳳姐聽了
點頭又說道晚上催他早睡早上催他早起老嬤嬤們答應了
自回園去一時果有周瑞家的帶了信回鳳姐說襲人之母業
已停床不能回來鳳姐回明了王夫人一面着人往大觀園去
取他的鋪蓋粧奩寶玉看着晴雯麝月二人打點妥當送去之
後晴雯麝月皆卸罷殘粧脫換過裙襖晴雯只在薰籠上圍坐
麝月笑道你今兒別粧小姐了我勸你也動一動兒晴雯道等
你們都去淨了我再動不遲有你們一日我且受用一日麝月

笑道好姐姐我鋪床你把那穿衣鏡的套子放下來上頭的划
子划上你的身量比我高些說着便去給寶玉鋪床晴雯嗐了
一聲笑道人家纔坐煖和了你就來鬧此時寶玉正坐着納悶
想襲人之母不知是死是活忽聽見晴雯如此說便自己起身
出去放下鏡套划上消息進來笑道你們煖和罷我都弄完了
晴雯笑道終久煖和不成我又想起來湯婆子還沒拿來呢麝
月道這難為你想著他素日又不要湯壺偺們那薰籠上又煖
和比不得那屋裡炕涼今兒可以不用寶玉笑道你們兩個都
在那上頭睡了我這外邊沒個人我怪怕的一夜也睡不着晴
雯道我是在這裡睡的麝月你叫他往外邊睡去說話之間天

已一更麝月早已放下簾幔移燈炷香伏侍寶玉臥下二人方
睡晴雯自在薰籠上麝月便在煖閣外邊至三更已後寶玉睡
夢之中便叫襲人叫了兩聲無人答應自已醒了方想起襲人
不在家自已也好笑起來晴雯已醒因喚麝月道連我都醒了
他守在傍邊還不知道真是挺死尸呢麝月翻身打個哈什笑
道他叫襲人與我什麼想干因問做什麼寶玉說要吃茶麝月
忙起來单穿着紅綢小綿襖兒寶玉道披了我的皮襖再去仔
細冷着麝月聽說回手便把寶玉披着起來的一件貂頦滿襟
煖襖披上下去向盆內洗洗手先倒了一鍾溫水拿了大嗽盂
寶玉嗽了口然後纔向茶桶上取了茶碗先用溫水過了向煖

壺中倒了半碗茶遞給寶玉吃了自已也嗽了一嗽吃了半碗
晴雯笑道好妹妹也賞我一口兒呢麝月笑道越發上臉兒了
晴雯道好妹妹明兒晚上你別動我伏侍你一夜如何麝月聽
說只得也伏侍他嗽了口倒了半碗茶給他吃了麝月笑道你
們兩個別睡說着話兒我出去走走回來晴雯笑道外頭有個
鬼等着呢寶玉道外頭自然有大月亮的我們說着話你只管
去一面說一面便嗽了兩聲麝月便開了後房門揭起氊簾一
看果然好月色晴雯等他出去便欲唬他頑耍仗着素日比別
人氣壯不畏寒冷也不披衣只穿著小襖便躡手躡脚的下了
薰籠隨後出來寶玉勸道罷呀凍着不是頑的晴雯只擺手隨

後出了屋門只見月光如水忽聽一陣微風只覺侵肌透骨不禁毛骨悚然心下自思道怪道人說熱身子不可被風吹這一冷果然利害一面正要號他只聽寶玉在內高聲說道晴雯出來了晴雯忙回身進來笑道那裡就唬死了他了偏慣會這麼蠍蠍螫螫老婆子的樣兒寶玉笑道倒不是怕唬壞了他頭一件你凍著也不好二則他不防不免一喊倘或驚醒了別人不說偺們是頑意兒倒反說襲人纔去了一夜你們就見神見鬼的你來把我這邊的被掖掖罷晴雯聽說就上來掖了一掖伸手進去就渥一渥寶玉笑道好冷手我說看凍着一面又見晴雯兩腮如胭脂一般用手摸一摸也覺冰冷寶玉道快進被來

渥渥罷一語未了只聽咯噔的一聲門响麝月慌慌張張的笑着進來說著笑道唬我一跳好的黑影子裡山子石後頭只見一個人蹲着我纔要叫喊原來是那個大錦鷄見了人一飛飛到亮處來我纔見了要冒冒失失一嚷倒鬧起人來一面說一面洗手又笑道說晴雯出去了我怎麼沒見一定是要唬我去了寶玉笑道這不是他在這裡渥著呢我若不嚷的快可是倒唬一跳晴雯笑道也不用我唬去這小蹄子已經自驚自怪的了一面說一面仍回自已被中去麝月道你就這麼跑解馬的打扮兒伶伶俐俐的出去了不成寶玉笑道可不就是這麼出去了麝月道你死不揀好日子你出去自站一站瞧把皮不凍

破了你的說着又將火盆上的銅罩揭起拿灰鍬重將熟炭埋了一埋拈了兩塊速香放上仍舊罩了至屏後重剔亮了燈方纔睡下晴雯因方纔一冷如今又一煖不覺打了兩個噴嚏寶玉嘆道如何到底傷了風了麝月笑道他早起就嚷不受用一日也沒吃碗正經飯他這會子不說保養着些還要捉弄人明兒病了叫他自作自受寶玉問道頭上熱不熱晴雯嗽了兩聲說道不相干那裏這麼嬌嫩起來了說着只聽外間屋裏槅上的自鳴鐘噹噹的兩聲外間值宿的老嬤嬤嗽了兩聲因說道姑娘們睡罷明兒再說笑罷寶玉方悄悄的笑道偺們別說話了看又惹他們說話說着方大家睡了至次日起來晴雯果覺

有些鼻塞聲重懶怠動彈寶玉道快別聲張太太知道了又要叫你搬回家去養着家裏縱好到底冷些不如在這裏你就在裏間屋裏躺着我叫人請了大夫悄悄的從後門進來瞧瞧就是了晴雯道雖這麼說你到底要告訴大奶奶一聲兒不然一時大夫來了人問起來怎麼說呢寶玉聽了有理便喚一個老嬤嬤來吩咐道你回大奶奶去就說晴雯白冷著了些不是什麼大病襲人又不在家他若家去養病這裏更沒有人了傳一個大夫從後門悄悄的進來瞧瞧別回太太了老嬤嬤去了半日回來說大奶奶知道了說兩劑藥好了便罷若不好時還是出去為是如今的時氣不好沾染了別人事小姑娘們的身子

要緊晴雯睡在煖閣裡只管咳嗽聽了這話氣的嚷道我那裡就害瘟病了生怕招了人我離了這裡看你們這一輩子都別頭疼腦熱的說着便眞要起來寶玉忙按他笑道別生氣這原是他的責任生恐太太知道了說他不過白說一句你素昔又愛生氣如今肝火自然又盛了正說時人囘大夫來了寶玉便走過來避在書架後面只見兩三個後門口的老婆子帶了一個太醫進來這裡的丫頭都迴避了有三四個老嬷嬷放下煖閣上的大紅繡幔晴雯從幔中單伸出手來那大夫見這隻手上有兩根指甲足有二三寸長尚有金鳳仙花染的通紅的痕跡便囘過頭來有一個老嬷嬷忙拿了一塊絹子掩上了那大

夫方胗了一囘脉起身到外間向嬷嬷們說道小姐的症是外感內滯近日時氣不好竟算是個小傷寒幸虧是小姐素日飲食有限風寒也不大不過是氣血原弱偶然沾染了些吃兩劑藥踈散踈散就好了說着便又隨婆子們出去彼時李紈已遣人知會過後門上的人及各處丫鬟迴避大夫只見了園中景致並不曾見一個女子一時出了園門就在守園門的小厮們的班房內坐了開了藥方老嬷嬷道老爺且別去我們小爺囉唆恐怕還有話問那太醫忙道方纔不是小姐是位爺不成那屋子竟是綉房又是放下幔子來瞧的如何是位爺呢老嬷嬷笑道我的老爺怪道小子纔說今兒請了一位新太醫來了真

不知我們家的事那屋子是我們小哥兒的那人是屋裡的丫頭倒是個大姐那裡的小姐的繡房小姐病了你那麼容易就進去了說着拿了藥方進去寶玉看時上面有紫蘇桔梗防風荊芥等藥後面又有枳實麻黃寶玉道該死該死他拿着女孩兒們也像我們一樣的治法如何使得憑他有什麼內滯這枳實麻黃如何禁得誰請了來的快打發他去罷再請一個熟的來罷老嬤嬤道用藥好不好我們不知道如今再叫小廝去請王大夫去倒容易只是這個大夫又不是告訴總管房請的這馬錢是要給他的寶玉道給他多少婆子道少了不好看來得一兩銀子纔是我們這樣門戶的禮寶玉道王大夫來了給他

多少婆子笑道王大夫和張大夫每常來了也並沒個給錢的不過每年四節一大躉兒送禮那是一定的年例這個人新來了一次須得給他一兩銀子寶玉聽說就命麝月去取銀子麝月道花大姐姐還不知擱在那裡呢寶玉道我常見著在那小螺甸櫃子裡拿銀子我和你找去說著二人來至襲人堆東西的屋內開的螺甸櫃子上一槅都是些筆墨扇子香餅各色荷包汗巾等類的東西下一槅却有幾串錢於是看了抽屜纔看見一個小笸籮內放著幾塊銀子倒也有戥子麝月便拿了一塊銀提起戥子來問寶玉那是一兩的星兒寶玉笑道你問的我有趣兒你倒成了是纔來的了麝月也笑了又要去問人寶

玉道揀那大的給他一塊就是了又不做買賣算這些做什麼麝月聽了便放下戥子揀了一塊掂了一掂笑道這一塊只怕是一兩了寧可多些好別少了叫那窮小子笑話不說倡們不認得戥子倒說倡們有心小氣似的那婆子站在門口笑道那是五兩的錠子夾了半個這一塊至少還有二兩呢這會子又沒夾剪姑娘收了這塊揀一塊小些的麝月早關了櫃子出來笑道誰又找去呢多少你拿了去就完了寶玉道你快叫焙茗再請個大夫來罷婆子接了銀子自去料理一時焙茗果請了王大夫來先胗了脉後說病症也與前頭不同方子上果然沒有枳實麻黃等藥倒有當歸陳皮白芍等藥那分兩較先也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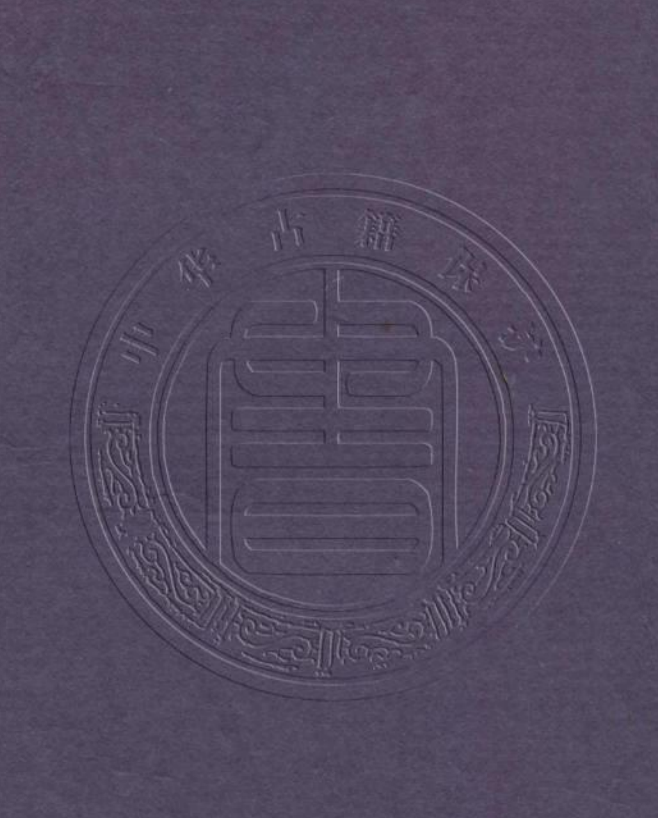
了些寶玉喜道這纔是女孩兒們的藥雖疎散也不可太過舊年我病了却是傷寒內裡飲食停滯他瞧了還說我禁不起麻黃石膏枳實等狼虎藥我和你們就如秋天芸兒進我的那纔開的白海棠是的我禁不起的藥你們那裡經得起比如人家墳裡的大楊樹看着枝葉茂盛都是空心子的麝月笑道野墳裡只有楊樹難道就沒有松柏不成最討人嫌的是楊樹那麼大樹只一點子葉子沒一點風兒他也是亂響你偏要比他你也太下流了寶玉笑道松柏不敢比連孔夫子都說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可知這兩件東西高雅不害臊的纔拿他混比呢說着只見老婆子取了藥來寶玉命把煎藥的銀吊子找

了出來就命在火盆上煎晴雯因說正經給他們茶房裡煎去罷咧弄的這屋裡藥氣如何使得寶玉道藥氣比一切的花香還香呢神仙採藥燒藥再者高人逸士採藥治藥最妙的一件東西這屋裡我正想各色都齊了就只少藥香如今恰全了一面說一面早命人煨上又囑咐麝月打點些東西叫個老嬤嬤去看襲人勸他少哭一一妥當方過前邊來賈母王夫人處請安吃飯正值鳳姐兒和賈母王夫人商議說天又短又冷不如等大嫂子帶着姑娘們在園子裡吃飯等天暖和了再來回的跑也不妨王夫人笑道這也是好主意刮風下雪倒便宜吃東西受了冷氣也不好空心走來一肚子冷氣壓上些東西也不

好不如園子後門裡頭的五間大屋子橫豎有女人們上夜的挑兩個女廚子在那裡單給他姐妹弄飯新鮮菜蔬是有分例的在總管賬房裡支了去或要錢要東西那些野雞獐狍各樣野味分些給他們就是了賈母道我也正想着呢就怕又添廚房事多些鳳姐道並不事多一樣的分例這裡添了那裡減了就便多費些事小姑娘們受了冷氣別人還可第一林妹妹如何禁得住就連寶玉兄弟也禁不住况兼衆位姑娘都不是結實身子鳳姐兒說畢未知賈母何言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十一回終





紅樓夢第五十二回

俏平兒情掩蝦鬚鐲　勇晴雯病補孔雀裘

話說賈母道正是這個了上次我要說這話我見你們大事多如今又添出些事來你們固然不敢抱怨未免想着我只顧疼這些小孫子孫女兒們就不體貼你們這當家人了你既這麼說出來便好了因此時薛姨媽李嬸娘都在座邢夫人及尤氏等也都過來請安還未過去賈母因向王夫人等說道今日我纔說這話素日我不說一則怕逞了鳳了頭的臉二則衆人不服今日你們都在這裡都是經過妯娌姑嫂的還有他這麼想得到的沒有薛姨媽李嬸娘尤氏齊笑說真個少有別人不過

是禮上的面情兒實在他是真疼小姑子小叔子就是老太太跟前也是真孝順賈母點頭歎道我雖疼他我又怕他太伶俐了也不是好事鳳姐兒忙笑道這話老祖宗說差了世人都說太伶俐聰明怕活不長世人都說世人都信獨老祖宗不當說不當信老祖宗只有伶俐聰明過我十倍的怎麼如今這麼福壽雙全的只怕我明兒還勝老祖宗一倍呢我活一千歲後等老祖宗歸了西我纔死呢賈母笑道衆人都死了單剩偺們兩個老妖精有什麼意思說的衆人都笑了寶玉因惦記着晴雯等事便先回園裡來到了屋中藥香滿室一人不見只有晴雯獨卧於炕上臉上燒的飛紅又摸了一摸只覺湯手忙又向爐

上將手烘煖伸進被去摸了一摸身上也是火熱因說道別人去了也罷麝月秋紋也這麽無情各自去了晴雯道秋紋是我攆了他去吃飯了麝月是方纔平兒來找他出去了兩個人鬼鬼祟祟的不知說什麽必是說我病了不出去寶玉道平兒不是那樣人況且他並不知你病特來瞧你想來一定是找麝月來說話偶然見你病了隨口說特瞧你的病這也是人情乖覺取和兒的常事便不出去又不與他何干你們素日又好斷不肯爲這無干的事傷和氣晴雯道這話也是只是疑他爲什麽忽然又瞞起我來寶玉笑道等我從後門出去到那窗戸根下聽聽說些什麽來告訴你說着果從後門出去至窗下潛聽麝

月悄悄問道你怎麽就得了的平兒道那日彼時洗手時不見了二奶奶就不許吵嚷出了園子即刻就傳給園裡各處的媽媽們小心訪查我們只疑惑邢姑娘的丫頭本來又窮只怕小孩子家沒見過拿起來是有的再不料定是你們這裡的幸而二奶奶沒有在屋裡你們這裡的宋媽去了拿着這支鐲子說是小丫頭墜兒偷起來的被他看見來回二奶奶的我赶忙接了鐲子想了一想寶玉是偏在你們身上留心用意爭勝要強的那一年有個良兒偷玉剛冷了這二年閒時還常有人提起來趁願這會子又跑出一個偷金子的來了而且更偷到街坊家去了偏是他這麽着偏是他的人打嘴所以我倒忙叮嚀宋

媽千萬別告訴寶玉只當沒有這事總別和一個人提起第二件老太太太太聽了生氣三則襲人和你們也不好看所以我回二奶奶只說我往大奶奶那裡去來着誰知鐲子褪了口丟在草根底下雪深了沒看見今兒雪化盡了黃澄澄的映著日頭還在那裡呢我就揀了起來二奶奶也就信了所以我來告訴你們你們以後防着他些別使喚他到別處去等襲人回來你們商議着變個法子打發出去就完了麝月道這小娼婦也見過些東西怎麼這麼眼淺平兒道究竟這鐲子能多重原是二奶奶的說這叫做蝦鬚鐲倒是這顆珠子重了晴雯那蹄子是塊爆炭要告訴了他他是忍不住的一時氣上來或打或罵依舊嚷出來所以單告訴你留心就是了說著便作辭而去寶

玉聽了又喜又氣又嘆喜的是平兒竟能體貼自已的心氣的是墜兒小竊嘆的是墜兒那樣伶俐做出這醜事來因而回至房中把平兒之話一長一短告訴了晴雯又說他說你是個要強的如今病了聽了這話越發要添病的等好了再告訴你晴雯聽了果然氣的蛾眉倒蹙鳳眼圓睜即時就叫墜兒寶玉忙勸道這一喊出來豈不辜負了平兒待你我的心呢不如領他這個情過後打發他出去就完了晴雯道雖如此說只是這氣如何忍得住寶玉道這有什麼氣的你只養病就是了晴雯服了藥至晚間又服了二和夜間雖有些汗還未見效仍是發燒

頭疼鼻塞聲重次日王太醫又來胗視另加減湯劑雖然稍減了燒仍是頭疼寶玉便命麝月取鼻烟來給他聞些痛打幾個噴嚏就通快了麝月果真去取了一個金鑲雙金星玻璃小扁盒兒來遞給寶玉寶玉便揭開盒盖裡面是個西洋琺瑯的黃髮赤身女子兩肋又有肉翅裡面盛着些真正上等洋烟晴雯只顧看畫兒寶玉道聞些走了氣就不好了晴雯聽說忙用指甲挑了些抽入鼻中不見怎麼便又多多挑了些抽入忽覺鼻中一股酸辣透入顖門接連打了五六個噴嚏眼淚鼻涕登時齊流晴雯忙收了盒子笑道了不得辣快拿紙來早有小丫頭子遞過一搭子細紙晴雯便一張一張的拿來醒鼻子寶玉笑

問如何晴雯笑道果然通快些只是太陽還疼寶玉笑道越發盡用西洋藥治一治只怕就好了說着便命麝月往二奶奶要去就說我說了姐姐那裡常有那西洋貼頭疼的膏子藥叫做依佛哪我尋一點兒麝月答應去了半日果然拿了半節來便去找了一塊紅緞子角兒鉸了兩塊指頂大的圓式將那藥烤和了用簪挺攤上晴雯自拿着一面靶兒鏡子貼在兩太陽上麝月笑道病的蓬頭鬼一樣如今貼了這個倒俏皮了二奶奶貼慣了倒不大顯說畢又向寶玉道二奶奶說了明兒是舅老爺的生日太太說了叫你去呢明兒穿什麼衣裳今兒晚上好打點齊備了省的明兒早起費手寶玉道什麼順手就是什麼

罷了一年鬧生日也鬧不清說着便起身出房往惜春屋裡去看畫兒剛到院門外邊忽見寶琴小丫頭名小螺的從那邊過去寶玉忙趕上問那裡去小螺笑道我們二位姑娘都在林姑娘屋裡呢我如今也往那裡去寶玉聽了轉步也便和他往瀟湘館來不但寶釵姐妹在此且連岫煙也在那裡四人圍坐在薰籠上叙家常紫鵑倒坐在煖閣裡臨窗戶做針線一見他來都笑說又來了一個沒了你的坐處了寶玉笑道好一副冬閨集艷圖可惜我遲來了橫竪這屋子比各屋子煖這椅子坐着並不冷說着便坐在黛玉常坐的地方上搭着灰鼠椅搭一張椅上因見煖閣之中有一玉石条盆裡面攢三聚五栽著一盆

單瓣水仙寶玉便極口讚道好花這屋子越煖這花香的越濃怎麼昨兒沒見黛玉笑道這是你家的大總管賴大奶奶送薛二姑娘的兩盆水仙兩盆臘梅他送了我一盆水仙送了雲丫頭一盆臘梅我原不要的又恐辜負了他的心你若要我轉送你如何寶玉道我屋裡却有兩盆只是不及這個琴妹妹送你的如何又轉送人這個斷斷使不得黛玉道我一日藥弔子不離火我竟是藥培着呢那裡還擱的住花香來薰越發弱了况且這屋子裡一股藥香反把這花香攪壞了不如你抬了去這花兒倒清凈了沒什麼雜味來攪他寶玉笑道我屋裡今兒也有個病人煎藥呢你怎麼知道的寶玉笑道這話奇了我原是

無心話誰知你屋裡的事你不早來聽古記兒這會子來了自驚自怪的寶玉笑道偺們明兒下一社又有了題目了就咏水仙臘梅黛玉聽了笑道罷罷再不敢做詩了做一回罰一回沒的怪羞的說着便兩手握起臉來寶玉笑道何苦來又打趣我做什麼我還不怕臊呢你倒握起臉來了寶釵因笑道下次我邀一社四個詩題四個詞題每人四首詩四個詞頭一個詩題咏太極圖限一先的韵五言排律要把一先的韻都用盡了一個不許剩寶琴笑道這一說可知是姐姐不是眞心起社了這分明是難人要論起來也强扭的出來不過顛來倒去弄些易經上的話生塡究竟有何趣味我八歲的時節跟我父親到西

海沿上買洋貨誰知有個眞眞國的女孩子纔十五歲那臉面就和那西洋畫上的美人一樣也披着黃頭髮打着聯垂滿頭帶着都是瑪瑙珊瑚猫兒眼祖母身上穿着綠金絲織的鎖子甲洋錦襖袖帶着倭刀也是鑲金嵌寶的實在畫兒上也沒他那麽好看有人說他通中國的詩書會講五經能做詩塡詞因此我父親央煩了一位通官煩他寫了一張字就寫他做的詩衆人都稱道奇異寶玉忙笑道好妹妹你拿出來我們瞧瞧寶琴笑道在南京收著呢此時那裡去取寶玉聽了大失所望便說沒福得見這世面黛玉笑拉寶琴道你別哄我們我知道你這一來你的這些東西未必放在家裡自然都是要帶上來的

這會子又扯謊說沒帶來他們雖信我是不信的寶琴便紅了臉低頭微微笑不答寶釵笑道偏這顰兒慣說這些話你就伶俐的太過了黛玉笑道帶了來就給我們見識見識也罷了寶釵笑道箱子籠子一大堆還沒理清呢知道在那個裏頭呢等過日子收拾清了找出來大家再看就是了又向寶琴道你要記得何不念念我們聽聽寶琴答道記得他做的五言律一首要論外國的女子也就難為他了寶釵道你且別念等我把雲兒叫了來也叫他聽聽說着便叫小螺來吩咐道你到我那裏去就說我們這裏有一個外國的美人來了做的好詩請你這詩瘋子來瞧去再把我們詩獃子也帶來小螺笑着去了半日只

聽湘雲笑問那一個外國的美人來了一頭說一頭走和香菱來了眾人笑道人未見形先已聞聲寶琴等讓坐遂把方纔的話重告訴了一遍湘雲笑道快念來聽聽寶琴因念道

昨夜朱樓夢　今宵水國吟
島雲蒸大海　嵐氣接叢林
月本無今古　情緣自淺深
漢南春歷歷　焉得不關心

眾人聽了都道難為他竟比我們中國人還強一語未了只見麝月走來說太太打發了人來告訴二爺明兒一早往舅舅那裏去就說太太身上不大好不得親身來寶玉忙站起來答應

道是因問寶釵寶琴你們二位可去寶釵道我們不去昨兒單送了禮去了大家說了一回方散寶玉因讓諸姐妹先行自已在後面黛玉便又叫住他問道襲人到底多早晚回來寶玉道自然等送了殯纔來呢黛玉還有話說又不能出口出了一回神便說道你去罷寶玉也覺心裡有許多話只是口裡不知要說什麼想了一想也笑道明兒再說罷一面下臺階低頭正欲邁步復又忙回身問道如今夜越發長了你一夜咳嗽幾次醒幾遍黛玉道昨兒夜裡好了只咳嗽兩遍卻只睡了四更一個更次就再不能睡了寶玉又笑道正是有何要緊的話這會子纔想起來一面說一面便挨近身來悄悄道我想寶姐姐送你

的燕窩一語未了只見趙姨娘走進來瞧黛玉問姑娘這幾天可好了黛玉便知他從探春處來從門前過順路的人情忙陪笑讓坐說難得姨娘想著怪冷的親自走來又忙命倒茶一面又使眼色給寶玉寶玉會意便走了出來正值吃晚飯時見了王夫人又囑咐他早去寶玉回來看晴雯吃了藥此夕寶玉便不命晴雯挪出煖閣來自已便在晴雯外邊又命將薰籠抬至煖閣前麝月便在薰籠上睡一宿無話至次日天未明晴雯便叫醒麝月道你也該醒了只是睡不彀你出去叫人給他預備茶水我叫醒他就是了麝月忙披衣起來道偺們叫他起來穿好衣裳抬過這火箱去再叫他們進來老嬤嬤們已經說過不

叫他在這屋裡怕過了病氣如今他們見偺們擠在一處又該
嘮叨了晴雯道我也是這麼說二人纔叫時寶玉已醒了忙起
身披衣麝月先叫進小丫頭子來收什妥了纔命秋紋等進來
一同伏侍寶玉梳洗已畢麝月道天又陰陰的只怕下雪穿一
套毡子的罷寶玉點頭即時換了衣裳小丫頭便用小茶盤捧
了一蓋碗建蓮紅棗湯來寶玉喝了兩口麝月又捧過一小碟
法製紫薑來寶玉噙了一塊又囑咐了晴雯便忙往賈母處來
賈母猶未起來知道寶玉出門便開了屋門命寶玉進去寶玉
見賈母身後寶琴面向裡睡著未醒賈母見寶玉身上穿着荔
支色哆囉呢的箭袖大紅猩猩毡盤金彩綉石青粧緞沿邊的
排穗褂賈母道下雪呢麼寶玉道天陰着還沒下呢賈母便命
鴛鴦來把昨兒那一件孔雀毛的氅衣給他罷鴛鴦答應走去
果取了一件來寶玉看時金翠輝煌碧彩閃灼又不似寶琴所
披之鳧靨裘只聽賈母笑道這叫做雀金泥這是俄羅斯國拿
孔雀毛拈了線織的前兒那件野鴨子的給了你小妹妹這件
給你罷寶玉磕了一個頭便披在身上賈母笑道你先給你娘
瞧瞧去再去寶玉答應了便出來只見鴛鴦站在地下揉眼睛
因自那日鴛鴦發誓絕婚之後他總不合寶玉說話寶玉正自
日夜不安此時見他又要迴避寶玉便上來笑道好姐姐你瞧
瞧我穿着這個好不好鴛鴦一摔手便進賈母屋裡來了寶玉

只得到了王夫人屋裡給王夫人看了然後又回至園中給晴雯麝月看過來回覆賈母說太太看了只說可惜了的叫我仔細穿別遭塌了賈母道就剩了這一件你遭塌了也再沒了這會子特給你做這個也是沒有的事說着又囑咐不許多吃酒早些回來寶玉應了幾個是老嬷嬷跟至廳上只見寶玉的奶兄李貴王榮和張若錦趙亦華錢昇周瑞六個人帶着焙茗伴鶴鋤葯掃紅四個小厮背著衣包拿着坐褥籠着一匹雕鞍彩轡的白馬已伺候多時了老嬷嬷又囑咐他們些話六個人連應了幾個是忙捧鞍墜鐙寶玉慢慢的上了馬李貴王榮籠着嚼環錢昇周瑞二人在前引導張若錦趙亦華在兩邊緊貼寶

玉身後寶玉在馬上笑道周哥錢哥偺們打這角門走罷省了到老爺的書房門口又下來周瑞側身笑道老爺不在書房裡天天鎖着爺可以不用下來罷了寶玉笑道雖鎖着也要下來的錢昇李貴都笑道爺說的是就托懶不下來倘或遇見賴大爺林二爺雖不好說爺也要勸兩句所有的不是都派在我們身上又說我們不教給爺禮了周瑞錢昇便一直出角門來正說話時頂頭見賴大進來寶玉忙籠住馬意欲下來賴大忙上來抱住腿寶玉便在鐙上站起來笑著攜手說了幾句話接着又見個小厮帶着二三十人拿着掃箒簸箕進來見了寶玉都順墻垂手立住獨爲首的小厮打了個千兒說請爺安寶玉不

知名姓只微笑點點頭兒馬已過去那人方帶人去了于是出了角門外有李貴等六人的小廝並幾個馬夫早預備下十來匹馬專候一出角門李貴等各上馬前引一陣煙去了不在話下這裡晴雯吃了藥仍不見病退急的亂罵大夫說只會哄人的錢一劑好藥也不給人吃麝月笑勸他道你太性急了俗語說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又不是老君的仙丹那有這麼靈藥你只靜養幾天自然就好了你越急越着手晴雯又罵小丫頭子們那裡鑽沙去了瞅着我病了都大膽子走了明兒我好了一個個的纔揭了你們的皮唬的小丫頭子定兒忙進來問姑娘做什麼晴雯道別人都死了就剩了你不成說着只見墜

兒也蹭進來了晴雯道你瞧瞧這小蹄子不問他還不來呢這裡又放月錢了又散菓子了你該跑在頭裡了你往前些我是老虎吃了你墜兒只得往前湊了幾步晴雯便冷不防欠身一把將他的手抓住向枕邊拿起一丈青來向他手上亂戳又罵道要這爪子做什麼拈不動針拿不動線只會偷嘴吃眼皮子又淺爪子又輕打嘴現世的不如戳爛了墜兒疼的亂喊麝月忙拉開按着晴雯躺下道你纔出了汗又作死等你好了要打多少打不得這會子鬧什麼晴雯便命人叫宋嬤嬤進來說道寶二爺纔告訴了我叫我告訴你們墜兒很懶寶二爺當面使他他撥嘴兒不動連襲人使他他也背地裡罵今兒務必打發

他出去明兒寶二爺親自回太太就是了宋嬷嬷聽了心下便知鐲子事發因笑道雖如此說也等花姑娘回來知道了再打發他晴雯道寶二爺今兒千叮嚀萬囑咐的什麽花姑娘草姑娘的我們自然有道理你只依我的話快叫他家的人來領他出去麝月道這也罷了早也是去晚也是去早帶了去早清淨一日宋嬷嬷聽了只得出去喚了他母親來打點了他的東西又見了晴雯等說道姑娘們怎麽了你姪女兒不好你們教導他怎麽攆出去也倒底給我們留個臉兒晴雯道這話只等寶玉來問他與我們無干那媳婦冷笑道我有膽子問他去他那一件事不是聽姑娘們的調停他縱依了姑娘們不依也未必

中用比如方纔說話雖背地裏姑娘就直叫他的名字在姑娘們就使得在我們就成了野人了晴雯聽說越發急紅了臉說道我叫了他的名字了你在老太太跟前告我去說我野也攆出我去麝月道嫂子你只管帶了人出去有話再說這個地方豈有你叫喊講禮的你見誰和我們講過禮別說嫂子你就是賴大奶奶林大娘也得擔待我們三分就是叫名字從小兒直到如今都是老太太吩咐過的你們也知道的恐怕難養活巴巴的寫了他的小名兒各處貼着叫萬人叫去為的是好養活連挑水挑糞花子都叫得何況我們連昨兒林大娘叫了一聲爺老太太還說呢此是一件二則我們這些人常回老太

太太的話去可不叫着名回話難道也稱爺那一日不把寶玉兩字叫二百遍偏嫂子又來挑這個了過一天嫂子閑了在老太太太太跟前聽聽我們當着面兒叫他就知道了嫂子原也不得在老太太太太跟前當些體統差使成年家只在三門外頭混怪不得不知道我們裡頭的規矩這裡不是嫂子久站的再一會不用我們說話就有人來問你了有什麼分証的話且帶了他去你回了林大娘叫他來找二爺說話家裡上千的人他也跑來我也跑來我們認人問姓還認不清呢說着便叫小丫頭子拿了擦地的布來擦地那媳婦聽了無言可對亦不敢久站堵氣帶了墜兒就走宋嬤嬤忙道怪道你這嫂子不知規矩你女兒在屋裡一場臨去時也給姑娘們磕個頭沒有別的謝禮他們也不希罕不過磕個頭盡心罷咧怎麼說走就走墜兒聽了只得番身進來給他兩個磕頭又找秋紋等他們也並不睬他那媳婦嗐聲嘆氣口不敢言抱恨而去晴雯方纔又閃了風著了氣反覺更不好了番騰至掌燈剛安靜了些只見寶玉回來進門就嗐聲頓脚麝月忙問原故寶玉道今兒老太太喜喜歡歡的給了這件褂子誰知不防後襟子上燒了一塊幸而天晚了老太太太太都不理論一面脫下來麝月瞧時果然有指頂大的燒眼說這必定是手爐裡的火迸上了這不值什麼赶着叫人悄悄拿出去叫個能幹織補匠人織上就是了

說着就用包袱包了叫了一個嬤嬤送出去說趕天亮就有繳好千萬别給老太太太太知道婆子去了半日仍就拿回來說不但織補匠能幹裁縫綉匠並做女工的問了都不認的這是什麼都不敢攬麝月道這怎麽好呢明兒不穿也罷了寶玉道明兒是正日子老太太太太說了還叫穿過這個去呢偏頭一日就燒了豈不掃興晴雯聽了半日忍不住翻身說道拿來我瞧瞧罷沒那福氣穿就罷了說著便遞給晴雯又移過燈來細瞧了一瞧晴雯道這是孔雀金線的如今咱們也拿孔雀金線就像界線似的界密了只怕還可混的過去麝月笑道孔雀線現成的但這裡除你還有誰會界線晴雯道說不的我挣命罷

了寶玉忙道這如何使得纔好了些如何做得活晴雯道不用你蝎蝎螫螫的我自知道一面說一面坐起來挽了一挽頭髮披了衣裳只覺頭重身輕滿眼金星亂迸實實掌不住待不做又怕寶玉着急少不得狠命咬牙捱着便命麝月只幫着拈線晴雯先拿了一根比一比笑道這雖不狠像要補上也不狠顯寶玉道這就狠好那裡又找哦羅斯國的裁縫去晴雯先將裡子折開用茶盃口大小一個竹弓釘綳在背面再將破口四邊用金刀刮的散鬆鬆的然後用針縫了兩條分出經緯亦如界線之法先界出地子來後依本紋回來織補補兩針又看看織補不上三五針便伏在枕上歇一會寶玉在傍一時又問吃些

滚水不吃一時又命歇一歇一時又拿一件灰鼠斗篷替他披在背上一時又拿個枕頭給他靠著急的晴雯央道小祖宗你只管睡罷再熬上半夜明兒眼睛摳摟了那恰怎麼好寶玉見他着急只得胡亂睡下仍睡不着一時只聽自鳴鐘已敲了四下剛剛補完又用小牙刷慢慢的剔出絨毛來麝月道這就很好要不留心再看不出的寶玉忙要了瞧瞧笑說真真一樣了晴雯已嗽了幾聲好容易補完了說了一聲補雖補了到底不像我也再不能了噯喲了一聲就身不由主睡下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十二回終

紅樓夢第五十三回

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

話說寶玉見晴雯將雀裘補完已使得力盡神危忙命小丫頭子來替他搥着彼此搥打了一會歇下没一頓飯的工夫天已大亮且不出門只叫快請大夫一時王大夫來了胗了脉疑惑說道昨日已好了些今日如何反虛浮微縮起來敢是吃多了飲食不然就是勞了神思外感却倒輕了這汗後失調養非同小可一面說一面出去開了藥方進來寶玉看時已將疎散驅邪諸藥減去倒添了茯苓地黃當歸等益神養血之劑寶玉一面忙命人煎去一面嘆說這怎麽處倘或有個好歹都是我的

罪孽晴雯睡在枕上嗐道好二爺你幹你的去罷那裡就得了勞病了呢寶玉無奈只得去了至下半天說身上不好就回來了晴雯此症雖重幸虧他素昔是個使力不使心的人再者素昔飲食清淡飢飽無傷的這賈宅中的秘法無論上下只略有些傷風咳嗽總以净餓為主次則服藥調養故於前一日病時就餓了兩三天又謹慎服藥調養如今雖勞碌了些又加倍培養了幾日便漸漸的好了近日園中姐妹皆各在房中吃飯炊爨飲食甚便寶玉自能要湯要羹調停不必細說襲人送母殯後業已回來麝月便將墜兒一事並晴雯攆逐出去也曾回過寶玉等語一一的告訴襲人襲人也没說別的只說太性急了

只因李紈亦因時氣感冒邢夫人正害火眼迎春岫烟皆過去朝夕侍藥李紈之嬸又接了李嬸娘李紋李綺家去住幾天寶玉又見襲人常常思母含悲晴雯又未大愈因此詩社一事皆未有人作興便空了幾社當下已是臘月離年日近王夫人和鳳姐兒治辦年事王子騰陞了九省都檢點賈雨村補授了大司馬協理軍機參贊朝政不題且說賈珍那邊開了宗祠着人打掃收什供器請神主又打掃上房以備懸供遺眞影像此時榮寧二府內外上下皆是忙忙碌碌這日寧府中尤氏正起來同賈蓉之妻打點送賈母這邊的針線禮物正值丫頭捧了一茶盤押歲錁子進來回說興兒回奶奶前兒那一包碎金子共

是一百五十三兩六錢七分裏頭成色不等總傾了二百二十個錁子說着遞上去尤氏看了一看只見也有梅花式的也有海棠式的也有筆錠如意的也有八寶聯春的尤氏命收起來與兒將銀錁子快快交了進來丫環答應去了一時賈珍進來吃飯賈蓉之妻迴避了賈珍因問尤氏偺們春祭的恩賞可領了不曾尤氏道今兒我打發蓉兒關去了賈珍道偺們家雖不等這幾兩銀子使多少是皇上天恩早關了來給那邊老太太送過去置辦祖宗的供上領皇上的恩下則是托祖宗的福偺們那怕用一萬銀子供祖宗到底不如這個有體面又是沾恩錫福除偺們這麼一二家之外那些世襲窮官兒家要不

伏着這銀子拿什麽上供過年真正皇恩浩蕩想得週到尤氏道正是這話二人正說著只見人回哥兒來了賈珍便命叫他進來只見賈蓉捧了一個小黃布口袋進來賈珍道怎麽去了這一日賈蓉陪笑回說今兒不在禮部關領了又在光祿寺庫上因又到了光祿寺纔領下來了光祿寺老爺們都說問父親好多日不見都着寔想念賈珍笑道他們那裡是想我這又到了年下了不是想我的東西就是想我的戲酒了一面說一面瞧那黃布口袋上有封條就是皇恩永錫四個大字那一邊又有禮部祠祭司的印記一行小字道是寧國公賈演榮國公賈法恩賜永遠春祭賞共二分凈折銀若干兩某年月日龍禁尉候補侍衛賈蓉當堂領訖值年寺丞某人下面一個硃筆花押賈珍看了吃過飯盥漱畢換了靴帽命賈蓉捧著銀子跟了來回過賈母王夫人又至這邊回過賈赦邢夫人方回家去取出銀子命將口袋向宗祠大爐內焚了又命賈蓉道你去問問你那邊二嬸娘正月裡請吃年酒的日子擬了沒有若擬定了叫書房裡明白開了單子來咱們再請時就不能重複了舊年不留神重了幾家人家不說咱們不留心倒像兩家商議定了送虛情怕費事的一樣賈蓉忙答應去了一時拿了請人吃年酒的日期單子來了賈珍看了命交給賴昇去看了請人別重了這上頭的日子因在廳上看着小廝們抬圍屏擦抹几案金銀

供器只見小廝手裡拿著一個禀帖並一篇賬目回說黑山村烏庄頭來了賈珍道這個老砍頭的今兒纔來賈蓉接過禀帖和賬目忙展開捧着賈珍倒背著兩手向賈蓉手內看去那紅禀上寫着門下庄頭烏進孝叩請爺奶奶萬福金安並公子小姐金安新春大喜大福榮貴平安加官進祿萬事如意賈珍笑道庄家人有些意思賈蓉也忙笑道別看文法只取個吉利兒罷一面忙展開單子看時只見上面寫着大鹿三十隻獐子五十隻麅子五十隻暹猪二十個湯猪二十個龍猪二十個野猪二十個家臘猪二十個野羊二十個青羊二十個家湯羊二十個家風羊二十個鱘鰉魚二百個各色雜魚二百觔活雞鴨鵝

各二百隻風雞鴨鵝二百隻野雞野猫各二百對熊掌二十對鹿筋二十觔海參五十觔鹿舌五十條牛舌五十條蟶乾二十觔榛松桃杏瓤各二口袋大對蝦五十對乾蝦二百觔銀霜炭上等選用一千觔中等二千觔柴炭三萬觔御田胭脂米二担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杭五十斛雜色粱穀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担各色乾菜一車外賣粱穀牲口各項折銀二千五百兩外門下孝敬哥兒頑意兒活鹿兩對白兎四對黑兎四對活錦雞兩對西洋鴨兩對賈珍看完說帶進他來一時只見烏進孝進來只在院內磕頭請安賈珍命人拉起他來笑說你還硬朗烏進孝笑道不瞞爺說小的們走慣了不來也悶的慌

他們可都不是願意來見見天子脚下世面他們到底年輕怕
路上有閃失再過幾年就可以放心了賈珍道你走了幾日烏
進孝道回爺的話今年雪大外頭都是四五尺深的雪前日忽
然一暖一化路上竟難走的狠耽擱了幾日雖走了一個月零
兩日日子有限怕爺心焦可不赶著來了賈珍道我說呢怎麼
今兒纔來我纔看那单子上今年你這老貨又來打擂臺來了
烏進孝忙進前兩步回道回爺說今年年成實在不好從三月
下雨接連着直到八月竟沒有一連晴過五六日九月一場碗
大的雹子方近二三百里地方連人帶房並牲口粮食打傷了
上千上萬的所以纔這樣小的並不敢說謊賈珍皺眉道我算

定你至少也有五千銀子來這彀做什麼的如今你們一共只
剩了八九個庄子今年倒有兩處報了旱潦你們又打擂臺真
真是叫別過年了烏進孝道爺的這地方還算好呢我兄弟離
我那裡只一百多地竟又大差了他現管着那府八處庄地比
爺這邊多着幾倍今年也是這些東西不過二三千兩銀子也
是有饑荒打呢賈珍道正是呢我這邊到可已沒什麼外項大
事不過是一年的費用我受用些就費些我受些委曲就省些
再者年例送人請人我把臉皮厚些也就完了比不得那府裡
這幾年添了許多花錢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却又不添
些銀子產業這一二年裡賠了許多不和你們要找誰去烏進

孝笑道那府裡如今雖添了事有去有來娘娘和萬歲爺豈不賞呢賈珍聽了笑向賈蓉等道你們聽聽他說的可笑不可笑賈蓉等忙笑道你們山坳海沿子上的人那裡知道這道理娘娘難道把皇上的庫給我們不成他心裡總有這心他不能作主豈有不賞之禮按時按節不過是些彩緞古董頑意兒就是賞也不過一百兩金子纔值一千多兩銀子彀什麼這二年那一年不賠出幾千兩銀子來頭一年省親連蓋花園子我算算那一注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二年再省一回親只怕就精窮了賈珍笑道所以他們庄家老寔人外明不知裡暗的事黃栢木作了磬搥子外頭體面裡頭苦賈蓉又說又笑向賈珍道果

真那府裡窮了前兒我聽見二嬸娘和鴛鴦悄悄商議要偷老太太的東西去當銀子呢賈珍笑道那又是鳳姑娘的鬼那裡就窮到如此他必定是見去路大了寔在賠得狠了不知又要省那一項的錢先設出這法子來使人知道說窮到如此了我心裡那有個算盤還不至此田地說着便命人帶了烏進孝出去好生待他不在話下這裡賈珍吩咐將方纔各物留出供祖宗的來將各樣取了些命賈蓉送過榮府裡來然後自已留了家中所用的餘者派出等第一分一分的堆在月臺底下命人將族中子姪喚來分給他們接着榮國府也送了許多供祖之物及給賈珍之物賈珍看著收拾完備供器靸着鞋披著一件

猞猁猻大皮袄命人在廳柱下石堦上太陽中鋪了一個大狼皮褥子負暄閑看各子弟們來領取年物因見賈芹亦來領物賈珍叫他過來說道你做什麽也來了誰叫你來的賈芹垂手回說聽見大爺這裡叫我們領東西我没等人去就來了賈珍道我這東西原是給你那些閒著無事没進益的叔叔兄弟們的那二年你閒著我也給過你的你如今在那府裡管事家廟裡管和尚道士們一月又有你的分例外這些和尚的分例銀錢都從你手裡過你還來取這個來太也貪了你自已瞧瞧你穿的可像個手裡使錢辦事的先前的說没進益如今又怎麽阿比先倒不像了賈芹道我家裡原人口多費用大賈珍冷笑

道你又支吾我你在家廟裡幹的事打諒我不知道呢你到那裡自然是爺了没人敢抗違你你手裡又有了錢離著我們又遠你就為王稱霸起來夜夜招聚匪類賭錢養老婆小子這會子花得這個形像你還敢領東西來領不成東西領一頓馱水棍去纔罷等過了年我必和你二叔說你回來賈芹紅了臉不敢答言人回北府王爺送了對聯荷包來了賈珍聽說忙命賈蓉出去款待只說我不在家賈蓉去了這裡賈珍攆走賈芹看着領完東西回屋給尤氏吃畢晚飯一宿無話至次日更忙不必細說已到了臘月二十九日了各色齋供兩府中都換了門神聯對掛牌新油了桃符煥然一新寧國府從大門儀門大廳

煖閣內廳內三門內儀門並內垂門直到正堂一路正門大開兩邊堦下一色硃紅大高燭點的兩條金龍一般次日由賈母有封誥者皆按品級着朝服先坐八人大轎帶領衆人進宮朝賀行禮領宴畢回來便到寧府煖閣下轎諸子弟有未隨入朝者皆在寧府門前排班伺侯然後引入宗祠且說寶琴是初次進賈祠觀看一面細細留神打諒這宗祠原來寧府西邊另一個院子黑油柵欄內五間大門上面懸一匾寫著是賈氏宗祠四個字傍書特晉爵太傅前翰林掌院事王希獻書兩邊有一副長聯寫道

肝腦塗地兆姓賴保育之恩

功名貫天百代仰烝嘗之盛

也是王太傅所書進入院中白石甬路兩邊皆是蒼松翠栢月臺上鼎設着古銅彝等器抱厦前面懸一塊九龍金匾寫道

星輝輔弼

乃先皇御筆兩邊一副對聯寫道是

勳業有光昭日月

功名無間及兒孫

也是御筆五間正殿前懸一塊鬧龍塡青匾寫道是

愼終追遠

傍邊一副對聯寫道是

已後兒孫承福德
　至今黎庶念寧榮
俱是御筆裡邊燈燭輝煌錦幔繡幙雖列著些神主却看不真只見賈府人分了昭穆排班立定賈敬主祭賈赦陪祭賈珍獻爵賈璉賈琮獻帛寶玉捧香賈菖賈菱展拜墊守焚池青衣樂奏三獻爵與拜畢焚帛奠酒禮畢樂止退出衆人圍隨賈母至正堂上影前錦帳高掛彩屏張護香燭輝煌上面正居中懸著榮寧二祖遺像皆是披蟒腰玉兩邊還有幾軸列祖遺像賈荇賈芷等從內儀門挨次站列直到正堂廊下檻外方是賈敬賈赦檻內是各女眷衆家人小廝皆在儀門之外每一道菜至傳

至儀門賈荇賈芷等便接了挨次傳至堦下賈敬手中賈蓉係長房長孫獨他隨女眷在檻裡每賈敬捧菜至傳於賈蓉賈蓉便傳於他媳婦又傳於鳳姐尤氏諸人直傳至供桌前方傳與王夫人王夫人傳與賈母賈母方捧放在桌上邢夫人在供桌之西東向立同賈母供放直至將菜飯湯點酒茶傳完賈蓉方退出去歸入賈芹階位之首當時凡從文旁之名者賈敬為首下則從玉者賈珍為首再下從草頭者賈蓉為首左昭右穆男東女西俟賈母拈香下拜衆人方一齊跪下將五間大廳三間抱廈內外廊簷堦上堦下兩丹墀內花團錦簇塞的無一些空地鴉雀無聞只聽鏗鏘叮噹金鈴玉珮微微搖曳之聲並起跪

靴履颯沓之響一時禮畢賈敬賈赦等便忙退出至榮府專候與賈母行禮尤氏上房地下鋪滿紅毡當地放着象鼻三足泥鰍流金琺瑯大火盆正面炕上鋪着新猩紅毡子設着大紅彩繡雲龍捧壽的靠背引枕坐褥外另有黑狐皮的袱子搭在上面大白狐皮坐褥請賈母上去坐了兩邊又鋪皮褥請賈母一輩的兩三位妯娌坐了這邊橫頭排插之後小炕上也鋪了皮褥讓邢夫人等坐下地下兩面相對十二張雕漆椅上都是一色灰鼠椅搭小褥每一張椅下一個大銅腳爐讓寶琴等姊妹坐尤氏用茶盤親捧茶與賈母賈蓉媳婦捧與衆老祖母然後尤氏又捧與邢夫人等賈蓉媳婦又捧與衆姐妹鳳姐李紈等

只在地下伺候茶畢邢夫人等便先起身來侍賈母吃茶賈母與年老妯娌們閒話了兩三句便命看轎鳳姐兒忙上去攙起來尤氏笑回說已經預備下老太太的晚飯每年都不肯賞些體面用過晚飯再過去果然我們就不濟鳳丫頭了鳳姐兒攙着賈母笑道老祖宗走罷偺們家去吃去別理他賈母笑道你這裡供着祖宗忙得什麼兒是的那裡還擱的住我鬧況且我每年不吃你們也要送去的不如還送了來我吃不了留着明兒再吃豈不多吃些說的衆人都笑了又吩咐他好生派妥當人夜裡坐着看香火不是大意得的尤氏答應了一面走出來至暖閣前尤氏等閃過屏風小廝們纔領轎夫請了轎出大門

尤氏亦隨邢夫人等回至榮府這裡轎出大門這一條街上東一邊設立着寧國公的儀仗執事樂器來往行人皆屏退不從此過一時來至榮府也是大門正門一直開到裡頭如今便不在煖閣下轎了過了大廳轉灣向西至賈母這邊正廳上下轎衆人圍隨同至賈母正堂中間亦是錦裀綉屏煥然一新當地火盆內焚着松柏香百合草賈母歸了坐老嬤嬤來回老太太們來行禮賈母忙起身要迎只見兩三個老妯娌已進來了大家挽手笑了一回讓了一回吃茶去後賈母只送至內儀門就回來歸了正坐賈敬賈赦等領了諸子弟進來賈母笑道一年家難爲你們不行禮罷一面男一起女一起一起一起俱行過

了禮左右設下交椅然後又按長幼挨次歸坐受禮兩府男女小廝丫嬛亦按差役上中下行禮畢然後散了押歲錢並荷包金銀錁等物擺上合歡宴來男東女西歸坐獻屠蘇酒合歡湯吉祥菓如意糕畢賈母起身進內間更衣衆人方各散出那晚各處佛堂灶王前焚香上供王夫人正房院內設着天地紙馬香供大觀園正門上也挑着角燈兩傍高照各處皆有路燈上下人等打扮的花團錦簇一夜人聲雜沓語笑喧填爆竹起火絡繹不絕至次日五鼓賈母等人按品上粧擺全副執事進宮朝賀兼祝元春千秋領宴回來又至寧府祭過列祖方回來受禮畢便換衣歇息所有賀節來的親友一槩不會只和薛姨媽李

嬸娘、二人說話隨便或和寶玉寶釵等姐妹赶圍棋摸牌作戲王夫人和鳳姐天天忙着請人吃年酒那邊廳上和院內皆是戲酒親友絡繹不絕一連忙了七八天纔完了早又元宵將近寧榮二府皆張燈結彩十一日是賈赦請賈母等次日賈珍又請賈母王夫人和鳳姐兒也連日被人請去吃年酒不能勝記至十五這一晚上賈母便在大花廳上命擺幾席酒定一班小戲滿挂各色花燈帶領榮寧二府各子侄孫男孫媳等家宴賈敬素不飲酒茹葷因此不去請他十七日祀祖已完他就出城修養就是這幾天在家也只靜室默處一槩無聞不在話下賈赦領了賈母之賞告辭而去賈母知他在此不便也隨他去了

賈赦到家中和衆門客賞燈吃酒笙歌聒耳錦綉盈眸其取樂與這裡不同這裡賈母花廳上擺了十來席酒每席傍邊設一几几上設爐瓶三事焚着御賜百合宮香又有八寸來長四五寸寬二三寸高點綴着山石的小盆景俱是新鮮花卉又有小洋漆茶盤放着舊窰十錦小茶盃又有紫檀雕嵌的大紗透繡花草詩字的瓔珞各色舊窰小瓶中都點綴着歲寒三友玉棠富貴等鮮花上面兩席是李嬸娘薛姨媽坐東邊單設一席乃是雕夔龍護屏矮足短榻靠背引枕皮褥俱全榻上設一個輕巧洋漆描金小几几上放着茶碗漱盂洋巾之類又有一個眼鏡匣子賈母歪在榻上和衆人說笑一回又取眼鏡向戲臺上

照一回又說想我老了骨頭疼容我放肆些歪着相陪能又命
琥珀坐在榻上拿着美人拳搥腿榻下並不擺席面只一張高
几設着高架纓絡花瓶香爐等物外另設一小高桌擺着杯在
傍邊一席命寶琴湘雲黛玉寶玉四人坐着每饌菓菜來先捧
給賈母看喜則留在小桌上嚐嚐仍撤了放在席上只算他四
人跟着賈母坐下面方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位下邊便是尤氏
李紈鳳姐賈蓉的媳婦西邊便是寶釵李紋李綺岫烟迎春姐
妹等兩邊大梁上掛著聯三聚五玻璃彩穗燈每席前豎着倒
垂荷葉一柄柄上有彩燭插着這荷葉乃是洋鏨琺瑯活信可
以扭轉向外將燈影逼住照着看戲分外真切窻槅門戶一齊

摘下全掛彩穗各種宮燈廊簷內外及兩邊遊廊罩棚將羊角
玻璃戳紗料絲或繡或畫或絹或紙諸燈掛滿廊上幾席就是
賈珍賈璉賈環賈琮賈蓉賈芹賈芸賈菖賈菱等賈母也曾差
人去請衆族中男女奈他們有年老的懶于熱鬧有家內沒有
人又有疾病淹留要來竟不能來有一等妒富愧貧不肯來的
更有憎畏鳳姐之爲人賭氣不來的更有羞手羞脚不慣見人
不敢來的因此族中雖外女眷來者不過賈藍之母婁氏帶了
賈藍來男人只有賈芹賈芸賈菖賈菱四個現在鳳姐麾下辦
事的來了當下人雖不全在家庭小宴也算熱鬧的當下又有
林之孝的媳婦帶了六個媳婦抬了三張炕桌每一張上搭着

一條紅氊放著選淨一般大新出局的銅錢大用紅繩串穿著每二人搭一張共三張林之孝家的叫將那兩張擺至薛姨媽李嬸娘的席下將一張送至賈母榻下賈母便說放在當地罷這媳婦素知規矩放下棹子一並將錢都打開將紅繩抽去堆在桌上此時唱的西樓會正是這齣將完于叔夜賭氣去了那文豹便發科渾道你賭氣去了恰好今日正月十五榮國府裡老祖宗家宴待我騎了這馬赶進去討些菓子吃是要緊的說畢引得賈母等都笑了薛姨媽等都說好個鬼頭孩子可憐見的鳳姐便說這孩子纔九歲了賈母笑說難為他說得巧說了一個賞字早有三個媳婦已經手下預備下小笸籮聽見一個

賞字走上去將棹上散堆錢每人撮了一笸籮走出來向戲臺說老祖宗姨太太親家太太賞文豹買菓子吃的說畢向臺上一撒只聽豁啷啷滿臺的錢响賈珍賈璉已命小厮們抬大笸籮的錢預備未知怎生賞去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十三回終


中华古籍保护


中华古籍保护

紅樓夢第五十四回終

史太君破陳腐舊套 王熙鳳效戲彩斑衣

却說賈珍賈璉暗暗預備下大笸籮的錢聽見賈母說賞忙命小厮們快撒錢只聽滿臺錢响賈母大悅二人遂起身小厮們忙將一把新煖銀壺捧來遞與賈璉手內隨了賈珍趨至裡面賈珍先到李嬸娘席上躬身取下杯來回身賈璉忙斟了一盞然後便至薛姨媽席上也斟了二人忙起來笑說二位爺請坐着罷了何必多禮於是除邢王二夫人滿席都離了席也俱垂手傍站賈珍等至賈母榻前因榻矮二人便屈膝跪了賈珍在前捧盃賈璉在後捧壺雖秪二人捧酒那賈琮弟兄等却都是

一溜排班隨着他二人進來見他二人跪下都一溜跪下寶玉也忙跪下湘雲悄推他笑道你這會子又幫着跪下做什麽有這麽著的呢你也去斟一巡酒豈不好寶玉悄笑道再等一會再斟去說著等他二人斟完起來又給邢王夫人斟過了賈珍笑說妹妹們怎麽著呢賈母等都說道你們去罷他們倒便宜些呢賈珍等方退出當下天有二鼓戲演的是八義觀燈八齣正在熱鬧之際寶玉因下席往外走賈母問往那裡去外頭炮張利害留神天上吊下火紙來燒着寶玉笑回說不往遠去只出去就來賈母命婆子們好生跟着要是寶玉出來只有麝月秋紋幾個小丫頭隨著賈母因說襲人怎麽不見他如今也有

些拿大了单支使小女孩兒出來王夫人忙起身笑說道他媽前日殁了因有熱孝不便前頭來賈母點頭又笑道跟主子却講不起這孝與不孝要是他還跟我難道這會子也不在這裡這些竟成了例了鳳姐兒忙過來笑回道今晚便没孝那園子裡頭也須得看着燈燭花爆最是擔險的這裡一唱戲園子裡的誰不來偷瞧瞧他還細心各處照看况且這一散後寶兄弟囘去睡覺各色都是齊全的若他再來了衆人又不經心散了囬去鋪蓋也是冷的茶水也不齊全便各色都不便宜自然我叫他不用來老祖宗要叫他來他就叫他就是了賈母聽了這話忙說你這話狠是你必想的週到快别叫他了但只他媽幾

時没了我怎麼不知道鳳姐兒笑道前兒襲人去親自回老太太的怎麼倒忘了賈母想了一想笑道想起來了我的記性竟平常了衆人都笑說老太太那裡記得這些事賈母因又嘆道我想着他從小兒伏侍我一場又伏侍了雲兒末後給了個魔王給他魔魔了這好幾年他又不是偺們家根生土長的奴才没受過偺們什麼大恩典他娘没了我想着要給他幾兩銀子發送他娘也就忘了鳳姐兒道前兒太太賞了他四十兩銀子就是了賈母聽說點頭道這還罷了正好前兒鴛鴦的娘也死了我想他老子娘都在南邊我也没叫他家去守孝如今他兩處全禮何不叫他二人一處作伴去又命婆子拿些菓子菜饌點心

之類和他二人吃去琥珀笑道還等這會子他早就去了說着大家又吃酒看戲且說寶玉一逕來至園中衆婆子見他回房便不跟去只坐在園門裡茶房裡烤火和管茶的女人偷空飲酒鬥牌寶玉至院中雖是燈光燦爛却無人聲麝月道他們都睡了不成偺們悄悄進去唬他們一跳也是大家躡手躡脚潛踪進鏡壁去一看只見襲人和一個人對歪在地炕上那一頭鴛鴦歎了一聲說道天下事可知難定論理你單身在這裡父母在外頭每年他們東去西來沒個定準想來你是再不能送終的了偏生今年就死在這裡你倒出去送了終襲人道正是

我也想不到能彀看着父母殯殮回了太太又賞了四十兩銀子這倒也筭養我一塲我也不敢妄想了寶玉聽了忙轉身悄向麝月等道誰知他也來了我這一進去他又賭氣走了不如偺們回去罷讓他兩個清清凈凈的說話襲人正在那裡悶着幸他來的好說着仍悄悄出來寶玉便走過山石後去站着撩衣麝月秋紋皆站住背過臉去口內笑說蹲下再解小衣留神風吹了肚子後面兩個小丫頭那裡小解忙先出去茶房內預備水去了這裡寶玉剛過來只見兩個媳婦迎面來了又問是誰秋紋道寶玉在這裡呢大呼小叫留神唬着罷那媳婦們忙笑道我們不知大節下來惹禍了姑娘們可連日辛苦了說着

已到跟前麝月等問手裡拿著什麽媳婦道外頭唱的是八義
没唱混元盒那裡又跑出金花娘娘來了寶玉命揭起來我瞧
瞧秋紋麝月忙上去將兩個盒子揭開兩個媳婦忙蹲下身子
寶玉看了兩個盒內都是席上所有的上等菓品菜饌了一
點頭就走麝月等忙胡亂擲了盒蓋跟上來寶玉笑道這兩個
女人倒和氣會說話他們天天乏了倒說你們連日辛苦倒不
是那矜功自伐的麝月道這兩個就好那不知理的是太太那
理寶玉道你們是明白人擔待他們是粗夯可憐的人就完了
一面說一面就走出了園門那幾個婆子雖吃酒鬭牌却不住
出來打探見寶玉出來也都跟上來到了花廳廊上只見那兩

個小丫頭一個捧著個小盆又一個搭著手巾又拿著漚子小
壺兒在那裡久等秋紋先忙伸手向盆內試了試說道你越大
越粗心了那裡弄得這冷水小丫頭笑道姑娘瞧瞧這個天我
怕水冷倒的是滾水這還冷了正說着可巧見一個老婆子提
著一壺滾水走來小丫頭就說好奶奶過來給我倒上些水那
婆子道姐姐這是老太太沏茶的勸你去舀罷那裡就走大了
脚呢秋紋道不管你是誰的你不給我管把老太太的茶吊子
倒了洗手那婆子回頭見了秋紋忙提起壺來倒了些秋紋道
彀了你這麽大年紀也沒見識誰不知是老太太的要不着的
就敢要了婆子笑道我眼花了沒認出這姑娘來寶玉洗了手

那小丫頭子拿小壺兒倒了漚子在他手內寶玉洗了手秋紋麝月也趁熱水洗了一回跟進寶玉來寶玉便要了一壺煖酒也從李嬸娘斟起他二人也笑讓坐賈母便說他小人家兒讓他斟去大家到要乾過這盃說着便自巳乾了那王二夫人也忙乾了薛姨媽李嬸娘也只得乾了賈母又命寶玉道你連姐姐妹妹的一齊斟上不許亂斟都要叫他乾了玉寶聽說答應着一一按次斟上了至黛玉前偏他不飲拿起盃來放在寶玉唇邊寶玉一氣飲乾黛玉笑說多謝寶玉替他斟上一盃鳳姐兒便笑道寶玉別喝冷酒仔細手顫明兒寫不的字拉不的弓寶玉道沒有吃冷酒鳳姐兒笑道我知道沒有不過白囑咐你

然後寶玉將裡面斟完只除賈蓉之妻是命丫鬟們斟的復出至廊下又給賈珍等斟了坐了一回方進來仍歸舊坐一時上湯之後又接著獻元宵賈母便命將戲暫歇歇小孩子們可憐見的也給他們些滾湯熱菜的吃了再唱又命將各樣菓子元宵等物拿些給他們吃一時歇了戲便有婆子帶了兩個門下常走的女先兒進來放了兩張杌子在那一邊賈母命他們坐了將絃子琵琶遞過去賈母便問李薛二人聽什麼書他二人都回說不拘什麼都好賈母便問近來可又添些什麼新書兩個女先回說倒有一段新書是殘唐五代的故事賈母問是何名女先兒回說這叫做鳳求鸞賈母道這個名字倒好不知因什

麼起的先說大槩你若好再說女先兒道這書上乃是說殘唐之時那一位鄉紳本是金陵人氏名喚王忠曾做兩朝宰輔如今告老還家膝下只有一位公子名喚王熙鳳衆人聽了笑將起來賈母笑道這不象了我們鳳丫頭了媳婦忙上去推他說是二奶奶的名字少混說賈母道你只管說罷女先兒忙笑着站起來說我們該死了不知是奶奶的諱鳳姐兒笑道怕什麼你說罷重名重姓的多着呢女先兒又說道那年王老爺打發了王公子上京赶考那日遇了大雨到了一個庄子上避雨誰知這庄上也有位鄉紳姓李與王老爺是世交便留下這公子住在書房裡這李鄉紳膝下無兒只有一位千金小姐這小姐

芳名叫做雛鸞琴棋書畫無所不通賈母忙道怪道叫做鳳求鸞不用說了我已經猜著了自然是王熙鳳要求這雛鸞小姐爲妻了女先兒笑道老祖宗原來聽過這回書衆人都道老太太什麼没聽見過就是没聽見也猜着了賈母笑道這些書就是一套子左不過是些佳人才子最没趣兒把人家女兒說的這麼壞還說是佳人編的連影兒也没有了開口都是鄉紳門第父親不是尚書就是宰相一個小姐必是愛如珍寶這小姐必是通文知禮無所不曉竟是絕代佳人只見了一個清俊男人不管是親是友想起他的終身大事來父母也忘了書也忘了鬼不成鬼賊不成賊那一點兒像個佳人就是滿腹文章做

出這樣事來也筭不得是佳人了比如一個男人家滿腹的文章去做賊難道那王法看他是個才子就不入賊情一案了不成可知那編書的是自已堵自已的嘴再者既說是世宦書香大家子的小姐又知禮讀書連夫人都知書識禮的就是告老還家自然奶媽子丫頭伏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麽這些書上凡有這樣的事就只小姐和緊跟的一個丫頭知道你們想想那些人都是管做什麽的可是前言不答後語了不是衆人聽了都笑說老太太這一說是謊都批出來了賈母笑道有個原故編這樣書的人有一等妬人家富貴的或者有求不遂心所以編出來遭塌人家再有一等人他自已看了這些書看邪了想着得一個佳人纔好所以編出來取樂兒他何常知道那世宦讀書人家兒的道理别說那書上那些大家子如今眼下拿着偺們這中等人家說起也没那樣的事别叫他謅掉了下巴膆子罷所以我們從不許說這些書連丫頭們也不懂這些話這幾年我老了他們姐兒們住的遠我偶然悶了說幾句聽聽他們一來就忙着止住了李薛二人都笑說這正是大家子的規矩連我們家也没有這些雜話叫孩子們聽見鳳姐兒走上來斟酒笑道罷罷酒冷了老祖宗喝一口潤潤嗓子再掰謊罷這一回就叫做掰謊記就出在本朝本地本年本月本日本時老祖宗一張口難說兩家話花開兩朶各表一枝是真是謊且

不表再整觀燈看戲的人老祖宗且讓這二位親戚吃盃酒看
兩齣戲着再從逐朝話言掰起如何一面說一面斟酒一面笑
未說完衆人俱已笑倒了兩個女先兒也笑個不住都說奶奶
好剛口奶奶要一說書真連我們吃飯的地方都沒了薛姨媽
笑道你少興頭些外頭有人比不得往常鳳姐兒笑道外頭只
有一位珍大哥哥我們還是論哥哥妹妹從小兒一處淘氣淘
了這麼大這幾年因做了親我如今立了多少規矩了便不是
從小兒兄妹只論大伯子小嬸兒那二十四孝上斑衣戲彩他
們不能來戲彩引老祖宗笑一笑我這裡好容易引的老祖宗
笑一笑多吃了一點東西大家喜歡都該謝我纔是難道反笑

我不成賈母笑道可是這兩日我竟沒有痛痛的笑一場倒是
虧他纔一路說笑的我這裡痛快了些我再吃鍾酒吃着酒又
命寶玉來敬你姐姐一杯鳳姐兒笑道不用他敬我討老祖宗
的壽罷說着便將賈母的杯拿起來將半盃剩酒吃了將盃遞
與丫鬟另將溫水浸的盃換一個上來於是各席上的都撤去
另將溫酒浸着的代換斟了新酒上來然後歸坐女先兒回說
老祖宗不聽這書或者彈一套曲子聽聽罷賈母道你們兩個
對一套將軍令罷二人聽說忙合絃按調撥弄起來賈母因問
天有幾更了衆婆子忙回三更了賈母道怪道寒浸浸的起來
早有衆丫鬟拿了添換的衣裳送來王夫人起身陪笑說道老

太太不如挪進煖閣裡地炕上倒也罷了道二位親戚也不是外人我們陪著就是了賈母聽說笑道既這樣說不如大家都挪進去豈不煖和王夫人道恐裡頭坐不下賈母道我有道理如今也不用這些棹子只用兩三張逬起來大家坐在一處擠著又親熱又煖和衆人都道這纔有趣兒說着便起了席衆媳婦忙撤去殘席裡面直順逬了三張大棹又添換了菓饌擺好賈母便說都別拘禮聽我分派你們就坐纔好說着便讓薛李正面上坐自巳西向坐了叫寶琴黛玉湘雲三人皆緊依左右坐下向寶玉說你挨着你太太于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中夾着寶玉寶釵等姐妹在西邊挨次下去便是婁氏帶着賈藍尤氏

李紈夾着賈蘭下面橫頭是賈蓉媳婦胡氏賈母便說珍哥帶著你兄弟們去罷我也就睡了賈珍等忙答應又都進來聽吩咐賈母道快去罷不用進来纔坐好了又都起來你快歇著罷明兒還有大事呢賈珍忙答應了又笑道留下蓉兒斟酒纔是賈母笑道正是忘了他賈珍應了一個是便轉身帶領賈璉等出來二人自是歡喜便命人將賈琮賈璜各自送回家去便約了賈璉去追歡買笑不在話下這裡賈母笑道我正想着雖然這些人取樂必得重孫一對雙全的在席上纔好蓉兒這可全了蓉兒和你媳婦坐在一處倒也團圓了因有家人媳婦呈上戲單賈母笑道我們娘兒們正說得興頭又要吵起來况且那

孩子們熬夜怪冷的也罷且叫他們的女孩子們叫他來就在這台上唱兩齣也給他們瞧瞧媳婦子們聽了答應出來忙的一面着人往大觀園去傳人一面二門口去傳小厮們伺候小厮們忙至戲房將班中所有大人一槩帶出只留下小孩子們一時梨香院的教習帶了文官等十二人從遊廊角門出來婆子們抱着幾個軟包因不及抬箱料着賈母愛聽的三五齣戲的彩衣包了來婆子們帶了文官等進去見過只垂手站着賈母笑道大正月裡你師父也不放你們出來逛逛你們如今唱什麼纔剛八齣八義鬧的我頭疼咱們清淡些好你瞧瞧薛姨太太這李親家太太都是有戲的人家不知聽

過多少好戲的這些姑娘們都比咱們家的姑娘見過好戲聽過好曲子如今這小戲子又是那有名頑戲的人家的班子雖是小孩子却比大班子還强咱們好歹別落了褒貶少不得弄個新樣兒的叫芳官唱一齣尋夢只用簫和笙笛餘者一槩不用文官笑道老祖宗說的是我們的戲自然不能入姨太太和親家太太姑娘們的眼不過聽我們一個發脫口齒再聽個喉嚨罷了賈母笑道正是這話了李嬸娘薛姨媽喜的笑道好個靈透孩子你也跟着老太太打趣我們賈母笑道我們這原是隨便的頑意兒又不出去做買賣所以竟不大合時說着又叫葵官唱一齣惠明下書也不用抹臉只用這兩齣叫他們二位

太太聽個助意兒罷了若省了一點兒力我可不依文官等聽了出來忙去扮演上臺先是尋夢次是下書衆人鴉雀無聞薛姨媽笑道實在戲也看過幾百班從沒見過只用簫管的賈母道也有只是像方纔西樓楚江晴一隻多有小生吹簫合的這合大套的實在少這也在人講究罷了這算什麼出奇又指著湘雲道我像他這麼大的時候兒他爺爺有一班小戲偏有一個彈琴的湊了西廂記的聽琴玉簪記的琴挑續琵琶的胡笳十八拍竟成了真的了比這個更如何衆人都道那更難得了賈母於是叫過媳婦們來吩咐文官等叫他們吹彈一套燈月圓媳婦們領命而去當下賈蓉夫妻二人捧酒一巡鳳姐兒因

賈母十分高興便笑道趁着女先兒們在這裡不如偺們傳梅行一套春喜上眉梢的令如何賈母笑道這是個好令正對時景兒忙命人取了黑漆銅釘花腔令鼓來給女先兒擊着席上取了一枝紅梅賈母笑道到了誰手裡住了鼓吃一杯也要說些什麼纔好鳳姐兒笑道依我說誰像老祖宗要什麼有什麼呢我們這不會的不沒意思嗎怎麼能雅俗共賞纔好不如誰住了誰說個笑話兒罷衆人聽了都知道他素日善說笑話兒肚內有無限的新鮮趣令今見如此說不但在席的諸人喜歡連地下伏侍的老小人等無不歡喜那小丫頭子們都忙去找姐姐叫妹妹的告訴他們快來聽二奶奶又說笑話兒了衆

丫頭子們便擠了一屋子于是戲完樂罷賈母將些湯細點菓給文官等吃去便命响鼓那女先兒們都是慣熟的或緊或慢或如殘漏之滴或如迸豆之急或如驚馬之馳或如疾電之光忽然暗其鼓聲那梅方遞至賈母手中鼓聲恰住大家哈哈大笑賈蓉忙上來斟了一杯衆人都笑道自然老太太先喜了我們纔托賴些喜賈母笑道這酒也罷了只是這笑話兒倒有些難說衆人都說老太太的比鳳姑娘說的還好賞一個我們也笑一笑賈母笑道並沒有新鮮招笑兒的少不得老臉皮厚的說一個罷因說道一家子養了十個兒子娶了十房媳婦兒惟有第十房媳婦兒聰明伶俐心巧嘴乖公婆最疼成日家說那

九個不孝順這九個媳婦兒委屈便商議說偺們九個心裡孝順只是不像那小蹄子兒嘴巧所以公公婆婆只說他好這委屈向誰訴去有主意的說道偺們明兒到閆王廟去燒香和閆王爺說去問他一問叫我們托生爲人怎麼单单給那小蹄子兒一張乖嘴我們都入了夯嘴裡頭那八個聽了都喜歡說這個主意不錯第二日便都往閆王廟裡來燒香九個都在供桌底下睡著了九個魂專等閆王駕到左等不來右等也不到正着急只見孫行者駕着觔斗雲來了看見九個魂便要拿金箍棒打來唬得九個魂忙跪下央求孫行者問起原故來九個人忙細細的告訴了他孫行者聽了把脚一跺歎了一口氣道這

原故幸虧遇見我等着閻王來了他也不得知道八個人聽了就求說大聖發個慈悲我們就好了孫行者笑道那也不難那日你們妯娌十個托生時可巧我到閻王那裡去因爲撒了一泡尿在地下你那個小嬸兒便吃了你們如今要伶俐嘴乖有的是尿再撒泡你們吃就是了說畢大家都笑起來鳳姐兒笑道好的呀幸而我們都是夯嘴夯腮的不然也就吃了猴兒尿了尤氏婁氏都笑向李紈道偺們這裡頭誰是吃過猴兒尿的別粧没事人兒薛姨媽笑道笑話兒在對景就發笑說着又擊起鼓來小丫頭子們只要聽鳳姐兒的笑話便悄悄的和女先兒說明以咳嗽爲記須臾傳至兩遍剛到了鳳姐兒手裡小丫

頭子們故意咳嗽女先兒便住了衆人齊笑道這可拿住他了快吃了酒說一個好的罷別太鬬人笑的腸子疼鳳姐兒想一想笑道一家子也是過正月節合家賞燈吃酒真真的熱鬧非常祖婆婆太婆婆媳婦孫子媳婦重孫子媳婦親孫子姪孫孫子重孫子灰孫子滴里搭拉的孫子孫女兒外孫女兒姨表孫女兒姑表孫女兒噯喲喲眞好熱鬧衆人聽他說着已經笑了都說聽這數貧嘴的又不知要編派那一個呢尤氏笑道你要招我我可撕你的嘴鳳姐兒起身拍手笑道人家這裡費力你們緊著混我就不說了賈母笑道你說你的底下怎麽樣鳳姐兒想了一想笑道底下就團團的坐了一屋子吃了一夜酒

就散了衆人見他正言厲色的說了也都再無有別話怔怔的還等往下說只覺他氷冷無味的就住了湘雲看了他半日鳳姐兒笑道再說一個過正月節的幾個人拿著房子大的炮張往城外放去引了上萬的人跟着瞧去有一個性急的人等不得就偷着拿香點着了只見噗哧的一聲衆人鬨然一笑都散了這抬炮張的人抱怨賣炮張的捍的不結實沒等放就散了湘雲道難道本人沒聽見鳳姐兒道本人原是個聾子衆人聽說想了一回不覺失聲都大笑起來又想著先前那個沒完的問他道先那一個到底怎麼樣也該說完了鳳姐兒將棹子一拍道好囉唆到了第二日是十六日年也完了節也完了我看

人忙着收東西還鬧不清那裡還知道底下的事了衆人聽說復又笑起鳳姐兒笑道外頭已經四更多了依我說老祖宗也乏了咱們也該聾子放炮張散了罷尤氏等用絹子握著嘴笑的前仰後合指他說道這個東西真會數貧嘴賈母笑道真真這鳳丫頭越發鍊貧了一面說一面吩咐道他提起炮張來咱們也把烟火放了解解酒賈蓉聽了忙出去帶着小厮們就在院子內安下屏架將烟火設弔齊備這烟火俱係各處進貢之物雖不甚大却極精緻各色故事俱全夾着各色的花炮黛玉禀氣虛弱不禁劈拍之聲賈母便摟他在懷內薛姨媽便摟湘雲湘雲笑道我不怕寶釵笑道他專愛自已放大炮張還怕這

個呢王夫人便將寶玉摟入懷內鳳姐笑道我們是沒人疼的了尤氏笑道有我呢我摟著你你這會子又撒嬌兒了聽見放炮張就像吃了蜜蜂兒屎的今兒又輕狂了鳳姐兒笑道等散了偺們園子裡放去我比小廝們還放的好呢說話之間外面一色色的放了又放又有許多滿天星九龍入雲平地一聲雷飛天十響之類的零星小炮張放罷然後又命小戲子打了一回蓮花落撒得滿臺的錢那些孩子們滿臺的搶錢取樂上湯時賈母說夜長不覺得有些餓了鳳姐忙回說有預備的鴨子肉粥賈母道我吃些清淡的罷鳳姐兒忙道也有棗兒熬的粳米粥預備太太們吃齋的賈母道倒是這個還罷了說著已經撤

去殘席內外另設各種精緻小菜大家隨意吃了些用過漱口茶方散十七日一早又過寧府行禮伺候掩了祠門收過影像方回來此日便是薛姨媽家請吃年酒賈母連日覺得身上乏了坐了半日回來了自十八日以後親友來請或來赴席的賈母一槩不會有邢夫人王夫人鳳姐三人料理連寶玉只除王子勝家去了餘者亦皆不去只說是賈母留下解悶當下元宵已過鳳姐忽然小產了合家驚慌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十四回終

紅樓夢第五十五回終

辱親女愚妾爭閒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且說榮府中剛將年事忙過鳳姐兒因年內年外操勞太過一時不及檢點便小月了不能理事天天兩三個大夫用藥鳳姐兒自恃强壯雖不出門然籌畫計算想起什麼事來就叫平兒去回王夫人任人諫勸他只不聽王夫人便覺失了膀臂一人能有多少精神凡有了大事就自己主張將家中瑣碎之事一應都暫令李紈協理李紈本是個尚德不尚才的未免逞縱了下人王夫人便命探春合同李紈裁處只說過了一月鳳姐將養好了仍交給他誰知鳳姐禀賦氣血不足兼年幼不知保養

平生爭强鬭智心力更虧故雖係小月竟着實虧虛下來一月之後又添了下紅之症他雖不肯說出來衆人看他面目黄瘦便知失於調養王夫人只令他好生服藥調養不令他操心他自己也怕成了大症遺笑于人便想偷空調養恨不得一時復舊如常誰知服藥調養直到三月間纔漸漸的起復過來下紅也漸漸止了此是後話如今且說目今王夫人見他如此探春和李紈暫難謝事園中人多又恐失於照管特請了寶釵來托他各處小心因囑咐他老婆子們不中用得空兒吃酒鬭牌白日裡睡覺夜裡鬭牌我都知道的鳳丫頭在外頭他們還有個怕懼如今他們又該取便了好孩子你還是個妥當人你兄弟

妹妹們又小我又沒工夫你替我辛苦兩天照應照應凡有想
不到的事你來告訴我別等老太太問出來我沒話回那些人
不好你只管說他們不聽你來回我別弄出大事來纔好寶釵
聽說只得答應了時屆季春黛玉又犯了咳嗽湘雲又因時氣
所感也病臥在蘅蕪苑一天醫藥不斷探春和李紈相住間壁
二人近日同事不比往年往來回話人等亦甚不便故二人議
定每日早晨皆到園門口南邊的三間小花廳上去會齊辦事
吃過早飯於午錯方回這三間廳原係預備省親之時衆執事
太監起坐之處故省親已後也用不著了每日只有婆子們上
夜如今天已和煖不用十分修理只不過略略的陳設些便可

他二人起坐這廳上也有一處匾題着補仁諭德四字家下俗
語皆只叫議事廳兒如今他二人每日卯正至此午正方散凡
一應執事的媳婦等來往回話的絡繹不絕衆人先聽見李紈
獨辦各各心中暗喜因為李紈素日是個厚道多恩無罰的人
自然比鳳姐兒好搪塞些便添了一個探春都想着不過是個
未出閨閣的年輕小姐且素日也最平和恬淡因此都不在意
比鳳姐兒前便懈怠了許多只三四天後幾件事過手漸覺探
春精細處不讓鳳姐只不過是言語安靜性情和順而已可巧
連日有王公侯伯世襲官員十幾處皆係榮寧非親即世交之
家或有陞遷或有黜降或有婚喪紅白等事王夫人賀弔迎送

應酬不暇前邊更無人照管他一人便一日皆在廳上起坐寶釵便一日在上房監察至王夫人回方散每於夜間針線暇時臨寢之先坐了轎帶領園中上夜人等各處巡察一次他三人如此一理更覺比鳳姐兒當權時倒更謹慎了些因而裡外下人都暗中抱怨說剛剛的倒了一個巡海夜叉又添了三個鎮山太歲越發連夜裡偷著吃酒頑的工夫都沒了這日王夫人正是往錦鄉侯府去赴席李紈與探春早已梳洗伺候出門去後回至廳上坐了剛吃茶時只見吳新登的媳婦進來回說趙姨娘的兄弟趙國基昨兒出了事已回過老太太太太說知道了叫回姑娘來說畢便垂手傍侍再不言語彼時來回話者不

少都打聽他二人辦事如何若辦得妥當大家則安個畏懼之心若少有嫌隙不當之處不但不畏服一出二門還說出許多笑話來取笑吳新登的媳婦心中已有主意若是鳳姐前他便早已獻勤說出許多主意又查出許多舊例來任鳳姐揀擇施行如今他藐視李紈老實探春是年輕的姑娘所以只說出這一句話來試他二人有何主見探春便問李紈李紈想了一想便道前日襲人的媽死了聽見說賞銀四十兩這也賞他四十兩罷了吳新登的媳婦聽了忙答應了個是接了對牌就走探春道你且回來吳新登家的只得回來探春道你且別支銀子我且問你那幾年老太太屋裡的幾位老姨奶奶也有家裡的

也有外頭的有兩個分別家裡的若死了人是賞多少外頭的死了人是賞多少你且說兩個我們聽聽一問吳新登家的便都忘了忙陪笑回說道這也不是什麼大事賞多賞少誰還敢爭不成探春笑道這話胡鬧依我說賞一百倒好若不按理別說你們笑話明兒也難見你二奶奶吳新登家的笑道旣這麼說我查舊賬去此時却不記得探春笑道你辦事辦老了的還不記得倒來難我們你素日回你二奶奶也現查去若有這道理鳳姐姐還不算利害也就算是寬厚了還不快找了來我瞧再遲一日不說你們粗心倒像我們沒主意了吳新登家的滿面通紅忙轉身出來衆媳婦們都伸舌頭這裡又回別的事一

時吳家的取了舊賬來探春看時兩個家裡的賞過皆二十四兩兩個外頭的皆賞過四十兩外還有兩個外頭的一個賞過一百兩一個賞過六十兩這兩筆底下皆有原故一箇是隔省遷父母之柩外賞六十兩一個是現買葬地外賞二十兩探春便遞給李紈看了探春便說給他二十兩銀子把這賬留下我們細看吳新登家的去了忽見趙姨娘進來李紈探春忙讓坐趙姨娘開口便說道這屋裡的人都踹下我的頭去還罷了姑娘你也想一想該替我出氣纔是一面說一面便眼淚鼻涕哭起來探春忙道姨娘這話說誰我竟不懂誰踹姨娘的頭說出來我替姨娘出氣趙姨娘道姑娘現踹我我告訴誰去探春聽

說忙站起來說道我並不敢李紈也忙站起來勸趙姨娘道你們請坐下聽我說我這屋裡熬油是的熬了這麼大年紀又有你兄弟這會子連襲人都不如了我還有什麼臉連你也沒臉面別說是我呀探春笑道原來爲這個我說我並不敢犯法違禮一面便坐了拿賬番給趙姨娘瞧又念給他聽又說道這是祖宗手裡舊規矩人人都依着偏我改了不成這也不但襲人將來環兒收了屋裡的自然也是和襲人一樣這原不是什麼爭大爭小的事講不到有臉沒臉的話上他是太太的奴才我是按着舊規矩辦說辦的好領祖宗的恩典太太的恩典若說辦的不公那是他糊塗不知福也只好憑他抱怨去太太連房

子賞了人我有什麼有臉的地方兒一文不賞我也沒什麼沒臉的依我說太太不在家姨娘安靜些養神罷何苦只要操心太太滿心疼我因姨娘每每生事幾次寒心我但凡是個男人可以出得去我早走了立出一番事業來那時自有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兒家一句多話也沒我亂說的太太滿心裡都知道如今因看我重纔叫我管家務還沒有做一件好事姨娘倒先來作踐我倘或太太知道了怕我爲難不叫我管那纔正經沒臉呢連姨娘真也沒臉了一面說一面抽抽搭搭的哭起來趙姨娘沒話答對便說道太太疼你你該越發拉扯拉扯我們你只顧討太太的疼就把我們忘了探春道我怎麼忘了叫我

怎麼拉扯這也問他們各人那一個主子不疼出力得用的人那一個好人用人拉扯呢李紈在傍只管勸說姨娘別生氣也怨不得姑娘他滿心裡要拉扯口裡怎麼說的出來探春忙道這大嫂子也糊塗了我拉扯誰誰家姑娘們拉扯奴才了他們的好歹你們該知道與我什麼相干趙姨娘氣的問道誰叫你拉扯別人去了你不當家我也不來問你你如今現在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如今你舅舅死了你多給了二三十兩銀子難道太太就不依你分明太太是好太太都是你們尖酸剋薄可惜太太有恩無處使姑娘放心這也使不着你的銀子明日等出了閣我還想你額外照看趙家呢如今沒有長翎毛兒就忘了

根本只揀高枝兒飛去了探春沒聽完氣的臉白氣噎越發嗚嗚咽咽的哭起來因問道誰是我舅舅我舅舅早陞了九省的檢點那裡又跑出一個舅舅來我倒素昔按禮尊敬怎麼敬出這些親戚來了既這麼說每日環兒出去為什麼趙國基又站起來又跟他上學為什麼不拿出舅舅的款來何苦來誰不知道我是姨娘養的必要過兩三個月尋出由頭來徹底來翻騰一陣怕人不知道故意表白表白也不知道是誰給誰沒臉幸虧我還明白但凡糊塗不知禮的早急了李紈急得只管勸趙姨娘只管還嘮叨忽聽有人說二奶奶打發平姑娘說話來了趙姨娘聽說方把嘴止住只見平兒走來趙姨娘忙陪笑讓

坐又忙問你奶奶好些我正要瞧去就只沒得空兒李紈見平
兒進來因問他來作什麼平兒笑道奶奶說趙姨奶奶的兄弟
沒了恐怕奶奶和姑娘不知有舊例若照常例只得二十兩如
今請姑娘裁度着再添些也使得探春早巳拭去淚痕忙說道
又好好的添什麼誰又是二十四個月養的不然也是出兵放
馬背着主子逃出命來過的人不成你主子真個倒巧叫我開
了例他做好人拿著太太不心疼的錢樂得做人情你告訴他
我不敢添減混出主意他添他施恩等他好了出來愛怎麼添
怎麼添平兒一來時巳明白了對半今聽這話越發會意見探
春有怒色便不敢以往日喜樂之時相待只一邊垂手默侍時

值寶釵也從上房中來探春等忙起身讓坐未及開言又有一
個媳婦進來回事因探春纔哭了便有三四個小丫鬟捧了臉
盆巾帕靶鏡等物來此時探春因盤膝坐在矮板榻上那捧盆
丫鬟走至跟前便雙膝跪下高捧臉盆那兩個丫鬟也都在旁
屈膝捧着巾帕並靶鏡脂粉之飾平兒見侍書不在這裡便忙
上來與探春挽袖卸鐲又接過一条大手巾來將探春面前衣
襟掩了探春方伸手向臉盆中盥沐媳婦便回道奶奶姑娘家
學裡支環爺和蘭哥兒一年的公費平兒先道你忙什麼你睜
着眼看見姑娘洗臉你不出去伺候着倒先說話來二奶奶跟
前你也這樣沒眼色來着姑娘雖恩寬我去回了二奶奶只說

你們眼裡都沒姑娘你們都吃了虧可別怨我唬得那個媳婦忙陪笑說我粗心了一面說一面忙退出去探春一面勻臉一面向平兒冷笑道你遲了一步沒見還有可笑的連吳姐姐這麼個辦老了事的也不查清楚了就來混我們幸虧我們問他他竟有臉說忘了我說他回二奶奶事也忘了再找去我料著你主子未必有耐性兒等他去找平兒笑道他有這麼一次包管腿上的筋早折了兩根姑娘別信他們那是他們瞅着大奶奶是個菩薩姑娘又是腼腆小姐固然是托懶來混說著又向門外說道你們只管撒野等奶奶大安了咱們再說門外的眾媳婦都笑道姑娘你是個最明白的人俗語說一人作罪一人

當我們並不敢欺蔽主子如今主子是嬌客若認真惹惱了死無葬身之地平兒冷笑道你們明白就好了又陪笑向探春道姑娘知道二奶奶本來事多那裡照看得這些保不住不忽略俗語說旁觀者清這幾年姑娘冷眼看着或有該添該減的去處二奶奶沒行到姑娘竟一添減頭一件與太太有益第二件也不枉姑娘待我們奶奶的情義了話未說完寶釵李紈皆笑道好丫頭真怨不得鳳丫頭偏疼他本來無可添減之事如今聽你一說倒要找出兩件來斟酌斟酌不辜負你這話探春笑道我一肚子氣正要拿他奶奶出氣去偏他碰了來說了這些話叫我也沒了主意了一面說一面叫進方纔那媳婦來問環

爺和蘭哥家學裡這一年的銀子是做那一項用的那媳婦便回說一年學裡吃點心或者買紙筆每位有八兩銀子的使用探春道凡爺們的使用都是各屋裡月錢之內環哥的是姨娘領二兩寶玉的老太太屋裡襲人領二兩蘭哥兒是大奶奶屋裡領怎麼學裡每人多這八兩原來上學去的是爲這八兩銀子從今日起把這一項蠲了平兒回去告訴你奶奶說我的話把這一條務必免了平兒笑道早就該免舊年奶奶原說要免來着因年下忙就忘了那媳婦只得答應着去了就有大觀園中媳婦捧了飯盒子來侍書素雲早已抬過一張小飯桌來平兒也忙着上菜探春笑道你說完了話幹你的去罷在這裡又

忙什麼平兒笑道我原沒事二奶奶打發了我來一則說話二則怕這裡的人不方便叫我幫着妹妹們伏侍奶奶姑娘來了探春因問寶姑娘的怎麼不端來一處吃丫鬟們聽說忙出至簷外命媳婦們去說寶姑娘如今在廳上一處吃叫他們把飯送了這裡來探春聽說便高聲說道你別混支使人那都是辦大事的管家娘子們你們支使他要飯要茶的連個高低都不知道平兒這裡站着叫他去平兒忙答應了一聲出來那些媳婦們都悄悄的拉住笑道那裡用姑娘去叫我們已有人叫去了一面說一面用絹子撣臺階的土說姑娘站了半天乏了這太陽地裡歇歇兒罷平兒便坐下又有茶房裡兩個婆子拿

了個坐褥鋪下說石頭冷這是極干淨的姑娘將就坐一坐兒罷平兒點頭笑道多謝一個又捧了一碗精緻新茶出來也悄悄笑說這不是我們常用的茶原是伺候姑娘們的姑娘且潤一潤罷平兒遂欠身接了因指衆媳婦悄悄說道你們太鬧的不像了他是個姑娘家不肯發威動怒這是他尊重你們就藐視欺負他果然招他動了大氣不過說他一個粗糙就完了你們就現吃不了的虧他撒個嬌兒太太也得讓他一二分二奶奶也不敢怎麽你們就這麽大胆子小看他可是雞蛋往石頭上碰衆人都忙道我們何嘗敢大膽了都是趙姨娘鬧的平兒也悄悄的道罷了好奶奶們墻倒衆人推那趙姨娘原有些顛

倒着三不着兩有了事就都賴他你們素日那眼裡沒人心術利害我這幾年難道還不知道二奶奶要是略差一點兒的早叫你們這些奶奶們治倒了饒這麽著得一點空兒還要難他一難好幾次没落了你們的口聲衆人都說他利害你們都怕他惟我知道他心裡也就不算不怕的前兒我們還議論到這裡再不能依頭順尾必有兩場氣生那三姑娘雖是個姑娘你們都橫看了他二奶奶在這些大姑子小姑子裡頭也就只單怕他五分兒你們這會子倒不把他放在眼裡了正說着只見秋紋走來衆媳婦忙趕着問好又說姑娘也且歇歇裡頭擺飯呢等撤下桌子來再回話去罷秋紋笑道我比不得你們我那

裡等得說着便直要上廳去平兒忙叫快回來秋紋回頭見了平兒笑道你又在這裡充什麼外圍子的防護一面回身便坐在平兒褥上平兒悄問回什麼秋紋道問一問寶玉的月錢我們的月錢多早晚纔領平兒道這什麼大事你快回去告訴襲人說我的話憑有什麼事今日都別回若回一件管駁一件回一百件管駁一百件秋紋聽了忙問這是爲什麼平兒與衆媳婦等都忙告訴他原故又說正要找幾處利害事與有體面的人來開例作法子鎮壓與衆人作榜樣呢何苦你們先來碰在這釘子上你這一去說了他們若拿你們也作一二件榜樣又礙着老太太太太若不拿着你們做一二件人家又說偏一個向一個仗着老太太太太威勢的就怕不敢惹只拿着軟的做鼻子頭你聽聽罷二奶奶的事他還要駁兩件纔壓得衆人口聲呢秋紋聽了伸了伸舌頭笑道幸而平姐姐在這裡沒得臊一鼻子灰趁早知會他們去說着便起身走了接着寶釵的飯至平兒忙進來伏侍那時趙姨娘已去三人在板床上吃飯寶釵面南探春面西李紈面東衆媳婦皆在廊下靜候裡頭只有他們緊跟常侍的丫鬟伺候別人一槩不敢擅入這些媳婦們都悄悄的議論說大家省事罷別安著沒良心的主意連吳大娘纔都討了沒意思咱們又是什麼有臉的都一邊悄議等飯完回事此時裡面惟聞微嗽之聲不聞碗箸之响一時只見一

個丫頭將簾櫳高揭又有兩個將桌抬出茶房內有三個丫鬟捧着三個沐盆見飯桌已出三人便進去了一回又捧出沐盆並漱盂來方有侍書素雲鶯兒三個人每人用茶盤捧了三盖碗茶進去一時等他三人出來侍書命小丫頭子好生伺候着我們吃飯來換你們可又別偷坐著去衆媳婦們方慢慢的安分回事不敢如先前輕慢踈忽了探春氣方漸平因向平兒道我有一件大事早要和你奶奶商議如今可巧想起來你吃了飯快來寶姑娘也在這裡咱們四個人商議了再細細的問你奶奶可行可止平兒答應回去鳳姐因問為何去這半日平兒便笑着將方纔的原故細細說與他聽了鳳姐兒笑道好好

好好個三姑娘我說不錯只可惜他命薄沒托生在太太肚裡平兒笑道奶奶也說糊塗話了他就不是太太養的難道誰敢小看他不和別的一樣看待麽鳳姐嘆道你那裡知道雖然正出庶出是一樣但只女孩兒却比不得兒子將來作親時如今有一種輕狂人先要打聽姑娘是正出是庶出多有為庶出不要的殊不知庶出只要人好比正出的强百倍呢將來不知那個沒造化的為挑正庶悞了事呢也不知那個有造化的不挑正庶的得了去說着又向平兒笑道你知道我這幾年生了多少省儉的法子一家子大約也沒個背地裡不恨我的我如今也是騎上老虎了雖然看破些無奈一時也難寬放二則家裡

出去的多進來的少凡有大小事兒仍是照着老祖宗手裡的規矩却一年進的産業又不及先時多省儉了外人又笑話老太太太太也受委屈家下也抱怨尅薄若不趁早兒料理省儉之計再幾年就都賠盡了平兒道可不是這話將來還有三四位姑娘還有兩三個小爺們一位老太太這幾件大事未完呢鳳姐兒笑道我也慮到這裡倒也彀了寶玉和林妹妹他兩個一娶一嫁可以使不着官中錢老太太自有體己拿出來二姑娘是大老爺那邊的也不筭剩了三四個滿破着每人花上七八千銀子環哥娶親有限花上三千銀子若不彀那裡省一抿子也就彀了老太太的事出來一應都是全了的不過零星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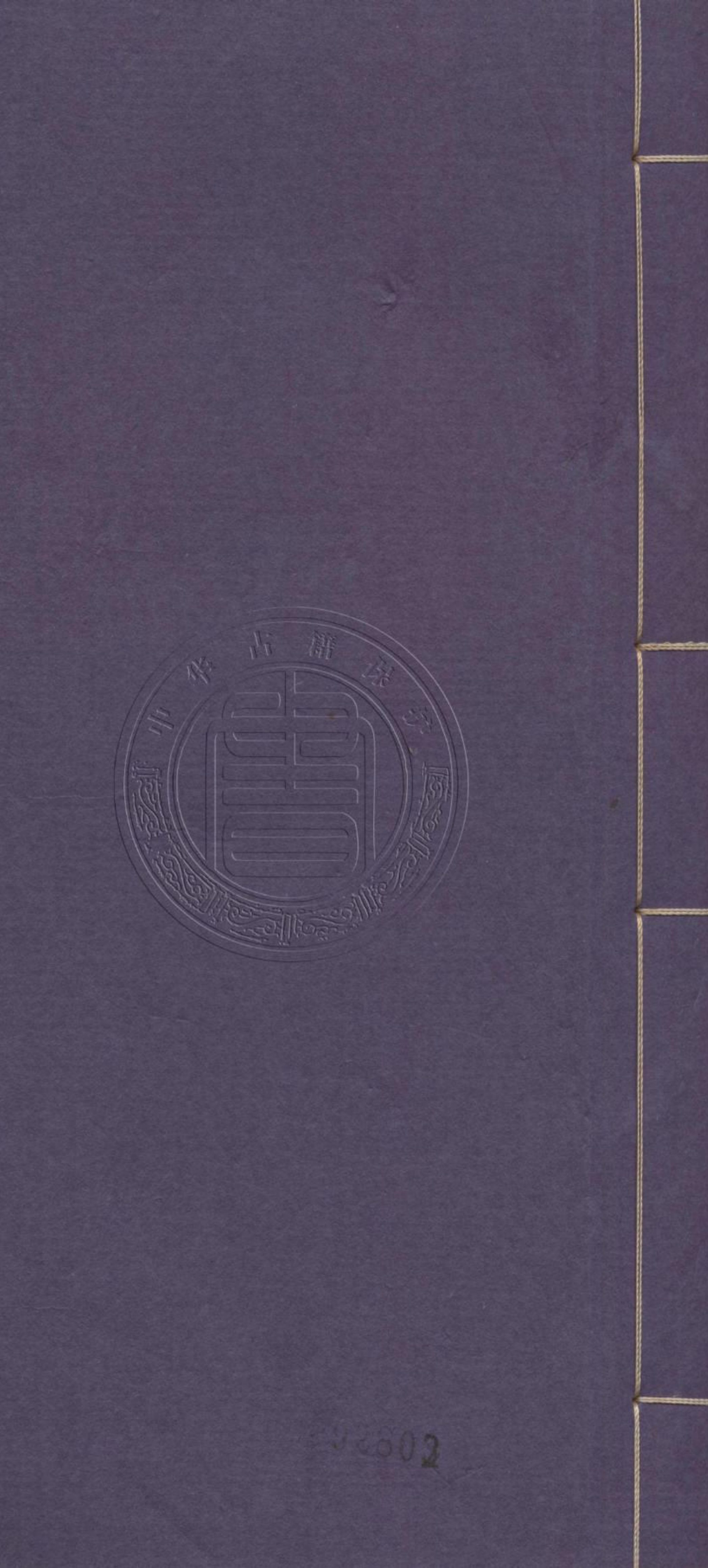
項使費些滿破三五千兩如今再儉省些陸續就彀了只怕如今平空再生出一兩件事來可就了不得了咱們且別慮後事你且吃了飯快聽他們商議什麽這正碰了我的機會我正愁没個膀臂雖有個寶玉他又不是這裡頭的貨總收伏了他也不中用大奶奶是個佛爺也不中用二姑娘更不中用亦且不是這屋裡的人四姑娘小呢蘭小子和環兒更是個燎毛的小凍猫子只等有熱竈火坑讓他鑽去罷真真一個娘肚子裡跑出這樣天懸地隔的兩個人來我想到那裡就不服再者林丫頭和寶姑娘他兩個人倒好偏又都是親戚又不好管咱們家務事況且一個是美人燈兒風吹吹就壞了一個是拿定了主

意不干巳事不張口一問搖頭三不知也難十分去問他到只剩了三姑娘一個心裡嘴裡都也來得又是偺家的正人太太又疼他雖然臉上淡淡的皆因是趙姨娘那老東西鬧的心裡却是和寶玉一樣呢比不得環兒實在令人難疼要依我的性子早攆出去了如今他既有這主意正該和他協同大家做個膀臂我也不孤不獨了按正禮天理良心上論偺們有他這一個人幫着偺們也省些心與太太的事也有益若按私心藏好上論我也太行毒了也該抽回退步回頭看看再要窮追苦尅人恨極了他們笑裡藏刀偺們兩個纔四個眼睛兩個心一時不防倒弄壞了趁着緊溜之中他出頭一料理衆人就把往日偺們的恨暫可解了還有一件我雖知你極明白恐怕你心裡挽不過來如今囑咐你他雖是姑娘家心裡却事事明白不過是言語謹慎他又比我知書識字更利害一層了如今俗語說擒賊必先擒王他如今要作法開端一定是先拿我開端倘或他要駁我的事你可別分辯你只越恭敬越說駁的是纔好千萬別想着怕我沒臉和他一强就不好了平兒不等說完便笑道你太把人看糊塗了我纔已經行在先了這會子纔囑咐我鳳姐兒笑道我是恐怕你心裡眼裡只有了我一槩沒有他人之故不得不囑咐既巳行在先更比我明白了這不是你又急了滿嘴裡你呀我的起來了平兒道偏說你你不依這不是嘴

把子再打一頓難道這臉上還沒嘗過的不成鳳姐兒笑道你這小蹄子兒要掂多少過兒纔罷你看我病的這個樣兒還來慪我呢過來坐下橫豎沒人來偺們一處吃飯是正經說着豐兒等三四個小丫頭子進來放小炕桌鳳姐只吃燕窩粥兩碟子精緻小菜每日分例菜已暫減去豐兒便將平兒的四樣分例菜端至桌上與平兒盛了飯來平兒屈一膝於炕沿之上半身猶立於炕下陪着鳳姐兒吃了飯伏侍漱口畢吩咐了豐兒些話方往探春處來只見院中寂靜人已散出要知後事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十五回終




中华古籍保护

紅樓夢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賢寶釵小惠全大體

話說平兒陪著鳳姐吃了飯伏侍盥漱畢方往探春處來只見院中寂靜只有丫鬟婆子一個個都站在窗外聽候平兒進入廳中他姐妹姑嫂三人正商議些家務說的便是年內賴大家請吃酒他家花園中事故見他來了探春便命他脚踏上坐了因說道我想的事不為別的只想着我們一月所用的頭油脂粉又是二兩的事我想偺們一月已有了二兩月銀丫頭們又另有月錢可不是有同剛纔學裡的八兩一樣重重叠叠這事雖小錢有限看起來也不妥當你奶奶怎麼就沒想到這個呢

平兒笑道這有個原故姑娘們所用的這些東西自然該有分例每月每處買辦買了令女人們交送我們收管不過預備姑娘們使用就罷了沒有個我們天天各人拿着錢找人買這些去的所以外頭買辦總領了去按月使女人按房交給我們至于姑娘們每月的這二兩原不是為買這些的為的是一時當家的奶奶太太或不在家或不得閑姑娘們偶然要個錢使省得找人去這不過是恐怕姑娘們受委屈意思如今我冷眼看着各屋裡我們的姐妹都是現拿錢買這些東西的竟有了一半子我就疑惑不是買辦脫了空就是買的不是正經貨探春李紈都笑道你也留心看出來了脫空是沒有的只是遲些日

子催急了不知那裡弄些來不過是個名兒其實使不得依然還得現買就用二兩銀子另叫別人的奶媽子的弟兄兒子買來方纔使得要使官中的人去依然是那一樣的不知他們是什麼法子平兒便笑道買辦買的是那東西別人買了好的來買辦的也不依他又說他使壞心要奪他的買辦所以他們寧可得罪了裡頭不肯得罪了外頭辦事的要是姑娘們使了奶媽子們他們也就不敢說閑話了探春道因此我心裡不自在饒費了兩起錢東西又白丟一半不如竟把買辦的這一項每月蠲了為是此是第一件事第二件年裡賴大家去你也去的你看他那小園子比偺們這個如何平兒笑道還沒有偺們

這一半大樹木花草也少多著呢探春道我因和他們家的女孩兒說閑話兒他說這園子除他們帶的花兒吃的筍菜魚蝦一年還有人包了去年終足有二百兩銀子剩從那日我纔知道一箇破荷葉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錢的寶釵笑道眞眞膏粱紈袴之談你們雖是千金原不知道這些事但只你們也都念過書識過字的竟沒看見過朱夫子有一篇不自棄的文麼探春笑道雖也看過不過是勉人自勵虛比浮詞那裡眞是有的寶釵道朱子都行了虛比浮詞了那句句都是有的你纔辦了兩天事就利慾薰心把朱子都看虛浮了你再出去見了那些利弊大事越發連孔子也都看虛了呢探春笑道你這樣一

個通人竟沒看見姬子書當日姬子有云登利祿之場處運籌之界者窮堯舜之詞背孔孟之道寶釵笑道底下一句呢探春笑道如今斷章取意念出底下一句我自已罵我自已不成寶釵道天下沒有不可用的東西既可用便值錢難爲你是個聰明人這大節目正事竟沒經歷李紈笑道叫人家來了又不說正事你們且對講學問寶釵道學問中便是正事若不拿學問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三人取笑了一回便仍談正事探春又接說道偺們這個園子只算比他們的多一半加一倍算起來一年就有四百銀子的利息若此時也出脫生發銀子自然小器不是偺們這樣人家的事若派出兩個一定的人來既有

許多值錢的東西任人作踐了也似乎暴殄天物不如在園子裡所有的老媽媽中揀出幾個老成本分能知園圃的派他們收拾料理也不必要他們交租納稅只問他們一年可以孝敬些什麼一則園子有耑定之人修理花木自然一年好似一年了也不用臨時忙亂二則也不致作踐白辜負了東西三則老媽媽們也可借此小補不枉成年家在園中辛苦四則也可省了這些花兒匠山子匠並打掃人等的工費將此有餘以補不足未為不可寶釵正在地下看壁上的字畫聽如此說便點頭笑道善哉三年之內無飢饉矣李紈道好主意果然這麼行太太必喜歡省錢事小園子有人打掃耑司其職又許他去賣錢

使之以權動之以利再無不盡職的了平兒道這件事須得姑娘說出來我們奶奶雖有此心未必好出口此刻姑娘們在園裡住着不能多弄些頑意兒陪襯反叫人去監管修理圖省錢這話斷不好出口寶釵忙走過來摸着他的臉笑道你張開嘴我瞧瞧你的牙齒舌頭是什麽做的從早起来到這會子你說了這些話一套一個樣子也不奉承三姑娘也不說你們奶奶才短想不到三姑娘說一套話出來你就有一套話回奉總是三姑娘想得到的你們奶奶也想到了只是必有個不可辦的原故這會子又是因姑娘們住的園子不好因省錢令人去監管你們想想這話要果真交給人弄錢去的那人自然是一枝

花也不許掐一個菓子也不許動了姑娘們分中自然是不敢講究天天和小姑娘們就吵不清他這遠愁近慮不抗不卑他們奶奶就不是和偺們好聽他這一番話也必要自愧的變好了探春笑道我早起一肚子氣聽他來了忽然想起他主子來素日當家使出來的好撒野的人我見了他更生氣了誰知他來了避貓鼠兒是的站了半日怪可憐的接着又說了那些話不說他主子待我好到說不枉姑娘待我們奶奶素日的情意了這一句話不但沒了氣我到愧了又傷起心来我細想我一個女孩兒家自已還鬧得沒人疼沒人顧的我那裡還有好處去待人口内說到這裡不免又流下淚來李紈等見他說得懇

切又想他素日趙姨娘每生誹謗在王夫人跟前亦爲趙姨娘所累也都不免流下淚來都忙勸他趁今日清淨大家商議兩件興利剔弊的事情也不枉太太委托一塲又提這沒要緊的事做什麽平兒忙道我已明白了姑娘說誰好竟一派人就完了探春道雖如此說也須得囬你奶奶一聲兒我們這裡搜剔小利已經不當皆因你奶奶是個明白人我纔這樣行若是糊塗多歪多妬的我也不肯倒像抓他的乖的是的豈可不商議了行呢平兒笑道這麽着我去告訴一聲兒說着去了半日方囬來笑道我說是白走一趟這樣好事奶奶豈有不依的探春聽了便和李紈命人將園中所有婆子的名單要來大家參度

大槪定了幾個人又將他們一齊傳來李紈大槪告訴給他們衆人聽了無不願意也有說那片竹子单交給我一年工夫明年又是一片除了家裡吃的笋一年還可交些錢糧這一個說那一片稻地交給我一年這些頑的大小雀鳥的糧食不必動官中錢糧我還可以交錢糧探春纔要說話人囬大夫來了進園瞧史姑娘去衆婆子只得去領大夫平兒忙說单你們有一百也不成個體統難道沒有兩個管事的頭腦兒帶進大夫來囬事的那人說有吳大娘和单大娘他兩個在西南角上聚錦門等着呢平兒聽說方罷了衆婆子去後探春問寶釵如何寶釵笑答道幸於始者怠於終善其辭者嗜其利探春聽了點頭

稱讚便向册上指出幾個來與他三人看平兒忙去取筆硯來他三人說道這一個老祝媽是個妥當的况他老頭子和他兒子代代都是管打掃竹子如今竟把這所有的竹子交與他這一個老田媽本是種庄家的稻香村一帶凡有菜蔬稻稗之類雖是頑意兒不必認真大治大耕也須得他去再細細按時加些植養豈不更好探春又笑道可惜蘅蕪苑和怡紅院這兩處大地方竟沒有出息之物李紈忙笑道蘅蕪苑裡更利害如今香料鋪並大市大廟賣的各處香料香草兒都不是這些東西算起來比別的利息更大怡紅院別說別的单只說春夏兩季的玫瑰花共下多少花朵兒還有一帶籬笆上的薔薇月季寶

相金銀花藤花這幾色草花乾了賣到茶葉舖藥舖去也值好些錢探春笑著點頭兒又道只是弄香草沒有在行的人平兒忙笑道跟寶姑娘的鶯兒他媽就是會弄這個的上回他還採了些晒乾了編成花籃葫蘆給我頑呢姑娘倒忘了麼寶釵笑道我纔讚你你倒來捉弄我了三人都咤異問道這是為何寶釵道斷斷使不得你們這裡多少得用的人一個個閒著沒事辦這會子我又弄個人來叫那起人連我也看小了我倒替你們想出一個人來怡紅院有個老葉媽他就是焙茗的娘那是個誠實老人家他又合我們鶯兒媽極好不如把這事交與葉媽他有不知的不必偺們說給他就找鶯兒的娘去商量了那

怕葉媽全不管竟交與那一個這是他們私情兒有人說閒話也就怨不到偺們身上如此一行你們辦的又公道於事又妥當李紈平兒都道狠是探春笑道雖如此只怕他們見利忘義呢平兒笑道不相干前日鶯兒還認了葉媽做乾娘請吃飯吃酒兩家和厚的狠呢探春聽了方罷了又共斟酌出幾個人來俱是他四人素昔冷眼取中的用筆圈出一時婆子們來回大夫已去將藥方送上去三人看了一面遣人送出外邊去取藥監派調服一面探春與李紈明示諸人某人管某處按四季除家中定例用多少外餘者任憑你們採取去取利年終筭賬探春笑道我又想起一件事若年終筭賬歸錢時自然歸到賬房

仍是上頭又添一層管主還在他們手心裡又剝一層皮這如今我們興出這件事派了你們已是跨過他們的頭去了心裡有氣只說不出來你們年終去歸賬他還不捉弄你們等什麼再者這一年間管什麼的主子有一全分他們就得半分這是每常的舊規人所共知的如今這園子是我的新創竟別入他們的手每年歸賬竟歸到裡頭來纔好寶釵笑道依我說裡頭也不用歸賬這個多了那個少了倒多了事不如問他們誰領這一分的他就攬一宗事去不過是園裡的人動用我替你們筭出來了有限的幾宗事不過是頭油胭粉香紙每一位姑娘幾個丫頭都是有定例的再者各處笤箒簸箕撣子並大小禽

鳥鹿兎吃的糧食不過這幾樣都是他們包了去不用賬房去
領錢你算算就省下多少來平兒笑道這幾宗雖小一年通共
算了也省的下四百多銀子寶釵笑道却又來一年四百二年
八百兩打租的房子也能多買幾間薄沙地也可以添幾畝了
雖然還有敷餘但他們既辛苦了一年也要叫他們剩些粘補
自家雖是興利節用爲綱然也不可太過要再省上二三百銀
子失了大體統也不像所以這麼一行外頭賬房裡一年少出
四五百銀子也不覺的狠艱嗇了他們裡頭却也得些小補這
些沒營生的媽媽們也寬裕了園子裡花木也可以每年滋長
繁盛就是你們也得了可使之物這庶幾不失大體若一味要

省時那裡搜尋不出幾個錢來凡有些餘利的一概入了官中
那時裡外怨聲載道豈不失了你們這樣人家的大體如今這
園裡十幾個老媽媽們若只給了這個那剩的也必抱怨不公
我纔說的他們只供給這個幾樣也未免太寬裕了一年竟除
這個之外他每人不論有餘無餘只叫他拿出若干吊錢來大
家湊齊单散與這些園中的媽媽們他們雖不料理這些却日
夜也都在園中照料當差之人關門閉戶起早睡晚大雨大雪
姑娘們出入擡轎子撑船拉冰床一應粗重活計都是他們的
差使一年在園裡辛苦到頭這園內旣有出息也是分內該沾
帶些的還有一句至小的話越發說破了你們只顧了自已寬

裕不分與他們些他們雖不敢明怨心裡卻都不服只用假公濟私的多摘你們幾個菓子多掐幾枝花兒你們有冤還沒處訴呢他們也沾帶些利息你們有照顧不到的他們就替你們照顧了衆婆子聽了這箇議論又去了賬房受轄制又不與鳳姐兒去算賬一年不過多拿出若干吊錢來各各歡喜異常都齊聲說願意強如出去被他們揉搓着還得拿出錢來呢那不得管地的聽了每年終無故得錢更都喜歡起來口內說他們辛苦收拾是該剩些錢粘補的我們怎麼好穩吃三注呢寶釵笑道媽媽們也別推辭了這原是分內應當的你們只要日夜辛苦些別躲懶縱放人吃酒賭錢就是了不然我也不該管這

事你們也知道我姨娘親口囑托我三五回說大奶奶如今又不得閑別的姑娘又小托我照看照看我若不依分明是叫姨娘操心我們太太又多病家務也忙我原是個閑人就是街坊鄰舍也要幫個忙兒何況是姨娘托我講不起衆人嫌我倘或我只顧沽名吊譽的那時酒醉賭輸再生出事來我怎麼見姨娘你們那時後悔也遲了就連你們素昔的老臉也都丟了這些姑娘們這麼一所大花園子都是你們照管着皆因看的你們是三四代的老媽媽最是循規蹈矩原該大家齊心顧些體統你們反縱放別人任意吃酒賭博姨娘聽見了教訓一場猶可倘若被那幾個管家娘子聽見了他們也不用回姨娘竟教

導你們一塲你們這年老的反受了小的教訓雖是他們是管家管的着你們何如自已存些體面他們如何得來作踐呢所以我如今替你們想出這個額外的進益來也爲的是大家齊心把這園裡週全得謹謹愼愼的使那些有權執事的看見這般嚴肅謹愼且不用他們操心他們心裡豈不敬服也不枉替他們籌畫些進益了你們去細細想想這話衆人都歡喜說姑娘說的很是從此姑娘奶奶只管放心姑娘奶奶這麽疼顧我們我們再要不體上情天地也不容了剛說著只見林之孝家的進來說江南甄府裡家眷昨日到京今日進宮朝賀此刻先遣人來送禮請安說著便將禮單送上去探春接了看道是上

用的粧緞蟒緞十二疋上用雜色緞十二疋上用各色紗十二疋上用宮綢十二疋宮用各色緞紗紬綾二十四疋李紈探春看過說用上等封兒賞他因又命人去回了賈母賈母命人叫李紈探春寶釵等都過來將禮物看了李紈收過一邊吩咐內庫上人說等太太回來看了再收賈母因說這甄家又不與別家相同上等封兒賞男人只怕轉眼又打發女人來請安預備下尺頭一語未了果然人回甄府四個女人來請安賈母聽了忙命人帶進來那四個人都是四十往上年紀穿帶之物皆比主子不大差別請安問好畢賈母便命拿了四個脚踏來他四人謝了坐等着寶釵坐了方都坐下賈母便問多早晚進京的

四人忙起身回說昨兒進的京今兒太太帶了姑娘進宮請安去了所以叫女人們來請安問候姑娘們賈母笑問道這些年沒進京也不想到就來四人也都笑回道正是今年是奉旨與進京的賈母問道家眷都來了四人回說老太太和哥兒兩位小姐並別位太太都沒來就只太太帶了三姑娘來了賈母道有人家沒有四人道還沒有呢賈母笑道你們大姑娘和二姑娘這兩家都和我們家甚好四人笑道正是每年姑娘們有信回來說全虧府上照看賈母笑道什麼照看原是世交又是老親原應當的你們二姑娘更好不自尊大所以我們纔走的親密四人笑道這是老太太過謙了賈母又問你這哥兒也跟着

你們老太太四人回說也跟着老太太呢賈母道幾歲了又問上學不曾四人笑說今年十三歲因長的齊整老太太很疼自幼淘氣異常天天逃學老爺太太也不便十分管教賈母笑道也不成了我們家的了你這哥兒叫什麼名字四人道因老太太當作寶貝一樣他又生的白老太太便叫作寶玉賈母笑向李紈道偏也叫個寶玉李紈等忙欠身笑道古從至今同時隔代重名的很多四人也笑道起了這小名兒之後我們上下都疑惑不知那位親友家也倒像曾有一個的只是這十來年沒進京來到記不真了賈母笑道那就是我的孫子人來媳婦丫頭答應了一聲走近幾步賈母笑道園裏把偺們的寶玉叫

了來給這四個管家娘子瞧瞧比他們的寶玉如何衆媳婦聽了忙去了半刻圍了寶玉進來四人一見忙起身笑道唬了我們一跳要是我們不進府來倘若別處遇見還只當我們的寶玉後赶著也進了京呢一面說一面都上來拉他的手問長問短寶玉也笑問個好賈母笑道比你們的長的如何李紈等笑道四位媽媽纔一說可知是模樣兒相仿了賈母笑道那有這樣巧事大家子孩子們再養的嬌嫩除了臉上有殘疾十分醜的大槩看去都是一樣齊整這也沒有什麼怪處四人笑道如今看來模樣是一樣據老太太說淘氣也一樣我們看來這位哥兒的性情却比我們的好些賈母忙笑問怎麽四人笑道方纔

我們拉哥兒的手說話便知道了若是我們那一位只說我們糊塗慢說拉手他的東西我們略動一動也不依所使喚的人都是女孩子們四人未說完李紈姊妹等禁不住都失聲笑出來賈母也笑道我們這會子也打發人去見了你們寶玉若拉他的手他也自然勉強忍奈着不知你我這樣人家的孩子憑他們有什麽刁鑽古怪的毛病見了外人必是要還出正經禮數來的若他不還正經禮數也斷不容他刁鑽去了就是大人溺愛的也因為他一則生的得人意兒二則見人禮數竟比大人行出來的還周到使人見了可愛可憐背地裡所以纔縱他一點子若一味他只管沒裡沒外不給大人爭光憑他生的怎

樣也是該打死的四人聽了都笑道老太太這話正是雖然我們寶玉淘氣古怪有時見了客規矩禮數比大人還有趣所以無人見了不愛只說為什麼還打他除不知他在家裡無法無天大人想不到的話偏會說想不到的事偏會行所、老爺太太恨的無法就是任性也是小孩子的常情胡亂花費也是公子哥兒的常情怕上學也是小孩子的常情都還治的過來第一天生下來這一種刁鑽古怪的脾氣如何使得一語未了人回太太回來了王夫人進來問過安他四人請了安大槪說了兩句賈母便命歇歇去罷王夫人親捧過茶方退出去四人告辭了賈母便往王夫人處來說了一會子家務打發他們回去

不必細說這裡賈母喜得逢人便告訴也有一個寶玉也都一般行景衆人都想着天下的世宦大家同名的這也很多祖母溺愛孫子也是常事不是什麼罕事皆不介意獨寶玉是個迂濶獃公子的心性自為是那四人承悅賈母之詞後至園中去看湘雲病去湘雲因說他你放心鬧罷先還單絲不成線獨樹不成林如今有了個對子了鬧利害了再打急了你好逃到南京找那個去寶玉道那裡的謊話你也信了偏又有個寶玉了湘雲道怎麼列國有個藺相如漢朝又有個司馬相如呢寶玉笑道這也罷了偏又模樣兒也一樣這也是有的事嗎湘雲道怎麼匡人看見孔子只當是陽貨呢寶玉笑道孔子陽貨雖同貌

却不同名蘭與司馬雖同名而又不同貌偏我和他就兩樣俱同不成湘雲沒了話答對因笑道你只會胡攪我也不和你分証有也罷沒也罷與我無干說着便睡下了寶玉心中便又疑惑起來若說必無也似必有若說必有又並無目睹心中悶悶回至房中榻上默默盤算不覺昏昏睡去竟到一座花園之內寶玉詫異道除了我們大觀園竟又有這一個園子正疑惑間忽然那邊來了幾個女孩兒都是丫鬟寶玉又詫異道除了鴛鴦襲人平兒之外也竟還有這一干人只見那些丫鬟笑道寶玉怎麼跑到這裡來寶玉只當是說他忙來陪笑說道因我偶步到此不知是那位世交的花園姐姐們帶我逛逛衆丫鬟都

笑道原來不是偺們家的寶玉他生的也還干淨嘴兒也倒乖覺寶玉聽了忙道姐姐們這裡也竟還有個寶玉丫鬟們忙道寶玉二字我們家是奉老太太太太之命爲保佑他延年消災我們叫他他聽見喜歡你是那裡遠方來的小厮也亂叫起來仔細你的臭肉不打爛了你的又一個丫鬟笑道偺們快走罷別叫寶玉看見又說同這臭小子說了話把偺們薰臭了說着一逕去了寶玉納悶道從來沒有人如此塗毒我他們如何竟這樣的莫不真也有我這樣一個人不成一面想一面順步早到了一所院內寶玉詫異道除了怡紅院也竟還有這麼一個院落忽上了台堦進入屋內只見榻上有一個人卧着那邊有

幾個女兒做針線或有嬉笑頑耍的只見榻上那個少年嘆了一聲一個丫鬟笑問道寶玉你不睡又嘆什麼想必爲你妹妹病了你又胡愁亂恨呢寶玉聽說心下也便吃驚只見榻上少年說道我聽見老太太說長安都中也有個寶玉和我一樣的性情我只不信我纔做了一個夢竟夢中到了都中一個大花園子裡頭遇見幾個姐姐都叫我臭小厮不理我好容易找到他房裡偏他睡覺空有皮囊真性不知往那裡去了寶玉聽說忙說道我因找寶玉來到這裡原來你就是寶玉榻上的忙下來拉住笑道原來你就是寶玉這可不是夢裡了寶玉道這如何是夢真而又真的一語未了只見人來說老爺叫寶玉嚇得

二人皆慌了一個寶玉就走一個便忙叫寶玉快回來寶玉快回來襲人在傍聽他夢中自喚忙推醒他笑問道寶玉在那裡此時寶玉雖醒神意尚自恍惚因向門外指說纔去不遠襲人笑道那是你夢迷了你揉眼細瞧是鏡子裡照的你的影兒寶玉向前瞧了一瞧原是那嵌的大鏡對面相照自已也笑了早有丫鬟捧過漱盂茶滷來漱了口麝月道怪道老太太常囑咐說小人兒屋裡不可多有鏡子人小魂不全有鏡子照多了睡覺驚恐做胡夢如今倒在大鏡子那裡安了一張床有時放下鏡套還好往前去天熱困倦那裡想的到放他比如方纔就忘了自然先躺下照著影兒頑來著一時合上眼自然是胡夢顛

倒的不然如何叫起自已的名字來呢不如明日挪進床來是正經一語未了只見王夫人遣人來叫寶玉不知有何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十六回終

紅樓夢第五十七回

慧紫鵑情辭試莽玉　慈姨媽愛語慰痴顰

話說寶玉聽王夫人喚他忙至前邊來原來是王夫人要帶他拜甄夫人去寶玉自是歡喜忙去換衣服跟了王夫人到那裡見甄家的形景自與榮寧不甚差別或有一二稍盛的細問果有一寶玉甄夫人留席竟日方回寶玉不信因晚間回家來王夫人又吩咐預備上等的席面定名班大戲請過甄夫人母女後二日他母女便不作辭回任去了無話這日寶玉因見湘雲漸愈然後去看黛玉正值黛玉纔歇午覺寶玉不敢驚動因紫鵑正在迴廊上手裡做針線便上來問他昨日夜裡咳嗽的可

好些紫鵑道好些了寶玉笑道阿彌陀佛寧可好了罷紫鵑笑道你也念起佛來真是新聞寶玉笑道所謂病急亂投醫了一面說一面見他穿着彈墨綾薄綿襖外面只穿着青緞夾背心寶玉便伸手向他身上抹了一抹說道穿這樣單薄還在風口裡坐着時氣又不好你再病了越發難了紫鵑便說道從此偺們只可說話別動手動腳的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着不尊重打緊的那起混賬行子們背地裡說你你總不留心還自管和小時一般行為如何使得姑娘常常吩咐我們不叫和你說笑你近來瞧他遠着你還恐遠不及呢說着便起身携了針線進別的房裡去了寶玉見了這般景況心中像澆了一盆冷水

一般只瞅著竹子發了一囘獃因祝媽正在那裡刨土種竹掃竹葉子頓覺一時魂魄失守隨便坐在一塊山石上出神不覺滴下淚來直獃了一頓飯的工夫千思萬想揔不知如何是可偶著雪雁從王夫人屋裡取了人參來從此經過忽扭頭看見桃花樹下石上一人手托着腮頰正出神呢不是別人却是寶玉雪雁疑或道怪冷的他一個人在這裡做什麼春天凡有殘疾的人肯犯病敢是他也犯了獃病了一邊想一邊就走過來蹲著笑道你在這裡做什麼呢寶玉忽見了雪雁便說道你又做什麼來找我你難道不是女兒他既防嫌不許你們理我你又來尋我倘被人看見豈不又生口舌你快家去罷雪雁聽了

只當是他又受了黛玉的委屈只得囘至屋裡黛玉未醒將人參交給紫鵑紫鵑因問他太太做什麼呢雪雁道也歇中覺呢所以等了這半天姐姐你聽笑話兒我因等太太的工夫和玉釧兒姐姐坐在下屋裡說話兒誰知趙姨奶奶招手兒叫我我只當有什麼話說原來他和太太告了假出去給他兄弟伴宿坐夜明兒送殯去跟他的小丫頭子小吉祥兒沒衣裳要借我的月白綾子袄兒我想他們一般也有兩件子的往這地方去恐怕弄壞了自已的捨不得穿故此借別人的穿借我的弄壞了也是小事只是我想他素日有什麼好處到咱們跟前所以我說我的衣裳簪環都是姑娘叫紫鵑姐姐收著呢如今先得

去告訴他還得囬姑娘費多少事別悞了你老人家出門不如再轉借罷紫鵑笑道你這個小東西兒倒也巧你不借給他你往我和姑娘身上推叫人怨不着你他這會子就去呀還是等明日一早纔去呢雪雁道這會子就去只怕此時已去了紫鵑點頭雪雁道只怕姑娘還没醒呢是誰給了寶玉氣受坐在那裡哭呢紫鵑聽了忙問在那裡雪雁道在沁芳亭後頭桃花底下呢紫鵑聽了忙放下針又囑咐雪雁好生聽叫要問我答應我就來說着便出了瀟湘館一逕來尋寶玉走至寶玉跟前含笑說道我不過說了那麽句話爲的是大家好你就一氣跑了這風地裡來哭弄出病來還了得寶玉忙笑道誰賭氣了我因爲聽你說的有理我想你們既這樣說自然別人也是這樣說將來漸漸的都不理我了我所以想到這裡自己傷起心來了紫鵑也便挨他坐着寶玉笑道方纔對面說話你還走開這會子怎麽又來挨着我坐紫鵑道你都忘了几日前頭你們姐兒兩個正說話趙姨娘一頭走進來我纔聽見他不在家所以我來問你正是前日你和他纔說了一句燕窩就不說了總没提起我正想着問你寶玉道也没什麽要緊不過我想着寶姐姐也是客中既吃燕窩又不可間斷若只管和他要也太托實雖不便和太太要我已經在老太太跟前略露了個風聲只怕老太太和鳳姐姐說了我告訴他的竟没告訴完如今我聽見一

日給你們一兩燕窩這也就完了紫鵑道原來是你說了這又多謝你費心我們正疑惑老太太怎麼忽然想起來叫人每一日送一兩燕窩來呢這就是了寶玉笑道這要天天吃慣了吃上三二年就好了紫鵑道在這裡吃慣了明年家去那裡有這閑錢吃這個寶玉聽了吃了一驚忙問誰家去紫鵑道妹妹回蘇州去寶玉笑道你又說白話蘇州雖是原籍因沒了姑母無人照看纔接了來的明年回去找誰可見撒謊了紫鵑冷笑道你太看小了人你們賈家獨是大族人口多的除了你家別人只得一父一母房族中真個再無人了不成我們姑娘來時原是老太太心疼他年小雖有叔伯不如親父母故此接來住幾

年大了該出閣時自然要送還林家的終不成林家女兒在你賈家一世不成林家雖貧到沒飯吃也是世代書香人家斷不肯將他家的人丟給親戚落的恥笑所以早則明年春遲則秋天這裡縱不送去林家亦必有人來接的了前日夜裡姑娘和我說了叫他告訴你將從前小時頑的東西有他送你的叫你都打點出來還他他也將你送他的打點在那裡呢寶玉聽了便如頭頂上響了一個焦雷一般紫鵑看他怎麼回答等了半天見他只不作聲纔要再問只見晴雯找來說老太太叫你呢誰知在這裡紫鵑笑道他這裡問姑娘的病症我告訴了他半天他只不信你倒拉他去罷說着自己便走回房去了晴雯見

他獃獃的一頭熱汗滿臉紫脹忙拉他的手一直到怡紅院中襲人見了這般慌起來了只說時氣所感熱身被風撲了無奈寶玉發熱事猶小可更覺兩個眼珠兒直直的起來口角邊津液流出皆不知覺給他個枕頭他便睡下扶他起來他便坐着倒了茶來他便吃茶衆人見了這樣一時忙亂起來又不敢造次去回賈母先要差人去請李嬤嬤來一時李嬤嬤來了看了半天問他幾句話也無回答用手向他脉上摸了摸嘴唇人中上着力掐了兩下掐得指印如許來深竟也不覺疼李嬤嬤只說了一聲可了不得了呀的一聲便摟頭放身大哭起來急得襲人忙拉他說你老人家瞧瞧可怕不怕且告訴我們去回老

太太太太去你老人家怎麽先哭起來李嬤嬤搥床倒枕說這可不中用了我白操了一世的心了襲人因他年老多知所以請他來看如今見他這般一說都信以爲實也哭起來了晴雯便告訴襲人方纔如此這般襲人聽了便忙到瀟湘舘來見紫鵑正伏侍黛玉吃藥也顧不得什麽便走上來問紫鵑道你纔和我們寶玉說了些什麽話你瞧瞧他去你回老太太去我也不管了說着便坐在椅上黛玉忽見襲人滿面急怒又有淚痕舉止大變更不免也着了忙因問怎麽了襲人定了一回哭道不知紫鵑姑奶奶說了些什麽話那個獃子眼也直了手脚也冷了話也不說了李媽媽掐着也不疼了已死了大半個了連

媽媽都說不中用了那裡放聲大哭只怕這會子都死了黛玉聽此言李媽媽乃久經老嫗說不中用了可知必不中用哇的一聲將所服之藥一口嘔出抖腸搜肺炙胃扇肝的啞聲大嗽了幾陣一時面紅髮亂目腫筋浮喘的抬不起頭來紫鵑忙上來搥背黛玉伏枕喘息了半晌推紫鵑道你不用搥你竟拿繩子來勒死我是正經紫鵑說道我並沒說什麼不過是說了幾句頑話他就認真了襲人道你還不知道他那傻子每每頑話認了真黛玉道你說了什麼話趁早兒去解說他只怕就醒過來了紫鵑聽說忙下床同襲人到了怡紅院誰知賈母王夫人等已都在那裡了賈母一見了紫鵑便眼內出火罵道你這小蹄子和他說了什麼紫鵑忙道並沒敢說什麼不過說幾句頑話誰知寶玉見了紫鵑方噯呀了一聲哭出來了衆人一見都放下心來賈母便拉住紫鵑只當他得罪了寶玉所以拉紫鵑命他陪罪誰知寶玉一把拉着紫鵑死也不放說要去連我帶了去衆人不解細問起來方知紫鵑說要回蘇州去一句頑話引出來的賈母流淚道我當有什麼要緊大事原來是這句頑話又向紫鵑道你這孩子素日是個伶俐聰敏的你又知道他有個獃根子平白的哄他做什麼薛姨媽勸道寶玉本來心實可巧林姑娘又是從小兒來的他姊妹兩個一處長得這麼大比別的姊妹更不同這會子熱剌剌的說一個去別說他是個

實心的傻孩子便是冷心腸的大人也要傷心這並不是什麽大病老太太和姨太太只管萬安吃一兩劑藥就好了正說着人回林之孝家的賴大家的都來瞧哥兒來了賈母道難爲他們想着叫他們來瞧瞧寶玉聽了一個林字便滿床鬧起來說了不得了林家的人接他們來了快打出去罷賈母聽了也忙說打出去罷又忙安慰說那不是林家的人林家的人都死絕了再沒人來接他你只管放心罷寶玉道憑他是誰除了林妹妹都不許姓林了賈母道沒姓林的來凡姓林的都打出去了一面吩咐衆人已後別叫林之孝家的進園來你們也別說林字兒孩子們你們聽了我這句話罷衆人忙答應又不敢笑一

時寶玉又一眼看見了十錦槅子上陳設的一雙金西洋自行船便指着亂說那不是接他們來的船來了灣在那裡呢賈母忙命拿下來襲人忙拿下來寶玉伸手要襲人遞過去寶玉便掖在被中笑道這可去不成了一面說一面死拉著紫鵑不放一時人回大夫來了賈母忙命快進來王夫人薛姨媽寶釵等暫避入裡間賈母便端坐在寶玉身傍王太醫進來見許多的人忙上去請了賈母的安拿了寶玉的手胗了一回那紫鵑少不得低了頭王太醫也不解何意起身說道世兄這症乃是急痛迷心古人曾云痰迷有別有氣血虧柔飲食不能鎔化痰迷者有怒惱中痰急而迷者有急痛壅塞者此亦痰迷之症係急

痛所致不過一時壅蔽較別的似輕些賈母道你只說怕不怕誰和你背藥書呢王太醫忙躬身笑道不妨不妨賈母道果真不妨王太醫道實在不妨都在晚生身上賈母道既這麼著請外頭坐開了方兒吃好了呢我另外預備謝禮叫他親自捧了送去磕頭要耽悞了我打發人去拆了太醫院的大堂王太醫只管躬身陪笑說不敢不敢他原聽說另具上等謝禮命寶玉去磕頭故滿口說不敢竟未聽見賈母後來說拆太醫院之戲語猶說不敢賈母與衆人反倒笑了一時按方煎藥來服下果覺比先安靜無奈寶玉只不肯放紫鵑只說他去了就是要回蘇州去了賈母王夫人無法只得命紫鵑守著他另將琥珀

去侍候黛玉黛玉不時遣雪雁來探消息這邊閤寶玉稍安賈母王夫人等方回去了一夜還遣人來問幾次信李奶媽帶宋媽等幾個年老人用心看守紫鵑襲人晴雯等日夜相伴有時寶玉睡去必從夢中驚醒不是哭了說黛玉已去便是說有人來接每一驚時必得紫鵑安慰一番方罷彼時賈母又命將袪邪守靈丹及開竅通神散各樣上方秘製諸藥按方飲服次日又服了王太醫藥漸次好了起來寶玉心下明白因恐紫鵑回去倒故意作出佯狂之態紫鵑自那日也著實後悔如今日夜辛苦並沒有怨意襲人心安神定因向紫鵑笑道都是你鬧的還得你來治也沒見我們這位獃爺聽見風兒就是雨往後怎麼

好暫且按下且說此時湘雲之症已愈天天過來瞧看見寶玉明白了便將他病中狂態形容給他瞧引的寶玉自已伏枕而笑原來他起先那樣竟是不知的如今聽人說還不信無人時紫鵑在側寶玉又拉他的手問道你爲什麽唬我紫鵑道不過是哄你頑罷咧你就認起真來寶玉道你說的有情有理如何是頑話呢紫鵑笑道那些話都是我編的林家真沒了人了總有也是極遠的族中也都不在蘇州住各省流寓不定縱有人來接老太太也必不叫他去寶玉道便老太太放去我也不依紫鵑笑道果真的不依只怕是嘴裡的話你如今也大了連親也定下了過二三年再娶了親你眼睛裡還有誰了寶玉聽了

又驚問誰定了親定了誰紫鵑笑道年裡我就聽見老太太說要定了琴姑娘呢不然那麽疼他寶玉笑道人人只說我傻你比我更傻不過是句頑話他已經許給梅翰林家了果然定下了他我還是這個形景了先是我發誓賭咒砸這勞什子你都沒勸過嗎我病的剛剛的這幾日纔好了你又來慪我一面說一面咬牙切齒的又說道我只願這會子立刻我死了把心迸出來你們瞧見了然後連皮帶骨一槩都化成一股灰再化成一股烟一陣大風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時散了這纔好一面說一面又滾下淚來紫鵑忙上來握他的嘴替他擦眼淚又忙笑解釋道你不用著急這原是我心裡着急纔來試你寶玉聽了

更又咤異問道你又着什麼急紫鵑笑道你知道我並不是林家的人我也和襲人鴛鴦是一夥的偏把我給了林姑娘使偏偏他又和我極好比他蘇州帶來的還好十倍一時一刻我們兩個離不開我如今心裡却愁他倘或要去了我必要跟了他去的我是合家在這裡我若不去辜負了我們素日的情長若去又棄了本家所以我疑惑故說出這謊話來問你誰知你就傻鬧起來寶玉笑道原來是你愁這個所以你是傻子從此後再別愁了我告訴你一句打躉兒的話活著偺們一處活着不活着偺們一處化灰化烟如何紫鵑聽了心下暗暗籌畫忽有人回環爺蘭哥兒問候寶玉道就說難為他們我纔睡了不必

進來婆子答應去了紫鵑笑道你也好了該放我回去瞧瞧我們那一個去了寶玉道正是這話我昨夜就要叫你去偏又忘了我已經大好了你就去罷紫鵑聽說方打疊鋪蓋粧奩之類寶玉笑道我看見你文具兒裡頭有兩三面鏡子你把那面小菱花的給我留下罷我擱在枕頭傍邊睡着好照明日出門帶着也輕巧紫鵑聽說只得與他留下先命人將東西送過去然後別了衆人自回瀟湘館來黛玉今日聞得寶玉如此形景未免又添些病症多哭幾場今見紫鵑來了問其原故已知大愈仍遣琥珀去伏侍賈母夜間人靜後紫鵑已寬衣卧下之時悄向黛玉笑道寶玉的心倒實聽見偺們去就這麼病起來黛玉

不容紫鵑停了半晌自言自語的說道一動不如一靜我們這裡就算好人家別的都容易最難得的是從小兒一處長大脾氣情性都彼此知道的了黛玉啐道你這幾天還不乏趁這會子不歇一歇還嚼什麼蛆紫鵑笑道倒不是白嚼蛆我倒是一片真心為姑娘替你愁了這幾年了又沒個父母兄弟誰是知疼着熱的趁早兒老太太還明白硬朗的時節作定了大事要緊俗語說老健春寒秋後熱倘或老太太一時有個好歹那時雖也完事只怕躭悞了時光還不得趁心如意呢公子王孫雖多那一個不是三房五妾今兒朝東明兒朝西娶一個天仙來也不過三夜五夜也就撂在脖子後頭了甚至於憐新棄舊反

目成仇的多着呢娘家有人有勢的還好要像姑娘這樣的有老太太一日好些一日沒了老太太也只是憑人去欺負罷了所以說拿主意要緊姑娘是個明白人沒聽見俗語說的萬兩黃金容易得知心一個也難求黛玉聽了便說道這丫頭今日可瘋了怎麼去了幾日忽然變了一個人我明日必回老太太退回你去我不敢要你了紫鵑笑道我說的是好話不過叫你心裡留神並沒叫你去為非作歹何苦回老太太叫我吃了虧又有什麼好處說着竟自已睡了黛玉聽了這話口內雖如此說心內未嘗不傷感待他睡了便直哭了一夜至天明方打了一個盹兒次日勉強盥漱了吃了些燕窩粥便有賈母等親來

看視了又囑咐了許多話目今是薛姨娘的生日自賈母起諸人皆有祝賀之禮黛玉也只得備了兩色針線送去是日也定了一班小戲請賈母與王夫人等獨有寶玉與黛玉二人不曾去至晚散時賈母等順路又瞧了他二人一遍方回房去了次日薛姨媽家又命薛蝌陪諸夥計吃了一天酒連忙了三四天方纔完結因薛姨媽看見邢岫烟生得端雅穩重且家道貧寒是個釵荊裙布的女兒便欲說給薛蟠為妻因薛蟠素昔行止浮奢又恐遭塌了人家女兒正在躊躇之際忽想起薛蝌未娶看他二人恰是一對天生地設的夫妻因謀之於鳳姐兒鳳姐兒笑道姑媽素知我們太太有些左性的這事等我慢謀因賈

母去瞧鳳姐兒時鳳姐兒便和賈母說姑媽有一件事要求老祖宗只是不好啟齒賈母忙問何事鳳姐兒便將求親一事說了賈母笑道這有什麼不好啟齒的這是極好的好事等我和你婆婆說沒有不依的因回房來即刻就命人叫了邢夫人過來硬作保山邢夫人想了一想薛家根基不錯且現今大富薛蝌生得又好且賈母又作保山將計就計便應了賈母十分喜歡忙命人請了薛姨媽來二人見了自然有許多謙辭邢夫人即刻命人去告訴邢忠夫婦他夫婦原是此來投靠邢夫人的如何不依早極口的說妙極賈母笑道我最愛管閒事今日又管成了一件事不知得多少謝媒錢薛姨媽笑道這是自然的

摠抬了整萬銀子來只怕不稀罕但只一件老太太旣是作媒
還得一位主親纔好賈母笑道別的沒有我們家折腿爛手的
人還有兩個說着便命人去叫過尤氏婆媳二人來賈母告訴
他原故彼此忙都道喜賈母吩咐道僧們家的規矩你是盡知
的從沒有兩親家爭禮爭面的如今你算替我在當中料理不
可太省也不可太費把他兩家的事週全了回我尤氏忙答應
了薛姨媽喜之不盡回家命寫了請帖補送過寧府尤氏深知
邢夫人情性本不欲管無奈賈母親自囑咐只得應了惟忖度
邢夫人之意行事薛姨媽是個無可無不可的人倒還易說這
且不在話下如今薛姨媽旣定了邢岫烟爲媳合宅皆知邢夫

人本欲接出岫烟去住賈母因說這又何妨兩個孩子又不能
見面就是姨太太和他一個大姑子一個小姑子又何妨況且
都是女孩兒正好親近些呢邢夫人方罷那薛蝌岫烟二人前
次途中曾有一面知遇大約二人心中皆如意只是那岫烟未
免比先時拘泥了些不好和寶釵姐妹共處閒談又兼湘雲是
個愛取笑的更覺不好意思幸他是個知書達禮的雖是女兒
還不是那種佯羞詐鬼一味輕薄造作之輩寶釵自那日見他
起想他家業貧寒二則別人的父母皆是年高有德之人獨他
的父母偏是酒糟透了的人於女兒分上平常邢夫人也不過
是臉面之情亦非真心疼愛且岫烟爲人雅重迎春是個老實

人連他自已尚未照管齊全如何能管到他身上凡閨閣中家常一應需用之物或有虧乏無人照管他又不和人張口寶釵倒暗中每相體貼接濟也不敢叫邢夫人知道也恐怕是多心閒話之故如今卻是眾人意料之外奇緣作成這門親事岫烟心中先取中寶釵有時仍與寶釵閒話寶釵仍以姊妹相呼這日寶釵因來瞧黛玉恰值岫烟也來瞧黛玉二人在半路相遇寶釵含笑喚他到跟前二人同走至一塊石壁後寶釵笑問他這天還冷的狠你怎麼倒全換了裌的了岫烟見問低頭不答寶釵便知道又有了原故因又笑問道必定是這個月的月錢又沒得鳳姐姐如今也這樣沒心沒計了岫烟道他倒想著不

錯日子給的因姑媽打發人和我說道一個月用不了二兩銀子叫我省一兩給爹媽送出去要使什麼橫豎有二姐姐的東西能着些搭着就使了姐姐想二姐姐也是個老實人也不大留心我使他的東西他雖不說什麼他那些丫頭媽媽那一個是省事的那一個是嘴裡不尖的我雖在那屋裡卻不敢狠使喚他們過三天五天我倒得拿些錢出來給他們打酒買點心吃纔好因此一月二兩銀子還不彀使如今又去了一兩前日我悄悄的把綿衣服叫人當了幾吊錢盤纏寶釵聽了愁嘆道偏梅家又合家在任上後年纔進來若是在這裡琴兒過去了好再商議你的事離了這裡就完了如今不完了他妹妹的事也

斷不敢先娶親的如今倒是一件難事再遲兩年我又怕你熬煎出病來等我和媽媽再商議寶釵又指他裙上一個璧玉珮問道這是誰給你的岫烟道這是三姐姐給的寶釵點頭道他見人人皆有獨你一個沒有怕人笑話故此送一個這是他聰明細緻之處岫烟又問姐姐此時那裡去寶釵道我到瀟湘館去你且出去把那當票子叫丫頭送來我那裡悄悄的取出來晚上再悄悄的送給你去早晚好穿不然風閃着還了得但不知當在那裡了岫烟道叫做什麼恒舒是鼓樓西大街的寶釵笑道這鬧在一家去了夥計們倘或知道了好說人沒過來衣裳先來了岫烟聽說便知是他家的本錢也不答言紅了臉一

笑走開寶釵也就往瀟湘館來恰正值他母親也來瞧黛玉正說閒話呢寶釵笑道媽媽多早晚來的我竟不知道薛姨媽道我這幾日忙總沒來瞧瞧寶玉和他所以今日瞧他兩人都也好了黛玉忙讓寶釵坐下因向寶釵道天下的事真是人想不到的拿著姨媽和大舅母說起怎麼又作一門親家薛姨媽道我的兒你們女孩兒家那裡知道自古道千里姻緣一線牽管姻緣的有一位月下老兒預先註定暗裡只用一根紅絲把這兩個人的脚絆住憑你兩家那怕隔着海呢若有姻緣的終久有機會作成了夫婦這一件事都是出人意料之外憑父母本人都願意了或是年年在一處已爲是定了的親事若是月下

老人不用紅線拴的再不能到一處比如你姐妹兩個的婚姻此刻也不知在眼前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呢寶釵道惟有媽媽說動話拉上我們一面說一面伏在母親懷裡笑說咱們走罷黛玉笑道你瞧瞧這麼大了離了姨媽他就是個最老道的見了姨媽他就撒嬌兒薛姨媽將手摩弄著寶釵向黛玉歎道你這姐姐就和鳳哥兒在老太太跟前一樣著了正經事就有話和他商量沒有了事幸虧他開我的心我見了他這樣有多少愁不散的黛玉聽說流淚歎道他偏在這裡這樣分明是氣我沒娘的人故意來形容我寶釵笑道媽媽你瞧他這輕狂樣兒倒說我撒嬌兒薛姨媽道也怨不得他傷心可憐沒父母到底

沒個親人又摩挲著黛玉笑道好孩子別哭你見我疼你姐姐你傷心不知我心裡更疼你呢你姐姐雖沒父親到底有我有親哥哥這就比你強了我常和你姐姐說心裡狠疼你只是外頭不好帶出來他們這裡人多嘴雜說好話的人少說歹話的人多不說你無依靠為人做人配人疼只說我們看着太太疼你我們也洑上水去了黛玉笑道姨媽既這麼說我明日就認姨媽做娘姨媽若是棄嫌就是假意疼我薛姨媽道你不厭我就認了寶釵忙道認不得的黛玉道怎麼認不得寶釵笑道我且問你我哥哥還沒定親事為什麼反將邢妹妹先說給我兄弟了是什麼道理黛玉道他不在家或是屬相生日不對所以

先說與兄弟了寶釵笑道不是這樣我哥哥已經相準了只等來家纔放定也不必提出人來我說你認不得娘的細想去說着便和他母親擠眼兒發笑黛玉聽了便一頭伏在薛姨媽身上說道姨媽不打他我不依薛姨媽摟着他笑道你別信你姐姐的話他是和你頑呢寶釵笑道眞個媽媽明日和老太太求了聘作媳婦豈不比外頭尋的好黛玉便攏上來要抓他口內笑說你越發瘋了薛姨媽忙笑勸用手分開方罷又向寶釵道連邢姑娘我還怕你哥哥遭塌了他所以給你兄弟說這孩子我也斷不肯給他前日老太太要把你妹妹說給寶玉偏生又有了人家不然倒是門子好親事前日我說定了邢姑娘老

太太還取笑說我原要說他的人誰知他的人沒到手倒被他說了我們一個去了雖是頑話細想來倒也有些意思我想寶琴雖有了人家我雖無人可給難道一句話也沒說我想你寶兄弟老太太那樣疼他他又生得那樣若要外頭說去老太太斷不中意不如把你林妹妹定給他豈不四角俱全黛玉先還怔怔的聽後來見說到自已身上便啐了寶釵一口紅了臉拉着寶釵笑道我只打你爲什麼招出姨媽這些老沒正經的話來寶釵笑道這可奇了媽媽說你爲什麼打我紫鵑忙跑來笑道姨太太既有這主意爲什麼不和太太說去薛姨媽笑道這孩子急什麼想必催着姑娘出了閣你也要早些尋一個小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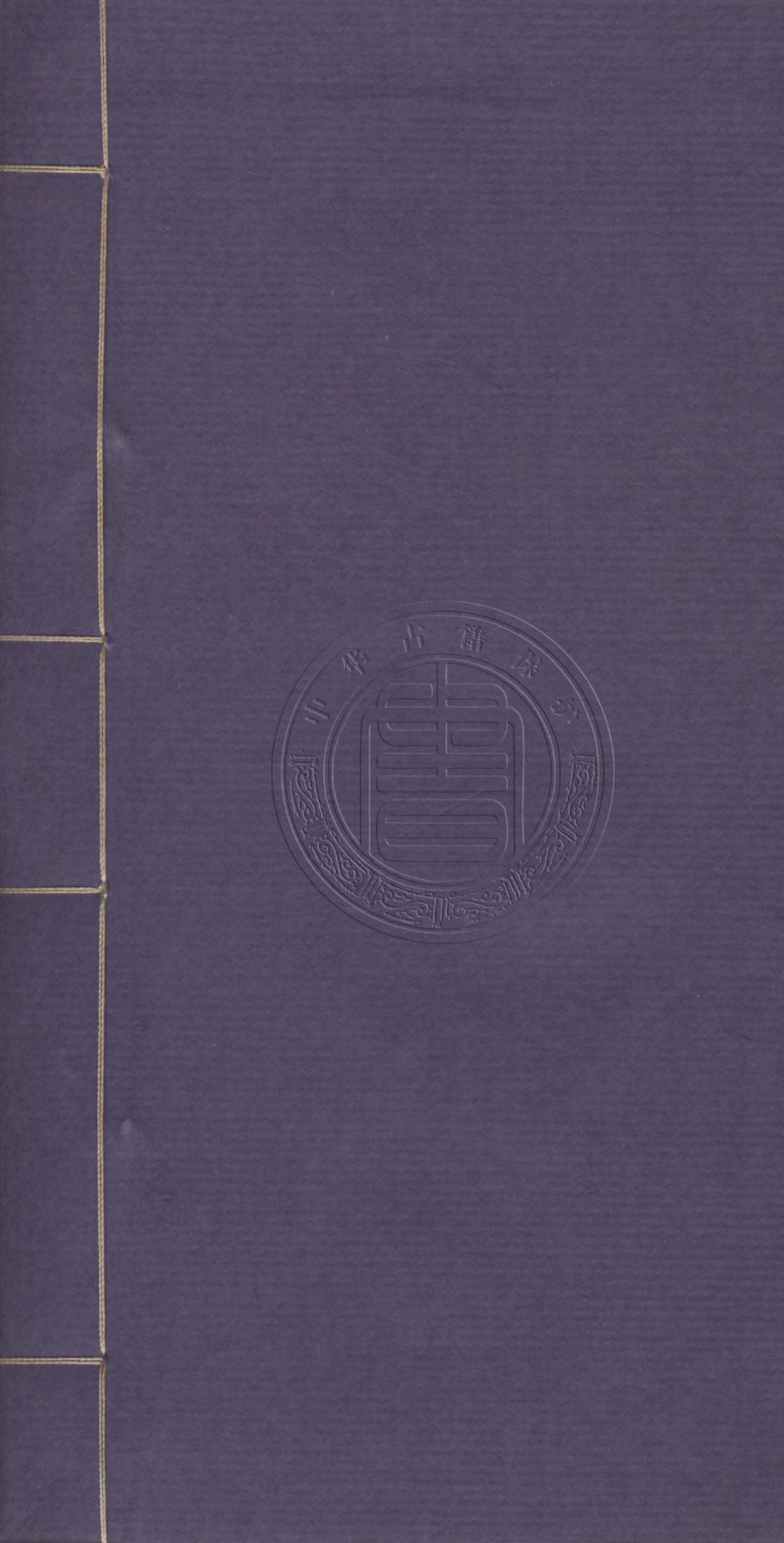
婿子去了紫鵑飛紅了臉笑道姨太太真個倚老賣老的說着
便轉身去了黛玉先罵又與你這蹄子什麼相干後來見了這
樣也笑道阿彌陀佛該該該也臊了一鼻子灰去了薛姨媽母
女及婆子丫環都笑起來一語未了忽見湘雲走來手裡拿着
一張當票口內笑道這是什麼賬篇子黛玉瞧了不認得地下
婆子都笑道這可是一件好東西這個乖不是白教的寶釵忙
一把接了看時正是岫烟纔說的當票子忙着摺起來薛姨媽
忙說那必是那個媽媽的當票子失落了回來急的他們找那
裡得的湘雲道什麼是當票子眾婆子笑道真真是位獃姑娘
連當票子也不知道薛姨媽嘆道怨不得他真真是侯門千金

而且又小那裡知道這個那裡去看這個就是家下人有這個
他如何得見別笑他是獃子若給你們家的姑娘看了也都成
了獃子呢眾婆子笑道林姑娘纔也不認得別說姑娘們就如
寶玉倒是外頭常走出去的只怕也還沒見過呢薛姨媽忙將
原故講明湘雲黛玉二人聽了方笑道這人也太會想錢了姨
媽家當鋪也有這個麼眾人笑道這更奇了天下老鴰一般黑
豈有兩樣的薛姨媽因又問是那裡拾的湘雲方欲說時寶釵
忙說是一張死了沒用的不知是那年勾了賬的香菱拿着哄
他們頑的薛姨媽聽了此話是真也就不問了一時人來回那
府裡大奶奶過來請姨太太說話呢薛姨媽起身去了這裡屋

內無人時寳釵方問湘雲何處拾的湘雲笑道我見你令弟媳的丫頭篆兒悄悄的遞給鶯兒鶯兒便隨手夾在書裡只當我沒看見我等他們出去了我偷着看竟不認得知道你們都在這裡所以拿來大家認認黛玉忙問怎麼他也當衣裳不成既當了怎麼又給你寳釵見問不好隱瞞他兩個便將方纔之事都告訴了他二人黛玉聽了兎死狐悲物傷其類不免也要感嘆起來了湘雲聽了却動了氣說道等我問着二姐姐去我駡那起老婆子丫頭一頓給你們出氣何如說着便要走出去寳釵忙一把拉住笑道你又發瘋了還不給我坐下呢黛玉笑道你要是個男人出去打一個抱不平兒你又充什麼荊軻聶政

真真好笑湘雲道既不叫問他去明日索性把他接到偺們院裡一處住去豈不是好寳釵笑道明日再商量說着人報三姑娘四姑娘來了三人聽說忙掩了口不提此事要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十七回終


中华古籍保护
書


中华古籍保

紅樓夢第五十八回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窻真情揆痴理

話說他三人因見探春等進來忙將此話掩住不題探春等問候過大家說笑了一回方散誰知上回所表的那位老太妃已薨凡誥命等皆入朝隨班按爵守制勅諭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內不得筵宴音樂庶民皆三月不得婚姻賈母婆媳祖孫等俱每日入朝隨祭至未正已後方回在大偏宮二十一日後方請靈入先陵地名孝慈縣這陵離都來往得十來日之功如今請靈至此還要停放數日方入地宮故得一月光景寧府賈珍夫妻二人也少不得是要去的兩府無人因此大家計議家中

無主便報了尤氏產育將他騰挪出來協理寧榮兩處事件因托了薛姨媽在園內照管他姊妹丫鬟只得也挪進園來此時寶釵處有湘雲香菱李紈處目今李嬸母雖去然有時來往三五日不定賈母又將寶琴送與他去照管迎春處有岫烟探春因家務冗雜且不時有趙姨娘與賈環嘈聒甚不方便惜春處房屋狹小因此薛姨媽都難住況賈母又千叮嚀萬囑咐托他照管黛玉自已素性也最憐愛他今既巧遇這事便挪至瀟湘館和黛玉同房一應藥餌飲食十分經心黛玉感戴不盡已後便亦如寶釵之稱呼連寶釵前亦直以姐姐呼之寶琴前直以妹妹呼之儼似同胞共出較諸人更似親切賈母見如此也十

分喜悅放心薛姨媽只不過照管他姊妹禁約的丫嬛輩一應
家中大小事務也不肯多口尤氏雖天天過來也不過應名點
卯不肯亂作威福且他家內上下也只剩了他一人料理再有
每日還要照管賈母王夫人的下處一應所需飲饌鋪設之物
所以也甚操勞當下榮寧兩處主人既如此不暇並兩處執事
人等或有跟隨着入朝的或有朝外照理下處事務的又有先
踩踏下處的也都各各忙亂因此兩處下人無了正經頭緒也
都偷安或乘隙結黨和權暫執事者竊弄威福榮府只留得賴
大並幾個管家照管外務這賴大手下常用幾個人已去雖另
委人都是些生的只覺不順手且他們無知或賺騙無節或呈

告無據或舉薦無因種種不善在在生事也難備述又見各官
宦家凡養優伶男女者一槩蠲免遣發尤氏等便議定待王夫
人回家回明也欲遣發十二個女孩子又說這些人原是買的
如今雖不學唱儘可留着使喚只令其教習們自去也罷了王
夫人因說這學戲的倒比不得使喚的他們也是好人家的女
兒因無能賣了做這事裝醜弄鬼的幾年如今有這機會不如
給他們幾兩銀子盤費各自去罷當日祖宗手裡都是有這例
的偺們如今損陰壞德而且還小器如今雖有幾個老的還在
那是他們各有原故不肯回去的所以纔留下使喚大了配了
我們家裡小廝們了尤氏道如今我們也去問他十二個有願

意回去的就帶了信兒叫他父母來親自領出去給他們幾兩銀子盤纏方妥倘若不叫上他的親人來只怕有混賬人冒名領出去又轉賣了豈不辜負了這恩典若有不願意回去的就留下王夫人笑道這話妥當尤氏等遣人告訴了鳳姐兒一面說與總理房中每教習給銀八兩令其自便凡梨香院一應物件查清記冊收明派人上夜將十二個女孩子叫來當面細問倒有一多半不願意回家的也有說父母雖有他只以賣我們姊妹爲事這一去還被他賣了也有說父母巳亡或被伯叔兄弟所賣的也有說無人可投的也有說戀恩不捨的所願去者止四五人王夫人聽了只得留下將去者四五人皆令其乾娘

領回家去單等他親父母來領將不願去者分散在園中使喚賈母便留下文官自使將正旦芳官指給了寶玉小旦蕊官送了寶釵小生藕官指給了黛玉大花面葵官送了湘雲小花面荳官送了寶琴老外艾官指給了探春尤氏便討了老旦茄官去當下各得其所就如那倦鳥出籠每日園中遊戲衆人皆知他們不能針黹不慣使用皆不大責備其中或有一二個知事的愁將來無應時之技亦將本技丟開便學起針黹紡績女工諸務一日正是朝中大祭賈母等五更便去了下處用些點心小食然後入朝早膳巳畢方退至下處歇息用過早飯略歇片刻復入朝侍中晚二祭方出至下處歇息用過晚飯方回家可

巧這下處乃是一個大官的家廟是比丘尼焚修房舍極多極
爭東西二院榮府便賃了東院北靜王府便賃了西院太妃少
妃每日晏息見賈母等在東院彼此同出同入都有照應外面
諸事不消細述且說大觀園內因賈母王夫人天天不在家內
又送靈去一月方回各丫鬟婆子皆有閒空多在園內遊玩更
又將梨香院內伏侍的衆婆子一槩撤出併散在園內聽使更
覺園內人多了幾十個因文官等一干人或心性高傲或倚勢
凌下或揀衣挑食或口角鋒芒大槩不安分守已者多因此衆
婆子含怨只是口中不敢與他們分爭如今散了學大家趁了
願也有丟開手的也有心地狹窄猶懷舊怨的因將衆人皆分

在各房名下不敢來廝侵可巧這日乃是清明之日賈璉已備
下年例祭祀帶領賈環賈琮賈蘭三人去往鐵檻寺祭柩燒紙
寧府賈蓉也同族中人各處祭祀前往因寶玉病未大愈故不
曾去得飯後發倦襲人因說天氣甚好你且出去逛逛省的撂
下粥碗就睡存在心裡寶玉聽說只得拄了一支杖靸著鞋走
出院來因近日將園中分與衆婆子料理各司各業皆在忙時
也有修竹的也有剔樹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種豆的池中間又
有駕娘們行着船夾泥的種藕的湘雲香菱寶琴與些丫鬟等
都坐在山石上瞧他們取樂寶玉也慢慢行來湘雲見了他來
忙笑說快把這船打出去他們是接林妹妹的衆人都笑起來

寶玉紅了臉也笑道人家的病誰是好意的你也形容著取笑兒湘雲笑道病也比人家另一樣原招笑兒反說起人來說着寶玉便也坐下看着衆人忙亂了一回湘雲因說這裡有風石頭上又冷坐坐去罷寶玉也正要去瞧黛玉起身拄拐辭了他們從沁芳橋一帶堤上走來只見柳垂金線桃吐丹霞山石之後一株大杏樹花已全落葉稠陰翠上面已結了豆子大小的許多小杏寶玉因想道能病了幾天竟把杏花辜負了不覺到綠葉成陰子滿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捨又想起邢岫烟已擇了夫婿一事雖說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個好女兒不過二年便也要綠葉成陰子滿枝了再過幾日這杏樹

子落枝空再幾年岫烟也不免烏髮如銀紅顏似縞因此不免傷心只管對杏嘆息正想嘆時忽有一個雀兒飛來落於枝上亂啼寶玉又發了獃性心下想道這雀兒必定是杏花正開時他曾來過今見無花空有葉故也亂啼這聲韻必是啼哭之聲可恨公冶長不在眼前不能問他但不知明年再發時這個雀兒可還記得飛到這裡來與杏花一會不能正自胡思間忽見一股火光從山石那邊發出將雀兒驚飛寶玉吃了一驚又聽外邊有人喊道藕官你要死怎麼弄些紙錢進來燒我回奶奶們去仔細你的肉寶玉聽了益發疑惑起來忙轉過山石看時只見藕官滿面淚痕蹲在那裡手內還拿著火守着些紙錢灰

作耗寶玉忙問道你給誰燒紙快別在這裡燒你或是爲父母兄弟你告訴我名姓兒外頭去叫小厮們打了包袱寫上名姓去燒藕官見了寶玉只不做一聲寶玉數問不答忽見一個婆子惡狠狠的走來拉藕官口內說道我已經回了奶奶們奶奶們氣的了不得藕官聽了終是孩氣怕去受辱沒臉便不肯去婆子道我說你們別太興頭過餘了如今還比得你們在外頭亂鬧呢這是尺寸地方兒指着寶玉道連我們的爺還守規矩呢你是什麼阿物兒跑了這裡來胡鬧怕也不中用跟我快走罷寶玉忙道他並沒燒紙原是林姑娘叫他燒那爛字紙你沒看真反錯告了他藕官正沒了主意見了寶玉更自添了畏懼

忽聽他反替遮掩心內轉憂成喜也便硬着口說道狠看真是紙錢子麽我燒的是林姑娘寫壞的字紙那婆子便彎腰向紙灰中揀出不曾化盡的遺紙在手內說道你還嘴硬有証又有憑只和你廳上講去說著拉了袖子拽着要走寶玉忙拉藕官又用拄杖隔開那婆子的手說道你只管拿了回去實告訴你我這夜做了個夢夢見杏花神和我要一挂白錢不可叫本房人燒另叫生人替燒我的病就好的快了所以我請了白錢巴巴的煩他來替我燒了我今日纔能起來偏你又看見了這會子又不好了都是你冲了還要告他去藕官你只管見他們去就依着這話說藕官聽了越得主意反拉着要走那婆子忙丟

下紙錢陪笑央告寶玉說道我原不知道若回太太我這入豈不完了寶玉道你也不許再回我便不說婆子道我已經回了原叫我帶他只好說他被林姑娘叫去了寶玉點頭應允婆子自去這裡寶玉細問藕官為誰燒紙必非父母兄弟定有私自的情理藕官因方纔護庇之情心中感激知他是自巳一流人物况再難隱瞞便含淚說道我這事除了你屋裡的芳官合寶姑娘的蕊官並沒第三個人知道今日忽然被你撞見這意思少不得也告訴了你只不許再對一人言講又哭道我也不便和你面說你只回去背人悄悄問芳官就知道了說畢怏怏而去寶玉聽了心下納悶只得踱到瀟湘館瞧黛玉越發瘦得可

憐問起來比往日大好了些黛玉見他也比先大瘦了想起往日之事不免流下淚來些微談了一談便催寶玉去歇息調養寶玉只得回來因惦記着要問芳官原委偏有湘雲香菱來了正和襲人芳官一處說笑不好叫他恐人又盤詰只得奈着一時芳官又跟了他乾娘去洗頭他乾娘偏又先叫他親女兒洗過纔叫芳官洗芳官見了這樣便說他偏心把你女兒的剩水給我洗我一個月的月錢都是你拿著沾我的光不算反倒給我剩東剩西的他乾娘羞惱變成怒便罵他不識抬舉的東西怪不得人人都說戲子沒一個好纏的憑你什麼好的人入了這一行都學壞了這一點子小崽子也挑么挑六鹹嘴淡舌咬羣

的驍子母的娘兒兩個吵起來襲人忙打發人去說少亂嚷瞅着老太太不在家一個個連句安靜話也不說了晴雯因說這是芳官不省事不知狂的什麽也不過是會兩齣戲倒像殺了賊王擒過反叛來的襲人道一個巴掌拍不响老的也太不公些小的也太可惡些寶玉道怨不得芳官自古說物不平則鳴他失親少眷的在這裡沒人照看賺了他的錢又作踐他如何怪得又向襲人說他到底一月多少錢已後不如你收過來照管他豈不省事些襲人道我要照看他那裡不照看了又要他那幾個錢纔照看他沒的招人家駡去說着便起身到那屋裡取了一瓶花露油鷄蛋香皂頭繩之類叫了一個婆子來送

給芳官去叫他另要水自已洗罷別吵了他乾娘越發羞愧便說芳官沒良心只說我剋扣你的錢便向他身上拍了幾下芳官越發哭了寶玉便走出來襲人忙勸做什麽我去說他晴雯忙先過來指他乾娘說道你這麽大年紀太不懂事你不給他好好的洗我們纔給他東西你自已不臊還有臉打他他要是還在學裡學藝你也敢打他不成那婆子便說一日叫娘終身是母他排揎我我就打得襲人喚麝月道我不會和人拌嘴晴雯性太急你快過去震嚇他兩句麝月聽了忙過去說道你且別嚷我問問你別說我們這一處你看滿園子裡誰在主子屋裡教導過女兒的就是你的親女兒既經分了房有了主子自

有主子打罵再者大些的姑娘姐姐們也可以打得罵得誰許你老子娘又半中間管起閑事來了都這樣管又要叫他們跟着我們學什麼越老越沒了規矩你見前日墜兒的媽來吵你如今也跟着他學你們放心因連日這個病那個病再老太太又不得閑所以我也沒有去回等兩日偺們去痛回一回大家把這威風煞一煞兒纔好呢况且寶玉纔好了些連我們也不敢說話你反打的人狼號鬼哭的上頭出了幾日門你們就無法無天的眼珠子裡就沒了人了再兩天你們就該打我們了他也不要你這乾娘怕糞草埋了他不成寶玉恨的拿拄杖打着門檻子說道這些老婆子都是鐵心石腸是的真是大奇事

不能照看反倒挫磨他們地久天長如何是好晴雯道什麼如何是好都攆出去不要這些中看不中吃的就完了那婆子羞愧難當一言不發只見芳官穿着海棠紅的小綿襖底下綠紬灑花夾褲敞着褲腿一頭烏油油的頭髮披在腦後哭的淚人一般麝月笑道把個鶯鶯小姐弄成纔拷打的紅娘了這會子又不粧扮了還是這麼着晴雯因走過去拉著替他洗淨了髮用手巾擰的乾鬆鬆的挽了一個慵粧髻命他穿了衣裳過這邊來接着內厨房的婆子來問晚飯有了可送不送小丫頭聽了進來問襲人襲人笑道方纔胡吵了一陣也沒留心聽聽幾下鐘了晴雯道這勞什子又不知怎麼了又得去收拾說着拿

過來求瞧了一瞧說道再略等半鍾茶的工夫就是了小丫頭去了麝月笑道提起淘氣來芳官也該打兩下兒昨日是他擺弄了那墜子半日就壞了說話之間便將食具打點現成一時小丫頭子捧了盒子進來站住晴雯麝月揭開看時還是這四樣小菜晴雯笑道已經好了還不給兩樣清淡菜吃這稀飯鹹菜鬧到多早晚一面擺好一面又看那盒中却有一碗火腿鮮笋湯忙端了放在寶玉跟前寶玉便就桌上喝了一口說道好湯衆人都笑道菩薩能幾日沒見葷腥兒就饞的這個樣兒一面說一面端起來輕輕用口吹着因見芳官在側便遞給芳官道你也學些伏侍別一味傻頑傻睡嘴兒輕着些別吹上唾沫星兒芳官依言果吹了幾口甚妥他乾娘也端飯在門外伺候向裡忙跑進來笑道他不老成看打了碗等我吹罷一面說一面就接晴雯忙喊道快出去你等他砸了碗也輪不到你吹你什麼空兒跑到裡槅兒來了一面又罵小丫頭們瞎了眼的他不知道你們也該說給他小丫頭們都說我們攆他不出去說他又不信如今帶累我們受氣這是何苦呢你可信了我們到的地方兒有你到的一半兒是你到不去的呢何況又跑到我們到不去的地方兒還不算又去伸手動嘴的了一面說一面推他出去堦下幾個等空盒傢伙的婆子見他出來都笑道嫂子也沒有拿鏡子照一照就進去了羞的那婆子又

恨又氣只得忍耐下去了芳官吹了幾口寶玉笑道你嚐嚐好了沒有芳官當是頑話只是笑着看襲人等襲人道你就嚐一口何妨晴雯笑道你瞧我嚐說著便喝一口芳官見如此他便嚐了一口說好了遞給寶玉喝了半碗吃了幾片筍又吃了半碗粥就算了衆人便收出去小丫頭捧沐盆漱盥畢襲人等去吃飯寶玉使個眼色給芳官芳官本來伶俐又學了幾年戲何事不知便粧肚子疼不吃飯了襲人道既不吃在屋裡做伴兒把粥留下你餓了再吃說着去了寶玉將方纔見藕官如何謊言誰庇如何藕官叫我問你細細的告訴一遍又問他祭的到底是誰芳官聽了眼圈兒一紅又嘆一口氣道這事說來藕官

兒也是胡鬧寶玉忙問如何芳官道他祭的就是死了的菂官兒寶玉道他們兩個也算朋友也是應當的芳官道那裡又是什麼朋友哩那都是傻想頭他是小生菂官是小旦往常時他們扮作兩口兒每日唱戲的時候都裝着那麼親熱一來二去兩個人就粧糊塗了倒像真的一樣兒後來兩個竟是你疼我我愛你菂官兒一死他就哭的死去活來的到如今不忘所以每節燒紙後來補了蕊官我們見他也是那樣就問他為什麼得了新的就把舊的忘了他說不是忘了比如人家男人死了女人也有再娶的只是不把死的丟過不提就是有情分了你說他是傻不是呢寶玉聽了這獃話獨合了他的獃性不覺又

喜又悲又稱奇道絕拉著芳官囑咐道既如此說我有一句話囑咐你須得你告訴他已後斷不可焼紙逢時按節只俻一爐香一心虔誠就能感應了我那案上也只設着一個爐我有心事不論日期時常焚香隨便新水新茶就供一盞或有鮮花鮮菓甚至葷腥素菜都可只在敬心不在虛名已後快叫他不可再燒紙了芳官聽了便答應着一時吃過粥有人回說老太太回來了要知端底且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十八回終

紅樓夢第五十九回

柳葉渚邊嗔鶯叱燕　絳芸軒裡召將飛符

話說寶玉聞聽賈母等回來隨多添了一件衣裳拄了杖前邊來都見過了賈母等因每日辛苦都要早些歇息一宿無話次日五鼓又往朝中去離送靈日不遠鴛鴦琥珀翡翠玻璃四人都忙著打點賈母之物玉釧彩雲彩霞皆打點王夫人之物當面查點與跟隨的管事媳婦們跟隨的一共大小六個丫鬟十個老婆媳婦子男人不算連日收拾馱轎器械鴛鴦和玉釧兒皆不隨去只看屋子一面先幾日預備帳幔鋪陳之物先有四五個媳婦並幾個男子領出來坐了幾輛車遶過去先至下處鋪陳安插等候臨日賈母帶著賈蓉媳婦坐一乘馱轎王夫人在後亦坐一乘馱轎賈珍騎馬率領眾家丁圍護又有幾輛大車與婆子丫鬟等坐並放些隨換的衣包等件是日薛姨媽尤氏率領諸人直送至大門外方回賈璉恐路上不便一面打發他父母起身趕上了賈母王夫人馱轎自己也隨後帶領家丁押後跟來榮府內賴大添派人丁上夜將兩處廳院都關了一應出入人等皆走西邊小角門日落時便命關了儀門不放人出入園中前後東西角門亦皆關鎖只留王夫人大房之後常係他姐妹出入之門東邊通薛姨媽的角門這兩門因在裡院不必關鎖裡面鴛鴦和玉釧兒也將上房關了自領了丫鬟婆子

下房去歇每日林之孝家的帶領十來個老婆子上夜穿堂內又添了許多小厮打更已安插得十分妥當一日清曉寶釵春困已醒搴帷下榻微覺輕寒及啟戶視之見苑中土潤苔青原來五更時落了幾點微雨於是喚起湘雲等人來一面梳洗湘雲因說兩腮作癢恐又犯了桃花癬因問寶釵要些薔薇硝擦寶釵道前日剩的都給了琴妹妹了因說顰兒配了許多我正要要他些來因今年竟沒發癢就忘了因命鶯兒去取些來鶯兒應了纔去時蕊官便說我和你去順便瞧瞧藕官說著徑同鶯兒出了蘅蕪院二人你言我語一面行走一面說笑不覺到了柳葉渚順着柳堤走來因見葉纔點碧絲若垂金鶯兒便笑

道你會拿這柳條子編東西不會蕊官笑道編什麼東西鶯兒道什麼編不得頑的使的都可等我摘些下來帶著這葉子編一個花籃掐了各色花兒放在裡頭纔是好頑呢說著且不去取硝只伸手採了許多嫩條命蕊官拿著他却一行走一行編花籃隨路見花便採一二枝編出一個玲瓏過梁的籃子枝上自有本來翠葉滿佈將花放上却也別致有趣喜得蕊官笑說好姐姐給了我罷鶯兒道這一個送咱們林姑娘回來咱們再多採些編幾個大家頑說着來至瀟湘館中黛玉也正晨粧見了這籃子便笑說這個新鮮花籃是誰編的鶯兒說我編的送給姑娘頑的黛玉接了笑道怪道人人讚你的手巧這頑意兒

却也別致一面瞧了一面便叫紫鵑掛在那裡鶯兒又問候薛姨媽方和黛玉要硝黛玉忙命紫鵑去包了一包遞給鶯兒黛玉又說道我好了今日要出去逛逛你回去說給姐姐不用過來問候媽媽也不敢勞他過來我梳了頭和媽媽都往那裡去吃飯大家熱鬧些鶯兒答應了出來便到紫鵑房中找蕊官只見蕊官却與藕官二人正說得高興不能相捨鶯兒便笑說姑娘也去呢藕官先同去等着不好嗎紫鵑聽見如此說便也說道這話倒狠是他這裡淘氣的可厭一面說一面便將黛玉的匙筯用了一塊洋巾包了交給藕官道你先帶了這個去也算一輪差了藕官接了笑嘻嘻同他二人出來一徑順着柳堤走

來鶯兒便又採些柳條索性坐在山石上編起來又命蕊官先送了硝去再來他二人只顧愛看他編那裡捨得去鶯兒只管催說你們再不去我就不編了藕官便說同你去了再快回來二人方去了這裡鶯兒正編只見何媽的女兒春燕走來笑問姐姐編什麼呢正說着蕊官藕官也到了春燕便向藕官道前日你到底燒了什麼紙叫我姨媽看見了要告你沒告成倒被寶玉賴了他好些不是氣得他一五一十告訴我媽你們在外頭二三年了積了些什麼仇恨如今還不解開藕官冷笑道有什麼仇恨他們不知足反怨我們在外頭這兩年不知賺了我們多少東西你說說可有的沒的春燕也笑道他是我的姨媽

也不好向着外人反說他的怨不得寶玉說女孩兒未出嫁是顆無價寶珠出了嫁不知怎麽就變出許多不好的毛病兒來再老了更不是珠子竟是魚眼睛了分明一個人怎麽變出三樣來這話雖是混賬話想起來真不錯別人不知道只說我媽和姨媽他老姐兒兩個如今越老了越把錢看的真了先是老姐兒兩個在家抱怨沒個差使進益幸虧有了這園子把我挑進來可巧把我分到怡紅院家裡省了我一個人的費用不算外每月還有四五百錢的餘剩這也還說不彀後來老姐兒兩箇都派到梨香院去照着他們藕官認了我姨媽芳官認了我媽這幾年着實寬綽了如今挪進來也算撂開手了還只無厭

你說可笑不可笑接着我媽和芳官又吵了一塲又要給寶玉吹湯討個沒趣兒幸虧園裡的人多沒人記的清楚誰是誰的親故要有人記得我們一家子叫人家看着什麽意思呢你這會子又跑了來弄這箇這一帶地方上的東西都是我姑媽管著他一得了這地每日起早睡晚自己辛苦了還不算每日逼着我們來照看生怕有人遭塌我又怕悞了我的差使如今我們進來了老姑嫂兩箇照看得謹謹愼愼一根草也不許人亂動你還掐這些好花兒又折他嫩樹枝子他們即刻就來你看他們抱怨鶯兒道別人折掐使不得獨我使得自從分了地基之後各房裡每日皆有分例的不用算单等花草頑意兒誰

管什麽每日誰就把各房裡姑娘丫頭帶的必要各色送些折枝去另有插瓶的惟有我們姑娘說了一槩不用送等要什麽再和你要究竟總没要過一次我今便掐些他們也不好意思說的一言未了他姑媽果然拄了拐杖走來鶯兒春燕等忙讓坐那婆子見採了許多嫩柳又見藕官等採了許多鮮花心裡便不受用看着鶯兒編弄又不好說什麽便說春燕道我叫你來照看照看你就貪着頑不去了倘或叫起你來你又說我使你了拿我作隱身草兒你來樂春燕道你老人家又使我又怕道會子反說我難道把我劈八瓣子不成鶯兒笑道姑媽你别信小燕的話這都是他摘下來煩我給他編我攆他他不去春燕笑道你可少頑兒你只顧頑他老人家就認真的那婆子本是愚夯之輩兼之年邁昏眊惟利是命一槩情面不管正心疼肝斷無計可施聽鶯兒如此說便倚老賣老拿起拄杖向春燕身上擊了幾下罵道小蹄子我說着你你還和我强嘴兒呢你媽恨的牙癢癢要撕你的肉吃呢你還和我梆子是的打嘴春燕又愧又急因哭道鶯兒姐姐頑話你就認真打我我媽爲什麽恨我又没燒煳了洗臉水有什麽不是鶯兒本是頑話忽見婆子認真動了氣忙上前拉住笑道我纔是頑話你老人家打他這不是臊我了嗎那婆子道姑娘你别管我們的事難道爲姑娘這裡不許我們管孩子不成鶯兒聽這般蠢話便賭氣

紅了臉撒了手冷笑道你要管那一刻管不得偏我說了一句頑話就管他了我看你管去說着便坐下仍編柳籃子偏又春燕的娘出來找他喊道你不來舀水在那裡做什麽那婆子便接聲兒道你來瞧瞧你女孩兒連我也不服了在這裡排揎我呢那婆子一面走過來說姑奶奶又怎麽了我們丫頭眼裡沒娘罷了連姑媽也沒了不成鶯兒見他娘來了只得又說原故他姑娘那裡容人說話便將石上的花柳與他娘瞧道你瞧瞧你女孩兒這麽大孩子頑的他領着人遭塌我我怎麽說人他娘也正爲芳官之氣未平又恨春燕不遂他的心便走上來打了個耳刮子罵道小娼婦你能上了幾年臺盤你也跟着那起

輕薄浪小婦學怎麽就管不得你們了乾的我管不得你是我自已生出來的難道也不敢管你不成旣是你們這起蹄子到得去的地方我到不去你就死在那裡伺候又跑出來浪漢子一面又抓起那柳條子來直送到他臉上問道這叫做什麽這編的是你娘的什麽鶯兒忙道那是我編的你別指桑罵槐的那婆子深妒襲人晴雯一干人早知道凡房中大些的丫鬟都比他們有些體統權勢凡見了這一干人心中又畏又讓未免又氣又恨亦且遷怒于衆復又看見了藕官又是他姐姐的冤家四處凑成一股怨氣那春燕啼哭著往怡紅院去了他娘又恐問他爲何哭怕他又說出來又要受晴雯等的氣不免趕著

來喊道你回來我告訴你再去春燕那裡肯回來急的他娘跑了去要拉他春燕回頭看見便也往前飛跑他娘只顧赶他不防脚下被青苔滑倒招的鶯兒三個人反都笑了鶯兒賭氣將花柳皆擲於河中自回房去這裡把個婆子心疼的只念佛又罵促侠小蹄子遭塌了花兒雷也是要劈的自已且掐花與各房送去却說春燕一直跑進院中頂頭遇見襲人往黛玉處問安去春燕便一把抱住襲人說姑娘救我我媽又打我呢襲人見他娘來了不免生氣便說道三日兩頭兒打了乾的打親的還是賣弄你女孩兒多還是認真不知王法這婆子來了幾日見襲人不言不語是好性兒的便說道姑娘你不知道別管我

們的閑事都是你們縱的還管什麼說着便又赶着打襲人氣的轉身進來見麝月正在海棠下晾手巾聽如此喊閙便說姐姐別管看他怎麼着一面便眼色給春燕春燕會意直奔了寶玉去衆人都笑說這可是從來沒有的事今兒都閙出來了麝月向婆子道你再略煞一煞氣兒難道這些人的臉面和你討一個情還討不出來不成那婆子見他女兒奔到寶玉身邊去又見寶玉拉了春燕的手說你別怕有我呢春燕一行哭一行將方纔鶯兒等事都說出來寶玉越發急起來說你只在這裡閙倒罷了怎麼把你媽也都得罪起來麝月又向婆子及衆人道怨不得這嫂子說我們管不着他們的事我們原無知錯管

了如今請出一個管得著的人來管一管嫂子就心服口服也知道規矩了便回頭命小丫頭子去把平兒給我叫來平兒不得閒就把林大娘叫了來那小丫頭子應了便走衆媳婦上來笑說嫂子快求姑娘們叫回那孩子來罷平姑娘來了可就不好了那婆子說道憑是那個姑娘來了也要評個理沒有見個娘管女孩兒大家管着娘的衆人笑道你當是那個平姑娘是二奶奶屋裡的平姑娘啊他有情麼你說兩句他一翻臉嫂子你吃不了兜着走說着只見那個小丫頭回來說平姑娘正有事呢問我做什麼我告訴了他他說叫先攆出他去告訴林大娘在角門子上打四十板子就是了那婆子聽見如此說了嚇

得泪流滿面央告襲人等說好容易我進來了况且我是寡婦家沒有壞心一心在裡頭伏侍姑娘們我這一去不知苦到什麼田地襲人見他如此說又心軟了便說你既要在這裡又不守規矩又不聽話又亂打人那裡弄你這個不曉事的人來天天闘口齒也叫人笑話晴雯道理他呢打發他去了正經那裡那麼大工夫和他對嘴對舌的那婆子又央衆人道我雖錯了姑娘們吩咐了已後改過姑娘們那不是行好積德一面又央告春燕原是爲打你起的饒沒打成你我如今反受了罪好孩子你好歹替我求求罷寶玉見如此可憐便命留下不許再鬧再鬧一定打了攆出去那婆子一一謝過下去只見平兒走來

問係叫事襲人等忙說已完了不必再提了平兒笑道得饒人處且饒人得將就的就省些事罷但只聽見各屋裡大小人等都作起反來了一處不了又一處叫我不知管那一處是襲人笑道我只說我們這裡反了原來還有幾處平兒笑道這算什麽事這三四日的工夫一共大小出了八九件呢比這裡的還大可氣可笑襲人等聽了詫異不知何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十九回終

紅樓夢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薔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話說襲人因問平兒何事這等忙亂平兒笑道都是世人想不到的說來也好笑等過幾日告訴你如今沒頭緒呢且也不得閒兒一語未了只見李紈的丫鬟來了說平姐姐可在這裡奶奶等你你怎麽不去了平兒忙轉身出來口內笑說來了來了襲人等笑道他奶奶病了他又成了香餑餑了都搶不到手平兒去了不提這裡寶玉便叫春燕你跟了你媽去到寶姑娘房裡把鶯兒安伏安伏也不可白得罪了他春燕一面答應了和他媽出去寶玉又隔牕說道不可當着寶姑娘說看叫鶯兒倒受了教導娘兒兩個應了出來一面走著一面說閒話兒春燕因向他娘道我素日勸你老人家再不信何苦鬧出沒趣來纔罷他娘笑道小蹄子你走罷俗語說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我如今知道了你又該來支問着我了春燕笑道媽你若好生安分守已在這屋裡長久了自有許多好處我且告訴你句話寶玉常說這屋裡的人無論家裡外頭的一應我們這些人他都要回太太全放出去與本人父母自便呢你只說這一件可好不好他娘聽說喜的忙問這話果眞春燕道誰可撒謊做什麽婆子聽了便念佛不絕當下來至蘅蕪苑中正値寶釵黛玉薛姨媽等吃飯鶯兒自去泡茶春燕便和他媽一逕到鶯兒前陪笑

說方纔言語冒撞姑娘莫嗔莫怪特來陪罪鶯兒也笑了讓他坐又倒茶他娘兒兩個說有事便作辭回來忽見蕊官赶出叫媽媽姐姐略站一站一面走上遞了一箇紙包兒給他們說是薔薇硝帶給芳官去擦臉春燕笑道你們也太小氣了還怕那裡沒這個給他巴巴兒的又弄一包給他去蕊官道他是他的我送的是我送的姐姐千萬帶回去罷春燕只得接了娘兒兩個回來正值賈環賈琮二人來問候寶玉也纔進去春燕便向他娘說只我進去罷你老人家不用去他娘聽了自此百依百隨的不敢攙強了春燕進來寶玉知道回復了便先點頭春燕知意也不再說一語畧站了一站便轉身出來使眼色給芳官

芳官出來春燕方悄悄的說給他蕊官之事並給了他硝寶玉並無和琮環可談之語因笑問芳官手裡是什麼芳官便忙遞給寶玉瞧又說是擦春癬的薔薇硝寶玉笑道難為他想的到賈環聽了便伸着頭瞧了一瞧又聞得一股清香便灣腰向靴筒內掏出一張紙來托着笑道好哥哥給我一半兒寶玉只得要給他芳官心中因是蕊官之贈不肯給別人連忙攔住笑說道別動這個我另拿些來寶玉會意忙笑道且包上拿去芳官接了這個自去收好便從奩中去尋自己常使的啟奩看時盒內已空心中疑惑早起還剩了些如何就沒了因問人時都說不知麝月便說這會子且忙着問這個不過是這屋裡人一時

短了使了你不管拿些什麼給他們那裡看的出來快打發他們去了偺們好吃飯芳官聽說便將些茉莉粉包了一包拿來賈環見了喜的就伸手來接芳官便忙向炕上一擲賈環見了也只得向炕上拾了揣在懷內方作辭而去原來賈政不在家且王夫人等又不在家賈環連日也便粧病逃學如今得了硝興興頭頭來找彩雲正值彩雲和趙姨娘閑談賈環笑嘻嘻向彩雲道我也得了一包好的送你擦臉你常說薔薇硝擦癬比外頭買的銀硝強你看看是這個不是彩雲打開一看嗤的一笑說道你是和誰要來的賈環便將方纔之事說了一遍彩雲笑道這是他們哄你這鄉老兒呢這不是硝這是茉莉粉賈環

看了一看果見比先的帶些紅色聞聞也是噴香因笑道這是好的硝粉一樣留着擦罷橫豎比外頭買的高就好彩雲只得收了趙姨娘便說有好的給你誰叫你要去了怎麼怨他們要你依我拿了去照臉摔給他去趁着這會子撞喪的撞喪去了挺床的挺床吵一出子大家別心淨也算是報報仇莫不成兩個月之後還找出這個渣兒來問你不成就問你你也有話說寶玉是哥哥不敢沖撞他罷了難道他屋裡的貓兒狗兒也不敢去問問賈環聽了便低了頭彩雲忙說這又是何苦來不管怎麼忍耐些罷了趙姨娘道你也別管橫豎與你無干趁着抓住了理罵那些浪娼婦們一頓也是好的又指賈環道呸你這

下流沒剛性的也只好受這些毛丫頭的氣平白我說你一句兒或無心中錯拿了一件東西給你你倒會扭頭暴筋瞪著眼撳摔我這會子被那起毛崽子耍弄倒就罷了你明日還想這些家裡人怕你呢你沒有什麼本事我也替你恨賈環聽了不免又愧又急又不敢去只摔手說道你這麼會說你又不敢去支使了我去鬧他們倘或往學裡告去我捱了打你敢自不疼遭遭兒調唆我去鬧出事來我捱了打罵你一般也低了頭這會子又調唆我和毛丫頭們去鬧你不怕三姐姐你敢去我就服你一句話戳了他娘的心便嚷道我腸子裡爬出來的我再怕了這屋裡越發有活頭兒了一面說一面拿了那包兒便飛

也似往園中去了彩雲死勸不住只得躲入別房賈環便也躲出儀門自去頑耍趙姨娘直進園子正是一頭火頂頭遇見藕官的乾娘夏婆子走來瞧見趙姨娘氣的眼紅面青的走來因問姨奶奶那裡去趙姨娘拍著手道你瞧瞧這屋裡連三日兩日進來唱戲的小粉頭們都三般兩樣掂人的分量放小菜兒了要是別的人我還不惱要叫這些小娼婦捉弄了還成了什麼了夏婆子聽了正中己懷忙問因什麼事趙姨娘遂將以粉作硝輕侮賈環之事說了一回夏婆子道我的奶奶你今日纔知道這算什麼事連昨日這個地方他們私自燒紙錢寶玉還攔在頭裡人家還沒拿進個什麼兒來就說使不得不干不淨

的東西忌諱這燒紙倒不忌諱你想一想這屋裡除了太太誰還大似你你自己掌不起但凡掌的起來誰還不怕你老人家如今我想趁這幾個小粉頭兒都不是正經貨就得罪他們也有限的快把這兩件事抓着理扎個筏子我幫着你作証見你老人家把威風也抖一抖以後也好爭別的就是奶奶姑娘們也不好爲那起小粉頭子說你老人家的不是趙姨娘聽了這話越發有理便說燒紙的事我不知道你細細告訴我夏婆子便將前事一一的說了又說你只管說去倘或鬧起來還有我們幫著你呢趙姨娘聽了越發得了意仗着膽子便一逕到了怡紅院中可巧寶玉往黛玉那裡去了芳官正和襲人等吃飯

見趙姨娘來了忙都起身讓姨奶奶吃飯什麼事情這麼忙趙姨娘也不答話走上來便將粉照芳官臉上摔來手指着芳官罵道小娼婦養的你是我們家銀子錢買了來學戲的不過娼婦粉頭之流我家裡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貴些你都會看人下菜碟兒寶玉要給東西你攔在頭裡莫不是要了你的了拿這個哄他你只當他不認得呢好不好他們是手足都是一樣的主子那裡有你小看他的芳官那裡禁得住這話一行哭一行便說沒了硝我纔把這個給了他要說沒了又怕不信難道這不是好的我就學戲也沒在外頭唱去我一個女孩兒家知道什麼粉頭麵頭的姨奶奶犯不着來罵我我又不是姨奶奶

家買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罷咧這是何苦來呢襲人忙拉他說休胡說趙姨娘氣的發怔便上來打了兩個耳刮子襲人等忙上來拉勸說姨奶奶不必和他小孩子一般見識等我們說他芳官捱了兩下打那裡肯依便打滾撒潑的哭鬧起來口內便說你打的着我麼你照照你那模樣兒再動手我叫你打了去也不用活着了撞在他懷內叫他打衆人一面勸一面拉晴雯悄拉襲人說不用管他們讓他們鬧去看怎麼開交如今亂爲王了什麼你也來打我也來打都這樣起來還了得呢外面跟趙姨娘來的一干人聽見如此心中各各趁願都念佛說也有今日又有那一干懷怨的老婆子見打了芳官也都趁願

嘗下藕官蕊官等正在一處頑湘雲的大花面葵官寶琴的荳官兩個聽見此信忙找着他兩個說芳官被人欺負咱們也沒趣兒須得大家破着大鬧一塲方爭的過氣來四人終是小孩子心性只顧他們情分上義憤便不顧別的一齊跑入怡紅院中荳官先就照着趙姨娘撞了一頭幾乎不曾將趙姨娘撞了一跤那三個也便擁上來放聲大哭手撕頭撞把個趙姨娘裹住晴雯等一面笑一面假意去拉急的襲人拉起這個又跑了那個口內只說你們要死啊有委屈只管好說這樣沒道理還了得了趙姨娘反沒了主意只好亂罵蕊官藕官兩個一邊一個抱住左右手葵官荳官前後頭頂住只說你打死我們四個

纔將芳官直挺挺躺在地下哭的死過去正沒開交誰知晴雯早遣春燕回了探春當下尤氏李紈探春三人帶着平兒與衆媳婦走來忙忙把四個喝住問起原故來趙姨娘氣的瞪著眼粗了筋一五一十說個不清尤李兩個不答言只喝禁他四人探春便嘆氣說道這是什麼大事姨娘太肯動氣了我正有一句話要請姨娘商議怪道丫頭們說不知在那裡原來在這裡生氣呢姨娘快同我來尤氏李紈都笑說請姨娘到廳上來咱們商量趙姨娘無法只得同他三人出來口內猶說長說短探春便說那些小丫頭子們原是頑意兒喜歡呢和他頑頑笑笑不喜歡可以不理他就是了他不好了如同猫兒狗兒抓咬了

一下子可恕就恕不恕時也只該叫管家媳婦們說給他去責罰何苦自不尊重大吆小喝也失了體統你瞧周姨娘怎麼沒人欺他他也不尋人去我勸姨娘且回房去煞煞氣兒別聽那謠聽話的混賬人調唆惹人笑話自己獃白給人家做活心裡有二十分的氣也忍耐這幾天等太太回來自然料理一席話說得趙姨娘閉口無言只得回房去了這裡探春氣的和李紈尤氏說這麼大年紀行出來的事總不叫人敬服這是什麼意思也值的吵一吵並不留體統耳聰又軟心裡又沒有算計這又是那起沒臉面的奴才們調唆的作弄出個獃人替他們出氣越想越氣因命人查是誰調唆的媳婦們只得答應着出來

相視而笑都說是大海裡那裡撈針去只得將趙姨娘的人並園中人喚來盤詰都說不知道衆人也無法只得回探春一時難查慢慢的訪凡有口舌不妥的一總來回了責罰探春氣漸漸平服方罷可巧艾官便悄悄的回探春說都是夏媽素日和這芳官不對每每的造出些事來前日賴藕官燒紙幸虧是寶二爺自巳應了他纔沒話今日我給姑娘送絹子去看見他和姨奶奶在一處說了半天嘁嘁喳喳的見了我來纔走開了探春聽了雖知情弊亦料定他們皆一黨本皆淘氣異常便只答應也不肯據此爲証誰知夏婆的外孫女兒小蟬兒便是探春處當差的時常與房中丫鬟們買東西衆女孩兒都待他好這

日飯後探春正上廳理事翠墨在家看屋子因命小蟬出去叫小么兒買糕去小蟬便笑說我纔掃了個大院子腰腿生疼的你叫别的人去罷翠墨笑說我又叫誰去你趁早兒去我告訴你一句好話你到後門順路告訴你老娘防着些兒說着便將艾官告他老娘的話告訴了他小蟬聽說忙接了錢道這個小蹄子也要捉弄人等我告訴去說着便起身出來至後門邊只見厨房內此刻手閒之時都坐在臺堦上說閒話呢夏婆亦在其內小蟬便命一個婆子出去買糕他且一行罵一行說將方纔的話告訴了夏婆子夏婆子聽了又氣又怕便欲去找艾官問他又要往探春前去訴冤小蟬忙攔住說你老人家去怎麼

說呢這話怎麼知道的可又叨蹬不好了說給你老人家防着就是了那裡忙在一時兒正說着忽見芳官走來扒著院門笑向厨房中柳家媳婦說道柳嬸子寶二爺說了晚飯的素菜要一樣凉凉的酸酸的東西只不要擱上香油弄膩了柳家的笑道知道今兒怎麼又打發你來告訴這麼句要緊的話呢你不嫌腌臢進來逛逛芳官纔進來忽有一個婆子手裡托了一碟子糕來芳官戲說誰買的熱糕我先嚐一塊兒小蟬一手接了道這是人家買的你們還希罕這個柳家的見了忙笑道芳姑娘你愛吃這個我這裡有纔買下給你姐姐吃的他沒有吃還收在那裡乾乾淨淨沒動的說着便拿了一碟子出來遞給芳

官又說你等我替你燉口好茶來一面進去現通開火燉茶芳官便拿着那糕舉到小蟬臉上說誰希罕吃你那糕這個不是糕不成我不過說著頑罷了你給我磕頭我還不吃呢說着便把手內的糕掰了一塊扔著逗雀兒頑口內笑說道柳嬸子你別心疼我回來買二觔給你小蟬氣的怔怔的瞅着說道雷公老爺也有眼睛怎麼不打這作孽的人衆人都說道姑娘們罷喲天天見了就咕唧有幾個伶透的見他們拌起嘴來了又怕生事都拿起脚來各自走開當下小蟬也不敢十分說話一面咕噥着去了這裡柳家的見人散了忙出來和芳官說前日那話說了沒有芳官道說了等一兩天再提這事偏那趙不死的

又和我鬧了一場前日那玫瑰露姐姐吃了沒有他到底可好些柳家的道可不都吃了他愛的什麼兒是的又不好合你再要芳官道不值什麼等我再要些來給他就是了原來柳家的有個女孩兒今年十六歲雖是厨役之女那生得人物與平襲鴛紫相類因他排行第五便叫他五兒只是素有弱疾故沒得差使近因柳家的見寶玉房中丫鬟差輕人多且又聞寶玉將來都要放他們故如今要送到那裡去應名正無路頭可巧這柳家的是梨香院的差使他最小意殷勤伏侍的芳官一干人比別的乾娘還好芳官等待他也極好如今便和芳官說了央及芳官去和寶玉說寶玉雖是依允只是近日病着又有事尚

未得說前言少述且說當下芳官回至怡紅院中回復了寶玉這裡寶玉正爲趙姨娘吵鬧心中不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只等吵完了打聽着探春勸了他去後方又勸了芳官一陣因使他到厨房說話去今見他同來又說還要些玫瑰露給柳五兒吃去寶玉忙道有著呢我又不大吃你都給他吃去罷說着命襲人取出來見瓶中也不多了遂連瓶給了芳官芳官便自携了瓶與他去正值柳家的帶進他女兒來散悶在那邊畸角子一帶地方逛了一回便回到厨房內正吃茶歇著呢見芳官拿了一個五寸来高的小玻璃瓶來迎亮照着裡面有半瓶胭脂一般的汁子還當是寶玉吃的西洋葡萄酒母女兩個忙說

快拿鏇子燙滾了水你且坐下芳官笑道就剩了這些連瓶子給你罷五兒聽說方知是玫瑰露忙接了又謝芳官因說道今日好些進來逛逛這後邊一帶沒有什麼意思不過是些大石頭大樹和房子後墻正經好景致也沒看見芳官道你爲什麼不往前去柳家的道我沒叫他往前去姑娘們也不認得他倘有不對眼的人看見了又是一番口舌明日托你攜帶他有了房頭兒怕沒人帶着逛呢只怕逛膩了的日子還有呢芳官聽了笑道怕什麼有我呢柳家的忙道噯喲喲我的姑娘我們的頭皮兒薄比不得你們說着又倒了茶來芳官那裡吃這茶只漱了一口便走了柳家的說我這裡占着手呢五丫頭送送五

兒便送出來因見無人又拉着芳官說道我的話到底說了沒有芳官笑道難道哄你不成我聽見屋裡正經還少兩個人的窩兒並沒補上一個是小紅的璉二奶奶要了去還沒給人來一個是墜兒的也沒補如今要你一個也不算過分皆因平兒每每和襲人說凡有動人動錢的事得挨的且挨一日如今三姑娘正要拿人作筏子呢連他屋裡的事都駁了兩三件如今正要尋我們屋裡的事沒尋着何苦來往網裡碰去倘或說些話駁了那時候老了倒難再回轉且等冷一冷兒老太太太太心閒了憑是天大的事先和老的兒一說沒有不成的五兒道雖如此說我却性兒急等不得了趁如今挑上了頭宗給我媽

爭口也不枉養我一場二宗我添了月錢家裡又從容些三宗我開開心只怕這病就好了就是請大夫吃藥也省了家裡的錢芳官說你的話我都知道了你只管放心說畢芳官自去了單表五兒回來和他娘深謝芳官之情他娘因說再不承望得了這些東西雖然是個尊貴物兒却是吃多了也動熱竟把這個倒些送個人去也是大情五兒問送誰他娘道送你姑舅哥哥一點兒他那熱病也想這些東西吃我倒半盞給他去五兒聽了半日沒言語隨他媽倒了半盞去將剩的連瓶便放在傢伙厨內五兒冷笑道依我說竟不給他也罷了倘或有人盤問起來倒又是一場是非他娘道那裡怕起這些來還了得我們

辛辛苦苦的裡頭賺些東西也是應當的難道是作賊偷的不成說着不聽一逕去了直至外邊他哥哥家中他侄兒正躺着一見這個他哥哥嫂子侄兒無不歡喜現從井上取了凉水吃了一碗心中爽快頭目清凉剩的半盞用紙蓋著放在桌上可巧又有家中幾個小厮和他侄兒素日相好的伴兒走來看他的病內中有一個叫做錢槐是趙姨娘之內親他父母現在庫上管賬他本身又派跟賈環上學因他手頭寬裕尚未娶親素日看上柳家的五兒標緻一心和父母說了娶他為妻也曾央中保媒人再四求告柳家父母却也情願爭奈五兒執意不從雖未明言却已中止他父母未敢應允近日又想往園內去越

發將此事丟開只等三五年後放出時自向外邊擇婚了錢槐家中人見如此也就罷了爭奈錢槐不得五兒心中又氣又愧發恨定要弄取成配方了此愿今日也同人來看望柳氏的姪兒不期柳家的在內柳家的見一羣人來了內中有錢槐便推說不得閒起身走了他哥哥嫂子忙說姑媽怎麼不喝茶就走倒難爲姑媽記罣著柳家的因笑道只怕裡頭傳飯再閒了出來瞧姪兒罷他嫂子因向抽屜內取了一個紙包兒出來拿在手內送了柳家的出來至墻角邊遞與柳家的又笑道這是你哥哥昨日在門上該班兒誰知這五日的班兒一個外財沒發只有昨日有廣東的官兒來拜送了上頭兩小簍子茯苓霜餘

外給了門上人一簍作門禮你哥哥分了這些昨兒晚上我打開看了看怪俊雪白的說拿人奶和了每日早起吃一鍾最補人的沒人奶就用牛奶再不得就是滾白水也好我們想着正是外甥女兒吃得的上半天原打發小丫頭子送了家去他說鎖着門連外甥女兒也進去了本來我要瞧瞧他去給他帶了去的又想著主子們不在家各處嚴緊我又沒什麼差使跑什麼況且這兩日風聞着裡頭家反作亂的倘或沾帶了到值多了姑媽來的正好親自帶去罷柳氏道了生受作別回來剛走到角門前只見一個小么兒笑道你老人家那裡去了裡頭三次兩轉呼人傳呢叫我們三四個人各處都找到了你老人家

從那裡來了這條路又不是家去的路我倒要疑心起來了那柳家的笑道好小猴兒崽子你也和我胡説起來了回來問你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回終




中华古籍保护


繡像紅樓夢
六十一至六十五

紅樓夢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寶玉瞞贓　判冤決獄平兒行權

話說那柳家的聽了這小么兒一夕話笑道好猴兒崽子你親嬸子找野老兒去了你不多得一個叔叔嗎有什麼疑的别叫我把你頭上的楣子蓋揪下来還不開門讓我進去呢那小厮且不推門又拉着笑道好嬸子你這一進去好歹偷幾個杏兒出來賞我吃我這裡老等你要忘了日後半夜三更打酒買油的我不給你老人家開門也不答應你隨你乾叫去柳氏啐道發了昏的今年還比往年把這些東西都分給了衆媽媽了一個個的不像抓破了臉的人打樹底下一過兩眼就像[illegible][illegible]

是的還動他的菓子可是你舅母姨娘兩三個親戚都管着麼不和他們要倒和我来要這可是倉老鼠問老鴰去借糧守着的没有飛着的倒有小厮笑道噯喲没有罷了說上這些閒話我看你老人家從今已後就用不着我了就是姐姐有了好地方兒將来呼喚我們的日子多着呢只要我們多答應他些就有了柳氏聽了笑道你這個小猴兒精又搗鬼了你姐姐有什麼好地方兒那小厮笑道不用哄我了早已知道了单是你們有内緯難道我們就没有内緯不成我雖在這裡聽差裡頭却也有兩個姐姐成個體統的什麼事瞞的過我正說著只聽門内又有老婆子向外叫小猴兒快傳你柳嬸子去罷再不来

可就悞了柳家的聽了不顧和那小厮説話忙推門進去笑說
不必忙我来了一面來至厨房雖有幾個同伴的人他們都不
敢自專单等他來調停分派一面問衆人五丫頭那裡去了衆
人都說纔往茶房裡找我們姐妹去了柳家的聽了便將茯苓
霜擱起且按着房頭分派菜饌忽見探春房裡小丫頭蓮花兒
走來說司棋姐姐說要碗鷄蛋頓的嫩嫩的柳家的道就是這
一樣兒尊貴不知怎麽今年鷄蛋短的很十個錢一個還找不
出來昨日上頭給親戚家送粥米去四五個買辦出去好容易
纔凑了二千個來我那裡找去你說給他改日吃罷蓮花兒道
前日要吃荳腐你弄了些餿的叫他說了我一頓今日要雞蛋

又没有了什麽好東西我就不信連鷄蛋都没有了别叫我翻
出來一面說一面真個走來揭起菜箱一看只見裡面果有十
來個鷄蛋說道這不是你就這麽利害吃的是主子分給我們
的分例你為什麽心疼又不是你下的蛋怕人吃了柳家的忙
丢了手裡的活計便上來說道你少滿嘴裡混嗳你媽纔下蛋
呢通共留下這幾個預備菜上的飄馬兒姑娘們不要還不肯
做上去呢預備遇急兒的你們吃了倘或一聲要起來没有好
的連鷄蛋都没了你們深宅大院水來伸手飯來張口只知雞
蛋是平常東西那裡知道外頭買賣的行市呢别說這個有一
年連草棍子還没了的日子還有呢我勸他們細米白飯每日

肥雞大鴨子將就些兒也罷了吃膩了腸子天天又鬧起故事
來了雞蛋豆腐又是什麼麵筋醬蘿蔔炸兒敢自倒換口味只
是我又不是答應你們的一處要一樣就是十來樣我倒不用
伺候頭層主子只預備你們二層主子了蓮花兒聽了便紅了
臉喊道誰天天要你什麼來你說這麼兩車子話叫你來不是
爲便宜是爲什麼前日春燕來說晴雯姐姐要吃蒿子稈兒你
怎麼忙著還問肉炒雞炒春燕說葷的不好另叫你炒個麵筋
兒少擱油纔好你忙著就說自已發昏赶著洗手炒了狗顛屁
股兒是的親自捧了去今兒反倒拿我作筏子說我給眾人聽
柳家的忙道阿彌陀佛這些人眼見的別說前日一次就從舊

年以來那屋裡偶然間不論姑娘姐兒們要添一樣半樣誰不
是先拿了錢來另買另添有的沒的名聲好聽算着連姑娘帶
姐兒們四五十人一日也只管要兩隻雞兩隻鴨子一二十斤
肉一吊錢的菜蔬你們算算殼做什麼的連本項兩頓飯還撐
持不住還擱得住這個點這樣那個點那樣買來的又不吃又
要別的去既這樣不如回了太太多添些分例也像大廚房裡
預備老太太的飯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寫了天天轉着
吃到一個月現算倒好連前日三姑娘和寶姑娘偶然商量了
要吃個油鹽炒荳芽兒來現打發個姐兒拿着五百錢給我我
倒笑起來了說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彌勒佛也吃不了五百

錢的這二三十個錢的事還偹得起趕著我送回錢去到底不收說賞我打酒吃又說如今厨房在裡頭保不住屋裡的人不去叨蹬一鹽一醬那不是錢買的你不給又不好給了你又没的賠你拿著這個錢權當還了他們素日叨蹬的東西窩兒這就是明白體下的姑娘我們心裡只替他念佛没的趙姨奶奶聽了又氣不忿反說太便宜了我隔不了十天也打發個小丫頭子來尋這樣尋那樣我倒好笑起來你們竟成了例不是這個就是那個我那裡有這些賠的正亂時只見司棋又打發人來催蓮花兒說他死在這裡怎麼就不回去蓮花兒賭氣回來便添了一篇話告訴了司棋司棋聽了不免心頭起火此刻伺

候迎春飯罷帶了小丫頭們走來見了許多人正吃飯見他來得勢頭不好都忙起身陪笑讓坐司棋便喝命小丫頭子動手凡箱櫃所有的菜蔬只管扔出去喂狗大家賺不成小丫頭子們巴不得一聲七手八脚搶上去一頓亂翻亂擲慌的衆人一面拉勸一面央告司棋說姑娘别悮聽了小孩子的話柳嫂子有八個腦袋也不敢得罪姑娘說鷄蛋難買是真我們纔也說他不知好歹憑是什麼東西也少不得變法兒去他已經悟過來了連忙蒸上了姑娘不信瞧那火上司棋被衆人一頓好言語方將氣勸得漸平了小丫頭子們也没得摔完東西便拉開了司棋連說帶罵鬧了一回方被衆人勸去柳家的只好摔碗

丟盤自巳咕唧了一回蒸了一碗雞蛋令人送去司棋全潑了地下那人回來也不敢說恐又生事柳家的打發他女兒喝了一回湯吃了半碗粥又將茯苓霜一節說了五兒聽罷便心下要分些贈芳官遂用紙另包了一半趁黃昏人稀之時自巳花遮柳隱的來找芳官且喜無人盤問一逕到了怡紅院門首不好進去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遠遠的望着有一盞茶時候可巧春燕出來忙上前叫住春燕不知是那一個到跟前方看真切因問做什麼五兒笑道你叫出芳官來我和他說話春燕悄笑道姐姐太性急了橫豎等十來日就來了只管找他做什麼方纔使了他往前頭去了你且等他一等不然有什麼話告

訴我等我告訴他恐怕你等不得只怕關了園門五兒便將茯苓霜遞給春燕又說這是茯苓霜如何吃如何補益我得了些送他的轉煩你遞給他就是了說畢便走回來正走蓼漵一帶忽迎見林之孝家的帶着幾個婆子走來五兒藏躲不及只得上來問好林家的問道我聽見你病了怎麼跑到這裡來五兒陪笑說道因這兩日好些跟我媽進來散散悶纔因我媽使我到怡紅院送傢伙去林之孝家的說道這話岔了方纔我見你媽出去我纔關門旣是你媽使了你去他如何不告訴我說你在這裡呢竟出去讓我關門什麼意思可是你撒謊五兒聽了沒話回答只說原是我媽一早教我去取的我忘了挨到這時

我纔想起來了只怕我媽錯認我先去了所以沒和大娘說林之孝家的聽他詞鈍意虛又因近日玉釧兒說那邊正房內失落了東西幾個丫頭對賴沒主兒心下便起了疑可巧小蟬蓮花兒和幾個媳婦子走來見了這事便說道林奶奶倒要審審他這兩日他往這裏頭跑的不像鬼鬼祟祟的不知幹些什麼事小蟬又道正是昨日玉釧兒姐姐說太太耳房裏的櫃子開了少了好些零碎東西璉二奶奶打發平姑娘和玉釧兒姐姐要些玫瑰露誰知也少了一罐子不是找還不知道呢蓮花兒笑道這我沒聽見今日我倒看見一個露瓶子林之孝家的正因這事沒主兒每日鳳姐兒使平兒催逼他一聽此言忙問在

那裏蓮花兒便說在他們廚房裏呢林之孝家的聽了忙命打了燈籠帶著衆人來尋五兒急的便說那原是寶二爺屋裏的芳官給我的林之孝家的便說不管你方官圓官現有贓証我只呈報了憑你主子前辯去一面說一面進入廚房蓮花兒帶着取出露瓶恐還偷有別物又細細搜了一遍又得了一包茯苓霜一並拿了帶了五兒來回李紈與探春那時李紈正因蘭兒病了不理事務只命去見探春探春已歸房人回進去了鬟們都在院內納凉探春在內盥沐只有侍書回進去半日出來說姑娘知道了叫你們找平兒回二奶奶去林之孝家的只得領出來到鳳姐那邊先找着平兒進去回了鳳姐鳳姐方纔睡

下聽見此事便吩咐將他娘打四十板子攆出去永不許進二門把五兒打四十板子立刻交給庄子上或賣或配人平兒聽了出來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五兒唬得哭哭啼啼給平兒跪著細訴芳官之事平兒道這也不難等明日問了芳官便知真假但這茯苓霜前日人送了來還等老太太太太回來看了纔敢打動這不該偷了去五兒見問忙又將他舅舅送的一節說出來平兒聽了笑道這樣說你竟是個平白無辜的人了拿你來頂缸的此時天晚奶奶纔進了藥歇下不便為這點子小事去絮叨如今且將他交給上夜的人看守一夜等明日我回了奶奶再作道理林之孝家的不敢違拗只得帶出來交給上

夜的媳婦們看守著自已便去了這裡五兒被人軟禁起來一步不敢多走又兼眾媳婦也有勸他說不該做這沒行止的事也有抱怨說正經更還坐不上來又弄個賊來給我們看守倘或眼不見尋了死或逃走了都是我們的不是又有素日一干與柳家不睦的人見了這般十分趁願都來奚落嘲戲他這五兒心內又氣又委屈竟無處可訴且本來怯弱有病這一夜思茶無茶思水無水思睡無衾枕嗚嗚咽咽直哭了一夜誰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巴不得一時就攆他出門去生恐次日有變大家先起了個清早都悄悄的來買轉平兒送了些東西一面又奉承他辦事簡斷一面又講述他母親素日許多不好

處平兒一一的都應着打發他們去了却悄悄的來訪襲人問他可果真芳官給他玫瑰露了襲人便說露却是給了芳官芳官轉給何人我却不知襲人於是又問芳官芳官聽了唬了一跳忙應是自己送他的芳官便又告訴了寶玉寶玉也慌了說露雖有了若勾起茯苓霜來他自然也實供若聽見了是他舅舅門上得的他舅舅又有了不是豈不是人家的好意反被偺們陷害了因忙和平兒計議露的事雖完了然這霜也是有不是的好姐姐你只叫他也說是芳官給的就完了平兒笑道雖如此只是他昨晚已經同人說是他舅舅給的了如何又說你給的况且那邊所丟的霜正沒主兒如今有贓證的白放了又

去找誰誰還肯認衆人也未必心服晴雯走來笑道太太那邊的露再無別人分明是彩雲偷了給環哥兒去了你們可瞎亂說平兒笑道誰不知這個原故這會子玉釧兒急的哭悄悄問他他要應了玉釧兒也罷了大家也就混着不問了誰好意攬這事呢可恨彩雲不但不應他還擠玉釧兒說他偷了去了兩個人窩裡炮先吵的合府都知道了我們怎麽裝沒事人呢少不得要查的殊不知告失盜的就是賊又沒贓証怎麽說他寶玉道也罷這件事我也應起來就說原是我要嚇他們頑悄悄的偷了太太的來了兩件事就都完了襲人道也倒是一件陰隲事保全人的賊名兒只是太太聽見了又說你小孩子氣不

知好歹了平兒笑道也倒是小事如今就打趙姨娘屋裡起了
贓來也容易我只怕又傷着一個好人的體面別人都不必管
只這一個人豈不又生氣我可憐的是他不肯為打老鼠傷了
玉瓶兒說着把三個指頭一伸襲人等聽說便知他說的是探
春大家都忙說可是這話竟是我們這裡應起來的為是平兒
又笑道也須得把彩雲和玉釧兒兩個孽障叫了來問准了他
方好不然他們得了意不說為這個倒像我沒有本事問不出
來就是這裡完事他們已後越發偷的偷不管的不管了襲人
等笑道正是也要你留個地步平兒便命一個人叫了他兩個
來說道不用慌賊已有了玉釧兒先問賊在那裡平兒道現在

二奶奶屋裡呢問他什麼應什麼我心裡明白知道不是他偷
的可憐他害怕都承認了這裡寶二爺不過意要替他認一半
我要說出來呢但只是這做賊的素日又是和我好的一個姐
妹窩主却是平常裡面又傷了一個好人的體面因此為難少
不得央求寶二爺應了大家無事如今反要問你們兩個還是
怎麼樣要從此已後大家小心存體面呢就求寶二爺應了要
不然我就同了二奶奶別冤屈了好人彩雲聽了不覺紅了臉一
時羞惡之心感發便說道姐姐放心也不用冤屈好人我說了
罷傷體面偷東西原是趙姨奶奶央及我再三我拿了些給環
哥兒是情真連太太在家我們還拿過各人去送人也是常有

的我原說說過兩天就完了如今既寃屈了人我心裡也不忍姐姐竟帶了我回奶奶去一槩應了完事衆人聽了這話一個個都詫異他竟這樣有肝膽寶玉忙笑道彩雲姐姐果然是個正經人如今也不用你應我只說我悄悄的偷的嚇你們頑如今鬧出事來我原該承認我只求姐姐們已後省些事大家就好了彩雲道我幹的事爲什麽叫你應死活我該去受平兒襲人忙道不是這麽說你一應了未免又叨登出趙姨奶奶來那時三姑娘聽見豈不又生氣竟不如寶二爺應了大家沒事且除了這幾個人都不知道這麽何等的干净但只已後千萬大家小心些就是了要拿什麽好歹等太太到家那怕連房子給

了人我們就沒干係了彩雲聽了低頭想了想只得依允於是大家商議妥貼平兒帶了他兩個並芳官來至上夜房中叫了五兒將茯苓霜一節也悄悄的教他說係芳官給的五兒感謝不盡平兒帶他們來至自已這邊已見林之孝家的帶領了幾個媳婦押解着柳家的等彀多時了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兒說今日一早押了他來怕園裡沒有人伺候早飯我暫且將秦顯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們的飯呢平兒道秦顯的女人是誰我不大相熟啊林之孝家的道他是園裡南角子上夜的白日裡沒什麽事所以姑娘不認識高高兒的孤拐大大的眼睛最干净爽利的玉釧兒道是了姐姐你怎麽忘了他是跟三姑娘

的司棋的嬸子司棋的父親雖是大老爺那邊的人他這叔叔却是偺們這邊的平兒聽了方想起來笑道哦你早說是他我就明白了又笑道也太派急了些如今這事八下裡水落石出了連前日太太屋裡丟的也有了主兒是寶玉那日過來和這兩個孽障不知道要什麼來着偏這兩個孽障慪他頑說太太不在家不敢拿寶玉便瞅着他們不隄防自已進去拿了些個什麼出來這兩個孽障不知道就嚇慌了如今寶玉聽見帶累了別人方細細的告訴了我拿出東西來我瞧一件不差那茯苓霜也是寶玉外頭得了的也曾賞過許多人不獨園內人有連媽媽子們討了出去給親戚們吃又轉送人襲人也曾給過

芳官一流的人他們私情各自來往也是常事前日那兩簍還擺在議事廳上好好的原封沒動怎麼就混賴起人來等我回了奶奶再說說畢抽身進了臥房將此事照前言回了鳳姐兒一遍鳳姐兒道雖如此說但寶玉為人不管青紅皂白愛兜攬事情別人再求求他去他又擱不住人兩句好話給他個炭簍子帶上什麼事他不應承偺們若信了將來若大事也如此如何治人還要細細的追求纔是依我的主意把太太屋裡的丫頭都拿來雖不便擅加拷打只叫他們墊著磁瓦子跪在太陽地下茶飯也不用給他們吃一日不說跪一日就是鐵打的一日也管招了又道蒼蠅不抱沒縫兒的鷄蛋雖然這柳家的沒

偷到底有些影兒人纔說他雖不加賊刑也革出不用朝廷原有罣誤的到底不算委屈了他平兒道何苦來操這心得放手時須放手什麼大不了的事樂得施恩呢依我說總在這屋裡操上一百分心終久是回那邊屋裡去的沒的結些小人的仇恨使人含恨抱怨況且自己又三災八難的好容易懷了一個哥兒到了六七個月還掉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勞太過氣惱傷着的如今趁早兒見一半不見一半的也倒罷了一夕話說的鳳姐兒倒笑了道隨你們罷沒的慪氣平兒笑道這不是正經話說畢轉身出來一一發放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一回終

紅樓夢第六十二回

憨湘雲醉眠芍藥裀　獃香菱情解石榴裙

話說平兒出來吩咐林之孝家的道大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沒事方是興旺之家要是一點子小事便揚鈴打鼓亂折騰起來不成道理如今將他母女帶回照舊去當差將秦顯家的仍舊追回再不必提此事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緊說畢起身走了柳家的母女忙向上磕頭林家的就帶回園中回了李紈探春二人都說知道了寧可無事狠好司棋等人空興頭了一陣那秦顯家的好容易等了這個空子鑽了來只興頭了半天在廚房內正亂着收傢伙米糧煤炭等物又查出許多虧空來說

粳米短了兩擔長用米又多支了一個月的炭也欠着額數一面又打點送林之孝的禮悄悄的備了一簍炭一擔粳米在外邊就遣人送到林家去了又打點送賬房兒的禮又備幾樣菜蔬請幾位同事的人說我來了全仗你們列位扶持自今以後都是一家人了我有照顧不到的好歹大家照顧些正亂着忽有人來說你看完了這一頓早飯就出去罷柳嫂兒原無事如今還交給他管了秦顯家的聽了轟去了魂魄垂頭喪氣登時掩旗息鼓捲包而去送人之物白白去了許多自己倒要折變了賠補虧空連司棋都氣了個直眉瞪眼無計挽回只得罷了趙姨娘正因彩雲私贈了許多東西被玉釧兒吵出生恐查問

出來每日捏着一把汗偷偷的打聽信兒忽見彩雲來告訴說都是寶玉應了從此無事趙姨娘方把心放下來誰知賈環聽如此說便起了疑心將彩雲凡私贈之物都拿出來了照着彩雲臉上摔了來說你這兩面三刀的東西我不希罕你不和寶玉好他怎麼肯替你應你既有担當給了我原該不叫一個人知道如今你既然告訴了他我再要這個也沒趣兒彩雲見如此急的賭咒起誓至於哭了百般解說賈環執意不信說不看你素日我索性去告訴二嫂子就說你偷來給我我不敢要你細想去罷說畢摔手出去了急的趙姨娘罵沒造化的種子這是怎麼說氣的彩雲哭了個淚乾腸斷趙姨娘百般的安慰他

好孩子他辜負了你的心我橫竪看的真我收起來過兩日他自然回轉過來了說著便要收東西彩雲賭氣一頓捲包起來趁人不見來至園中都撒在河內順水沉的沉漂的漂了自已氣的夜裡在被內暗哭了一夜當下又值寶玉生日已到原來寶琴也是這日二人相同王夫人不在家也不曾像往年熱鬧只有張道士送了四樣禮換的寄名符兒還有幾處僧尼廟的和尚姑子送了供尖兒並壽星紙馬疏頭並本宮星官值年太歲週歲換的鎖家中常走的男女先一日來上壽王子勝那邊仍是一套衣服一雙鞋襪一百壽桃一百束上用銀絲掛麵薛姨媽處減一半其餘家中尤氏仍是一雙鞋襪鳳姐兒是一個

宮製四面扣合堆繡荷包裝一個金壽星一件波斯國的玩器各廟中遣人去放堂捨錢又另有寳琴之禮不能備述姐妹中皆隨便或有一扇的或有一字的或有一畫的或有一詩的聊爲應景而已這日寳玉清晨起來梳洗已畢便冠帶了來至前廳院中已有李貴等四個人在那裡設下天地香燭寳玉炷了香行了禮奠茶燒紙後便至寧府中宗祠祖先堂兩處行畢了禮出至月臺上又朝上遥拜過賈母賈政王夫人等一順到尤氏上房行過禮坐了一回方回榮府先至薛姨媽處再三拉著然後又見過薛蝌讓一回方進園來晴雯麝月二人跟隨小丫頭夾着毡子從李氏起一一挨着比自已長的房中到過復出

二門至四個奶媽家讓了一回方進來雖衆人要行禮也不曾受回至房中襲人等只都來說一聲就是了王夫人有言不令年輕人受禮恐折了福壽故此皆不磕頭一時賈環賈蘭來了襲人連忙拉住坐了一坐便去了寳玉笑道走乏了便歪在床上方吃了半盞茶只聽外頭咭咭呱呱一羣丫頭笑着進來原來是翠墨小螺翠縷入畫邢岫烟的丫頭篆兒並奶子抱着巧姐兒彩鸞繡鸞八九個人都抱著紅毡子來了笑說道拜壽的擠破了門了快拿麵來我們吃剛進來時探春湘雲寳琴岫烟惜春也都來了寳玉忙迎出來笑說不敢起動快預備好茶進入房中不免推讓一回大家歸坐襲人等捧過茶來纔吃了一

口平兒也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來了寶玉忙迎出來笑說我方纔到鳳姐姐門上回進去說不能見我我又打發進去讓姐姐來着平兒笑道我正打發你姐姐梳頭不得出來回你後來聽見又說讓我我那裡禁當的起所以特給二爺來嗑頭寶玉笑道我也禁當不起襲人早在門傍安了坐讓他坐平兒便拜下去寶玉作揖不迭平兒又跪下去寶玉也忙還跪下襲人連忙攙起來又拜了一拜寶玉又還了一揖襲人笑推寶玉你再作揖寶玉道已經完了怎麼又作揖襲人笑道這是他來給你拜壽今日也是他的生日你也該給他拜壽寶玉喜的忙作揖笑道原來今日也是姐姐的好日子平兒赶着也還了禮湘雲拉

寶琴岫烟說你們四個人對拜壽直拜一天纔是探春忙問原來邢妹妹也是今日我怎麼就忘了忙命丫頭去告訴二奶奶赶着補了一分禮和琴姑娘的一樣送到二姑娘屋裡去丫頭答應著去了岫烟見湘雲直口說出來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讓讓探春笑道倒有些意思一年十二個月月月有幾個生日人多了就這樣巧也有三個一日的兩個一日的大年初一也不白過大姐姐占了去怨不得他福大生日比別人都占先又是太祖太爺的生日冥壽過了燈節就是大太太和寶姐姐他們娘兒兩個遇的巧三月初一是太太的初九是璉二哥哥二月沒人襲人道二月十二是林姑娘怎麼沒人只不是偺們家的

探春笑道你看我這個記性兒寶玉笑指襲人道他和林妹妹是一日他所以記得探春笑道原來你兩個倒是一日每年連頭也不給我們磕一個平兒的生日我們也不知道這也是纔知道的平兒笑道我們是那牌兒名上的人生日也沒拜壽的福又沒受禮的職分可吵嚷什麼可不悄悄兒的就過去了嗎今日他又偏吵出來了等姑娘回房我再行禮去罷探春笑道也不敢驚動只是今日倒要替你作個生日我心裡纔過的去寶玉湘雲等一齊都說很是探春便吩咐了丫頭去告訴他奶奶說我們大家說了今日一天不放平兒出去我們也大家湊了分子過生日呢丫頭笑着去了半日回來說二奶奶說了多

謝姑娘們給他臉不知過生日給他些什麼吃只別忘了二奶奶就不來絮聒他了眾人都笑了探春因說道可巧今日裡頭廚房不預備飯一應下麵弄菜都是外頭收拾偺們就湊了錢叫柳家的來領了去只在偺們裡頭收拾倒好眾人都說很好探春一面遣人去請李紈寶釵黛玉一面遣人去傳柳家的進來吩咐他內廚房中快收拾兩棹酒席柳家的不知何意因說外廚房都預備了探春笑道你原來不知道今日是平姑娘的好日子外頭預備的是上頭的這如今我們私下又湊了分子單為平姑娘預備兩棹請他你只管揀新巧的菜蔬預備了來開了賬我那裡領錢柳家的笑道今日又是平姑娘的千秋我

們竟不知道說著便給平兒磕頭慌得平兒拉起他來柳家的
忙去預備酒席這裡探春又邀了寶玉同到廳上去吃麵等到
李紈寶釵一齊來全又遣人去請薛姨媽和黛玉因天氣和暖
黛玉之疾漸漸愈故也來了花團錦簇擠了一廳的人誰知薛蝌
又送了巾扇香帛四色壽禮給寶玉寶玉於是過去陪他吃麵
兩家皆辦了壽酒互相酧送彼此同領至午間寶玉又陪薛蝌
吃了兩杯酒寶釵帶了寶琴過來給薛蝌行禮把盞畢寶釵因
囑咐薛蝌家裡的酒也不用送過那邊去這虛套竟收了你只
請夥計們吃罷我們和寶兄弟進去還要待人去呢也不能陪
你了薛蝌忙說姐姐兄弟只管請只怕夥計們也就好來了寶

玉忙又告過罪方同他姊妹回來一進角門寶釵便命婆子將
門鎖上把鑰匙要了自己拿著寶玉忙說這一道門何必關又
沒多的人走況且姨娘姐姐妹妹都在裡頭倘或要家去取什
麼豈不費事寶釵笑道小心沒過逾的你們那邊這幾日七事
八事竟沒有我們這邊的人可知是這門關的有功効了要是
開着保不住那起人圖順脚走近路從這裡走攔誰的是不如
鎖了連媽媽和我也禁著些大家別走總有了事也就賴不着
這邊的人了寶玉笑道原來姐姐也知道我們那邊近日丟了
東西寶釵笑道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兩件乃因人而及
物要不是裡頭有人你連這兩件還不知道呢殊不知還有幾

件比這兩件大的呢若以後叨登不出來是大家的造化若叨登出來了不知裡頭連累多少人呢你也是不管事的人我纔告訴你平兒是個明白人我前日也告訴了他皆因他奶奶不在外頭所以使他明白了若不犯出來大家落得丟開手若犯出來他心裡已有了稿兒自有頭緒就冤屈不着平人了你只聽我說已後留神小心就是了這話也不可告訴第二個人說着來到沁芳亭邊只見襲人香菱侍書晴雯麝月芳官蕊官藕官十來個人都在那裡看魚頑呢見他們來了都說芍藥欄裡預備下了快去上席罷寶釵等隨攜了他們同到芍藥欄中紅香圃三間小廠廳內連尤氏已請過來了諸人都在那裡只沒

平兒原來平兒出去有賴林諸家送了禮來連三接四上中下三等家人拜壽送禮的不少平兒忙着打發賞錢道謝一面又色色的回明了鳳姐兒不過留下幾樣也有不受的也有受下即刻賞與人的忙了一回又直等鳳姐兒吃過麵方換了衣裳往園裡來剛進了園就有幾個丫環來找他一同到了紅香圃中只見筵開玳瑁褥設芙蓉衆人都笑說壽星全了上面四座定要讓他們四個人坐四人皆不肯薛姨媽說我老天拔地不合你們的羣兒我倒拘的慌不如我到廳上隨便躺躺去倒好我又吃不下什麼去又不大吃酒這裡讓他們倒便宜尤氏等執意不從寶釵道這也罷了倒是讓媽媽在廳上歪着自如些

有愛吃的送些過去倒還自在且前頭沒人在那裡又可照看了探春笑道旣這樣恭敬不如從命因大家送到議事廳上眼看着命小丫頭們鋪了一個錦褥並靠背引枕之類又囑咐好生給姨太太搥腿要茶要水別推三拉四的回來送了東西來姨太太吃了賞你們吃只別離了這裡小丫頭子們都答應了探春等方回來終久讓寶琴岫烟二人在上平兒面西坐寶玉面東坐探春又接了鴛鴦來二人並肩對面相陪西邊一棹寶釵黛玉湘雲迎春惜春依序一面又拉了香菱玉釧兒二人打橫三棹上尤氏李紈又拉了襲人彩雲陪坐四棹上便是紫鵑鶯兒晴雯小螺司棋等人團坐當下探春等還要把盞寶琴等

四人都說這一鬧一日也坐不成了方纔罷了兩個女先兒要弹詞上壽衆人都說我們這裡沒人聽那些野話你廳上去說給姨太太解悶兒去罷一面又將各色吃食揀了命人送給薛姨媽去寶玉便說雅坐無趣須要行令纔好衆人中有說行這個令好的又有說行那個令好的黛玉道依我說拿了筆硯將各色令都寫了拈成鬮兒偺們抓出那個來就是那個衆人都道妙極卽命拿了一副筆硯花箋香菱近日學了詩又天天學寫字見了筆硯便巴不得連忙起來說我寫衆人想了一回共得十來個念著香菱一一寫了搓成鬮兒擲在一個瓶中探春便命平兒拈平兒向內攪了一攪用筯夾了一個出來打開

一看上寫着射覆二字寶釵笑道把個令祖宗拈出來了射覆
從古有的如今失了傳這是後纂的比一切的令都難這裏頭
倒有一半是不會的不如毀了另拈一個雅俗共賞的探春笑
道既拈了出來如何再毀如今再拈一個若是雅俗共賞的便
叫他們行去偺們行這一個說着又叫襲人拈了一個却是拇
戰湘雲先笑着說這個簡斷爽利合了我的脾氣我不行這個
射覆沒的垂頭喪氣悶人我只猜拳去了探春道惟有他亂令
寶姐姐快罰他一鍾寶釵不容分說灌了湘雲一杯探春道
我吃一杯我是令官也不用宣只聽我分派取了骰子令盆來
從琴妹妹擲起挨着擲下去對了點的二人射覆寶琴一擲是

個三岫烟寶玉等皆擲的不對直到香菱方擲了個三寶琴笑
道只好室內生春若說到外頭去可太沒頭緒了探春道自然
三次不中者罰一杯你覆他射寶琴想了一想說了個老字香
菱原生於這令一時想不到滿室滿席都不見有與老字相連
的成語湘雲先聽了便也亂看忽見門斗上貼着紅香圃三個
字便知寶琴覆的是吾不如老圃的圃字見香菱射不着衆人
擊鼓又催便悄悄的拉香菱教他說藥字黛玉偏看見了說快
罰他又在那裡傳遞呢鬧得衆人都知道了忙又罰了一杯恨
的湘雲拿快子敲黛玉的手於是罰了香菱一杯下則寶釵和
探春對了點子探春便射了一個人字寶釵笑道這個人字泛得

狠探春笑道添一個字兩覆一射也不泛了說着便又說了一個䆁字寶釵一想因見席上有雞便猜着他是用雞窻雞人二典了因射了一個塒字探春知他射着用了雞棲於塒的典二人一笑各飲一口門杯湘雲等不得早和寶玉三五亂叫猜起拳來那邊尤氏和鴛鴦隔着席也七八亂叫搳起拳來平兒襲人也作了一對叮叮噹噹只聽得腕上鐲子響一時湘雲贏了寶玉襲人贏了平兒二人限酒底酒面湘雲便說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舊詩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還要一句時憲書上有的話共總成一句話酒底要關人事的菓菜名衆人聽了都說惟有他的令比人嘮叨倒也有些意思便催寶玉快說寶玉

笑道誰說過這個也等想一想兒黛玉便道你多喝一鍾我替你說寶玉真個喝了酒聽黛玉說道

落霞與孤鶩齊飛風急江天過雁哀却是一枝折脚雁叫得人九廻腸這是鴻雁來賓

說得大家笑了衆人說這一串子倒有些意思黛玉又拈了一個榛瓤說酒底道

榛子非關隔院砧何來萬戶擣衣聲

令完鴛鴦襲人等皆說的是一句俗語都帶一個壽字不須多贅大家輪流亂了一陣這上面湘雲又和寶琴對了手李紈和岫烟對了點子李紈便覆了一個瓢字岫烟便射了一個綠字

二八會意各飲一口湘雲的拳卻輸了請酒面酒底寶琴笑道
請君入甕大家笑起來說這個典用得當湘雲便說道
奔騰澎湃江間波浪兼天湧須要鐵索纜孤舟旣遇着一
江風不宜出行
說的衆人都笑了說好個謅斷了腸子的怪道他出這個令故
意惹人笑又催他快說酒底兒湘雲吃了酒夾了一塊鴨肉呷
了口酒忽見碗內有半個鴨頭遂夾出來吃腦子衆人催他別
只顧吃你到底快說呀湘雲便用筯子舉着說道
這鴨頭不是那丫頭 頭上那些桂花油
衆人越發笑起來引得晴雯小螺等一干人都走過來說雲姑

娘會開心兒拿着我們取笑兒快罰一杯纔罷怎麼見得我們
就該擦桂花油呢倒得每人給一瓶子桂花油擦擦黛玉笑道他
倒有心給你們一瓶子油又怕罣誤着打竊盜官司衆人不理
論寶玉卻明白忙低了頭彩雲心裡有病不覺的紅了臉寶釵
忙暗暗的瞅了黛玉一眼黛玉自悔失言原是打趣寶玉的就
忘了村了彩雲了自悔不及忙一頓的行令猜拳岔開了底下
寶玉可巧和寶釵對了點子寶釵便覆了一個寶字寶玉想了
一想便知是寶釵作戲指着自己的通靈玉說的便笑道姐姐
拿我作雅謔我卻射着了說出來姐姐別惱就是姐姐的諱釵
字就是了衆人道怎麼解寶玉道他說寶底下自然是玉字了

我射釵字舊詩曾有敲斷玉釵紅燭冷豈不射著了湘雲說道這用時事却使不得兩個人都該罰香菱道不止時事這也是有出處的湘雲道寶玉二字並無出處不過是春聯上或有之詩書紀載並無算不得香菱道前日我讀岑嘉州五言律現有一句說此鄉多寶玉怎麽你倒忘了後來又讀李義山七言絕句又有一句寶釵無日不生塵我還笑說他兩個名字都原來在唐詩上呢衆人笑說這可問住了快罰一盃湘雲無話只得飲了大家又該對點搳拳這些人因賈母王夫人不在家没了管束便任意取樂呼三喝四喊七叫八滿廳中紅飛翠舞玉動珠搖真是十分熱鬧頑了一回大家方起席散了却忽然不見

了湘雲只當他外頭自便就來誰知越等越没了影兒使人各處去找那裡找的着接着林之孝家的同着幾個老婆子來一則恐有正事呼喚二則恐丫鬟們年輕趁王夫人不在家不服探春等約束恣意痛飲失了體統故來請問有事無事探春見他們來了便知其意忙笑道你們又不放心來查我們來了我們並没有多吃酒不過是大家頑笑將酒作引子媽媽們别躭心李紈尤氏也都笑說你們歇着去罷我們也不敢叫他們多吃了林之孝家的等人笑說我們知道連老太太讓姑娘們吃酒姑娘們還不肯吃呢何况太太們不在家自然頑罷了我們怕有事來打聽打聽二則天長了姑娘們頑一會子還該點補

些小食兒素日又不大吃雜項東西如今吃一兩盃酒若不多吃些東西怕受傷探春笑道媽媽說的是我們也正要吃呢回頭命取點心來兩傍丫鬟們齊聲答應了忙去傳點心探春又笑讓你們歇着去或是姨媽那裡說話兒去我們即刻打發人送酒你們吃去林之孝家的等人笑回不敢領了又站了一回方退出去了平兒摸着臉笑道我的臉都熱了也不好意思見他們依我說竟收了罷別惹他們再來倒沒意思了探春笑道不相干橫豎偺們不認真喝酒就罷了正說着只見一個小丫頭笑嘻嘻的走來說姑娘們快瞧雲姑娘吃醉了圖凉快在山子後頭一塊青石板凳上睡着了衆人聽說都笑道快別吵嚷

說着都走來看時果見湘雲臥于山石僻處一個石凳子上業經香夢沉酣四面芍藥花飛了一身滿頭臉衣襟上皆是紅香散亂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羣蜜蜂蝴蝶鬧嚷嚷的圍着又用鮫帕包了一包芍藥花瓣枕着衆人看了又是愛又是笑忙上來推喚攙扶湘雲口內猶作睡語說酒令唧嘟囔囔說泉香酒冽醉扶歸宜會親友衆人笑推他說道快醒醒兒吃飯去這潮凳上還睡出病來呢湘雲慢啟秋波見了衆人又低頭看了一看自已方知是醉了原是納凉避靜的不覺因多罰了兩盃酒嬌娜不勝便睡着了心中反覺自悔早有小了頭端了一盆洗臉水兩個捧着鏡奩衆人等着他便在石凳

上重新勾了臉襯了眞蓮忙起身同著來至紅香圃中又吃了兩盃濃茶探春忙命將醒酒石拿來給他啣在口內一時又命他吃了些酸湯方纔覺得好了些當下又選了幾樣菓菜給鳳姐兒送去鳳姐兒也送了幾樣來寶釵等吃過點心大家也有坐的也有立的也有在外觀花的也有倚欄看魚的[illegible]自取便說笑不一探春便和寶琴下棊寶釵岫烟觀局黛玉[illegible]寶玉在一簇花下唧唧噥噥不知說些什麼只見林之孝家的[illegible]一群女人帶了一個媳婦進來那媳婦愁眉淚眼也不敢進廳來到堦下便朝上跪下磕頭探春因一塊棊受了敵算來算去總得了兩個眼便折了官着兒兩眼只瞅着棊盤一隻手伸在盒內只管抓棊子作想林之孝家的站了半天因回頭要茶時纔看見問什麼事林之孝家的便指那媳婦說這是四姑娘屋裡小丫頭彩兒的娘現是園內伺候的人嘴狠不好纔是我聽見了問著他他說的話也不敢回姑娘竟要攆出去纔是探春道怎麼不回大奶奶林之孝家的道方纔大奶奶往廳上姨太太處去頂頭看見我已回明白了叫回姑娘來探春道怎麼不回二奶奶平兒道不回去也罷我想回說一聲就是了旣這麼着就攆他出去等太太回來再回請姑娘定奪探春點頭仍又下棊這裡林之孝家的帶了那人出去不提黛玉和寶玉二人站在花下遙遙盼望黛玉便說道你家三丫頭倒是個乖人雖然叫

他省些事也倒一步不肯多走差不多的人就早作起威福來
了寶玉道你不知道呢你病著時他幹了幾件事這園子也分
了人管如今多掐一根草也不能了又蠲了幾件事單拿我和
鳳姐姐做筏子最是心裡有算計的人豈止乖呢黛玉道要這
樣纔好偺們也太費了我雖不管事心裡每常閑了替他們一
算出的多進的少如今若不省儉必致後手不接寶玉笑道憑
他怎麼後手不接也不短了偺們四個人的黛玉聽了轉身就
往廳上尋寶釵說笑去了寶玉正欲走時只見襲人走來手內
捧着一個小連環洋漆茶盤裡面可式放着兩鍾新茶因問他
往那裡去呢我見你兩個半日沒吃茶巴巴的倒了兩鍾來他

又走了寶玉道那不是他你給他送去說着自拿了一鍾襲人
便送了那鍾去偏和寶釵在一處只得一鍾茶便說那位喝時
那位先接了我再倒去寶釵笑道我倒不喝只要一口漱漱就
是了說著先拿起來喝了一口剩了半盃遞在黛玉手內襲人
笑說我再倒去黛玉笑道你知道我這病大夫不許多吃茶這
半鍾儘彀了難為你想的到說畢飲乾將盃放下襲人又來接
寶玉的寶玉因問這半日不見芳官他在那裡呢襲人四顧一
瞧說纔在這裡的幾個人鬥草頑這會子不見了寶玉聽說便
忙回房中果見芳官面向裡睡在床上寶玉推他說道快別睡
覺偺們外頭頑去一會子好吃飯芳官道你們吃酒不理我叫

我悶了半天可不來睡覺罷了寶玉拉了他起來笑道偺們晚上家裡再吃回來我叫襲人姐姐帶了你桌上吃飯何如芳官道藕官蕊官都不上去单我在那裡也不好我也吃不慣那個麵條子早起也没好生吃纔剛餓了我巳告訴了柳嫂子先給我做一碗湯盛半碗粳米飯送來我這裡吃了就完事若是晚上吃酒不許叫人管着我我要盡力吃彀了纔罷我先在家裡吃二三觔好惠泉酒呢如今學了這勞什子他們說怕壞嗓子這幾年也没聞見趁今兒我可是要開齋了寶玉道這個容易說着只見柳家的果遣人送了一個盒子來春燕接着揭開看時裡面是一碗蝦丸鷄皮湯又是一碗酒釀清蒸鴨子一碟醃

的胭脂鵝脯還有一碟四個奶油松瓤捲酥並一大碗熱騰騰碧瑩瑩綠畦香稻粳米飯春燕放在案上走來安小菜碗筯過來撥了一碗飯芳官便說油膩膩的誰吃這些東西只將湯泡飯吃了一碗揀了兩塊醃鵝就不吃了寶玉問着倒覺比往常之味又勝些似的遂吃了一個捲酥又命春燕也撥了半碗飯泡湯一吃十分香甜可口春燕和芳官都笑了吃畢春燕便將剩的要交回寶玉道你吃了罷若不彀再要些來春燕道不用要這就彀了方纔麝月姐姐拿了兩盤子點心給我們吃了我再吃了這個儘彀了不用再吃了說着便站在桌傍一頓吃了又留下兩個捲酥說這個留下給我媽吃晚上要吃酒給我兩

碗吃酒就是了寶玉笑道你也愛吃酒等着咱們晚上痛喝一回你襲人姐姐和晴雯姐姐的量也好也要喝只是每日不好意思的趁今兒大家開齋還有件事想着囑咐你竟忘了此刻纔想起來已後芳官全要你照看他他或有不到處你提他襲人照顧不過這些人來春燕道我都知道不用你操心但只五兒的事怎麽樣寶玉道你和柳家的說去明兒真叫他進來罷等我告訴他們一聲就完了芳官聽了笑道這倒是正經事春燕又叫兩個小丫頭進來伏侍洗手倒茶自己收了傢伙交給婆子也洗手便去找柳家的不在話下寶玉便出來仍往紅香圃尋衆姐妹芳官在後拿着巾扇剛出了院門只見襲人晴雯

二人攜手回來寶玉問你們做什麽呢襲人道擺下飯了等你吃飯呢寶玉笑着將方纔吃飯的一節告訴了他兩個襲人笑道我說你是猫兒食雖然如此也該上去陪他們多少應個景兒晴雯用手指戳在芳官額上說道你就是狐媚子什麽空兒跑了去吃飯兩個怎麽約下了也不告訴我們一聲兒襲人笑道不過是偶打偶撞的遇見說約下可是沒有的事晴雯道既這麽着要我們無用明兒我們都走了讓芳官一個人就彀使了襲人笑道我們都去了使得你却去不得晴雯道惟有我是第一個要去又懶又夯性子又不好又沒用襲人笑道倘或那孔雀褂子襟再燒了窟窿你去了誰能以補呢你倒別和我拿

三撒四的我煩你做個什麼把你懶的橫針不拈豎線不動一般也不是我的私活煩你橫豎都是他的你就都不肯做什麼我去了幾天你病的七死八活一夜連命也不顧給他做了出來這又是什麼原故你到底說話呀怎麼粧憨兒和我笑那也當不了什麼晴雯笑着啐了一口大家說着來至廳上薛姨媽也來了依序坐下吃飯寶玉只用茶泡了半碗飯應景而已一時吃畢大家吃茶閑話又隨便頑笑外面小螺和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荳官等四五個人滿園頑了一回大家採了些花草來兜着坐在花草堆裡鬥草這一個說我有觀音柳那一個說我有羅漢松那一個又說我有君子竹這一個又說我有美人蕉

這個又說我有星星翠那個又說我有月月紅這個又說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那個又說我有琵琶記裡的枇杷菓荳官便說我有姐妹花衆人沒了香菱便說我有夫妻蕙荳官說從沒聽見有個夫妻蕙香菱道一個剪兒一個花兒叫做蘭一個剪兒幾個花兒叫做蕙上下結花的爲兄弟蕙並頭結花的爲夫妻蕙我這枝並頭的怎麼不是夫妻蕙荳官沒的說了便起身笑道依你說要是這兩枝一大一小就是老子兒子蕙了若是兩枝背面開的就是仇人蕙了你漢子去了大半年你想他了便扯拉着蕙上也有了夫妻了好不害臊香菱聽了紅了臉忙要起身擰他笑罵道我把你這個爛了嘴的小蹄子滿口裡

放屁胡說荳官見他要站起來怎肯容他就連忙伏身將他厭住回頭笑着央告蕊官等來幫着我擰他這張嘴兩個人滾在地下衆人拍手笑說了不得了那是一窪子水可惜弄了他的新裙子荳官回頭看了一看果見傍邊有一汪積雨香菱的半条裙子都污濕了自已不好意思忙奪手跑了衆人笑個不住怕香菱拿他們出氣也都笑著一哄而散香菱起身低頭一瞧見那裙上猶滴滴點點流下綠水來正恨駡不絕可巧寳玉見他們鬥草也尋了些草花來凑戲忽見衆人跑了只剩了香菱一個低頭弄裙因問怎麽散了香菱便說我有一枝夫妻蕙他們不知道反說我謅因此鬧起來把我的新裙子也遭塌了寳

玉笑道你有夫妻蕙我這裡倒有一枝並蒂菱口內說着手裡真個拈着一枝並蒂菱花又拈了那枝夫妻蕙在手內香菱道什麽夫妻不夫妻並蒂不並蒂你瞧瞧這裙子寳玉便低頭一瞧噯呀了一聲說怎麽就拉在泥裡了可惜這石榴紅綾最不禁染香菱道這是前兒琴姑娘帶了來的姑娘做了一條我做了一條今兒纔上身寳玉跌脚嘆道若你們家一日遭塌這麽一件也不值什麽只是頭一件既係琴姑娘帶來的你和寳姐姐每人纔一件他的尚好你的先弄壞了豈不辜負他的心二則姨媽老人家的嘴碎饒這麽着我還聽見常說你們不知過日子只會遭塌東西不知惜福這叫姨媽看見了又說個不淸

香菱聽了這話却碰在心坎兒上反到喜歡起來因笑道就是這話我雖有幾條新裙子都不合這一樣若有一樣的趕著換了也就好了過後再說寶玉道你快休動只站著方好不然連小衣膝褲鞋面都要弄上泥水了我有主意襲人上月做了一條和這個一模二樣的他因有孝如今也不穿竟送了你換下這個來何如香菱笑着搖頭說不好倘或他們聽見了倒不好寶玉道這怕什麽等他孝滿了他愛什麽難道不許你送他別的不成你若這樣不是你素日為人了况且不是瞞人的事只管告訴寶姐姐也可只不過怕姨媽老人家生氣罷咧香菱想了一想有理點頭笑道就是這樣罷了別辜負了你的心等着

你千萬叫他親自送來纔好寶玉聽了喜歡非常答應了忙忙的回來一壁低頭心下暗想可惜這麽一個人沒父母連自已本姓都忘了被人拐出來偏又賣給這個霸王因又想起往日平兒也是意外想不到的今兒更是意外之意外的事了一面胡思亂想來至房中拉了襲人細細告訴了他緣故香菱之為人無人不憐愛的襲人又本是個手中撒漫的况與香菱相好一聞此信忙就開箱取了出來摺好隨了寶玉來尋香菱見他還站在那裡等呢襲人笑道我說你太淘氣了總要淘出個故事來纔罷香菱紅了臉笑說多謝姐姐了誰知那起促狹鬼使的黑心說着接了裙子展開一看果然合自已的一樣又命寶

玉背過臉去自已向內解下來將這條繫上襲人道把這腌臢了的交給我拿回去收拾了給你送來你要拿回去看見了又是要問的香菱道好姐姐你拿去不拘給那個妹妹罷我有了這個不要他了襲人道你倒大方的狠香菱忙又拜了兩拜道謝襲人一面襲人拿了那條泥污了的裙子就走香菱見寶玉蹲在地下將方纔夫妻蕙與並蒂菱用樹枝兒挖了一個坑先抓些落花來鋪墊了將這菱蕙安放上又些將落花來掩了方撮土掩埋平伏香菱拉他的手笑道這又叫做什麼怪道人人說你慣會鬼鬼祟祟使人肉麻呢你瞧瞧你這手弄得泥污苔滑的還不快洗去寶玉笑着方起身走了去洗手香菱也自走

開二人走已了數步香菱復轉身回來叫住寶玉寶玉不知有何說話扎煞着兩隻泥手笑嘻嘻的轉來作問什麼香菱紅了臉只管笑嘴裡要却說什麼又說不出口來因那邊他的小丫頭臻兒走來說二姑娘等你說話呢香菱臉又一紅方向寶玉道裙子的事可別和你哥哥說就完了說畢即轉身走了寶玉笑道可不是我瘋了往虎口裡探頭兒去呢說着也回去了不知端詳回下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二回終


中华古籍保护



紅樓夢第六十三回

壽怡紅羣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話說寶玉回至房中洗手因和襲人商議晚間吃酒大家取樂不可拘泥如今吃什麼好早說給他們備辦去襲人笑道你放心我和晴雯麝月秋紋四個人每人五錢銀子共是二兩芳官碧痕春燕四兒四個人每人三錢銀子他們告假的不算共是三兩二錢銀子早已交給了柳嫂子預備四十碟菓子我和平兒說了已經抬了一罈好紹興酒藏在那邊了我們八個人單替你做生日寶玉聽了喜的忙說他們是那裡的錢不該叫他們出纔是晴雯道他們沒錢難道我們是有錢的這原是各人的心那怕他偷的呢只管領他的情就是了寶玉聽了笑說你說的是襲人笑道你這個人一天不捱他兩句硬話村你你再過不去晴雯笑道你如今也學壞了專會調三窩四說着大家都笑了寶玉說關了院門罷襲人笑道怪不得人說你是無事忙這會子關了門人倒疑惑起來索性再等一等寶玉點頭因說我出去走走四兒舀水去春燕一個跟我來罷說着走至外邊因見無人便問五兒之事春燕道我纔告訴了柳嫂子他倒很喜歡只是五兒那一夜受了委屈煩惱回去又氣病了那裡來得只等好了罷寶玉聽了未免後悔長嘆因又問這事襲人知道不知道春燕道我沒告訴不知芳官可說了沒有寶玉道

我刻沒告訴過他也罷等我告訴他就是了說畢復走進來故
意洗手巳是掌燈時分聽得院門前有一羣人進來大家隔窗
悄視果見林之孝家的和幾個管事的女人走來前頭一人提
著大燈籠晴雯悄笑道他們查上夜的人來了這一出去偺們
就好關門了只見怡紅院凡上夜的人都迎出去了林之孝家
的看了不少又吩咐別耍錢吃酒放倒頭睡到大天亮我聽見
是不依的衆人都笑說那裡有這麼大胆子的人林之孝家的
又問寶二爺睡下了沒有衆人都回不知道襲人忙推寶玉寶
玉靸了鞋便迎出來笑道我還沒睡呢媽媽進來歇歇又叫襲
人倒茶來林之孝家的忙進來笑說還沒睡呢如今天長夜短

該早些睡了明日方起的早不然到了明日起遲了人家笑話
不是個讀書上學的公子了倒像那起挑脚漢了說畢又笑寶
玉忙笑道媽媽說的是我每日都睡的早媽媽每日進來可都
是我不知道的已經睡了今日因吃了麵怕停食所以多頑一
回林之孝家的又向襲人等笑說該沏些普洱茶喝襲人晴雯
二人忙說沏了一茶缸子女兒茶巳經喝過兩碗了大娘也嘗
一碗都是現成的說着晴雯便倒了來林家的站起接了又笑
道這些時我聽見二爺嘴裡都換了字眼赶着這幾位大姑娘
們竟叫起名字來雖然在這屋裡倒底是老太太太太的人還
該嘴裡尊重些纔是若一時半刻偶然叫一聲使得若只管順

口叫起來怕已後兄弟侄兒照樣就惹人笑話這家子的人眼裡没有長輩了寶玉笑道媽媽說的是我不過是一時半刻偶然叫一句是有的襲人晴雯都笑說這可别委屈了他直到如今他可姐姐没離了嘴不過頑的時候叫一聲半聲名字若當着人却是和先一樣林之孝家的笑道這纔好呢這纔是讀書知禮的越自已謙遜越尊重别說是三五代的陳人現從老太太太太屋裡撥過來的就是老太太太太屋裡的猫兒狗兒輕易也傷不得他這纔是受過調教的公子行事說畢吃了茶便說請安歇罷我們走了寶玉還說再歇歇那林之孝家的已帶了衆人又查别處去了這裡晴雯等忙命關了門進來笑說這

位奶奶那裡吃了一杯來了嘮三叨四的又排揎了我們一頓去了麝月笑道他也不是好意的少不得也要常提著些兒也隄防着怕走了大摺兒的意思說着一面擺上酒菓襲人道不用高棹偺們把那張花梨圓炕棹子放在炕上坐又寬綽又便宜說着大家果然抬來麝月和四兒那邊去搬菓子用兩個大茶盤做四五次方搬運了來兩個老婆子蹾在外面火盆上篩酒寶玉說天熱偺們都脫了大衣裳纔好衆人笑道你要脫你脫我們還要輪流安席呢寶玉笑道這一安席就要到五更天了知道我最怕這些俗套在外人跟前不得已的這會子還慪我就不好了衆人聽了都說依你于是先不上坐且忙著卸粧

寬衣一時將正粧卸去頭上只隨便挽著鬢兒身上皆是緊身袄兒寶玉只穿着大紅綿紗小袄兒下面綠綾弹墨夾褲散着褲脚繫着一条汗巾靠着一個各色玫瑰芍藥花瓣裝的玉色夾紗新枕頭和芳官兩個先搳拳當時芳官滿口嚷熱只穿着一件玉色紅青駝絨三色緞子拼的水田小夾袄束着一条柳綠汗巾底下是水紅灑花夾褲也散著褲腿頭上齊額編着一圈小辮總歸至頂心結一根粗辮拖在腦後右耳根內只塞着米粒大小的一個小玉塞子左耳上單一個白菓大小的硬紅鑲金大墜子越顯得面如滿月猶白眼似秋水還清引得衆人笑說他兩個倒像一對雙生的弟兄襲人等一一斟上酒來說

且等一等再搳拳雖不安席在我們每人手裡吃一口罷了于是襲人爲先端在脣上吃了一口其餘依次下去一一吃過大家方團圓坐了春燕四兒因炕沿坐不下便端了兩個絨套繡墩近炕沿放下那四十個碟子皆是一色白彩定窰的不過小茶碟大裡面自是山南海北乾鮮水陸的酒饌菓菜寶玉因說咱們也該行個令纔好襲人道斯文些纔好別大呼小叫叫人聽見二則我們不識字可不要那些文的麝月笑道拿骰子咱們搶紅罷寶玉道没趣不好咱們占花名兒好晴雯笑道正是早已想弄這個頑意兒襲人道這個頑意雖好人少了没趣春燕笑道依我說咱們竟悄悄的把寶姑娘雲姑娘林姑娘請了

來頑一會子到二更天再睡不遲襲人道又開門闔戶的鬧倘或遇見巡夜的問寶玉道怕什麼偺們三姑娘也吃酒再請他一聲纔好還有琴姑娘衆人都道琴姑娘罷了他在大奶奶屋裡叨登的大發了寶玉道怕什麼你們就快請去春燕四兒都巴不得一聲二人忙命開門各帶小丫頭分頭去請晴雯麝月襲人三人又說他兩個去請只怕不肯來須得我們去請死活拉了來于是襲人晴雯忙又命老婆子打個燈籠二人又去果然寶釵說夜深了黛玉說身上不好他二人再三央求好歹給我們一點體面略坐坐再來衆人聽了却也歡喜因想不請李紈倘或被他知道了倒不好便命翠墨同春燕也再三的請了

李紈和寶琴二人會齊先後都到了怡紅院中襲人又死活拉了香菱來炕上又併了一張桌子方坐開了寶玉忙說林妹妹怕冷過這邊靠板壁坐又拿了個靠背墊著些襲人等都端了椅子在炕沿下陪着黛玉却離桌遠遠的靠着靠背因笑向寶釵李紈探春等道你們日日說人家夜飲聚賭今日我們自己也如此以後怎麼說人李紈笑道有何妨碍一年之中不過生日節間如此並沒夜夜如此這倒也不怕說着晴雯拿了一個竹雕的簽筒來裡面裝着象牙花名簽子搖了一搖放在當中又取過骰子來盛在盒內搖了一搖揭開一看裡面是六點數至寶釵寶釵便笑道我先抓不知抓出個什麼來說着將筒搖

了一掣伸手掣出一簽大家一看只見簽上畫着一枝牡丹題着艷冠羣芳四字下面又有鐫的小字一句唐詩道是

任是無情也動人

又注着在席共賀一杯此爲羣芳之冠隨意命人不拘詩詞雅謔或新曲一支爲賀衆人都笑說巧得很你也原配牡丹花說着大家共賀了一杯寶釵吃過便笑說芳官唱一隻我們聽龍芳官道既這樣大家吃了門杯好聽於是大家吃酒芳官便唱壽筵開處風光好衆人都道快打回去這會子很不用你來上壽揀你極好的唱來芳官只得細細的唱了一隻賞花時翠鳳翎毛紮帚叉閑踏天門掃落花纔龍寶玉却只管拿着那簽口

內顛來倒去念任是無情也動人聽了這曲子眼看着芳官不語湘雲忙一手奪了擲與寶釵寶釵又擲了一個十六點數到探春探春笑道還不知得個什麼伸手掣了一根出來自已一瞧便擲在桌上紅了臉笑道很不該行這個令這原是外頭男人們行的令許多混賬話在上頭衆人不解襲人等忙拾起來衆人看時上面一枝杏花那紅字寫着瑤池仙品四字詩云

日邊紅杏倚雲栽

註云得此簽者必得貴婿大家恭賀一杯再同飲一杯衆人笑說道我們說是什麼呢這簽原是閨閣中取笑的除了這兩三根有這話的並無雜話這有何妨我們家已有了王妃難道你

也是王妃不成大喜大喜說著大家來敬探春探春那裡肯飲
却被湘雲香菱李紈等三四個人强死强活灌了一鍾纔罷探
春只叫蠲了這個再行別的衆人斷不肯依湘雲拿着他的手
强擲了個十九點出來便該李氏掣李氏搖了一搖掣出一根
來一看笑道好極你們瞧瞧這行子竟有些意思衆人瞧那簽
上畫着一枝老梅寫着霜曉寒姿四字那一面舊詩是

竹籬茅舍自甘心

註云自飲一杯下家擲骰李紈笑道真有趣你們擲去罷我只
自吃一杯不問你們的廢興說着便吃酒將骰過給黛玉黛玉
一擲是十八點使該湘雲掣湘雲笑著揎拳擄袖的伸手掣了

一根出來大家看時一面畫着一枝海棠題着香夢沉酣四字
那面詩道是

只恐夜深花睡去

黛玉笑道夜深二字改石凉兩個字倒好衆人知他打趣日間
湘雲醉眠的事都笑了湘雲笑指那自行船給黛玉看又說快
坐上那船家去罷別多說了衆人都笑了因看注云既云香夢
沉酣掣此籤者不便飲酒只令上下兩家各飲一盃湘雲拍手
笑道阿彌陀佛真真好籤恰好黛玉是上家寶玉是下家二人
斟了兩盃只得要飲寶玉先飲了半盃瞅人不見遞與芳官芳
官卽便端起來一仰脖喝了黛玉只管和人說話將酒全折在

漱盂內了湘雲便抓起骰子來一擲個九點數去該麝月麝月便掣了一根出來大家看時上面是一枝荼蘼花題着韶華勝極四字那邊寫着一句舊詩道是

開到荼蘼花事了

註云在席各飲三盃送春麝月問怎麼講寶玉皺皺眉兒忙將籤藏了說偺們且喝酒罷說着大家吃了三口以充三盃之數麝月一擲個十點該香菱香菱便掣了一根並蒂花題着聯春繞瑞那面寫着一句舊詩道是

連理枝頭花正開

註云共賀掣者三盃大家陪飲一盃香菱便又擲了個六點該

黛玉黛玉默默的想道不知還有什麼好的被我掣著方好一面伸手取了一根只見上面畫着一枝芙蓉花題着風露淸愁四字那面一句舊詩道是

莫怨東風當自嗟

註云自飲一盃牡丹陪飲一盃衆人笑說這個好極除了他別人不配做芙蓉黛玉也自笑了于是飲了酒便擲了個二十點該著襲人襲人便伸手取了一枝出來却是一枝桃花題著武陵別景四字那一面寫着舊詩道是

桃紅又見一年春

註云杏花陪一盞坐中同庚者陪一盞同姓者陪一盞衆人笑

道這一回熱鬧有趣大家算來香菱晴雯寶釵三人皆與他同庚黛玉與他同辰只無同姓者芳官忙道我也姓花我也陪他一鍾于是大家斟了酒黛玉因向探春笑道命中該招貴婿的你是杏花快喝了我們好喝探春笑道這是什麼話大嫂子順手給他一巴掌李紈笑道人家不得貴壻反挨打我也不忍得衆人都笑了襲人纔要擲只聽有人叫門老婆子忙出去問時原來是薛姨媽打發人來了接黛玉的衆人因問幾更了人回二更巳後了鐘打過十一下了寶玉猶不信要過表來瞧了一瞧巳是子初一刻十分了黛玉便起身說我可掌不住了回去還要吃藥呢衆人說也都該散了襲人寶玉等還要留着衆人

李紈探春等都說夜太深了不像這巳是破格了襲人道既如此每位再吃一盃再走說著晴雯等巳都斟滿了酒每人吃了都命點燈襲人等齊送過沁芳亭河那邊方回來關了門大家復又行起令來襲人等又用大鍾斟了幾鍾用盤子攢了各樣果菜與地下的老媽媽們吃彼此有了三分酒便猜拳贏唱小曲兒那天巳四更時分老媽媽們一面明吃一面暗偷酒缸巳罄衆人聽了方收拾盥漱睡覺芳官吃得兩腮胭脂一般眉梢眼角添了許多丰韻身子圖不得便睡在襲人身上說姐姐我心跳的狠襲人笑道誰叫你儘力灌呢春燕四兒也圖不得早睡了晴雯還只管叫寶玉道不用叫了咱們且胡亂歇一歇自

已便枕了那紅香枕身子一歪就睡着了襲人見芳官醉的狠
恐鬧他吐酒只得輕輕起來就將芳官扶在寶玉之側由他睡
了自已却在對面榻上倒下大家黑甜一覺不知所之及至天
明襲人睜眼一看只見天色晶明忙說可遲了向對面床上瞧
了一瞧只見芳官頭枕著炕沿上睡猶未醒連忙起來叫他寶
玉已翻身醒了笑道可遲了因又推芳官起身那芳官坐起來
猶發怔揉眼睛襲人笑道不害羞你喝醉了怎麼也不揀地方
兒亂挺下了芳官聽了瞧了瞧方知是和寶玉同榻忙羞的笑
著下地說我怎麼却說不出下半句來寶玉笑道我竟也不知
道了若知道給你臉上抹些墨說著丫頭進來伺候梳洗寶玉

笑道昨日有擾今日晚上我還席襲人笑道罷罷今日可別鬧
了再鬧就有人說話了寶玉道怕什麼不過纔兩次罷了咱們
也算會吃酒了一罈子酒怎麼就吃光了正在有趣兒偏又沒
了襲人笑道原要這麼着纔有趣兒必盡了興反無味昨日都
好些來了晴雯連臊也忘了我記得他還唱了一個曲兒四兒
笑道姐姐忘了連姐姐還唱了一個呢在席的誰沒唱過衆人
聽了俱紅了臉用兩手握着笑個不住忽見平兒笑嘻嘻的走
來說我親自來請昨日在席的人今日我還東短一個也使不
得衆人忙讓坐吃茶晴雯笑道可惜昨夜沒他平兒忙問你們
夜裡做什麼來襲人便說告訴不得你昨日夜裡熱鬧非常連

往日老太太太太帶着衆人頑也不及昨兒這一頑一罈酒我們都鼓搗光了一個個喝的把臊都丟了又都唱起來四更多天纔横三豎四的打了一個盹兒平兒笑道好白和我要了酒來也不請我還說著給我聽氣我晴雯道今兒他還席必自來請你你等著罷平兒笑問道他是誰誰是誰晴雯聽了把臉飛紅了趕着打笑說道偏你這耳朵尖聽的真平兒笑道呸不害臊的丫頭這會子有事不和你說我有事去了回來再打發人來請一個不到我是打上門來的寶玉等忙留他已經去了這裡寶玉梳洗了正喝茶忽然一眼看見硯台底下壓着一張紙因說道你們這麽隨便混壓東西也不好襲人晴雯等忙問又

怎麽了誰又有了不是了寶玉指道硯台下是什麽一定又是那位的樣子忘記收的晴雯忙啟硯拿了出來却是一張字帖兒遞給寶玉看時原來是一張粉紅箋紙上面寫着檻外人妙玉恭肅遥叩芳辰寶玉看畢直跳了起來忙問是誰接了來的也不告訴襲人晴雯等見了這般不知當是那來要緊的人來的帖子忙一齊問昨兒是誰接下了一個帖子四兒忙跑進來笑說昨兒妙玉並没親來只打發個媽媽送來我就擱在這裡誰知一頓酒喝的就忘了衆人聽了道我當是誰大驚小怪這也不值的寶玉忙命快拿紙來當下拿了紙研了墨看他下着檻外人三字自已竟不知回上帖回個什麽字樣纔相敵只管

提筆出神半天仍沒主意因又想要問寶釵去他必又批評怪誕不如問黛玉去想罷袖了帖兒逕來尋黛玉剛過了沁芳亭忽見岫烟顫顫巍巍的迎面走來寶玉忙問姐姐那裡去岫烟笑道我找妙玉說話寶玉聽了咤異說道他爲人孤癖不合時宜萬人不入他的目原來他推重姐姐竟知姐姐不是我們一流俗人岫烟笑道他也未必真心重我但我和他做過十年的隣居只一墻之隔他在蟠香寺修煉我家原來寒素賃房居就賃了他廟裡的房子住了十年無事到他廟裡去作伴我所認得的字都是承他所授我和他又是貧賤之交又有半師之分因我們投親去了聞得他因不合時宜權勢不容竟投到這裡來如今又兩緣湊合我們得遇舊情竟未改易承他青目更勝當日寶玉聽了恍如聽了焦雷一般喜得笑道怪道姐姐舉止言談超然如野鶴閒雲原本有來歷我正因他的一件事爲難要請教別人去如今遇見姐姐真是天緣湊合求姐姐指教說著便將拜帖取給岫烟看岫烟笑道他這脾氣竟不能改竟是生成這等放誕詭僻了從來沒見拜帖上下別號的這可是俗語說的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成個什麼理數寶玉聽說忙笑道姐姐不知道他原不在這些人中裡他原是世人意外之人因取了我是個些微有知識的方給我這帖子我因不知回什麼字樣纔好竟沒了主意正要去問林妹妹可巧遇見

了姐姐岫烟聽了寶玉這話且只管用眼上下細細打量了半日方笑道怪道俗語說的聞名不如見面又怪不的妙玉竟下這帖子給你又怪不的上年竟給你那些梅花既連他這樣少不得我告訴你原故他常說古人中自漢晉五代唐宋以來皆無好詩只有兩句好說道縱有千年鐵門檻終須一個土饅頭所以他自稱檻外之人又常讚文是莊子的好故又或稱為畸人他若帖子上是自稱畸人的你就還他個世人畸人者他自稱是畸零之人你謙自己乃世人擾擾之人他便喜了如今他自稱檻外之人是自謂蹈于鐵檻之外了故你如今只下檻內人便合了他的心了寶玉聽了如醍醐灌頂噯喲了一聲方笑

道怪道我們家廟說是鐵檻寺呢原來有這一說姐姐就請讓我去寫回帖岫烟聽了便自往櫳翠菴來寶玉回房寫了帖子上面只寫檻內人寶玉薰沐謹拜幾字親自拿了到櫳翠菴只隔門縫兒投進去便回來了因飯後平兒還席說紅香圃太熱便在榆蔭堂中擺了幾席新酒佳餚可喜尤氏又帶了佩鳳偕鸞二妾過來遊玩這二妾亦是青年姣憨女子不常過來的今既入了這園再遇見湘雲香菱芳蕊一干女子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二語不錯只見他們說笑不了也不管尤氏在那裡只憑丫嬛們去服役且同衆人一一的遊玩閑言少述且說當下衆人都在榆蔭堂中以酒為名大家頑笑命女先兒擊鼓平

見採[illegible]一枝芍藥大家約二十來人傳花爲令熱鬧了一回因
人回說甄家有兩個女人送東西來了探春和李紈尤氏三人
出去議事廳相見這裡衆人且出來散一散佩鳳偕鸞兩個去
打鞦韆頑耍寶玉便說你兩個上去讓我送慌的佩鳳說罷了
別替我們闹亂子忽見東府裡幾個人慌慌張張跑來說老爺
殯天了衆人聽了唬了一大跳忙都說好好的並無疾病怎麼
就沒了家人說老爺天天修煉定是功成圓滿昇仙去了尤氏
一聞此言又見賈珍父子並賈璉等皆不在家一時竟沒個着
已的男子來未免忙了只得忙卸了粧飾命人先到元真觀將
所有的道士都鎖了起來等大爺來家審問一面忙忙坐車帶

了賴昇一干老人媳婦出城又請大夫看視到底係何病症大
夫們見人已死何處胗脈來素知賈敬導氣之術總屬虛誕更
至參星禮斗守庚申服靈砂等妄作虛爲過于勞神費力反因
此傷了性命的如今雖死腹中堅硬似鐵面皮嘴唇燒的紫絳
皺裂便向媳婦回說係道教中吞金服砂燒脹而沒衆道士慌
的回道原是秘製的丹砂吃壞了事小道們也曾勸說功夫未
到且服不得不成望老爺于今夜守庚申時悄悄的服了下去
便昇仙去了這是虔心得道已出苦海脫去皮囊了尤氏也不
便聽只命鎖着等賈珍來發放且命人飛馬報信一面看視裡
面窄狹不能停放橫竪也不能進城的忙裝裹好了用軟轎擡

至鐵檻寺來停放掐指算來至早也得半月的工夫賈珍方能來到目今天氣炎熱實不能相待遂自行主持命天文生擇了日期入殮壽木早年已經備下寄在此廟的甚是便宜三日後便破孝開弔一面且做起道場來因那邊榮府裡鳳姐兒出不來李紈又照顧姊妹寶玉不識事體只得將外頭事務暫托了幾個家裡二等管事的賈㻞賈珖賈珩賈瓔賈菖賈菱等各有執事尤氏不能回家便將他繼母接來在寧府看家這繼母只得將兩個未出嫁的孫女兒帶來一並住着纔放心且說賈珍聞了此信急忙告假並賈蓉是有職人員禮部見當今隆敦孝弟不敢自專具本請旨原來天子極是仁孝過天的且更隆重

功臣之裔一見此本便詔問賈敬何職禮部代奏係進士出身祖職已蔭其子賈珍賈敬因年邁多疾常養靜於都城之外元真觀今因疾歿于觀中其子珍其孫蓉現因國喪隨駕在此故乞假歸殮天子聽了忙下額外恩旨曰賈敬雖無功于國念彼祖父之忠追賜五品之職令其子孫扶柩由北下門入都恩賜私第殯殮任子孫盡喪禮畢扶柩回籍外著光祿寺按上例賜祭朝中由王公以下准其祭弔欽此此旨一下不但賈府裡人謝恩連朝中所有大臣皆嵩呼稱頌不絕賈珍父子星夜馳回半路中又見賈㻞賈珖二人領家丁飛騎而來看見賈珍一齊滾鞍下馬請安賈珍忙問做什麼賈㻞回說嫂子恐哥哥侄和

兒來了老太太路上無人叫我們兩個來護送老太太的賈珍聽了贊聲不晚又問家中如何料理賈𤨏等便將如何拿了道士如何挪至家廟怕家內無人接了親家母和兩個姨奶奶在上房住著賈蓉當下也下了馬聽見兩個姨娘來了喜的笑容滿面賈珍忙說了幾聲妥當加鞭便走店也不投連夜換馬飛馳一日到了都門先奔入鐵檻寺那天已是四更天氣坐更的聞知忙喝起衆人來賈珍下了馬和賈蓉放聲大哭從大門外便跪爬起來至棺前稽顙泣血直哭到天亮喉嚨都啞了方住尤氏等都一齊見過賈珍父子忙按禮換了凶服在棺前俯伏無奈自要理事竟不能目不視物耳不聞聲少不得減了些

悲戚好指揮衆人因將恩旨備述給衆親友聽了一面先打發賈蓉回家來料理停靈之事賈蓉巴不得一聲兒便先騎馬跑來到家忙命前廳收桌椅下槅扇掛孝幔子門前起鼓手棚牌樓等事又忙著進來看外祖母兩個姨娘原來尤老安人年高喜睡常常歪着他二姨娘三姨娘都和丫頭們做活計見他來了都道煩惱賈蓉且嘻嘻的望他二姨娘笑說二姨娘你又來了我父親正想你呢二姨娘紅了臉罵道好蓉小子我過兩日不罵你幾句你就過不得了越發連個體統都沒了還虧你是大家公子哥兒每日念書學禮的越發連那小家子的也跟不上說着順手拿起一個熨斗來摟頭就打嚇得賈蓉抱著頭滾

到懷裡告饒尤三姐便轉過臉去說道等姐姐來家再告訴他賈蓉忙笑着跪在炕上求饒因又和他二姨娘搶砂仁吃那二姐兒嚼了一嘴渣子吐了他一臉賈蓉用舌頭都舔着吃了衆丫頭看不過都笑說熱孝在身上老娘纔睡了覺他兩個雖小到底是姨娘家你太眼裡沒有奶奶了回來告訴爺你吃不了兜着走賈蓉撇下他姨娘便抱着那丫頭親嘴說我的心肝你說得是咱們饞他們兩個丫頭們忙推他恨的罵短命鬼你一般有老婆丫頭只和我們鬧知道的說是頑不知道的人再遇見那樣髒心爛肺的愛多管閒事嚼舌頭的人吵嚷到那府裡背地嚼舌說咱們這邊混賬賈蓉笑道各門另戶誰管誰的事

都散使的了從古至今連漢朝和唐朝人還說髒唐臭漢何況偺們這宗人家誰家沒風流事別叫我說出來連那邊大老爺這麼利害璉二叔還和那小姨娘不干淨呢鳳嬸子那樣剛强瑞大叔還想他的賬那一件瞞了我賈蓉只管信口開河胡言亂道三姐兒沉了臉早下炕進裡間屋裡叫醒尤老娘這裡賈蓉見他老娘醒了忙去請安問好又說老祖宗勞心又難爲兩位姨娘受委屈我們爺兒們感激不盡惟有等事完了我們合家大小登門磕頭去尤老安人點頭道我的兒到是你會說話親戚們原是該的又問你父親好幾時得了信趕到的賈蓉笑道剛纔趕到的先打發我瞧你老人家來了好歹求你老人家

事完了再去說着又和他二姨娘擠眼兒二姐便悄悄咬牙罵道很會嚼舌根的猴兒崽子留下我們給你爹做媽不成賈蓉又和尤老娘道放心罷我父親每日爲兩位姨娘操心要尋兩個有根基的富貴人家又年輕又俏皮兩位姨娘好聘嫁這二位姨娘這幾年總沒揀着可巧前兒路上纔相准了一個尤老娘只當是真話忙問是誰家的二姐丟了活計一頭笑一頭赶着打說媽媽別信這混賬孩子的話三姐兒道蓉兒你說是說別只管嘴裡這麼不清不渾的說着人來回話說事已完請哥兒出去看了回爺的話去呢那賈蓉方笑嘻嘻的出來不知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三回終

紅樓夢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珮

話說賈蓉見家中諸事已妥連忙趕至寺中回明賈珍于是連夜分派各項執事人役並預備一切應用旛杠等物擇於初四日卯時請靈柩進城一面使人知會諸位親友是日喪儀焜燿賓客如雲自鐵檻寺至寧府夾路看的何止數萬人內中有嗟嘆的也有羨慕的又有一等半瓶醋的讀書人說是喪禮與其奢易莫若儉戚的一路紛紛議論不一至未申時方到將靈柩停放正堂之內供奠舉哀已畢親友漸次散回只剩族中人分理迎賓送客等事近親只有邢舅太爺相伴未去賈珍賈蓉此

時為禮法所拘不免在靈傍藉草枕塊恨苦居喪人散後仍乘空在內親女眷中廝混寶玉亦每日在寧府穿孝至晚人散方回園裡鳳姐身體未愈雖不能時常在此或遇著開壇誦經親友上祭之日亦扎掙過來相幫尤氏料理一日供畢早飯因天氣尚長賈珍等連日勞倦不免在靈傍假寐寶玉見無客至遂欲回家看視黛玉因先回至怡紅院中進入門來只見院中寂靜無人有幾個老婆子和那小丫頭們在迴廊下取便乘涼也有睡卧的也有坐着打盹的寶玉也不去驚動只有四兒看見連忙上前來打簾子將掀起時只見芳官自內帶笑跑出幾乎和寶玉撞個滿懷一見寶玉方含笑站着說道你怎麽來了你

快給我攔住晴雯他要打我呢一語未了只聽見屋裡唏嚁喇的亂响不知是何物撒了一地隨後晴雯趕來駡道我看你這小蹄子兒往那裡去輸了不叫打寶玉不在家我看有誰來救你寶玉連忙帶笑攔住道你妹子小不知怎麽得罪了你看我的分上饒他罷晴雯也不想寶玉此時回來乍一見不覺好笑遂笑說道芳官竟是個狐狸精變的就是會拘神遣將的符咒也沒有這麽快又笑道就是你真請了神來我也不怕遂奪手仍要捉拿芳官早已藏在身後摟著寶玉不放寶玉遂一手拉了晴雯一手携了芳官進來看時只見西邊炕上麝月秋紋碧痕春燕等正在那裡抓子兒贏瓜子兒呢却是芳官輸給晴

雯芳官不肯叫打跑出去了晴雯因趕芳官將懷內的子兒撒了一地寶玉笑道如此長天我不在家裡正怕你們寂寞吃了飯睡覺睡出病來大家尋件事頑笑消遣甚好因不見襲人又問道你襲人姐姐呢晴雯道襲人麽越發道學了獨自個在屋裡面壁呢這好一會我們沒進去不知他做什麽呢一點聲兒也聽不見你快瞧瞧去罷或者此時參悟了也不可知寶玉聽說一面笑一面走至裡間只見襲人坐在近窗床上手中拿着一根灰色縧子正在那裡打結子呢見寶玉進來連忙站起笑道晴雯這東西編派我什麽呢我因要趕着打完了這結子沒工夫和他們瞎鬧因哄他說你們頑去罷趁着二爺不在家我

要在這裡靜坐一坐養一養神他就編派了我這些個話什麼面壁了參禪了的等一會我不撕他那嘴寶玉笑着挨近襲人坐下瞧他打結子問道這麼長天你也該歇息歇息或和他們頑笑要不瞧瞧林妹妹去也好怪熱的打這個那裡使襲人道我見你帶的扇套還是那年東府裡蓉大奶奶的事情上做的那個青東西除族中或親友家夏天有白事纔帶的着一年遇着帶一兩遭平常又不犯做如今那府裡有事這是要過去天天帶的所以我趕着另作一個等打完了結子給你換下那舊的來你雖然不講究這個要叫老太太回來看見又該說我們躲懶連你穿帶的東西都不經心了寶玉笑道這真難為你想的到只是也不可過於趕熱著了倒是大事說著芳官早托了一杯涼水內新湃的茶來因寶玉素昔秉賦柔脆雖暑月不敢用冰只以新汲井水將茶連壺浸在盆內不時更換取其涼意而已寶玉就芳官手內吃了半盞遂向襲人道我來時已吩咐了焙茗要珍大哥那邊有要緊的客來時叫他即刻送信要是要緊的事我就不過去了說畢遂出了房門又回頭向碧痕等道要有事到林姑娘那裡找我於是一逕往瀟湘館來看黛玉將過了沁芳橋只見雪雁領著兩個老婆子手中都拿著菱藕瓜菓之類寶玉忙問雪雁道你們姑娘從來不吃這些涼東西拿這些瓜菓作什麼不是要請那位姑娘奶奶麼雪雁笑道我

告訴你可不許你對姑娘說去寶玉點頭應允雪雁便命兩個婆子先將瓜菓送去交與紫鵑姐姐他要問我你就說我做什麽呢就來那婆子答應着去了雪雁方說道我們姑娘這兩日方覺身上好些了今日飯後三姑娘來會着要瞧二奶奶去姑娘也沒去又不知想起什麽來了自已哭了一回提筆寫了好些不知是詩是詞叫我傳瓜菓去時又聽叫紫鵑將屋內擺著的小琴桌上的陳設搬下來將棹子挪在外間當地又叫將那龍文鼎放在棹上等瓜菓來時聽用要說是請人呢不犯先忙着把個爐擺出來要說點香呢我們姑娘素日屋內除擺新鮮花菓木瓜之類又不大喜燻衣服就是點香也當點在常坐卧

的地方兒難道是老婆子們把屋子燻臭了要拿香熏熏不成究竟連我也不知爲什麽二爺自瞧瞧去寶玉聽了不由的低頭心內細想道據雪雁說必有原故要是同那一位姐妹們閒坐亦不必如此先設饌具或者是姑爺姑媽的忌辰但我記得每年到此日期老太太都吩咐另外整理餚饌送去林妹妹私祭此時已過大約必是七月因爲瓜菓之節家家都上秋季的墳林妹妹有感於心所以在私室自已奠祭取禮記春秋薦其時食之意也未可定但我此刻走去見他傷感必極力勸解又怕他煩惱鬱結於心若竟不去又恐他過於傷感無人勸止兩件皆足致疾莫若先到鳳姐姐處一看到彼稍坐即回如若見

林妹妹傷感再設法開解既不至使其過悲哀痛稍申亦不至抑鬱致病想畢遂別了雪雁出了園門一逕到鳳姐處來正有許多婆子們回事畢紛紛散出鳳姐倚着門和平兒說話呢一見了寶玉笑道你回來了麽我纔吩咐了林之孝家的叫他使人告訴跟你的小厮若没什麽事趂便請你回來歇息歇息再者那裡人多你那裡禁的住那些氣味不想恰好你倒來了寶玉笑道多謝姐姐惦記我也因今日没事又見姐姐這兩日没往那府裡去不知身上可大愈了所以回來看看鳳姐道左右也不過是這麽着三日好兩日不好的老太太太太不在家這些大娘們嗳那一個是安分的每日不是打架就是拌嘴連賭

博偷盜的事情都鬧出來了兩三件了雖說有三姑娘幫著辦理他又是個没出閣的姑娘也有叫他知道得的也有往他說不得的事也只好强扎挣着罷了總不得心静一會兒别説想病好求其不添也就罷了寶玉道姐姐雖如此說姐姐還要保重身體少操些心纔是說畢又說了些閒話别了鳳姐回身往園中走來進了瀟湘舘院門看時只見爐裊殘烟奠餘玉醴紫鵑正看著人往裡收桌子搬陳設呢寶玉便知已經奠祭完了走入屋內只見黛玉面向裡歪着病體懨懨大有不勝之態紫鵑連忙說道寶二爺來了黛玉方慢慢的起來含笑讓坐寶玉道妹妹這兩天可大好些了氣色倒覺静些只是為何又傷心

了黛玉道可是你没的說了好好的我多早晚又傷心了寶玉
笑道妹妹臉上現有淚痕如何還哄我呢只是我想妹妹素日
本來多病凡事當各自寬解不可過作無益之悲若作踐壞了
身子使我剛說到這裡覺得以下的話有些難說連忙嚥住只
因他雖和黛玉一處長大情投意合又願同生同死却只心中
領會從來未曾當面說出況兼黛玉心多每每說話造次得罪
了他今日原爲的是來勸解不想把話又說造次了接不下去
心中一急又怕黛玉惱他又想一想自己的心實在的是爲好
因而轉念爲悲反倒掉下淚來黛玉起先原惱寶玉說話不論
輕重如今見此光景心有所感本來素昔愛哭此時亦不免無

言對泣却說紫鵑端了茶來打諒二人又爲何事角口因說道
姑娘身上纔好些寶二爺又來慪氣了到底是怎麼樣寶玉一
面拭淚笑道誰敢慪妹妹了一面搭訕着起來閑步只見硯臺
底下微露一紙角不禁伸手拿起黛玉忙要起身來奪已被寶
玉揣在懷內笑央道好妹妹賞我看看罷黛玉道不管什麼來
了就混翻一語未了只見寶釵走來笑道寶兄弟要看什麼寶
玉因未見上面是何言詞又不知黛玉心中如何未敢造次回
答却望着黛玉笑黛玉一面讓寶釵坐一面笑道我曾見古史
中有才色的女子終身遭際令人可欣可羨可悲可嘆者甚多
今日飯後無事因欲擇出數人胡亂湊幾首詩以寄感慨可巧

探了頭來會我睄鳳姐姐去我也身上懶懶的沒同他去將纔做了五首一時困倦起來擱在那裡不想二爺來了就瞧見了其實給他看也沒有什麼但只我嫌他是不是的寫給人看去寶玉忙道我多晚給人看來昨日那把扇子原是我愛那幾首白海棠詩所以我自已用小楷寫了不過為的是拿在手中看着便易我豈不知閨閣中詩詞字跡是輕易往外傳誦不得的自從你說了我總沒拿出園子去寶釵道林妹妹這慮的也是你既寫在扇子上偶然忘記了拿在書房裡去被相公們看見了豈有不問是誰做的呢倘或傳揚開了反為不美自古道女子無才便是德總以貞靜為主女工還是第二件其餘詩詞不

過是閨中游戲原可以會可以不會咱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倒不要這些才華的名譽因又笑向黛玉道拿出來給我看看無妨只不叫寶兄弟拿出去就是了黛玉笑道既如此說連你也可以不必看了又指着寶玉笑道他早已搶了去了寶玉聽了方自懷內取出湊至寶釵身旁一同細看只見寫道

西施

一代傾城逐浪花　吳宮空自憶兒家
效顰莫笑東村女　頭白溪邊尚浣沙

虞姬

腸斷烏啼夜嘯風　虞兮幽恨對重瞳

黥彭甘受他年醢　飲劍何如楚帳中

明妃

絶艷驚人出漢宮　紅顏命薄古今同
君王縱使輕顏色　予奪權何畀畫工

綠珠

瓦礫明珠一例拋　何曾石尉重嬌嬈
都緣頑福前生造　更有同歸慰寂寥

紅拂

長劍雄談態自殊　美人巨眼識窮途
屍居餘氣楊公幕　豈得羈縻女丈夫

寶玉聽了讚不絶口又說道妹妹這詩恰好只做了五首何不就命曰五美吟於是不容分説便提筆寫在後面寶釵亦說道做詩不論何題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隨人脚踪走去縱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義究竟算不得好詩即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詩甚多有悲輓昭君的有怨恨延壽的又有譏漢帝不能使畫工圖貌賢臣而畫美人的紛紛不一後來王荆公復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永叔有耳目所見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二詩俱能各出己見不與人同今日林妹妹這五首詩亦可謂命意新奇別開生面了仍欲往下說時只見有人回道璉二爺回來了適纔外頭傳說往東府裡去了好一會了

想必就回來的寶玉聽了連忙起身迎至大門以內等待恰好賈璉自外下馬進來于是寶玉先迎著賈璉打千兒口中給賈母王夫人等請了安又給賈璉請了安二人攜手走進來只見李紈鳳姐寶釵黛玉迎探惜等早在中堂等候一一相見已畢因聽賈璉說道老太太明日一早到家一路身體甚好今日先打發了我來回家看視明日五更仍要出城迎接說畢衆人又問了些路途的景况因賈璉是遠歸遂大家別過讓賈璉回房歇息一宿晚景不必細述至次日飯時前後果見賈母王夫人等到來衆人接見已畢略坐了一坐吃了一盃茶便領了王夫人等人過寧府中來只聽見裡面哭聲震天却是賈赦賈璉送

賈母到家即過這邊來了當下賈母進入裡面早有賈赦賈璉率領族中人哭著迎出來了他父子一邊一個挽了賈母走至靈前又有賈珍賈蓉跪着撲入賈母懷中痛哭賈母暮年人見此光景亦摟了珍蓉等痛哭不已賈赦賈璉在傍苦勸方畧畧止住又轉至靈右見了尤氏婆媳不免又相持大痛一塲哭畢衆人方上前一一請安問好賈璉因賈母纔回家來未得歇息坐在此間看着未免要傷心遂再三的勸賈母不得已方回來了果然年邁的人禁不住風霜傷感至夜間便覺頭悶心酸鼻塞聲重連忙請了醫生來胗脉下藥足足的忙亂了半夜一日幸而發散的快未曾傳經至三更天些須發了點汗脉靜身凉

大家方放了心至次日仍服藥調理又過了數日乃賈敬送殯之期賈母猶未大愈遂留寶玉在家侍奉鳳姐因未曾甚好亦未去其餘賈赦賈璉邢夫人王夫人等率領家人僕婦都送至鐵檻寺至晚方回賈珍尤氏並賈蓉仍在寺中守靈等過百日後方扶柩回籍家中仍托尤老娘並二姐兒三姐兒照管却說賈璉素日既聞尤氏姐妹之名恨無緣得見近因賈敬停靈在家每日與二姐兒三姐兒相認已熟不禁動了垂涎之意況知與賈珍賈蓉素日有聚麀之誚因而乘機百般撩撥眉目傳情那三姐兒却只是淡淡相對只有二姐兒也十分有意但只是眼目衆多無從下手賈璉又怕賈珍吃醋不敢輕動只好二人

心領神會而已此時出殯以後賈珍家下人少除尤老娘帶領二姐兒三姐兒並幾個粗使的丫鬟老婆子在正室居住外其餘婢妾都隨在寺中外面僕婦不過晚間巡更日間看守門戶白日無事亦不進裡面去所以賈璉便欲趁此時下手遂托相伴賈珍為名亦在寺中住宿又時常借着替賈珍料理家務不時至寧府中來勾搭二姐兒一日有小管家俞祿來回賈珍道前者所用棚杠孝布並請杠人青衣共使銀一千一百十兩除給銀五百兩外仍欠六百零十兩昨日兩處買賣人俱來催討奴才特來討爺的示下賈珍道你先往庫上領去就是了這又何必來回我俞祿道昨日已曾上庫上去領但只是老爺殯天

以後各處支領甚多所剩還要預備百日道場及廟中用度此時竟不能發給所以奴才今日特來回爺或者爺內庫裡暫且發給或者挪借何項吩咐了奴才好辦賈珍笑道你還當是先呢有銀子放着不使你無論那裡借了給他罷俞祿笑回道若說一二百奴才還可巴結這五六百奴才一時那裡辦得來賈珍想了一回向賈蓉道你問你娘去昨日出殯以後有江南甄家送來弔祭銀五百兩未曾交到庫上去家裡再找找湊齊了給他去罷賈蓉答應了連忙過這邊來回了尤氏復轉來回他父親道昨日那項銀子已使了二百兩下剩的三百兩令人送至家中交給老娘收了賈珍道既然如此你就帶了他去合你

老娘要出來交給他再者也瞧瞧家中有事無事問你兩個姨娘好下剩的俞祿先借了添上罷賈蓉和俞祿答應了方欲退出只見賈璉走進來了俞祿忙上前請了安賈璉便問何事賈珍一一告訴了賈璉心中想道趂此機會正可至寧府尋二姐見一面遂說道這有多大事何必向人借去昨日我方得了一項銀子還沒有使呢莫若給他添上豈不省事賈珍道如此甚好你就吩咐蓉兒一並叫他取去賈璉忙道這個必得我親身取去再我這幾日沒回家了還要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請請安去到大哥那邊查查家人們有無生事再也給親家太太請請安賈珍笑道只是又勞動你我心裡倒不安賈璉也笑道自

家兄弟這有何妨呢賈珍又吩咐賈蓉道你跟了你叔叔去也到那邊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請安說我和你娘都請安打聽打聽老太太身上可大安了還服藥呢沒有賈蓉一一答應了跟隨賈璉出來帶了幾個小厮騎上馬一同進城在路叔姪閒話賈璉有心便提到尤二姐因誇說如何標緻如何做人好舉止大方言語溫柔無一處不令人可敬可愛人人都說你嬸子好據我看那裡及你二姨兒一零兒呢賈蓉揣知其意便笑道叔叔既這麼愛他我給叔叔作媒說了做二房何如賈璉笑道你這是頑話還是正經話賈蓉道我說的是當真的話賈璉又笑道敢自好只是怕你嬸子不依再也怕你老娘不願意況且

我聽見說你二姨兒已有了人家了賈蓉道這都無妨我二姨兒二姨兒都不是我老爺養的原是我老娘帶了來的聽見說我老娘在那一家時就把我二姨兒許給皇糧庄頭張家指腹爲婚後來張家遭了官司敗落了我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如今這十數年兩家音信不通我老娘時常報怨要給他家退婚我父親也要將姨兒轉聘只等有了好人家不過令人找着張家給他十幾兩銀子寫上一張退婚的字兒想張家窮極了的人見了銀子有什麼不依的再他也知道偺們這樣的人家也不怕他不依又是叔叔這樣人說了做二房我管保我老娘和我父親都願意倒只是嬸子那裡却難賈璉聽到這裡心花

都開了那裡還有什麼話說只是一味呆笑而已賈蓉又想了一想笑道叔叔要有膽量依我的主意管保無妨不過多花幾個錢賈璉忙道好孩子你有什麼主意只管說給我聽聽賈蓉道叔叔回家一點聲色也別露等我回明了我父親向我老娘說妥然後在咱們府後方近左右買上一所房子及應用傢伙再撥兩撥子家人過去服侍擇了日子人不知鬼不覺娶了過去囑咐家人不許走漏風聲嬸子在裡面住着深宅大院那裡就得知道了叔叔兩下裡住著過個一年半載即或鬧出來不過挨上老爺一頓罵叔叔只說嬸子總不生育原是為子嗣起見所以私自在外面作成此事就是嬸子見生米做成熟飯也

只得罷了再求一求老太太沒有不完的事自古道慾令智昏賈璉只顧貪圖二姐美色聽了賈蓉一篇話遂為計出萬全將現今身上有服並停妻再娶嚴父妒妻種種不妥之處皆置之度外了卻不知賈蓉亦非好意素日因同他姨娘有情只因賈珍在內不能暢意如今要是賈璉娶了少不得在外居住趁賈璉不在時好去鬼混之意賈璉那裡思想及此遂向賈蓉致謝道好姪兒你果然能彀說成了我買兩個絕色的丫頭謝你說着已至寧府門首賈蓉說道叔叔進去向我老娘要出銀子來就交給俞祿罷我先給老太太請安去賈璉含笑點頭道老太太跟前別說我和你一同來的賈蓉說知道又附耳向賈璉道

今兒要遇見二姨兒可別性急了鬧出事來往後倒難辦了賈璉笑道少胡說你快去罷我在這裡等你要是賈蓉自去給賈母請安賈璉進入寧府早有家人頭兒率領家人等請安一路圍隨至廳上賈璉一一的問了些話不過塞責而已便命家人散去獨自往裡面走來原來賈璉賈珍素日親密又是兄弟本無可避忌之人自來是不等通報的於是走至上屋早有廊下伺候的老婆子打起簾子讓賈璉進去賈璉進入房中一看只見南邊炕上只有尤二姐帶着兩個丫鬟一處做活却不見尤老娘與三姐兒賈璉忙上前問好相見尤二姐含笑讓坐便靠東邊排插兒坐下賈璉仍將上首讓與二姐兒說了幾句見面

情兒便笑問道親家太太合三妹妹那裡去了怎麽不見二姐笑道纔有事往後頭去了也就來的此時伺候的丫鬟因倒茶去無人在跟前賈璉不住的拿眼瞟看二姐兒二姐兒低了頭只含笑不理賈璉又不敢造次動手動脚的因見二姐兒手裡拿着一條拴着荷包的絹子擺弄便搭訕著往腰裡摸了摸說道檳榔荷包也忘記帶了來妹妹有檳榔賞我一口吃二姐道檳榔倒有就只是我的檳榔從來不給人吃賈璉便笑著欲近身來拿二姐兒的怕有人來看見不雅便連忙一笑撂了過來賈璉接在手裡都倒了出來揀了半塊吃剩下的撂在口裡吃了又將剩下的都揣了起來剛要把荷包親身送過去只見兩

個丫鬟倒了茶來賈璉一面接了茶吃茶一面暗將自己帶的一個漢玉九龍佩解了下來拴在手絹上趁丫鬟回頭時仍擲了過去二姐也亦不去拿只粧看不見坐着吃茶只聽後面一陣簾子响却是尤老娘三姐兒帶着兩個小丫鬟自後面走來賈璉送目與二姐兒令其拾取這二姐亦只是不理賈璉不知二姐兒何意思甚實着急只得迎上來與尤老娘三姐兒相見一面又回頭看二姐兒時只見二姐兒笑着沒事人似的再又看一看絹子已不知那裡去了賈璉方放了心仍是大家歸坐後叙了些閒話賈璉說道大嫂子說前兒有了包銀子交給親家太太收起來了今兒因要還人大哥令我來取再也看看家

裡有事無事尤老娘聽了連忙使二姐兒拿鑰匙去取銀子這裡賈璉又說道我也要給親家太太請請安瞧瞧二位妹妹親家太太臉面倒好只是二位妹妹在我們家裡受委屈尤老娘笑道偺們都是至親骨肉說那裡的話在家裡也是住着在這裡也是住着不瞞二爺說我們家裡自從先夫去世家計也著實艱難了全虧了這裡姑爺幫助着如今姑爺家裡有了這樣大事我們不能別的出力白看一看家還有什麼委屈了的呢正說着二姐兒已取了銀子來交給尤老娘老娘便遞給賈璉賈璉叫一個小丫頭叫了一個老婆子來吩咐他道你把這個交給俞祿叫他拿過那邊去等我老婆子答應了出去只聽得

院內是賈蓉的聲音說話須臾進來給他老娘姨娘請了安又
向賈璉笑道纔剛老爺還問叔叔呢說是有什麽事情要使喚
原要使人到廟裡去叫我回老爺說叔叔就來老爺還吩咐我
路上遇著叔叔叫快去呢賈璉聽了忙要起身又聽賈蓉和他
老娘說道那一次我和老太太說的我父親要給二姨兒說的
姨父就和我這叔叔的面貌身量差不多兒老太太說好不好
一面說著又悄悄的用手指着賈璉和他二姨兒努嘴二姐兒
倒不好意思說什麽只見三姐兒似笑非笑似惱非惱的罵道
壞透了的小猴兒崽子沒了你娘的說了多早晚我纔撕他那
嘴呢賈蓉早笑着跑了出去賈璉也笑着辭了出來走至廳上

又吩咐了家人們不可耍錢吃酒等話又悄悄的央賈蓉回去
急速和他父親說一面便帶了俞祿過來將銀子添足交給他
拿去一面給賈赦請安又給賈母去請安不提却說賈蓉見俞
祿跟了賈璉去取銀子自己無事便仍回至裡面和他兩個姨
娘嘲戲一回方起身至晚到寺見了賈珍回道銀子已竟交給
俞祿了老太太已大愈了如今已經不服藥了說畢又趁便將
路上賈璉要娶尤二姐做二房之意說了又說如何在外面置
房子住不給鳳姐知道此時總不過為的是子嗣艱難起見為
的是二姨兒是見過的親上做親比別處不知道的人家說了
來的好所以二叔再三央我對父親說只不說是他自己的主

意賈珍想一想笑道其實倒也罷了只不知你二姨娘心裡願意不願意明兒你先去和你老娘商量叫你老娘問准了你二姨娘再作定奪於是又教了賈蓉一篇話便走過來將此事告訴了尤氏尤氏知此事不妥因而極力勸止無奈賈珍主意已定素日又是順從慣了的况且他與二姐兒本非一母不便深管因而也只得由他們鬧去了至次日一早果然賈蓉復進城來見他老娘將他父親之意說了又添上許多話說賈璉做人如何好目今鳳姐身子有病已是不能好的了暫且買了房子在外面住著過個一年半載只等鳳姐一死便接了二姨兒進去做正室又說他父親此時如何聘賈璉那邊如何娶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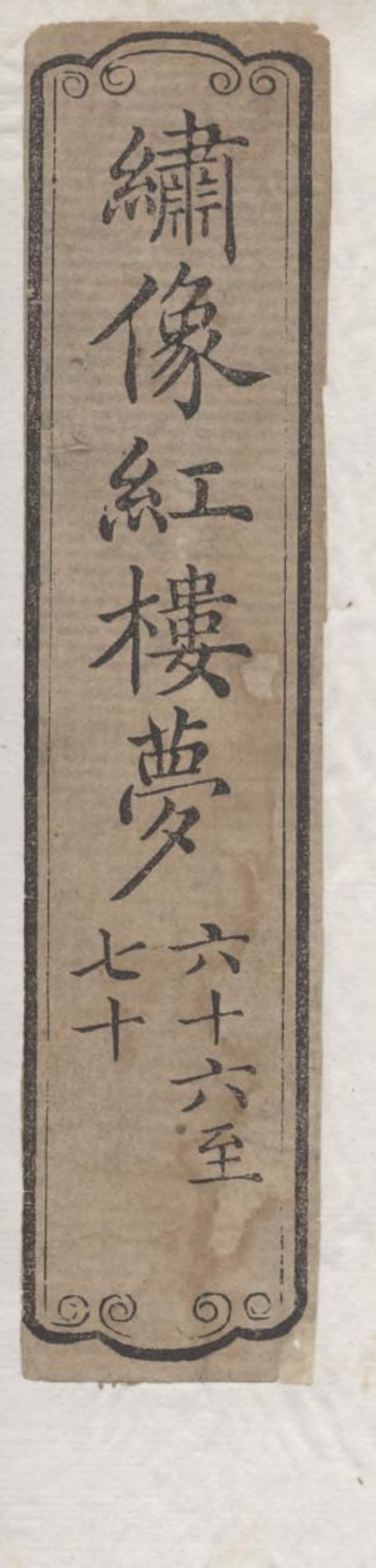
接了你老人家養老往後三姨兒也是那邊應了替聘說得天花亂墜不由的尤老娘不肯况且素日全虧賈珍週濟此時又是賈珍作主替聘而且粧奩不用自己置買賈璉又是青年公子強勝張家遂忙過來與二姐兒商議二姐兒又是水性人兒在先已和姐夫不妥又常怨恨當時錯許張華致使後來終身失所今見賈璉有情况是姐夫將他聘嫁有何不肯也便點頭依允當下回復了賈蓉回了他父親次日命人請了賈璉到寺中來賈珍當面告訴了他尤老娘應允之事賈璉自是喜出望外感謝賈珍賈蓉父子不盡於是二人商量着使人看房子打首飾給二姐兒置買粧奩及新房中應用床帳等物不過幾日

早將諸事辦妥已於寧榮街後二里遠近小花枝巷內買定一所房子共二十餘間又買了兩個小丫鬟只是府裡家人不敢擅動外頭買人又怕不知心腹走漏了風聲忽然想起家人鮑二來當初因和他女人偷情被鳳姐兒打鬧了一陣含羞吊死了賈璉給了一百銀子叫他另娶一個那鮑二向來就合廚子多渾蟲的媳婦多姑娘有一手兒後來多渾蟲酒癆死了這多姑娘兒見鮑二手裡從容了便嫁了鮑二况且這多姑娘兒原也和賈璉好的此時都搬出外頭住着賈璉一時想起來便叫了他兩口兒到新房子裡來預備二姐兒過來時伏侍那鮑二兩口子聽見這個巧宗兒如何不來呢再說張華之祖原當皇糧莊頭後來死去至張華父親時仍充此役因與尤老娘前夫相好所以將張華與尤二姐指腹為婚後來不料遭了官司敗落了家產弄得衣食不週那裡還娶的起媳婦呢尤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兩家有十數年音信不通今被賈府家人喚至逼他與二姐兒退婚心中雖不願意無奈懼怕賈珍等勢燄不敢不依只得寫了一張退婚文約尤老娘給了二十兩銀子兩家退親不提這裡賈璉等見諸事已妥遂擇了初三黃道吉日以便迎娶二姐兒過門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四回終


中华古籍保护


中华古籍保护


繡像紅樓夢
六十六至七十

紅樓夢第六十五回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話說賈璉賈珍賈蓉等三人商議事事妥貼至初二日先將尤老娘和三姐兒送入新房尤老娘看了一看雖不似賈蓉口內之言倒也十分齊備母女二人已算稱了心願鮑二兩口子見了如一盆火兒赶着尤老娘一口一聲叫老娘又或是老太太赶著三姐兒叫三姨兒或是姨娘至次日五更天一乘素轎將二姐兒抬來各色香燭紙馬並鋪蓋以及酒飯早已預備得十分妥當一時賈璉素服坐了小轎來了拜過了天地焚了紙馬那尤老娘見了二姐兒身上頭上煥然一新不似在家模樣十

分得意攙入洞房是夜賈璉和他顛鸞倒鳳百般恩愛不消細說那賈璉越看越愛越瞧越喜不知要怎麼奉承這二姐兒纔過得去乃命鮑二等人不許提三說二直以奶奶稱之自已也稱奶奶竟將鳳姐一筆勾倒有時回家只說在東府有事鳳姐因知他和賈珍好有事相商也不疑心家下人雖多都也不管這些事便有那游手好閒專打聽小事的人也都去奉承賈璉乘機討些便宜誰肯去露風於是賈璉深感賈珍不盡賈璉一月出十五兩銀子做天天的供給若不來時他母女三人一處吃飯若賈璉來他夫妻二人一處吃他母女就回房自吃賈璉又將自已積年所有的體已一併搬來給二姐兒收著又將鳳

姐兒素日是爲人行事枕邊衾裡盡情告訴了他只等一死便接他進去二姐兒聽了自然是愿意的了當下十來個人倒也過起日子來十分豐足眼見已是兩月光景這日賈珍在鐵檻寺做完佛事晚間回家時與他姊妹久別竟要去探望探望先命小厮去打聽賈璉在與不在小厮回來說不在那裡賈珍喜歡將家人一槩先遣回去只留兩個心腹小童牽馬一時到了新房子裡已是掌燈時候悄悄進去兩個小厮將馬拴在圈內自往下房去聽候賈珍進來屋裡纔點燈先看過尤氏母女然後二姐兒出來相見賈珍見了二姐兒滿臉的笑容一面吃茶一面笑說我做的保山如何要錯過了打着燈籠還沒處尋過

日你姐姐還備禮來瞧你們呢說話之間二姐兒已命人預備下酒饌關起門來都是一家人原無避諱鮑二來請安賈珍便說你還是個有良心的所以二爺叫你來伏侍日後自有大用你之處不可在外頭吃酒生事我自然賞你倘或這裡短了什麼你二爺事多那裡人雜你只管去回我我們弟兄不比別人鮑二答應道小的知道若小的不盡心除非不要這腦袋了賈珍笑着點頭道要你知道當下四人一處吃酒二姐兒此時恐怕賈璉一時走來彼此不雅吃了兩鍾酒便推故往那邊去了賈珍此時也無可奈何只得看着二姐兒自去剩下尤老娘和三姐兒相陪那三姐兒雖向來也和賈珍偶有戲言但

不似他姐姐那樣隨和兒所以賈珍雖有垂涎之意却也不肯造次了致討沒趣况且尤老娘在傍邊陪著賈珍也不好意思太露輕薄却說跟的兩個小厮都在厨下和鮑二飲酒那鮑二的女人多姑娘兒上竈忽見兩個丫頭也走了來嘲笑要吃酒鮑二因說姐兒們不在上頭伏侍也偷着來了一時叫起來沒人又是事他女人罵道糊塗渾嗆了的忘八你撞喪那黃湯罷撞喪醉了夾着你的腦袋挺你的尸去叫不叫與你什麼相干一應有我承當呢風啊雨的橫豎淋不到你頭上來這鮑二原因妻子之力在賈璉前十分有臉今日他女人越發和二姐兒跟前殷勤服侍他便自已除賺錢吃酒之外一槩不管一聽他

女人吩咐自依百隨當下又吃了些便去睡覺這裡他女人隨着這些丫鬟小厮吃酒又和那小厮們打牙撂嘴兒的頑笑討他們的喜歡准備在賈珍前討好兒正在吃的高興忽聽見扣門的聲兒鮑二的女人忙出來開門看時見是賈璉下馬問有事無事鮑二女人便悄悄的告訴他說大爺在這裡西院裡呢賈璉聽了便至卧房見尤二姐和兩個小丫頭在房中呢見他來了臉上却有些訕訕的賈璉反推不知只命快拿酒來偺們吃兩盃好睡覺我今日乏了二姐兒忙忙陪笑接衣捧茶問長問短賈璉喜的心癢難受一時鮑二的女人端上酒來二人對飲兩個小丫頭在地下伏侍賈璉的心腹小童隆兒拴馬去瞧

見有了一匹馬細瞧一瞧知是賈珍的心下會意也來廚下只見喜兒壽兒兩個正在那裡坐着吃酒見他來了也都會意笑道你這會子來的巧我們因趕不上爺的馬恐怕犯夜往這裡來借個地方兒睡一夜隆兒便笑道我是二爺使我送月銀的交給了奶奶我也不回去了鮑二的女人便道偺們這裡有的是炕爲什麽大家不睡呢喜兒便說我們吃多了你來吃一鍾隆兒纔坐下端起酒來忽聽馬棚內鬧將起來原來二馬同槽不能相容互踢蹶起來隆兒等慌的忙放下酒盃出來喝住另拴好了進來鮑二的女人笑說好兒子們就睡罷我可去了三個攔着不肯叫走又親嘴摸乳口裡亂嘈了一回纔放他出去

這裡喜兒喝了幾盃已是楞子眼了隆兒壽兒關了門回頭見喜兒直挺挺的躺在炕上二人便推他說好兄弟起來好生睡只顧你一個人舒服我們就苦了那喜兒便說道偺們今兒可要公公道道貼一爐子燒餅了隆兒壽兒見他醉了也不理他吹了燈將就卧下二姐聽見馬鬧心下着實不安只管用言語混亂賈璉那賈璉吃了幾盃春興發作便命收了酒菓掩門寬衣二姐只穿着大紅小襖散挽烏雲滿臉春色比白日更增了俏麗賈璉摟着他笑道人人都說我們那夜叉婆俊如今我看來給你拾鞋也不要二姐兒道我雖標緻却沒品行看來倒是不標緻的好賈璉忙說怎麽說這個話我不懂二姐滴淚說道

你們拿我作糊塗人待什麼事我不知道我如今和你作了兩個月的夫妻日子雖淺我也知你不是糊塗人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如今既做了夫妻終身我靠你豈敢瞞藏一個字我算是有倚有靠了將來我妹子怎麼是個結果據我看來這個形景兒也不是常策要想長久的法兒纔好賈璉聽了笑道你放心我不是那拈酸吃醋的人你前頭的事我也知道你倒不用含糊着如今你跟了我來大哥跟前自然倒要拘起形跡來了依我的主意不如叫三姨兒也合大哥成了好事彼此兩無礙索性大家吃個雜會湯你想怎麼樣二姐一面拭淚一面說道雖然你有這個好意頭一件三妹妹脾氣不好第二件也

怕大爺臉上下不來賈璉道這個無妨我這會子就過去索性破了例就完了說着乘着酒興便往西院中來只見窻內燈燭輝煌賈璉便推門進去說大爺在這裡呢兄弟來請安賈珍聽是賈璉的聲音唬了一跳見賈璉進來不覺羞慚滿面尤老娘也覺不好意思賈璉笑道這有什麼呢偺們弟兄從前是怎麼樣來大哥爲我操心我粉身碎骨感激不盡大哥要多心我倒不安了從此還求大哥照常纔好不然兄弟寧可絕後再不敢到此處來了說着便要跪下慌的賈珍連忙攙起來只說兄弟怎麼說我無不領命賈璉忙命人看酒來我和大哥吃兩盃因又笑嘻嘻向三姐兒道三妹妹爲什麼不合大哥吃個雙鍾兒

我也敬一盃給大哥合三妹妹道喜三姐兒聽了這話就跳起來站在炕上指着賈璉冷笑道你不用和我花馬掉嘴的咱們清水下雜麵你吃我看提着影戲人子上場兒好歹別戳破這層紙兒你別糊塗油蒙了心打諒我們不知道你府上的事呢這會子花了幾個臭錢你們哥兒倆拿着我們姊妹兩個權當粉頭來取樂兒你們就打錯了算盤了我也知道你那老婆太難纏如今把我姐姐拐了來做了二房偷來的鑼鼓兒打不得我也要會會這鳳奶奶去看他是幾個腦袋幾隻手若大家好取和兒便罷倘若有一點叫人過不去我有本事先把你兩個的牛黃狗寶掏出來再和那潑婦拚了這條命喝酒怕什麼咱

們就喝說着自己拿起壺來斟了一盃自己先喝了半盞揪過賈璉來就灌說我倒沒有和你哥哥喝過今兒倒要和你喝一喝咱們也親近親近嚇的賈璉酒都醒了賈珍也不承望三姐兒這等拉的下臉來兄弟兩個本是風流場中耍慣的不想今日反被這個女孩兒一席話說的不能搭言三姐看了這樣越發一疊聲又叫將姐姐請來要樂咱們四個大家一處樂俗語說的便宜不過當家你們是哥哥兄弟我們是姐姐妹妹又不是外人只管上來尤老娘方不好意思起來賈珍得便就要溜三姐兒那裡肯放賈珍此時反後悔不承望他是這種人與賈璉反不好輕薄了只見這三姐索性卸了粧飾脫了大衣服鬆

鬆的挽個䯼兒身上穿着大紅小襖半掩半開的故意露出葱綠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綠褲紅鞋鮮艷奪目忽起忽坐忽喜忽嗔沒半刻斯文兩個墜子就和打鞦韆一般燈光之下越顯得柳眉籠翠檀口含丹本是一雙秋水眼再吃了几杯酒越發橫波入鬢轉盼流光真把那賈珍二人弄的欲近不敢欲遠不捨迷離恍惚落魄垂涎再加方纔一席話直將二人禁住弟兄兩個竟全然無一點兒能為別說調情鬥口齒竟連一句響亮話都沒了三姐自己高談闊論任意揮霍村俗流言洒落一陣由着性兒拿他弟兄二人嘲笑取樂一時他的酒足興盡更不容他弟兄多坐竟攆出去了自己關門睡去了自此後或略有丫

鬟婆子不到之處便將賈珍賈璉賈蓉三個厲言痛罵說他爺兒三個誆騙他寡婦孤女賈珍回去之後也不敢輕易再來那三姐兒有時高興又命小厮來找及至到了這裡也只好隨他的便乾瞅着罷了看官聽說這尤三姐天生脾氣和人異樣詭僻只因他的模樣兒風流標緻他又偏愛打扮的出色另式另樣做出許多萬人不及的風情體態來那些男子們別說賈珍賈璉這樣風流公子便是一班老到人鐵石心腸看見了這般光景也要動心的及至到他跟前他那一種輕狂豪爽目中無人的光景早又把人的一團高興逼住不敢動手動脚所以賈珍向來和二姐兒無所不至漸漸的俗了却一心注定在三姐

兒身上便把二姐兒樂得讓給賈璉自巳却和三姐兒捏合偏那三姐一般令他頑笑別有一種令人不敢招惹的光景他母親和二姐兒也曾十分相勸他反說姐姐糊塗僧們金玉一般的人白叫這兩個現世寶沾污了去也算無能而且他家現放着個極利害的女人如今瞞著自然是好的倘或一日他知道了豈肯干休勢必有一場大鬧你二人不知誰生誰死這如何便當作安身樂業的去處他母女聽他這話料著難勸也只得罷了那三姐兒天天挑揀穿吃打了銀的又要金的有了珠子又要寶石吃着肥鵝又宰肥鴨或不趁心連棹一推衣裳不如意不論綾緞新整便用剪子鉸碎撕一條罵一句究竟賈珍等

何曾隨意了一日反花了許多昧心錢賈璉來了只在二姐屋裡心中也漸漸的悔上來了無奈二姐兒倒是個多情的人以為賈璉是終身之主了凡事倒還知疼着熱要論溫柔和順却較着鳳姐還有些體度就論起那標緻來及言談行事也不減於鳳姐但巳經失了脚有了一個淫字憑他什麼好處也不筭了偏這賈璉又說誰人無錯知過必改就好故不提巳往之淫只取現今之善便如膠似漆一心一計誓同生死那裡還有鳳平二人在意了二姐在枕邊衾內也常勸賈璉說你和珍大爺商議商議揀個相熟的把三丫頭聘了罷留着他不是常法兒終久要生事的賈璉道前日我也曾回大哥的他只是捨不的

我還說就是塊肥羊肉無奈燙的慌玫瑰花兒可愛刺多扎手偺們未必降的住正經揀個人聘了罷他只意意思思的就撂過手了你叫我有什麼法兒二姐兒道你放心偺們明兒先勸三丫頭問准了讓他自巳鬧去鬧的無法少不得聘他賈璉聽了說這話極是至次日二姐兒另備了酒賈璉也不出門至午間特請他妹妹過來和他母親上坐三姐兒便知其意剛斟上酒也不用他姐姐開口便先滴淚說道姐姐今兒請我自然有一番大道理要說但只我也不是糊塗人也不用絮絮叨叨的從前的事我巳盡知了說也無益既如今姐姐也得了好處安身媽媽也有了安身之處我也要自尋歸結去纔是正禮但終

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兒戲向來人家看着偺們娘兒們微息不知都安着什麼心我所以破着没臉人家纔不敢欺負這如今要辦正事不是我女孩兒家没羞耻必得我揀個素日可心如意的人纔跟他要憑你們揀擇雖是有錢有勢的我心裡進不去白過了這一世了賈璉笑道這也容易憑你說是誰就是誰一應彩禮都有我們置辦母親也不用操心三姐兒道姐姐橫竪知道不用我說賈璉笑問二姐兒是誰二姐兒一時想不起來賈璉料定必是此人無移了便拍手笑道我知道這人了果然好眼力二姐兒笑道是誰賈璉笑道別人他如何進得去一定是寶玉二姐兒與尤老娘聽了也以為必然是寶玉了

三姐兒便啐了一口說我們有姐妹十個也嫁你弟兄十個不成難道除了你家天下就沒有好男人了不成眾人聽了都詫異除了他還有那一個三姐兒道別只在眼前想姐姐只在五年前想就是了正說着忽見賈璉的心腹小廝興兒走來請賈璉說老爺那邊緊等着叫爺呢小的答應往舅老爺那邊去了小的連忙來請賈璉又忙問昨日家裡問我來着麼興兒說小的回奶奶爺在家廟裡和珍大爺商議做百日的事只怕不能來賈璉忙命拉馬隆兒跟隨去了留下興兒答應人尤二姐便要了兩碟菜來命拿大杯斟了酒就命興兒在炕沿下站著喝一長一短向他說話兒問道家裡奶奶多大年紀怎麼個利害

的樣子老太太多大年紀姑娘幾個各樣家常等話興兒笑嘻嘻的在炕沿下一頭喝一頭將榮府之事備細告訴他母女又說我是二門上該班的人我們共是兩班一班四個共是八個人有幾個知奶奶的心腹有幾個知爺的心腹奶奶的心腹我們不敢惹爺的心腹奶奶敢惹提起來我們奶奶的事告訴不得奶奶他心裡歹毒口裡尖快我們二爺也算是個好的那裡見的他倒是跟前有個平姑娘為人狠好雖然和奶奶一氣他倒背着奶奶常作些好事我們有了不是奶奶是容不過的只求求他去就完了如今合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太太兩個沒有不恨他的只不過面子情兒怕他皆因他一時看得人都不及

他只一味哄著老太太太太兩個人喜歡他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沒人敢攔他又恨不的把銀子錢省下來了堆成山好叫老太太太太說他會過日子除了不知苦了下人他討好兒或有好事他就不等別人去說他先抓尖兒或有不好的事或他自已錯了他就一縮頭推到別人身上去他還在傍邊撥火兒如今連他正經婆婆都嫌他說他雀兒揀著旺處飛黑母雞一窩兒自家的事不管倒替人家去瞎張羅要不是老太太在頭裡早叫過他去了尤二姐笑道你背着他這麼說他將來背着我還不知怎麼說我呢我又差他一層兒了越發有的說了興兒忙跪下說道奶奶要這麼說小的不怕雷劈嗎但凡小的要有造

化起先娶奶奶時要得了這樣的人小的們也少挨些打罵也少提心吊胆的如今跟爺的幾個人誰不是背前背後稱揚奶奶盛德憐下我們商量着叫二爺要出來情愿來伺候奶奶呢尤二姐笑道你這小猾賊兒還不起來說句頑話兒就嚇的這個樣兒你們做什麼往這裡來我還要找了你奶奶去呢興兒連忙搖手說奶奶千萬別去我告訴奶奶一輩子不見他纔好呢嘴甜心苦兩面三刀上頭笑著脚底下就使絆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他都占全了只怕三姨兒這張嘴還說不過他呢奶奶這麼斯文良善人那裡是他的對手尤二姐笑道我只以理待他他敢怎麼着我興兒道不是小的喝了酒放肆胡說奶

奶就是讓著他他看見奶奶比他標緻又比他得人心兒他就
肯善罷干休了人家是醋罐子他是醋缸醋甕凡丫頭們跟前
二爺多看一眼他有本事當着爺打個爛羊頭是的雖然平姑
娘在屋裡大約一年裡頭兩個有一次在一處他還要嘴裡掂
十來個過兒呢氣的平姑娘性子上來哭鬧一陣說又不是我
自己尋來的你逼著我我不願意又說我反了這會子又這麼
着他一般也罷了倒央及平姑娘二姐笑道可是撒謊這樣一
個夜叉怎麼反怕屋裡的人呢興兒道就是俗語說的三人抬
不過個理字去了這平姑娘原是他自幼兒的丫頭陪過來一
共四個死的死嫁的嫁只剩下這個心愛的收在房裡一則顯

他賢良二則又拴爺的心那平姑娘又是個正經人從不會調
三窩四的倒一味忠心赤膽伏侍他所以纔容下了二姐笑道
原來如此但只我聽見你們還有一位寡婦奶奶和幾位姑娘
他這麼利害這些人肯依他嗎興兒拍手笑道原來奶奶不知
道我們家這位寡婦奶奶第一個善德人從不管事只教姑娘
們看書寫字針線道理這是他的事情前兒因為他病了這大
奶奶暫管了幾天事總是按着老例兒行不像他那麼多事逞
才的我們大姑娘不用說是好的了二姑娘混名兒叫二木頭
三姑娘的混名兒叫玫瑰花兒又紅又香無人不愛只是有刺
扎手可惜不是太太養的老鴰窩裡出鳳凰四姑娘小正經是

珍大爺的親妹子太太抱過來的養了這麼大也是一位不管事的奶奶不知道我們家的姑娘們不算外還有兩位姑娘真是天下少有一位是我們姑太太的女兒姓林一位是姨太太的女兒姓薛這兩位姑娘都是美人一般的呢又都知書識字的或出門上車或在園子裡遇見我們連氣兒也不敢出尤二姐笑道你們家規矩大小孩子進的去遇見姑娘們原該遠遠的藏躲著敢出什麼氣兒呢興兒搖手道不是那麼不敢出氣兒是怕這氣兒大了吹倒了林姑娘氣兒煖了又吹化了薛姑娘說得滿屋裡都笑了要知尤三姐要嫁何人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五回終

紅樓夢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恥情歸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門

話說興兒說怕吹倒了林姑娘吹化了薛姑娘大家都笑了那鮑二家的打他一下子笑道原有些真到了你嘴裡越發沒了細兒了你倒不像跟二爺的人這些話倒像是寶玉的人尤二姐纔要又問忽見尤三姐笑問道可是你們家那寶玉除了上學他做些什麼興兒笑道三姨兒別問他說起來三姨兒也未必信他長了這麼大獨他沒有上過正經學我們家從祖宗直到二爺誰不是學裡的師老爺嚴嚴的管着念書偏他不愛念書是老太太的寶貝老爺先還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成天家瘋

瘋顛顛的說話人也不懂幹的事人也不知外頭人人看著好清俊模樣兒心裡自然是聰明的誰知裡頭更糊塗見了人一句話也沒有所有的好處雖沒上過學倒難爲他認得幾個字每日又不習文又不學武又怕見人只愛在丫頭羣兒裡鬧再者也沒個剛氣兒有一遭見了我們喜歡時沒上沒下大家亂頑一陣不喜歡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們坐着卧着見了他也不理他他也不責備因此沒人怕他只管隨便都過的去尤三姐笑道主子寬了你們又這樣嚴了又抱怨可知你們難纏尤二姐道我們看他倒好原來這樣可惜了兒的一個好胎子尤三姐道姐姐信他胡說偺們也不是見過一面兩面的行事

言談吃喝原有些女兒氣的自然是天天只在裡頭慣了的要說糊塗那些兒糊塗姐姐記得穿孝時偺們同在一處那日正是和尚們進來遶棺偺們都在那裡站着他只站在頭裡擋着人人說他不知禮又沒眼色過後他沒悄悄的告訴偺們說姐姐們不知道我並不是沒眼色想和尚們的那樣腌臢只恐怕氣味薰了姐姐們接著他吃茶姐姐又要茶那個老婆子就拿了他的碗去倒他赶忙說那碗是腌臢的另洗了再斟來這兩件上我冷眼看去原來他在女孩兒跟前不管什麽都過的去只不大合外人的式所以他們不知道尤二姐聽說笑道依你說你兩個已是情投意合了竟把你許了他豈不好三姐兒有

興兒不便說話只低了頭嗑瓜子兒興兒笑道若論模樣兒行為倒是一對兒好人只是他已經有了人了只是沒有露形兒將來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二則都還小所以還沒辦呢再過三二年老太太便一開言那是再無不准的了大家正說話只見隆兒又來了說老爺有事是件機密大事要遣二爺往平安州去不過三五日就起身來回得十五六天的工夫今兒不能來了請老奶奶早和二姨兒定了那件事明日爺來好做定奪說着帶了興兒也回去了這裡尤二姐命掩了門早睡下了盤問他妹子一夜至次日午後賈璉方來了尤二姐因勸他說既有正事何必忙忙又來千萬別為我悞事賈璉道

也沒什麼事只是偏偏的又出來了一件遠差出了月兒就起身得半月工夫纔來尤二姐道既如此你只管放心前去這裡一應不用你惦記三妹妹他從不會朝更暮改的他已擇定了人你只要依他就是了賈璉忙問是誰二姐笑道這人此刻不在這裡不知多早晚纔來呢也難為他的眼力他自巳說了這人一年不來他等一年十年不來等十年若這人死了再不來了他情愿剃了頭當姑子去吃常齋念佛再不嫁人賈璉問到底是誰這樣動他的心二姐兒笑道說來話長五年前我們老娘家做生日媽媽和我們到那裡給老娘拜壽他家請了一起頑戲的人也都是好人家子弟裡頭有個粧小生的叫做柳湘蓮如今要是他纔嫁舊年聞得這人惹了禍逃走了不知回來了不曾賈璉聽了道怪道呢我說是個什麼人原來是他果然眼力不錯你不知道那柳老二那樣一個標緻人最是冷面冷心的差不多的人他都無情無義他最和寶玉合的來去年因打了薛獃子他不好意思見我們的不知那裡去了一向沒來聽見有人說來了不知是真是假一問寶玉的小廝們就知道了倘或不來時他是萍踪浪跡知道幾年纔來豈不白耽擱了大事二姐道我們這三丫頭說的出來幹的出來他怎樣說只依他便了二人正說之間只見三姐走來說道姐夫你也不知道我們是什麼人今日和你說罷你只放心我們不是那心口

兩樣的人說什麼是什麼若有了姓柳的來我便嫁他從今兒起我吃常齋念佛伏侍母親等來了嫁了他去若一百年不來我自己修行去了說着將頭上一根玉簪拔下來磕作兩段說一句不真就合這簪子一樣說著回房去了真個竟非禮不動非禮不言起來賈璉無了法只得和二姐商議了一回家務復回家和鳳姐商議起身之事一面着人問焙茗焙茗說竟不知道大約沒來若來了必是我知道的一面又問他的街坊也說沒來賈璉只得回復了二姐兒至起身之日已近前兩天便說起身卻先往二姐兒這邊來住兩夜從這裡再悄悄的長行果見三姐兒竟像又換了一個人的是的又見二姐兒持家勤慎

自是不消惦記是日一早出城竟奔平安州大道曉行夜住渴飲饑餐方走了三日那日正走之間頂頭來了一羣馱子內中一夥主僕十來匹馬走的近了一看時不是別人就是薛蟠和柳湘蓮來了賈璉深為奇怪忙伸馬迎了上來大家一齊相見說些別後寒溫便入一酒店歇下共敘談敘談賈璉因笑道鬧過之後我們忙着請你兩個和解誰知柳二弟蹤跡全無怎麼你們兩個今日倒在一處了薛蟠笑道天下竟有這樣奇事我和夥計販了貨物自春天起身往回裡走一路平安誰知前兒到了平安州地面遇見一夥強盜已將東西劫去不想柳二弟從那邊來了方打散賊人奪回貨物還救了我們的性命我

謝他又不受所以我們結拜了生死兄弟如今一路進京從此後我們是親弟兄一般到前面岔口上分路他就分路往南二百里有他一個姑媽家他去望候望候我先進京去安置了我的事然後給他尋一所房子尋一門好親事大家過起來賈璉聽了道原來如此倒好只是我們白懸了幾日心因又說道方纔說給柳二弟提親我正有一門好親事堪配二弟說著便將自巳娶尤氏如今又要發嫁小姨子一節說了出來只不說尤三姐自擇之語又囑薛蟠且不可告訴家裏等生了兒子自然是知道的薛蟠聽了大喜說早該如此這都是舍表妹之過湘蓮忙笑說你又忘情了還不住口薛蟠忙止住不語便說旣是

這等這門親事定要做的湘蓮道我本有願定要一個絕色的女子如今旣是貴昆仲高誼顧不得許多了任憑定奪我無不從命賈璉笑道如今口說無憑等柳二弟一見便知我這內娣的品貌是古今有一無二的了湘蓮聽了大喜說旣如此說等弟探過姑母不過一月內就進京的那時再定如何賈璉笑道你我一言爲定只是我信不過二弟你是萍踪浪跡倘然去了不來豈不悞了人家一輩子的大事須得留一個定禮湘蓮道大丈夫豈有失信之禮小弟素係寒貧況且在客中那裏能有定禮薛蟠道我這裏現成就備一分二哥帶去賈璉道也不用金銀珠寶須是二弟親身自有的東西不論貴賤不過帶去取

信耳湘蓮道既如此說弟無別物囊中還有一把鴛鴦劍乃弟家中傳代之寶弟也不敢擅用只是隨身收藏著二哥就請拿去爲定弟縱係水流花落之性亦斷不捨此劍說畢大家又飲了幾盃方各自上馬作別起程去了且說賈璉一日到了平安州見了節度完了公事因又囑咐他十月前後務要還來一次賈璉領命次日連忙取路回家先到尤二姐那邊且說二姐兒操持家務十分謹肅每日關門閉戶一點外事不聞那三姐兒果是個斬釘截鐵之人每日侍奉母親之餘只和姐姐一處做些活計雖賈珍趁賈璉不在家也來鬼混了兩次無奈二姐兒只不兜攬推故不見那三姐兒的脚氣賈珍早已領過教的那

裡還敢招惹他去所以踪跡一發踈濶了却說這日賈璉進門看見二姐兒三姐兒這般景况喜之不盡深念二姐兒之德大家叙些寒温賈璉便將路遇柳湘蓮一事說了一回又將鴛鴦劍取出遞給三姐兒三姐兒看時上面龍吞夔護珠寶晶熒及至拿出來看時裡面却是兩把合體的一把上面鏨一鴛字一把上面鏨一鴦字冷颼颼明亮亮如兩痕秋水一般三姐兒喜出望外連忙收了掛在自己繡房床上每日望着劍自喜終身有靠賈璉住了兩天回去復了父命回家合宅相見那時鳳姐已大愈出來理事行走了賈璉又將此事告訴了賈珍賈珍因近日又搭上了新相知二則正惱他姐妹們無情把這事丟過

了全不在心上任憑賈璉裁奪只怕賈璉獨力不能少不得又給他幾十兩銀子賈璉拿來交給二姐兒預備粧奩誰知八月內湘蓮方進了京先來拜見薛姨媽又遇見薛蟠方知薛蟠不慣風霜不服水土一進京時便病倒在家請醫調治聽見湘蓮來了請入臥室相見薛姨媽也不念舊事只感救命之恩母子們十分稱謝又說起親事一節凡一應東西皆置辦妥當只等擇日湘蓮也感激不盡次日又來見寶玉二人相會如魚得水湘蓮因問賈璉偷娶二房之事寶玉笑道我聽見焙茗說我卻未見我也不敢多管我又聽見焙茗說璉二哥哥着實問你不知有何話說湘蓮就將路上所有之事一概告訴了寶玉寶玉

笑道大喜大喜難得這個標緻人果然是個古今絕色堪配你之為人湘蓮道既是這樣他那少了人物如何只想到我況且我又素日不甚和他相厚也關切不至於此路上忙忙的就那樣再三要求定下難道女家反赶着男家不成我自己疑惑起來後悔不該留下這劍作定所以後來想起你來可以細細問了底裡纔好寶玉道你原是個精細人如何既許了定禮又疑惑起來你原說只要一個絕色的如今既得了個絕色的便罷了何必再疑湘蓮道你既不知他來歷如何又知是絕色寶玉道他是珍大嫂子的繼母帶來的兩位妹子我在那裡和他們混了一個月怎麼不知真真一對尤物他又姓尤湘蓮聽了跌

脚道這事不好斷乎做不得你們東府裡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干淨罷了寶玉聽說紅了臉湘蓮自慚失言連忙作揖說我該死胡說你好歹告訴我他品行如何寶玉笑道你既深知又來問我做甚麼連我也未必干淨了湘蓮笑道原是我自已一時忘情好歹別多心寶玉笑道何必再提這倒似有心了湘蓮作揖告辭出來心中想著要找薛蟠一則他病著二則他又浮躁不如去要回定禮主意已定便一逕來找賈璉賈璉正在新房中聞湘蓮來了喜之不盡忙迎出來讓到內堂拜尤老娘相見湘蓮只作揖稱老伯母自稱晚生賈璉聽了詫異吃茶之間湘蓮便說客中偶然忙促誰知家姑母於四月訂了弟婦使弟

無言可回要從了二哥背了姑母似不合理若係金帛之定弟不敢索取但此劍係祖父所遺請仍賜回為幸賈璉聽了心中自是不自在便道二弟這話你說錯了定者定也原怕返悔所以為定豈有婚姻之事出入隨意的道理斷斷乎使不得湘蓮笑說如此說弟願領責備罰然此事斷不敢從命賈璉還要饒舌湘蓮便起身說請兄外座一敘此處不便那尤三姐在房明明聽見好容易等了他來今忽見返悔便知他在賈府中聽了什麼話來把自已也當做淫奔無恥之流不屑為妻今若容他出去和賈璉說退親料那賈璉不但無法可處就是爭辯起來自已也無趣味一聽賈璉要同他出去連忙摘下劍來將一股雌

鋒隱在肘後出來便說你們也不必出去再議還你的定禮一面淚如雨下左手將劍並鞘送給湘蓮右手回肘只往項上一橫可憐

揉碎桃花紅滿地　玉山傾倒再難扶

當下唬的衆人急救不迭尤老娘一面嚎哭一面大罵湘蓮賈璉揪住湘蓮命人綑了送官二姐兒忙止淚反勸賈璉人家並沒威逼他是他自尋短見你便送他到官又有何益反覺生事出醜不如放他去罷賈璉此時也沒了主意便放了手命湘蓮快去湘蓮反不動身拉下手絹拭淚道我並不知是這等剛烈人真真可敬是我沒福消受大哭一場等買了棺木眼看著入

殮又撫棺大哭一場方告辭而去出門正無所之昏昏默默自想方纔之事原來這樣標緻人才又是這等剛烈自悔不及信步行來也不自知了正走之間只聽得隱隱一陣環佩之聲三姐從那邊來了一手捧着鴛鴦劍一手捧着一卷冊子向湘蓮哭道妾痴情待君五年不期君果冷心冷面妾以死報此痴情妾今奉警幻仙姑之命前往太虛幻境修注案中所有一干情鬼妾不忍相別故來一會從此再不能相見矣說畢又向湘蓮灑了幾點眼淚便要告辭而行湘蓮不捨連忙欲上來拉住問時那三姐一摔手便自去了這裏柳湘蓮放聲大哭不覺處夢中哭醒似夢非夢睜眼看時竟是一座破廟傍邊坐着一個瘸腿

道士捕虱湘蓮便起身稽首相問此係何方仙師何號道士笑道連我也不知道此係何方我係何人不過暫來歇脚而已湘蓮聽了冷然如寒氷侵骨掣出那股雄劒來將萬根煩惱絲一揮而盡便隨那道士不知往那裡去了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六回終

紅樓夢第六十七回

見土儀顰卿思故里　聞秘事鳳姐訊家童

話說尤三姐自盡之後尤老娘合二姐兒賈珍賈璉等俱不勝悲慟自不必說忙命人盛殮送往城外埋葬柳湘蓮見三姐身亡痴情眷戀却被道人數句冷言打破迷關竟自截髮出家跟隨這瘋道人飄然而去不知何往暫且不表且說薛姨媽聞知湘蓮已說定了尤三姐爲妻心中甚喜正是高高興興要打算替他買房子治傢伙擇吉迎娶以報他救命之恩忽有家中小厮吵嚷三姐兒自盡了被小丫頭們聽見告知薛姨媽薛姨媽不知爲何心甚嘆息正在猜疑寶釵從園裡過來薛姨媽便對

寶釵說道我的兒你聽見了沒有你珍大嫂子的妹妹三姑娘他不是已經許定給我哥哥的義弟柳湘蓮了麽不知爲什麽自刎了那湘蓮也不知往那裡去了真正奇怪的事叫人意想不到的寶釵聽了並不在意便說道俗語說的好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也是他們前生命定前兒媽媽爲他救了哥哥商量着替他料理如今已經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依我說也只好由他罷了媽媽也不必爲他們傷感了倒是自從哥哥打江南回來了一二十日販了來的貨物想來也該發完了那同伴去的夥計們辛辛苦苦的回來幾個月了媽媽合哥哥商議商議也該請一請酬謝酬謝纔是別叫人家看着無理似的

母女正說話間見薛蟠自外而入眼中尚有淚痕一進門來便向他母親拍手說道媽媽可知道柳二哥尤三姐的事麼薛姨媽說我纔聽見說正在這裡合你妹妹說這件公案呢薛蟠道媽媽可聽見說湘蓮跟着一個道士出了家了麼薛姨媽道越發奇了怎麼柳相公那樣一個年輕的聰明人一時糊塗了就跟著道士去了呢我想你們好了一場他又無父母兄弟單身一人在此你該各處找找他纔是靠那道士能往那裡遠去左不過是在這方近左右的廟裡寺裡罷了薛蟠說何常不是呢我一聽見這個信兒就連忙帶了小厮們在各處尋找連一個影兒也沒有又去問人都說沒看見薛姨媽說你既找尋過

沒有也算把你做朋友的心盡了焉知他這一出家不是得了好處去呢只是你如今也該張羅張羅買賣二則把你自已娶媳婦應辦的事情倒早些料理料理偺們家沒人俗語說的夯雀兒先飛省的臨時丟三落四的不齊全令人笑話再者你妹妹纔說你也回家半個多月了想貨物也該發完了同你去的夥計們也該擺桌酒給他們道道乏纔是人家陪着你走了二三千里的路程受了四五個月的辛苦而且在路上又替你擔了多少的驚怕沉重薛蟠聽說便道媽媽說的很是倒是妹妹想的週到我也這樣想著只因這些日子為各處發貨鬧的腦袋都大了又為柳二哥的事忙了這幾日反倒落了一個空白

張羅了一會子到把正經事都悞了要不然定了明兒後兒下帖兒請罷薛姨媽道由你辦去罷話猶未了外面小厮進来回說管總的張大爺差人送了兩箱子東西来說這是爺各自買的不在貨賬裡面本要早送来因貨物箱子壓著没得拿昨兒貨物發完了所以今日纔送来了一面說一面又見兩個小厮搬進了兩個夾板夾的大棕箱薛蟠一見說噯喲可是我怎麽就糊塗到這步田地了特特的給媽合妹妹帶来的東西都忘了没拿了家裡来還是夥計送了來了寶釵說虧你說還是特特的帶來的纔放了一二十天要不是特特的帶來大約要放到年底下纔送來呢我看你也諸事太不留心了薛蟠笑道想

是在路上叫人把魂打吊了還没歸竅呢說着大家笑了一回便向小丫頭說出去告訴小厮們東西收下叫他們回去罷薛姨媽和寶釵因問到底是什麽東西這樣細細綁着的薛蟠便命叫兩個小厮進來解了繩子去了夾板開了鎖看時這一箱都是紬緞綾錦洋貨等家常應用之物薛蟠笑着道那一箱是給妹妹帶的親自來開母女二人看時却是些筆墨紙硯各色箋紙香袋香珠扇子扇墜花粉胭脂等物外有虎邱帶來的自行人酒令兒水銀灌的打金斗小小子沙子燈一齣一齣的泥人兒的戲用青紗罩的匣子裝着又有在虎邱山上泥捏的薛蟠的小像與薛蟠毫無相差寶釵見了別的都不理論倒是薛

蟠的小像拿着細細看了一看又看看他哥哥不禁笑起來了因叫鶯兒帶着幾個老婆子將這些東西連箱子送到園子裡去又和母親哥哥說了一回閒話纔回園子裡去這裡薛姨媽將箱子裡的東西取出一分一分的打點清楚叫同喜送給賈母並王夫人等處不提且說寶釵到了自己房中將那些頑意兒一件一件的過了目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一分一分配合妥當也有送筆墨紙硯的也有送香袋扇子香墜的也有送脂粉頭油的有单送頑意兒的只有黛玉的比別人不同且又加厚一倍一一打點完畢使鶯兒同着一個老婆子跟着送往各處這邊姐妹諸人都收了東西賞賜來使說見面再謝惟有黛玉

看見他家鄉之物反自觸物傷情想起父母雙亡又無兄弟寄居親戚家中那裡有人也給我帶些土物來想到這裡不覺的又傷起心來了紫鵑深知黛玉心腸但也不敢說破只在一旁勸道姑娘的身子多病早晚服藥這兩日看着比那些日子略好些雖說精神長了一點兒還算不得十分大好今兒寶姑娘送來的這些東西可見寶姑娘素日看著姑娘很重姑娘看著該喜歡纔是為什麼反倒傷起心來這不是寶姑娘送東西來倒叫姑娘煩惱了不成就是寶姑娘聽見反覺臉上不好看再者這裡老太太們為姑娘的病體千萬百計請好大夫配藥胗治也為是姑娘的病好這如今纔好些又這樣哭哭啼啼豈不

是自巳遭塌了自巳身子叫老太太看着添了愁煩了麽况且姑娘這病原是素日憂慮過度傷了血氣姑娘的千金貴體也別自巳看輕了紫鵑正在這裡勸解只聽見小丫頭子在院內說寶二爺來了紫鵑忙說請二爺進來罷只見寶玉進房來了黛玉讓坐畢寶玉見黛玉淚痕滿面便問妹妹又是誰氣着你了黛玉勉强笑道誰生什麽氣旁邊紫鵑將嘴向床後棹上一努寶玉會意往那裡一瞧見堆着許多東西就知道是寶釵送來的便取笑說道那裡這些東西不是妹妹要開雜貨舖啊黛玉也不答言紫鵑笑着道二爺還提東西呢因寶姑娘送了些東西來姑娘一看就傷起心來了我正再這裡勸解恰好二爺

來的狠巧替我們勸勸寶玉明知黛玉是這個緣故却也不敢提頭兒只得笑說道你們姑娘的緣故想來不爲別的必是寶姑娘送來的東西少所以生氣傷心妹妹你放心等我明年叫人往江南去給你多多的帶兩船來省得你淌眼抹泪的黛玉聽了這些話也知寶玉是爲自巳開心也不好推也不好任因說道我任憑怎麽没見過世面也到不了這步田地因送的東西少就生氣傷心我又不是兩三歲的孩子你也忒別人看得小氣了我有我的緣故你那裡知道說着眼淚又流下來了寶玉忙走到床前挨着黛玉坐下將那些東西一件一件拿起來擺弄着細瞧故意問這是什麽叫什麽名字那是什麽做的這

樣齊整這是什麼要他做什麼使用又說這一件可以擺在面前又說那一件可以放在条棹上當古董兒倒好呢一味的將些沒要緊的話來厮混黛玉見寶玉如此自已心裡倒過不去便說你不用在這裡混攪了偺們到寶姐姐那邊去罷寶玉巴不的黛玉出去散散悶解了悲痛便道寶姐姐送偺們東西偺們原該謝謝去黛玉道自家姐妹這倒不必只是到他那邊薛大哥回來了必然告訴他些南邊的古蹟兒我去聽聽只當回了家鄉一輌的說着眼圈兒又紅了寶玉便站着等他黛玉只得和他出來往寶釵那裡去了且說薛蟠聽了母親之言急下了請帖辦了酒席次日請了四位夥計俱已到齊不免說些販

賣賬目發貨之事不一時上席讓坐薛蟠挨次斟了酒薛姨媽又使人出來致意大家喝着酒說閒話兒內中一個道今兒這席上短兩個好朋友衆人齊問是誰那人道還有誰就是賈府上的璉二爺和大爺的盟弟柳二爺大家果然都想起來問着薛蟠道怎麼不請璉二爺合柳二爺來薛蟠聞言把眉一皺嘆口氣道璉二爺又往平安州去了頭兩天就起了身了那柳二爺竟別提起真是天下頭一件奇事什麼是柳二爺如今不知那裡作柳道爺去了衆人都詫異道這是怎麼說薛蟠便把湘蓮前後事體說了一遍衆人聽了越發駭異因說道怪不的前兒我們在店裡髣髣髴髴聽見人吵嚷說有一個道士三言

兩語把一個人度了去了又說一陣風刮了去了只不知是誰我們正發貨那裡有閒工夫打聽這個事去到如今還是似信不信的誰知就是柳二爺呢早知是他我們大家也該勸勸他纔是任他怎麼着也不叫他去內中一個道別是這麼着罷眾人問怎麼樣那人道柳二爺那樣個伶俐人未必是真跟了道士去罷他原會些武藝又有力量或看破那道士的妖術邪法特意跟他去在背地擺佈他也未可知薛蟠道果然如此倒也罷了世上這些妖言惑眾的人怎麼沒人治他一下子眾人道那時難道你知道了也沒找尋他去薛蟠說城裡城外那裡沒有找到不怕你們笑話我找不着他還哭了一塲呢言畢只是

長吁短歎無精打彩的不像往日高興眾夥計見他這樣光景自然不便久坐不過隨便喝了几盃酒吃了飯大家散了且說寶玉和著黛玉到寶釵處來寶玉見了寶釵便說道大哥哥辛辛苦苦的帶了東西來姐姐留着使罷又送我們寶釵笑原道不是什麼好東西不過是遠路帶來的土物兒大家看着新鮮些就是了黛玉道這些東西我們小時候倒不理會如今看見真是新鮮物兒了寶玉因笑道妹妹知道這就是俗語說的物離鄉貴其實可算什麼呢寶玉聽了這話正對了黛玉方纔的心事連忙拿話岔道明年好歹大哥哥再去時替我們多帶些來黛玉瞅了他一眼便道你要你只管說不必拉扯上人姐姐

你瞧寶哥哥不是給姐姐來道謝竟又要定下明年的東西來
了說的寶釵寶玉都笑了三個人又閒話了一回因提起黛玉
的病來寶玉勸了一回因說道妹妹若覺着身上不爽快倒要
自己勉強扎挣着出來各處走走逛逛散散心比在屋裡悶坐
着到底好些我那兩日不是覺着發懶渾身發熱只是要歪着
也因爲時氣不好怕病因此尋些事情自己混着這兩日纔覺
着好些了黛玉道姐姐說的何嘗不是我也是這麽想着呢大
家又坐了一會子方散寶玉仍把黛玉送至瀟湘館門首纔各
自回去了且說趙姨娘因見寶釵送了賈環些東西心中甚是
喜歡想道怨不得別人都說那寶丫頭好會做人很大方如今

看起來果然不錯他哥哥能帶了多少東西來他挨門兒送到
並不遺漏一處也不露出誰薄誰厚連我們這樣没時運的他
都想到了要是那林丫頭他把我們娘兒們正眼也不瞧那裡
還肯送我們東西一面想一面把那些東西翻來覆去的擺弄
瞧看一回忽然想到寶釵和王夫人的親戚爲何不到王夫人
跟前賣個好兒呢自己便蠍蠍螫螫的拿著東西走至王夫人
房中站在旁邊陪笑說道這是寶姑娘纔剛給環哥兒的難爲
寶姑娘這麽年輕的人想的這麽週到眞是大戸人家的姑娘
又展樣又大方怎麽叫人不敬奉呢怪不的老太太和太太成
日家都誇他疼他我也不敢自專就收起來特拿來給太太瞧

瞧太太也喜歡喜歡王夫人聽了早知道來意了又見他說的不倫不類也不便不理他說道你只管收了去給環哥頑罷趙姨娘來時興興頭頭誰知抹了一鼻子灰滿心生氣又不敢露出來只得訕訕的出來了到了自己房中將東西丟在一邊嘴裡咕咕噥噥自言自語道這個又算了個什麼兒呢一面坐著各自生了一回悶氣却說鶯兒帶着老婆子們送東西回來回覆了寶釵將衆人道謝的話並賞賜的銀錢都回完了那老婆子便出去了鶯兒走近前來一步挨著寶釵悄悄的說道剛纔我到璉二奶奶那邊看見二奶奶一臉的怒氣我送下東西出來時悄悄的問小紅說剛纔二奶奶從老太太屋裡回來不似

往日歡天喜地的叫了平兒去唧唧咕咕的不知說了些什麼看那個光景倒像有什麼大事的是的姑娘沒聽見那邊老太太有什麼事寶釵聽了也自己納悶想不出鳳姐是爲什麼有氣便道各人家有各人的事咱們那裡管得你去倒茶去來鶯兒於是出來自己倒茶不提且說寶玉送了黛玉回來想著黛玉的孤苦不免也替他傷感起來因要將這話告訴襲人進來時却只有麝月秋紋在屋裡因問你襲人姐姐那裡去了麝月道左不過在這幾個院裡那裡就丟了他一時不見就這樣找寶玉笑著道不是怕丟了他因我方纔到林姑娘那邊見林姑娘又正傷心呢問起來却是爲寶姐姐送了他東西他看見是

他家鄉的土物不免對景傷情我要告訴你襲人姐姐叫他過去勸勸正說著晴雯進來了因問寶玉道你回來了你又要叫勸誰寶玉將方纔的話說了一遍晴雯道襲人姐姐纔出去聽見他說要到璉二奶奶那邊去保不住還到林姑娘那裡去呢寶玉聽了便不言語秋紋倒了茶來寶玉漱了一口遞給小丫頭子心中着實不自在就隨便歪在床上郤說襲人因寶玉出門自已作了回活計忽想起鳳姐身上不好這幾天也沒有過去看看況聞賈璉出門正好大家說說話兒便告訴晴雯好生在屋裡別都出去了叫二爺回來抓不着人晴雯道噯喲這屋裡单你一個人惦記着他我們都是白閑着混飯吃的襲人笑

着也不答言就走了剛來到沁芳橋畔那時正是夏末秋初池中蓮藕新殘相間紅綠離披襲人走着沿堤看玩了一回猛擡頭看見那邊葡萄架底下有人拿着撣子在那裡撣什麽呢走到跟前郤是老祝媽那老婆子見了襲人便笑嘻嘻的迎上來說道姑娘怎麽今兒得工夫出來逛逛襲人道可不是嗎我要到璉二奶奶那裡瞧瞧去你這裡做什麽呢那婆子道我在這裡赶蜜蜂兒今年三伏裡雨水少這菓子樹上都有虫子把菓子吃的疤瘌流星的弔了好些了姑娘還不知道呢這馬蜂最可惡的一嘟嚕上只咬破兩三個兒那破的水滴到好的上頭連這一嘟嚕都是要爛的姑娘你瞧咱們說話的空兒沒赶就

落上許多了襲人道你就是不住手的趕也趕不了多少你倒是告訴買辦叫他多多做些小冷布口袋兒一嘟嚕套上一個又透風又不遭塌婆子笑道倒是姑娘說的是我今年纔管上那裏知道這個巧法兒呢因又笑着說道今年菓子雖遭塌了些味兒倒好不信摘一個姑娘嚐嚐襲人正色道這那裏使得不但沒熟吃不得就是熟了上頭還沒有供鮮偺們倒先吃了你是府裡使老了的難道連這個規矩都不懂了老祝忙笑道姑娘說的是我見姑娘很喜歡我纔敢這麽說可就把規矩錯了我可是老糊塗了襲人道這也沒有什麽只是你們有年紀的老奶奶們別先領著頭兒這麽着就好了說着遂一逕出了

園門來到鳳姐這邊一到院裡只聽鳳姐說道天理良心我在這屋裡熬的越發成了賊了襲人聽見這話知道有原故了又不好回來又不好進去遂把脚步放重些隔着窗子問道平姐姐在家裡呢麽平兒忙答應著迎出來襲人便問二奶奶也在家裡呢麽身上可大安了說着已走進來鳳姐粧著在床上歪著呢見襲人進來也笑着站起來說好些了叫你惦著怎麽這幾日不過我們這邊坐坐襲人道奶奶身上欠安本該天天過來請安纔是但只怕奶奶身上不爽快倒要靜靜兒的歇歇兒我們來了倒吵的奶奶煩鳳姐笑道煩是沒的話倒是寶兄弟屋裡雖然人多也就靠著你一個照看他也實在的離不開我

常聽見平兒告訴我說你背地裡還惦著我常常問我這就是你盡心了一面說着叫平兒挪了張杌子放在床傍邊讓襲人坐下豐兒端進茶來襲人欠身道妹妹坐着罷一面說閑話兒只見一個小丫頭子在外間屋裡悄悄的和平兒說旺兒來了在二門上伺候著呢又聽見平兒也悄悄的道知道了叫他先去回來再來別在門口兒站着襲人知他們有事又說了兩句話便起身要走鳳姐道閑來坐坐說說話兒我倒開心因命平兒送送你妹妹平兒答應着送出來只見兩三個小丫頭子都在那裡屏聲息氣齊齊的伺候着襲人不知何事便自去了却說平兒送出襲人進來回道旺兒纔來了因襲人在這裡我叫

他先到外頭等等兒這會子還是立刻叫他呢還是等着請奶奶的示下鳳姐道叫他來平兒忙叫小丫頭去傳旺兒進來這裡鳳姐又問平兒你到底是怎麼聽見說的平兒道就是頭裡那小丫頭子的話他說他在二門裡頭聽見外頭兩個小廝說這個新二奶奶比偺們舊二奶奶還俊呢脾氣兒也好不知是旺兒是誰吆喝了兩個一頓說什麼新奶奶舊奶奶的還不快悄悄兒的呢叫裡頭知道了把你的舌頭還割了呢平兒正說着只見一個小丫頭進來回說旺兒在外頭伺候着呢鳳姐聽了冷笑了一聲說叫他進來那小丫頭出來說奶奶叫呢旺兒連忙答應着進來旺兒請了安在外間門口垂手侍立鳳姐兒

道你過来我問你話旺兒纔走到裡間門傍站著鳳姐兒道你二爺在外頭弄了人你知道不知道旺兒又打着千兒回道奴才天天在二門上聽差事如何能知道二爺外頭的事呢鳳姐冷笑道你自然不知道你要知道你怎麽攔人呢旺兒見這話知道剛纔的話已經走了風了料着瞞不過便又跪回道奴才實在不知就是頭裡興兒和喜兒兩個人在那裡混說奴才吆喝了他們兩句內中深情底裡奴才不知道不敢妄回求奶奶問興兒他是長跟二爺出門的鳳姐兒聽了下死勁啐了一口罵道你們這一起沒良心的混賬忘八崽子都是一條藤兒打量我不知道呢先去給我把興兒那個忘八崽子叫了來你也

不許走問明白了他回來再問你好好好這纔是我使出来的好人呢那旺兒只得連聲答應幾個是磕了個頭爬起來出去去叫興兒却說興兒正在賬房兒裡和小廝們頑呢聽見說二奶奶叫先唬了一跳却也想不到是這件事發作了連忙跟着旺兒進來旺兒先進去回說興兒来了鳳姐兒厲聲道叫他來興兒聽見這個聲音兒早已沒了主意了只得乍着胆子進來鳳姐兒一見便說好小子啊你和你爺辦的好事啊你只實說罷興兒一聞此言又看見鳳姐兒氣色及兩邊丫頭們的光景早唬軟了不覺跪下只是磕頭鳳姐兒道論起這事來我也聽見說不與你相干但只你不早来回我知道這就是你的不是

了你要實說了我還饒你再有一句虛言你先摸摸你腔子上
幾個腦袋瓜子與兒戳戳兒的朝上磕頭道奶奶問的是什麼
事奴才和爺辦壞了鳳姐聽了一腔火都發作起來喝命打嘴
巴旺兒過來纔要打時鳳姐兒罵道什麼糊塗忘八崽子叫他
自己打用你打嗎一會子你再各人打你的嘴巴子還不遲呢
那興兒真個自己左右開弓打了自己十幾個嘴巴鳳姐兒喝
聲站住問道你二爺外頭娶了什麼新奶奶舊奶奶的事你大
概不知道啊興兒見說出這件事來越發着了慌連忙把帽子
抓下來在磚地上咕咚咕咚碰的頭山響口裏說道只求奶奶
超生奴才再不敢撒一個字兒的謊鳳姐道快說興兒直蹶蹶

的跪起來回道這事頭裏奴才也不知道就是這一天東府裏
大老爺送了殯俞祿往珍大爺廟裏去領銀子二爺同着蓉哥
兒到了東府裏道兒上爺兒兩個說起珍大奶奶那邊的二位
姨奶奶來二爺誇他好蓉哥兒哄著二爺說把二姨奶奶說給
二爺鳳姐聽到這裏使勁啐道呸沒臉的忘八蛋他是你那一
門子的姨奶奶興兒忙又磕頭說奴才該死往上瞅着不敢言
語鳳姐兒道完了嗎怎麼不說了興兒方纔又回道奶奶恕奴
才奴才纔敢回鳳姐啐道放你媽的屁這還什麼恕不恕了你
好生給我往下說好多着呢興兒又回道二爺聽見這個話就
喜歡了後來奴才也不知道怎麼就弄真了鳳姐微微冷笑道

這個自然麼你可那裡知道呢你知道的只怕都煩了呢是了
說底下的罷興兒回道後來就是蓉哥兒給二爺找了房子鳳
姐忙問道如今房子在那裡興兒道就在府後頭鳳姐兒道哦
回頭瞅着平兒道咱們都是死人哪你聽聽平兒也不敢作聲
興兒又回道珍大爺那邊給了張家不知多少銀子那張家就
不問了鳳姐道這裡頭怎麼又扯拉上什麼張家李家咧呢興
兒回道奶奶不知道這二奶奶剛說到這裡又自巳打了個嘴
巴把鳳姐兒倒慪笑了兩邊的丫頭也都抿嘴兒笑興兒想了
想說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鳳姐兒接着道怎麼樣快說呀興
兒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原來從小兒有人家的姓張叫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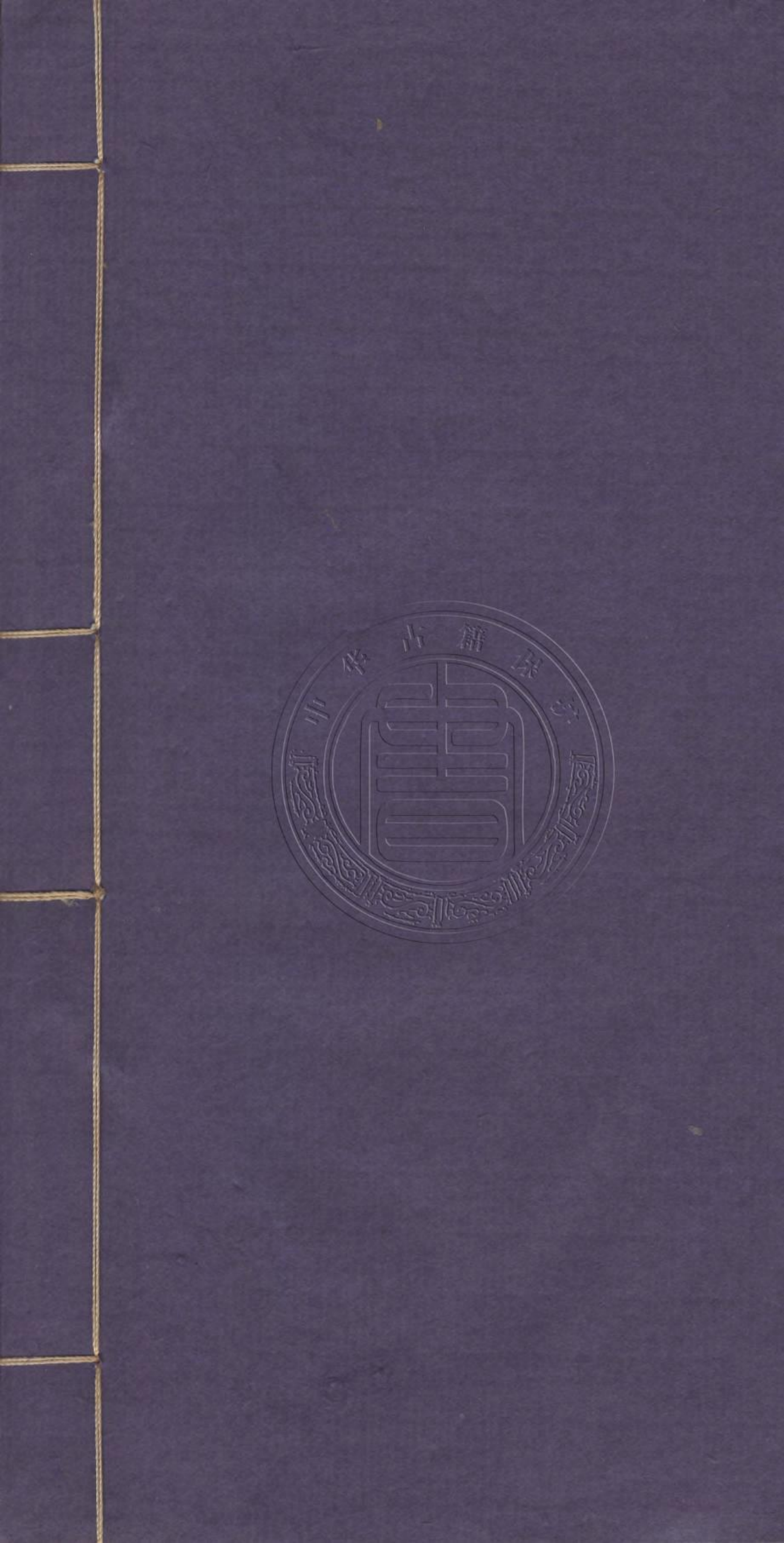
張華如今窮的待好討飯珍大爺許了他銀子他就退了親了
鳳姐兒聽到這裡點了點頭兒回頭便望丫頭們說道你們都
聽見了小忘八崽子頭裡他還說他不知道呢興兒又回道後
來二爺纔叫人裱糊了房子娶過來了鳳姐道打那裡娶過來
的興兒回道就在他老娘家抬過來的鳳姐道好嘞咧又問沒
人送親麼興兒道就是蓉哥兒還有幾個丫頭老婆子們沒別
人鳳姐道你大奶奶沒來嗎興兒道過了兩天大奶奶纔拿了
些東西來瞧的鳳姐兒笑了一笑回頭向平兒道怪道那兩天
二爺稱贊大奶奶不離嘴呢掉過臉來又問興兒誰伏侍呢自
然是你了興兒趕着磕頭不言語鳳姐又問前頭那些日子說

給那府裡辦事想來辦的就是這個了興兒回道也有辦事的時候也有往新房子裡去的時候鳳姐又問道誰和他住着呢興兒道他母親和他妹子昨兒他妹子自己抹了脖子了鳳姐道這又爲什麽興兒隨將柳湘蓮的事說了一遍鳳姐道這個人還筭造化高省了當那出名兒的忘八因又問道没了别的事了麽興兒道别的事奴才不知道奴才剛纔說的字字是實話一字虛假奶奶問出來只管打死奴才奴才也無怨的鳳姐低了一回頭便又指着興兒說道你這個猴兒崽子就該打死這有什麽瞞着我的你想着瞞了我就在你那糊塗爺跟前討了好兒了你新奶奶好疼你我不看你剛纔還有點怕懼兒不

敢撒謊我把你的腿不給你砸折了呢說着喝聲起去興兒磕了個頭纔爬起來退到後門口不敢就走鳳姐道過來我還有話呢興兒趕忙垂手敬聽鳳姐道你忙什麽新奶奶等着賞你什麽呢興兒也不敢擡頭鳳姐道你從今日不許過去我什麽時候叫你你什麽時候到遲一步兒你試試出去罷興兒忙答應幾個是退出門來鳳姐又叫道興兒興兒趕忙答應回來鳳姐道快出去告訴你二爺去是不是啊興兒回道奴才不敢鳳姐道你出去提一個字兒隄防你的皮興兒連忙答應着纔出去了鳳姐又叫旺兒呢旺兒連忙答應著過來鳳姐把眼直瞪瞪的瞅了兩三句話的工夫纔說道好旺兒狠好去罷外頭

有人提一個字兒全在你身上旺兒答應着也慢慢的退出去了鳳姐便叫倒茶小丫頭子們會意都出去了這裏鳳姐纔和平兒說你都聽見了這纔好呢平兒也不敢答言只好陪笑兒鳳姐越想越氣歪在枕上只是出神忽然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叫平兒來平兒連忙答應過來鳳姐道我想這件事竟該這麽着纔好也不必等你二爺回來再商量了未知鳳姐如何辦理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七回終


中华古籍保护


中华古籍保护

紅樓夢第六十八回

尤苦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話說賈璉起身去後偏值平安節度巡邊在外約一個月方回賈璉未得確信只得住在下處等候及至回來相見將事辦妥回程已是將近兩個月的限了誰知鳳姐早已心下算定只得賈璉前脚走了回來便傳各色匠役收什東廂房三間照依自已正室一樣粧飾陳設至十四日便回明賈母王夫人說十五日一早要到姑子廟進香去只帶了平兒豐兒周瑞媳婦旺兒媳婦四人未曾上車便將原故告訴了衆人又吩咐衆男人素衣素蓋一逕前來興兒引路一直到了門前扣門鮑二家的開

了興兒笑道快回二奶奶去大奶奶來了鮑二家的聽了這句頂梁骨走了真魂忙飛跑進去報與尤二姐尤二姐雖也一驚但已來了只得以禮相見於是忙整理衣裳迎了出來至門前鳳姐方下了車進來二姐一看只見頭上都是素白銀器身上月白緞子襖青緞子掐銀線的褂子白綾素裙眉彎柳葉高吊兩稍目橫丹鳳神凝三角俏麗若三春之桃清素若九秋之菊周瑞旺兒的二女人攙進院來二姐陪笑忙迎上來拜見張口便叫姐姐說今兒實在不知姐姐下降不曾遠接求姐姐寬恕說着便拜下去鳳姐忙陪笑還禮不迭赶着拉了二姐兒的手同入房中鳳姐在上坐二姐忙命丫頭拿褥子便行禮說妹子

年輕一從到了這裡諸事都是家母和家姐商議主張今兒自
幸相會若姐姐不棄寒微凡事求姐姐的指教情願傾心吐膽
只伏侍姐姐說着便行下禮去鳳姐忙下坐還禮口內忙說皆
因我也年輕向來總是婦人的見識一味的只勸二爺保重別
在外邊眠花宿柳恐怕叫太爺太太躭心這都是你我的痴心
誰知二爺倒錯會了我的意若是外頭包占人家姐妹瞞着家
裡也罷了如今娶了妹妹作二房這樣正經大事也是人家大
禮都不曾合我說我也勸過二爺早辦這件事果然生個一男
半女連我後來都有靠不想二爺反以我為那等妒忌不堪的
人私自辦了真真叫我有寃沒處訴我的這個心惟有天地可

表頭十天頭裡我就風聞着知道了只怕二爺又錯想了遂不
敢先說目今可巧二爺走了所以我親自過來拜見還求妹妹
體諒我的苦心起動大駕挪到家中你我姐妹同居同處彼此
合心合意的諫勸二爺謹慎世務保養身子這纔是大禮呢要
是妹妹在外頭我在裡頭妹妹白想想我心裡怎麼過的去呢
再者叫外人聽着不但我的名聲不好聽就是妹妹的名兒也
不雅況且二爺的名聲更是要緊的倒是談論咱們姐兒們還
是小事至於那起下人小人之言未免見我素昔持家太嚴背
地裡加些減話也是常情妹妹想自古說的當家人惡水缸我
要真有不容人的地方兒上頭三層公婆當中有好幾位姐姐

妹妹妯娌們怎麼容的我到今兒就是今兒二爺私娶妹妹在外頭住着我自然不願意見妹妹我如何還肯來呢拿著我們平兒說起我還勸着二爺收他呢這都是天地神佛不忍的叫這些小人們遭塌我所以纔叫我知道了我如今來求妹妹進去和我一塊兒住的使的穿的帶的總是一樣兒的妹妹這樣伶透人要肯真心幫我我也得個膀臂不但那起小人堵了他們的嘴就是二爺回來一見他也從今後悔我並不是那種吃醋調歪的人你我三人更加和氣所以妹妹還是我的大恩人呢要是妹妹不合我去我也愿意搬出來陪着妹妹住只求妹妹在二爺跟前替我好言方便方便留我個站脚的地方兒就

叫我伏侍妹妹梳頭洗臉我也是願意的說着便嗚嗚咽咽哭將起來了二姐見了這般也不免滴下淚來二人對見了禮分序坐下平兒忙也上來要見禮二姐見他打扮不凡舉止品貌不俗料定必是平兒連忙親身攙住只叫妹子快别這麼着你我是一樣的人鳳姐忙也起身笑說折死了他妹妹只管受禮他原是偺們的丫頭已後快别這麼著說着又命周瑞家的從包袱裡取出四疋上色尺頭四對金珠簪環爲拜見的禮二姐忙拜受了二人吃茶對訴已往之事鳳姐口內全是自怨自錯怨不得别人如今只求妹妹疼我二姐是個實心人便認做他是個好人想道小人不遂心誹謗主子也是常理故傾心吐膽

叙了一回竟把鳳姐認爲知己又見周瑞家等媳婦在傍邊稱揚鳳姐素日許多善政只是吃虧心太痴了反惹人怨又說已經預備了房屋奶奶進去一看便知尤氏心中早已要進去同住方好今又見如此豈有不允之禮便說原該跟了姐姐去只是這裡怎麼着呢鳳姐道這有何難妹妹的箱籠細軟只管着小厮搬了進去這些粗夯貨要他無用還叫人看着妹妹說誰妥當就叫誰在這裡二姐忙說今兒既遇見姐姐這一進去凡事只憑姐姐料理我也來的日子淺也不曾當過家事不明白如何敢作主呢這幾件箱櫃拿進去罷我也没有什麼東西那也不過是二爺的鳳姐聽了便命周瑞家的記清好生看管着

擡到東廂房去于是催着尤二姐急忙穿戴了二人攜手上車又同坐一處又悄悄的告訴他我們家的規矩大這事老太太太太一槩不知倘或知道二爺孝中娶你管把他打死了如今且别見老太太太太我們有一個花園子極大姐妹們住着容易没人去的你這一去且在園子裡住兩天等我設個法子回明白了那時再見方妥二姐道任憑姐姐裁處那些跟車的小厮們皆是預先說明的如今不進大門只奔後門來下了車赶散衆人鳳姐便帶了尤氏進了大觀園的後門來到李紈處相見了彼時大觀園裡的十停人已有九停人知道了今忽見鳳姐帶了進來引動衆人來看問二姐一一見過衆人見了他標

織和悅無不稱揚鳳姐一一的吩咐了衆人都不許在外走了
風聲若老太太太太知道我先叫你們死園裡的婆子丫頭都
素懼鳳姐的又係賈璉國孝家孝中所行之事知道關係非常
都不管這事鳳姐悄悄的求李紈收養幾天等叫明了我們自
然過去李紈見鳳姐那邊已收什房屋況在服中不好倡揚自
是正理只得收下權住鳳姐又便去將他的丫頭一概退出又
將自己的一個丫頭送他使喚暗暗吩咐他園裡的媳婦們好
生照看著他若有走失逃亡一概和你們算賬自己又去暗中
行事不提且說合家之人都暗暗的納罕說看他如何這等賢
惠起來了那二姐得了這個所在又見園裡姐妹個個相好倒

也安心樂業的自為得所誰知三日之後丫頭善姐便有些不
服使喚起來二姐因說沒了頭油了你去回一聲大奶奶拿些
個來善姐兒便道二奶奶你怎麼不知好歹沒眼色我們奶奶
天天承應了老太太又要承應這邊太太那邊太太這些姑娘
妯娌們上下幾百男女天天起來都等他的話一日少說大
事也有一二十件小事還有三五十件外頭從娘娘算起以及
王公侯伯家多少人情家裡又有這些親友的調度銀子上千
錢上萬一天都從他一個人手裡出入一個嘴裡調度那裡為
這點子小事去煩瑣他我勸你能着些兒罷咱們又不是明媒
正娶來的這是他亘古少有一個賢良人纔這樣待你若差些

見的人聽見了這話吵嚷起來把你丟在外頭死不死活不活你敢怎麼着呢一夕話說的尤氏乖了頭自爲有這一說少不得將就些罷了那善姐漸漸的連飯也怕端来給他吃了或早一頓晚一頓所拿来的東西皆是剩的二姐說過兩次他反瞪着眼叫喚起来了二姐又怕人笑他不安本分少不得忍着隔上五日八日見鳳姐一面那鳳姐却是和容悅色滿嘴裡好妹妹不離口又說倘有下人不到之處你降不住他們只管告訴我我打他們又罵丫頭媳婦說我深知你們軟的欺硬的怕背着我的眼還怕誰倘或二奶奶告訴我一個不字我要你們的命二姐見他這般好心既有他我又何必多事下人不知好歹

是常情我要告了他們受了委屈反叫人說我不賢良因此反替他們遮掩鳳姐一面使旺兒在外打聽這二姐的底細皆已深知果然已有了婆家的女婿現在纔十九歲成日在外賭博不理世業家私花盡了父母攆他出來現在賭錢場存身父親得了尤婆子二十兩銀子退了親的這女婿尚不知道原來這小夥子名叫張華鳳姐都一一盡知原委便封了二十兩銀子給旺兒悄悄命他將張華勾來養活着他寫一張狀子只要往有司衙門裡告去就告璉二爺國孝家孝的裏頭背旨瞞親仗財依勢强逼退親停妻再娶這張華也深知利害先不敢造次旺兒回了鳳姐鳳姐氣的罵道真是他娘的話怨不得俗語說

癩狗扶不上墻的你細細說給他就告我們家謀反也沒要緊不過是借他一鬧大家沒臉要鬧大了我這裏自然能彀平服的旺兒領命只得細說與張華鳳姐又吩咐旺兒他若告了你你就和他對詞去如此如此我自有道理旺兒聽了有他做主便又命張華狀子上添上自已說你只告我來旺的過付一應調唆二爺做的張華便得了主意和旺兒商議定了寫一張狀子次日便往都察院處喊了寃察院坐堂看狀子是告賈璉的事上面有家人來旺一人只得遣去賈府傳來旺兒來對詞青衣不敢擅入只命人帶信那旺兒正等着此事不用人帶信早在這條街上等候見了青衣反迎上去笑道起動衆位弟兄必

是兄弟的事犯了說不得快來套上衆青衣不敢只說好哥哥你去罷別鬧了於是來至堂前跪了察院命將狀子給他看旺兒故意看了一遍碰頭說道這事小的盡知的主人實有此事但這張華素與小的有仇故意拉小的在內其中還有人求老爺再問張華碰頭道雖還有人小的不敢告他所以只告他下人旺兒故意的說糊塗東西還不快說出來這是朝廷公堂上憑是主子也要說出來張華便說出賈蓉來察院聽了無法只得去傳賈蓉鳳姐又差了慶兒暗中打聽告下來了便忙將王信喚來告訴他此事命他托察院只要虛張聲勢驚唬而已又拿了三百銀子給他去打點是夜王信到了察院私宅安了根

子那察院深知原委收了贓銀次日回堂只說張華無賴因拖欠了賈府銀兩妄捏虛詞誣賴良人都察院素與王子騰相好王信也只到家說了一聲况是賈府之人巴不得了事便也不提此事且都收下只傳賈蓉對詞且說賈蓉等正忙着賈璉之事忽有人來報信說有人告你們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快作道理賈蓉慌忙來回賈珍賈珍說我却早防着這一著倒難為他這麼大膽子即刻封了二百銀子着人去打點察院又命家人去對詞正商議間又報西府二奶奶來了賈珍聽了這話倒吃了一驚忙要和賈蓉藏躲不想鳳姐已經進來了說好大哥哥帶着兄弟們幹的好事賈蓉忙請安鳳姐拉了他就進來賈珍

還笑說好生伺候你嬸娘吩咐他們殺牲口備飯說着便命備馬躲往別處去了這裡鳳姐帶着賈蓉走進上屋尤氏也迎出來了見鳳姐氣色不善忙說什麼事情這麼忙鳳姐照臉一口唾沫啐道你尤家的丫頭沒人要了偷着只往賈家送難道賈家的人都是好的普天下死絕了男人了你就愿意給也要三媒六証大家說明成個體統纔是你痰迷了心脂油朦了竅國孝家孝兩層在身就把個人送了來這會子叫人告我們連官場中都知道我利害吃醋如今指名提我要休我我到了這裡幹錯了什麼不是你這麼利害或是老太太太太有了話在你心裡叫你們做這個圈套擠出我去如今偕們兩個一同去見

官分証明白回來咱們公同請了合族中人大家覿面說個明
白給我休書我就走一面說一面大哭拉着尤氏只要去見官
急的賈蓉跪在地下碰頭只求嬸娘息怒鳳姐一面又罵賈蓉
天打雷劈五鬼分尸的沒良心的東西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
厚成日家調三窩四幹出這些沒臉面沒王法敗家破業的營
生你死了的娘陰靈兒也不容你祖宗也不容你還敢來勸我
一面罵着揚手就打唬的賈蓉忙碰頭說道嬸娘別動氣只求
嬸娘別看這一時侄兒千日的不好還有一日的好實在嬸娘
氣不平何用嬸娘打等我自已打嬸娘只別生氣說著就自已
舉手左右開弓自已打了一頓嘴把子又自已問着自已說已

後可還再顧三不顧四的不了已後還單聽叔叔的話不聽嬸
娘的話不了嬸娘是怎麼樣待你你這麼沒天理沒良心的衆
人又要勸又要笑又不敢笑鳳姐兒滾到尤氏懷裡嚎天動地
大放悲聲只說給你兄弟娶親我不惱為什麼使他違旨背親
把混賬名兒給我背着咱們只去見官省了捕快皂隸來拿再
者咱們過去只見了老太太太太和衆族人等大家公議了我
既不賢良又不容男人買妾只給我一紙休書我即刻就走你
妹妹我也親身接了來家生怕老太太太太生氣也不敢回現
在三茶六飯金奴銀婢的住在園裡我這裡赶着收什房子和
我一樣的只等老太太知道了原說下接過來大家安分守已

的我也不提舊事了誰知又是有了人家的不知你們幹的什麼事我一槩又不知道如今告我我昨日急了總然我出去見官也丟的是你賈家的臉少不得偷把太太的五百兩銀子去打點如今把我的人還鎖在那裡說了又哭哭了又罵後來又放聲大哭起祖宗爺娘來又要尋死撞頭把個尤氏揉搓成一個麵團兒衣服上全是眼淚鼻涕並無別話只罵賈蓉混賬種子和你老子做的好事我當初就說使不得鳳姐兒聽說這話哭着搬著尤氏的臉問道你發昏了你的嘴裡難道有茄子塞著不就是他們給你嚼子啣上了爲什麼你不來告訴我去你要告訴了我這會子不平安了怎麼得驚官動府鬧到這步田

地你這會子還怨他們自古說妻賢夫禍少表壯不如裡壯你但凡是個好的他們怎敢鬧出這些事來你又沒才幹又沒口齒鋸了嘴子的葫蘆就只會一味瞎小心應賢良的名兒說着啐了幾口尤氏也哭道何曾不是這樣你不信問問跟的人我何曾不勸的也要他們聽叫我怎麼樣呢怨不得妹妹生氣我只好聽着罷了衆姬妾丫頭媳婦等已是黑壓壓跪了一地陪笑求說二奶奶最聖明的雖是我們奶奶的不是奶奶也作踐彀了當着奴才們奶奶們素日何等的好來如今還求奶奶給留點臉兒說着捧上茶來鳳姐也摔了一回止了哭挽頭髮又喝罵賈蓉出去請你父親來我對面問他問親大爺的孝纔五

七侄兒娶親這個禮我竟不知道我問問也好學着日後教導你們賈蓉只跪著磕頭說這事原不與父母相干都是侄兒一時吃了屎調唆着叔叔做的我父親也並不知道嬸娘要鬧起來了侄兒也是個死只求嬸娘責罰侄兒侄兒謹領這官司還求嬸娘料理侄兒竟不能幹這大事嬸娘是何等樣人豈不知俗語說的胳膊折了在袖子裡姪兒糊塗死了既做了不肖的事就和那猫兒狗兒一般少不得還要嬸娘費心費力將外頭的事壓住了纔好只當嬸娘有這個不孝的兒子就惹了禍少不得委屈還要疼他呢說着又磕頭不絕鳳姐兒見了賈蓉這般心裡早軟了只是礙着衆人面前又難改過口來因歎了一

口氣一面拉起来一面拭淚向尤氏道嫂子也別惱我我是年輕不知事的人一聽見有人告訴了把我嚇昏了纔這麽着急的顧前不顧後了可是蓉兒說的胳膊折了在袖子裡剛纔的話嫂子可別惱還得嫂子在哥哥跟前替我先把這官司摟下去纔好尤氏賈蓉一齊都說嬸娘放心橫竪一點兒連累不著叔叔嬸娘方纔說用過了五百兩銀子少不得我們娘兒們打點五百兩銀子給嬸娘送過去好補上那有叫嬸娘又添上虧空的理那越發我們該死了但還有一件老太太太太們跟前嬸娘還要週全方便別提這些話纔好鳳姐又冷笑道你們饒壓着我的頭幹了事這會子反哄着我替你們週全我就是個

傻子也傻不到如此嫂子的兄弟是我的什麽人嫂子既怕他絕了後我難道不更比嫂子更怕絕後嫂子的妹子就合我的妹子一樣我一聽見這話連夜喜歡的連覺也睡不成趕着傳人收什了屋子就要接進來同住倒是奴才小人的見識他們倒說奶奶太性急若是我們的主意先回了老太太太太看是怎麽樣再收什房子去接也不遲我聽了這話叫我要打要罵的纔不言語了誰知偏不稱我的意偏偏兒的打嘴半空裡跑出一個張華來告了一狀我聽見了嚇的兩夜没合眼兒又不敢聲張只得求人去打聽這張華是什麽人這樣大膽打聽了兩日誰知是個無賴的花子小子們說原是二奶奶許了他的

他如今急了凍死餓死也是個死現在有這個禮他抓住總然死了死的倒比凍死餓死還值些怎麽怨的他告呢這事原是爺做的太急了國孝一層罪家孝一層罪背着父母私娶一層罪停妻再娶一層罪俗語說拚着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他窮瘋了的人什麽事做不出來況且他又拿着這滿禮不告等請不成嫂子說我就是個韓信張良聽了這話也把智謀嚇回去了你兄弟又不在家又没個人商量少不得拿錢去墊補誰知越使錢越叫人拿住刀靶兒越發來訛我是耗子尾巴上長瘡多少膿血兒所以又急又氣少不得來找嫂子尤氏賈蓉不等說完都說不必操心自然要料理的賈蓉又道那張華不過

是窮急故捨了命纔告偺們如今想了一個法兒竟許他些銀子只叫他應個妄告不實之罪偺們替他打點完了官司他出來時再給他些銀子就完了鳳姐兒咂着嘴兒笑道難爲你想怨不得你顧一不顧二的做出這些事來原來你竟是這麼個有心胸的我往日錯看了你了若你說的這話他暫且依了日打出官司來又得了銀子眼前自然了事這些人旣是無賴的小人銀子到手三天五天一光了他又來找事訛詐再要叨蹬起來偺們雖不怕終久就心擱不住他說旣沒毛病爲什麼反給他銀子賈蓉原是個明白人聽如此一說便笑道我還有個主意來是是非人去是是非者這事還得我了纔好如今我竟

問張華個主意或是他定要人或是他願意了事得錢再娶他若說一定要人少不得我去勸我二姨娘叫他出來還嫁他去若說要錢我們少不得給他些個鳳姐兒忙道雖如此說我斷捨不得你姨娘出去我也斷不肯使他出去他要出去了偺們家的臉在那裡呢依我說只寧可多給錢爲是賈蓉深知鳳姐兒口雖如此心却是巴不得只要本人出來他却做賢良人如今怎麼說且只好怎麼依着鳳姐兒又說外頭好處了家裡終久怎麼樣呢你也和我過去回明了老太太太太纔是尤氏又慌了拉鳳姐兒討主意怎麼撒謊纔好鳳姐冷笑道旣沒這本事誰叫你幹這樣事這會子這個腔兒我又看不上待要不出

個主意我又是個心慈面軟的人憑人撮弄我我還是一片傻心腸兒說不得等我應起來如今你們只別露面我只領了你妹妹去給老太太太太們磕頭只說原係你妹妹我看上了狠好正因我不大生長原說買兩個人放在屋裡的今既見了你妹妹狠好而且又是親上做親的我愿意娶來做二房皆因家中父母姊妹親近一槩死了日子又難不能度日若等百日之後無奈無家無業實在難等就算我的主意接進來了已經厢房收什出來了暫且住着等滿了孝再圓房兒仗着我這不害臊的臉死活賴去有了不是也尋不着你們了你們娘兒兩個想想可使得尤氏賈蓉一齊笑說到底是嬸娘寬洪大量足智多謀等事妥了少不得我們娘兒們過去拜謝鳳姐兒道罷呀還說什麼拜謝不拜謝又指着賈蓉道今日我纔知道你了說着把臉却一紅眼圈兒也紅了似有多少委屈的光景賈蓉忙陪笑道罷了少不得擔待我這一次說着忙又跪下了鳳姐兒扭過臉去不理他賈蓉纔笑着起來了這裡尤氏忙命丫頭們舀水取粧奩伏侍鳳姐兒梳洗了赶忙又命預備晚飯鳳姐兒執意要回去尤氏攔著道今日二嬸子要這麽走了我們什麽臉還過那邊去呢賈蓉旁邊笑著勸道好嬸娘親嬸娘已後蓉兒要不真心孝順你老人家天打雷劈鳳姐瞅了他一眼啐道誰信你這說到這裡又咽住了一面老婆丫頭們擺上酒菜

來尤氏親自遞酒佈菜賈蓉又跪着敬了一鍾酒鳳姐便合尤氏吃了飯丫頭們遞了漱口茶又捧上茶來鳳姐喝了兩口便起身回去賈蓉親身送過來進門時又悄悄的央告了幾句私心話鳳姐也不理他只得快快的回去了且說鳳姐進園中將此事告訴尤二姐又說我怎麽操心又怎麽打聽須得如此如此方保得衆人無罪少不得借們按着這個法兒來纔好不知鳳姐又想出什麽計策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八回終

紅樓夢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生吞金自逝

話說尤二姐聽了又感謝不盡只得跟了他來尤氏那邊怎好不過來呢少不得也過來跟著鳳姐去回鳳姐笑說你只別說話等我去說尤氏道這個自然但有了不是往你身上推就是了說着大家先至賈母屋裡正值賈母和園裡姊妹們說笑解悶兒忽見鳳姐帶了一個絕標緻的小媳婦兒進來忙覷著眼瞧說這是誰家的孩子好可憐見兒的鳳姐上來笑道老祖宗細細的看看好不好說着忙拉二姐兒說這是太婆婆了快磕頭二姐兒忙行了大禮鳳姐又指著衆姐妹說這是某人某人

太太瞧過回來好見禮二姐兒聽了只得又從新故意的問過垂頭站在傍邊賈母上下瞧了瞧仰着臉想了想因又笑問這孩子我倒像那裡見過他好眼熟啊鳳姐忙又笑說老祖宗且別講那些只說比我俊不俊賈母又帶上眼鏡命鴛鴦琥珀把那孩子拉過來我瞧瞧肉皮兒衆人都抿著嘴兒笑推他上去賈母細瞧了一遍又命琥珀拿出他的手來我瞧瞧賈母瞧畢摘下眼鏡來笑說道狠齊全我看比你還俊呢鳳姐聽說笑着忙跪下將尤氏那邊所編之話一五一十細細的說了一遍少不得老祖宗發慈心先許他進來住一年後再圓房兒賈母聽了道這有什麼不是既你這樣賢良狠好只是一年後纔圓得

房鳳姐聽了叩頭起來又求賈母着兩個女人一同帶去見太太們說是老祖宗的主意賈母依允遂使二人帶去見了邢夫人等王夫人正因他風聲不雅深為憂慮見他今行此事豈有不樂之理于是尤二姐自此見了天日挪到廂房居住鳳姐一面使人暗暗調唆張華只叫他要原妻這裏還有許多陪送外還給他銀子安家過活張華原無膽無心告賈家的後來又見賈蓉打發了人對詞那人原說的張華先退了親我們原是親戚接到家裏住着是真並無強娶之說皆因張華拖欠我們的債務追索不給方誣賴小的主兒那察院都和賈王兩處有瓜葛況又受了賄只說張華無賴以窮訛詐狀子也不收打了一

頓趕出來慶兒在外替張華打點也沒打重又調唆張華說這親原是你家定的你只要親事官必還斷給你於是又告王信那邊又透了消息與察院察院便批張華借欠賈宅之銀令其限內按數交還其所定之親仍令其有力時娶回又傳了他父親來當堂批准他父親亦係慶兒說明樂得人財兩得便去賈家領人鳳姐一面嚇的來回賈母說如此這般都是珍大嫂子幹事不明那家並沒退準惹人告了如此官斷賈母聽了忙喚尤氏過來說他做事不妥既你妹子從小與人指腹為婚又沒退斷叫人告了這是什麼事尤氏聽了只得說他連銀子都收了怎麼沒準鳳姐在傍說張華的口供上現說沒見銀子也沒

見人去他老子又說原是親家說過一次並沒應准親家死了你們就接進去做二房如此沒對証的話只好由他去混講幸而璉二爺不在家不曾圓房這還無妨只是人已來了怎好送回去豈不傷臉賈母道又沒圓房沒的强占人家有夫之人名聲也不好不如送給他去那裡尋不出好人來尤二姐聽了又回賈母說我母親實在某年某月某日給了他二十兩銀子退准的他因窮極了告又翻了口我姐姐原沒錯辦賈母聽了便說可見刁民難惹既這樣鳳丫頭去料理料理鳳姐聽了無法只得應着回來只命人去找賈蓉賈蓉深知鳳姐之意若要使張華領回成何體統便回了賈珍暗暗遣人去說張華你如今

旣有許多銀子何必定要原人若只管執定主意豈不怕爺們一怒尋出一個由頭你死無葬身之地你有了銀子回家去什麼好人尋不出來你若走呢還賞你些路費張華聽了心中想了一想這倒是好主意和父母商議已定約共也得了有百金父子次日起了五更便回原籍去了賈蓉打聽的真了來回了賈母鳳姐說張華父子妄告不實懼罪逃走官府亦知此情也不追究大事完畢鳳姐聽了心中一想若必定着張華帶回二姐兒去未免賈璉回來再花幾個錢包占住不怕張華不依還是二姐兒不去自己拉絆着還妥當且再作道理只是張華此去不知何往倘或他再將此事告訴了別人或日後再尋出這

由頭來翻案豈不是自已害了自已原先不該如此把刀靶兒遞給外人哪因此後悔不迭復又想了一個主意出來悄命旺兒遣人尋着了他或說他做賊和他打官司將他治死或暗使人筭計務將張華治死方剪草除根保住自已的名聲旺兒領命出來回家細想人已走了完事何必如此大做人命關天非同兒戲我且哄過他去再作道理因此在外躲了幾日回來告訴鳳姐只說張華因有幾兩銀子在身上逃去第三日在京口地界五更天已被截路打悶棍的打死了他老子唬死在店房在那裡驗尸掩埋鳳姐聽了不信說你要撒謊我再使人打聽出來敲你的牙自此方丢過不究鳳姐和尤二姐和美非常竟

比親姊妹還勝幾倍那賈璉一日事畢回來先到了新房中已經靜悄悄的關鎖只有一個看房子的老頭兒賈璉問起原故老頭子細說原委賈璉只在鐙中跌足少不得來見賈赦和邢夫人將所完之事回明賈赦十分歡喜說他中用賞了他一百兩銀子又將房中一個十七歲的丫鬟名喚秋桐賞他爲妾賈璉叩頭領去喜之不盡見了賈母合家衆人回來見了鳳姐未免臉上有些愧色誰知鳳姐反不似往日容顏同尤二姐一同出來叙了寒溫賈璉將秋桐之事說了未免臉上有些得意驕矜之色鳳姐聽了忙命兩個媳婦坐車到那邊接了來心中一刺未除又平空添了一刺說不得且吞聲忍氣將好顏面換出

來遊餘一面又命擺酒接風一面帶了秋桐來見賈母與王夫人等賈璉心中也暗暗的納罕且說鳳姐在家外面待尤二姐自不必說的只是心中又懷別意無人處只和尤二姐說妹妹的名聲狠不好聽連老太太太太們都知道了說妹妹在家做女孩兒就不乾淨又和姐夫來往太寄沒人要的你揀了來還不休了再尋好的我聽見這話氣的什麽兒是的後來打聽是誰說的又察不出來日久天長這些奴才們跟前怎麽說嘴呢我反弄了魚頭來折說了兩遍自己先氣病了茶飯也不吃除了平兒衆丫頭媳婦無不言三語四指桑說槐暗相譏刺且說秋桐自以爲係賈赦所賜無人僭他的連鳳姐平兒皆不放在

眼裡豈容那先姦後娶沒人抬舉的婦女鳳姐聽了暗樂自從粧病便不和尤二姐吃飯每日只命人端了菜飯到他房中去吃那茶飯都係不堪之物平兒看不過自己拿錢出來弄菜給他吃或是有時只說和他園中逛逛在園中廚內另做了湯水給他吃也無人敢回鳳姐只有秋桐碰見了便去說舌告訴鳳姐說奶奶名聲生是平兒弄壞了的這樣好菜好飯浪著不吃却往園裡去偷吃鳳姐聽了罵平兒說人家養猫會拿耗子我的猫倒咬鷄平兒不敢多說自此也就遠着了又暗恨秋桐園中姊妹一干人暗爲二姐耽心雖都不敢多言却也可憐每常無人處說起話來二姐便淌眼抹淚又不敢抱怨鳳姐兒因既

一點壞形賈璉來家時見了鳳姐賢良也便不留心況素昔見賈赦姬妾丫鬟最多賈璉每懷不軌之心只未敢下手今日天緣湊巧竟把秋桐賞了他真是一對烈火乾柴如膠投漆燕爾新婚連日那裏拆得開賈璉在二姐身上之心也漸漸淡了只有秋桐一人是命鳳姐雖恨秋桐且喜借他先可發脫二姐用借刀殺人之法坐山觀虎鬥等秋桐殺了尤二姐自己再殺秋桐主意已定沒人處常又私勸秋桐說你年輕不知事他現是二房奶奶你爺心坎兒上的人我還讓他三分你去硬碰他豈不是自尋其死那秋桐聽了這話越發惱了天天大口亂罵說奶奶是軟弱人那等賢惠我却做不來奶奶把素日的威風怎

麼都沒了奶奶寬洪大量我却眼裡揉不下沙子去讓我和這娼婦做一回他纔知道呢鳳姐兒在屋裡只粧不敢出聲兒氣的尤二姐在房裡哭泣連飯也不吃又不敢告訴賈璉次日賈母見他眼睛紅紅的腫了問他又不敢說秋桐正是抓乖賣俏之時他便悄悄的告訴賈母王夫人等說他專會作死好好的成天喪聲嚎氣背地裡咒二奶奶和我早死了好和二爺一心一計的過賈母聽了便說人太生嬌俏了可知心就嫉妒了鳳丫頭倒好意待他他倒這樣爭鋒吃醋可知是個賤骨頭因此漸次便不大喜歡衆人見賈母不喜不免又往上踐踏起來弄得這尤二姐要死不能要生不得還是虧了平兒時常背着鳳

姐與他排解那尤二姐原是花爲腸肚雪作肌膚的人如何經得這般折磨不過受了一月的暗氣便懨懨得了一病四肢懶動茶飯不進漸次黃瘦下去夜來合上眼只見他妹妹手捧鴛鴦寶劍前來說姐姐你爲人一生心癡意軟終久吃了虧休信那妒婦花言巧語外作賢良內藏奸滑他發狠定要弄你一死方罷若妹子在世斷不肯令你進來就是進來亦不容他這樣此亦係理數應然只因你前生淫奔不才使人家喪倫敗行故有此報你依我將此劍斬了那妒婦一同回至警幻案下聽其發落不然你白白的喪命也無人憐惜的尤二姐哭道妹妹我一生品行既虧今日之報既係當然何必又去殺人作孽三

姐兒聽了長嘆而去這二姐驚醒却是一夢等賈璉來看時因無人在側便哭着合賈璉說我這病不能好了我來了半年腹中已有身孕但不能預知男女倘老天可憐生下來還可若不然我的命還不能保何況於他賈璉亦哭說你只管放心我請名人來醫治於是出去卽刻請醫生誰知王太醫此時也病了又謀幹了軍前效力回來好討廕封的小廝們走去便仍舊請了那年給晴雯看病的太醫胡君榮來胗視了說是經水不調全要大補賈璉便說已是三月庚信不行又常嘔酸恐是胎氣胡君榮聽了復又命老婆子請出手來再看了半日說若論胎氣肝脉自應洪大然木盛則生火經水不調亦皆因肝木所致

醫生要大膽須得請奶奶將金面略露一露醫生觀看氣色方敢下藥賈璉無法只得命將帳子掀起一縫尤二姐露出臉來胡君榮一見早已魂飛天外那裡還能辨氣色一時掩了帳子賈璉陪他出來問是如何胡太醫道不是胎氣只是瘀血凝結如今只以下瘀通經要緊於是寫了一方作辭而去賈璉令人送了藥禮抓了藥來調服下去只半夜光景尤二姐腹痛不止誰知竟將一個已成形的男胎打下來了於是血行不止二姐就昏迷過去賈璉聞知大罵胡君榮一面遣人再去請醫調治一面命人去找胡君榮胡君榮聽了早已捲包逃走這裡太醫便說本來血氣虧弱受胎以來想是着了些氣惱鬱結于中這

位先生誤用虎狼之劑如今大人元氣十傷八九一時難保就愈煎在二藥並行還要一些閒言閒事不聞庶可望好說畢而去也開了個煎藥方子並調元散鬱的丸藥方子去了急的賈璉便查誰請的姓胡的來一時查出便打了個半死鳳姐比賈璉更急十倍只說偺們命中無子好容易有了一個遇見這樣沒本事的大夫來于是天地前燒香禮拜自已通誠禱告說我情愿有病只求尤氏妹子身體大愈再得懷胎生一男子我愿吃常齋念佛賈璉眾人見了無不稱贊賈璉與秋桐在一處鳳姐又做湯做水的着人送與二姐又叫人出去算命打卦偏算命的回來又說係屬兎的陰人沖犯了大家算將起來只有秋

桐一人屬寃見說他冲的秋桐見賈璉請醫調治打人罵狗爲二姐十分盡心他心中早浸了一缸醋在內了今又聽見如此說他冲了鳳姐兒又勸他說你暫且別處躲幾日再來秋桐便氣得哭罵道理那起餓不死的雜種混嚼舌根我和他井水不犯河水怎麽就冲了他好個愛八哥兒在外頭什麽八不見偏來了就冲了我還要問問他呢到底是那裡來的孩子他不過哄我們那個綿花耳朶的爺罷了總有孩子也不知張姓王姓的奶奶希罕那雜種羔子我不喜歡誰不會養一年半載養一個倒還是一點攙雜沒有的呢衆人又要笑又不敢笑可巧邢夫人過來請安秋桐便告訴邢夫人說二爺二奶奶要攆我回

去我沒了安身之處太太好歹開恩邢夫人聽說便數落了鳳姐兒一陣又罵賈璉不知好歹的種子憑他怎麽樣是老爺給的爲個外來的攆他連老子都沒了說着賭氣去了秋桐更又得意越發走到窗戶根底下大罵起來尤二姐聽了不免更添煩惱晚間賈璉在秋桐房中歇了鳳姐已睡平兒過尤二姐那邊來勸慰了一番尤二姐哭訴了一回平兒又囑咐了幾句夜已深了方去安息這裡尤二姐心中自思病已成勢日無所養反有所傷料定必不能好况胎已經打下無甚懸心何必受這些零氣不如一死倒還干淨常聽見人說金子可以墜死人豈不比上吊自刎又干淨想畢扎挣起來打開箱子便找出一塊

金也不知多重哭了一回外邊將近五更天氣那二姐咬牙狠命便吞入口中幾次直脖方咽了下去于是赶忙將衣裳首飾穿戴齊整上炕躺下當下人不知鬼不覺到第二日早辰了鬟媳婦們見他不叫人樂得自已梳洗鳳姐秋桐都上去了平兒看不過說丫頭們就只配沒人心的打著罵着使也罷了一個病人也不知可憐可憐他雖好性兒你們也該拿出個樣兒來別太過逾了墻倒衆人推丫環聽了急推房門進來看時却穿戴的齊齊整整死在炕上於是方嚇慌了喊叫起來平兒進來瞧見不禁大哭衆人雖素昔懼怕鳳姐然想二姐兒實在溫和憐下如今死去誰不傷心落淚只不敢與鳳姐看見當下合宅

皆知賈璉進來摟尸大哭不止鳳姐也假意哭道狠心的妹妹你怎麽丟下我去了辜負了我的心尤氏賈蓉等也都來哭了一塲勸住賈璉賈璉便回了王夫人討了梨香院停放五日挪到鐵檻寺去王夫人依允賈璉忙命人去往梨香院收拾停靈將二姐兒擡上去用衾单蓋了八個小厮和八個媳婦圍隨抬往梨香院來那裡已請下天文生擇定明日寅時入殮大吉五日出不得七日方可賈璉道竟是七日因家叔家兄皆在外小喪不敢久停天文生應諾寫了殃榜而去寶玉一早過來陪哭一塲衆族人也都來了賈璉忙進去找鳳姐要銀子治辦喪事鳳姐兒見抬了出去推有病同老太太太太說我病著忌三房

不許我去我因此也不出來穿孝且往大觀園中來遶過羣山至北界墻根下往外聽了一言半語回來又回賈母說如此這般賈母道信他胡說誰家癆病死的孩子不燒了也認眞開喪破土起來既是二房一塲也是夫妻情分停五七日抬出來或一燒或亂葬埋上埋了完事鳳姐笑道可是這話我又不敢勸他正說着丫嬛來請鳳姐說二爺在家等着奶奶拿銀子呢鳳姐兒只得來了便問他什麼銀子家裡近日艱難你還不知道咱們的月例一月趕不上一月昨兒我把兩個金項圈當了三百銀使剩了還有二十幾兩你要就拿去說着便命平兒拿出來遞給賈璉指著賈母有話又去了恨的賈璉無話可說只得

開了尤氏箱籠去拿自己體己及開了箱櫃一點無存只有些拆簪爛花並幾件半新不舊的細絹衣裳都是尤二姐素日穿的不禁又傷心哭了想着他死的不分明又不敢說只得自己用個包袱一齊包了也不用小厮丫嬛來拿自己提著來燒平兒又是傷心又是好笑忙將二百兩一包碎銀子偷出來悄遞與賈璉說你別言語纔好你要哭外頭有多少哭不得又跑了這裡來點眼賈璉便說道你說的是接了銀子又將一條汗巾遞與平兒說這是他家常繫的你好生替我收着做個念心兒平兒只得接了自己收去賈璉收了銀子命人買板進來連夜趕造一面分派了人口守靈晚上自己也不進去只在這裡伴

宿放了七日想着二姐舊情雖不大敢作聲勢却也不免請些
僧道超度亡靈一時賈母忽然來了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六十九回終

紅樓夢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塡柳絮詞

話說賈璉自在梨香院伴宿七日夜天天僧道不斷做佛事賈母喚了他去吩咐不許送往家廟中賈璉無法只得又和時覺說了就在尤三姐之上點了一個穴破土埋葬那日送殯只不過族中人與王姓夫婦尤氏婆媳而已鳳姐一應不管只憑他自去辦理又因年近歲逼諸事煩雜不算外又有林之孝開了一個人單子來回共有八個二十五歲的單身小厮應該娶妻成房的等裡面有該放的丫頭好求指配鳳姐看了先來問賈母和王夫人大家商議雖有幾個應該發配的奈各人皆有緣

故第一個鴛鴦發誓不去自那日之後一向未與寶玉說話也不盛粧濃飾衆人見他志堅也不好相强第二個琥珀現又有病這次不能了彩雲因近日和賈環分崩也染了無醫之症只有鳳姐兒和李紈房中粗使的大丫頭發出去了其餘年紀未足令他們外頭自娶去了原來這一向因鳳姐兒病了李紈探春料理家務不得閒暇接着過年過節許多雜事竟將詩社擱起如今仲春天氣雖得了工夫爭奈寶玉因柳湘蓮遁跡空門又聞得尤三姐自刎尤二姐被鳳姐逼死又兼柳五兒自那夜監禁之後病越重了連連接接閒愁胡恨一重不了一重添弄的情色若痴語言常亂似染怔忡之病慌的襲人等又不致回

賈母只百般逗他頑笑這日清晨方醒只聽得外間屋内咭咭呱呱笑聲不斷襲人因笑說你快出去拉拉罷晴雯和麝月兩個人按住芳官那裡隔肢呢寶玉聽了忙披上灰鼠長襖出來一瞧只見他三人被褥尚未疊起大衣也未穿那晴雯只穿着葱綠杭紬小襖紅綢子小衣兒披着頭髮騎在芳官身上麝月是紅綾抹胸披着一身舊衣在那裡抓芳官的肋肢芳官却仰在炕上穿着撒花緊身兒紅褲綠襪兩脚亂蹬笑的喘不過氣來寶玉忙笑說兩個大的欺負一個小的等我來撓你們說着也上床來隔肢晴雯晴雯觸癢笑的忙丟下芳官來合寶玉對抓芳官趁勢將晴雯按倒襲人看他四人滾在一處倒好笑因

說道仔細凍着了可不是頑的都穿上衣裳罷忽見碧月進來說昨兒晚上奶奶在這裡把塊絹子忘了去不知可在這裡沒有春燕忙應道有我在地下撿起來不知是那一位的纔洗了剛晾着還沒有乾呢碧月見他四人亂滾因笑道倒是你們這裡熱鬧大清早起就咭咭呱呱的頑成一處寶玉笑道你們那裡人也不少怎麼不頑碧月道我們奶奶不頑把兩個姨娘和姑娘也都拘住了如今琴姑娘跟了老太太前頭去更冷冷清清的了兩個姨娘到明年冬天也都家去了那纔冷清呢你瞧瞧寶姑娘那裡出去了一個香菱就像短了多少人是的把個雲姑娘落了單了正說着見湘雲又打發了翠縷來說請二

翁快出去瞧好詩寶玉聽了忙梳洗出去果見黛玉寶釵湘雲寶琴探春都在那裡手裡拿着一篇詩看見他來時都笑道這會子還不起來偺們的詩社散了一年也沒有一個人作興作興如今正是初春時節萬物更新正該鼓舞另立起來纔好湘雲笑道一起詩社時是秋天就不發達如今卻好萬物逢春偺們重新整理起這個社來自然要有生趣了况這首桃花詩又好就把海棠社改作桃花社豈不大妙呢寶玉聽著點頭說很好且忙著要詩看衆人都又說偺們此時就訪稻香老農去大家議定好起社說着一齊站起來都往稻香村來寶玉一壁走一壁看寫着是

桃花行

桃花簾外東風軟　桃花簾內晨妝懶
簾外桃花簾內人　人與桃花隔不遠
東風有意揭簾櫳　花欲窺人簾不捲
桃花簾外開仍舊　簾中人比桃花瘦
花解憐人花亦愁　隔簾消息風吹透
風透簾櫳花滿庭　庭前春色倍傷情
閒苔院落門空掩　斜日欄杆人自凭
凭欄人向東風泣　茜裙偷傍桃花立
桃花桃葉亂紛紛　花綻新紅葉凝碧

樹樹煙封一萬株　烘樓照壁紅模糊
天機燒破鴛鴦錦　春酣欲醒移珊枕
侍女金盆進水來　香泉飲蘸胭脂冷
胭脂鮮艷何相類　花之顏色人之淚
若將人淚比桃花　淚自長流花自媚
淚眼觀花淚易乾　淚乾春盡花憔悴
憔悴花遮憔悴人　花飛人倦易黃昏
一聲杜宇春歸盡　寂寞簾櫳空月痕

寶玉看了並不稱讚痴痴呆呆竟要滾下淚來又怕衆人看見忙自己拭了因問你們怎麼得來寶琴笑道你猜是誰做的寶

玉笑道自然是瀟湘子的稿子了寶琴笑道現在是我做的呢寶玉笑道我不信這聲調口氣迥乎不像寶琴笑道所以你不通難道杜工部首首都作叢菊兩開他日淚不成一般的也有紅綻雨肥梅水荇牽風翠帶長等語寶玉笑道固然如此但我知道姐姐斷不許妹妹有此傷悼之句妹妹本有此才却也斷不肯做的比不得林妹妹曾經離喪作此哀音衆人聽說都笑了已至稻香村中將詩與李紈看了自不必說稱賞不已說起詩社大家議定明日乃三月初二日就起社便改海棠社為桃花社黛玉為社主明日飯後齊集瀟湘館因又大家擬題黛玉便說大家就要桃花詩一百韻寶釵道便不得古來桃花詩最

爹總作了必落套比不得你這一首古風須得再擬正說着人回舅太太來了請姑娘們出去請安因此大家都往前頭來見王子騰的夫人陪着說話飯畢又陪着入園中來遊玩一遍至晚飯後掌燈方去次日乃是探春的壽日元春早打發了兩個小太監送了幾件玩器合家皆有壽禮自不必細說飯後探春換了禮服各處行禮黛玉笑向衆人道我這一社開的又不巧了偏忘了這兩日是他的生日雖不擺酒唱戲少不得都要陪他在老太太太太跟前頑笑一日如何能得閒空兒因此改至初五這日衆姊妹皆在房中侍早膳畢便有賈政書信到了寶玉請安將請賈母的安禀拆開念與賈母聽上面不過是請安

的話說六月准進京等語其餘家信事物之帖自有賈璉和王夫人開讀衆人聽說六七月回京都喜之不盡偏生這日王子勝將侄女許與保寧侯之子為妻擇于五月間過門鳳姐兒又忙著張羅常三五日不在家這日王子勝的夫人又來接鳳姐兒一並請衆甥男甥女樂一日賈母和王夫人命寶玉探春黛玉寶釵四人同鳳姐兒去衆人不敢違拗只得回房去另粧飾了起來五人去了一日掌燈方回寶玉進入怡紅院歇了半刻襲人便乘機勸他收一收心閒時把書理一理好預備著寶玉屈指算了一算說還早呢襲人道書還是第二件到那時總然你有了書你的字寫的在那裡呢寶玉笑道我時常也有寫了

的好些難道都没收著襲人道何曾没收着你非見不在家我就拿出來統共數了一數纔有五百六十幾篇這二三年的工夫難道只有這幾張字不成依我說明日起把別的心先都收起來天天快臨幾張字補上雖不能按日都有也要大槪看的過去寶玉聽了忙着自已又親檢了一遍寔在搪塞不過便說明日爲始一天寫一百字纔好說話時大家睡下至次日起來梳洗了便在窻下恭楷臨帖賈母因不見他只當病了忙使人來問寶玉方去請安便說寫字之故因此出來遲了賈母聽說十分喜歡就吩咐他以後只管寫字念書不用出來也使得你去回你太太知道寶玉聽說遂到王夫人屋裡來說明王夫人

便道臨陣磨鎗也不中用有這會子着急天天寫寫念念有多少完不了的這一趕又趕出病來纔罷寶玉回說不妨事寶釵探春等都笑說太太不用着急書雖替不得他字却替得的我們每日每人臨一篇給他搪塞過這一步兒去就完了一則老爺不生氣二則他也急不出病來王夫人聽說點頭而笑原來黛玉聞得賈政回家必問寶玉的功課寶玉一向分心到臨期自然要吃虧的因自已只粧不奈煩把詩社更不提起探春寶釵二人每日也臨一篇楷書字與寶玉寶玉自已每日也加功或寫二百三百不拘至三月下旬便將字又積了許多這日正算著在得幾十篇也就搪的過了誰知紫鵑走來送了一卷東

西寶玉拆開看時卻是一色去油紙上臨的鍾王蠅頭小楷字跡且與自已十分相類喜的寶玉和紫鵑作了一個揖又親自來道謝接着湘雲寶琴二人也都臨了幾篇相送湊成雖不足功課亦可搪塞了寶玉放了心于是將應讀之書又溫理過幾次正是天天用功可巧近海一帶海嘯又遭塌了幾處生民地方官題本奏聞奉旨就着賈政順路查看賑濟回來如此筭去至七月底方回寶玉聽了便把書字又丢過一邊仍是照舊遊蕩時值暮春之際湘雲無聊因見柳花飄舞便偶成一小詞調寄如夢令其詞曰

豈是繡絨纔吐捲起半簾香霧纖手自拈來空使鵑啼燕妒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別去

自已做了心中得意便用一條紙兒寫好給寶釵看了又來找黛玉黛玉看畢笑道好的狠又新鮮又有趣兒湘雲說道偺們這幾社總沒有塡詞你明日何不起社塡詞豈不新鮮些黛玉聽了偶然興動便說這話也倒是湘雲道偺們趁今日天氣好爲什麼不就是今日黛玉道也使得說著一面吩咐預備了幾色菓點一面就打發人分頭去請這裡二人便擬了柳絮爲題又限出幾個調來寫了粘在壁上衆人來看時以柳絮爲題限各色小調又都看了湘雲的稱賞了一回寶玉笑道這詞上我倒平常少不得也要胡謅了於是大家拈鬮寶釵炷了一支夢

甜香大家思索起來一時黛玉有了寫完接着寶琴也忙寫出來寶釵笑道我已有了瞧了你們的再看我的探春笑道今兒這香怎麽這麽快我纔有了半首因又問寶玉你可有了寶玉雖做了些自已嫌不好又都抹了要另做回頭看香已盡了李紈等笑道寶玉又輸了蕉丫頭的呢探春聽說便寫出來衆人看時上面却只半首南柯子寫道是

空掛纖纖縷徒垂絡絡絲也難綰繫也難羈一任東西南北各分離

李紈笑道這却也好何不再續上寶玉見香沒了情願認輸不肯勉强塞責將筆擱下來瞧這半首見沒完時反倒動了興乃提筆續道

落去君休惜飛來我自知鶯愁蝶倦晚芳時縱是明春再見隔年期

衆人笑道正經你分內的又不能這却偏有了縱然好也算不得說着看黛玉的是一闋唐多令

粉墮百花洲香殘燕子樓一團團逐隊成毬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繾綣說風流　草木也知愁韶華竟白頭嘆今生誰捨誰收嫁與東風春不管憑爾去忍淹留

衆人看了俱點頭感嘆說太作悲了好是果然好的因又看寶琴的西江月

漢苑零星有限隋堤點綴無窮三春事業付東風明月梨花一夢　幾處落紅庭院誰家香雪簾櫳江南江北一般同偏是離人恨重

衆人都笑說到底是他的聲調悲壯幾處誰家兩何最妙寶釵笑道總不免過于喪敗我想柳絮原是一件輕薄無根的東西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說好了纔不落套所以我謅了一首來未必合你們的意思衆人笑道别太謙了自然是好的我們賞鑒賞鑒因看這一闋臨江仙道

白玉堂前春解舞東風捲得均勻

湘雲先笑道好一個東風捲得均勻這一句就出人之上了

蜂圍蝶陣亂紛紛幾曾隨逝水豈必委芳塵　萬縷千絲終不改任他隨聚隨分韶華休笑本無根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

衆人拍案叫絕都說果然翻的好自然這首爲尊纏綿悲戚讓瀟湘子情致嫵媚却是枕霞小薛與蕉客今日落第要受罰的寶琴笑道我們自然受罰但不知交白卷子的又怎麼罰李紈道不用忙這定要重重的罰他下次爲例一語未了只聽窗外竹子上一聲响恰似窗屜子倒了一般衆人嚇了一跳丫鬟們出去瞧時簾外丫頭子們回道一個大蝴蝶風箏掛在竹梢上了衆丫鬟笑道好一個齊整風箏不知是誰家放的斷了線借

們拿下他來寶玉等聽了也都出來看時寶玉笑道我認得這風箏這是大老爺那院裡嫣紅姑娘放的拿下來給他送過去罷紫鵑笑道難道天下沒有一樣的風箏单他有這個不成二爺也太死心眼兒了我不管我且拿起來探春笑道紫鵑也太小器你們一般有的這會子拾人走了的也不嫌個忌諱黛玉笑道可是呢把偺們的拿出來偺們也放放晦氣丫頭們聽見放風箏巴不得一聲兒七手八脚都忙着拿出來也有美人兒的也有沙雁兒的丫頭們搬高墩綑剪子股兒一面撥起籰子來寶釵等立在院門前命丫頭們在院外敞地下放去寶琴笑道你這個不好看不如三姐姐的一個軟翅子大鳳凰好寶釵

回頭向翠墨笑道你去把你們的拿來也放放寶玉又興頭起來也打發個小丫頭子家去說把昨日賴大娘送的那個大魚取來小丫頭去了半天空手回來笑道晴雯姑娘昨兒放走了寶玉道我還沒放一遭兒呢探春笑道橫竪是給你放晦氣罷了寶玉道再把大螃蟹拿來罷丫頭去了同了幾個人扛了一個美人並籰子來回說襲姑娘說昨兒把螃蟹給了三爺了這一個是林大娘纔送來的放這一個罷寶玉細看了一回只見這美人做的十分精緻心中歡喜便叫放起來此時探春的也取了來了丫頭們在那山坡上已放起來寶琴叫丫頭放起一個大蝙蝠來寶釵也放起個一連七個大雁來獨有寶玉的美

久兒再放不起來寶玉說丫頭們不會放自已放了半天只起房高就落下來急的頭上的汗都出來了衆人都笑他他便恨的摔在地下指着風箏說道要不是個美人兒我一頓脚跺個稀爛黛玉笑道那是頂線不好拿去叫人換好了就好放了再取一個來放罷寶玉等大家都仰面看天上這幾個風箏起在空中一時風緊衆丫鬟都用絹子墊着手放黛玉見風力緊了過去將籰子一鬆只聽豁喇喇一陣响登時線盡風箏隨風去了黛玉因讓衆人來放衆人都說林姑娘的病根兒都放了去了咱們大家都放了罷於是丫頭們拿過一把剪子來鉸斷了線那風箏都飄飄颻颻隨風而去一時只有鷄蛋大一展眼只

剩下一點黑星兒一會兒就不見了衆人仰面說道有趣有趣說着有丫頭來請吃飯大家方散從此寶玉的工課也不敢像先竟撂在脖子後頭了有時寫字有時念念書悶了也出來合姐妹們頑笑半天或往瀟湘館去閒話一回衆姐妹都知他工課虧欠大家自去吟詩取樂或講習針黹也不肯去招他那黛玉更怕賈政回來寶玉受氣每每推睡不大兜攬他寶玉也只得在自己屋裡隨便用些工課展眼已是夏末秋初一日賈母處兩個丫頭匆匆忙忙來叫寶玉不知何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七十回終


中华古籍保护



紅樓夢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鴛鴦女無意遇鴛鴦

話說賈母處兩個丫頭匆匆忙忙來找寶玉口裡說道二爺快跟著我們走罷老爺家來了寶玉聽了又喜又愁只得忙忙換了衣服前來請安賈政正在賈母房中連衣服未換看見寶玉進來請安心中自是喜歡却又有些傷感之意又叙了些任上的事情賈母便說你也乏了歇歇去罷賈政忙站起來笑著答應了個是又略站着說了幾句話纔退出來寶玉等也都跟過來賈政自然問問他的工課也就散了原來賈政回京覆命因是學差故不敢先到家中珍璉寶玉頭一天便迎出一站去接

見了賈政先請了賈母的安便命都回家伺候次日面聖諸事完畢纔回家來又蒙恩賜假一月在家歇息因年景漸老事重身衰又近因在外幾年骨肉離異今得宴然復聚自覺喜幸不盡一應大小事務一槪亦付之度外只是看書悶了便與清客們下棋吃酒或日間在裡邊母子夫妻共叙天倫之樂因今歲八月初三日乃賈母八旬大慶又因親友全來恐筵宴排設不開便早同賈赦及賈璉等商議議定于七月二十八日起至八月初五日止寧榮兩處齊開筵宴寧國府中單請官客榮國府中單請堂客大觀園中收拾出綴錦閣並嘉蔭堂等幾處大地方來做退居二十八日請皇親駙馬王公諸王郡主王妃公主

國君太君夫人等二十九日便是閤府督鎮及誥命等三十日便是諸官長及誥命並遠近親友及堂客初一日是賈赦的家宴初二日是賈政初三日是賈珍賈璉初四日是賈府中合族長幼大小共湊家宴初五日是賴大林之孝等家下管事人等共湊一日自七月上旬送壽禮者便絡繹不絕禮部奉旨欽賜金玉如意一柄彩緞四端金玉盃各四件帑銀五百兩元春又命太監送出金壽星一尊沉香拐一支伽楠珠一串福壽香一盒金錠一對銀錠四對彩緞十二疋玉盃四隻餘者自親王駙馬以及大小文武官員家凡所來往者莫不有禮不能勝記堂屋內設下大桌案鋪了紅毡將凡有精細之物都擺上請賈母

過目先一二日還高興過來瞧瞧後來煩了也不過目只說叫鳳丫頭收了改日悶了再瞧至二十八日兩府中俱懸燈結彩屏開鸞鳳褥設芙蓉笙簫鼓樂之音通衢越巷寧府中本日只有北靜王南安郡王永昌駙馬樂善郡王並幾位世交公侯蔭襲榮府中南安王太妃北靜王妃並世交公侯誥命賈母等皆是按品大粧迎接大家厮見先請至大觀園內嘉蔭堂茶畢更衣方出至榮慶堂上拜壽入席大家謙遜半日方纔入座上面兩席是南北王妃下面依序便是眾公侯命婦左邊下手一席陪客是錦鄉侯誥命與臨昌伯誥命右邊下手方是賈母主位邢夫人王夫人帶領尤氏鳳姐並族中幾個媳婦兩溜雁翅站

在賈母身後侍立林之孝賴大家的帶領眾媳婦都在竹籬外面伺候上菜上酒周瑞家的帶領幾個丫鬟在圍屏後伺候呼喚凡跟來的人早又有人款待別處去了一時叅了場臺下一色十二個未留髮的小丫頭都是小厮打扮垂手伺候須臾一個捧了戲單至堦下先遞給回事的媳婦這媳婦接了纔遞給林之孝家的用小茶盤托上挨身入簾來遞給尤氏的侍妾佩鳳佩鳳接了纔奉與尤氏尤氏托着走至上席南安太妃謙讓了一回點了一齣吉慶戲文然後又讓北靜王妃也點了一齣眾人又讓了一回命隨便揀好的唱罷了少時菜已四獻湯始一道跟來各家的放了賞大家便更衣服入園來

另獻好茶南安太妃因問寶玉賈母笑道今日幾處廟裡念保安延壽經他跪經去了又問眾小姐們賈母笑道他們姊妹們病的病弱的弱見人靦腆所以叫他們給我看屋子去了有的是小戲子傳了一班在那邊廳上陪著他姨娘家姊妹們也看戲呢南安太妃笑道既這樣叫人請來賈母回頭命了鳳姐兒去把史薛林四位姑娘帶來再只叫你三妹妹陪著來罷鳳姐答應了來至賈母這邊只見他姊妹們正吃菓子看戲寶玉也纔從廟裡跪經回來鳳姐說了寶釵姊妹與黛玉湘雲五人來至園中見了大眾俱請安問好內中也有見過的還有一兩家不曾見過的都齊聲誇讚不絕其中湘雲最熟南安太妃因笑

道你在這裡聽見我來了還不出來還等請去我明兒和你叔叔算賬因一手拉着探春一手拉著寶釵問十幾歲了又連聲誇讚因又鬆了他兩個又拉著黛玉寶琴也著實細看極誇一回又笑道都是好的不知叫我誇那一個的是早有人將備用禮物打點出幾分來金玉戒指各五個腕香珠五串南安太妃笑道你姊妹們別笑話留著賞丫頭們罷五人忙拜謝過北靜王妃也有五樣禮物餘者不必細說吃了茶園中畧逛了一逛賈母等因又讓入席南安太妃便告辭說身上不爽今日若不來實在使不得因此恕我竟先要告別了賈母等聽說也不便强擋大家又讓了一回送至園門坐轎而去接着北靜王妃畧

坐了一坐也就告辭了餘者也有終席的也有不終席的賈母勞乏了一日次日便不見人一應都是邢夫人款待有那些世家子弟拜壽的只到廳上行禮賈赦賈政賈珍還禮看待至寧府坐席不在話下這幾日尤氏晚間也不回那府去白日間待客晚上陪賈母頑笑又帮着鳳姐料理出入大小器皿以及收放禮物晚上往園內李氏房中歇宿這日伏侍過賈母晚飯後賈母因說你們乏了我也乏了早些找點子什麼吃了歇歇去罷明兒還要起早呢尤氏答應着退出去到鳳姐兒屋裡來吃飯鳳姐兒正在樓上看着人收送來的圍屏呢只有平兒在屋裡給鳳姐疊衣裳尤氏想起二姐兒在時多承平兒照應便點

着頭兒說道好丫頭你這麼個好心人難爲在這裡熬平兒把眼圈兒一紅忙拿話岔過去了尤氏因笑問道你們奶奶吃了飯了沒有平兒笑道吃飯歷還不請奶奶去尤氏笑道旣這麼着我別處找吃的去罷餓的我受不得了說着就走平兒忙笑道奶奶請回來這裡有餑餑且點補些兒回來再吃飯尤氏笑道你們忙忙的我園裡和他姐兒們鬧去一面說一面走平兒留不住只得罷了且說尤氏一逕來至園中只見園中正門和各處角門仍未關好猶吊著各色彩燈因回頭命小丫頭叫該班的女人那丫鬟走入班房中竟沒一個人影回來回了尤氏尤氏便命傳管家的女人這丫頭應了便出去到二門外鹿頂

內乃是管事的女人議事取齊之所到了這裡只有兩個婆子分菓菜吃因問那一位管事的奶奶在這裡東府裡的奶奶立等一位奶奶有話吩咐這兩個婆子只顧分菜菓又聽見是東府裡的奶奶不大在心上因就回說管家奶奶們纔散了小丫頭道旣散了你們家裡傳他去婆子道我們只管看屋子不管傳人姑娘要傳人再派傳人的去小丫頭聽了道嗳喲這可反了怎麼你們不傳去你哄新來的怎麼哄起我來了素日你們不傳誰傳去這會子打聽了體已信兒或是賞了那位管家奶奶的東西你們爭著狗顛屁股兒的傳去不知誰是誰呢璉二奶奶要傳你們也敢這麼回嗎這婆子一則吃了酒二則被這

丫頭揭着弊病便羞惱成怒了因回口道扯你的臊我們的事傳不傳不與你相干你未從揭挑我們你想想你那老子娘在那邊管家爺們跟前比我們還更會溜呢各門各戶的你有本事排揎你們那邊的人去我們這邊你離着還遠些呢丫頭聽了氣白了臉因說道好好這話說的好一面轉身進來回話尤氏巳早進園來因遇見了襲人寶琴湘雲三人同着地藏菴的兩個姑子正說故事頑笑尤氏因說餓了先到怡紅院襲人裝了幾樣葷素點心出來給尤氏吃那小丫頭子一逕找了來氣狠狠的把方纔的話都說了尤氏聽了半晌冷笑道這是兩個什麼人兩個姑子笑排這丫頭道你這姑娘好氣性大那糊塗

老媽媽們的話你也不該來回纔是偺們奶奶萬金之體勞乏了幾日黃湯辣水沒吃偺們只有哄他歡喜的說這些話做什麼襲人也忙笑拉他出去說好妹子你且出去歇歇我打發人叫他們去尤氏道你不用叫人你去就叫這兩個老婆來到那邊把他們家的鳳姐叫來襲人笑道我請去尤氏笑道偏不用你兩個姑子忙立起身來笑說奶奶素日寬洪大量今日老祖宗千秋奶奶生氣豈不惹人議論寶琴湘雲二人也都笑勸尤氏道不為老太太的千秋我一定不依且放着就是了說話之間襲人早又遣了一個丫頭去到園門外找人可巧遇見周瑞家的這小丫頭子就把這話告訴他了周瑞家的雖不管事因

他素日仗着王夫人的陪房原有些體面心性乖滑專慣各處獻勤討好所以各房主子都喜歡他他今日聽了這話忙跑入怡紅院一面飛走一面說可了不得氣壞了奶奶了偏我不在跟前且打他們幾個耳刮子再等過了這幾天算賬尤氏見了他也便笑道周姐姐你來有個理你說說這早晚園門還大開着明燈燭出入的人又雜倘有不防的事如何使得因此叫該班的人吹燈關門誰知一個人芽兒也沒有周瑞家的道這還了得前兒二奶奶還吩咐過的今兒就沒了人過了這幾日必要打幾個纔好尤氏又說小丫頭子的話周瑞家的說奶奶不用生氣等過了事我告訴管事的打他個賊死只問他們誰

說各門各戶的話我已經叫他們吹燈關門呢奶奶也別生氣了正亂着只見鳳姐兒打發人來請吃飯尤氏道我也不餓了纔吃了幾個餑餑請你奶奶自巳吃罷一時周瑞家的出去便把方纔之事回了鳳姐鳳姐便命將那兩個的名字記上等過了這幾日綑了送到那府裡憑大奶奶開發或是打或是開恩隨他就完了什麼大事周瑞家的聽了巴不得一聲素日因與這幾個人不睦出來了便命一個小厮到林之孝家去傳鳳姐的話立刻叫林之孝家的進來見大奶奶一面又傳人立刻綑起這兩個婆子來交到馬圈裡派人看守林之孝家的不知什麼事忙坐車進來先見鳳姐至二門上傳進話去了頭們出來

說奶奶纔歇下了大奶奶在園內叫大娘見見大奶奶就是了林之孝家的只得進園來到稻香村丫嬛們回進去尤氏聽了反過不去忙喚進他來因笑向他道我不過為找人找不著因問你你旣去了也不是什麼大事誰又把你叫進來倒叫你白跑一輸不大的事已經擱過手了林之孝家的也笑回道二奶奶打發人傳我說奶奶有話吩咐尤氏道大約周姐姐說的你家去歇着罷沒有什麼大事李紈又要說原故尤氏反攔住了林之孝家的見如此只得便回身出園去可巧遇見趙姨娘因笑說噯喲喲我的嫂子這會子還不家去歇歇跑什麼林之孝家的便笑說何曾沒家去如此這般進來了趙姨娘便說這事

也值一個屁開恩呢就不理論心窄些兒也不過打幾下就完了也值的叫你進來你快歇歇去我也不留你喝茶了說畢林之孝家的出來到了側門前就有纔兩個婆子的女兒上來哭着求情林之孝家的笑道你這孩子好糊塗誰叫他好喝酒混說話惹出事來連我也不知道二奶奶打發人綑他連我還有不是呢我替誰討情去這兩個小丫頭子纔十來歲原不識事只管啼哭求告纏的林之孝家的沒法因說道糊塗東西你放着門路不去求儘着纏我你姐姐現給了那邊大太太的陪房費大娘的兒子你過去告訴你姐姐叫親家娘和太太一說什麼完不了的一語提醒了這一個那一個還求林之孝家的啐

道糊塗攮的他過去一說自然都完了沒叉单放他媽又打你
媽的禮說畢上車去了這一個小丫頭子果然過來告訴了他
姐如和費婆子說了這費婆子原是個大不安靜的便隔墻大
罵一陣走了來求邢夫人說他親家與大奶奶的小丫頭白鬧
了兩句話周瑞家的挑唆了二奶奶現綑在馬圈裡等過兩日
還要打呢求太太和二奶奶說聲饒他一次罷邢夫人自爲要
鴛鴦討了沒意思賈母冷淡了他且前日南安太妃來賈母又
單令探春出來自已心內早已怨忿又有在側一干小人心內
嫉妒挾怨鳳姐便調唆的邢夫人着實憎惡鳳姐如今又聽了
如此一篇話也不說長短至次日一早見過賈母衆族人到齊

開戲賈母高興又今日都是自已族中子侄輩只便粧出來堂
上受禮當中獨設一榻引枕靠背脚踏俱全自已歪在榻上榻
之前後左右皆是一色的矮凳寳釵寳琴黛玉湘雲迎春探春
惜春姊妹等圍繞因賈㻞之母也帶了女兒喜鸞賈瓊之母也
帶了女兒四姐兒還有幾房的孫女兒大小共有二十來個賈
母獨見喜鸞四姐兒生得又好說話行事與衆不同心中歡喜
便叫他兩個也坐在榻前寳玉却在榻上與賈母搥腿首席便
是薛姨媽下邊兩溜順著房頭輩數下去簾外兩廊都是族中
男客也依次而坐先是那女客一起一起行禮後是男客行禮
賈母歪在榻上只命人說免了罷然後賴大等帶領衆家人從

儀門直跪至大廳上磕頭禮畢又是衆家下媳婦然後各房丫嬛足鬧了兩三頓飯時然後又抬了許多雀籠來在當院中放了生賈赦等焚過天地壽星紙方開戲飲酒直到歇了中台賈母方進來歇息命他們取便因命鳳姐兒留下喜鸞四姐兒頑兩日再去鳳姐兒出來便和他母親說他兩個母親素日承鳳姐的照顧也願意在園內頑笑至晚便不回去了邢夫人直至晚間散時當着衆人陪笑和鳳姐求情說我昨日晚上聽見二奶奶生氣打發周管家的奶奶兒綑了兩個老婆可也不知犯了什麼罪論理我不該討情我想老太太好日子發狠的還要捨錢捨米周貧濟老偺們先倒挫磨起老奴才來了就不看我的

臉權且看老太太暫且竟放了他們罷說畢上車去了鳳姐聽了這話又當着衆人又羞又氣一時找尋不着頭腦彆的臉紫脹回頭向賴大家的等冷笑道這是那裡的話昨兒因爲這裡的人得罪了那府裡大奶奶我怕大奶奶多心所以儘讓他發放並不爲得罪了我這又是誰的耳報神這麼快王夫人因問爲什麼事鳳姐兒笑將昨日的事說了尤氏也笑道連我並不知道你原也太多事了鳳姐兒道我爲你臉上過不去所以等你開發不過是個禮就如我在你那裡有人得罪了我你自然送了來儘我憑他是什麼好奴才到底錯不過這個禮去這又不知誰過去沒的獻勤兒這也當作一件事情去說王夫人道

你太太說的是就是你珍大嫂子也不是外人也不用這些虛禮老太太的千秋要緊放了他們爲是說着回頭便命人去放了那兩個婆子鳳姐由不得越想越氣越愧不覺的一陣心灰落下淚來因賭氣回房哭泣又不使人知覺偏是賈母打發了琥珀來叫立等說話琥珀見了詫異道好好的這是什麼原故那裡立等你呢鳳姐聽了忙擦乾了淚洗面另施了脂粉方同琥珀過來賈母因問道前兒這些人家送禮來的共有幾家有圍屏鳳姐兒道共有十六家有十二架大的四架小的炕屏內中只有甄家一架大屏十二扇大紅緞子刻絲滿床笏一面泥金百壽圖的是頭等還有粤海將軍鄔家的一架玻璃的還罷了賈母道既這麽樣這兩架別動好生擱着我要送人的鳳姐答應了鴛鴦忽過來向鳳姐臉上細瞧引的賈母問說你不認得他只管瞧什麼鴛鴦笑道我看他的眼腫腫的所以我詫異賈母便叫過來也細細的看鳳姐笑道纔覺的發癢揉腫了些鴛鴦笑道別又是受了誰的氣了罷鳳姐笑道誰敢給我氣受就受了氣老太太好日子我也不敢哭啊賈母道正是呢我正要吃飯你在這裡打發我吃剩下的你和珍兒媳婦吃了你們兩個在這裡帮着師父們替我揀佛頭兒你們也積積壽前兒你妹妹們和寶玉都揀了如今也叫你們揀揀別說我偏心說話時先擺上一桌素饌來兩個姑子吃然後擺上葷的賈母吃

畢抬出外間尤氏鳳姐二人正吃着賈母又叫把喜鸞四姐兒二人叫來跟他二人吃畢洗了手點上香捧上一升豆子來兩個姑子先念了佛偈然後一個一個的揀在一個笸籮內叫日煮熟了令人在十字街結壽緣賈母歪着聽兩個姑子說些因果鴛鴦早已聽見琥珀說鳳姐哭之一事又和平兒前打聽得原故晚間人散時便回說二奶奶還是哭的那邊大太太當着人給二奶奶沒臉賈母因問爲什麼原故鴛鴦便將原故說了賈母道這纔是鳳丫頭知禮處難道爲我的生日由着奴才們把一族中的主子都得罪了也不管罷這是大太太素日沒好氣不敢發作所以今兒拿著這個作法明是當著衆人給鳳姐

兒沒臉罷了正說著只見寶琴來了也就不說了賈母忽想起留下的喜姐兒四姐兒叫人吩咐園中婆子們要和家裡的姑娘一樣照應倘有人小看了他們我聽見可不饒婆子答應了方要走時鴛鴦道我說去罷他們那裡聽他的話說着便一逕往園裡來先到稻香村中李紈與尤氏都不在這裡問了丫鬟們都說在三姑娘那裡呢鴛鴦回身又來至曉翠堂果見那園中人都在那裡說笑見他來了都笑說你這會子又跑到這裡做什麼又讓他坐鴛鴦笑道不許我逛逛麼于是把方纔的話說了一遍李紈忙起身聽了即刻就叫人把各處的頭兒喚了一個來令他們傳與諸人知道不在話下這裡尤氏笑道老太太

也太想的到實在我們年輕力壯的人綑上十個也趕不上李紈道鳳丫頭仗著鬼聰明還離脚踪兒不遠偺們是不能的了鴛鴦道罷喲還提鳳丫頭虎丫頭呢他的爲人也可憐見兒的雖然這幾年沒有在老太太太太跟前有個錯縫兒暗裡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總而言之爲人是難做的若太老實了沒有個機變公婆又嫌太老實了家裡人也不怕若有些機變未免又治一經損一經如今偺們家更好新出來的這些底下字號的奶奶們一個個心滿意足都不知道要怎麽樣纔好少不得意不是背地裡嚼舌根就是調三窩四的我怕老太太生氣一點兒也不肯說不然我告訴出來大家別過太平日子這不是

我當着三姑娘說老太太偏疼寶玉有人背地怨言還罷了算是偏心如今老太太偏疼你我聽着也是不好這可笑不可笑探春笑道糊塗人多那裡較量得許多我說倒不如小戶人家雖然寒素些倒是天天娘兒們歡天喜地大家快樂我們這樣人家人都看著我們不知千金萬金何等快樂殊不知這裡說不出來的煩難更利害寶玉道誰都像三妹妹多心多事我常勸你總別聽那些俗語想那些俗事只管安富尊榮纔是比不得我們沒這清福應該混鬧的尤氏道誰都像你是一心無罣礙只知道和姊妹們頑笑餓了吃困了睡再過幾年不過是這樣一點後事也不慮寶玉笑道我能彀和姊妹們過一日是一

日死了就完了什麼後事不後事李紈等都笑道這可又是胡說了就算你是個沒出息的終老在這裡難道他姐妹們都不出門子羅尤氏笑道怨不得都說你空長了個好胎子真真是個傻東西寶玉笑道人事難定誰死誰活倘或我在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也算是隨心一輩子了衆人不等說完便說越發胡說了別和他說話纔好要和他說話不是獃話就是瘋話喜鸞因笑道二哥哥你別這麼說等這裡姐姐們果然都出了門橫豎老太太太太也悶的慌我來和你作伴兒李紈尤氏都笑道姑娘也別說獃話難道你是不出門子的嗎一句說的喜鸞也臊了低了頭當下已起更時分大家各自歸房安歇不提

且說鴛鴦一逕回來剛至園門前只見角門虛掩猶未上門此時園內無人來往只有班見房子裡燈光掩映微月半天鴛鴦又不曾有伴也不曾提燈獨自一個腳步又輕所以該班的人皆不理會偏要小解因下了甬路找微草處走動行至一塊湘山石後大桂樹底下來剛轉至石邊只聽一陣衣衫响嚇了一驚不小定睛看時只見是兩個人在那裡見他來了便想往樹叢石後藏躲鴛鴦眼尖趁著半明的月色早看見一個穿紅袄兒梳髻頭高大豐壯身材的是迎春房裡司棋鴛鴦只當他和別的女孩子也在此方便見自己來了故意藏躲嚇着頑耍因便笑叫道司棋你不快出來嚇着我我就喊起來當賊拿了這

麼大丫頭也沒個黑家白日只是頑不散這本是鴛鴦戲語叫他出來誰知他賊人膽虛只當鴛鴦已看見他的首尾了生恐叫喊出來使衆人知覺更不好且素日鴛鴦又和自已親厚不比別人便從樹後跑出來一把拉住鴛鴦便雙膝跪下只說好姐姐千萬別嚷鴛鴦反不知他為什麼忙拉他起來問道這是怎麼說司棋只不言語渾身亂顫鴛鴦越發不解再瞧了一瞧又有一個人影兒恍惚像是個小廝心下便猜着了八九分自已反羞的心跳耳熱又怕起來因定了一會忙悄問那一個是誰司棋又跪下道是我姑舅哥哥鴛鴦啐了一口却羞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司棋又回頭悄叫道你不用藏著姐姐已經看

見了快出來磕頭那小廝聽了只得也從樹後跑出來磕頭如搗蒜鴛鴦忙要回身司棋拉住苦求哭道我們的性命都在姐姐身上只求姐姐超生我們罷鴛鴦道你不用多說了快叫他去罷橫竪我不告訴人就是了你這是怎麼說呢一語未了只聽角門上有人說道金姑娘已經出去了角門上鎖罷鴛鴦正被司棋拉住不得脫身聽見如此說便忙着接聲道我在這裡有事且畧等等兒我出來了司棋聽了只得鬆手讓他去了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七十一回終

紅樓夢第七十二回

王熙鳳恃強羞說病　來旺婦倚勢霸成親

且說鴛鴦出了角門臉上猶熱心內突突的亂跳真是意外之事因想這事非常若說出來姦盜相連關係人命還保不住帶累傍人橫豎與自已無干且藏在心內不說給人知道回房復了賈母的命大家安息不提却說司棋因從小兒和他姑表兄弟一處頑笑起初時小兒戲言便都訂下將來不娶不嫁近年大了彼此又出落得品貌風流常時司棋回家時二人眉來眼去舊情不斷只不能入手又彼此生怕父母不從二人便設法彼此裡外買囑園內老婆子們留門看道今日趁亂方從外進

來初次入港雖未成雙却也海誓山盟私傳表記已有無限風情忽被鴛鴦驚散那小厮早穿花度柳從角門出去了司棋一夜不曾睡着又後悔不來至次日見了鴛鴦自是臉上一紅一白百般過不去心內懷着鬼胎茶飯無心起坐恍惚挨了兩日竟不聽見有動靜方畧放下了心這日晚間忽有個婆子來悄悄告訴道你表兄竟逃走了三四天沒上家如今打發人四處找他呢司棋聽了又急又氣又傷心因想道縱然鬧出來也該死在一處真真男人沒情意先就走了因此又添了一層氣次日便覺心內不快支持不住一頭躺倒懨懨的成了病了鴛鴦聞知那邊無故走了一個小厮園內司棋病重要往外挪心下

料定是二人懼罪之故生怕我說出來因此自巳反過意不去指着來望候司棋支出人去反自巳賭咒發誓與司棋說我若告訴一個人立刻現死現報你只管放心養病別白遭塌了小命兒司棋一把拉住哭道我的姐姐偺們從小兒耳鬢廝磨你不曾拿我當外人待我也不敢怠慢了你如今我雖一着走錯了你若果然不告訴一個人你就是我的親娘一樣從此後我活一日是你給我一日我的病要好了把你立個長生牌位我天天燒香磕頭保佑你一輩子福壽雙全的我若死了時變驢變狗報答你倘或偺們散了巳後遇見我自有報答的去處一面說一面哭這一夕話反把鴛鴦說的酸心也哭起來了因點

頭道你也是自家要作死喲我作什麼管你這些事壞你的名兒我白去獻勤兒況且這事我也不便開口和人說你只放心從此養好了可要安分守巳的再別胡行亂鬧了司棋在枕上點首不絕鴛鴦又安慰了他一番方出來因知賈璉不在家中又因這兩日鳳姐兒聲色怠惰了些不似往日一樣便順路來問候剛進入鳳姐院中二門上的人見是他來便站立待他進去鴛鴦來至堂屋只見平兒從裡頭出來見了他來便忙上來悄聲笑道纔吃了一口飯歇了中覺了你且這屋裡略坐坐鴛鴦聽了只得同平兒到東邊房裡來小丫頭倒了茶來鴛鴦悄問道你奶奶這兩日是怎麼了我近來看著他懶懶的平兒見

問因房內無人便嘆道他這懶懶的也不止今日了這有一月前頭就是這麼著這幾日忙亂了幾天又受了些閑氣從新又勾起來這兩日比先又添了些病所以支不住就露出馬腳來了鴛鴦道既這樣怎麼不早請大夫治平兒嘆道我的姐姐你還不知道他那脾氣的別說請大夫來吃藥我看不過白問一聲身上覺怎麼樣他就動了氣反說我咒他病了饒這樣天天還是察三訪四自已再不看破些且養身子鴛鴦道雖然如此到底該請大夫來瞧瞧是什麼病也都好放心平兒嘆道說起病來據我看也不是什麼小症候鴛鴦忙道是什麼病呢平兒見問又往前湊了一湊向耳邊說道只從上月行了經之後這一個月竟瀝瀝淅淅的沒有止住這可是大病不是鴛鴦聽了忙答應道噯喲依這說可不成了血山崩了嗎平兒忙啐了一口又悄笑道你個女孩兒家這是怎麼說你倒會咒人鴛鴦見說不禁紅了臉又悄笑道究竟我也不懂什麼是崩不崩的你倒忘了不成先我姐姐不是害這病死了我也不知是什麼病因無心中聽見媽和親家媽說我還納悶後來聽見原故纔明白了一二分二人正說著只見小丫頭向平兒道方纔朱大娘又來了我們回了他奶奶纔歇中覺他往太太上頭去了平兒聽了點頭鴛鴦問那一個朱大娘平兒道就是官媒婆朱嫂子因有個什麼孫大人來和偺們求親所以他這兩日天天弄

個帖子來鬧得人怪煩的一語未了小丫頭跑來說二爺進來了說話之間賈璉已走至堂屋門口平兒忙迎出來賈璉見平兒在東屋裡便也過這間房內來走至門前忽見鴛鴦坐在炕上便煞住脚笑道鴛鴦姐姐今兒貴步幸臨賤地鴛鴦只坐著笑道來請爺奶奶的安偏又不在家的不在家睡覺的睡覺賈璉笑道姐姐一年到頭辛苦伏侍老太太我還沒看你去那裡還敢勞動來看我們又說巧的狠我纔要找姐姐去因為穿著這袍子熱先來換了夾袍子再過去找姐姐去不想老天爺可憐省我走這一趟一面說一面在椅子上坐下鴛鴦因問又有什麼說的賈璉未語先笑道因有一件事竟忘了只怕姐姐還

記得上年老太太生日曾有一個外路和尚來孝敬一個臘油凍的佛手因老太太愛就即刻拿過來擺着因前日老太太的生日我看古董賬還有一筆在這賬上却不知此時這件著落在何處古董房裡的人也回過了我兩次等我問準了好註上一筆所以我問姐姐如今還是老太太擺着呢還是交到誰手裡去了呢鴛鴦聽說便說道老太太擺了幾日厭煩了就給你們奶奶了你這會子又問我來了我連日子還記得還是我打發了老王家的送來你忘了或是問你們奶奶和平兒平兒正拿衣裳聽見如此說忙出來回說交過來了現在樓上放著呢奶奶已經打發人去說過他們發昏沒記上又來叨登這些沒

要緊的事賈璉聽說笑道既然給了你奶奶我怎麽不知道你們就昧下了平兒道奶奶告訴二爺二爺還要送人奶奶不肯好容易留下的這會子自已忘了倒說我們昧下那是什麽好東西比那强十倍的也沒昧下一遭兒這會子就愛上那不值錢的咧賈璉垂頭含笑想了想拍手道我如今竟糊塗了丢三忘四惹人抱怨竟大不像先了鴛鴦笑道也怨不得事情又多口舌又雜你再喝上兩鍾酒那裡記得許多一面說一面起身要走賈璉忙也立起身來說道好姐姐略坐一坐兒兄弟還有一事相求說着便罵小丫頭怎麽不沏好茶來快拿干淨蓋碗把昨日進上的新茶沏一碗來說著向鴛鴦道這兩日因老太

太千秋所有的幾千兩都使了幾處房租地租統在九月纔得這會子竟接不上明兒又要送南安府裡的禮又要預備娘娘的重陽節還有幾家紅白大禮至少還得三二千兩銀子用一時難去支借俗語說的好求人不如求已說不得姐姐擔個不是暫且把老太太查不着的金銀家伙偷着運出一箱子來暫押千數兩銀子支騰過去不上半月的光景銀子來了我就贖了交還斷不能叫姐姐落不是鴛鴦聽了笑道你倒會變法兒虧你怎麽想了賈璉笑道不是我撒謊若論除了姐姐也還有人手裡管得起千數兩銀子只是他們爲人都不如你明白有膽量我和他們一說反嚇住了他們所以我寧撞金鐘一下不

打鐃鈸三千一語未了賈母那邊小丫頭子忙忙走來找鴛鴦說老太太找姐姐呢這半日我那裡沒找到卻在這裡鴛鴦聽說忙着去見賈母賈璉見他去了只得回來瞧鳳姐誰知鳳姐已醒了聽他和鴛鴦借當自已不便答話只躺在榻上聽見鴛鴦去了賈璉進來鳳姐因問道他可應准了須得你再去和他說一說就十分成了賈璉笑道雖未應准却有幾分成了鳳姐笑道我不管這些事倘或說准了這會子說着好聽到了有錢的時節你就撂在脖子後頭了誰和你打饑荒去倘或老太太知道了倒把我這幾年的臉面都丟了賈璉笑道好人你要說定了我謝你鳳姐笑道你說謝我什麼賈璉笑道你說要什麼就有什麼平兒一傍笑道奶奶不用要別的剛纔正說要做一件什麼事恰少一二百銀子使不如借了來奶奶拿這麼一二百銀子豈不兩全其美鳳姐笑道幸虧提起我來就是這麼也罷了賈璉笑道你們太也狠了你們這會子別說一千兩的當頭就是現銀子要三五千只怕也難不倒我不和你們借就罷了這會子煩你說一句話還要個利錢難爲你們和我鳳姐不等說完翻身起來說道我三千五千不是賺的你的如今裡外上下背着嚼說我的不少了就短了你來說我了可知沒家親引不出外鬼來我們看着你家什麼石崇鄧通把我王家的縫子掃一掃就殼你們一輩子過的了說出來的話也不害臊現

有對証把太太和我的嫁粧細看看比一比我們那一樣是配不上你們的賈璉笑道說句頑話兒就急了這有什麼的呢你要使一二百兩銀子值什麼多的沒有這還能彀先拿進來你使了再說去如何鳳姐道我又不等着啣口墊背忙什麼呢賈璉道何苦來犯不着這麼肝火盛鳳姐聽了又笑起來道不是我着急你說的話戳人的心我因爲想着後日是二姐的週年我們好了一塲雖不能別的到底給他上個坟燒張紙也是姊妹一塲他雖沒個兒女留下也別前人灑土迷了後人的眼睛纔是賈璉半晌方道難爲你想的週全鳳姐一語倒把賈璉說沒了話低頭打算說既是後日纔用若明日得了這個你隨便

使多少就是了一語未了只見旺兒媳婦走進來鳳姐便問可成了沒有旺兒媳婦道竟不中用我說須得奶奶作主就成了賈璉便問又是什麼事鳳姐兒見問便說道不是什麼大事旺兒有個小子今年十七歲了還沒娶媳婦兒因要求太太房裡的彩霞不知太太心裡怎麼樣前日太太見彩霞大了二則又多病多災的因此開恩打發他出去了給他老子隨便自己擇女婿去罷因此旺兒媳婦來求我我想他兩家也就算門當戶對了一說去自然成的誰知他這會子來了說不中用賈璉道這是什麼大事比彩霞好的多着呢旺兒家的便笑道爺雖如此說連他家還看不起我們別人越發看不起我們了好容易

椎看准一個媳婦兒我只說求爺奶奶的恩典替作成了奶奶又說他必是肯的我就煩了人過去試一試誰知白討了個沒趣兒若論那孩子倒好據我素日合意兒試他心裡沒有什麼說的只是他老子娘兩個老東西太心高了些一語纖動了鳳姐和賈璉鳳姐因見賈璉在此且不做一聲只看賈璉的光景賈璉心中有事那裡把這點事放在心裡待要不管只是看着鳳姐兒的陪房且素日出過力的臉上實在過不去因說什麼大事只管咕咕唧唧的你放心且去我明日作媒打發兩個有體面的人一面說一面帶着定禮去就說是我的主意他十分不依叫他來見我旺兒家的看着鳳姐鳳姐便努嘴兒旺兒家

的會意忙爬下就給賈璉磕頭謝恩道賈璉忙道你只管給你們姑奶奶磕頭我雖說了到底也得你們姑奶奶打發人叫他女人上來和他好說更好些不然太霸道了日後你們兩親家也難走動鳳姐忙道連你還這麼開恩操心呢我反倒袖手傍觀不成旺兒家的你聽見了這事說了你也忙忙的給我完了事來說給你男人外頭所有的賬目一概趕今年年底都收進來少一個錢也不依我的名聲不好再放一年都要生吃了我呢旺兒媳婦笑道奶奶也太膽小了誰敢議論奶奶若收了時我也是一場痴心白使了鳳姐道我真個還等錢做什麼不過為的是日用出的多進的少這屋裡有的沒的我和你姑爺一

月的月錢再連上四個丫頭的月錢通共一二十兩銀子還不彀三五天使用的呢若不是我千湊萬挪的早不知過到什麼破窰裡去了如今倒落了一個放賬的名兒既這樣我就收了回來我比誰不會花錢偺們已後就坐着花到多早晚就是多早晚這不是樣兒前兒老太太生日太太急了兩個月想不出法兒來還是我提了一句後樓上現有些沒要緊的大銅錫傢伙四五箱子拿出去弄了三百銀子纔把太太遮羞禮兒搪過去了我是你們知道的那一個金自鳴鐘賣了五百六十兩銀子沒有半個月大事小事沒十件白填在裡頭今兒外頭也短住了不知是誰的主意搜尋上老太太了明兒再過一年便搜

尋到頭面衣裳可就好了旺兒媳婦笑道那一位太太奶奶的頭面衣裳折變了不彀過一輩子的只是不肯罷咧鳳姐道不是我說沒能耐的話要像這麼著我竟不能了昨兒晚上忽然做了個夢說來可笑夢見一個人雖然面善却又不知名姓找我說娘娘打發他來要一百疋錦我問他是那一位娘娘他說的又不是偺們的娘娘我就不肯給他他就來奪正奪着就醒了旺兒家的笑道這是奶奶日間操心惦記候宮裡的事一語未了人回夏太監打發了一個小內家來說話賈璉聽了忙皺眉道又是什麼話一年他們也搬彀了鳳姐道你藏起來等我見他若是小事罷了若是大事我自有回話賈璉便躲入內套

間去這裡鳳姐命人帶進小太監來讓他椅上坐了吃茶因問何事那小太監便說夏爺爺因今兒偶見一所房子如今竟短二百兩銀子打發我來問舅奶奶家裡有現成的銀子暫借一二百這一兩日就送來鳳姐兒聽了笑道什麽是送來有的是銀子只管先兌了去改日等我們短住再借去也是一樣小太監道夏爺爺還說上兩回還有一千二百兩銀子沒送來等今年年底下自然一齊都送過來的鳳姐笑道你夏爺爺好小氣這也值的放在心裡我說一句話不怕他多心要都這麽記清了還我們不知還多少了只怕我們沒有要有只管拿去因叫旺兒媳婦來出去不管那裡先支二百銀來旺兒媳婦會意

因笑道我纔因別處支不動纔來和奶奶支的鳳姐道你們只會裡頭來要錢叫你們外頭弄去就不能了說着叫平兒把我那兩個金項圈拿出去暫且押四百兩銀子平兒答應去了果然拿了一個錦盒子來裡面兩個錦袱包着打開時一個金纍絲攢珠的那珍珠都有蓮子大小一個點翠嵌寶石的兩個都與宮中之物不離上下一時拿去果然拿了四百兩銀子來鳳姐命給小太監打疊一半那一半與了旺兒媳婦命他拿去辦八月中秋的節那小太監便告辭了鳳姐命人替他拿着銀子送出大門去了這裡賈璉出來笑道這一起外祟何日是了鳳姐笑道剛說着就來了一股子賈璉道昨兒周太監來張口一

干兩我略應慢了些他就不自在將來得罪人的地方兒多着呢這會子再發個三五萬的財就好了一面說一面平兒伏侍鳳姐另洗了臉更衣往賈母處伺候晚飯這裡賈璉出來剛至外書房忽見林之孝走來賈璉因問何事林之孝說道纔聽見雨村降了却不知何事只怕未必真賈璉道真不真他那官兒未必保的長只怕將來有事偺們寧可疎遠着他好林之孝道何從不是只是一時難以疎遠如今東府大爺和他更好老爺又喜歡他時常來往那個不知賈璉道橫竪不和他謀事也不相干你去再打聽真了是為什麼林之孝答應了却不動身坐在椅子上再說閒話因又說起家道艱難便趁勢說人口太衆

了不如揀個空日回明老太太老爺把這些出過力的老家人用不着的開恩放幾家出去一則他們各有營運二則家裡一年也省口糧月錢再者裡頭的姑娘也太多俗語說一時比不得一時如今說不得先時的例了少不的大家委屈些該使八個的使六個使四個的使兩個若各房算起來一年也可以省許多月米月錢況且裡頭的女孩子們一半都大了也該配人的配人成了房豈不又滋生出些人來賈璉道我也這麼想只是老爺纔回家來多少大事未回那裡議到這個上頭前兒官媒拿了個庚帖來求親太太還說老爺纔來家每日歡天喜地的說骨肉完聚忽然提起這事恐老爺又傷心所以且不再提

起林之孝道這也是正理太太想的週到賈璉道正是提起這
話我想起一件事來我們旺兒的小子要說太太屋裡的彩霞
他昨兒來我我想什麼大事不管誰去說一聲去就說我的話
林之孝答應了半晌笑道依我說二爺竟別管這件事旺兒的
那小子雖然年輕在外吃酒賭錢無所不至雖說都是奴才到
底是一輩子的事彩霞這孩子這幾年我雖沒看見聽見說越
發出跳的好了何苦來白遭塌一個人呢賈璉道哦他小子竟
會喝酒不成人嗎這麼着那裡還給他老婆且給他一頓棍鎖
起來再問他老子娘林之孝笑道何必在這一時等他再生事
我們自然回爺處治如今且也不用究辦賈璉不語一時林之

孝出去晚間鳳姐已命人喚了彩霞之母來說媒那彩霞之母
滿心縱不願意見鳳姐自和他說何等體面便心不由己的滿
口應了出去鳳姐又問賈璉可說了沒有賈璉因說我原要說
來着聽見他這小子大不成人所以還沒說若果然不成人且
管教他兩日再給他老婆不遲鳳姐笑道我們王家的人連我
還不中你們的意何況奴才呢我已經和他娘說了他娘倒歡
天喜地難道又叫進他來不要了不成賈璉道你既說了又何
必退呢明日說給他老子好生管他就是了這裡說話不提且
說彩霞因前日出去等父母擇人心中雖與賈環有舊尚未作
准今日又見旺兒每每來求親早聞得旺兒之子酗酒賭博而

且容顏醜陋不能如意自此心中越發懊惱惟恐旺兒仗勢作成終身不遂未免心中急躁至晚間悄命他妹子小霞進二門來找趙姨娘問個端底趙姨娘素日深與彩霞好巴不得給了賈環方有個膀臂不承望王夫人又放出去了每每調唆賈環去討一則賈環羞口難開二則賈環也不在意不過是個丫頭他去了將來自然還有好的遂遷延住不肯說去意思便丟開了手無奈趙姨娘又不捨又見他妹子來問是晚得空便先求了賈政賈政說道且忙什麽等他們再念一二年書再放人不遲我已經看中了兩個丫頭一個給寶玉一個給環兒只是年紀還小又怕他們悮了念書再等一二年再題趙姨娘還要說話只聽外面一聲響不知何物大家吃了一驚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七十二回終

紅樓夢第七十三回

痴丫頭悞拾綉春囊　懦小姐不問纍金鳳

話說那趙姨娘和賈政說話忽聽外面一聲响不知何物忙問時原來是外間牕屜不曾扣好滑了屈戌掉下來趙姨娘罵了丫頭幾句自巳帶領丫鬟上好方進來打發賈政安歇不在話下却說怡紅院中寶玉方纔睡下丫鬟們正欲各散安歇忽聽有人來敲院門老婆子開了見是趙姨娘房內的丫頭名喚小鵲的問他作什麽小鵲不答直往裡走來找寶玉只見寶玉纔睡下晴雯等猶在床邊坐着大家頑笑見他來了都問什麽事這時候又跑了來小鵲連忙悄向寶玉道我來告訴你個信兒

方纔我們奶奶咕咕唧唧的在老爺前不知說了你些個什麽我只聽見寶玉二字我來告訴你仔細明兒老爺和你說話罷一面說着回身就走襲人命人留他吃茶因怕關門遂一直去了寶玉聽了知道趙姨娘心術不端合自巳仇人是的又不知他說些什麽便如孫大聖聽見了緊箍兒咒的一般登時四肢五內一齊皆不自在起來想來想去别無他法且理熟了書預備明兒盤考只能書不舛錯就有别事也可搪塞一面想罷忙披衣起來要讀書心中又自後悔這些日子只說不提了偏又丟生了早知該天天好歹温習些如今打算打算肚子裡現可背誦的不過只有學庸二論還背得出來至上本孟子就有一

半是夾生的若憑空提一句斷不能背至下孟子就有大半生的算起五經來因近來做詩常把五經集些雖不甚熟還可塞責別的雖不記得素日賈政幸未叫讀的縱不知也還不妨至於古文這是那幾年所讀過的幾篇左傳國策公羊穀梁漢唐等文這幾年未曾讀得不過一時之興隨看隨忘未曾下過苦功如何記得這是更難塞責的更有時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惡說這原非聖賢之制撰焉能闡發聖賢之與不過是後人餌名釣祿之階雖賈政當日起身選了百十篇命他讀的不過是後人的時文偶見其中一二股內或承起之中有作的精緻或流蕩或游戲或悲感稍能動性者偶爾一讀不過供一時之興

趣究竟何曾成篇潛心玩索如今若溫習這個又恐明白盤究那個若溫習那個又恐盤駁這個一夜之工亦不能全然溫習因此越添了焦躁自已讀書不値緊要却累着一房丫鬟們都不能睡襲人等在傍剪燭斟茶那些小的都困倦起來前仰後合睛雯罵道什麼小蹄子們一個個黑家白日挺屍挺不彀偶然一次睡遲了些就粧出這個腔調兒來了再這麼着我拿針扎你們兩下子話猶未了只聽外間咕咚一聲急忙看時原來是個小丫頭坐着打盹一頭撞到壁上從夢中驚醒却正是睛雯說這話之時他怔怔的只當是睛雯打了他一下子遂哭着央說好姐姐我再不敢了衆人都笑起來寳玉忙勸道饒他罷

原該叫他們睡去你們也該替換着睡襲人道小祖宗你只顧你的罷統共這一夜的工夫你把心暫且用在這幾本書上等過了這一關由你再張羅別的也不算悞了什麽寶玉聽他說的懇切只得又讀幾句麝月斟了一杯茶來潤舌寶玉接茶吃了因見麝月只穿着短襖寶玉道夜靜了冷到底穿一件大衣裳纔是啊麝月笑指着書道你暫且把我們忘了使不得嗎且把心擱在這上頭些罷話猶未了只聽春燕秋紋從後房門跑進來口內喊說不好了一個人打墻上跳下來了眾人聽說忙問在那裡即喝起人來各處尋找晴雯因見寶玉讀書苦惱勞費一夜神思明日也未必妥當心下正要替寶玉想個主意好

脫此難忽然碰着這一驚便生計向寶玉道趁這個機會快裝病只說唬着了這話正中寶玉心懷因叫起上夜的來打着燈籠各處搜尋並無蹤跡都說小姑娘們想是睡花了眼出去風搖的樹枝兒錯認了人晴雯便道別放屁你們查的不嚴怕躭不是還拿這話來支吾剛纔並不是一個人見的寶玉和我們出去大家親見的如今寶玉唬得顏色都變了滿身發熱我這會子還要上房裡取安魂丸藥去呢太太問起來是要回明白了的難道依你說就罷了眾人聽了唬得不敢則聲只得又各處去找晴雯和秋紋二人果出去要藥去故意鬧的眾人皆知寶玉著了驚唬病了王夫人聽了忙命人來看視給藥又吩咐

各上夜人仔細搜査又一面叫査二門外隣園墻上夜的小厮們於是園內燈籠火把直鬧了一夜至五更天就傳管家的細看査訪賈母聞知寶玉被嚇細問原由眾人不敢再隱只得回明賈母道我不料有此事如今各處上夜的都不小心還是小事只怕他們就是賊也未可知當下邢夫人尤氏等都過來請安李紈鳳姐及姊妹等皆陪侍聽賈母如此說都默無所答獨探春出位笑道近因鳳姐姐身子不好幾日園裡的人比先放肆許多先前不過是大家偷着一時半刻或夜裡坐更時三四個人聚在一處或擲骰或鬥牌小頑意兒不過為着熬困起見如今漸次放誕竟開了賭局甚至頭家局主或三十吊五十吊

的大輸贏半月前竟有爭鬥相打的事賈母聽了忙說你既知道為什麼不早回我來探春道我因想著太太事多且連日不自在所以沒回只告訴大嫂子和管事的人們戒飭過幾次近日好些了賈母忙道你姑娘家那裡知道這裡頭的利害你以為賭錢常事不過怕起爭端不知夜間既要錢就保不住不吃酒既吃酒就未免門戸任意開鎖或買東西其中夜靜人稀趁便藏賊引盜什麼事做不出來况且園內你姐兒們起居所伴者皆係丫頭媳婦們賢愚混雜賊盜事小倘有別事略沾帶些關係非小這事豈可輕恕探春聽說便默然歸坐鳳姐雖未大愈精神未嘗稍減今見賈母如此說便忙道偏偏我又病了遂

回頭命人速傳林之孝家的等總理家事的四個媳婦來了當着賈母申飭了一頓賈母即刻查了頭家賭家來有人出首者賞隱情不告者罰林之孝家的等見賈母動怒誰敢徇私忙去園內傳齊又一一盤查雖然大家賴一回終不免水落石出查得大頭家三人小頭家八人聚賭者統共二十多人都帶來見賈母跪在院內磕響頭求饒賈母先問大頭家名姓和錢之多少原來這大頭家一個是林之孝家的兩姨親家一個是園內厨房內柳家媳婦之妹一個是迎春之乳母這是三個爲首的餘者不能多記賈母便命將骰子紙牌一併燒毀所有的錢入官分散與衆人將爲首者每人打四十大板攆出去總不許再

入從者每人打二十板革去三月月錢撥入圊廁行內又將林之孝家的申飭了一番林之孝家的見他的親戚又給他打嘴自已也覺沒趣迎春在坐也覺沒意思黛玉寶釵探春等見迎春的乳母如此也是物傷其類的意思遂都起身笑向賈母討情說這個奶奶素日原不頑的不知怎麼也偶然高興求看二姐姐面上饒過這次罷賈母道你們不知道大約這些奶子們一個個仗着奶過哥兒姐兒原比別人有些體面他們就生事比別人更可惡專管調唆主子護短偏向我都是經過的況且要拿一個作法恰好果然就遇見了一個你們別管我自有道理寶釵等聽說只得罷了一時賈母歇晌大家散出都知賈母

生氣皆不敢回家只得在此暫候尤氏到鳳姐兒處來閑話了
一回因他也不自在只得園內去閑談邢夫人在王夫人處坐
了一回也要到園內走走剛至園門前只見賈母房內的小丫
頭子名喚傻大姐的笑嘻嘻走來手內拿著個花紅柳綠的東
西低頭瞧著只管走不防迎頭撞見邢夫人抬頭看見方纔站
住邢夫人因說這傻丫頭又得個什麼愛巴物兒這樣喜歡拿
來我瞧瞧原來這傻大姐年方十四歲是新挑上來給賈母這
邊專做粗活的因他生的體肥面闊兩隻大脚做粗活很爽利
簡捷且心性愚頑一無知識出言可以發笑賈母喜歡便起名
為傻大姐若有錯失也不苛責他無事時便入園內來頑耍正

往山石背後掏促織去忽見一個五彩繡香囊上面繡的並非
花鳥等物一面卻是兩個人赤條條的相抱一面是幾個字這
痴丫頭原不認得是春意兒心下打諒敢是兩個妖精打架不
就是兩個人打架呢左右猜解不來正要拿去給賈母看呢所
以笑嘻嘻走回忽見邢夫人如此說便笑道太太真個說的巧
真是個愛巴物兒太太瞧一瞧說著便送過去邢夫人接來一
看嚇得連忙死緊攥住忙問你是那裡得的傻大姐道我掏促
織兒在山子石後頭揀的邢夫人道快別告訴人這不是好東
西連你也要打死呢因你素日是個傻丫頭已後再別提了這
傻大姐聽了反嚇得黃了臉說再不敢了磕了頭呆呆而去

夫人回頭看時都是些女孩兒不便遞給他們自己便撂在袖裡心內十分罕異揣摩此物從何而來且不形於聲色到了迎春房裡迎春正因他乳母獲罪心中不自在忽報母親來了遂接入奉茶畢邢夫人因說道你這麼大了你那奶媽子行此事你也不說說他如今別人都好好的偏偺們的人做出這事來什麼意思迎春低頭弄衣帶半晌答道我說他兩次他不聽也叫我沒法兒況因他是媽媽只有他說我的沒有我說他的邢夫人道胡說你不好了他原該說如今他犯了法你就該拿出姑娘的身分來他敢不依你就回我去纔是如今直等外人共知這可是什麼意思再者放頭兒還只怕他巧語花言的和你

借貸些簪環衣裳做本錢你這心活面軟未必不週濟他些若被他騙了去我是一個錢沒有的看你明日怎麼過節迎春不語只低着頭邢夫人見他這般因冷笑道你是大老爺跟前的人養的這裡探丫頭是二老爺跟前的人養的出身一樣你娘比趙姨娘強十分你也該比探丫頭強纔是怎麼你反不及他一點倒是我無兒女的一生干凈也不能惹人笑話人回璉二奶奶來了邢夫人聽了冷笑兩聲命人出去說請他自已養病我這裡不用他伺候接着又有探事的小丫頭來報說老太太醒了邢夫人方起身往前邊來迎春送至院外方回繡橘因說道如何前兒我回姑娘那一個攢珠纍金鳳竟不知那裡去了

問了姑娘竟不問一聲兒我說必是老奶奶拿去當了銀子放頭兒了姑娘不信只說司棋收着叫問司棋司棋雖病心裡却明白說沒有收起來還在書架上匣裡放着預備八月十五要戴呢姑娘該叫人去問老奶奶一聲迎春道何用問那自然是他拿了去擿了肩兒了我只說他悄悄的拿了出去不過一時半晌仍舊悄悄的放在裡頭誰知他就忘了今日偏又鬧出來問他也無益繡橘道何曾是忘記他是試准了姑娘的性格兒纔這麼着如今我有個主意到二奶奶屋裡將此事回了他或着人要他或省事拿幾吊錢來替他贖了如何迎春忙道罷罷省事些好寧可沒有了又何必生事繡橘道姑娘怎麼這樣軟弱都要省起事來將來連姑娘還騙了去我竟去的是說著便走迎春便不言語只好由他誰知迎春的乳母之媳玉柱兒媳婦為他婆婆得罪來求迎春去討情他們正說金鳳一事且不進去也因素日迎春懦弱他們都不放在心上如今見繡橘立意去回鳳姐又看這事脫不過去只得進來陪笑先向繡橘說姑娘你別去生事姑娘的金絲鳳原是我們老奶奶老糊塗了輸了幾個錢沒的撈梢所以借去不想今日弄出事來雖然這樣到底主子的東西我們不敢遲悞終久是要贖的如今還要求姑娘看著從小兒吃奶的情往老太太那邊去討一個情兒救出他來纔好迎春便說道好嫂子你趁早打了這妄想要等

我去說情兒等到明年也是不中用的方纔連寶姐姐林妹妹
大夥兒說情老太太還不依何况是我一個人我自巳臊還臊
不過來還去討臊去繡橘便說贖金鳳是一件事說情是一件
事別絞在一處難道姑娘不去說情你就不賠了不成嫂子且
取了金鳳來再說玉柱兒家的聽見迎春如此拒絕他繡橘的
話又鋒利無可回答一時臉上過不去也明欺迎春素日好性
兒乃向繡橘說道姑娘你別太張勢了你滿家子算一算誰的
媽媽奶奶不仗着主子哥兒姐兒得些便宜偏偺們就這樣丁
是丁卯是卯的只許你們偷偷摸摸的哄騙了去自從邢姑娘
來了太太吩咐一個月儉省出一兩銀子來給舅太太去這裡

饒添了邢姑娘的使費反少了一兩銀子時常短了這個少了
那個那不是我們供給誰又要去不過大家將就些罷了算到
今日少說也有三十兩了我們這一向的錢豈不白填了限呢
繡橘不待說完便啐了一口道做什麼你白填了三十兩我且
和你算算賬姑娘要了些什麼東西迎春聽了這媳婦發邢夫
人之私意忙止道罷罷不能拿了金鳳來你不必拉三扯四的
亂嚷我也不要那鳳了就是太太問時我只說丟了也妨碍不
着你什麼你出去歇歇兒去罷何苦呢一面叫繡橘倒茶來繡
橘又氣又急因說道姑娘雖不怕我是做什麼的把姑娘的東
西丟了他倒賴說姑娘使了他們的錢這如今竟要准折起來倘

或太太問姑娘爲什麽使了這些錢敢是我們就中取勢這還了得一行說一行就哭了司棋聽不過只得免強過來幫着繡橘問着那媳婦迎春勸止不住自拿了一本太上感應篇去看三人正沒開交可巧寶釵黛玉寶琴探春等因恐迎春今日不自在都約著來安慰他們走至院中聽見幾個人講究探春從紗牕內一看只見迎春倚在牀上看書若有不聞之狀探春也笑了小丫頭們忙打起簾子報道姑娘們來了迎春放下書起身那媳婦見有人來且又有探春在內不勸自止了遂趂便就走探春坐下便問纔剛誰在這裡說話倒像拌嘴是的迎春笑道沒有什麽左不過他們小題大做罷了何必問他探春笑道

我纔聽見什麽金鳳又是什麽沒有錢只合我們奴才要誰和奴才要錢了難道姐姐和奴才要錢不成司棋繡橘道姑娘說的是了姑娘何曾和他要什麽了探春笑道姐姐既沒有和他要必定是我們和他們要了不成你叫他進來我倒要問問他迎春笑道這話又可笑你們又無沾碍何必如此探春道這倒不然我和姐姐一樣姐姐的事和我一般他說姐姐的是說我我那邊有人怨我姐姐聽見也是合怨姐姐一樣偺們是主子自然不理論那些錢財小事只知想起什麽要什麽也是有的事但不知纍絲鳳怎麽又夾在裡頭那玉柱兒媳婦生恐繡橘等告出他來遂忙進來用話掩飾探春深知其意因笑道你們

所以糊塗如今你奶奶已得了不是趂此求二奶奶把方纔的錢未曾散人的拿出些來贖來就完了比不得沒鬧出來大家都藏着留臉面如今既是沒了臉趂此時總有十個罪也只一人受罰沒有砍兩顆頭的理你依我說竟是和二奶奶趂便說去在這裡大聲小氣如何使得這媳婦被探春說出眞病也無可賴了只不敢往鳳姐處自首探春笑道我不聽見便罷既聽見少不得替你們分解分解誰知探春早使了眼色與侍書侍書出去了這裡正說話忽見平兒進來寶琴拍手笑道三姐姐敢是有驅神召將的符術黛玉笑道這倒不是道家法術倒是用兵最精的所謂守如處女出如脫兎出其不備的妙策二人

取笑寶釵便使眼色與二人遂以別話岔開探春見平兒來了遂問你奶奶可好些了眞是病糊塗了事事都不在心上叫我們受這樣委屈平兒忙道誰敢給姑娘氣受姑娘吩咐我那玉柱兒媳婦方慌了手脚遂上來赶着平兒叫姑娘坐下讓我說原故姑娘請聽平兒正色道姑娘這裡說話也有你混挿嘴的理嗎你但凡知禮該在外頭伺候也有外頭的媳婦們無故到姑娘屋裡來的繡橘道你不知我們這屋裡是沒禮的誰愛來就來平兒道都是你們不是姑娘好性兒你們就該打出去然後再回太太去纔是柱兒媳婦見平兒出了言紅了臉方退出去探春接着道我且告訴你要是別人得罪了我倒還罷了如

今這柱兒媳婦和他婆婆仗着是嬤嬤又瞅着二姐姐好性兒私自拿了首飾去賭錢而且還揑造假賬折着去討情和這兩個丫頭在卧房裡大嚷大叫二姐姐竟不能轄治所以我看不過纔請你來問一聲還是他本是天外的人不知道理還是有誰主使他如此先把二姐姐制伏了然後就要治我和四姑娘了平兒忙陪笑道姑娘怎麼今日說出這話來我們奶奶如何擔得起探春冷笑道俗語說的物傷其類唇亡齒寒我自然有些心驚麼平兒問迎春道若論此事本好處的但只他是姑娘的奶嫂姑娘怎麼樣呢當下迎春只合寶釵看感應篇故事究竟連探春的話也沒聽見忽見平兒如此說仍笑道問我我也沒什麼法子他們的不是自作自受我也不能討情我也不去加責就是了至于私自拿去的東西送來我收下不送來我也不要了太太們要來問我可以隱瞞遮飾的過去是他的造化要瞞不住我也沒法兒沒有個爲他們反欺枉太太們的理少不得直說你們要說我好性兒沒個決斷有好主意可以八面週全不叫太太們生氣任憑你們處治我也不管眾人聽了都好笑起來黛玉笑道眞是虎狼屯于階陛尚談因果要是二姐姐是個男人一家上下這些人又如何裁治他們迎春笑道正是多少男人衣租食稅及至事到臨頭尚且如此况且太上說的好救人急難最是陰隲事我雖不能救人何苦來白白去和

人結怨結仇作那樣無益有損的事呢一語未了只聽又有一
人來了不知是誰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七十三回終


中华古籍保护


中华古籍保

紅樓夢第七十四回

惑奸讒抄檢大觀園　避嫌隙杜絕寧國府

話說平兒聽迎春說了正自好笑忽見寶玉也來了原來管廚房柳家媳婦的妹子也因放頭開賭得了不是因這園中有素和柳家的不好的便又告出柳家的來說和他妹子是夥計賺了平分因此鳳姐要治柳家之罪那柳家的聽得此言便慌了手脚因思素與怡紅院的人最為深厚故走來悄悄的央求晴雯芳官等人轉告訴了寶玉寶玉因思內中迎春的嬤嬤也現有此罪不若來約同迎春去討情比自已獨去单為柳家的說情又更妥當故此前來忽見許多人在此見他來時都問道你

的病可好了跑來做什麼寶玉不便說出討情一事只說來看二姐姐當下衆人也不在意且說些閑話平兒便出去辦纍金鳳一事那玉柱兒媳婦緊跟在後口內百般央求只說姑娘好歹口內超生我橫豎去贖了來平兒笑道你遲也贖早也贖既有今日何必當初你的意思得過就過既這麼樣我也不好意思告訴人趁早取了來交給我一字不提玉柱兒媳婦聽說方放下心來就拜謝又說姑娘自去貴幹趕晚贖了來先回了姑娘再送去如何平兒道趕晚不來可別怨我說畢二人方分路各自散了平兒到房鳳姐問他三姑娘叫你做什麼平兒笑道三姑娘怕奶奶生氣叫我勸着奶奶些問奶奶這兩天可吃

些什麼鳳姐笑道倒是他還惦記我剛纔又出來了一件事有人來告柳二媳婦和他妹子通同開局凡妹子所為都是他作主我想你素日肯勸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自己保養保養也是好的我因聽不進去果然應了先把太太得罪了而且反賺了一塲病如今我也看破了隨他們鬧去罷橫豎還有許多人呢我白操一會子心倒惹的萬人咒罵不如且自家養養病就是病好了我也會做好好先生得樂且樂得笑且笑一槩是非都憑他們去罷所以我只答應着知道了平兒笑道奶奶果然如此那就是我們的造化了一語未了只見賈璉進來拍手嘆氣道好好的又生事前兒我和鴛鴦借當那邊太太怎麼知道了剛纔太太叫過我去叫我不管那裡先借二三百銀子做八月十五節下使用我回沒處借太太就說你沒有錢就有地方挪移我白和你商量你就搪塞我你就沒地方兒前兒一千銀子的當是那裡的連老太太的東西你都有神通弄出來這會二百銀子你就這樣難虧我沒和別人說去我想太太分明不短何苦來又尋事奈何人鳳姐兒道那日並沒個外人誰走了這個消息平兒聽了也細想那日有誰在此想了半日笑道是了那日說話時沒人就只晚上送東西來的時候兒老太太那邊傻大姐的娘可巧來送漿洗衣裳他在下房裡坐了一會子看見一大箱子東西自然要問必是丫頭們不知道說出來了也

求可知因此便喚了幾個小丫頭來問那日誰告訴傻大姐的娘了眾小丫頭慌了都跪下賭神發誓說自來也沒敢多說一句話有人凡問什麼都答應不知道這事如何敢說鳳姐詳情度理說他們必不敢多說一句話倒別委屈了他們如今把這事靠後且把太太打發了去要緊寧可咱們短些別又討沒意思因叫平兒把我的金首飾再去押二百銀子來送去完事賈璉道索性多押二百咱們也要使呢鳳姐道很不必我沒處使這不知還指那一項贖先平兒拿了去吩咐旺兒媳婦領去不一時拿了銀子來賈璉親自送去不在話下這裡鳳姐和平兒猜疑走風的人反叫鴛鴦受累豈不是咱們之過正在胡想人

報太太來了鳳姐聽了詫異不知何事遂與平兒等忙迎出來只見王夫人氣色更變只帶一個貼己小丫頭走來一語不發走至裡間坐下鳳姐忙捧茶因陪笑問道太太今日高興到這裡逛逛王夫人喝命平兒出去平兒見了這般不知怎麼了忙應了一聲帶著眾小丫頭一齊出去在房門外站住一面將房門掩了自己坐在台階上所有的人一個不許進去鳳姐也著了慌不知有何事只見王夫人含着淚從袖裡扔出一個香袋來說你瞧鳳姐忙拾起一看見是十錦春意香袋也嚇了一跳忙問太太從那裡得來王夫人見問越發淚如雨下顫聲說道我從那裡得來我天天坐在井裡想你是個細心人所以我纔

偷空兒誰知你也和我一樣這樣東西大天白日明擺在園裡山石上被老太太的丫頭拾著不虧你婆婆看見早已送到老太太跟前去了我且問你這個東西如何丟在那裡鳳姐聽得也更了顏色忙問太太怎麼知道是我的王夫人又哭又嘆道你反問我你想一家子除了你們小夫小妻餘者老婆子們要這個何用女孩子們是從那裡得來自然是那璉兒不長進下流種子那裡弄來的你們又和氣當作一件頑意兒年輕的人兒女閨房私意是有的你還和我賴幸而園內上下人還不解事尚未揀得倘或丫頭們揀着你姊妹看見這還了得不然有那小丫頭們揀着出去說是園內揀的外人知道這性命臉面

要也不要鳳姐聽說又急又愧登時紫脹了面皮便挨着炕沿雙膝跪下也含淚訴道太太說的固然有理我也不敢辯但我並無這樣東西其中還要求太太細想這香袋兒是外頭做着內工繡的連穗子一概都是市賣的東西我雖年輕不尊重也不肯要這樣東西再者這也不是常帶着的我縱然有也只好在私處擱着焉肯在身上常帶各處逛去況且又在園裡去個個姊妹我們都肯拉拉扯扯倘或露出來不但在姊妹前看見就是奴才看見我有什麼意思三則論主子內我是年輕媳婦算起來奴才比我更年輕的又不止一個了況且他們也常在園走動焉知不是他們掉的再者除我常在園裡還有那邊太

太常帶過幾個小姨娘來嫣紅翠雲那幾個人也都是年輕的人他們更該有這個了還有那邊珍大嫂子他也不算狠老也常帶過佩鳳他們來又焉知又不是他們的況且園內丫頭也多保不住都是正經的或者年紀大些的知道了人事一刻查問不到偷出去了或借着因由合二門上小么兒們打牙撂嘴兒外頭得了來的也未可知不但我沒此事就連平兒我也可以下保的太太請細想王夫人聽了這一夕話狠近情理因嘆道你起來我也知道你是大家子的姑娘出身不至這樣輕薄不過我氣激你的話但只如今且怎麽處你婆婆纔打發人封了這個給我瞧把我氣了個死鳳姐道太太快別生氣若被衆

人覺察了保不定老太太不知道且平心靜氣暗暗訪察才能得這個實在縱然訪不着外人也不能知道如今惟有趁着賭錢的因由革了許多人這空兒把周瑞媳婦旺兒媳婦等四五個貼近不能走話的人安插在園裏以查賭爲由再如今他們的丫頭也太多了保不住人大心大生事作耗等鬧出來反悔之不及如今若無故裁革不但姑娘們委屈就連太太和我也過不去不如趁着這個機會以後凡年紀大些的或有些磨牙難纏的拏個錯兒攆出去配了人一則保的住沒有別事二則也可省些用度太太想我這話如何王夫人嘆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從公細想你這幾個姊妹每人只有兩三個丫頭像人

餘者竟是小鬼兒是的如今再去了不但我心裡不忍只怕老太太未必就依雖然艱難也還窮不至此我雖沒受過大榮華比你們是强些如今寧可省我些別委屈了他們你如今且叫人傳周瑞家的等人進來就吩咐他們快快暗訪這事要緊鳳姐即喚平兒進來吩咐出去一時周瑞家的與吳興家的鄭華家的來旺家的來喜家的現在五家陪房進來王夫人正嫌人少不能勘察忽見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走來正是方纔是他送香袋來的王夫人向來看視邢夫人之得力心腹人等原無二意今見他來打聽此事便向他說你去回了太太也進園來照管照管比別人强些王善保家的因素日進園去那些

丫鬟們不大趨奉他他心裡不自在要尋他們的故事又尋不着恰好生出這件事來以爲得了把柄又聽王夫人委托他正碰在心坎上道這個容易不是奴才多話論理這事該早嚴緊些的太太也不大往園裡去這些女孩子們一個個倒像受了誥封是的他們就成了千金小姐了鬧下天來誰敢哼一聲兒不然就調唆姑娘們說欺負了姑娘們了誰還躭得起王夫人點頭道跟姑娘們的丫頭比別的嬌貴些這也是常情王善保家的道別的還罷了太太不知頭一個是寶玉屋裡的晴雯那丫頭仗着他的模樣兒比別人標緻些又長了一張巧嘴天天打扮的像個西施樣子在人跟前能說慣道抓尖要强一句話

不投机他就立起兩隻眼睛來罵人妖妖調調大不成個體統王夫人聽了這話猛然觸動往事便問鳳姐道上次我們跟了老太太進園逛去有一個水蛇腰削肩膀兒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正在那裡罵小丫頭我心裡狠看不上那狂樣子因同老太太走我不曾說他後來要問是誰偏又忘了今日對了檻兒這丫頭想必就是他了鳳姐道若論這些丫頭們共總比起來都沒晴雯長得好論舉止言語他原輕薄些方纔太太說的倒狠像他我也忘了那日的事不敢混說王善保家的便道不用這樣此刻不難叫了他來太太瞧瞧王夫人道寶玉屋裡常見我的只有襲人麝月這兩個笨笨的倒好要有這個他自

然不敢來見我我一生最嫌這樣的人且又出來這個事好好的寶玉倘或叫這蹄子勾引壞了那還了得因叫自己的丫頭來吩咐他道你去只說我有話問他留下襲人麝月伏侍寶玉不必來有一個晴雯最伶俐叫他即刻快來你不許和他說什麼小丫頭答應了走入怡紅院正值晴雯身上不好睡中覺纔起來發悶呢聽如此說只得跟了他來素日晴雯不敢出頭因連日不自在並沒十分粧飾自爲無礙及到了鳳姐房中王夫人一見他釵嚲鬢鬆衫垂帶褪大有春睡捧心之態而且形容面貌恰是上月的那人不覺勾起方纔的火來王夫人便冷笑道好個美人兒真像個病西施了你天天作這輕狂樣兒給

誰看你幹的事打量我不知道呢我且放著你自然明兒揭你的皮寶玉今日可好些晴雯一聽如此說心內大異便知有人暗算了他雖然着惱只不敢作聲他本是個聰明過頂的人見問寶玉可好些他便不肯以實話答應忙跪下回道我不大到寶玉房裡去又不常和寶玉在一處好歹我不能知那都是襲人合麝月兩個人的事太太問他們王夫人道這就該打嘴你難道是死人要你們做什麼晴雯道我原是跟老太太的人因老太太說園裡空大人少寶玉害怕所以撥了我去外間屋裡上夜不過看屋子我原回過我笨不能伏侍老太太罵了我又不叫你管他的事要伶俐的做什麼我聽了不敢不去纔去的不過十天半月之內寶玉叫着了答應幾句話就散了至於寶玉的飲食起居上一層有老奶奶老媽媽們下一層有襲人麝月秋紋幾個人我閒着還要做老太太屋裡的針線所以寶玉的事竟不曾留心太太既怪從此後我留心就是了王夫人信以為實了忙說阿彌陀佛你不近寶玉是我的造化竟不勞你費心既是老太太給寶玉的我明兒回了老太太再攆你因向王善保家的道你們進去好生防他幾日不許他在寶玉屋裡睡覺等我回過老太太再處治他喝聲出去站在這裡我看不上這浪樣兒誰許你這麼花紅柳綠的粧扮晴雯只得出來這氣非同小可一出門便拿絹子握着臉一頭走一頭哭直哭到

園內去這裡王夫人向鳳姐等自怨道這幾年我越發精神短了照顧不到這樣妖精是的東西竟没看見只怕這樣的還有明日倒得查查鳳姐見王夫人盛怒之際又因王善保家的是邢夫人的耳目常時調唆的邢夫人生事縱有千百樣言語此刻也不敢說只低頭答應着王善保家的道太太且請息怒這些事小只交與奴才如今要查這個是極容易的等到晚上園門關了的時節內外不通風我們竟給他們個冷不防帶着人到各處丫頭們房裡搜尋想來誰有這個斷不單有這個自然還有別的那時翻出別的來自然這個也是他的了王夫人道這話倒是若不如此斷乎不能明白因問鳳姐如何鳳姐只得

答應說太太說是就行罷了王夫人道這主意很是不然一年也查不出來於是大家商議已定至晚飯後待賈母安寢了寶釵等入園時王家的便請了鳳姐一併進園喝命將角門皆上鎖便從上夜的婆子處來抄揀起不過抄揀些多餘攢下蠟燭燈油等物王善保家的道這也是贓不許動的等明日回過太太再動于是先就到怡紅院中喝命關門當下寶玉正因晴雯不自在忽見這一干人來不知爲何直撲了丫頭們的房門去因迎出鳳姐來問是何故鳳姐道丟了一件要緊的東西因大家混賴恐怕有丫頭們偷了所以大家都查一查去疑兒一面說一面坐下吃茶王家的等搜了一回又細問這幾個箱子是

誰的都叫本人來親自打開襲人因見晴雯這樣必有異事又見這番抄揀只得自巳先出來打開了箱子並匣子任其搜揀一番不過平常通用之物隨放下又搜別人的挨次都一一搜過到晴雯的箱子因問是誰的怎麽不打開叫搜襲人方欲替晴雯開時只見晴雯挽着頭髮闖進來嘚啷一聲將箱子掀開兩手提著底子往地下一倒將所有之物盡都倒出來王善保家的也覺沒趣兒便紫脹了臉說道姑娘你別生氣我們並非私自就來的原是奉太太的命來搜察你們叫番呢我們就番一番不叫番我們還許回太太去呢那用急的這個樣子晴雯聽了這話越發火上澆油便指著他的臉說道你說你是太太

打發來的我還是老太太打發來的呢太太那邊的人我也都見過就只沒看見你這麽個有頭有臉大管事的奶奶鳳姐見晴雯說話鋒利尖酸心中甚喜却碍着邢夫人的臉忙喝住晴雯那王善保家的又羞又氣剛要還言鳳姐道媽媽你也不必和他們一般見識你且細細搜你的偺們還到各處走走呢再遲了走了風我可担不起王善保家的只得咬咬牙且忍了這口氣細細的看了一看也無甚私弊之物回了鳳姐要別處去鳳姐道你可細細的查若這一番查不出來難回話的衆人都道盡都細翻了沒有什麽差錯東西雖有幾樣男人物件都是小孩子的東西想是寶玉的舊物沒甚關係的鳳姐聽了笑道

旣如此偺們就走再瞧別處去說着一逕出來向王善保家的道我有一句話不知是不是要抄揀只抄揀偺們家的人薛大姑娘屋裡斷乎抄揀不得的王善保家的笑道這個自然豈有抄起親戚家來的鳳姐點頭道我也這樣說呢一頭說一頭到了瀟湘舘內黛玉已睡了忽報這些人來不知爲甚事纔要起來只見鳳姐已走進來忙按住他不叫起來只說睡著罷我們就走的這邊且說些閒話那王善保家的帶了衆人到了丫鬟房中也一一開箱倒籠抄揀了一番因從紫鵑房中搜出兩副寶玉往常換下來的寄名符兒一副束帶上的帔帶兩個荷包並扇套套內有扇子打開看時皆是寶玉往日手內曾拿過的

王善保家的自爲得了意遂忙請鳳姐過來驗視又說這些東西從那裡來的鳳姐笑道寶玉和他們從小兒在一處混了幾年這自然是寶玉的舊東西況且這符兒合扇子都是老太太和太太常見的媽媽不信偺們只管拿了去王家的忙笑道二奶奶旣知道就是了鳳姐道這也不算什麽稀罕事撂下再往別處去是正經紫鵑笑道直到如今我們兩下裡的賬也算不淸要問這一個連我也忘了是那年月日有的了這裡鳳姐合王善保家的又到探春院內誰知早有人報與探春了探春也就猜着必有原故所以引出這等醜態來遂命衆丫鬟秉燭開門而待一時衆人來了探春故問何事鳳姐笑道因丟了一件

東西連日訪察不出人來恐怕傍人賴這些女孩子們所以大家搜一搜使人去疑兒倒是洗凈他們的好法子探春笑道我們的丫頭自然都是些賊我就是頭一個窩主既如此先來搜我的箱櫃他們所偷了來的都交給我藏着呢說着便命丫鬟們把箱一齊打開將鏡奩粧盒衾袱衣包若大若小之物一齊打開請鳳姐去抄閱鳳姐陪笑道我不過是奉太太的命來妹妹別錯怪了我因命丫鬟們快快給姑娘關上平兒豐兒等先忙著替待書等關的關收的收探春道我的東西倒許你們搜閱要想搜我的丫頭這可不能我原比衆人歹毒凡丫頭所有的東西我都知道都在我這裡間收着一針一線他們也沒得收藏要搜所以只來搜我你們不依只管去回太太只說我違背了太太該怎麼處治我去自領你們別忙自然你們抄的日子有呢你們今日早起不是議論甄家自巳盼着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們也漸漸的來了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可是古人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裡自殺自滅起來纔能一敗塗地呢說着不覺流下淚來鳳姐只看著衆媳婦們周瑞家的便道既是女孩子的東西全在這裡奶奶且請到別處去罷也讓姑娘好安寢鳳姐便起身告辭探春道可細細搜明白了若明日再來我就不依了鳳姐笑道既然丫頭們的東西都在這裡就不必搜

了探春冷笑道你果然倒乖連我的包袱都打開了還說沒翻明日敢說我護着丫頭們不許你們翻了你趁早說明若還要翻不妨再翻一遍鳳姐知道探春素日與衆不同的只得陪笑道已經連你的東西都搜察明白了探春又問衆人你們也都搜明白了沒有周瑞家的等都陪笑說都明白了那王善保家的本是個心內沒成算的人素日雖聞探春的名他想衆人沒眼色沒膽量罷了那裡一個姑娘就這樣利害起來况且又是庶出他敢怎麽着自已又仗着是邢夫人的陪房連王夫人尚另眼相待何况別人只當是探春認真单惱鳳姐與他們無干他便要趁勢作臉因越衆向前拉起探春的衣襟故意一掀嘻

嘻的笑道連姑娘身上我都翻了果然沒有什麼鳳姐見他這樣忙說媽媽走罷別瘋瘋顛顛的一語未了只聽咱的一聲王家的臉上早着了探春一巴掌探春登時大怒指着王家的問道你是什麽東西敢来拉扯我的衣裳我不過看着太太的面上你又有幾歲年紀叫你一聲媽媽你就狗仗人勢天天作耗在我們跟前逞臉如今越發了不得了你索性望我動手動脚的了你打諒我是和你們姑娘那麽好性兒由著你們欺負你就錯了主意了你來搜檢東西我不惱你不該拿我取笑說著便親自要解鈕子拉着鳳姐兒細細的翻省得叫你們奴才來翻我鳳姐平兒等都忙與探春理裙整袂口內喝着王善保

家的說媽媽吃兩口酒就瘋瘋顛顛起來前兒把太太也冲撞了快出去别再討臉了又忙勸探春好姑娘别生氣他算什麽姑娘氣着倒値多了探春冷笑道我但凡有氣早一頭碰死了不然怎麽許奴才來我身上搜賊贓呢明兒一早先回過老太太太太再過去給大娘賠禮該怎麽著我去領那王善保家的討了個没臉赶忙躲出窗外只說罷了罷了這也是頭一遭挨打我明兒回了太太仍回老娘家去罷這個老命還要他做什麽探春喝命丫鬟你們聽着他說話還等我和他拌嘴去不成侍書聽說便出去說道媽媽你知點道理兒省一句兒罷你果然回老娘家去倒是我們的造化了只怕你捨不得去你去了

叫誰討主子的好兒調唆着察考姑娘折磨我們呢鳳姐笑道好丫頭真是有其主必有其僕探春冷笑道我們做賊的人嘴裡都有三言兩語的就只不會背地裡調唆主子平兒忙也陪笑解勸一面又拉了侍書進來周瑞家的等人勸了一番鳳姐直待伏侍探春睡下方帶着人往對過煖香塢來彼時李紈猶病在床上他與惜春是緊鄰又和探春相近故順路先到這兩處因李紈纔吃了藥睡着不好驚動只到丫鬟們房中一一的搜了一遍也没有什麽東西遂到惜春房中來因惜春年少尚未識事嚇的不知當有什麽事故鳳姐少不得安慰他誰知竟在入畫箱中尋出一大包銀錁子來約共三四十個爲察姦情

反得賊贓又有一副玉帶版子並一包男人的靴韈等物鳳姐也黃了臉因問是那裡來的入畫只得跪下哭訴真情說這是珍大爺賞我哥哥的因我們老子娘都在南方如今只跟着叔叔過日子我叔叔嬸子只要喝酒賭錢我哥哥怕交給他們又花了所以每常得了悄悄的煩老媽媽帶進來叫我收着的惜春膽小見了這個也害怕說我竟不知道這還了得二嫂子要打他好歹帶出他去打罷我聽不慣的鳳姐笑道若果真呢也倒可恕只是不該私自傳送進來這個可以傳遞怕什麼不可傳遞這倒是傳遞人的不是了若這話不真倘是偷來的你可就別想活了入畫跪哭道我不敢撒謊奶奶只管明日問我們

奶奶和大爺去若說不是賞的就拿我和我哥哥一同打死無怨鳳姐道這個自然要問的只是真賞的也有不是誰許你私自傳送東西呢你且說是誰接的我就饒你下次萬萬不可惜春道嫂子別饒他這裡人多要不管了他那些大的聽見了又不知怎麼樣呢嫂子要依他我也不依鳳姐道素日我看他還使得誰沒一個錯只這一次二次再犯兩罪俱罰但不知傳遞是誰惜春道若說傳遞再無別人必是後門上的老張他常和這些丫頭們鬼鬼祟祟的這些丫頭們也都肯照顧他鳳姐聽說便命人記下將東西且交給周瑞家的暫且拿着等明日對明再議誰知那老張媽原和王善保家有親近因王善保家的

在那夫人跟前作了心腹人便把親戚伴兒們都看不到眼裡了後來張家的氣不平鬥了兩次口彼此都不說話了如今王家的聽見是他傳遞碰在他心坎兒上更兼剛纔挨了探春的打受了侍書的氣沒處發泄聽見張家的這事因攛掇鳳姐道這傳東西的事關係更大想來那些東西自然也是傳遞進來的奶奶倒不可不問鳳姐兒道我知道不用你說於是別了惜春方往迎春房內去迎春已經睡著了丫鬟們也纔要睡衆人扣門半日纔開鳳姐吩咐不必驚動姑娘遂往丫鬟們房裡來因司棋是王善保家的外孫女兒鳳姐要看王家的可藏私不藏遂留神看他搜檢先從別人箱子搜起皆無別物及到了

司棋箱中隨意掏了一回王善保家的說也沒有什麼東西纔要闔箱時周瑞家的道這是什麼話有沒有總要一樣看看纔公道說着便伸手掣出一雙男子的綿襪並一雙緞鞋又有一個小包袱打開看時裡面是一個同心如意並一個字帖兒一總遞給鳳姐鳳姐因理家久了每每看帖看賬也頗識得幾個字了那帖是大紅雙喜箋便看上面寫道

上月你來家後父母已覺察了但姑娘未出閣尚不能完你我心願若園內可以相見你可托張媽給一信若得在園內一見倒比來家好說話千萬千萬再所賜香珠二串今已查收外特寄香袋一個略表我心千萬收好表弟潘又安具

鳳姐看了不由的笑將起來那王善保家的素日並不知道他姑表兄妹有這一節風流故事見了這鞋襪心內已有些毛病又見有一紅帖鳳姐看着笑他便說道必是他們寫的賬不成字所以奶奶見笑鳳姐笑道正是這個賬竟算不過來你是司棋的老娘他表兄也該姓王怎麼又姓潘呢王善保家的見問的奇怪只得勉強告道司棋的姑媽給了潘家所以他姑表弟兄姓潘上次逃走了的潘又安就是他鳳姐笑道這就是了因說我念給你聽聽說着從頭念了一遍大家都嚇一跳這王家的一心只要拿人的錯兒不想反拿住了他外孫女兒又氣又臊周瑞家的四人聽見鳳姐兒念了都吐舌頭搖頭兒周瑞家的道王大媽聽見了這是明明白白再沒得話說了這如今怎麼樣呢王家的只恨無地縫兒可鑽鳳姐只瞅着他抿着嘴兒嘻嘻的笑向周瑞家的道這倒也好不用他老娘操一點心兒鴉雀不聞就給他們弄了個好女婿來了周瑞家的也笑着湊趣兒王家的無處煞氣只好打着自巳的臉罵道老不死的娼婦怎麼造下孽了說嘴打嘴現世現報衆人見他如此要笑又不敢笑也有趁願的也有心中感動報應不爽的鳳姐見司棋低頭不語也並無畏懼慚愧之意倒覺可異料此時夜深且不必盤問只怕他夜間自尋短志遂喚兩個婆子監守且帶了人拿了賍証回來歇息等待明日料理誰知夜裡下面淋血不止

次日便覺身體十分軟弱起來遂掌不住請醫胗視開方立案說要保重而去老嬤嬤們拿了方子回過王夫人不免又添一番愁悶遂將司棋之事暫且擱起可巧這日尤氏來看鳳姐坐了一回又看李紈等忽見惜春遣人來請尤氏到他房中惜春便將昨夜之事細細告訴了又命人將入畫的東西一槩要來與尤氏過目尤氏道實是你哥哥賞他哥哥的只不該私自傳送如今官鹽反成了私鹽了因罵入畫糊塗東西惜春道你們管教不嚴反罵丫頭這些姊妹獨我的丫頭沒臉我如何去見人昨兒叫鳳姐姐帶了他去又不肯今日嫂子來的恰好快帶了他去或打或殺或賣我一概不管入畫聽說跪地哀求百般

苦告尤氏和奶媽等人也都十分解說他不過一時糊塗下次再不敢的看他從小兒伏侍一塲誰知惜春年幼天性孤僻任人怎說只是咬定牙斷乎不肯留着更又說道不但不要入畫如今我也大了連我也不便往你們那邊去了況且近日聞得多少議論我若再去連我也編派尤氏道誰敢議論什麼又有什麼可議論的姑娘是誰我們是誰姑娘既聽見人議論我們就該問着他纔是惜春冷笑道你這話問着我倒好我一個姑娘家只好躲是非的我反尋是非成個什麼人了況且古人說的善惡生死父子不能有所勗助何況你我二人之間我只能保住自已就彀了以後你們有事好歹別累我尤氏聽了又氣

又好笑因向地下眾人道怪道人人都說四姑娘年輕糊塗我只不信你們聽這些話無原無故又沒輕重真真的叫人寒心眾人都勸說道姑娘年輕奶奶自然該吃些虧的惜春冷笑道我雖年輕這話却不年輕你們不看書不識字所以都是獃子倒說我糊塗尤氏道你是狀元第一個才子我們糊塗人不如你明白惜春道據你這話就不明白狀元難道沒有糊塗的可知你們這些人都是世俗之見那裡眼裡識的出真假心裡分的出好歹來你們要看真人總在最初一步的心上看起纔能明白呢尤氏笑道好好纔是才子這會子又做大和尚講起參悟來了惜春道我也不是什麼參悟我看如今人一槩也都是

入畫一般沒有什麼大說頭兒尤氏道可知你真是個心冷嘴冷的人惜春道怎麼我不冷我清清白白的一個人為什麼叫你們帶累壞了尤氏心內原有病怕說這些話聽說有人議論已是心中羞惱只是今日惜春分中不好發作忍耐了大半天今見惜春又說這話因按捺不住便問道怎麼就帶累了你你的丫頭的不是無故說我我倒忍了這半日你倒越發得了意只管說這些話你是千金小姐我們以後就不親近你仔細帶累了小姐的美名兒即刻就叫人將入畫帶了過去說着便賭氣起身去了惜春道你這一去了若果然不來倒也省了口舌是非大家倒還干淨尤氏聽了越發生氣但終久他是姑娘任

氣憑怎麽樣也不好和他認真的拌起嘴來只得索性忍了這口氣便也不答言一逕往前邊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七十四回終

紅樓夢第七十五回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佳讖

話說尤氏從惜春處賭氣出來正欲往王夫人處去跟從的老嬤嬤們因悄悄的道回奶奶且別往上屋裡去纔有甄家的幾個人來還有些東西不知是什麽機密事奶奶這一去恐怕不便尤氏聽了道昨日聽見你老爺說看見抄報上甄家犯了罪現今抄沒家私調取進京治罪怎麽又有人來老嬤嬤道正是呢纔來了幾個女人氣色不成氣色慌慌張張的想必有什麽瞞人的事尤氏聽了便不往前去仍往李紈這邊來了恰好太醫纔胗了脉去李紈近日也覺精爽了些擁衾倚枕坐在床上

正欲人來說些閑話因見尤氏進來不似方纔和藹只呆呆的坐着李紈因問道你過來了可吃些東西只怕餓了命素雲瞧有什麽新鮮點心拿來尤氏忙止道不必不必你這一向病着那裡有什麽新鮮東西況且我也不餓李紈道昨日人家送來的好茶麵子倒是對碗來你喝罷說畢便吩咐去對茶尤氏出神無語跟來的丫頭媳婦們因問奶奶今日晌午尚未洗臉這會子趁便可淨一淨好尤氏點頭李紈忙命素雲來取自已妝奩素雲又將自已脂粉拿來笑道我們奶奶就少這個奶奶不嫌臟能着用些李紈道我雖沒有你就該往姑娘們那裡取去怎麽公然拿出你的來幸而是他要是別人豈不惱呢尤氏

笑道這有何妨說著一面洗臉丫頭只灣腰捧着臉盆李紈道怎麼這樣沒規矩那丫頭赶着跪下尤氏笑道我們家下大小的人只會講外面假禮假體面究竟做出來的事都彀使的了李紈聽如此說便已知道昨夜的事因笑道你這話有因是誰做的事彀使的了尤氏道你倒問我你敢是病著過陰去了一語未了只見人報寶姑娘來了二人忙說快請寶釵已走進來尤氏忙擦臉起身讓坐因問怎麼一個人忽然走進來別的姊妹都不見寶釵道正是我也沒有見他們只因今日我們奶奶身上不自在家裡兩個女人也都因時症未起炕別的靠不得我今兒要出去陪著老人家夜裡作伴要去回老太太太太我

想又不是什麼大事且不用提等好了我橫豎進來呢所以來告訴大嫂子一聲李紈聽說只看著尤氏笑尤氏也看着李紈笑一時尤氏盥洗已畢大家吃麵茶李紈因笑著向寶釵道既這樣且打發人去請姨娘的安問是何病我也病著不能親自來瞧好妹妹你去只管去我且打發人去到你那裡去看屋子你好歹住一兩天還進來別叫我落不是寶釵笑道落什麼不是呢也是人之常情你又不曾賣放了賊依我的主意也不必添人過去竟把雲丫頭請了來你和他住一兩日豈不省事尤氏道可是史大妹妹往那裡去了寶釵道我纔打發他們找你們探丫頭去了叫他同到這裡來我也明白告訴他正說著果

然報雲姑娘和三姑娘來了大家讓坐已畢寶釵便說要出去一事探春道狠好不但姨媽好了還來就便好了不來也使得尤氏笑道這話又奇了怎麼攆起親戚來了探春冷笑道正是呢有別人攆的不如我先攆親戚們好也不必要死住着纔好偺們倒是一家子親骨肉呢一個個不像烏眼鷄是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尤氏忙笑道我今兒是那裡來的晦氣偏都碰着你姐兒們氣頭兒上了探春道誰叫你趕熱竈火來了因問誰又得罪了你呢因又尋思道鳳丫頭也不犯合你慪氣是誰呢尤氏只含糊答應探春知他怕事不肯多言因笑道你別粧老寔了除了朝廷治罪沒有砍頭的你不必唬的這個様兒告訴你罷我昨日把王善保的老婆打了我還頂著徒罪呢也不過背地裡說些閑話罷咧難道也還打我一頓不成寶釵忙問因何又打他探春悉把昨夜的事一一都說了尤氏見探春已經說出來了便把惜春方纔的事也說了一遍探春道這是他向來的脾氣孤介太過我們再扭不過他的又告訴他們說今日一早不見動靜打聽鳳丫頭病著就打發人四下裡打聽王善保家的是怎麼樣回來告訴我說王善保家的挨了一頓打嗔着他多事尤氏李紈道這倒也是正禮探春冷笑道這種遮人眼目兒的事誰不會做且再瞧就是了尤氏李紈皆默無所答一時丫頭們來請用飯湘雲寶釵回房打點衣衫不在

話下尤氏辭了李紈往賈母這邊來賈母歪在榻上王夫人正說甄家因何獲罪如今抄沒了家產來京治罪等話賈母聽了心中甚不自在恰好見他姊妹來了因問從那裡來的可知鳳姐兒妯娌兩個病着今日怎麼樣尤氏等忙回道今日都好些賈母點頭嘆道偺們別管人家的事且商量偺們八月十五賞月是正經王夫人笑道已預備下了不知老太太揀那裡好只是園裡恐夜晚風凉賈母笑道多穿兩件衣服何妨那裡正是賞月的地方豈可倒不去的說話之間媳婦們抬過飯桌王夫人尤氏等忙上來放筯捧飯賈母見自己幾色菜已擺完另有兩大捧盒內盛了幾色菜便是各房孝敬的舊規矩賈母說我

吩咐過幾次蠲了罷你們都不聽王夫人笑道不過都是家常東西今日我吃齋沒有別的孝順那些面觔豆腐老太太又不甚愛吃只揀了一樣椒油蓴虀醬來賈母笑道我倒也想這個吃鴛鴦聽說便將碟子挪在跟前寶琴一一的讓了方歸坐賈母便命探春來同吃探春也都讓過了便和寶琴對面坐下侍書忙去取了碗筯鴛鴦又指那幾樣菜道這兩樣看不出是什麼東西來是大老爺孝敬的這一碗是雞髓筍是外頭老爺送上來的一面說一面就將這碗筍送至桌上賈母略嘗了兩點便命將那幾樣着人都送回去就說我吃了已後不必天天送我想吃什麼自然着人來要媳婦們答應着仍送過去不在話

下賈母因問拿稀飯來吃些罷尤氏早捧過一碗來說是紅稻米粥賈母接來吃了半碗便吩咐將這粥送給鳳姐兒吃去又指着這一盤菓子獨給平兒吃去又向尤氏道我吃了你就來吃了罷尤氏答應着待賈母漱口洗手畢賈母便下地和王夫人說閒話行食尤氏告坐吃飯賈母又命鴛鴦等來陪吃賈母見尤氏吃的仍是白米飯因問說怎麽不盛我的飯丫頭們回道老太太的飯完了今日添了一位姑娘所以短了些鴛鴦道如今都是可著頭做帽子了要一點兒富餘也不能的王夫人忙回道這一二年旱澇不定庄上的米都不能按數交的這幾樣細米更艱難所以都是可着吃的做賈母笑道正是巧媳婦

做不出沒米兒粥來衆人都笑起來鴛鴦一面回頭向門外伺候媳婦們道既這樣你們就去把三姑娘的飯拿來添上也是一樣尤氏笑道我這個就彀了也不用去取鴛鴦道你彀了我不會吃的媳婦們聽說方忙著取去了一時王夫人也用飯這裡尤氏直陪賈母說話取笑到起更的時候賈母說你也過去罷尤氏方告辭出來走至二門外上了車衆媳婦放下簾子來四個小廝拉出來套上牲口幾個媳婦帶著小丫頭子們先走到那邊大門口等着去了這裡送的丫環們也回來了尤氏在車內因見自已門首兩邊獅子下放着四五輛大車便知係來赴賭之人向小丫頭銀蝶兒道你看坐車的是這些騎馬的又

不知有幾個呢說著進府已到了廳上賈蓉媳婦帶了丫環媳婦也都秉着羊角手罩接出來了尤氏笑道成日家我要偷着瞧瞧他們賭錢也沒得便今兒倒巧順便打他們窗戶跟前走過去衆媳婦答應着提燈引路又有一個先去悄悄的知會伏侍的小厮們不許失驚打怪于是尤氏一行人悄悄的來至窗下只聽裡面稱三讚四要笑之音雖多又兼有恨五罵六忿怨之聲亦不少原來賈珍近因居喪不得遊玩無聊之極便生了個破悶的法子日間以習射爲由請了幾位世家弟兄及諸富貴親友來較射因說白白的只管亂射終是無益不但不能長進且壞了式樣必須立了罰約賭個利物大家纔有勉力之心因此天香樓下箭道內立了鵠子皆約定每日早飯後時射鵠子賈珍不好出名便命賈蓉做局家這些都是少年正是鬥雞走狗問柳評花的一干游俠紈袴因此大家議定每日輪流做晚飯之主天天宰猪割羊屠鵝殺鴨好似臨潼鬭寶的一般都要賣弄自己家裡的好廚役好烹調不到半月工夫賈政等聽見這般不知就裡反說這纔是正理文既誤了武也當習況在武蔭之屬遂也令寶玉賈環賈琮賈蘭等四人於飯後過來跟着賈珍習射一回方許回去賈珍志不在此再過幾日便漸次以歇肩養力爲由晚間或抹骨牌賭個酒東兒至後漸次至錢如今三四個月的光景竟一日一日賭勝於射了公然鬥葉擲

骰放頭開局大賭起來家下人借此各有些利益巴不得如此所以竟成了局勢外人皆不知一字近日邢夫人的胞弟邢德全也酷好如此所以也在其中又有薛蟠頭一個慣喜送錢與人的見此豈不快樂這邢德全雖係邢夫人的胞弟卻居心行事大不相同他只知吃酒賭錢眠花宿柳爲樂手中濫漫使錢待人無心因此都叫他傻大舅薛蟠早已出名的獃大爺今日二人湊在一處都愛搶快便又會了兩家在外間炕上搶快又有幾個在當地下大棹子上赶羊裡間又有一起斯文些的抹骨牌打天九此間伏侍的小厮都是十五歲以下的孩子此是前話且說尤氏潛至窻外偷看其中有兩個陪酒的小么兒都

打扮的粉粧錦飾今日薛蟠又擲輸了正沒好氣幸而後手裡漸漸翻過來了除了冲賬的反贏了好些心中自是興頭起來賈珍道且打住吃了東西再來因問那兩處怎麼樣此時打天九赶老羊的未清先擺下一棹賈珍陪着吃薛蟠興頭了便摟著一個小么兒喝酒又命將酒去敬傻大舅傻大舅輸家沒心腸喝了兩碗便有些醉意嗔着陪酒的小么兒只赶贏家不理輸家了因罵道你們這起兎子真是些沒良心的忘八羔子天天在一處誰的恩你們不沾只不過這會子輸了幾兩銀子你們就這麼三六九等兒的了難道從此以後再沒有求著我的事了衆人見他帶酒那些輸家不便言語只抵着嘴兒笑那些

嬴家忙說大舅罵的狠是這小狗攮的們都是這個風俗兒因笑道還不給舅太爺斟酒呢兩個小孩子都是演就的圈套忙都跪下奉酒扶着傻大舅的腿一面撒嬌兒說道你老人家別生氣看着我們兩個小孩子罷我們師父教的不論遠近厚薄只看一時有錢的就親近你老人家不信回來大大的下一注贏了白瞧瞧我們兩個是什麽光景兒說的衆人都笑了這傻大舅掌不住也笑了一面伸手接過酒來一面說道我要不看着你們兩個素日怪可憐見的我這一脚把你們的小蛋黃子踢出來說著把腿一抬兩個孩子趁勢兒爬起來越發撒嬌撒痴拿着灑花絹子托了傻大舅的手把那鍾酒灌在傻大舅

嘴裡傻大舅哈哈的笑着一揚脖兒把一鍾酒都乾了因擰了那孩子的臉一下兒笑說道我這會子看著又怪心疼的了說著忽然想起舊事來乃拍案對賈珍說道昨日我和你令伯母慪氣你可知道麽賈珍道沒有聽見傻大舅歎道就爲錢這件東西老賢甥你不知我們邢家的底裡我們老太太去世時我還小呢世事不知他姐妹三個人只有你令伯母居長他出閣時把家私都帶過來了如今你二姨兒也出了門子了他家裡也很艱窘你三姨兒尚在家裡一應用度都是這裡陪房王善保家的掌管我就是來要幾個錢也並不是要賈府裡的家私我邢家的家私也就彀我花了無奈竟不得到手你們就欺負

我没錢賈珍見他酒醉外人聽見不雅忙用話解勸外面尤氏等聽得十分真切乃悄向銀蝶兒等笑說你聽見了這是北院裡大太太的兄弟抱怨他呢可見他親兄弟還是這樣就怨不得這些人了因還要聽時正値赶老羊的那些人也歇住了要酒有一個人問道方纔是誰得罪了舅太爺我們竟没聽明白且告訴我們評評理邢德全便把兩個陪酒的孩子不理的話說了一遍那人接過來就說可惱怨不得舅太爺生氣我問你舅太爺不過輸了幾個錢罷咧並没有輸掉了毛把怎麽你們就不理了說着大家都笑起來邢德全也噴了一地飯說你這個東西行不動兒就撒村搗怪的尤氏在外面聽了這話悄悄

的啐了一口罵道你聽聽這一起没廉耻的小挨刀的再灌喪了黄湯還不知唚出些什麽新樣兒的來呢一面便進去卸妝安歇至四更時賈珍方散往佩鳳房裡去了次日起來就有人回西瓜月餅都全了只待分派送人賈珍吩咐佩鳳道你請奶奶看着送罷我還有别的事呢佩鳳答應去了回了尤氏一一分派遣人送去一時佩鳳來說爺問奶奶今兒出門不出門說偺們是孝家十五過不得節今兒晚上倒好可以大家應個景兒尤氏道我倒不願意出門呢那邊珠大奶奶又病了璉二奶奶也躺下了我再不去越發没個人了佩鳳道爺說奶奶出門好歹早些回來叫我跟了奶奶去呢尤氏道旣這麽樣快些吃

了我好走佩鳳道爺說早飯在外頭吃請奶奶自已吃罷尤氏問道今日外頭有誰佩鳳道聽見外頭有兩個南京新來的倒不知是誰說畢吃飯更衣尤氏等仍過榮府來至晚方囘去果然賈珍煑了一口猪燒了一腔羊備了一棹菜蔬菓品在彙芳園叢綠堂中帶領妻子姬妾先吃過晚飯然後擺上酒開懷作樂賞月將一更時分真是風清月朗銀河微隱賈珍因命佩鳳等四個人也都入席下面一溜坐下猜枚搳拳飲了一囘賈珍有了幾分酒高興起來便命取了一支紫竹簫來命佩鳳吹簫文花唱曲喉清韻雅甚令人心動神移唱罷復又行令那天將有三更時分賈珍酒已八分大家正添衣喝茶換盞更酌之際

忽聽那邊墻下有人長嘆之聲大家明明聽見都毛髮竦然賈珍忙厲聲叱問誰在那邊連問幾聲無人答應尤氏道必是墻外邊家裡人也未可知賈珍道胡說這墻四面皆無下人的房子况且那邊又緊靠着祠堂焉得有人一語未了只聽得一陣風聲竟過墻去了恍惚聞得祠堂內槅扇開闔之聲只覺得風氣森森比先更覺悽慘起來看那月色時也淡淡的不似先前明朗衆人都覺毛髮倒竪賈珍酒已嚇醒了一半只比別人撐得住些心裡也十分警畏便大沒興頭勉强又坐了一會也就歸房安歇去了次日一早起來乃是十五日帶領衆子侄開祠行朔望之禮細察祠內都仍是照舊好好的並無怪異之迹賈

珍自爲醉後自怪也不提此事禮畢仍舊閉上門看著鎖禁起來賈珍夫妻至晚飯後方過榮府來只見賈赦賈政都在賈母房裡坐着說閒話兒與賈母取笑呢賈璉寶玉賈環賈蘭皆在地下侍立賈珍來了都一一見過說了兩句話賈珍方在挨門小杌子上告了坐側着身子坐下賈母笑問道這兩日你寶兄弟的箭如何了賈珍忙起身笑道大長進了不但式樣好而且弓也長了一個勁賈母道這也殼了且別貪力仔細努傷着賈珍忙答應了幾個是賈母又道你昨日送來的月餅好西瓜看着倒好打開却也不怎麼樣賈珍陪笑道月餅是新來的一個餑餑厨子我試了試果然好纔敢做了孝敬來的西瓜往年都

還可已不知今年怎麼就不好了賈政道大約今年雨水太勤之過賈母笑道此刻月亮已上來了偺們且去上香說着便起身扶着寶玉的肩帶領衆人齊往園中來當下園子正門俱已大開掛着羊角燈嘉蔭堂月台上焚著斗香秉着燭陳獻着瓜菓月餅等物邢夫人等皆在裡面久候真是月明燈彩人氣香烟晶艷氤氳不可名狀地下鋪着拜毯錦褥賈母盥手上香拜畢于是大家皆拜過賈母便說賞月在山上最好因命在那山上的大花廳上去衆人聽說就忙着在那裡鋪設賈母且在嘉蔭堂中吃茶少歇說些閒話一時人回都齊備了賈母方扶著人上山來王夫人等因回說恐石上苔滑還是坐竹椅上去賈

母道天天打掃況且極平穩的寬路何不疎散疎散筋骨也好于是賈赦賈政等在前引導又是兩個老婆秉着兩把羊角手罩鴛鴦琥珀尤氏等貼身攙扶邢夫人等在後圍隨從下逶迤不過百餘步到了主山峯脊上便是一座廠廳因在山之高脊故名曰凸碧山庄廳前平台上列下桌椅又用一架大圍屏隔做兩間凡棹椅形式皆是圓的特取團圓之意上面居中賈母坐下左邊賈赦賈珍賈璉賈蓉右邊賈政寶玉賈環賈蘭團團圍坐只坐了半棹下面還有半桌餘空賈母笑道往常倒還不覺人少今日看來究竟偺們的人也甚少算不得什麼想當年過的日子今夜男女三四十個何等熱鬧今日那有那些人如

今叫女孩兒們來坐那邊罷于是令人向圍屏後邢夫人等席上將迎春探春惜春三個叫過來賈璉寶玉等一齊出坐先儘他姊妹坐了然後在下依次坐定賈母便命折一枝桂花來叫個媳婦在屏後擊鼓傳花若花在手中飲酒一杯罰說笑話一個于是先從賈母起次賈赦一一接過鼓聲兩轉恰恰在賈政手中住了只得飲了酒衆姊妹弟兄都你悄悄的扯我一下我暗暗的又捏你一把都含笑心裏想着倒要聽是何笑話兒賈政見賈母歡喜只得承歡方欲說時賈母又笑道要說的不笑了還要罰賈政笑道只得一個若不說笑了也只好愿罰賈母道你就說這一個賈政因說道一家子一個人最怕老婆只說

了這一句大家都笑了因從沒聽見賈政說過所以纔笑賈母笑道這必是好的賈政笑道若好老太太先多吃一杯賈母笑道使得賈赦連忙捧盃賈政執壺斟了一盃賈赦仍舊遞給賈政賈赦旁邊侍立賈政捧上安放在賈母面前賈母飲了一口賈赦賈政退回本位于是賈政又說道這個怕老婆的人從不敢多走一步偏偏那日是八月十五到街上買東西便見了幾個朋友死活拉到家裡去吃酒不想吃醉了便在朋友家睡着了第二日醒了後悔不及只得來家陪罪他老婆正洗脚說既是這樣你替我舔舔就饒你這男人只得給他舔未免惡心要吐他老婆便惱了要打說你這樣輕狂嚇得他男人忙跪下求

說並不是奶奶的脚腌臢只因昨兒喝多了黃酒又吃了月餅餡子所以今日有些作酸呢說得賈母和衆人都笑了賈政忙又斟了一杯送與賈母賈母笑道既這樣快叫人取燒酒來別叫你們有媳婦的人受累衆人又都笑起來只賈璉寶玉不敢大笑于是又擊鼓便從賈政起可巧到寶玉鼓止寶玉因賈政在坐早已踧踖不安偏又在他手中因想說笑話倘或說不好了又說沒口才說好了又說正經的不會只慣貪嘴更有不是不如不說乃起身辭道我不能說求限別的罷賈政道既這樣限個秋字就即景做一首詩好便賞你若不好明日仔細賈母忙道好好的行令怎麼又做詩賈政陪笑道他能的賈母聽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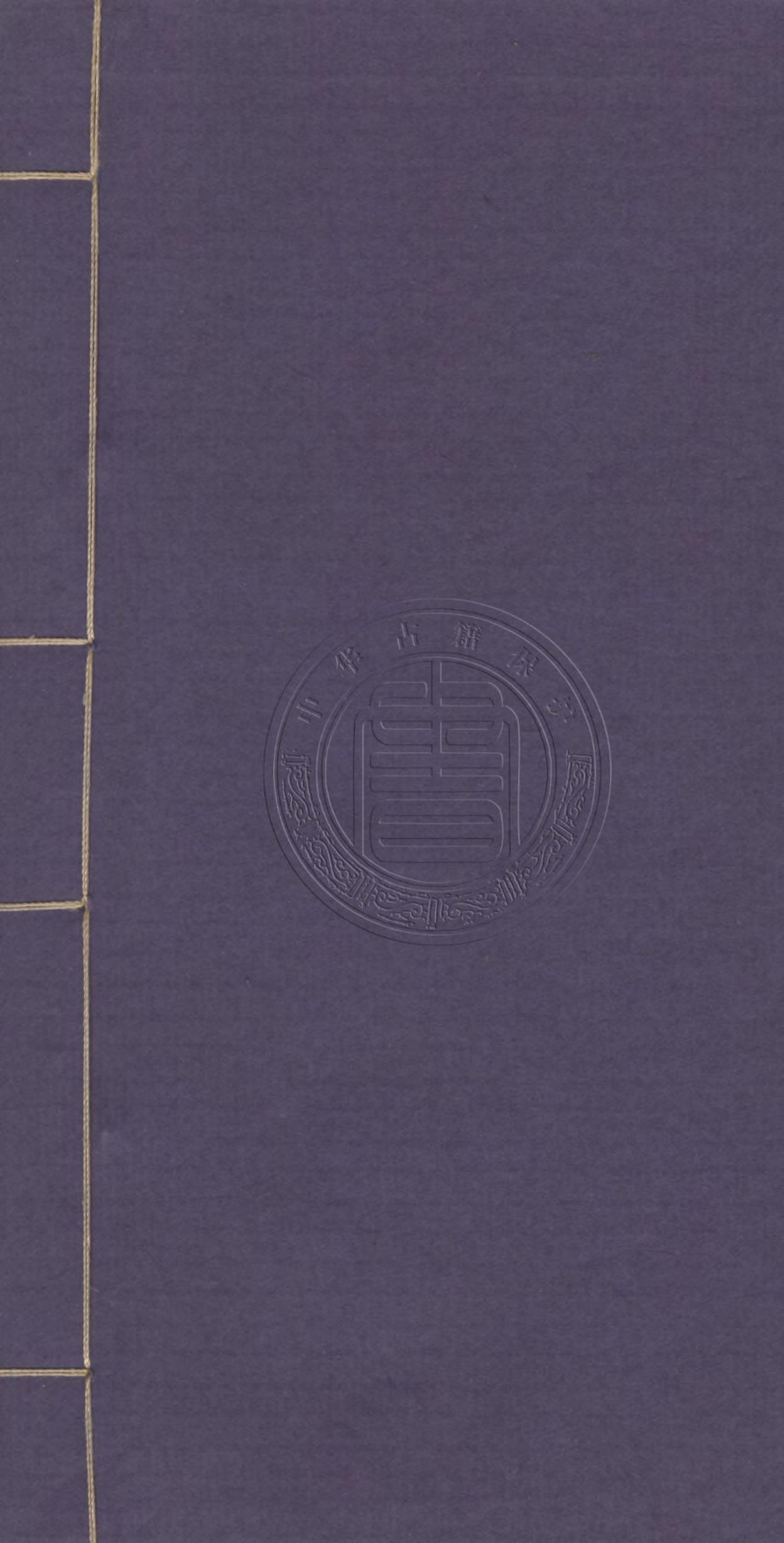
既這樣就做快命人取紙筆來賈政道只不許用這些水晶冰玉銀彩光明素等堆砌字樣要另出主見試試你這幾年的情思寶玉聽了碰在心坎兒上遂立想了四句向紙上寫了呈與賈政看賈政看了點頭不語賈母見這般知無甚不好便問怎麼樣賈政因欲賈母喜歡便說難爲他只是不肯念書到底詞句不雅賈母道這就罷了就該獎勵已後越發上心了賈政道正是因回頭命個老嬤嬤出去吩咐小厮們把我海南帶來的扇子取來給兩把與寶玉寶玉磕了一個頭仍復歸坐行令當下賈蘭見獎勵寶玉他便出席也做一首呈與賈政看賈政看了更覺欣喜遂併講與賈母聽時賈母也十分歡喜也忙令賈政

賞他於是大家歸坐復行起令來這次賈赦手內住了只得吃了酒說笑話因說道一家子一個兒子最孝順偏生母親病了各處求醫不得便請了一個針灸的婆子來這婆子原不知道脉理只說是心火一針就好了這兒子慌了便問心見鐵就死如何針得婆子道不用針心只針肋條就是了兒子道肋條離心還着呢怎麼就好了呢婆子道不妨事你不知天下作父母的偏心的多着呢衆人聽說也都笑了賈母也只得吃半杯酒半日笑道我也得這婆子針一針就好了賈赦聽說自知出言冒撞賈母疑心忙起身笑與賈母把盞以別言解釋賈母亦不好再題且行令不料這花却在賈環手裡賈環近日讀書稍進

亦好外務令見寶玉做詩受獎他便技癢只當着賈政不敢造
次如今可巧花在手中便也索紙筆來立就一絕呈與賈政賈
政看了亦覺罕異只見詞句中終帶着不樂讀書之意遂不悅
道可見是弟兄了發言吐意總屬邪派古人中有二難你兩個
也可以稱二難了就只不是那一個難字却是做難以教訓難
字講纔好哥哥是公然溫飛卿自居如今兄弟又自爲曹唐再
世了說得衆人都笑了賈赦道拿詩來我瞧便連聲讚好道這
詩據我看甚是有氣骨想來偺們這樣人家原不必寒窗螢火
只要讀些書比人略明白些可以做得官時就跑不了一個官
兒的何必多費了工夫反弄出書獃子來所以我愛他這詩竟

不失偺們侯門的氣槩因回頭吩咐人去取自已的許多玩物
來賞賜與他因又拍著賈環的腦袋笑道已後就這樣做去這
世襲的前程就跑不了你襲了賈政聽說忙勸說不過他胡謅
如此那裡就論到後事了說着便斟了酒又行了一回令賈母
便說你們去罷自然外頭還有相公們候着也不可輕忽了他
們況且二更多了你們散了再讓姑娘們多樂一會子好歇着
了賈政等聽了方止令起身大家公進了一杯酒纔帶着子侄
們出去了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七十五回終


中华古籍保护


中华古籍保护

紅樓夢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淒清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

話說賈赦賈政帶領賈珍等散去不題且說賈母這裡命將圍屏撤去兩席併作一席眾媳婦另行擦桌整菓更杯洗箸陳設一番賈母等都添了衣盥漱吃茶方又坐下團團圍繞賈母看時寶釵姊妹二人不在坐內知他家去圓月且李紈鳳姐二人又病少了這四個人便覺冷清了好些賈母因笑道往年你老爺們不在家偺們都是請過姨太太來大家賞月卻十分熱鬧忽一時想起你老爺來又不免想到母子夫妻兒女不能一處也都沒興及至今年你老爺來了正該大家團圓取樂又不便

請他們娘兒們來說笑說笑況且他們今年又添了兩口人也難撂下他們跑到這裡來偏又把鳳丫頭病了有他一個人說說笑笑還抵得十個人的空兒可見天下事總難十全說畢不覺長嘆一聲隨命拿大杯來斟熱酒王夫人笑道今日得母子團圓自比往年有趣往年娘兒們雖多終不似今年骨肉齊全的好賈母笑道正是為此所以我纔高興拿大杯來吃酒你們也換大杯纔是邢夫人等只得換上大杯來因夜深體乏且不能勝酒未免都有些倦意無奈賈母興猶未闌只得陪飲賈母又命將氊毯鋪在堦上命將月餅西瓜菓品等類都叫搬下去令丫頭媳婦們也都團團圍坐賞月賈母因見月至天中比先

越發精彩可愛因說如此好月不可不聞笛因命又將十番上女子傳來賈母道音樂多了反失雅致只用吹笛的遠遠的吹起來就彀了說畢剛纔去吹時只見跟邢夫人的媳婦走來向邢夫人說了兩句話賈母便問什麽事邢夫人便回說方纔大老爺出去被石頭絆了一下歪了腿賈母聽說忙命兩個婆子快看去又命邢夫人快去邢夫人遂告辭起身賈母便又說珍哥媳婦也趁便兒就家去罷我也就睡了尤氏笑道我今日不回去了定要和老祖宗吃一夜賈母笑道使不得你們小兩口兒今夜要團團圓圓的如何爲我擔擱了尤氏紅了臉笑道老祖宗說的我們太不堪了雖是我們年輕已經是二十來年的

夫妻也奔四十歲的人了況且孝服未滿陪着老太太頑一夜是正理賈母聽說笑道這話狠是我倒也忘了孝未滿可憐你公公已死了二年多了可是我倒忘了該罰我一大杯旣這樣你就別送竟陪着我罷叫蓉兒媳婦送去就順便回去罷尤氏說給賈蓉媳婦答應着送出邢夫人一同至大門各自上車回去不在話下這裡衆人賞了一回桂花又入席換煖酒來正說着閑話猛不防那壁裡桂花樹下嗚咽悠揚吹出笛聲來趁着這明月淸風天空地靜眞令人煩心頓釋萬慮齊除肅然危坐默然相賞聽約兩盞茶時方纔止住大家稱贊不已於是遂又斟上煖酒來賈母笑道果然好聽麽衆人笑道實在好聽我們

也想不到這樣須得老太太帶領著我們也得開些心兒賈母道這還不大好須得揀那曲譜越慢的吹來越好聽便命斟一大杯酒送給吹笛之人慢慢的吃了再細細的吹一套來媳婦們答應了方送去只見方纔看賈赦的兩個婆子回來說瞧了右脚面上白腫了些如今調服了藥疼的好些了也沒大關係賈母點頭嘆道我也太操心打緊說我偏心我反這樣說着鴛鴦拿巾兜與大斗蓬來說夜深了恐露水下了風吹了頭坐坐也該歇了賈母道偏今兒高興你又來催難道我醉了不成偏要坐到天亮因命再斟來一面戴上兜巾披了斗蓬大家陪着又飲說些笑話只聽桂花陰裡又發出一縷笛音來果然比先

越發淒涼大家都寂然而坐夜靜月明眾人不禁傷感忙轉身陪笑說語解釋又命換酒止笛尤氏笑說道我也就學了一個笑話說給老太太解悶兒賈母勉強笑道這樣更好快說來我聽尤氏乃說道一家子養了四個兒子大兒子只一個眼睛二兒子只一個耳朵三兒子只一個鼻子眼四兒子到都齊全偏又是個啞吧正說到這裡只見賈母已朦朧雙眼似有睡去之態尤氏方住了忙和王夫人輕輕的請賈母睜眼笑道我不困白閉閉眼養神你們只管說我聽着呢王夫人等道夜已深了風露也大請老太太安歇罷了明日再賞十六月色也好賈母道什麼時候王夫人笑道已交四更他們姊妹們熬不過

都去睡了賈母聽說細看了一看果然都散了只有探春一人在此賈母笑道也罷你們也熬不慣况且弱的弱病的病去了倒省心只是三丫頭可憐尚還等着你也去罷我們散了說着便起身吃了一口清茶便坐竹椅小轎兩個婆子搭起衆人圍隨出園去了不在話下這裡衆媳婦收什盃盤却少了個細茶盃各處尋覓不見又問衆人必是失手打了撂在那裡告訴我拿了磁瓦去交好作証見不然又說偷起來了衆人都說沒有打碎只怕跟姑娘的人打了也未可知你細想想或問問他們去一語提醒了那媳婦笑道是了那一會記得是翠縷拿著的我去問他說着便找時剛到了甬道就遇見紫鵑和翠縷來了

翠縷便問道老太太散了可知我們姑娘那裡去了這媳婦道我來問你一個茶鍾那裡去了你倒問我要姑娘翠縷笑道我因倒茶給姑娘喝來着展眼回頭連姑娘也沒了那媳婦道太太纔說都睡覺去了你不知那裡頑去了還不知道呢翠縷和紫鵑道斷乎沒有悄悄兒睡去的只怕在那裡走了一走如今老太太走了赶過前邊送去也未可知我們且往前邊找去有了姑娘自然你的茶鍾也有了你明日一早再找有什麽忙的媳婦笑道有了下落就不必忙了明兒和你要罷說畢回去查收傢伙這裡紫鵑和翠縷便往賈母處來不在話下原來黛玉和湘雲二人並未去睡只因黛玉見賈府中許多人賞月賈

母猶嘆人少又想寶釵姐妹家去母女弟兄自去賞月不覺對景感懷自去倚欄垂淚寶玉近因晴雯病勢甚重諸務無心王夫人再四遣他去睡他從此去了探春又因近日家事惱著無心遊玩雖有迎春惜春二人偏又素日不大甚合所以只剩湘雲一人寬慰他因說你是個明白人還不自己保養可恨寶姐姐琴妹妹天天說親道熱早已說今年中秋要大家一處賞月必要起詩社大家聯句到今日便扔下偺們自已賞月去了社也散了詩也不做了倒是他們父子叔侄縱橫起來你可知宋太祖說的好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他們不來偺們兩個竟聯起句來明日羞他們一羞黛玉見他這般勸慰也不肯負他

的豪興因笑道你看這裡這等人聲嘈雜有何詩興湘雲笑道這上山賞月雖好總不及近水賞月更妙你知道這山坡底下就是池沿山凹裡近水一個所在就是凹晶館可知當日蓋這園子就有學問這山之高處就叫凸碧山之低窪近水處就叫凹晶這凸凹二字歷來用的人最少如今直用作軒館之名更覺新鮮不落窠臼可知這兩處一上一下一明一暗一高一矮一山一水竟是特因玩月而設此處有愛那山高月小的便往這裡來有愛那皓月清波的便往那裡去只是這兩個字俗念作窪拱二音便說俗了不大見用只陸放翁用了一個凹字古硯微凹聚墨多還有人批他俗豈不可笑黛玉道也不祇放翁

纔用古人中用者太多如青苔賦東方朔神異經以致畫記上云張僧繇畫一乘寺的故事不可勝舉只是今日不知俗作俗字用了實和你說罷這兩個字還是我擬的呢因那年試寶玉寶玉擬了未妥我們擬寫出來送給大姐姐瞧了他又帶出來命給舅舅瞧過所以都用了如今咱們就往凹晶館去說着二人同下山坡只一轉灣就是池沿上一帶竹欄相接直通着那邊藕香榭的路徑只有兩個婆子上夜因知在凸碧山庄賞月與他們無干早已息燈睡了黛玉湘雲見息了燈都笑道倒是他們睡了好咱們就在捲篷底下賞這水月何如二人遂在兩個竹墩上坐下只見天上一輪皓月池中一個月影上下爭輝

如置身於晶宮鮫室之內微風一過粼粼然池面皺碧疊紋真令人神清氣爽湘雲笑道怎麼得這會子上船吃酒纔好要是在我家裡我就立刻坐船了黛玉道正是古人常說的事若求全何所樂據我說這也罷了何必偏要坐船湘雲笑道得隴望蜀人之常情正說間只聽笛韻悠揚起來黛玉笑道今日老太太太太高興這笛子吹的有趣倒是助咱們的興趣了咱們兩個都愛五言就還是五言排律罷湘雲道什麼韻黛玉笑道咱們數這個欄杆上的直棍這頭到那頭為止他是第幾根就是第幾韻湘雲笑道這倒別致於是二人起身便從頭數至盡頭止得十三根湘雲道偏又是十三元了這個韻可用的少作排

律只怕牽强不能壓韻呢少不得你先起一句罷了黛玉笑道倒要試試偺們誰强誰弱只是没有紙筆記湘雲道明兒再寫只怕這一點聰明兒還有黛玉道我先起一句現成的俗語罷因念道

三五中秋夕

湘雲想了一想道

清遊擬上元　撒天箕斗燦

黛玉笑道

匝地管絃繁　幾處狂飛盞

湘雲笑道這一句幾處狂飛盞有些意思道倒要對得好呢想

了一想笑道

誰家不啟軒　輕寒風剪剪

黛玉道好對比我的卻好只是這句又說俗話了就該加勁說了去纔是湘雲笑道詩多韻險也要鋪陳些纔是縱有好的且留在後頭黛玉笑道到後頭没有好的我看你羞不羞因聯道

良夜景暄暄　爭餅嘲黃髮

湘雲笑道這句不好杜撰用俗事來難我了黛玉笑道我說你不曾見過書呢吃餅是舊典唐書唐志你看了來再說湘雲笑道這也難不倒我也有了因聯道

分瓜笑綠媛　香新榮玉桂

黛玉道這可實實是你的杜撰了湘雲笑道明日偺們對查了出來大家看看這會子別耽擱工夫黛玉笑道雖如此下句也不好不犯又用玉桂金蘭等字樣來塞責因聯道

色健茂金萱　蠟燭輝瓊宴

湘雲笑道金萱二字便宜了你省了多少力這樣現成的韻被你得了只不犯著替他們頌聖去况且下句你也是塞責了黛玉笑道你不說玉桂我難道强對個金萱麼再也要鋪陳些富麗方是即景之實事湘雲只得又聯道

觥籌亂綺園　分曹尊一令

黛玉笑道下句好只難對些因想了一想聯道

射覆聽三宣　骰彩紅成點

湘雲笑道三宣有趣竟化俗成雅了只是下句又說上骰子少不得聯道

傳花鼓濫喧　晴光搖院宇

黛玉笑道對得却好下句又溜了只管拿些風月來塞責嗎湘雲道究竟沒說到月上也要點綴點綴方不落題黛玉道且姑存之明日再斟酌因聯道

素彩接乾坤　賞罰無賓主

湘雲道又到說他們做什麼不如說咱們因聯道

吟詩序仲昆　構思時倚檻

黛玉道這可以入土你我了因聯道

　擬何或依門　酒盡情猶在

湘雲說道這時候了乃聯道

　更殘樂已諼　漸聞語笑寂

黛玉道說這時候可知一步難似一步了因聯道

　空剩雪霜痕　堦露團朝菌

湘雲道這一句怎麼叶韻讓我想想因起身負手想了一想笑道毅了幸而想出一個字來不然幾乎敗了因聯道

　庭烟斂夕棔　秋湍瀉石髓

黛玉聽了不禁也起身叫妙說這促狹鬼果然留下好的這會

子方說棔字虧你想得出湘雲道幸而昨日看歷朝文選見了這個字我不知是何樹因要查一查寶姐姐說不用查這就是如今俗叫做朝開夜合的我信不及到底查了一查果然不錯看來寶姐姐知道的竟多黛玉笑道棔字用在此時更恰也還罷了只是秋湍一句虧你好想只這一句別的都要抹倒我少不得打起精神來對這一句只是再不能似這一句了因想了又想方對道

　風葉聚雲根　寶婺情孤潔

湘雲道這對得也還好只是這一句你也溜了幸而是景中情不單用寶婺來塞責因聯道

銀蟾氣吐吞　藥催靈兎搗

黛玉不語點頭半日遂念道

人向廣寒奔　犯斗邀牛女

湘雲也望月點首聯道

乘槎訪帝孫　盈虛輪莫定

黛玉道對句不好合掌下句推開一步倒還是急脉緩受法因又聯道

晦朔魄空存　壺漏聲將涸

湘雲方欲聯時黛玉指池中黑影與湘雲看道你看那河裡怎麽像個人到黑影裡去了敢是個鬼湘雲笑道可是又見鬼了

我是不怕鬼的等我打他一下因彎腰拾了一塊小石片向那池中打去只聽打得水响一個大圓圈將月影激蕩散而復聚者幾次只聽那黑影裡嘎的一聲却飛起一個白鶴來直往藕香榭去了黛玉笑道原是他猛然想不到反嚇了一跳湘雲笑道正是這個鶴有趣倒助了我了因聯道

牕燈焰已昏　寒塘渡鶴影

黛玉聽了又叫好又跺足說了不得了這鶴真是助他的了這一句更比秋湍不同叫我對什麽纔好影字只有一個魂字可對况且寒塘渡鶴何等自然何等現成何等有景且又新鮮我竟要擱筆了湘雲笑道大家細想就有了不然就放著明日再

聯也可黛玉只看天不理他半日猛然笑道你不必撈嘴我也有了你聽聽因對道

冷月葬詩魂

湘雲拍手贊道果然好極非此不能對好個葬詩魂因又嘆道詩固新奇只是太頹喪了些你現病着不該作此過于淒清奇譎之語黛玉笑道不如此如何壓倒你只為用工在這一句了一語未了只見欄外山石後轉出一個人來笑道好詩好詩果然太悲涼了不必再往下做若底下只這樣去反不顯這兩句了倒弄的堆砌牽強二人不防倒嚇了一跳細看時不是別人却是妙玉二人皆詫異因問你如何到了這裡妙玉笑道我聽見你們大家賞月又吹得好笛我也出來玩賞這清池皓月順脚走到這裡忽聽見你們兩個吟詩更覺清雅異常故此就聽住了只是方纔我聽見這一首中有幾句雖好只是過於頹敗淒楚此亦關人之氣數所以我出來止住你們如今老太太都早已散了滿園的人想俱已睡熟了你兩個的丫頭還不知在那裡找你們呢你們也不怕冷了快同我來到我那裡去吃杯茶只怕就天亮了黛玉笑道誰知道就這個時候了三人遂一同來至櫳翠菴中只見龕焰猶青爐香未燼幾個老道婆也都睡了只有小丫頭在蒲團上垂頭打盹妙玉喚起來現烹茶忽聽扣門之聲小丫鬟忙開門看時却是紫鵑翠縷和幾個老嬤

嬤來找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因都笑道叫我們好找一個園子裡走遍了連姨太太那裡都找到了那小亭裡找時可巧那裡上夜的正睡醒了我們問他們他們說方纔亭外頭棚下兩個人說話後來又添了一個人聽見說大家往菴裡去我們就知道這裡來了妙玉忙命丫鬟引他們到那邊去坐著歇息吃茶自郤取了筆硯紙墨出來將方纔的詩命他二人念著遂從頭寫出來黛玉見他今日十分高興便笑道從來沒見你這樣高興我也不敢唐突請教這還可以見教否若不堪時便就燒了若或可改即請改正改正妙玉笑道也不敢妄評只是這纔有二十二韻我意思想着你二位警句已出再續時

倒恐後力不加我竟要續貂又恐有玷黛玉從沒見妙玉做過詩今見他高興如此忙說果然如此我們雖不好亦可以帶好了妙玉道如今收結到底還歸到本來面目上去若只管丟了真情真事且去搜奇檢怪一則失了偺們的閨閣面目二則也與題目無涉了林史二人皆道極是妙玉提筆微吟一揮而就遞與他二人道休要見笑依我不必如此方番轉過來雖前頭有淒楚之句亦無甚礙了二人接了看時只見他續道

香篆銷金鼎　冰脂膩玉盆
簫憎嫠婦泣　衾倩侍兒溫
空帳悲金鳳　閒屏設彩鴛

露濃苔更滑　霜重竹難捫
猶步縈紆沼　還登寂歷原
石奇神鬼縛　木怪虎狼蹲
贔屭朝光透　罘罳曉露屯
振林千樹鳥　啼谷一聲猿
岐熟焉忘徑　泉知不問源
鐘鳴櫳翠寺　雞唱稻香村
有興悲何極　無愁意豈煩
芳情只自遣　雅趣向誰言
徹旦休云倦　烹茶更細論

後 書右中秋夜大觀園即景聯句三十五韻黛玉湘雲二人稱贊不已說可見偺們天天是捨近求遠現有這樣詩人在此却天天去紙上談兵妙玉笑道明日再潤色此時已天明了到底也歇息歇息纔是林史二人聽說便起身告辭帶領了丫鬟出來妙玉送至門外看他們去遠方掩門進來不在話下這裡翠縷向湘雲道大奶奶那裡還有人等着偺們睡去呢如今還是那裡去好湘雲笑道你順路告訴他們叫他們睡罷我這一去未免驚動病人不如鬧林姑娘去罷說着大家走至瀟湘館中有一半人已睡去二人進去了卸粧寬衣盥洗已畢方上床安歇紫鵑放下綃帳移燈掩門出去誰知湘雲有擇席之病雖在

枕上只是睡不着黛玉又是個心血不足常常不眠的今日又
錯過困頭自然也是睡不著二人在枕上翻來覆去黛玉因問
道怎麽還睡不着湘雲微笑道我有個擇席的病况且走了困
只好躺躺兒罷你怎麽也睡不着黛玉嘆道我這睡不著也並
非一日了大約一年之中通共也只好睡十夜滿足的覺湘雲
道你這病就怪不得了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七十六回終

紅樓夢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話說王夫人見中秋已過鳳姐病也比先減了雖未大愈然亦可以出入行走得了仍命大夫每日胗脉服藥又開了丸藥方來配調經養榮丸因用上等人參二兩王夫人取時翻尋了半日只向小匣內尋了幾枝簪挺粗細的王夫人看了嫌不好命再找去又找了一大包鬚沫出來王夫人焦燥道用不着偏有但用著了再找不着成日家我叫你們查一查都歸攏一處你們白不聽就隨手混撂彩雲道想是沒了就只有這個上次那邊的太太來尋了去了王夫人道沒有的話你再細找找彩雲只得又去找尋拿了幾包藥材來說我們不認的這個請太太自看除了這個沒有了王夫人打開看時也都忘了不知都是什麼並沒有一支人參因一面遣人去問鳳姐有無鳳姐來說也只有些參膏蘆鬚雖有幾根也不是上好的每日還要煎藥裡用呢王夫人聽了只得向邢夫人那裡問去說因上次沒了纔往這裡來尋早已用完了王夫人沒法只得親身過來請問賈母賈母忙命鴛鴦取出當日餘的來竟還有一大包皆有手指頭粗細的遂秤了二兩給王夫人王夫人出來交給周瑞家的拿去令小廝送與醫生家去又命將那幾包不能辨的藥也帶了去命醫生認了各包號上一時周瑞家的又拿進來說

這幾樣都各包號上名字了但那一包人參固然是上好的只是年代太陳這東西比别的却不同憑是怎麽好的只過一百年後就自已成了灰了如今這個雖未成灰然已成了糟朽爛木也没有力量的了請太太收了這個倒不拘粗細多少再換些新的纔好王夫人聽了低頭不語半日纔說這可没法了只好去買二兩來罷也無心看那些只命都收了罷因問周瑞家的你就去說給外頭人們揀好的換二兩來倘或一時老太太問你們只說用的是老太太的不必多說周瑞家的方纔要去時寶釵因在坐乃笑道姨娘且住如今外頭人參都没有好的雖有全枝他們也必截做兩三段鑲嵌上蘆泡鬚枝攙勻了好

賣看不得粗細我們舖子裡常和行裡交易如今我去和媽媽說了哥哥去托個夥計過去和參行裡要他二兩原枝來不妨偺們多使幾兩銀子到底得了好的王夫人笑道倒是你明白但只還得你親自走一趟纔能明白於是寶釵去了半日回來說已遣人去赶晚就有回信明日一早去配也不遲王夫人自是喜悅因說道賣油的娘子水梳頭自來家裡有的給人多少這會子輪到自已用反倒各處尋去說畢長嘆寶釵笑道這東西雖然値錢總不過是藥原該濟衆散人纔是偺們比不得那没見世面的人家得了這個就珍藏密斂的王夫人點頭道你這話也是一時寶釵去後因見無别人在室遂喚周瑞家的問

前日園中搜檢的事情可得下落周瑞家的是巳和鳳姐商議停妥一字不隱遂回明王夫人王夫人吃了一驚想到司棋係迎春丫頭乃係那邊的人只得令人去回邢氏周瑞家的回道前日那邊太太嗔着王善保家的多事打了幾個嘴巴子如今他也裝病在家不肯出頭了况且又是他外孫女兒自巳打了嘴他只好粧個忘了日久平服了再說如今我們過去回時恐怕又多心倒像咱們多事是的不如直把司棋帶過去一並連贓證與那邊太太瞧了不過打一頓配了人再指個丫頭來豈不省事如今白告訴去那邊太太再推三阻四的又說既這樣你太太就該料理又來說什麽呢豈不倒耽擱了倘或那丫頭瞅空兒尋了死反不好了如今看了兩三天都有些偷懶倘一時不到豈不倒弄出事來王夫人想了一想說這也倒是快辦了這一件再辦咱們家的那些妖精周瑞家的聽說會齊了那邊幾個媳婦先到迎春房裡回明迎春迎春聽了含淚似有不捨之意因前夜之事丫頭們悄悄說了原故雖數年之情難捨但事關風化亦無可如何了那司棋也曾求了迎春實指望能救只是迎春語言遲慢耳軟心活是不能作主的司棋見了這般知不能免因跪著哭道姑娘好狠心哄了我這兩日如今怎麽連一句話也沒有周瑞家的說道你還要姑娘留你不成便留下你也難見園裡的人了依我們的好話快快收了這樣子

倒是人不知鬼不覺的去罷大家體面些迎春手裡拿着一本書正看呢聽了這話書也不看話也不答只管扭着身子呆呆的坐着周瑞家的又催道這麽大女孩兒自己作的還不知道把姑娘都帶的不好了你還敢緊着纏磨他迎春聽了方發話道你瞧入畫也是幾年的怎麽說去就去了自然不止你兩個想這園裡凡大的都要去呢依我說將來總有一散不如各人去罷周瑞家的道所以到底是姑娘明白明兒還有打發的人呢你放心罷司棋無法只得含淚給迎春磕頭和衆人告別又向迎春耳邊說好歹打聽我受罪替我說個情兒就是主僕一場迎春亦含淚答應放心于是周瑞家的等人帶了司棋出去

又有兩個婆子將司棋所有的東西都與他拿着走了沒幾步只見後頭綉橘趕來一面也擦着淚一面遞給司棋一個絹包說這是姑娘給你的主僕一場如今一旦分離這個給你做個念心兒罷司棋接了不覺更哭起來了又和綉橘哭了一回周瑞家的不耐煩只管催促二人只得散了司棋因又哭告道嬸子大娘們好歹略徇個情兒如今且歇一歇讓我到相好姊妹跟前辭一辭也是這幾年我們相好一場周瑞家的等人皆各有事做這些事便是不得已了况且又深恨他們素日大樣如今那裡工夫聽他的話因冷笑道我勸你去罷別拉拉扯扯的了我們還有正經事呢誰是你一個衣胞裡爬出來的辭他們

做什麼你不過挨一會是一會難道算了不成依我說快去罷
一面說一面總不住腳直帶着出後角門去司棋無奈又不敢
再說只得跟着出來可巧正值寶玉從外頭進來一見帶了司
棋出去又見後面抱着許多東西料着此去再不能來了因聽
見上夜的事並晴雯的病也因那日加重細問晴雯又不說是
爲何今見司棋亦走不覺如喪魂魄因忙攔住問道那裡去周
瑞家的等皆知寶玉素昔行爲又恐嘮叨誤事因笑道不干你
事快念書去罷寶玉笑道姐姐們且站一站我有道理周瑞家
的便道太太吩咐不許少捱時刻又有什麼道理我們只知道
太太的話管不得許多司棋見了寶玉因拉住哭道他們做不

得主好歹求求太太去寶玉不禁也傷心含淚說道我不知你
做了什麼大事晴雯也氣病着如今你又要去了這卻怎麼着
好周瑞家的發躁向司棋道你如今不是副小姐了要不聽說
我就打得你了別想往日有姑娘護着任你們作耗越說着還
不好生走一個小爺見了面也拉拉扯扯的什麼意思那幾個
婦人不由分說拉着司棋便出去了寶玉又恐他們去告舌恨
的只瞪着他們看走遠了方指着恨道奇怪奇怪怎麼這些人
只一嫁了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就這樣混賬起來比男人更
可殺了守園門的婆子聽了也不禁好笑起來因問道這樣說
凡女兒各各是好的了女人個個是壞的了寶玉發狠道不錯

不錯正說著只見幾個老婆子走來忙說道你們小心傳齊了伺候著此刻太太親自到園裡查人呢又吩咐快叫怡紅院晴雯姑娘的哥嫂來在這裡等着領出他妹子去因又笑道阿彌陀佛今日天睜了眼把這個禍害妖精退送了大家清淨些寶玉一聞得王夫人進來親查便料道晴雯也保不住了早飛也是的赶了去所以後來趣愿之話竟未聽見寶玉及到了怡紅院只見一羣人在那裡王夫人在屋裡坐著一臉怒色見寶玉也不理晴雯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如今現打炕上拉下來蓬頭垢面的兩個女人攙架起來去了王夫人吩咐把他貼身的衣服撂出去餘者留下給好的丫頭們穿又命把這裡所有的

丫頭們都叫來一一過目原來王夫人惟怕丫頭們教壞了寶玉乃從襲人起以至于極小的粗活小丫頭們個個親自看了一遍因問誰是和寶玉一日的生日本人不敢答言老嬤嬤指道這一個蕙香又叫做四兒的是同寶玉一日生日的王夫人細看了一看雖比不上晴雯一半却有幾分水秀視其行止聰明皆露在外面且也打扮的不同王夫人冷笑道這也是個沒廉恥的貨他背地裡說的同日生日就是夫妻這可是你說的打諒我隔的遠都不知道呢可知我身子雖不大來我的心耳神意時時都在這裡難道我統共一個寶玉就白放心憑你們勾引壞了不成這個四兒見王夫人說着他素日和寶玉的私

語不禁紅了臉低頭垂淚王夫人即命也快把他家人叫來領出去配人又問那芳官呢芳官只得過來王夫人道唱戲的女孩子自然更是狐狸精了上次放你們你們又不願去可就該安分守已纔是你就成精鼓搗起來調唆寶玉無所不爲芳官等辯道並不敢調唆什麼了王夫人笑道你還強嘴你連你乾娘都壓倒了豈止別人因喝命喚他乾娘來領去就賞他外頭找個女婿罷他的東西一槩給他吩咐上年凡有姑娘分的唱戲女孩子們一槩不許留在園裡都令其各人乾娘帶出自行聘嫁一語傳出這些乾娘皆感恩趁願不盡都約齊給王夫人磕頭領去王夫人又滿屋裡搜檢寶玉之物凡略有眼生之物

一併命收捲起來拿到自已房裡去了因說這纔乾淨省得傍人口舌又吩咐襲人麝月等人你們小心往後再有一點分外之事我一槩不饒因叫人查看了今年不宜遷挪暫且挨過今年明年一並給我仍舊搬出去纔心淨說畢茶也不吃遂帶領衆人又往別處去閱人暫且說不到後文如今且說寶玉只道王夫人不過來搜檢搜檢無甚大事誰知竟這樣雷嗔電怒的來了所責之事皆係平日私語一字不爽料必不能挽回的雖心下恨不能一死但王夫人盛怒之際自不敢多言一直跟送王夫人到沁芳亭王夫人命回去好生念念那書仔細明兒問你纔已發下狠了寶玉聽如此說纔回來一路打算誰這樣犯

舌況這裡事也無人知道如何就都說著了一面想一面進來只見襲人在那裡垂淚且去了第一等的人豈不傷心便倒在床上大哭起來襲人知他心裡別的猶可獨有晴雯是第一件大事乃勸道哭也不中用你起來我告訴你晴雯已經好了他這一家去倒心净養幾天你果然捨不得他等太太氣消了你再求老太太慢慢的叫進來也不難太太不過偶然聽了別人的閒言在氣頭上罷了寶玉道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什麼迷天大罪襲人道太太只嫌他生的太好了未免輕狂些太太是深知這樣美人是的人心裡是不能安靜的所以狠嫌他像我們這粗粗笨笨的倒好寶玉道美人是的心裡就不安靜麼你

那裡知道古來美人安靜的多着呢這也罷了偺們私自頑話怎麼也知道了又沒外人走風這可奇怪了襲人道你有什麼忌諱的一時高興你就不管有人沒人了我也曾使過眼色也曾遞過暗號被那人知道了你還不覺寶玉道怎麼人人的不是太太都知道了單不挑出你和麝月秋紋來襲人聽了這話心內一動低頭半日無可回答因便笑道正是呢若論我們也有頑笑不留心的去處怎麼太太竟忘了想是還有別的事等完了再發放我們也未可知寶玉笑道你是頭一個出了名的至善至賢的人他兩個又是你陶冶教育的焉得有什麼該罰之處只是芳官尚小過於伶俐些未免倚強壓倒了人惹人厭

四兒是我悞了他還是那年我和你拌嘴的那日起叫上來做細活的衆人見我待他好未免奪了地位也是有的故有今日只是晴雯也是和你們一樣從小兒在老太太屋裡過來的雖生的比人強些也沒什麽妨碍着誰的去處就只是他的性情爽利口角鋒芒竟也沒見他得罪了那一個可是你說的想是他過於生得好了反被這個好帶累了說畢復又哭起來襲人細揣此話只是寶玉有疑他之意竟不好再勸因嘆道天知道罷了此時也查不出人來了白哭一會子也無益了寶玉冷笑道原是想他自幼嬌生慣養的何嘗受過一日委屈如今是一盆纔透出嫩箭的蘭花送到猪圈裡去一般況又是一身重病

裡頭一肚子悶氣他又沒有親爹熱娘只有一個醉泥鰌姑舅哥哥他這一去那裡還等得一月半月再不能見一面兩面的了說着越發心痛起來襲人笑道可是你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我們偶說一句妨碍的話你就說不吉利你如今好好的咒他就該的了寶玉道我不是妄口咒人今年春天已有兆頭的襲人忙問何兆寶玉道這堦下好好的一株海棠花竟無故死了半邊我就知道有壞事果然應在他身上襲人聽了又笑起來說我要不說又掌不住你也太婆婆媽媽的了這樣的話怎麽是你讀書的人說的寶玉嘆道你們那裡知道不但草木凡天下有情有理的東西也和人一樣得了知已便極有

靈驗的若用大題目比就像孔子廟前檜樹墳前的蓍草諸葛祠前的栢樹岳武穆墳前的松樹這都是堂堂正大之氣千古不磨之物世亂他就枯乾了世治他就茂盛了凡千年枯了又生的幾次這不是應兆麼若是小題比就像楊太真沉香亭的木芍藥端正樓的相思樹王昭君墳上的長青草難道不也有靈驗所以這海棠亦是應著人生的襲人聽了這篇痴話又可笑又可嘆因笑道真真的這話越發說上我的氣來了那晴雯是個什麼東西就費這樣心思比出這些正經人來還有一說他總好也越不過我的次序去就是這海棠也該先來比我也還輪不到他想是我要死的了寶玉聽說忙掩他的嘴勸道這

是何苦一個未是你又這樣起來罷了再別提這事別弄的去了三個又饒上一個襲人聽說心下暗喜道若不如此也沒個了局寶玉又道我還有一句話要和你商量不知你肯不肯現在他的東西是瞞上不瞞下悄悄的送還他去再或有偺們網日積攢下的錢拿幾吊出去給他養病也是你們姊妹好了一場襲人聽了笑道你太把我看得忒小器又沒人心了這話還等你說我纔把他的衣裳各物已打點下了放在那裡如今白日裡人多眼雜又恐生事且等到晚上悄悄的叫宋媽給他拿去我還有攢下的幾吊錢也給他去寶玉聽了點點頭兒襲人笑道我原是久已出名的賢人連這一點子好名還不會買去不

成寶玉聽了他方纔說的又陪笑撫慰他怕他寒了心晚間果遣宋媽送去寶玉將一切人穩住便獨自得便到園子後角門央一個老婆子帶他到晴雯家去先這婆子百般不肯只說怕人知道回了太太我還吃飯不吃飯無奈寶玉死活央告又許他些錢那個婆子方帶了他去却說這晴雯當日係賴大買的還有個姑舅哥哥叫做吳貴人都叫他貴兒那時晴雯纔得十歲時常賴嬤嬤帶進來賈母見了喜歡故此賴嬤嬤就孝敬了賈母過了幾年賴大又給他姑舅哥哥娶了一房媳婦誰知貴兒一爲胆小老寔那媳婦却倒伶俐又兼有幾分姿色看著貴兒無能爲便每日家打扮的妖妖調調兩隻眼兒水汪汪的招

惹的賴大家人如蠅逐臭漸漸做出些風流勾當來那時晴雯已在寶玉屋裡他便央及了晴雯轉求鳳姐合賴大家的要過來目今兩口兒就在園子後角門外居住伺候園中買辦雜差這晴雯一時被攆出來住在他家那媳婦那裡有心腸照管吃了飯便自去串門子只剩下晴雯一人在外間屋內爬著寶玉命那婆子在外瞭望他獨掀起布簾進來一眼就看見晴雯睡在一領蘆席上幸而被褥還是舊日鋪蓋的心內不知自已怎麽纔好因上來含淚伸手輕輕拉他悄喚兩聲當下晴雯又因着了風又受了哥嫂的歹話病上加病嗽了一日纔朦朧睡了忽聞有人喚他强展雙眸一見是寶玉又驚又喜又悲又痛一

把死攥住他的手哽咽了半日方說道我只道不得見你了接着便嗽個不住寶玉也只有哽咽之分晴雯道阿彌陀佛你來得好且把那茶倒半碗我喝渴了半日叫半個人也叫不着寶玉聽說忙拭淚問茶在那裡晴雯道在爐台上寶玉看時雖有個黑煤烏嘴的吊子也不像個茶壺只得桌上去拿一個碗未到手內先聞得油羶之氣寶玉只得拿了來先拿些水洗了兩次復用自已的絹子拭了聞了聞還有些氣味沒奈何提起壺來斟了半碗看時絳紅的也不大像茶晴雯扶枕道快給我喝一口罷這就是茶了那裡比得偺們的茶呢寶玉聽說先自已嚐了一嚐並無茶味鹹澀不堪只得遞給晴雯只見晴雯如得

了甘露一般一氣都灌下去了寶玉看着眼中淚直流下來連自已的身子都不知為何物了一面問道你有什麼說的趁着沒人告訴我晴雯嗚咽道有什麼可說的不過是挨一刻是一刻挨一日是一日我已知橫豎不過三五日的光景我就好回去了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我雖生得比別人好些並沒有私情勾引你怎麼一口死咬定了我是個狐狸精我今兒既擔了虛名况且沒了遠限不是我說一句後悔的話早知如此我當日說到這裡氣往上咽便說不出來兩手已經冰凉寶玉又痛又急又害怕便歪在席上一隻手攥着他的手一隻手輕輕的給他捶打着又不敢大聲的叫真真萬箭攢心兩三句話時

晴雯纔哭出來寶玉拉着他的手只覺瘦如枯柴腕上猶戴著四個銀鐲因哭道除下來等好了再戴上去罷又說這一病好了又傷好些晴雯拭淚把那手用力拳回擱在口邊狠命一咬只聽咯吱一聲把兩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齊根咬下拉了寶玉的手將指甲擱在他手裡又回手扎掙着連揪帶脫在被窩內將貼身穿着的一件舊紅綾小襖兒脫下遞給寶玉不想虛弱透了的人那裡禁得這麼抖摟早喘成一處了寶玉見他這般已經會意連忙解開外衣將自己的襖兒褪下來蓋在他身上却把這件穿上不及扣鈕子只用外頭衣裳掩了剛繫腰時只見晴雯睁眼道你扶起我來坐坐寶玉只得扶他那裡扶得起

好容易欠起半身晴雯伸手把寶玉的襖兒往自己身上拉寶玉連忙給他披上拖着胳膊伸上袖子輕輕放倒然後將他的指甲裝在荷包裡晴雯哭道你去罷這裡腌臢你那裡受得你的身子要緊今日這一來我就死了也不枉擔了虛名一語未完只見他嫂子笑嘻嘻掀簾進來道好呀你兩個的話我已都聽見了又向寶玉道你一個做主子的跑到下人房裡來做什麼看著我年輕長的俊你敢只是來調戲我麼寶玉聽見嚇得忙陪笑央及道好姐姐快别大聲他伏侍我一場我私自來瞧瞧他那媳婦兒點着頭兒笑道怨不得人家都說你有情有義兒的便一手拉了寶玉進裡間來笑道你要不叫我嚷這也

容易你只是依我一件事說着便自巳坐在炕沿上把寶玉拉在懷中緊緊的將兩條腿夾住寶玉那裡見過這個心內早突突的跳起來了急得滿面紅脹身上亂戰又羞又愧又怕又惱只說好姐姐別鬧那媳婦也斜了眼兒笑道呸成日家聽見你在女孩兒們身上做工夫怎麽今兒個就發起訕來了寶玉紅了臉笑道姐姐撒開手有話偺們慢慢兒的說外頭有老媽媽聽見什麽意思呢那媳婦那裡肯放笑道我早進來了已經叫那老婆子去到園門口兒等着呢我等什麽兒是的今日纔等着你了你要不依我我就嚷起來叫裡頭太太聽見了我看你怎麽樣你這麽個人只這麽大膽子兒我剛纔進來了好一會

子在窗下細聽屋裡只你兩個人我只道有些個體巳話兒這麽看起來你們兩個人竟還是各不相擾兒呢我可不能像他那没傻說着就要動手寶玉急的死往外拽正鬧著只聽牕外有人問道晴雯姐姐在這裡住呢不是那媳婦子也嚇了一跳連忙放了寶玉這寶玉巳經嚇怔了聽不出聲音外邊晴雯聽見他嫂子纏磨寶玉又急又臊又氣一陣虛火上攻早昏暈過去那媳婦連忙答應着出來看不是別人却是柳五兒和他母親兩個抱著一個包袱柳家的拿着幾吊錢悄悄的問那媳婦道這是裡頭襲姑娘叫拿出來給你們姑娘的他在那屋裡呢那媳婦兒笑道就是這個屋子那裡還有屋子那柳家的領着

丌兒剛進門來只見一個人影兒往屋裡一閃柳家的素知這媳婦子不妥只打諒是他的私人看見晴雯睡着了連忙放下帶着五兒便往外走誰知五兒眼尖早已見是寶玉便問他母親前頭裡不是襲人姐姐那裏悄悄兒的找寶二爺呢嗎柳家的道噯喲可是忘了方纔老宋媽說見寶二爺出角門來了門上還有人等着要關園門呢因回頭問那媳婦兒那媳婦兒自已心虛便道寶二爺那裡肯到我們這屋裡来柳家的聽說便要走這寶玉一則怕關了門二則怕那媳婦子進來又纏也顧不得什麼了連忙掀了簾子出來道柳嫂子你等等我一路兒走柳家的聽了倒唬了一大跳說我的爺你怎麼跑了這裡來

了那寶玉也不答言一直飛走那五兒道媽媽你快叫住寶二爺不用忙留神冒冒失失被人碰見倒不好況且纔出來時襲人姐姐已經打發人留了門了說着赶忙同他媽來赶寶玉這裡晴雯的嫂子乾瞅着把個妙人兒走了却說寶玉跑進角門纔把心放下來還是突突亂跳又怕五兒關在外頭眼巴巴瞅着他母女也進來了遠遠聽見裡邊嬤嬤們正查人若再遲一步就關了園門了寶玉進入園中且喜無人知道到了自已房裡告訴襲人只說在薛姨媽家去的也就罷了一時鋪床襲人不得不問今日怎麼睡寶玉道不管怎麼睡罷了原來這一二年來襲人因王夫人看重了他越發自要尊重凡背人之處或

夜晚之間總不與寶玉狹昵較先小時反倒踈遠了雖無大事辦理然一應針線並寶玉及諸小丫頭出入銀錢衣履什物等事也甚煩瑣且有吐血之症故近來夜間總不與寶玉同房寶玉夜間膽小醒了便要喚人因晴雯睡卧警醒故夜間一應茶水起坐呼喚之事悉皆委他一人所以寶玉外床只是晴雯睡着他今去了襲人只得將自巳鋪蓋搬來鋪設床外寶玉發了一晚上的獃襲人催他睡下然後自睡只聽寶玉在枕上長吁短嘆覆去翻来直至三更巳後方漸漸安頓了襲人方放心也就矇矓睡着沒半盞茶時只聽寶玉叫晴雯襲人忙連聲答應問做什麼寶玉因要茶吃襲人倒了茶來寶玉乃歎道我近來

叫慣了他却忘了是你襲人笑道他乍來你也曾睡夢中叫我巳後纔改了的說着大家又睡下寶玉又翻轉了一個更次至五更方睡去時只見晴雯從外走來仍是往日行景進來向寶玉道你們好生過罷我從此就別過了說畢翻身就走寶玉忙叫時又將襲人叫醒襲人還只當他慣了口亂叫却見寶玉哭了說道晴雯死了襲人笑道這是那裡的話叫人聽着什麼意思寶玉那裡肯聽恨不得一時亮了就遣人去問信及至亮時就有王夫人房裡小丫頭叫開前角門傳王夫人的話即時叫起寶玉快洗臉換了衣裳來因今兒有人請老爺賞秋菊老爺因喜歡他前兒做的詩好故此要帶了他們去這都是太太的

話你們快告訴去立逼他快來老爺在上屋裡等他們吃麵茶呢環哥兒早來了快快兒的去罷我去叫蘭哥兒去了裡面的婆子聽一句應一句一面扣着鈕子一面開門襲人聽得叩門便知有事一面命人開時自己已起來了聽得這話忙催人來舀了洗臉水催寶玉起來梳洗他自去取衣因思跟賈政出門便不肯拿出十分出色的新鮮衣服來只揀那三等成色的來寶玉此時已無法只得忙忙前來果然賈政在那裡吃茶十分喜悅寶玉請了早安賈環賈蘭二人也都見過賈政命坐吃茶向環蘭二人道寶玉讀書不及你兩個論題聯和詩這種聰明你們皆不及他今日此去未免叫你們做詩寶玉須隨便助他

們兩個王夫人自來不曾聽見這等考語真是意外之喜一時候他父子去了方欲過賈母那邊來時就有芳官等三個乾娘走來回說芳官自前日蒙太太的恩典賞出來了他就瘋了是的茶飯都不吃勾引上藕官蕊官三個人尋死覓活只要鉸了頭髮做尼姑去我只當是小孩子家一時出去不慣也是有的不過隔兩日就好了誰知越鬧越凶打罵著也不怕實在沒法所以來求太太或是依他們去做尼姑去或教導他們一頓賞給別人做女孩兒去罷我們沒這福王夫人聽了道胡說那裡由得他們起來佛門也是輕易進去的麼每人打一頓給他們看還鬧不鬧當下因八月十五日各廟內上供去皆有各廟內

的尼姑來送供尖因曾留下水月庵的智通與地藏庵的圓信住下來即聽得此信就想拐兩個女孩子去做活使喚都向王夫人說府上到底是善人家因太太好善所以感應得這些小姑娘們皆如此雖然說佛門容易難上也要知道佛法平等我佛立願原度一切衆生如今兩三個姑娘既然無父母家鄉又遠他們既經了這富貴又想從小命苦入了風流行次將來知道終身怎麼樣所以苦海回頭立意出家修修來世也是他們的高意太太倒不要阻了善念王夫人原是個善人起先聽見這話諒係小孩子不遂心的話將來熬不得清凈反致獲罪今聽了這兩個拐子的話大近情理且近日家中多故又有邢夫

人遣人過來知會明日接迎春家去住兩日以備人家相看且又有官媒來求說探春等心緒正煩那裡着意在這些小事既聽此言便笑答道你兩個既這等說你們就帶了做徒弟去如何二姑子聽了念一聲佛道善哉善哉若如此可是老人家的陰功不小說畢便稽首拜謝王夫人道既這樣你們問他去若果真心即上來當着我拜了師父去罷這三個女人聽了出去果然將他三人帶來王夫人問之再三他三人已立定主意遂與兩個姑子叩了頭又拜辭了王夫人王夫人見他們意皆決斷知不可強了反倒傷心可憐忙命人來取了些東西來賞了他們又送了兩個姑子些禮物從此芳官跟了水月庵的智通

蕊官藕官二人跟了地藏庵圓信各自出家去了要知後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七十七回終




中華古籍保護計劃

老學士閒徵姽嫿詞　癡公子杜撰芙蓉誄

話說兩個尼姑領了芳官等去後王夫人便往賈母處來見賈母喜歡便趁便回道寶玉屋裡有個晴雯那個丫頭也大了而且一年之間病不離身我常見他比別人分外淘氣也懶前日又病倒了十幾天叫大夫瞧說是女兒癆所以我就赶着叫他下去了若養好了也不用叫他進來就賞他家配人去也罷了再那幾個學戲的女孩子我也做主放了一則他們都會戲口裡沒輕沒重只會混說女孩兒們聽了如何使得二則他們唱會子戲白放了他們也是應該的況丫頭們也太多若說不彀

使再挑上幾個來也是一樣賈母聽了點頭道這是正理我也正想着如此況晴雯這丫頭我看他甚好言談針線都不及他將來還可以給寶玉使喚的誰知變了王夫人笑道老太太挑中的人原不錯只是他命裡沒造化所以得了這個病俗語又說女大十八變況且有本事的人未免就有些調歪老太太還有什麼不曾經歷過的三年前我也就留心這件事先只取中了他我留心看了去他色色比人強只是不大沉重知大體莫若襲人第一雖說賢妻美妾也要性情和順舉止沉重的更好些襲人的模樣雖比晴雯次一等然放在房裡也算是一二等的況且行事大方心地老實這幾年從未同着寶玉淘氣凡寶

玉十分胡鬧的事他只有死勸的因此品擇了二年一點不錯
了我悄悄的把他丫頭的月錢止住我的月分銀子裡批出二
兩銀子來給他不過使他自已知道越發小心效好之意且沒
有明說一則寶玉年紀尚小老爺知道了又恐耽悞了書二
則寶玉自以爲自已跟前的人不敢勸他說他反倒縱性起來
所以直到今日纔回明老太太賈母聽了笑道原來這樣如此
更好了襲人本來從小兒不言不語我只說是沒嘴的葫蘆旣
是你深知豈有大錯悞的王夫人又回今日賈政如何誇獎如
何帶他們逛去賈母聽了更加喜悅一時只見迎春粧扮了前
來告辭過去鳳姐也來請早安伺候早飯又說笑一回賈母歇

晌王夫人便喚了鳳姐問他丸藥可曾配來鳳姐道還不曾呢
如今還是吃湯藥太太只管放心我已大好了王夫人見他精
神復初也就信了因告訴攆逐晴雯等事又說寶丫頭怎麼私
自回家去了你們都不知道我前兒順路都查了一查誰知蘭
小子的這一個新進來的奶子也十分的妖調也不喜歡他我
說給你大嫂子了好不好叫他各自去罷我因問你大嫂子寶
丫頭出去難道你們不知道嗎他說是告訴了他了不兩三日
等姨媽病好了就進來姨媽究竟沒什麼大病不過咳嗽腰疼
年年是如此的他這去的必有原故不是有人得罪了他了那
孩子心重親戚們住一塲別得罪了人反不好了鳳姐笑道誰

可好好的得罪着他王夫人道別是寶玉有嘴無心從來沒個忌諱高了興信嘴胡說也是有的鳳姐笑道這可是太太過於操心了若說他出去幹正經事說正經話去却像傻子若只叫他進來在這些姊妹跟前以至於大小的丫頭跟前最有儘讓又恐怕得罪了人那是再不得有人惱他的我想薛妹妹此去必是爲前夜搜撿衆丫頭的原故他自然爲信不及園裡的人他又是親戚現也有丫頭老婆在內我們又不好去搜撿他恐我們疑他所以多了這個心自已迴避了也是應該避嫌疑的王夫人聽了這話不錯自已遂低頭一想便命人去請了寶釵來分晰前日的事以解他的疑心又仍命他進來照舊居住寶

釵陪笑道我原要早出去的因姨媽有許多大事所以不便來說可巧前日媽媽又不好了家裡兩個靠得的女人又病所以我趁便去了姨媽今日既已知道了我正好回明就從今日辭了好搬東西王夫人鳳姐都笑道你太固執了正經再搬進來爲是休爲沒要緊的事反疏遠了親戚寶釵笑道這話說的太重了並沒爲什麼事要出去我爲的是媽媽近來神思比先大減而且夜晚沒有得靠的人統共只我一個人二則如今我哥哥眼看娶嫂子多少針線活計並家裡一切動用器皿尚有未齊備的我也須得幫着媽媽去料理料理姨媽和鳳姐姐都知道我們家的事不是我撒謊再者自我在園裡東南上小角門

子就常開着原是爲我走的保不住出入的人圖省走路也從那裡走又沒個人盤查設若從那裡弄出事來豈不兩礙而且我進園裡來睡原不是什麽大事因前幾年年紀都小且家裡沒事在外頭不如進來姊妹們在一處頑笑作針線都比在外頭一人悶坐好些如今彼此都大了況姨娘這邊歷年皆遇不遂心之事所以那園子裡倘有一時照顧不到的皆有關係惟有少幾個人就可以少操些心了所以今日不但我決意辭去此外還要勸姨娘如今該減省的就減省些也不爲失了大家的體統據我看園裡的這一項費用也竟可以免的說不得當日的話姨娘深知我家的難道我家當日也是這樣零落不成

鳳姐聽了這篇話便向王夫人笑道這話依我竟不必强他王夫人點頭道我也無可回答只好隨你的便罷了說話之間只見寶玉已回來了因說老爺還未散恐天黑了所以先叫我們回來了王夫人忙問今日可丟了醜了沒有寶玉笑道不但不丟醜拐了許多東西來接着就有老婆子們從二門上小厮手内接進東西來王夫人一看時只見扇子三把扇墜三個筆墨共六匣香珠三串玉縧環三個寶玉說道這是梅翰林送的那是楊侍郎送的這是李員外送的每人一分說着又向懷中取出一個檀香小護身佛來說這是慶國公單給我的王夫人又問在席何人做何詩詞說畢只將寶玉一分令人拿着同寶玉

環蘭前來見賈母賈母看了喜歡不盡不免又問些話無奈寶玉一心記着晴雯答應完了便說騎馬顛了骨頭疼賈母便說快回房去換了衣服疏散疏散就好了不許睡寶玉聽了便忙進園來當下麝月秋紋已帶了兩個丫頭來等候見寶玉辭了賈母出來秋紋便將墨筆等物拿著隨寶玉進園來寶玉滿口裡說好熱一壁走一面便摘冠解帶將外面的大衣服都脫下來麝月拿著只穿着一件松花綾子夾袄襟內露出血點般大紅褲子來秋紋見這條紅褲是晴雯針線因嘆道真是物在人亡了麝月將秋紋拉了一把笑道這褲子配著松花色袄兒石青靴子越顯出靛青的頭髮雪白的臉來了寶玉在前只粧沒聽

見又走了兩步便止步道我要走一走這怎麼好麝月道大白日裡還怕什麼還怕丟了你不成因命兩個小丫頭跟著我們送了這些東西去再來寶玉道好姐姐等一等我再去麝月道我們去了就來兩個人手裡都有東西倒像擺執事的一個捧著文房四寶一個捧着冠袍帶履成個什麼樣子寶玉聽了正中心懷便讓他二人去了他便帶了兩個小丫頭到一塊山子石後頭悄問他二人道自我去了你襲人姐姐打發人去瞧晴雯姐姐沒有這一個答道打發宋媽瞧去了寶玉道回來說什麼小丫頭道回來說晴雯姐姐直着脖子叫了一夜今日早起就閉了眼住了口世事不知只有倒氣的分兒了寶玉忙道一

夜叫的是誰小丫頭道一夜叫的是娘寶玉拭淚道還叫誰小丫頭說沒有聽見叫別人了寶玉道你糊塗想必沒有聽真傍邊那一個小丫頭最伶俐聽寶玉如此說便上來說真個他糊塗又向寶玉說不但我聽的真切我還親自偷着看去來着寶玉聽說忙問怎麽又親自看去小丫頭道我想晴雯姐姐素日和別人不同待我們極好如今他雖受了委屈出去我們不能別的法子救他只親去瞧瞧也不枉素日疼我們一塲就是人知道了回了太太打我們一頓也是願受的所以我拚着一頓打偷着出去瞧了一瞧誰知他平生爲人聰明至死不變見我去了便睜開眼拉我的手問寶玉那去了我告訴他了他嘆了

一口氣說不能見了我就說姐姐何不等一等他回來見一面他就笑道你們不知道我不是死如今天上少了一個花神玉皇爺叫我去管花兒我如今在未正二刻就上任去了寶玉須得未正三刻纔到家只少一刻兒的工夫不能見面世上凡有該死的人閻王勾取了去是差些個小鬼來拿他的魂兒要遲延一時半刻不過燒些紙澆些漿飯那鬼只顧搶錢去了該死的人就可挨磨些工夫我這如今是天上的神仙來請那裡捱得時刻呢我聽了這話竟不大信及進來到屋裡留神看時辰表果然是未正二刻他嚥了氣正三刻上就有人來叫我們說你來了寶玉忙道你不認得字所以不知道這原是有的不但

花有一花神還有總花神但他不知做總花神去了還是單管
一樣花神這丫頭聽了一時謅不來恰好這是八月時節園中
池上芙蓉正開這丫頭便見景生情忙答道我已曾問他是管
什麼花的神告訴我們日後也好供養的他說你只可告訴寶
玉一人除他之外不可洩了天機就告訴我說他就是專管芙
蓉花的寶玉聽了這話不但不為怪亦且去悲生喜便回過頭
來看着那芙蓉笑道此花也須得這樣一個人去主管我就料
定他那樣的人必有一番事業雖然超生苦海從此再不能相
見了免不得傷感思念因又想雖然臨終未見如今且去靈前
一拜也算盡這五六年的情意想畢忙至屋裡正值麝月秋紋

我來寶玉又自穿戴了只說去看黛玉遂一人出園往前次看
望之處來意為停柩在內誰知他哥嫂見他一嚥氣便回了進
去希圖早些得幾兩發送例銀王夫人聞知便命賞了十兩銀
子又命即刻送到外頭焚化了罷女子癆死的斷不可留他哥
嫂聽了這話一面得銀一面催人立刻入殮抬往城外化人廠
上去了剩的衣裳簪環約有三四百金之數他哥嫂自收了為
後日之計二人將門鎖上一同送殯去了寶玉走來撲了一個
空站了半天並無別法只得復身進入園中及回至房中甚覺
無味因順路來找黛玉不在房裡問其何往丫環們回說往寶
姑娘那裡去了寶玉又至蘅蕪苑中只見寂靜無人房內搬出

空空落落不覺吃一大驚纔想起前日髣髴聽見寶釵要搬出去只因這兩日工課忙就混忘了這時看見如此纔知道果然搬出怔了半天因轉念一想不如還是和襲人廝混再與黛玉相伴只這兩三個人只怕還是同死同歸想畢仍往瀟湘館來偏黛玉還未回來正在不知所之忽見王夫人的丫頭進來找他說老爺回來了找你呢又得了好題目了快走快走寶玉聽了只得跟了出來到王夫人屋裡他父親已出去了王夫人命人送寶玉至書房裡彼時賈政正與衆幕友們談論尋書之勝又說臨散時忽談及一事最是千古佳談風流雋逸忠義感慨八字皆備倒是個好題目大家要做一首輓詞衆幕賓聽了都

請教係何等妙事賈政乃道當日曾有一位王爵封曰恒王出鎮青州這恒王最喜女色且公餘好武因選了許多美女日習武事令衆美女學習戰攻鬬伐之事內中有個姓林行四的姿色既佳且武藝更精皆呼為林四娘恒王最得意遂超拔林四娘統轄諸姬又呼為姽嫿將軍衆清客都稱妙極神奇竟以姽嫿下加將軍二字反更覺嫵媚風流真絕世奇文也想這恒王也是千古第一風流人物了賈政笑道這話自然如此但更有可奇可嘆之事衆清客都驚問道不知底下有何等奇事賈政道誰知次年便有黃巾赤眉一千流賊餘黨復又烏合搶掠山左一帶恒王意為犬羊之輩不足大舉因輕騎進勦不意賊衆

詭譎兩戰不勝恒王遂被衆賊所戮于是青州城內文武官員各各皆謂王尚不勝你我何爲遂將有獻城之舉林四娘得聞凶信遂聚集衆女將發令說道你我皆向蒙王恩戴天履地不能報其萬一今王旣殞身國患我意亦當殞身于下爾等有願隨著卽同我前往不願者亦早自散去衆女將聽他這樣都一齊說願意於是林四娘帶領衆人連夜出城直殺至賊營裡頭衆賊不防也被斬殺了幾個首賊後來大家見是不過幾個女人料不能濟事遂回戈倒兵奮力一陣把林四娘等一個不曾留下倒作成了這林四娘的一片忠心之志後來報至都中天子百官無不歎息想其朝中自然又有人去勦滅天兵一到化

爲烏有不必深論只就林四娘一節衆位聽了可羨不可羨衆幕友都嘆道寔在可羨可奇寔是個妙題原該大家輓一輓纔是說着早有人取了筆硯按賈政口中之言稍加改易了幾個字便成了一篇短序遞給賈政看了賈政道不過如此他們那裡已有原序昨日內又奉恩旨着察核前代以來應加褒奬而遺落未經奏請各項人等無論僧尼乞丐女婦人等有一事可嘉卽行彚送履歷至禮部備請恩奬所以他這原序也送往禮部去了大家聽了這新聞所以都要做一首姽嫿詞以志其忠義衆人聽了都又笑道這原該如此只是更可羨者本朝皆係千古未有之曠典可謂聖朝無闕事了賈政點頭道正是說話

問寳玉賈環賈蘭俱起身來看了題目賈政命他三人各弔一首誰先做成者賞佳者額外加賞賈環賈蘭二人近日當著許多人皆做過幾首了胆量愈壯今看了題目遂自去思索一時賈蘭先有了賈環生恐落後也就有了二人皆已錄出寳玉尚自出神賈政與衆人且看他二人的二首賈蘭的是一首七言絶記寫道是

姽嫿將軍林四娘　玉爲肌骨鐵爲腸
捐軀自報恒王後　此日青州土尚香

衆幕賓看了便皆上讃小哥兒十三歲的人就如此可知家學淵深真不誣矣賈政笑道稚子口角也還難爲他又看賈環的

是首五言律寫道是

紅粉不知愁　將軍意未休
掩啼離繡幕　抱恨出青州
自謂酬王德　誰能復寇仇
好題忠義墓　千古獨風流

衆人道更佳到底大幾歲年紀立意又自不同賈政道倒還不甚大錯終不懇切衆人道這就罷了三爺纔大不多幾歲俱在未冠之時如此用心做去再過幾年怕不是大院小院了麽賈政笑道過奬了只是不肯讀書的過失因問寳玉衆人道二爺細心鏤刻定又是風流悲感不同此等的了寳玉笑道這個題

自似不稱近體須得古體或歌或行長篇一首方能懇切衆人聽了都站起身來點頭拍手道我說他立意不同每一題到手必先度其體格宜與不宜這便是老手妙法這題目名曰姽嫿詞且既有了序此必是長篇歌行方合體式或擬溫八叉擊甌歌或擬李長吉會稽歌或擬白樂天長恨歌或擬詠古詞半敘半咏流利飄逸始能盡妙賈政聽說也合了主意遂自提筆向紙上要寫又向寶玉笑道如此甚好你念我寫若不好了我搥你的肉誰許你先大言不慚的寶玉只得念了一句道

恒王好武兼好色

賈政寫了看時搖頭道粗鄙一幕友道要這樣方古究竟不粗且看他底下的賈政道姑存之寶玉又道

遂教美女習騎射　穠歌艷舞不成歡

列陣挽戈爲自得

賈政寫出衆人都道只這第三句便古樸老健極妙這第四句平敘也最得體賈政道休謬加獎譽且看轉的如何寶玉念道

眼前不見塵沙起　將軍俏影紅燈裏

衆人聽了這兩句便都叫妙好個不見塵沙起又讀了一句俏影紅燈裏用字用句皆入神化了寶玉道

叱咤時聞口舌香　霜矛雪劍嬌難舉

衆人聽了更拍手笑道越發畫出來了當日敢是寶公也在坐

見其嬌而且聞其香不然何體貼至此寶玉笑道閨閣習武任其勇悍怎似男人不問而可知嬌怯之形了賈政道還不快續這又有你說嘴的了寶玉只得又想了一想念道

丁香結子芙蓉絛

衆人都道轉韻更妙這纔流利飄逸而且這句子也綺靡秀媚得妙賈政寫了道這一句不好已有過了口舌香嬌難舉何必又如此這是力量不加故又弄出這些堆砌貨來唐塞寶玉笑道長歌也須得要些詞藻點綴點綴不然便覺蕭索賈政道你只顧說那些這一句底下如何轉至武事呢若再多說兩句豈不蛇足了寶玉道如此底下一句兜轉煞住想也是得賈政

冷笑道你有多大本領上頭說了一句大開門的散話如今又要一句連轉帶煞豈不心有餘而力不足呢寶玉聽了垂頭想了一想說了一句道

不繫明珠繫寶刀

忙問這一句可還使得衆人拍案叫絕賈政笑道且放着再續寶玉道使得我便一氣聯下去了若使不得索性塗了我再想別的意思出來再另措詞賈政聽了便喝道多話不好了再做便做十篇百篇還怕辛苦了不成寶玉聽了只得想了一會便念道

戰罷夜闌心力怯　脂痕粉漬汚鮫綃

賈政道這又是一段了底下怎麼樣寶玉道

　明年流寇走山東　强吞虎豹勢如蜂

衆人道好個走字便見得高低了且通句轉的也不板寶玉又念道

　王率天兵思剿滅　一戰再戰不成功
　腥風吹折隴中麥　日照旌旗虎帳空
　靑山寂寂水澌澌　正是恒王戰死時
　雨淋白骨血染草　月冷黃昏鬼守尸

衆人都道妙極妙極佈置叙事詞藻無不盡美且看如何至四娘必另有妙轉奇句寶玉又念道

　紛紛將士只保身　青州眼見皆灰塵
　不期忠義明閨閣　憤起恒王得意人

衆人都道鋪叙得委婉賈政道太多了底下只怕累贅呢寶玉又道

　恒王得意數誰行　姽嫿將軍林四娘
　號令秦姬驅趙女　濃桃艷李臨疆場
　繡鞍有淚春愁重　鐵甲無聲夜氣凉
　勝負自難先預定　誓盟生死報前王
　賊勢猖獗不可敵　柳折花殘血凝碧
　馬踐胭脂骨髓香　魂依城郭家鄉隔

星馳時報入京師　誰家兒女不傷悲
天子驚慌愁失守　此時文武皆垂首
何事文武立朝綱　不及閨中林四娘
我爲四娘長歎息　歌成餘意尚彷徨
念畢衆人都大讚不止又從頭看了一遍賈政笑道雖說幾句到底不大懇切因說去罷三人如放了赦的一般一齊出來各自回房衆人皆無別話不過至晚安歇而已獨有寶玉一心悽楚回至園中猛見池上芙蓉想起小丫環說晴雯做了芙蓉之神不覺又喜歡起來乃看着芙蓉嗟嘆了一會忽又想起死後並未至靈前一祭如今何不在芙蓉前一祭豈不盡了禮想畢

便欲行禮忽又止道雖如此亦不可太草率了須得衣冠整齊奠儀周備方爲誠敬想了一想古人云潢汙行潦荇藻蘋蘩之賤可以羞王公薦鬼神原不在物之貴賤只在心之誠敬而已然非自作一篇誄文這一段悽慘酸楚竟無處可以發洩了因用晴雯素日所喜之冰鮫縠一幅楷字寫成名曰芙蓉女兒誄前序後歌又備了晴雯喜的四樣吃食于是黃昏人靜之時命那小丫頭捧至芙蓉前先行禮畢將那誄文卽掛于芙蓉枝上乃泣涕念曰

維太平不易之元蓉桂競芳之月無可奈何之日怡紅院濁玉謹以羣花之蕊冰鮫之縠沁芳之泉楓露之茗四者

雖微聊以達誠申信乃致祭於白帝宮中撫司秋艷芙蓉女兒之前曰竊思女兒自臨人世迄今凡十有六載其先之鄉籍姓氏湮淪而莫能考者久矣而玉得於衾枕櫛沐之間棲息宴遊之夕親暱狎褻相與共處者僅五年八月有奇憶女曩生之昔其爲質則金玉不足喻其貴其爲體則冰雪不足喻其潔其爲神則星日不足喻其精其爲貌則花月不足喻其色姊娣悉慕媖嫻嫗媼咸仰慧德孰料鳩鴆惡其高鷹鷙翻遭罦罬薋葹妒其臭茝蘭竟被芟鉏花原自怯豈奈狂飆柳本多愁何禁驟雨偶遭蠱蠆之讒遂抱膏肓之疚故櫻脣紅褪韻吐呻吟杏臉香枯色陳顑頷諑謠謑詬出自屏帷荊棘蓬榛蔓延戶牖既懷幽沉於不盡復含罔屈於無窮高標見嫉閨闈恨比長沙貞烈遭危巾幗慘於雁塞自蓄辛酸誰憐夭折仙雲既散芳趾難尋洲迷聚窟何來却死之香海失靈槎不獲回生之藥眉黛烟青昨猶我畫指環玉冷今倩誰溫鼎爐之剩藥猶存襟淚之餘痕尚漬鏡分鸞影愁開麝月之奩梳化龍飛哀折檀雲之齒委金鈿于草莽拾翠盒于塵埃樓空鳷鵲從懸七夕之針帶斷鴛鴦誰續五絲之縷況乃金天屬節白帝司時孤衾有夢空室無人桐階月暗芳魂與倩影同消蓉帳香殘嬌喘共細腰俱絕連天衰草豈獨蒹葭匝地悲

聲無非蟋蟀露堦晚砌穿簾不度寒砧雨荔秋垣隔院希聞怨笛芳名未泯簷前鸚鵡猶呼艷質將亡檻外海棠預萎捉迷屏後蓮瓣無聲門草庭前蘭芳枉待拋殘綉線銀箋綵袖誰裁褶斷冰絲金斗御香未熨昨承嚴命旣趁車而遠陟芳園今犯慈威復拄杖而遣拋孤柩及聞蕙棺被燹頓違共穴之情石槨成灾愧逮同灰之誚爾乃西風古寺淹滯青燐落日荒坵零星白骨楸榆颯颯蓬艾蕭蕭隔霧壙以啼猿遶烟塍而泣鬼豈道紅綃帳裡公子情深始信黃土隴中女兒命薄汝南斑斑淚血灑向西風梓澤默默餘衷訴憑冷月嗚呼固鬼蜮之爲灾豈神靈之有妒毀

詖奴之口討豈從寬剖悍婦之心忿猶未釋在卿之塵緣雖淺而玉之鄙意尤深因蓄惓惓之思不禁諄諄之問始知上帝垂旌花宮待詔生儕蘭蕙死轄芙蓉聽小婢之言似涉無稽據濁玉之思深爲有據何也昔葉法善攝魂以撰碑李長吉被詔而爲記事雖殊其理則一也故相物以配才苟非其人惡乃濫乎始信上帝委托權衡可謂至洽至協庶不負其所秉賦也因希其不昧之靈或陟降於玆特不揣鄙俗之詞有汚慧聽乃歌而招之曰天何如是之蒼蒼兮乘玉虬以遊乎穹窿耶地何如是之茫茫兮駕瑤象以降乎泉壤耶望繖蓋之陸離兮抑箕尾之光耶列羽

葆而為前導兮衛危虛於傍耶驅豐隆以為庇從兮望舒月以臨耶聽車軌而伊軋兮御鸞鷖以征耶聞馥郁而飄然兮紉蘅杜以為佩耶斕裙裾之爍爍兮鏤明月以為璫耶藉葳蕤而成壇畤兮檠蓮焰以燭蘭膏耶文瓠瓟以為觶斝兮灑醽醁以浮桂醑耶瞻雲氣而凝睇兮彷彿有所覘耶俯波痕而屬耳兮恍惚有所聞耶期汗漫而無際兮捐棄予於塵埃耶倩風廉之為余驅車兮冀聯轡而攜歸耶余中心為之慨然兮徒嗷嗷而何為耶卿偃然而長寢兮豈天運之變於斯耶既窀穸且安穩兮反其真而又奚化耶余猶桎梏而懸附兮靈格余以嗟來耶來兮止兮卿其來耶若夫鴻濛而居寂靜以處雖臨于茲余亦莫覩搴烟蘿而為步障列蒼蒲而森行伍警柳眼之貪眠釋蓮心之味苦素女約于桂岩宓妃迎於蘭渚弄玉吹笙寒簧擊敔徵嵩嶽之妃啟驪山之姥龜呈洛浦之靈獸作咸池之舞潛赤水兮龍吟集珠林兮鳳翥爰格爰誠匪簠匪簋發軔乎霞城還旌乎元圃既顯微而若通復氤氳而倏阻離合兮烟雲空濛兮霧雨塵霾斂兮星高溪山麗兮月午何心意之怦怦若寤寐之栩栩余乃欷歔悵怏泣涕徬徨人語兮寂歷天籟兮篔簹鳥驚散而飛魚唼喋以響誌哀兮是禱成禮兮期祥嗚呼哀哉尚饗

讀畢遂焚帛奠茗依依不捨小丫鬟催至再四方纔囘身忽聽山石之後有一人笑道且請留步二人聽了不覺大驚那小丫鬟囘頭一看卻是個人影兒從芙蓉花裡走出來他便大叫不好有鬼晴雯真來顯魂了唬得寶玉也忙看時究竟是人是鬼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七十八回終

紅樓夢第七十九回

薛文龍悔娶河東吼　賈迎春悞嫁中山狼

話說寶玉纔祭完了晴雯只聽花陰中有個人聲倒唬了一跳細看不是別人却是黛玉滿面含笑口內說道好新奇的祭文可與曹娥碑並傳了寶玉聽了不覺紅了臉笑答道我想着世上這些祭文都過於熟爛了所以改個新樣原不過是我一時的頑意兒誰知被你聽見了有什麼大使不得的何不改削改削黛玉道原稿在那裡倒要細細的看看長篇大論不知說的是什麼只聽見中間兩句什麼紅綃帳裡公子情深黃土隴中女兒命薄這一聯意思却好只是紅綃帳裡未免俗濫些放着

現成的真事爲什麼不用寶玉忙問什麼現成的真事黛玉笑道偺們如今都係霞彩紗糊的窗槅何不說茜紗窗下公子多情呢寶玉聽了不禁跌脚笑道好極好極到底是你想得出說得出可知天下古今現成的好景好事儘多只是我們愚人想不出來罷但只一件雖然這一改新妙之極却是你在這裡住着還可已我實不敢的當說着又連說不敢黛玉笑道何妨我的窗即可爲你之窗何必如此分晰也太生踈了古人異姓陌路尚然肥馬輕裘敝之有憾何况偺們寶玉笑道論交道不在肥馬輕裘即黃金赤壁亦不當錙銖較量倒是這唐突閨閣上頭却萬萬使不得的如今我索性將公子女兒改去竟算是你

誄他的倒妙況且素日你又待他甚厚所以寧可棄了這一篇文𦿷不可棄這茜紗新句莫若改作茜紗窗下小姐多情黃土隴中丫鬟薄命如此一改雖與我不涉我也愜懷黛玉笑道他又不是我的丫頭何用此話況且小姐丫鬟亦不典雅等得紫鵑死了我再如此說還不算遲呢寶玉聽了笑道這是何苦又咒他黛玉笑道是你要咒的並不是我說的寶玉道我又有了這一改恰就妥當了莫若說茜紗窗下我本無緣黃土隴中卿何薄命黛玉聽了忽然變色雖有無限狐疑外面卻不肯露出反連忙含笑點頭稱妙說果然改得好再不必亂改了快去幹正經事罷剛纔太太打發人叫你說明兒一早過大舅母那邊

去呢你二姐姐已有人家救準了所以叫你們過去呢寶玉忙道何必如此忙我身上也不大好明兒還未必能去呢黛玉道又來了我勸你把脾氣改改罷一年大二年小一面說話一面咳嗽起來寶玉忙道這裡風冷咱們只顧站着涼着可不是頭的快回去罷黛玉道我也家去歇息了明兒再見罷說着便自取路去了寶玉只得悶悶的轉步忽想起黛玉無人隨伴忙命小丫頭子跟送回去自己到了怡紅院中果有王夫人打發嬤嬤們來吩咐他明日一早過賈赦這邊來方纔與黛玉之言相對原來賈赦已將迎春許與孫家了這孫家乃是大同府人氏祖上係軍官出身乃當日寧榮府中之門生算來亦係至交

如今孫家只有一人在京現襲指揮之職此人名喚孫紹祖生得相貌魁梧體格健壯弓馬嫻熟應酬權變年紀未滿三十且又家資饒富現在兵部候缺題陞因未曾娶妻賈赦見是世交子侄且人品家當都相稱合遂擇為東床嬌婿亦曾回明賈母賈母心中却不大願意但想兒女之事自有天意况且他親父主張何必出頭多事因此只說知道了三字餘不多及賈政又深惡孫家雖是世交不過是他祖父當日希慕寧榮之勢有不能了結之事挽拜在門下的並非詩禮名族之裔因此倒勸諫過兩次無奈賈赦不聽也只得罷了寶玉却未曾會過這孫紹祖一面的次日只得過去聊以塞責只聽見說娶親的日子甚

近不過今年就要過門的又見邢夫人等回了賈母將迎春接出大觀園去越發掃興每每痴痴呆呆的不知作何消遣又聽說要陪四個丫頭過去更又跌足道從今後這世上又少了五個清淨人了因此天天到紫菱洲一帶地方徘徊瞻顧見其軒窗寂寞屏帳翛然不過只有幾個該班上夜的老嫗再看那岸上的蓼花葦葉也都覺搖搖落落似有追憶故人之態迥非素常逞妍鬥色可比所以情不自禁乃信口吟成一歌曰

池塘一夜秋風冷　吹散芰荷紅玉影
蓼花菱葉不勝悲　重露繁霜壓纖梗
不聞永晝敲棋聲　燕泥點點汚棋枰

古人惜別憐朋友　況我今當手足情

寶玉方纔吟罷忽聞背後有人笑道你又發什麼獃呢寶玉回頭忙看是誰原來是香菱寶玉忙轉身笑問道我的姐姐你這會子跑到這裡來做什麼許多日子也不進來逛逛香菱拍手笑嘻嘻的說道我何曾不要來如今你哥哥回來了那裡比先時自由自在的了纔剛我們太太使人找你鳳姐姐去竟沒有找着說往園子裡來了我聽見這個話我就討了這個差進來找他遇見他的丫頭說在稻香村呢如今我往稻香村去誰知又遇見了你我還要問你襲人姐姐這幾日可好怎麼忽然把個晴雯姐姐也沒了到底是什麼病二姑娘搬出去的好快你

瞧瞧這地方一時間就空落落的了寶玉只有一味答應又讓他同到怡紅院去吃茶香菱道此刻竟不能等找著璉二奶奶說完了正經話再來寶玉道什麼正經話這般忙香菱道為你哥哥娶嫂子的話所以要緊寶玉道正是說的是那一家的好只聽見吵嚷了這半年今兒又說張家的好明兒又要李家的後兒又議論王家的好這些人家的女兒他也不知造了什麼罪叫人家好端端的議論香菱道如今定了可以不用拉扯別人家了寶玉問道定了誰家的香菱道因你哥哥上次出門時順路到了個親戚家去這門親原是老親且又和我們是同在戶部掛名行商也是數一數二的大門戶前日說起來時你們

兩府都也知道的合京城裡上至王侯下至買賣人都稱他家是桂花夏家寶玉忙笑道如何又稱為桂花夏家香菱道本姓夏非常的富貴其餘田地不用說單有幾十頃地種著桂花凡這長安城裡城外桂花局俱是他家的連宮裡一應陳設盆景亦是他家貢奉因此纔有這個混號如今太爺也沒了只有老奶奶帶着一個親生的姑娘過活也並沒有哥兒弟兄可惜他竟一門盡絕了後寶玉忙道偺們也別管他絕後不絕後只是這姑娘可好你們大爺怎麽就中意了香菱笑道一則是天緣二來是情人眼裡出西施當年時又通家來往從小兒都在一處頑過叙親是姑舅兄妹又沒嫌疑雖離了這幾年前兒一

到他家夏奶奶又是沒兒子的一見了你哥哥出落的這麽又是哭又是笑竟比見了兒子的還勝又令他兄妹相見誰知這姑娘出落的花朶似的了在家裡也讀書寫字所以你哥哥當時就一心看準了連當舖裡老夥計們一羣人遭擾了人家三四日他們還留多住幾天好容易苦辭纔放回家你哥哥一進門就咕咕唧唧求我們太太去求親我們太太原是見過的又且門當戶對也依了和這裡姨太太鳳姑娘商議了打發人去一說就成了只是娶的日子太急所以我們忙亂的狠我也巴不得早些過來又添了一個做詩的人了寶玉冷笑道雖如此說但只我倒替你擔心慮後呢香菱道這是什麽話我倒不懂

了寶玉笑道這有什麽不懂的只怕再有個人來薛大哥就不肯疼你了香菱聽了不覺紅了臉正色道這是怎麽說素日偺們都是斯抬斯敬今日忽然提起這些事來怪不得人人都說你是個親近不得的人一面說一面轉身走了寶玉見他這樣便悵然如有所失獃獃的站了半日只得沒精打彩還入怡紅院來一夜不曾安睡種種不寧次日便懶進飲食身體發熱也因近日抄揀大觀園逐司棋別迎春悲晴雯等羞辱驚恐悲悽所致兼以風寒外感遂致成疾臥床不起賈母聽得如此天天親來看視王夫人心中自悔不合因晴雯過於逼責了他心中雖如此臉上却不露出只吩咐衆奶娘等好生伏侍看守一日

兩次帶進醫生來診脉下藥一月之後方纔漸漸的痊愈好生保養過百日方許動葷腥油麪方可出門行走這百日內連門前皆不許到只在屋裡頑笑四五十天後就把他拘的火星亂迸那裡忍耐的住雖百般設法無奈賈母王夫人執意不從也只得罷了因此和些丫鬟們無所不至恣意耍笑又聽得薛蟠那裡擺酒唱戲熱鬧非常已娶親入門聞得這夏家小姐十分俊俏也略通文翰寶玉恨不得就過去一見纔好再過些時又聞得迎春出了閣寶玉思及當時姊妹耳鬢斯磨從今一別縱得相逢必不得似先前這等親熱了眼前又不能去一望真令人淒惶不盡少不得潛心忍耐暫同這些丫鬟們私鬧釋悶幸

免賈政責備逼迫讀書之難這百日內只不曾拆毀了怡紅院和這些丫頭們無法無天凡世上所無之事都頑耍出來如今且不消細說且說香菱自那日搶白了寶玉之後自爲寶玉有意唐突從此倒要遠避他些纔好因此以後連大觀園也不輕易進來了日日忙亂著薛蟠娶過親因爲得了護身符自己身上分去責任到底比這樣安靜些二則又知是個有才有貌的佳人自然是典雅和平的因此心裡盼過門的日子比薛蟠還急十倍呢好容易盼得一日娶過來他便十分殷勤小心伏侍原來這夏家小姐今年方十七歲生得亦頗有姿色亦頗識得幾個字若論心裡的邱壑涇渭頗步熙鳳的後塵只吃虧了一

件從小時父親去世的早又無同胞兄弟寡母獨守此女嬌養溺愛不啻珍寶凡女兒一舉一動他母親皆百依百順因此未免釀成個盜跖的情性自己尊若菩薩他人穢如糞土外具花柳之姿內秉風雷之性在家裡和丫鬟們使性賭氣輕罵重打的今兒出了閣自爲要作當家的奶奶比不得做女兒時靦腆溫柔須要拿出威風來纔鈐壓得住人況且見薛蟠氣質剛硬舉止驕奢若不趁熱竈一氣炮製將來必不能自豎旗幟矣又見有香菱這等一個才貌俱全的愛妾在室越發添了宋太祖滅南唐之意因他家多桂花他小名就叫做金桂他在家時不許人口中帶出金桂二字來凡有不留心誤道一字者他便定

要若打重罰纔罷他因想桂花二字是禁止不住的須得另換
一名想桂花曾有廣寒嫦娥之說便將桂花改爲嫦娥花又寓
自己身分如今薛蟠本是個憐新棄舊的人且是有酒膽無飯
力的如今得了這一個妻子正在新鮮興頭上凡事未免儘讓
他些那夏金桂見是這般形景便也試着一步緊似一步一月
之中二人氣槩都還相平至兩月之後便覺薛蟠的氣槩漸次
的低矮了下去一日薛蟠酒後不知要行何事先和金桂商
議金桂執意不從薛蟠便忍不住便發了幾句話賭氣自行了
金桂便哭的如醉人一般茶湯不進粧起病來請醫療治醫生
又說氣血相逆當進寬胸順氣之劑薛姨媽恨得罵了薛蟠一

頓說如今娶了親眼前抱兒子了還是這麼胡鬧人家鳳凰似
的好容易養了一個女兒比花朶兒還輕巧原看的你是個人
物纔給你做媳婦你不說收了心安分守已一心一計和和氣
氣的過日子還是這麼胡鬧喝了黃湯折磨人家這會子花錢
吃藥白遭心一夕話說的薛蟠後悔不迭反來安慰金桂金桂
見婆婆如此說越發得了意更粧出些張致來不理薛蟠薛蟠
沒了主意惟有自軟而已好容易十天半月之後纔漸漸的哄
轉過金桂的心來自此便加一倍小心氣槩不免又矮了半截
下來那金桂見丈夫旗纛漸倒婆婆良善也就漸漸的持戈試
馬先時不過挾制薛蟠後來倚嬌作媚將及薛姨媽後將至實

釵寶釵久察其不軌之心每每隨機應變暗以言語彈壓其志金桂知其不可犯便欲尋隙苦得無隙可乘倒只好曲意俯就一日金桂無事因和香菱閑談問香菱家鄉父母香菱皆答忘記金桂便不悅說有意欺瞞了他因問香菱二字是誰起的香菱便答道姑娘起的金桂冷笑道人人都說姑娘通只這一個名字就不通香菱忙笑奶奶若說姑娘不通奶奶沒合姑娘講究過說起來咱的學問連偺們姨老爺常時還誇的呢欲知香菱說出何話且聽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七十九回終

紅樓夢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貪夫棒　王道士胡謅妬婦方

話說金桂聽了將脖項一扭嘴唇一撇鼻孔裡哧哧兩聲冷笑道菱角花開誰見香來若是菱角香了正經那些香花放在那裡可是不通之極香菱道不獨菱花香就連荷葉蓮蓬都是有一般清香的但他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靜日靜夜或清早半夜細領略了去那一股清香比是花都好聞呢就連菱角雞頭葦葉蘆根得了風露那一股清香也是令人心神爽快的金桂道依你說這蘭花桂花倒香的不好了香菱說到熱鬧頭上忘了忌諱便接口道蘭花桂花的香又非別的香可比一句未完金

桂的丫鬟名喚寶蟾的忙指着香菱的臉說道你可要死你怎麼叫起姑娘的名字來香菱猛省了反不好意思忙陪笑說一時順了嘴奶奶別計較金桂笑道這有什麼你也太小心了但只是我想這個香字到底不妥意思要換一個字不知你服不服香菱笑道奶奶說那裡話此刻連我一身一體俱是奶奶的何得換一個名字反問我服不服叫我如何當得起奶奶說那一個字好就用那一個金桂冷笑道你雖說得是只怕姑娘多心香菱笑道奶奶原來不知當日買了我時原是老太太使喚的故此姑娘起了這個名字後來伏侍了爺就與姑娘無涉了如今又有了奶奶越發不與姑娘相干且姑娘又是極明白的

人如何惱得這些呢金桂道旣這樣說香字竟不如秋字妥當菱角菱花皆盛於秋豈不比香字有來歷些香菱笑道就依奶奶這樣罷了自此後遂改了秋字寶釵亦不在意只因薛蟠是天性得隴望蜀的如今娶了金桂又見金桂的丫頭寶蟾有三分姿色舉止輕浮可愛便時常要茶要水的故意撩逗他寶蟾雖亦解事只是怕金桂不敢造次且看金桂的眼色金桂亦覺察其意想着正要擺佈香菱無處尋隙如今他旣看上寶蟾我且捨出寶蟾與他他一定就和香菱疏遠了我再乘他疏遠之時擺佈了香菱那時寶蟾原是我的人也就好處了打定了主意伺機而發這日薛蟠晚間微醺又命寶蟾倒茶來吃薛蟠接

碗時故意捏他的手寶蟾又喬粧躲閃連忙縮手兩下失悞豁瑯一聲茶碗落地潑了一身一地的茶薛蟠不好意思佯說寶蟾不好生拿着寶蟾說姑爺不好生接金桂冷笑道兩個人的腔調兒都彀使的了別打諒誰是儍子薛蟠低頭微笑不語寶蟾紅了臉出去一時安歇之時金桂便故意的攆薛蟠別處去睡省的得了饞癆是的薛蟠只是笑金桂道要做什麽和我說別偷偷摸摸的不中用薛蟠聽了仗著酒蓋臉就勢跪在被上拉着金桂笑道好姐姐你若把寶蟾賞了我你要怎樣就怎樣你要活人腦子也弄來給你金桂笑道這話好不通你愛誰說明了就收在房裏省得別人看着不雅我可要什麽呢薛蟠得

了這話喜的稱謝不盡是夜曲盡丈夫之道竭力奉承金桂次日也不出門只在家中厮鬧越發放大了膽了至午後金桂故意出去讓個空兒與他二人薛蟠便拉拉扯扯的起來寳蟾心裡也知八九了也就半推半就正要入港誰知金桂是有心等候的料着在難分之際便叫小丫頭子捨兒過來原來這小丫頭也是金桂在家從小使喚的因他自小父母雙亡無人看管便大家叫他做小捨兒專做些粗活金桂如今有意獨喚他來吩咐道你去告訴秋菱到我屋裡將我的絹子取來不必說我說的小捨兒聽了一逕去尋着秋菱說菱姑娘奶奶的絹子忘記在屋裡了你去取了來送上去豈不好秋菱正因金桂近日

每每的挫折他不知何意百般竭力挽回聽了這話忙往房裡來取不防正遇見他二人推就之際一頭撞進去了自己倒羞的耳面通紅轉身迴避不及薛蟠自爲是過了明路的除了金桂無人可怕所以連門也不掩這會子秋菱撞來故雖不十分在意無奈寳蟾素日最是說嘴要强今既遇見秋菱便恨無地可入忙推開薛蟠一逕跑了口內還怨恨不絕說他强姦力逼薛蟠好容易哄得上手却被秋菱打散不免一腔的興頭變做了一腔的惡怒都在秋菱身上不容分說赶出來啐了兩口罵道死娼婦你這會子做什麼來撞屍遊魂秋菱料事不好三步兩步早已跑了薛蟠再來找寳蟾已無踪跡了于是只恨的罵

秋菱至晚飯後已吃得醺醺然洗澡時不防水畧熱了些燙了脚便說秋菱有意害他他赤條精光赶着秋菱踢打了兩下秋菱雖未受過這氣苦旣到了此時也說不得了只好自悲自怨各自走開彼時金桂已暗和寶蟾說明今夜令薛蟠在秋菱房中去成親命秋菱過來陪自已安睡先是秋菱不肯金桂說他嫌腌臢了再必是圖安逸怕夜裡伏侍勞動又罵說你沒見世面的主子見一個愛一個把我的霸佔了去又不叫你來到底是什麼主意想必是逼死我就罷了薛蟠聽了這話又怕鬧黃了寶蟾之事忙又赶來罵秋菱不識擡舉再不去就要打了秋菱無奈只得抱了鋪蓋來金桂命他在地下鋪著睡秋菱只得

依命剛睡下便叫倒茶一時又要搥腿如是者一夜七八次總不使其安逸穩臥片時那薛蟠得了寶蟾如獲珍寶一槩都置之不顧恨得金桂暗暗的發恨道且叫你樂幾天等我慢慢的擺弄了他那時可別怨我一面隱忍一面設計擺弄秋菱半月光景忽又粧起病來只說心痛難忍四肢不能轉動療治不效衆人都說是秋菱氣的鬧了兩天忽又從金桂枕頭內抖出個紙人來上面寫着金桂的年庚八字有五根針釘在心窩并肋肢骨縫等處于是衆人當作新聞先報與薛姨媽薛姨媽先忙手忙脚的薛蟠自然更亂起來立刻要拷打衆人金桂道何必冤枉衆人大約是寶蟾的鎮魘法兒薛蟠道他這些時並沒多

空兒在你房裡何苦賴好人金桂冷笑道除了他還有誰莫不是我自已害自已不成雖有別人如何敢進我的房呢薛蟠道秋菱如今是天天跟着你他自然知道先拷問他就知道了金桂冷笑道拷問誰誰肯認依我說竟裝個不知道大家丟開手罷了橫豎治死我也沒什麼要緊樂得再娶好的若據良心上說左不是你三個多嫌我一面說著一面痛哭起來薛蟠更被這些話激怒順手抓起一根門閂來一逕搶步找著秋菱不容分說便劈頭劈臉渾身打起來一口只咬定是秋菱所施秋菱叫屈薛姨媽跑來禁喝道不問明白就打起人來了這丫頭伏侍這幾年那一時不小心他豈肯如今做這沒良心的事你且

問個清渾皂白再動粗鹵金桂聽見他婆婆如此說怕薛蟠心軟意活了便潑聲浪氣大哭起來說這半個多月把我的寶蟾霸佔了去不容進我的房惟有秋菱跟着我睡我要拷問寶蟾你又護在頭裡你這會子又賭氣打他去治死我再揀富貴的標緻的娶來就是了何苦做出這些把戲來薛蟠聽了這些話越發着了急薛姨媽聽見金桂句句挾制着兒子百般惡賴的樣子十分可恨無奈兒子偏不硬氣已是被他挾制軟慣了如今又勾搭上丫頭被他說霸佔了去自已還要占溫柔讓夫之禮這魔魘法究竟不知誰做的正是俗語說的好清官難斷家務事此時正是公婆難斷床幃的事了因無法只得賭氣喝薛

蟠說不爭氣的孽障狗也比你體面些誰知你三不知的把陪房丫頭也摸索上了叫老婆說霸佔了丫頭什麽臉出去見人也不知誰使的法子也不問淸就打人我知道你是個得新棄舊的東西白辜負了當日的心他既不好你也不該打我卽刻叫人牙子來賣了他你就心淨了說着又命秋菱收拾了東西跟我來一面叫人去快叫個人牙子來多少賣幾兩銀子拔去肉中刺眼中釘大家過太平日子薛蟠見母親動了氣早已低了頭金桂聽了這話便隔着窗子往外哭道你老人家只管賣人不必說着一個拉着一個的我們很是那吃醋拈酸容不得下人的不成怎麽拔去肉中刺眼中釘是誰的釘誰的刺但凡

多嫌着他也不肯把我的丫鬟也收在房裡了薛姨媽聽說氣得身戰氣咽道這是誰家的規矩婆婆在這裡說話媳婦隔着窗子拌嘴虧你是舊人家的女兒滿嘴裡大呼小喊說的是什麽薛蟠急得跺脚說罷喲罷喲看人家聽見笑話金桂意謂一不做二不休越發嚷起來了說我不怕人笑話你的小老婆治我害我倒怕人笑話了再不然留下他賣了我誰還不知道薛家有錢行動拿錢墊人又有好親戚挾制着別人你不趁早施爲還等什麽嫌我不好誰叫你們瞎了眼三求四告的跑了我們家做什麽去了一面哭喊一面自己拍打薛蟠急得說又不好勸又不好打又不好央告又不好只是出入噯聲嘆氣抱怨

說運氣不好當下薛姨媽被寶釵勸進去了只命人來賣香菱寶釵笑道偺們家只知買人並不知賣人之說媽媽可是氣糊塗了倘或叫人聽見豈不笑話哥哥嫂子嫌他不好留着我使喚我正也沒人呢薛姨媽道留下他還是惹氣不如打發了他干凈寶釵笑道他跟着我也是一樣橫豎不叫他到前頭去從此斷絕了他那裡也和賣了的一樣香菱早已跑到薛姨媽跟前痛哭哀求不願出去情願跟姑娘薛姨媽只得罷了自此後來香菱果跟隨寶釵去了把前面路逕竟自斷絕雖然如此終不免對月傷悲挑燈自嘆雖然在薛蟠房中幾年皆因血分中有病是以並無胎孕今復加以氣怒傷肝內外折挫不堪竟釀

成干血之症日漸羸瘦飲食懶進請醫服藥不效那時金桂又吵鬧了數次薛蟠有時仗着酒膽挺撞過兩次持棍欲打那金桂便遞身叫打這裡持刀欲殺時便伸着脖項薛蟠也實不能下手只得亂了一陣罷了如今已成習慣自然反使金桂越長威風又漸次辱嗔寶蟾寶蟾比不得香菱正是個烈火干柴既和薛蟠情投意合便把金桂放在腦後近見金桂又作踐他他便不肯低服半點先是一冲一撞的拌嘴後來金桂氣急甚至于罵再至於打他雖不敢還手便也撒潑打滾尋死覓活晝則刀剪夜則繩索無所不鬧薛蟠一身難以兩顧惟徘徊觀望十分鬧得無法便出門躲着金桂不發作性氣有時喜歡便糾聚

人来鬧牌擲骰行樂又生平最喜啃骨頭每日務要殺雞鴨將
肉賞人吃只單是油炸的焦骨頭下酒吃得不耐煩便肆行海
罵說有別的忘八粉頭樂的我為什麼不樂薛家母女揔不去
睬他惟脂裡落淚薛蟠亦無別法惟悔恨不該娶這攪家精都
是一時沒了主意於是寧榮二府之人上上下下無有不知無
有不嘆者此時寶玉已過了百日出門行走亦曾過來見過金
桂舉止形容也不怪厲一般是鮮花嫩柳與衆姊妹不差上下
焉得這等情性可為奇事因此心中納悶這日與王夫人請安
去又正遇見迎春奶娘來家請安說起孫紹祖甚屬不端姑娘
惟有背地裡淌眼淚只要接了家來散蕩兩日王夫人因說我

正要這兩日接他去只是七事八事的都不遂心所以就忘了
前日寶玉去了回來也曾說過的明日是個好日子就接他去
正說時賈母打發人來找寶玉說明兒一早往天齊廟還愿去
寶玉如今巴不得各處去逛逛聽見如此喜的一夜不曾合眼
次日一早梳洗穿戴已畢隨了兩三個老嬤嬤坐車出西城門
外天齊廟燒香還愿這廟裡已于昨日預備停妥的寶玉天性
怯懦不敢近猙獰神鬼之像是以忙忙的焚過紙馬錢糧便退
至道院歇息一時吃飯畢衆嬤嬤和李貴等圍隨寶玉到各處
頑耍了一回寶玉困倦復回至淨室安歇衆嬤嬤生恐他睡著
了便請了當家的老王道士來陪他說話兒這老道士專在江

湖上賣藥弄些海上方治病射利廟外現掛着招牌丸散膏藥色色俱備亦長在寧榮二府走動慣熟都給他起了個混號喚他做王一貼言他膏藥靈驗一貼病除當下王一貼進來寶玉正歪在炕上看見王一貼進來便笑道來的好我聽見說你極會說笑話兒的說一個給我們大家聽聽王一貼笑道正是呢哥兒別睡仔細肚子裡麵觔作怪說着滿屋裡的都笑了寶玉也笑着起身整衣王一貼命徒弟們快沏好茶來焙茗道我們爺不吃你的茶坐在這屋裡還嫌膏藥氣息呢王一貼笑道不當家花拉的膏藥從不拿進屋裡來的知道二爺今日必來三五日頭裡就拿香薰了寶玉道可是呢天天只聽見說你的膏

藥好到底治什麼病王一貼道若問我的膏藥說來話長其中底細一言難盡共藥一百二十味君臣相際溫涼兼用內則調元補氣養榮衛開胃口寧神定魄去寒去暑化食化痰外則和血脉舒筋絡去死生新去風散毒其效如神貼過便知寶玉道我不信一張膏藥就治這些病我且問你倒有一種病也貼得好麼王一貼道百病千災無不立效若不效二爺只管揪鬍子打我這老臉拆我這廟何如只說出病源來寶玉道你猜若猜得着便貼得好了王一貼聽了尋思一會笑道這倒難猜只怕膏藥有些不美了寶玉命他坐在身邊王一貼心動便笑着悄悄的說道我可猜着了想是二爺如今有了房中的事情要滋

助的藥可是不是話猶未完焙茗先喝道該死打嘴寶玉猶未解忙問他說什麽焙茗道信他胡說唬得王一貼不等再問只說二爺明說了罷寶玉道我問你可有貼女人的妬病的方子没有王一貼聽了拍手笑道這可罷了不但說没有方子就是聽也没有聽見過寶玉笑道這樣還算不得什麽王一貼又忙道這貼妬的膏藥到没經過有一種湯藥或者可醫只是慢些見不能立刻見效的寶玉道什麽湯怎麽吃法王一貼道這叫做療妬湯用極好的秋梨一個二錢氷糖一錢陳皮水三碗梨熟為度每日清晨吃這一個梨吃來吃去就好了寶玉道這也不値什麽只怕未必見效王一貼道一劑不效吃十劑今日不

效明日再吃今年不效明年再吃横竪這三味藥都是順肺開胃不傷人的甜絲絲的又止咳嗽又好吃吃過一百歲人横竪是要死的死了還妬什麽那時就見效了說着寶玉焙茗都大笑不止罵油嘴的牛頭王一貼道不過是閑着解午睡罷了有什麽關係說笑了你們就値錢告訴你們說連膏藥也是假的我有真藥我還吃了做神仙呢有真的跑到這裡來混正說著吉時已到請寶玉出去奠酒焚化錢糧散福功課完畢寶玉方進城回家那時迎春已來家好半日孫家婆娘媳婦等人已待晚飯打發回家去了迎春方哭哭啼啼在王夫人房中訴委屈說孫紹祖一味好色好賭酗酒家中所有的媳婦丫頭將及淫

遍略勸過兩三次便罵我是醋汁子老婆擰出來的又說老爺曾收着五千銀子不該使了他的如今他來要了兩三次不得便指着我的臉說道你別和我充夫人娘子你老子使了我五千銀子把你準折賣給我的好不好打你一頓攆到下房裡睡去當日有你爺爺在時希冀上我們的富貴赶着相與的論理我和你父親是一輩如今壓著我的頭晚了一輩不該做了這門親倒没的叫人看着赶勢利是的一行說一行哭的嗚嗚咽咽連王夫人並衆姊妹無不落淚王夫人只得用言解勸說已是遇見不曉事的人可怎麼樣呢想當日你叔叔也曾勸過大老爺不叫做這門親的大老爺執意不聽一心情愿到底做不

好了我的兒這也是你的命迎春哭道我不信我的命就這麼苦從小兒没有娘幸而過嬸娘這邊來過了幾年心淨日子如今偏又是這麼個結果王夫人一面勸一面問他隨意要在那裡安歇迎春道乍乍的離了姊妹們只是眠思夢想二則還惦記着我的屋子還得在園裡住個三五天死也甘心了不知下次來還得住不得住了呢王夫人忙勸道快休亂說年輕的夫妻們鬥牙鬥齒也是泛泛人的常事何必說這些喪話仍命人忙忙的收拾紫菱洲房屋命姊妹們陪伴著解釋又吩咐寶玉不許在老太太跟前走漏一些風聲倘或老太太知道了這些事都是你說的寶玉唯唯的聽命迎春是夕仍在舊館安歇衆

如姊丫鬟等更加親熱異常一連住了三日纔往邢夫人那邊去先辞過賈母及王夫人然後與衆姐妹分別各皆悲傷不捨還是王夫人薛姨媽等安慰勸釋方止住了過那邊去又在邢夫人處住了兩日就有孫家的人來接去迎春雖不願去無奈孫紹祖之惡勉強忍情作辭去了邢夫人本不在意也不問其夫妻和睦家務煩難只面情塞責而已要知後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回終


中华古籍保护